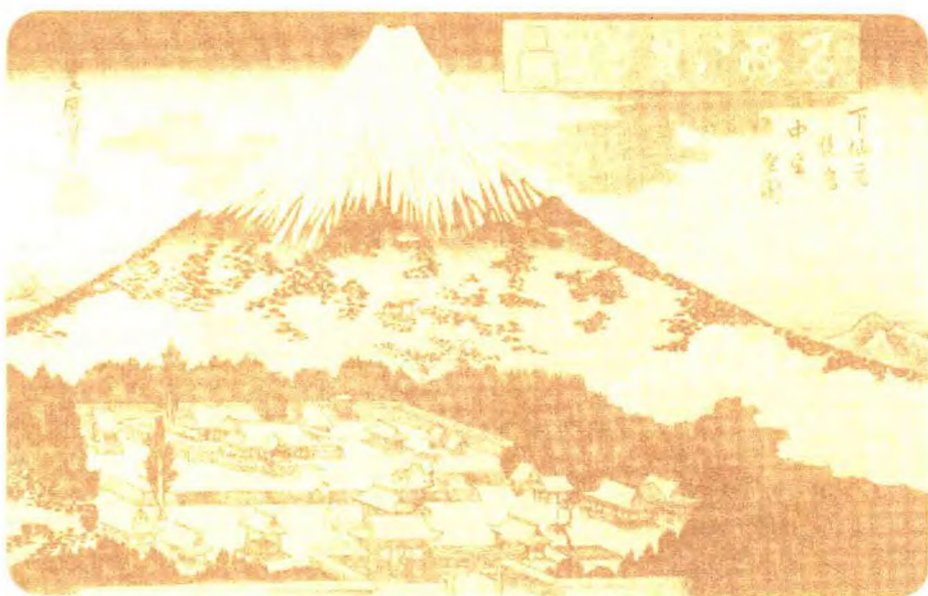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十四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歷史人物—傳記—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四輯目錄

第一册目錄（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第二册目錄（總第9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系譜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120册）

詠史詩

第十四冊目錄（總第103冊）

本朝言行録卷三

弘文院學士林恕著

善行上

君臣第六

應神天皇九年、遣武内宿禰於筑紫、監察百姓、弟甘美内宿禰譖武内於天皇、奏、武内裂筑紫、招三韓、欲有天下、天皇遣使者殺武内、武内歎其無罪而死、有壹伎眞根子者、其形似武内、知其忠惜其死、即代武内伏劔自死、武内竊避筑紫、廻南海到朝辨無罪、天皇推問武内與甘美内、令請神祇探湯於磯城川濵、武内勝之、便執横力、歐甘美内欲殺之、天皇勅釋之、

安康天皇殺大草香皇子、難波吉師月香蚊父子並仕皇子、共傷其君無罪死之、則父抱王頸、二子各執王足而唱曰、吾君無罪以死之、悲乎、我父子三人生事之、死不殉、是不臣矣、即自刎之死於皇尸側、軍衆悉流涕、

欽明天皇二十三年、伐新羅、調吉士伊企儺為虜、新羅將欲降之、不肯、故拔刀逼之、脱其褌、使其臀向日本曰、汝可曰日本將齧我臗脽、伊企儺大叫曰、新羅王啗我臗脽、遂被殺、其妻大葉子詠歌愴然、諸將皆憐之、

恐有脫字

皇極天皇元年八月、大旱、天皇幸南淵河上、跪拜四方、仰天祈、即雷大雨、遂雨五日、溥潤天下、於是天下百姓、倶稱萬歲、曰至德天皇、

天智天皇建庠序、徵茂才、定五禮、興百廢、招文學之士、開置醴之遊、宸翰垂文、賢臣獻頌、雕章麗筆、非唯百篇、

天武天皇避大友皇子之難、發途赴東、事急不待駕而倏遇縣犬養大伴、乃倩巳鞍馬奉駕之、正妃持統載輿從之、

天武天皇半減天下之調、悉免傜役、

持統天皇賜稻於鰥寡孤獨篤癃貧者、除調役、

持統天皇十年、列王公卿士於禁中、謀立日嗣、衆議紛紜、淨大肆治部卿葛野王進奏曰、我國家之法、神代以來、子孫相承、以襲天位、若兄弟相及、則亂從此興、仰論天心、誰能敢測、然以人事推之、聖嗣自然定矣、此外誰敢間然乎、弓削皇子在坐欲有言、葛野王叱之、乃止、天皇嘉其一言定國、授正四位、拜式部卿、明年二月、立珂瑠王、為皇太子、珂瑠王者、文武天皇也、

元明天皇和銅末、道君首名為筑後守、兼治肥後國、勸人生業、為制修教、耕營頃畝、樹藝菓菜、下及雞豚、皆有章程、曲盡事宜、既而時案行、如有不遵教者、隨加勘當、始者老少竊怨罵之、及收其實、莫不悅服、一兩年間、國中化之、又興

築陂池、以廣漑灌、肥後味生池及筑後往往陂池皆是也、由是人蒙其利、于今温給、皆首名之力焉、故言吏事者或以爲稱首、及卒百姓祠之、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六年、遣唐使大伴古麻呂歸朝、奏曰、大唐天寶十二載、歲在癸巳、正月朔癸卯、百官諸蕃朝賀、天子於蓬萊宮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羅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古麻呂論云、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日本國久矣、而今列東畔上、我反在其下、義不合得、時將軍呉懷實見知古麻呂不肯色、即引新羅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

道鏡法師有寵於孝謙天皇、爲法王、而有即帝位之志、白天皇曰、其愛我之不僞、則授以皇位、天皇曰、諾、然我國自神世至今、皇系接續、若今變之、恐有不虞之禍、請告宇佐神而決之、太宰主神習宜阿曾麻呂媚事道鏡、因矯八幡神教言、令道鏡即皇位、天下太平、道鏡深喜自負、天皇召和氣清麻呂爲宇佐使、路眞人豐永語清麻呂曰、道鏡若登天位、吾以何面目、可爲其臣乎、與二三子共爲今日之伯夷耳、清麻呂深然其言、常懷致命之志、清麻呂承詔、而退、道鏡喚清麻呂、屏人告曰、此行皆我所爲也、汝詣宇佐奉神教、可使我即帝位、然則授汝太政大臣、以國政委之、若不然、則以重罪處之、汝何免死乎、即怒其顏、張其目、按其劔、動其腰、既而清麻呂詣宇佐宮、祈曰、是國家之大事也、託宣難信、願示神異、即忽然現形、其長三丈許、如滿月、清麻呂不能仰見、於是神託宣、我國家分定、天之日嗣必續皇緒、而道鏡懷逆無道、輙望神器、是以神靈震怒而不聽、汝歸如吾言奏之、勿懼道鏡之怒云云、道鏡待清麻呂之歸曰、何晏乎、彼歸之後、我踐皇位必矣、故時人皆信之、既而清麻呂至自宇佐、天皇召問之、道鏡凭倚子坐其側、清麻呂如神教奏之、天皇悵然無奈之何、道鏡大怒目光變血、面色或青或赤、大息睨視曰、是眞奸人也、被人咬賺

而述虛說、決非神意矣、即欲處死、天皇宥之、斷其脚筋、流伊豫國、一說曰、貶因幡權介、道鏡又追將殺清麻呂於道、雷雨晦暝、未即行刑、俄而勅使來、僅得免死云、其後孝謙崩、道鏡廢、光仁即位、清麻呂歸京、

藤原百川以容策斥道鏡、奉白壁王、安社稷、其功既大、白壁王者光仁天皇也、天皇欲立太子、百川奏山部皇子年長、然群議紛紛、帝心未決、百川堅守不變、絶粒四旬、遂奏曰、事不定則不肯退朝、由是山部爲太子、即是桓武天皇也、

平城天皇在祚之間、屢出聽朝政、其儀黎明、天皇出朝堂、

南面而坐、群臣百僚守次而列坐、四方獄訟者、皆聚禁庭、各以其訴牒、投入箱中、其箱在高机上、號之曰愁文之箱、於是史外記辨少納言等、取其訴牒、隨次而讀之、群卿各議決之、天子自降天裁、訴牒堆積、或至日晏、則先進御食於其處、群卿亦各下箸、

仁明天皇喚左右京亮、左右衛門、撿非違使四人於殿前、勅遣勘録東西兩京飢病百姓、特加賑恤、以陰霖經日數、價踊貴也、

和氣仲世性至孝、奉公忠勤、毎至寢臥、首向宮闕、

藤原高房拜美濃介、威惠兼施、屬託不行、發擿奸伏、境無盜賊、安八郡有陂渠、堤坊決壞、不得蓄水、高房欲修堤坊、土人傳曰、陂渠有神、不欲遏水、逆之者死、故前代國司、廢而不脩、高房曰、苟利於民、死而不恨、遂驅民築隄、漑灌流通、民至今稱之、亦池田郡有妖巫、其靈轉行、暗噉心、一種滋蔓、民被毒害、古來長吏皆懷恐怖、不敢入其部、高房單騎入部、追捕其類、一時酷罰、由是無復噉心之毒、

藤原長良者、冬嗣之長子也、仁明天皇在儲宮時、晨昏侍坐、花時月夜、戲席射場、天皇毎許以交敵之忌、長良適修冠帶、不敢和狎、仁明晏駕之後、哀泣不絶、如父母、初斷噉肉、求冥助也、

光孝天皇仁和三年、從四位下行信濃守橘良基卒、良基者左京人、參議從四位下常主孫、而攝津守安吉雄之子也、時年六十三、良基雅素清貧、家無寸儲、中納言在原行平、賻以絹布、乃得殯葬焉、良基經歷五國、受領之吏、無秩罷歸、不載資粮、教子孫以潔身、有子男十一人、第六子在公嘗問治國之道、良基荅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其卒性清白、如此、

右大臣源光在職時、洛人訛言、五條道祖神社、佛現在柿樹上、放光、往拜者如堵、光聞而怪之曰、此必妖也、我自往決其眞僞、乃束帶乘車、而往觀之、衆皆暫避而又集、光披

車簾、倚榻仰見之、人皆喧唱曰佛現、又曰放光、又曰花降、光神色自若、少焉有物落樹下、前驅者趨見之、則老鵄也、乃殺之、由是妖言止矣、

醍醐天皇聰明慈仁、在位之日、常有笑顏、詔侍臣曰、凡人温則易近、近則其言易納、朕無大無小、欲知下情、卿等勿憚焉、多行恤民之政、嘗會夜雪嚴寒、嘆曰、朕在深宮、屏帷相圍、而覺寒威之砭肌骨也、不知百姓無衣無褐者、何以卒歲、可憐可憐、乃脱御衣、身受寒風、以察百姓之貧苦、

紀淑仁者、長谷雄子也、承平年中、藤純友率賊船千餘艘、屯聚於伊豫國日振島、暴猛無敵、濫掠益甚、土民不堪其

命、詔以淑仁任伊豫守、兼追捕使遣之、淑仁到府、頗行仁政、不事殺罰、土民稍安、賊徒聞之、來降者二千五百餘人、淑仁恤撫之、授以衣食田疇、就耕教農、賊徒欣然、既而賊將野氏寬、紀秋茂、津時成等、三十餘人、自悔其過、束手詣府、叩頭謝罪、由是賊勢不振、國內安堵、純友有而若亡、

小一條太政大臣藤忠平、為人直厚和毅、不好慢逸、不愛華美、有官事、則束帶立朝、自朝至夕、遂無惰容、延長八年、雷震清涼殿、群臣失常、獨忠平神色不變、其守持、率如此、

村上天皇、天曆十年、秋旱、詔減服御常膳、且免諸國田租調庸、

村上天皇、專心政治、以賑恤為急務、天曆之政、新人耳目、世人崇戴之、與延喜並稱焉、嘗問侍臣曰、朕政外議如何、對曰、舉世僉謂寬也、詔曰、然則譽朕也、朕政嚴、則下民爭堪之哉、一日天皇在南殿、端坐良久、時有老司一人、候于階下、天皇問曰、吁、老司、今日之政、汝以謂何、對曰、一人在上、四海泰平、珍重萬福、但主殿寮進松明、率分堂見草生、（聽訟及夜、則主殿寮進松明、言訟之多也、率分堂、諸國貢調之所納也、此時諸國水旱、貢租減、恒故少人來、）天皇頗有愧色、彌修德政、天皇自幼好文、苟有文才、則雖一介之士、不肯捨之、故才士滿朝、文風大起、嘗覽藤雅材鶴鳴九皐詩序、愛其文章、憐其沉淪、召藏人頭源延光、責之曰、汝居其職、不薦斯才、使朕知之太晩、可謂遺念、是後雅材寵遇殆厚、其納能、率如此、

一條天皇、長德元年夏、天下大疫、詔減服御常膳四分之一、且免今年諸國田租之半、

一條天皇、仁愛憐民、嘗寒夜脫御衣、出於帳外、中宮彰子曰、陛下何及于此、詔曰、朕在深宮、猶覺衾裯之冷、況於外邊蒼生哉、蒼生皆寒、朕何求暖哉、延喜聖主猶念茲、況於朕不德哉、聞者感嘆之、

後朱雀天皇、孝道不虧、且不忘後一條帝遺託、愛撫章子馨子、（俱後一條帝女）贈遺不絕、每有風雨、中使徃問已、苟不敢懈也、

後朱雀天皇、遺詔皇太子親仁（後冷泉帝）曰、能奉養上東門院、（帝祖母、）且第二皇子尊仁、雖不同胞、然朕子也、宜愛憐之、太子垂淚、天皇召賴通曰、以二兒託公、可輔太子以享國祚、而立尊仁為太弟、賴通答曰、天下不可無君、一日不可曠位、臣謹推戴皇太子、若夫第二皇子、則不急之事也、臣不能奉詔、天皇起坐、授劔璽於太子、行讓位之儀、賴通輔太子而退、太子還東宮、權大納言藤能信入侍御床、奏曰、陛下若不諱、則進一言、詔曰何事、能信曰、讓位事定、國家珍重、萬歲之後、第二皇子、可為僧、可令入何寺哉、詔曰朕欲

以為儲君、唯関白未肯耳、何可令為僧哉、能信曰、天意其然、則今日決之、不可猶豫、天皇乃召頼通再命之、能信作冊文、乃立尊仁為皇太弟、能信為東宮大夫、

堀河帝時、右中辨藤為隆、參内奏事、其中有大神宮司所訴、天皇弄笛不荅、為隆不悦而退、參院奏曰、天皇為狂邪被侵、上皇(白河)驚而召内侍問之、内侍曰、玉體安穩、上皇顧為隆曰、汝何言哉、為隆對曰、大神宮者百王祖宗也、臣辱職事、奏宗廟之事、然叡心在笛、不聽所奏、則臣謂茂宗廟也、邪狂之甚、何以加之、上皇聽而感之、乃告諭天皇、天皇曰、朕偶傳秘曲、反之弄之千遍漸畢、僅餘數遍時、為隆奏事、欲弄畢而聽之、須臾之間、為隆不待而退、然彼言正直、可不慙哉、

堀河天皇不豫彌留、白河法皇患其不復本、且慮若不諱則太子幼冲、委任関白藤忠實、則攝家又強、躬親欲重祚、則蒼華既剃、難御宸位、故叡心兩端、入奥鎖戸、不輙出焉、東宮大夫藤公實密奏曰、陛下(法皇)者臣叔母(茂子)所奉誕也、皇太子者臣妹(苡子)所奉誕也、臣家辱為二代之外戚、且臣與忠實同出自九條右丞相(師輔)、種類惟一、門地何隔、臣亦荷天恩至亞相、一轉則任槐、陛下願委臣執柄、則謹調護太子、以保邦國、陛下何猶豫哉、法皇曰、兼家已來、彼家相

承執柄、至忠實既六世、百官皆立其下風、卿祖公季雖任相國、不豫機務、實成以來至卿四世、唯是尋常之卿相而已、朕雖不疎外戚、唯恐百官不服從、雖然卿所請亦難默、朕熟圖之、卿暫待焉、公實固請再三、猶未肯許焉、及大漸、議太子踐祚之事、法皇在奥不出、故公卿群議、無所取決、一朝大納言源俊明入朝、法皇侍臣等止之曰、法皇憂天皇困篤、而在深室、無詔則不許妄入、俊明瞋目曰、國家大事在今日也、汝等避焉、若有勅責則罪在俊明耳、即自徹鐶排闥而入、法皇聞其聲曰、誰也、對曰、俊明也、直進奏曰、至尊不諱在近、皇位不可曠日、陛下唯憂至尊晏駕、何不顧天位之日嗣哉、法皇曰、儲君素定、不可動也、唯擇攝籙耳、抑其可為如元乎、其言未畢、俊明對曰、珍重無他、乃趨而出、法皇曰、暫待之、有所議、俊明佯為不聞者、而直到忠實第、宣法皇詔曰、皇太子可踐祚、輔佐可如初、由是事定、公實失望、百官皆歎俊明斷大事、

堀河天皇仁嚴兼備、常詔侍臣曰、率土皆朕民也、遠近何有親疎、可普施仁惠、然如所不知、所不聞、則無奈之何、曾有藏人所一士、身貧不足養妻子、欲避世入山林、然平生勤仕、未有一日之怠、偶達叡聞、甚憐而欲賑給之、然慮同僚謂有偏頗之私、而命僧正良真、可修法、先賜青蚨五萬

匹、歴日不修法、眞奏請修何法、詔曰、先日有所念、故命之、今已無所念、不及修法、眞奏返納官料、詔云、聞有一貧士其僧正其以彼修法料、施與彼、何可納于官哉、眞感泣曰、陛下德及于此、雖修何等秘法、豈以加之、推廣之、則四海之內、誰漏皇恩哉、至祝萬福、眞乃退而與彼貧士授五萬匹、貧士感悅垂淚、傳聞者皆賀曰、我輩再逢延喜天曆之朝也、

堀河天皇有御隨身淸房者、賜官馬、試騎禁庭、其馬沛艾、淸房乍墮而死、天皇甚憫之、聞其老父猶存、彌悼之、乃賜一邑、以爲葬料、且充老父之養、其仁惠之深、如此、

大納言源俊明造佛像、藤淸衡在奧州聞之、贈沙金若干兩、以請爲薄泥之料、俊明不受之、附使者返之、或人問其故、俊明曰、彼者夷酋也、押領王地、挾誅叛之志、其事發覺、則我亦可預征伐之儀、不可不豫愼也、

宗形師綱拜陸奧國司、欲抑押領使藤基衡威、奏請賜宣旨、點檢國中公田、基衡寄與其部屬信夫郡大莊司藤季春議曰、此郡基衡累世私領、而雖官使不能入焉、汝其勿示弱以損我威、既而師綱巡撿諸郡、至信夫郡、季春拒而不納之、國司怒曰、宣旨在焉、縱雖邊鄙之夷、豈背宣旨哉、乃督兵士入焉、季春放矢射官兵、遂接戰、官兵多傷、師綱

愁　慈誤

怒而退歸府、基衡召季春曰、依汝力、雖不損我威、然捍國司射官兵、難逃天罰、悔之無益、奈之何、違勅之罪、何以贖之、季春曰、違勅之罪、所兼期也、然君既命臣、臣唯知有君、不知有朝廷、故射傷官兵、而不損君之威、則足矣、臣已以身奉君、何辭此哉、君其佯爲不知者、而斬臣首以獻國司、則聊贖違勅之罪乎、臣心無他、君其勿狐疑、基衡垂淚曰、我亦不知所以贖之、不得已而從汝所言耳、乃獻使於國司曰、家奴愁知無舊例、不知宣旨之嚴重、其罪不可逭焉、此非基衡所知也、國司其宥恕之、夫奴既捕之、賜撿使斬彼首、師綱乃遣撿使、其來往之間、基衡昇黃金一萬兩於季春妻、而啼泣詣國司第、獻金贖其死、師綱不受而返之、季春及其屬五人、遂伏誅、

保元亂後、藤信西執事、思復古道、奏請勘舊制、以搆新營並建宮殿官省寮司、立十二都門、開九條街路、且慮民役之勞、省無用之費、故群國不苦、王城改觀、又是年隨延久之例、造記錄所、決斷政事、勅左大將藤公教爲上卿、定置辨三人、開闔寄人等、並預其事、是亦信西所奏行也、遂成大營之功、自撿帳簿、而夜闌猶聞其寢室有計算之聲、

保元之亂、崇德上皇遷幸讚岐國、時有小河侍從藤隆憲者、遁塵世隱山林、上皇在位之日、曾勤官事、雖非其近侍、

深抱義心、不任當今、剃髪改名蓮如常悲上皇之拘幽、窘到讃岐國、徘徊離宮之畔、窺便欲拳之、衛士太嚴、故不得入宮、及夜乗月、吹笛遶宮墻之外、逮曉會一宮人出相共入戸、草徑露深、松門風冷、庭絶人跡、柴扉猶閟、隆憲垂涙曰、悲夫、昔在萬乗之寶位、撫四海之黎民、今困幽憂之中、無人來往、使其宮人拳之、上皇感其厚志、然為玉體之非常、故不召之、隆憲獻倭歌、以述哀情、上皇即賜荅歌、隆憲辱其恩、藏之笈中、抑涙而去、

平治之亂、藤信頼幽二條帝於黒戸御所、移内侍所於温明殿斂璽於内寢、而自居朝餉御所、專政、日夜縱酒荒淫

無度、暴逆日甚、矯詔召公卿百官、令曰、不朝者當誅、頃間、權中納言藤光頼恚信頼之姦惡、而不朝、聞其矯詔、強入朝、諭其從者桂範能曰、入朝若有變、則汝速斬我、我命不足惜、唯愧觸山豎之刄耳、既而升殿見之、信頼在座上、其冠服如天子、諸卿百官皆列其下、光頼以為彼暴逆果如此、我為左衛門督、彼為右衛門督、而何在彼下位哉、升階揮諸卿、進坐信頼之上、而鋪其衣裔、信頼失色、光頼儼然執笏曰、今日之朝會、衛府督為坐首、位次何不正乎、聞不朝者誅、故朝詔旨如何、信頼憚而黙然、諸卿百官無肯荅之、少焉光頼立席、從容而去、人皆服其剛直、

平治亂後、源義平密入洛到六波羅、伺清盛父子、時義朝舊僕志内景澄為平氏之吏、寄食舊識之舍、路遇義平景澄喜曰、臣身仄微、無人知之者、故仕平氏、全身而待源家之再興、今得謁公者幸也、導入烏丸之寓居、義平變身為景澄之奴隷、從之出入於六波羅、竊伺復讐之便、景澄常飯、不使人來見、而以所供我之饍、獻義平、自食奴隷之飯、舍主怪之、私窺墻間、見景澄食其奴之飯、謂頃間此人源氏之家臣也、想是隱惡源太而伺平氏也、乃往告六波羅、義平被捕、

高倉帝冬行幸在外、及曉有人哭陌上、帝使侍臣問之、命

衛士尋之、衛士報曰、後宮之婢、為其主、捧宮衣而歸、路有盗掠奪之、故泣、上聞愀然憐之、使人請中宮、授宮衣于彼婢、婢拜而去、

俊寛謫在硫黄島、有有王者、俊寛之舊僮也、聞俊寛久留欲問其安否、訪俊寛娘于南都、得其書、到西海、借蕃舩之便、到硫黄島、徘徊島上、問俊寛于島民、言語不通、時有一瘦人、頭白面黒、腹脹脛細、腰海菜、手小魚、自海邊來、有王問之、不荅、少焉曰、我是俊寛也、有王呈其娘之書、且語其妻其男皆死、俊寛啼哭臥疾、尋死、有王悲之、葬于山上、歸洛告之其娘、娘哀慟遂為尼、有王亦為僧、入高野山

奥州平後、頼朝遣使奥州、令葛西清重減諸民之賦税、而
救急賑貧、且亂後乏稼穡之地、則相移其粟、共救之、
北條泰時自少壯至老年、勤幕府之宿直、非病則一日無
怠、常有禮敬、曾宿直幕府、從者捧枕席來、泰時去之曰、幕
府之席上、何重以私席乎、近侍之士、爭不辨禮矣、聞者太
嘆賞之、泰時毎詣法華堂、拜頼朝之神位、鋪皮席於堂下、
俯伏庭上、瞽首盡敬、別當尊範請曰、宜上堂、泰時謝曰、故
右大將公在世之時、無命則未嘗上堂、今何忘其禮乎、凡
幕府毎有嚴重之會、則候庭上、自監其事、人皆畏服焉、
元亨元年、大旱、平地枯槁、甸服百里之間、唯有赤土、而無

青苗、餓莩藩野、以錢三百買粟一斗、後醍醐帝聞而憐之、
乃止朝餉御供、以施飢窮、又命檢非違使別當藤經宣、搆
一宇於二條町、考撿富家所蓄積之米穀、定其價賣之、以
贍萬民之艱飢、帝有行仁政之志、然恐下情難上達、屢御
記録所、親聽訟折獄、且大津葛葉之外、皆廢新関、以抑壟
斷之利、省商賈往來之費、無貢賦轉漕之煩、庶民大悦、
元德二年、藤俊基捕於鎌倉、俊基家僕有後藤助光者、俊
基被執之後、隨俊基妻、蟄居嵯峨、既而助光持其家書、赴
鎌倉、欲通事於俊基、而無便、歴日聞京師囚人今日被害、
助光駭而窺之、見工藤護俊基過假粧坂、張幕於葛原岡、
坐俊基於其中、助光悲泣、謁工藤告事故、工藤許之、助光
入幕、捧家書、俊基讀之、落涙、乃剪鬢髮之尺素、加一筆、而
授助光、工藤遂斬俊基、助光火葬之、拾其骨、歸洛而報之、
俊基寡婦悲慕落飾、助光亦薙髮入高野山、時人感其志
之切、
楠正成自京歸河内國時、路逢捕盜而來者、正成問曰、何
者、吏曰、河州平岡民盜馬者也、正成問囚曰、何故盜馬、囚
曰、老母臥疾、醫曰、得粟二石則治之、相約受藥、漸愈、醫請
粟、然家貧無粟、不能畀之、醫怒不授藥、請親友者借一石
以遣之、醫曰、不得二石、則不可療之、故盜馬賣之、得粟三

石、乃贈一石於醫、受得母之藥、返一石於借者、既而爲馬
主被捜索、而就縛云云、正成按撿其事、則如其言、於是又
糺其所以至貧窮、則彼脚疾半年、不能耕耨而窮乏也、正
成乃以馬返本主、且加粟二石償之、以穀五石、畀買馬者、
赦囚罪而感其孝、畀米十石、而令曰、汝爲母盜物、故我裁
斷如此、然盜竊之罪、不可不懲、我爲法可燒壞汝小舍、汝
其以我所畀之米、新求田宅、可養老母也、以醫爲違仁術、
放逐於他邦、而責平岡郡司宇佐美氏曰、汝怠於治民、不
救貧者、不憐病者、其弊至於此、然非汝之怠、而正成之怠
也、

發下脫節字

建武之亂、源尊氏容遣使招楠正成曰、尊氏素無奪世之志、然義貞開讒口、而以尊氏為朝敵、欲詣闕自陳、然義貞帥師塞路、乃及挑戰而至此、東士悉屬尊氏、既到美濃、將入京討義貞、除國害、願足下勠力於尊氏共誅義貞也、若從我言、則以足下為五畿內管領、併督南海六州、且加近江伊賀伊勢三州守護、朝廷而尊氏居鎌倉治東海東山北陸三道、令直義掌山陰山陽西海三道之事、然則天下安全、萬民歸太平之德也、正成荅曰、尊氏反心、三年之前、我推知之、朝家不悟而至此、我何為賊臣被欺哉、使者不可不誅之、然暫忍而赦之、速歸而告汝主言之、縱授日本

國及支那天竺於我、不變志、唯守義而已、不義而富貴、所不取也、乃放逐使者、

延元元年春、尊氏東軍陷京師、後醍醐帝潛幸叡山、信濃士勅使河原重直以天皇蒙塵不知其行在何處、謂吾豈從不義之逆臣乎、即自三條河原、到鳥羽作道羅城門邊、父子共自殺、

兒島範長者、其子與高德共有勤王之勞、勅約曰、可授備前國守護職、然一統之後、僅賜兒島一莊、高德曰、是先祖之傳領耳、勅加取鳥莊、高德猶以為不足、範長諭之、不敢恨朝家、及尊氏自筑紫向京師、遣使於筑紫云、若降我則以備前一國賞之、範長曰、縱雖漏朝恩、豈忘忠義哉、父子共不抱貳心、與尊氏軍戰舟坂山、範長戰死、高德蒙疵、楠正成聞範長死、惜之云、一義士死、

尊氏與新田義宗對陣武藏野、以明日為軍期、今夜石堂義房謂三浦曰、頃間與吾子等所密謀、未告賤息義基、我老而企事、亦欲期榮於子孫也、軍期在明日、則父子之親難廢、不可以不告之、不知吾子謂何、三浦默諾焉、義房即呼義基語之、義基怫然曰、凡志士之為道也、以有貳心為大耻、我既為將軍被知遇、則豈懷不臣之志、以遺臭於千載乎、振古有父子為敵者、我行我志矣、以此謀心可告將

軍、而絕恩於父子、存義於君臣、而退去、義房大驚、乃告三浦、三浦等以謀顯、與義房等倶引兵、自関戶赴武藏野、欲與新田合、義基到尊氏營告之、尊氏曰、可速遣兵誅三浦等、但於義房則為汝宥死一等、義基悅而流淚、尊氏命仁木義長發兵、至則義房三浦等既去、義基請尊氏欲自殺以示無貳心、尊氏止之、眷遇如初、

一說曰、新田敗軍後、尊氏不殺義房、而厚賞義基、義基分賞養義房、以終其身、

文和四年神南之軍、山名師氏戰敗中矢、河村彈正馳來、畀已馬而扶乘之、使福間氏引其轡而退、自拒敵戰死、師

氏流血注目、不能見焉、大呼曰、誰歟、在傍者、使我馬至河村死處、我亦可戰歿、福間紿曰、此向敵之方也、乃引馬入于我陣、敵亦不敢追、既而軍散、師氏歸淀、記此役死者之名、以贈因幡岩常谷作佛事、師氏憐河村代已戰死、而乞其首於敵、流涕曰、自我舉大事、汝視我猶父、我視汝猶子、每臨戰矢與汝共死生、今汝死我生、甚恥背前盟、因請僧葬其首、以馬並太刀、為之襯、

鎌倉基氏討芳賀禪可於武藏若林野、芳賀從士岡本富高曰、我既知鎌倉公、必其抱持而害之時基氏從士岩松治部大輔察敵知基氏、豫與基氏換被其鎧、富高果認其鎧、以岩松為基氏進擊之、岩松兵金井新左衛門進夾其間、與富高共刄死、既而芳賀敗退、

源義満將詣嚴島、過讚岐歌津、問細川常久起居、常久豫搆假館、奉待焉、治具鄭重也、君臣之間、嫌疑解、舊勲顯、遊嚴島召常久及今川了俊等曰、我欲周覽筑紫、然風波如此、其止我行乎、不知歸洛而他時自陸路而發、卿等以為何、常久曰、實如高論而可也、了俊先慮謂常久促衆龜、所以欲官船再過歌津也、九州者我所管、然強促御遊、則在欲遂私願而已、御船自此回棹、則衆其以我為辱乎、然凌風浪超大洋、為公所不安也、不顧公求私願者、似不忠、我不為之、且國家安危繫一人之身、則洛府不可久曠也、乃白曰、兩日風浪、恐其海神為祟乎、請早催歸裝、義満曰、善乃歸帆、又宿歌津、召常久對話、他人不得侍焉、移時常久出矣、感刻懇諭、雙眼浮淚、細川賴之入道常久臨終、遣其嗣賴元於幕府白曰、頃年山名氏清負勇方命老臣竊惱丹府、彼自招禍取滅、老臣幸得面見之、在今則老臣雖死無遺念、殿下英武無比倫、天下無不從令、乃知祖考開笑於泉下、就想賴元短慮蒙昧、難堪大任、老臣所深懼、臣死則管領職擇其人而可也、言畢而瞑、義満聞訃、且驚且哀、時依賊徒早平、欲賽石清水、而議社參行列之事、然依常久喪乃止其營、既而葬於嵯峨野、義満不堪追慕、自送其柩、且在鹿苑院、每日修佛事、自寫法華、以擬追善、

上杉憲定患源満兼不聽已諫、託詣三島社、而去鎌倉徑奔上野國、満兼悔過、令其次男持仲赴上州迎憲定、憲定歸鎌倉、満兼圖京之心、至此而止、既而満兼奉幣三島社、納願書、其趣謂、満兼誤以小量欲起大軍、然輔佐者切諫而止、今思運命之通塞、須由冥助之淺深、若違冥慮者、爭達微望、若有神助者、自開福運、非人力之所可求、故從彼諫、以飜異志、曰改其過、而謝其罪、敬白之且祈都鄙無事、家門久榮、

源義満臨終、欲以天下讓小子義嗣、然慮諸將之不從、而不及發言、唯以北山第讓義嗣、捐館之後、諸將有屬心於義嗣者、殆如二君、然前管領斯波義將一心翼戴義持、故義嗣不能爭、而義持入北山第、得居武將職、

淺井助政與六角定頼戰大敗、殘兵纔五十餘人、悟其不免、欲自殺、大橋秀元曰、暫待之、乃謂其同僚井口彈正義氏曰、卿面似助政、若代助政死、則大忠也、萬一助政免難、則我勸助政厚遇卿子也、義氏曰、我死容易也、代君而死、乃士之常也、何望後報哉、秀元乃大呼曰、助政運命極矣、死期適矣、然憐從士無故而死、若助政自殺、而從士五十

人全首領、則何患如焉、定頼許之、遣識助政面者、往監之、義氏着助政甲冑出見、而曰、我今可自殺、願見從士五十人脱難而快死、敵諾、而解四面圍、助政等四十三人、被髮覆面逃去、於是義氏自殺、定頼大喜班師、既而助政得援兵一千餘騎而還戰、定頼大敗而幸免、助政以義氏女為其子久政妻、且以大莊授義氏子、以報其忠、

陶隆房謀叛、逼大内義隆、義隆逃入長府大寧寺、寺僧進膳、時從難者僅十一人、冷泉判官隆豊毎涙、黒川隆像詈曰、事既迫矣、何效婦女、卿亦聴予、隆豊把箸答曰、我何聴哉、唯悲大内一家至此而絶、不覺涙之下耳、滿坐皆泣、涙潟膳盤、時聞門外兵馬揚鬨聲、隆豊出而問曰、逆賊隆房自來乎、曰否、又問曰、杉乎内藤乎來、曰否、隆房士卒勸義隆自殺也、隆豊不顧而入、於玆義隆伏刄、隆豊泣斬其首、放火於寺、及煙罹義隆骸、而出力戰、斬敵二三人、而死之、

義隆自殺後、其子昭隆入深山、匿一寺、陶安房守率三百騎來圍之、時昭隆近臣平岡權六道高、尋昭隆偶來于此、道高自幼侍昭隆、聞母臥病、告暇歸省郷里、不日而亂起、道高驚辯母赴山口、則城既陷矣、時聞義隆既死、昭隆猶存、欲尋其在處、路逢一童着笠而逃、見道高而泣、是亦昭隆侍者也、道高問昭隆所匿、童指教之而去、道高尋而到

山寺、安房守叱曰、何者、道高答曰、我是大内新介侍臣平岡權六也、偶省母病、不從實泉大寧之難、而後至於此、我君之命既迫、足下願許令我一見我君、安房守曰、義士也、早入焉、道高喜入見昭隆、昭隆曰、我忍恥至此、又不免恥也、汝至此、其志我既知之、一見則足矣、可早歸弔慰我亡魂、道高曰、臣老母病篤、然臣棄私恩而慕君至此、母亦臨別誨臣曰、莫爲念我、惜汝死也、既告暇來省、則孝道足矣、速往而盡忠義也、母之命、臣之志如此、何爲退哉、於是勸昭隆令自殺、而後道高出見安房守曰、我君若挑戰、則我為先登、然君既先焉、我死之、足下其見之、自割其腹而突

喉而死、衆皆歎美之、
武田勝頼、令甲州群士、相代戍遠州高天神城、天正八年
暮秋、戍將及士卒連署告甲州曰、織田信長兵威逐日強
大、與參州兵相會、欲取高天神城、我輩雖敵其勢、故雖欲
避城而歸甲州、彼議取城殺戍士、願君自出軍、可使戍
士歸國也、時横田甚右衛門尹松在戍士之中、獨別馳脚
力曰、君縱進旗唯全戍士、不能保城、然則出馬爲無益也、
若欲保城、則參河兵遮君之軍、而信長繼進者必矣、及其
時、不戰而退、則可黷武名、若欲挑戰、則敵必構掘隍、可
如長篠之役、而欲對陣、則參河兵分得信長援軍、越金谷、

廻駿州、襲君之後、且北條氏政、可見其機發兵於上州信
州之間、然則甲州根本危乎、不如棄此城並戍士、而堅根
本、不撓兵威也、九爲士者、見危不捨命、則何以報平生之
恩哉、此城接岡崎城、而敵信長、則蒙命爲戍士者、誰存活
歸之心哉、願君深察之、若猶欲進旗、則請約其期日、望見
御旗至塩見坂、而戍士悉出城、衝圍力戰、若戍士皆死焉、
敵可言、戍士不能待援兵之至、而遠出而不殞君之名也、
萬一戍士等半戰死、半幸免、而至塩見坂、則可合其先鋒
而返軍也、如此、則棄城乃是戍士所不堪、而不殞君之名
也、縱君不進旗、而戍士悉同志守城、決死、則我必不可劣

人也、若又出城戰、則我不徒死、可全命拔圍而歸乎、我志
決矣、故謂不可及進旗也、勝頼聞而歎曰、彼養祖父横田
備中、拔群剛士也、彼實祖父原美濃、無雙勇士也、先是彼
既發勇名、如今彼所言、可謂不辱二祖也、彼在危地、不省
其身、不請援兵、而欲不殞我名、實是有忠義達軍事者也、
由是出馬之議止矣、明年三月、高天神城陷、戍將岡部丹
後以下士卒皆死焉、尹松突圍而去、歸甲州、果如去年所
言、勝頼襃其勇、授太刀、尹松謂、我二祖、皆以勝軍進勇、而
蒙襃賞、我以敗軍拔圍而退、受此賜、則似辱二祖也、固辭
不受之、

小宮山内膳者、丹後子也、累世仕甲州武田、顯勇剛名、内
膳與勝頼權臣長坂長閑跡部大炊秋山攝津不和、故勝
頼憎之、内膳與小山田彦三郎有訴論之事、小山田與長
閑大炊攝津善、三人共以内膳所言爲非、勝頼怒沒收内
膳食祿、其後勝頼軍敗、入天目山下田野、將及死也、時内
膳到田野、先逢土屋惣藏語曰、我蒙主君之責、流浪已久、
然臨難不可忘舊恩、主君以我爲無用者、令從其死、則雖
似違主君之素心、若不死於此、則非武士、故决必死之志
而來也、惣藏甚感之、内膳弟又七、亦欲同死、内膳請惣藏
使彼去護其母妻、又七猶請留居、内膳再三諭之、又七不

得已而去、内膳問惣藏曰、長閑大炊何在、惣藏曰、二人共已逃、又問曰、秋山如何、荅曰、先日已逃、又問曰、彦三郎如何、荅曰、十日以前逮逃、内膳流涕曰、嗚呼、武田家運盡矣、如彼等蒙厚恩者、亦不義之甚如此、明日敵來競進、勝頼戰死、從者纔四十三人、皆力戰死之、内膳在其中、

織田信長放豪無狀、家老平手清秀極諫、猶不改之、清秀甚憂之、清秀有三男、其長男有良馬、信長求之、荅曰、我嗜武勇、每臨戰場、不可無此馬、雖君命、不能獻之、信長怒而君臣不睦、清秀嘆曰、我無度量、故君不用我言、我不能救子、故彼對君無禮也、與生而蒙恥、寧死而遺諫也、君若憐

我死諫、以改其行、則部下不能彰無禮乎、君之行正、則威自重、威重則誰不歸服、然則我死而無悔也、於是自書諫言五條、叙治國安民、懷士興家之趣、而自殺、信長驚、而見諫書、感服其言、自是改其行、嚴其威、部屬皆喜、信長追憶清秀、而設佛寺弔祭之、

織田信長變容爲鷹師、微服潛行市鄽民屋、而窺人民之愁苦、時見老嫗悲泣、信長問其故、老嫗曰、我有田若干、然爲邑長所掠、殆及餓死、故悲之、信長憐之而去、乃召丹羽長秀曰、以比年兵革不已、而緩于安民之政、故近頃潛行、歷覽尾州、見老嫗悲泣、是依邑長有私也、汝其往而正之、長秀從之、責邑長而返田于老嫗、

明智光秀謀叛、圍信長於本能寺、森蘭丸與其弟力丸坊丸、出拒之、蘭丸等或死、或被疵、

明智光秀圍信忠於二條御所、梶原松千代十三歲、養病在市鄽、聞變告其家士曰、汝等擁我而入二條、我今雖病豈不赴君之難乎哉、其族又右衛門曰、信忠縱爲賊兵所害、然其貴續猶多、他日其開運者必矣、君今養病、他後可勵忠烈、我雖老、代君其死于敵軍、乃馳入二條、奮戰而死、

小瀬清長者、津田信成家臣也、信成者、信長族也、清長性質直而不食言、君有失、則密獻諫言、朋友有過、則懇諭以

正之、祿簿家貧、柴田勝家以厚祿招之、清長辭曰、我雖微祿、愁爲信成世臣、豈去世主、何處可往哉、長島之役、信成戰死、時清長病在陣舍、聞信成死歎曰、我平生臨軍、欲先于君死事、今不幸有病、後於君、可以恥焉、縱雖臥病、何變平生志哉、乃強起、着甲乘馬、其私從者留之曰、病身如此、暫保養、待後日之戰而可也、清長曰、我雖病衰、到敵陣之間、何不堪乘馬哉、遂馳出、問衆曰、我君死於何陣、有知之者、指而敎之、清長向其陣力戰、呼曰、我是信成乳母子、小瀬清長也、遂斬首五六級、而戰死、衆皆感其忠勇、

松野平助者、信長近士也、詣石清水、不逢其難、甚悔、乃抱

復讐之心、就齋藤利三、降光秀、欲近而刺之、事覺自殺、土方次郎兵衛、亦不逢戰、自殺殉之、

柴田勝家戰于柳瀬敗走、毛受勝助見衆無戰心、告勝家曰、天運既窮、士卒喪氣、雖戰必不可克、臣犯君之諱、死於此、君其歸越前再起兵、不成則自殺於北莊城、而勿辱其名也、勝家從之而北逃、既而秀吉之兵追來、毛受勝助自稱柴田修理亮勝家、奮戰卻敵、時勝助兄茂左衛門歸來、請同死、勝助曰、我既為忠臣、兄歸養老母、為孝子、茂左衛門曰、捨汝而歸、則非義、母亦不悅、豈為孝子哉、遂留不去、勝助計勝家之去漸遠、再戰勵力、兄弟共死、

黑田長政、攻宇津宮彌三郎、及如法寺氏、緒方氏、城井鎮房等、長政拔群競進、敵強長政殆危、小野江小辨、歲十七、自稱長政、死之、長政得免、

秀吉圍小田原城、北條家老、松田憲秀、招其黨、密語曰、關左八州諸城、或陷或降、唯小田原一城存耳、北條家滅亡在近也、吾既憑堀秀政、約內應、殿下許我授伊豆相摸二州、事既決矣、明夜可納秀政、及細川忠興、池田輝政於吾陣舍、以一舉陷城、汝等其為之備、長男笠原新六郎、三男松田彈三郎、其族肥後守、其婿內藤左近、皆同焉、次男左馬助者、氏直近士也、未知密謀、憲秀召之而語曰、頃年氏政、氏直、遇我疎濶、我憤而未發、今內應秀吉、以報多年之怨、左馬助流淚曰、大人是北條累世、大祿之臣、而家寵族盛、威振八州、縱雖有怨、方今抱反心、則不義之甚、為天下之笑、遺先祖之臭、小子不能從焉、憲秀怒曰、吾齡薄西山、今轉禍為福、亦是為遺榮於汝等也、然汝云爾、可謂不孝也、左馬助曰、大人唯願改過以死奉氏直也、憲秀赧然曰、我愧汝也、言既發矣、不如自殺、而塞他口、因把其刀、左馬助止之曰、大人安心、小子亦不違命、唯聞明日事不成之日也、請延一日則大幸也、憲秀喜而許之、左馬助出、已鎧於櫃、而以身伏櫃中、舁而入城、憲秀不知之、左馬助近氏直前、耳語曰、君若賜老父於臣、則白密事、氏直許之、而堅約、左馬助詳告憲秀反計、氏直大驚、翌日召憲秀、令北條氏輝、岡江雪詰問之、憲秀曰、我累世飽君恩、豈臨難挾逆心哉、卿等不聞乎、我君昔與信玄、挑戰之時、流言、我通信玄、然我無貳心、則其偽自顯、今亦敵詐謀、而誣我耳、氏政在傍聞之、奮怒曰、非敵之詐謀、而汝子左馬助證之、憲秀低首而不言、氏直囚憲秀於獄、捕其黨、使他將類代憲秀守陣營、

豐臣秀吉、令前田利家攻八王寺城、此城者、北條氏輝所居也、時氏輝在小田原、留守中山家範、勵士卒曰、我受氏

輝恩久矣、子弟共從在小田原、我忝留後之名、豈臨危降敵哉、必其死之、卿等若有欲為父母全命者、則可速逃去、我不恨之矣、然無一士之逃出者、於是家範與狩野一菴、出城接戰數回、而入城固守、利家諸隊競進、城將陷、利家使金子氏説家範曰、卿壯勇不堪感嘆、其忠志既盡矣、速降我、白殿下、赦汝死、家範掉首曰、我不事二君、乃又一戰而殺其妻子、而自裁、

慶長元年閏七月、地大震、土裂水涌、京師伏見、大廈巨宅並民屋倒破、秀吉避出中庭、雜坐婦女之中、時加藤清正、被譴責而蟄居、然清正率匹夫二百餘人早來、謂尼孝藏主曰、地震夥、殿下無恙否、清正雖蒙責、為思君之切、來此奉護焉、北廳及群女、皆感歎之、秀吉亦呑聲、

本朝言行録巻三終

本朝言行録卷四

弘文院學士林恕著

善行下

父子第七

元正天皇養老四年、漆部司令史丈部路石勝、坐盜司漆斷流罪、於是石勝男、祖父麻呂年十二、安頭麻呂年九、乙麻呂七、同言、父石勝爲養已等、盜所司漆、緣其所犯、配役遠方、祖父麻呂等、爲慰父情、冒死上陳、請配兄弟三人役爲官奴、贖父重罪、詔曰、人稟五常、仁義斯重、士有百行、

孝敬爲先、今祖父麻呂等、役身爲奴、贖父犯罪、欲存骨肉、理在矜愍、宜依所請爲官奴、即免父石勝罪、

稱德天皇時、備後國葦田郡人、網引金村、年八歲喪父、哀毀骨立、尋丁母艱、追遠益深、賜爵二級、復其田租終身、

稱德天皇時、甲斐國八代郡人小谷五百依、以孝見稱、復其田租終身、

稱德天皇時、信濃國更級郡人、建部大垣、爲人恭順、事親有孝、勅免其田租終身、

光仁天皇時、武藏國入間郡人、矢田部里麻呂、事父母至孝、生盡色養、死極哀毀、齋食十六年、終始不闕、免其戶傜、以旌孝行、

藤原衛者、内麻呂十男、二歲喪母、比及五歲、聞母氏即世之早晩、哀慕感人、

淳和天皇時、安藝國賀茂郡人、風早富麻呂、德行懿美、孝養自厚、父母歿後、口絶五味、哀慕之情、無暫忘時、勅叙三階、免戶田租、

仁明天皇時、安房國安房郡人、伴家主立、性肅默、常守孝道、父母沒後、口絶滋味、建廟設像、四時供養、事死如生、未嘗懈倦、量其用心、可謂孝子、勅叙三階、終身免戶田租、旌門閭、

加賀國能美郡人、財部繼麻呂、父母存日、定省之禮無失

其節、歿後操行不變、朝夕哀慕、隣里鄉邑、莫不推服、可謂孝子、仁明天皇勅叙三階、終身免其戶租、旌表門閭、

藤原吉野、性寬大容衆、手不釋卷、敎誨子弟、尤是柔和、雖視過失、未嘗白眼、至于執論、不必違法、寄住之處、好営植樹、事父母、定省溫凊無虧、其忠孝爲多、父嘗聞有鮮肉遺索之、庖人靳固不分遣之、吉野歸自朝、乃聞之、責讓庖人、涕泣終身不復肉食、

仁明天皇朝、太皇后於冷然院、親王以下、飮宴酣樂、賜祿有差、須臾天皇降殿、於南階下、端笏而跪、召左大臣源常、右大臣藤原良房、勅曰、被大后命、稱吾處深宮之中、未嘗

見我帝御輦之儀、今日事須眼下登輿使得相見者、朕再三固辭、遂未得命、於卿等意如何、大臣等奏云、禮敬而已、如命而可也、天皇即登殿、至御簾前、北面而跪、于時寄鳳輦於殿階、天皇下殿御輦而出、左右見者攬淚、僉曰、天子之尊北面跪地、孝敬之道、自天子達庶人、誠哉、

橘逸勢赴配所時、有一女、悲泣步從、官兵監送者、叱之令去、女晝止夜行、遂得相從、逸勢行到遠江國板築驛、終于逆旅、女攀號盡哀、便葬驛下、廬于喪前、守屍不去、乃落髮為尼、自名妙冲、為父誓念、曉夜苦至、行旅過者、為之流涕、及詔歸葬、女尼負屍還京、時人異之、稱為孝女、

小野篁、喪父哀毀過禮、家素清貧、事母至孝、公俸所受、皆施親友、

文德天皇時、賜薩摩國孝女、肥前福依賣爵三級、終身旌表門閭、依賣天性至孝、父年八十、老病着床、無子、唯有一女、福依賣扶持左右、嘗藥二十餘年、傭力致養、曉夕辛勤、容顏憔瘦、觀者憐之、福依賣雖云野族、閑於禮儀、恭敬父母、有所諮稟、必正色作聲、未曾褻情、

山田古嗣者、益人之長子也、性廉謹、而寡言辭、一旦喪母、篤孝、嘗讀書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流涕不禁、卷帙為之沾濡、又丁父憂、哀毀過禮、

藤原良仁、性至孝、奄丁母憂、哀啼哭泣、歐血絕氣、經時乃蘇、不勝悲慟、服中病卒、

清和天皇時、美作國久米郡人秦豐永、天性孝行、志存恭順、幼稚之年、致養二親、父母亡後、常守墳墓、叙位三階、免同籍課役、表門閭、令叙庶知焉、

紀夏井、配流土佐國、數年、母亡、夏井至孝、居喪過禮、建立草堂、安置骸骨、晨昏之禮、無異生時、本自崇信佛理、至是、於草堂前、每日讀大般若經五十卷、以終三年之喪、

曆博士從五位上賀茂保憲、上狀、請以所帶榮爵、讓父正六位上忠行曰、先父兄而帶爵、古人恥之、今亦推榮班而

讓親、賢者思之、愚亦思之、父忠行、心尋古今、學兼倭唐、訪七略而叩門戶、涉九流而酌淺深、耆學之情、老而彌篤、保憲過庭日淺、纔窺推步於一隅、奉公勞成、已辱榮爵於三朝、而老父齡傾、青衫不改、柴扉之裏、愚子年少、朱衣漫曳周行之間、曉夕溫凊、進退失步、爰蒲柳經秋而彌脆、水萩並日而屢空、盡忠誠於天闕之年長、致孝養於私門之日短、方今聖上、已以孝治天下、臣下何忘孝、留心中、伏望天慈、曲降哀矜、以此朝請之名、令讓暮年之父、然則父登榮班、得誇五品之號、子返初服、猶勝萬戶之侯、詔許之、

藤俊生、曾歎其淪落、賦秋懷詩曰、悲倍夜蛩鳴砌夕、淚催

黄葉落庭晨、箕裘欲絕家三代、水菽難酬母七旬、一日達
天聽、因投大內記、
江擧周母赤染、請道長夫人倫子、爲擧周求外任、得爲和
泉守、在任病危、赤染詣住吉社、禱請以身代擧周、詠倭歌
捧幣帛、未幾擧周病愈、聞母之所禱、而大驚悲、又詣住吉、
禱身死而延母命、母子共無恙、時人皆以爲母有慈子有
孝、而得神之助也、
源實基、列源倫子六十賀之舞童、其父經房在宰府病中
聞之嘆曰、父在西海既迯死、子侍北闕將奏舞、嗚呼、水雲
之遙、無奈之何、及賀日、迫實基有病、辭預舞列、俄以藤良

賴代之、歷日經房訃聞、時人皆悲父子同氣之相感也、
大江佐國、平生有愛花之癖、及老衰、對花作句曰、六十餘
回看不足、他生定作愛花人、佐國沒後、其子夢佐國化蝶
咀花蘂、覺後不堪追懷、自是每春塗蜜於花房、每日群蝶
飛繞栩栩、人感其孝志、
天治二年、白川法皇勅天下禁殺生、時有一僧養老母、無
魚肉則不能食、僧患之、乃謂、縱官禁遣死刑、豈忍見母
之不能食哉、即到桂川、結袈裟爲手綱、而入川撈魚、官使
見而捕之、到院門責曰、僧而捕魚、其破戒之罪不輕、況犯
殺生禁斷之令哉、僧陳曰、處刑者所期也、一命不足惜焉、

唯願蒙大慈、贈遣所捕之魚於老母、而聞其快食一味、而
死、則何惠如之、官使憐而奏之、法皇甚感其孝志、赦其束
縛、給保養之料遣之、
治承四年、天野遠景虜伊東祐親、獻賴朝、三浦義澄爲之
聟、故請罪狀未定之間、暫囚之于其家、賴朝許之、祐親曾
將殺賴朝、其庶子祐兼告之得免、及此賴朝召祐兼、欲賞
其舊恩、祐兼謝曰、父既怨敵爲囚、其子何蒙賞乎、令得赦
死、則往屬平氏耳、賴朝感曰、宜任汝意也、時人義祐兼之
言、以爲美談、其後賴朝赦祐親、祐親耻而自殺、賴朝憐之、
召祐兼、又欲加功賞、祐兼辭曰、父既沒矣、其何故願榮乎、

固請遂受誅、賴朝惜之、時人感其孝志、
一谷城陷時、平知盛爲兒玉黨被追、知章年十六、見其父
危、馳馬隔之、引兒玉之鎧斬之、兒玉之侍童刺殺知章、賴
賢即進振刄立斃其童、抱知章之首自殺、知盛乘其間得
免、
加藤景廉從源範賴擊平家、在西海罹病殆危、致書於其
父景員曰、小子常思、不離君公之左右、然以此後爲勝敗
之機、故乘病身於一葉之舟、渺乎萬里之浪、然不幸垂死、
唯恨不能再陪麾下、永違慈顏、小子志在戰死、縱其病死、
唯沒軍則於臣爲幸、景員獻其書於賴朝而泣、賴朝憐之、

許景廉東歸、且贈良馬、

曾我十郎祐成五郎時宗、屢窺其父仇工藤祐經、如影之從形、人無知其志者、唯畠山重忠、和田義盛、竊知之、常憐之、祐成時宗、或變形爲奴僕、爲人被辱者數矣、忍不與之相争、唯以報仇爲志、頼朝獵那須野、祐成時宗、披舊蓑笠、佯爲役夫窺之、然不得其便、及富士野之獵、時宗謂祐成曰、我輩屢窺而未遂志者、以窺其間也、如此則平生之志遂空矣、唯不擇其處、可報之、縱然彼侍幕下何憚焉、若不得殺彼而身死、則爲靈塊擊之耳、祐成諾、於是兄弟相盟、決其志、時宗猶惜母別、且以遣其怨爲遺念、而到其母家、

與祐成共歩後園、見未開卯花之落、時宗嘆曰、凡死生如花開落、今我輩先老母而赴死地、似此花開者殘而未開者先落、祐成曰然、物理如此、嗚呼九畹有萱蓋使我憂忘乎、而行入叢中、有牡丹之爛熳、垂涙曰、此花之盛纔二十日、花之命亦有限矣、時宗垂泣、祐成曰、我以此謀語母則悲、不語則恨、如何、時宗曰、母聞子之赴死、孰不止之乎、今既決志、而爲母被止、則無由耳、唯託言以從幕下之獵、告別獻酬、且賜其衣、以至死服之、獻我衣、以爲没後之信、（俗謂信曰遺物）祐成曰善、然則汝之遺怒亦有許乎、時宗喜、祐成先入母室、謂曰、鎌倉公有富士之獵、小子欲從之、請借一衣、母曰、我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汝於幕下無一恩無一忠、何可賞汝從乎、汝曾祖獵與野而遇病、汝父亦没于野獵、家世有田獵之災、汝莫從其獵、我爲汝諱之、然我非惜衣、而畀之衣、祐成拜而退、脱已衣、置紙障傍、時宗猶畏母之不許、然以爲遺念、強入室、隔紙障告曰、時宗亦非子乎、與阿兄共從獵、請賜一衣、母詰曰、時宗者我不知之、想里中少年、侮我家之貧、欲嘲妾乎、時宗對曰、我是昔日之筥王也、母大怒曰、豎子、誰許汝元服乎、時宗伏地而泣、祐成聞之、來請母曰、我兄弟幼喪父、獨有母、然彼違其命、今不許、則彼遂爲丐人、固可憐之、而母猶不許、祐成佯怒曰、

不孝之子、何爲我弟乎、而欲斬之、母大驚戒之、遂許時宗相見、時宗大悦、入拜、不能言而唯涕泣、母曰、我年老身貧、誰顧我乎、汝以我一諾、重於千金、嗚呼我何惡汝乎、一喜一怒、皆欲爲汝而善耳、我絶汝既三年、然汝不在祐成之舍、則心不安、我無不窺之、於是把酒相獻酬、而畀衣於時宗、時宗亦脱已衣代之、祐成時宗共辭去、母祝曰、汝等從御獵有功、再興家業、祐成時宗出門、猶惜別躊躇、於是祐成到大磯、告別於其妾虎女、時宗登箱根、逢別當行實、謝舊過、而待祐成、及祐成來、相伴騎瘦馬、馳到富士野、構小舍、及頼朝之獵、二人雜列騎之中、會祐經逐三鹿、祐成馳

馬、欲射祐經、時宗按劍從之、祐成馬躓而倒、時宗扶之、祐經既逐鹿而去、時宗嘆曰、嗚呼、我兄弟之不幸也、既逢仇而又失之、相共歸舍、及晩、祐成憚人之疑、留時宗于舍陰候祐經宿舍、時祐經與吉備津宮王藤內、招横瀬河妓龜鶴手越妓少將、飲宴、犬房童（祐經子）見祐成、告之祐經、祐經命犬房延之坐、謂祐成曰、聞卿兄弟以我為仇、卿曾幼不知其故而誤聞矣、我伊藤氏之嫡也、然卿祖祐親奪之、而一邑不與我、我以為恨、然以長者故不敵之、後卿父獵與野中矢、祐親不悟、俣野景久依相撲之恨害之、而疑我為之也、而殺我從者數人、我欲訴之未果、會鐮倉公之起、我族皆蒙罪、我獨得赦、故衆皆不知其所由、遂歸咎于我、卿等莫詢人言、祐成敬屈無荅、祐經侮祐成、言語大傲、祐成欲刺之、然慮時宗有遺念、忍而止、佯謝欲退、祐經曰、我多誇言、卿勿嗔之、而勸卮於祐成、相酬酢、二妓唱歌、祐成起舞、周旋繞席之間、屬眼房廡、窺其左右、曲終、祐經乘興盡歡、祐成辭去、王藤內問祐經曰、卿實殺彼父乎、然則何誇言如此、祐經曰、我往年使從者殺彼父、聞兄弟者候我、彼之貧乏、何以遂事乎、與螳斧向隆車、蛛網待翔鳳何異矣、我豈苦之乎、祐成猶在牆外聞之、懲怒而歸、語時宗、於是祐成時宗作遺母之書、述自幼為報仇之謀、使其從者鬼

王道三郎歸曾我邑、二從者請從、然不許、而強遣之、時建久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癸巳、夜既參半、天暗雨灑、祐成時宗、密入祐經舍、祐經王藤內、醉與二妓臥、祐成與時宗挾祐經之牀、呼之曰、卿為人仇、何熟眠乎、祐經驚矯首、祐成即斬之、時宗亦斷其兩股、時宗以往歲祐經所授之佩刀、刺其胸曰、曾所授者、今還之、兄弟舉炬相顧、踴躍大悅、王藤內驚起而走、呼、乃追斬之、二妓大叫曰、盜殺祐經、群士皆勞田獵而臥、猶無知者、三浦畠山之舍、雖聞之、義盛重忠、知兄弟者所為、而不拒之、祐成時宗高呼曰、伊藤兄弟者、既報父之仇、乃欲雪祖父之恥、而到賴朝館前、宿直者驚噪拒之、祐成時宗、揮刀縱擊、平子野右馬允、愛甲季隆、吉香小次郎、加藤光員、海野幸氏、岡邊彌三郎、原三郎、堀藤太等蒙疵、臼杵八郎、宇多五郎等隕命、祐成遂為新田忠常被殺、時年二十二、時宗走進入館、賴朝欲自出拒之、大友能直諫止之、既而五郎丸窺時宗縛之、賴朝使狩野宗茂新開忠氏推問時宗于前庭、時宗怒曰、我家族雖沈淪、臨終之言、何使汝等傳之乎、賴朝奇之自問焉、時宗對曰、祐成九歲、臣七歲以降、報仇之志、造次顛沛不忘之、今既平生之願足矣、入館中者、以祖父祐親被誅戮、非無其恨、唯於公之面前、欲自殺也、聞者懼之、新田忠常捧祐成

首、使時宗見之、時宗嗚咽太悲、犬房童侍頼朝之側、垂涙起坐、揚扇撃時宗之頬、時宗莞爾曰、我兄弟不幸、而窺仇十數年而遂之、汝今未半日、而打其仇、嗚呼幸哉、是亦大君之恩也、非汝力之所及也、頼朝感時宗之孝而勇猛、將宥之、犬房泣訴之、時宗遂被誅、年二十、時人惜之、

源頼家遊比企能員之宅、觀花飲宴、有舞女微妙者、侍飲歌舞、頼家歡甚、能員曰、此女有訴、來自京師、閣下試問之、頼家問微妙、微妙垂涙不言、頼家頻促之、微妙曰、建久之歳、妾父右兵衛尉爲成、依讒下獄、遂流奥州、母不耐愁、遂没、妾時九歳、爲孤、無兄弟親暱、沈愁多年、日哀慕之、爲知

彼存亡、欲來訴之、然以東關無舊識、就人學歌舞、故得執謁也、聞者感其孝志、頼家即遣使奥州問之、既而微妙聞其父没、慟哭不堪悲、落飾爲尼、

和田合戰時、武田信光、欲與義秀戰、信光子信忠隔之、義秀感代父之志、不戰而過、

伊賀判官光季、爲北條義時守京師、官軍將攻之、光季諭其子壽王曰、我今爲官兵所逼、以鎌倉之命重、欲暴骸都下、汝猶幼、早逃鎌倉、到千葉外親之家、及長仕君、盡累世之忠、則於我無遺恨矣、壽王時歳十四、攝衣對曰、小子生士人之家、已十餘載、而捨父逃去、則爲人嘲矣、何面目向鎌倉乎、不如唯與大人同死耳、我出鎌倉、與母約歸期、不料至此永訣矣、言未了、涙數行而下、光季見之啼泣、且感其志、遂使之元服、名曰光綱、既而與父共戰死、

承久之亂、大監物源光行、勤王師、而書院宣之副文、清久行盛、捕之、欲誅于金洗澤、其子親行在鎌倉、叩首請宥其罪於義時、義時感其孝志、減死一等、附小山朝長、禁錮之、時人謂、彼父豐前守光遠、爲平氏家臣、嘗欲誅光行、因請救父命、今爲子被救、可謂天之報應也

文永八年、大旱、諸國饑饉、尾張美濃特甚、美濃國有一男子、家貧養母、日夜盡孝、及此饑饉、無食、欲賣身供母、而請

母、母悲曰、我以汝一人爲子、汝有孝志、縱我至死、不能離汝矣、而不許、其子以日臨飢、強請其母、賣身而供金於母去到東關、途中號哭、不憚人聞、同途之人、怪問之、答曰、我貧養母臨飢、賣身東關千里、不知歸期、我悲不再見母也、觀者憐之、感其孝志、

中原章房、於清水寺、爲盗被殺、其子章兼章信、欲復其讐萬方搜索、未得其實、踰月或告曰、東山雲居寺南門巽岸、有一舍、瀬尾兵衛太郎瀬尾卿房者、居焉、惡黨之魁也、殺章房者彼等也、章兼有病而臥、章信催族類奴僕數十人馳往圍彼家、寂而無聲、破戸而入、更無一人在焉、章信欲

歸而猶怪焉、一奴仰見天井之間有衣之裔、乃以長刀突破天井、時一男拔刀躍下、章信大悅、從者競集亂擊、彼多力奮戰而死、奴彥武得其首、章信屠其屋舍、而抃躍歸家、洛人皆感焉、

中納言藤資朝、害於佐渡國、資朝子阿新、歲十三、資朝被捕之後、潛居仁和寺邊、至此風聞資朝可被害、曰童兒命何惜焉、不若與父共其死也、告別於其母、母屢止之曰、佐渡者杳遠之島、而人行稀矣、汝之稚也、何得行乎、且汝棄我而行、則吾何得須臾保身乎、阿新曰、我若不得再拜父顏、則沒身於深淵耳、母不得已而許、使之赴佐渡、副以一

奚、歷日到佐渡、阿新自到本間之宅、躊躇于門外、有一桑門、怪而問之、阿新答曰、我是日野中納言資朝子也、聞其死在近、欲一相見、而自洛到此、桑門語本間、本間聞而憐之、迎接而入、待之頗渥、阿新喜請見資朝、本間憚高時後聞、而不許、資朝亦憐阿新來、欲見之、本間又不許、逾日本間使其族三郎殺資朝、資朝臨死、神色不變、作頌曰、五蘊假成形、四大今歸空、持首當白刃、截斷一陣風、一僧火葬之、授其骨於阿新、阿新悲泣、使一奚齎骨赴洛示母、而納高野山、阿新構病、數日留滯、謂父爲囚、子猶稚、縱雖許相見、豈有他變乎、本間太無情也、我雖稚弱、不可不復讐、然

恐達下脫先字

不形於色、故守者不悟、阿新每夜深潛出、以伺其便、一夕暴風淋雨、阿新潛到本間臥內、本間不在、又到一處、本間三郎臥焉、阿新謂是亦一時之仇、殺之而足、乃欲往刺之、而燈燭熒熒、忽會飛蟲亂飛滅火、阿新大喜、到其枕上、直執佩刀、刺其胷、又貫其元、三郎死焉、阿新逃於竹叢裏、既而數十人追來、阿新進退惟谷、而欲自害、又翻思曰、既報父仇、則寧與徒死、不若全命事君、若達君之素意、則忠孝兼備乎、乃攀竹越塹、藏身于麻麥之間、逢一修驗者、負阿新於肩背、乘船而逃、時風急、追者不及、幸到越後之府、遂得歸洛、

元弘之亂、關東大軍圍赤坂城、武州士本間資貞、與人見恩阿、拔群先登、至城下戰死、資貞子資忠、留在陣舍、不知父死、一僧持資貞首、告資忠、資忠見父首、即着甲冑將出、其僧曰、資貞若欲施其名於天下、而先登、則何不携子乎、然彼志則不然、既奉其命於高時、使子孫受其恩賞、是彼之志也、而今子亦死、則其家跡恩賞誰受之乎、資忠拭淚脫甲、其僧大悅、裹資貞首于衣帛、往野邊而葬之、資忠悅無人之留已、乃赴赤坂、謂城兵曰、此是本間九郎資貞子源內兵衛資忠者也、父既死矣、黃泉之路獨遊無聊、吾欲往從焉、願開城戶、城兵感而許之、資忠馳馬入城、奮戰遂

死、年僅十八、
関東大軍、圍護良皇子、於吉野城、城將陷、村上義光、馳來告護良曰、城面第一戸、敵兵輒破之、故於第二戸、防戰良久、依闌酒讌聲影而來此、敵既競登、官軍疲罷、令於此城立功難矣、君其逃之、吾賜君甲冑、犯君之諱死之、護良曰、我與汝、欲共死生、汝死則我何獨生乎、義光曰、君之言過矣、紀信誑楚、漢高許之、今君之胷量、如此之狹、而欲成天下之大事、奈何、即進解鎧帶、護良泣曰、吾若不死、則可弔汝、乃自勝手明神之前南逃、義光子兵衛藏人義隆、年十八、欲共死、義光諭曰、汝可往從皇子、義隆不得已而往、義

光、登高櫓遥望之、護良行之既遠、於是義光露其身、向敵揚大聲曰、皇子護良、為逆臣被滅、而欲報恨于泉下、故今自裁、汝輩武運傾盡、自刎則以是為規、即脱甲投之於櫓下、遂貫刃而死之、東兵聞義光稱護良、皆謂護良實自害、乃解圍唱凱歌、護良逃到天河、岩菊兵追及之、事甚急、義隆殿、獨與敵兵五百餘騎相戰半時、奮擊遂死之、護良幸免、入高野山、此役也、微村上父子、則護良殆危、
楠正成、欲赴兵庫、招其幼兒正行、於櫻井宿遺言云、我聞、獅子生子三日、投之萬仭石壁、其子備奮迅之機、則中間飜身不死、汝歲十一、果為我子、則留我遺訓於耳根、我今所以召汝於此、為有必死之志也、頃間官軍氣勢蹉跌、非可克敵、君王不悟我籌策、棄忠臣於必敗之地、我既知國家為賊被奪、則必戰死、以旌無貳之志、我死、則尊氏有天下、而或發兵欲屠我家乎、然則率殘兵、守金剛山城、可盡力拒之、或縱購重祿招之、必其勿降而忍恥、可死而守義、我為汝留若干勇士、則見時察機、運討賊之籌、令君王行一統之政、則我開眉於泉下、汝不違我遺訓、則君王之忠臣、而我家之孝子也、重諭曰、愛憐幼弟、如左右手、眷遇部屬、成水魚情、汝未長之間、宜以和田、恩地、矢尾、准視我、每事咨詢、事老母盡孝、然勿以軍事預議之、及志學之年、則

可窺文字辨道義也、且自記治國之要十五條、授之、正行曰、大人自决必死、童子豈獨歸哉、願執鞭、駢首於馬前、正成罵曰、我留汝遺言者、非必愛汝、唯是為國為君也、汝何愚哉、正行垂涙曰、大人言無餘蘊、童子亦悟、唯命之從、正成大悦、乃傳累代名刀、
貞和三年、楠正行、欲起義兵、與家士等議云、我多病、則不能待二十年、是年我二十三歲、過先考十三回忌、而冥福既修畢、則我可死之時至矣、不如早入尊氏堅陣、隕命以顯忠孝也、弟正之進曰、兄之言盡矣、誰擬議哉、和田源秀曰、唯速發兵而可也、既起事、則便宜行賞罰可也、南朝公

卿、不足議焉、正行曰、然則吾亦一尊氏也、先試出兵於攝州、而粲聞之、於是論軍士曰、九捨身報恩、人倫之法也、見危致命、忠臣之節也、故先主判官正成、輕死於戰場、遺言於子孫扶以朝、護嗣王、方今、孝子正行、守為臣之道、揚勇為之旗、身輕鴻毛、義等金石、況為家僕者何不感志勵功哉、榮衰存亡、宜與正行相共也、若其違此誓則神明其罰之、所不敢辭也、連判者百四十三人、其陪臣下品者八百九十二人、又別書誓詞、加判誓約既成、正行先率五百餘騎、經畧攝州、餘兵皆留河內、既而正行與赤松氏戰、而得利、赤松嘆曰、嗚呼、正成有此子也、

本朝言行録　巻四　十七

文和四年、洛中戰、下野國士、那須五郎、應尊氏命在京、方發軍、遣人於古鄉、告別於其母曰、此行戰死而遺憂於尊體、亦不可知焉、我命不足惜、唯哀之耳、母答書曰、夫為武夫者、雖惜別於父母妻子、而重名不重命、古今如此、汝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者、慎孝之始也、此役盡命顯功、而揚名後世、全孝之終也、必勿以我為念、乃以淺紅緹贈之曰、是曩祖宗高、八島之役所懸之物也、那須得母之訓、而勢氣愈銳、至是承尊氏之命、即赴敵、與其第二人並一族家僕等三十六騎、力戰皆死、

菊池武光、每出軍、必謁老父宗愚、告別而歸、則不入已營、先徃見之、

山名凞氏者、氏清養子也、氏清軍敗將死、使與其子時清等共逃、凞氏不肯之、曰大人有事、而小子等無一人殉死、則人不知其從高諭、而反謂怯懦逃去、是武夫之瑕瑾、而甚可恥者也、且小子喪父之後、撫育之恩無涯、今以有涯之生、報無涯之恩、是我素願也、氏清喜許之、凞氏遣使於鄉、告母以故、而不離氏清馬側而戰死、

毛利元就、率三千餘騎、擊尼子陣、元就次男元春、（號吉川）歲十二、請從軍、元就以其幼故、命井上氏曰、抱兒而歸、井上携元春欲入城、元春怒、而拔刀欲斬井上、元就奇之、許從軍中、置於其側、

本朝言行録　巻四　十八

追加

織田信長聞洛人宗運有孝行、賜米百斛、且除課役、

桓武天皇延暦四年十二月辛未、近江國人、從七位下、勝首益麻呂起去二月迄十月、所進役夫、總三萬六千餘人、以私粮給之、以勞之、詔授外從五位下、乃讓其父真公、有勅許之、

夫婦第八

仁德天皇、賜宮人桑田玖賀媛於播磨國造速待、明日之夕、速待詣于玖賀媛之家、而玖賀媛不和、乃強近帷內、時玖賀媛曰、妾之寡婦以終年、何能為君之妻乎、於是、天皇

聞之欲遂速待之志以玖賀媛副速待送遣於桑田則玖賀媛發病死于道中

舒明天皇九年蝦夷叛詔以大仁上毛野君形名爲將軍討之敗績形名走入壘賊圍之形名欲逃出其妻曰汝祖渡蒼海跨萬里以威武傳於後葉今屈先祖之名而招後世之嘲哉乃勸酒於形名而親佩夫之劔張十弓令十婢鳴弦既而夫亦進戰蝦夷以爲兵多而退於是形名聚散卒討賊悉虜之

稱德天皇時對馬島上縣郡人高橋波自米女夫亡之後誓不改志其父母亦死結廬墓前每日齋食孝義之至有

感行路表其門閭復租終身

稱德天皇時石見國美濃郡人額田部蘇提賣寡居年久節義著聞義復積而能散所濟者衆復其田租終身

稱德天皇時信濃國伊那郡人他田千世賣少有才色家世豐贍年二十有五喪夫守志寡居五十餘年褒其守節賜爵五級

光仁天皇時壹岐島壹岐郡人直玉主賣年十五夫亡自誓遂不改嫁者三十餘年供承夫墓一如平生賜爵二級並免田租以終身

土佐國香美郡人物部文全數女者物部鏡家主之妻也夫亡之後哭不絶聲哀感行路嵯峨天皇勅授少初位上免戸田租以終身標其門閭以旌節行也

淳和天皇時豐前國人難波部首刀自賣年十有八歲適下毛郡擬大領薊野勝宮守經二十箇年夫宮守死去刀自賣獨守空室十歲于玆矣遠近庶士求之不少而有諒同穴無心再醮愛亡夫之遺衣置獨守之牀上朝夕每見追慕不息亦得甘珍必薦亡靈隣里無不稱歎仍表門閭以旌貞操也

淳和天皇時筑前國人難波部安良賣父母共没常拜塚塋朝夕盡哀及年十有六嫁宗像郡大領外正七位上宗

形秋足秋足死于今十五年遠近聘之誓死終志時人皆曰孝節可嘉勅免戸田租

甲斐國人節婦上村主萬女年十五嫁小長谷淨足生三男一女大同三年淨足死去自爾以後禮敬虛靈猶事如在村里稱之淳和天皇時勅叙位二級終身免田租

淳和天皇時伊豫國人風早益吉女叙位二階終身免其戸田租益吉女夫死後哭慕不止落飾歸真節操難奪故叙之位階用旌貞潔

武藏國多摩郡人刑部真刀自咩爲同鄉刑部廣主妻生四男三女經二十一年其夫死真刀自咩居喪有禮事死

如生、墳側結廬、終始不變、見其操行、可謂節婦、仁明天皇勅授位二階、兼終身免田租、

文德天皇時、賜下野國節婦秦部、總成女爵二級、復終其身、旌表其門閭、總成女者、秦部正月滿之妻也、性至謹厚、正月滿亡後、撫養遺孤、不復再醮、持節彌固、常修功德、追資其夫兼願及一切衆生、國內稱之、

清和天皇時、近江國言、伊香郡人石作部廣繼女、生年十五、始以出嫁、三十七失其夫、常守墳墓、哭不斷聲、專期同穴、無心再嫁、量其意操、可謂節婦、勅至叙二階、免戶內租、即表門閭、

阿波國名方郡人忌部眞貞子、伉儷亡後、經三十餘歲、身臥家側、心存念佛、遂不再醮、將終一生、詔叙位二階、免戶內租、即表門閭、以旌節婦之貞、

丹波國何鹿郡人漢部福刀自、伉儷亡後、歷二十餘年、獨居虛室、守節、是貞節婦、特加優弊、叙位二階、免戶內租、以表門閭、

光孝天皇時、節婦加賀國加賀郡大野鄉人道今古、授位二階、免戶內田租、表其門閭、以旌貞節也、今古生年十三、適故前加賀權掾大神高名、經二十四年、高名身死、今古廬于墳側、歷年不去、哭泣之聲、日夜不斷、今古母、莭集淸河子、年二十一、始適於人、其夫死後、不更再醮、全守一節、齡七十六、終於室內、母子繼蹤、貞潔無虧焉、

丹波國何鹿郡人漢部妹自賣、生年十四、適秦貞雄、生二男一女、貞雄死後、歷三十二年、常著素服、獨居虛室、無復再醮之情、均養男女、譬猶尸鳩、國司申請、以爲節婦、表其門閭、

藤道長女尚侍從二位妍子、入東宮、三條帝爲太子時、先是、旣議定期、女御娍子嘆曰、新人入侍、爲東宮幸甚、如妾則唯可育玉嬰而已、東宮素愛娍子、及妍子入宮、美色絕倫、鬒髮殊長、有專夜之寵、娍子不敢妬之、東宮既超壯年、妍子甚

少、見者謂似皇女、妍子視娍子、猶母、娍子亦視妍子、猶子、爲之調衣裝、製薰香、以供給之、是以宮中和樂、

衣川柵破時、安倍則任妻、獨懷嬰兒、謂則任曰、良人可沒、妾何獨生哉、不如先而死、乃懷兒投深淵、人皆憐焉、

源渡妻、容麗、遠藤盛遠聆之而無道、刧其婦之母、爲媒經、母呼而告之、婦以爲、不聽則殺母、不孝也、聽則棄夫、不義也、噫、不孝不義、則吾生而不若死、欲以身當之、乃佯諾曰、請失我夫、而後可以從也、妾計之、及夕、在閨新沐而臥者、即是矣、妾開戶而待之、盛遠悅、相約去、婦還設酒、與夫獻酬、使臥於奥、婦自沐臥閨、夜闌、盛遠竊入閨、果斷頭持去、

黎明視之、則婦之首也、盛遠甚哀、就渡自首請死、渡曰、殺
汝而死者不再生、則無益也、盛遠變形即爲僧、改名文覺
其後在高雄、遥望埋婦之處、名曰烏羽戀塚、
文治二年夏源頼朝與平夫人政子、詣鶴岡、時義經妾靜
女被收在鎌倉、夫人聞靜女舞曲之藝、爲天下妙手、請見
之、頼朝屢召之、靜女固辭以沈憂、而不從、夫人頻勸之、靜
女不得已舞於宮前、工藤祐經擊鼓、畠山重忠打銅拍子、
靜女唱曲、曰、芳野山深、飛雪片片、良人不歸、憂心戀戀、彼
繰賤婦緒環可轉、吁今匪昔、如何可變、其歌舞三疊、人皆
以爲壯觀、頼朝怒曰、彼今歌舞於靈宮之庭、可祝關東之

萬歲、不憚吾所聞、而何以慕逆徒義經、爲曲乎、夫人爲說
頼朝曰、閣下曾爲流人、在豆州、妾不從父心、迷險路、凌夜
兩、從君於山中、後石橋之厄、妾獨留伊豆山、不知君之存
亡、日夜銷魂、想其靜女之愁亦然矣、彼若忘豫州多年之
恩、不慕之、則非貞女之操也、今託形外之風情、吐動中之
露膽、閣下宜賞之、何怒之乎、頼朝憤解矣、而纏頭靜女賞
之、靜女在鎌倉之間、工藤祐經、梶原景茂、千葉常秀等數
人、携樽酒、訪靜女之寓居、飲宴、聞其歌曲、酒闌、景茂醉挑
靜女、靜女垂淚怒曰、我豫州之妾也、汝等何無禮乎、景茂
恥退、

新田忠常病將死、頼朝自往問之、其妻悲忠常病急、詣三
島社、捧願書、祈以身代之、忠常病愈、其妻賽三島、歸路過
江島渡、舟覆而死、時人謂以祈代忠常之命故然矣、皆感
其貞操、
曾我祐成死、其妾虎御前登箱根山、爲佛事、自書諷誦文
以祐成所贈之馬、爲施物、虎御前薙髮爲尼、到信濃善光
寺、時年十九、遂隱大磯之邊、不見二夫、人皆感貞操、
頼朝長女、爲志水冠者義高之妻、義高死後、追悲其夫、不
堪斷金之志、殆沉化石之思、連年臥疾、既而太篤、頼朝使
諸醫療之病、漸得愈、頼朝欲妻藤高能、而使平夫人時喻

之、寡婦泣辭曰、今雖似違父母之命、何變妾志乎、若有再
命、則沉身深淵耳、頼朝聞之大驚、深謝慰之、
山名氏清死後、其子時清、滿氏、在丹波、欲據畑城、國民畔、
志内、山内、大芋、村雲等、以有舊怨于氏清、欲來攻之、時清
滿氏潛出城、逃至攝津有馬、氏清妻聞氏清死、不堪哀慕、
將自害、侍女與留守士謀、而扶之乘輿而逃出、到日根野
忽聞輿中有聲、開戸見之、則把懷中刄自裁、未絕、衆擁之
匿紀州根來寺、療養之、然不飲湯藥、待其絕息、時清、滿氏
間行過此邊、而潛入根來寺、依侍女請相見、侍女喜而告
之、母開眼擡頭曰、彼踰弱冠、赴戰場、而見其父戰死、而身

不能死、貪生逃去、可大耻焉、養息凞氏共死、而况彼兄弟者乎、今聞妾欲死而來、天下豈有毋重於父之理乎、如此輩、妾不得子之、遂不相見、因絶藥粒而没、

兄弟第九

應神天皇崩、太子菟道稚郎子、讓位於兄大鷦鷯尊、謂先帝立我為太子、豈有能才乎、唯愛之者也、奉宗廟社稷重事也、僕不足以稱焉、夫昆上而季下、聖君而愚臣、古今之典也、願勿疑云云、大鷦鷯尊對言、先皇豫選明德為儲貳、我豈棄先帝之命哉、固辭不受、各相讓不即位、太子興宮室於菟道居焉、猶讓於大鷦鷯不即位、海人獻鮮魚之苞苴於菟道、返之、令進於難波、大鷦鷯亦返令獻菟道、其往還、鮮魚再餒、太子曰、我知不可奪兄志、豈久生而煩天下乎、乃自死焉、大鷦鷯聞其薨以驚、從難波馳到菟道慟哭、太子蘇生相語、明年正月、大鷦鷯尊即天皇位、仁德天皇是也、

清寧天皇五年、天皇崩、皇太子億計王、讓位於其弟弘計王、不肯、百寮大會、億計王取天皇之璽、置之於弘計王之坐、再拜就臣位、弘計王固辭、億計王固讓焉、弘計王乃聽、而未即位、世稱其能以實讓焉、明年正月、弘計王即天皇位、弘計王者、顯宗天皇也、億計王者、仁賢天皇也、

稱德天皇時、信濃國水内郡人、刑部智麻呂、友于情篤、苦樂共之、勅免其田租終身、

嵯峨天皇讓於皇太弟、詔曰、太弟與朕、春秋亦同、朕雖乏知人之鑒、與太弟周旋年久、太弟之賢明仁孝、朕之所察、仍欲傳位於太弟、已經數年、今果宿心、宜知之、太弟避坐跪言、臣以闇劣、流派天潢、昔屬世危險、自謂不免於禍、會逢聖明、更同再生、幸莫大焉、又何所望、而陛下殊弊泰茲儲宮、然身有大馬之病、不堪承祧之狀、屢語右大臣、戰戰兢兢、得到于今、而今復以大賚、俯授愚蒙、心魂迷惑、不敢承勅、帝不許、仍答曰、今日以前朕過太弟如子、今日以後過朕亦如子耳、太弟奉表、帝不聽、太弟即位、即是淳和天皇也、

中納言藤公信逝、其兄齊信恤其孤、且行追福、嘆曰、常曰我雖無子、以後事託彼、則足矣、豈圖彼先我後、而我為彼勞後事、

源義家與清原武衡家衡戰在奧州、其弟義光時為左兵衛尉、宿直禁門、聞奧州亂、奏請辭官職而東、不許、乃解弦囊殿上、潛馳赴奧州、歷日到奧州、義家相見喜曰、不意之會、恰如先考之再生、我幸得良副、則得武衡家衡首、不可疑焉、

奏下疑脱請

木曾義仲軍敗時、莊四郎高家屬樋口兼光、高家兄曰莊三郎忠家、在義經之麾下、遣使高家、勸其來降再三、不答、高家遂報曰、其既仕義仲無貳心、今臨其敗亡豈忍乞降哉、若從阿兄之言、而失志士之義、則所以殞家聲也、亦非辱阿兄乎、其唯先登死戰耳、忠家壯之、而以爲彼不違其言、與使他人害之、不如我自當之、及戰高家爲兼光前騎、果如其言、忠家進馬與高家戰、相抱墮馬、遂與從騎共捕之而歸、請義經、義經感其志操赦之、

鈴木重春龜井重清、共熊野士也、重春爲兄、重清爲弟、兄弟共從義經於西海、有戰功、及平族之滅、重春歸熊野、重清陪隨義經、嘗艱難、赴奥州、今春重春思義經舊恩、且爲問重清安否、密出熊野、間行到奥州、先逢重清、重清曰、泰衡有貳心、我君之命在旦暮、我可死節、兄係遠境之人也、可早去也、重春曰、我頃歳雖索居、何忘舊恩哉、且其棄汝、豈苟生而包恥哉、義經聞之、勞其志、感其義、而勸其歸去、重春不肯、固請而留、厥明難起、而兄弟共戰死之、

承久合戰時、武藏國人增尾種直、携弟春榮童、入洛屬官軍、宇治之戰、春榮爲高橋家次被擒、種直被疵、不能救之、既而官軍敗、泰時令家次護群囚東行、春榮在其中、種直不堪哀憐、追及伊豆國、請家次曰、我是春榮兄也、願許一相見、則同死焉、家次曰、令囚逢人者一禁也、然同胞者不准他、其遠來之志、不可拒焉、且我子戰死宇治、春榮容貌與我子惟肖、故我太憐之、萬一得赦、則我養之爲子、猶視亡兒、我意如此、故許令汝相見、種直悅、家次入告春榮、春榮曰、我兄戰陣被重瘡、想其必死、今欲見我者、他人之僞言也乎、家次出罵種直曰、汝何僞之甚、可速去、種直泣曰、豈非眞同胞者、可遠來同就死地哉、眞與僞、則相見而自顯、家次曰善、於是家次呼春榮、春榮辭焉、家次引之強相見焉、春榮指種直曰、彼我家僕也、種直曰、我傷而不能救汝於難、故以我爲怯、而耻爲兄弟乎、我爲雪其耻、遠來欲同受誅、汝何不顧言哉、春榮曰、汝不忘舊恩、來于此、其志可以喜焉、然我死在近、可仮汝遺言老母、汝早歸傳之、種直曰、汝猶以我爲僕乎、然則我先自殺、以明我不僞嚮者、仮見囚之法、脫刀以附衛卒、乃請家次求刀、其心中之切形於色、春榮見之遽改容敬屈、謝曰、我悲兄之坐誅、而爲救其死、強忍吐無禮之言、今何隱之、唯願大兄宥恕前言、未畢、兄弟相泣、家次及衛卒嗚咽垂涙少焉、家次謂種直曰、鎌倉驛使至、不可令群囚越管根足柄、然則春榮之死在今日、卿其歸鄉、種直曰、彼猶幼、願以我代之、則爲大幸、家次曰、悲哉言也、然春榮之名、既載囚簿、達鎌倉、無如之

何種直曰我長不能救幼弟之為囚虜今又見其死而何面目而獨歸郷哉實不能以我代彼則幸許同誅於此家次曰此是可任意種直乃呼其從者與春榮共傳遺言於老母而死期既迫驛使馳來曰依鶴岡別當懇請赦輕罪囚七人春榮其一也家次大喜種直春榮幸免家次守前言養春榮為子携種直共入鎌倉謝之

北條義時卒後泰時分義時采地與庶弟所其自領十之一二少於庶弟政子聞感之諭泰時曰善哉卿之清廉也然為家嫡者其所領太少恐其用不便如何泰時曰泰時為國之執政何利其用乎諸弟固可憐之政子垂淚嘆賞其志

盗襲越後守北條朝時名越第時泰時在幕府議事聞之即馳馬到朝時第時房等群士亦從焉朝時之他不知冦盗之入其留守者拒之捕凶徒者多泰時使從士先至聞其平安半途而歸平盛綱諫泰時曰閣下身負重任縦雖國冦先馳使監之而可使臣等拒之況於穿窬之徒乎何輕馳駕自視之哉臣恐世人有倉卒之譏也泰時曰汝言然矣他聞同胞之家有冦束手徒見誰不譏之然則在重任何益矣朝時遺冦也自他人見之則為細事我同胞而所思不異建暦承久之戹難盛綱低首無對三浦義村在

側聞之垂淚感其友愛之情

楠正行欲赴八幡與高師直戰臨發嘆云故判官身死留我護君王畢竟皇運不可開也然則我亦死而顯忠義報君父而留正之正儀可以護君王而待時變若愁生而病死則非我志也衆皆不能重言正行再諭曰我家士為魁者三百八十六人誰不欲從我戰死哉然我有所思故既定從我者百人各書其姓名其餘二百八十六人從正之正儀留守千劍破城是我死後之遺忠也衆皆曰唯命也正之曰存於衰運之朝何為哉我必從大兄死耳此言不變春日靈神照鑑正行聞其誓言向正儀曰汝不留則為父不孝而為兄不悌我言不易八幡大神鑑察正儀垂淚不答而留焉

朋友第十

稱德天皇時信濃國水内郡人倉橋部廣人出私稻六萬束償百姓之負稻免其田租終身

和氣清麻呂依道鏡之怒配於大隅國藤原百川愍其忠烈割備後國封二十戸送充於配處

淳和天皇時安藝國佐伯郡人伊福部五百足同姓豊公若櫻部繼常等所耕作田各三十町已上貯積之稻亦各四萬束已上並立性寛厚周旋困乏往還粮絶風雨寄宿

之輩、皆得頼焉、詔各叙一階、

源俊賢、爲藏人頭四年、其行事能愜叡慮、至任參議、勅問俊賢曰、誰代汝可勤職、汝其擧之、俊賢奏曰、備後介藤行成、可也、詔曰、彼猶候地下、何可超次登庸乎、俊賢曰、進善退惡者、帝德之明也、如臣所見、可堪此職者、無如行成、陛下何厭地下之列哉、天皇曰、汝言直也、乃擢行成、補藏人頭、

畠山重忠、逢讒而被捕、既而逢赦歸秩父、梶原景時、白頼朝曰、有人告臣、謂重忠恚非重罪而爲囚、謀叛、今其族皆在國、不如早除之、無使滋蔓難圖也、頼朝大驚、召小山

朝政、下河邊行平、小山朝光、三浦義澄、和田義盛、謀征之、朝光進曰、重忠、其性忠直、心有明斷、彼爲囚者、以神人之訴也、豈有恨闕下乎、臣顧不謀叛矣、先遣使者詰之可乎、頼朝即命行平曰、汝與彼善、往問之、彼無叛狀、則可伴來也、行平馳到武藏國、而問重忠、重忠艴然曰、我何恨而爲逆乎、二位公、能知重忠之心、不疑之、想就讒者之言、佯使卿誅我也、我不幸爲讒者被辱矣、而欲自殺、行平執其手曰、卿每言、知誠不知僞、行平仕君、而誠亦不與卿異、若實誅卿、則豈爲僞度乎、二位公以我與卿善、問之、是知卿不有叛心也、重忠莞爾、相伴詣鎌倉、重忠憑景時、謝無叛狀、景時曰、卿無叛、則可献盟辭、重忠曰、某雖不肖、而仕在勇士之列、若以盜財貪貨受虛名、則爲恥耳、以兵事遭流言、則勇士不恥矣、但源家勃興之後、重忠雖不挾貳心、今遇此殃者、命也、允盟辭者、爲姦佞備之、重忠自墮地爲男以來、未嘗有心與言違、是二位公之所能知也、卿早傳告之、景時有恥色、而告頼朝、頼朝列重忠行平於坐、欣然共談世事、遂不問前事、重忠悦、於是特賜劔於行平、賞其功、

源實朝、詣鶴岡、命長江明義、三浦義村、爲隨兵之左右、義村讓明義曰、卿爲長者、宜列左、明義曰、卿有官職、且爲三浦介之良嗣、何讓乎、相讓不已、實朝聞之感曰、善哉、汝等

能爲禮讓也、義村年壯、猶有後榮、明義既老、宜列左以爲子孫之眉目、明義遂列其左、

三浦泰村被殺後、結城朝光、自下總來鎌倉、謁時頼曰、朝光、爲義村泰村二代之舊知、朝光頃日若在鎌倉、則泰村濫不可受誅戮之恥矣、而愚思舊之族、吐述懷之言、時頼聞之、感其無私、

細川高國、信讒殺香西四郎左衛門、香西弟、柳本彈正、欲歸丹波而叛、託言於嵯峨夜漁、而出京、故無知其叛心者、柳本與同僚高畠甚九郎甚睦、故惜別、往告密謀、且勸其同意、高畠曰、卿不忘舊縁、臨難告別、然君恩不可忘焉、我

不白密事、而令卿到丹波、是為卿存昵友之義也、事顯而臨戰、則我為先鋒射卿、是不忘君恩也、相泣而別去、

柳本彈正、起兵於丹波、圍山崎城、陷之、城主藥師寺備後守、奔高槻城、其弟與土留戰、與柳本有外親之好、柳本棄戈進曰、與土降矣、與土曰、汝不知乎、忠臣不仕二君、唯自殺耳、柳本不忍殺之、而護送於細川高國陣、

豐臣秀吉、居墨股城時、為信長、說降濃州宇留馬城主、大澤次郎左衛門、携之謁信長、信長密謂秀吉曰、大澤者、齋藤龍興干城也、今雖降、然異心復生、亦不可計焉、不如殺之、秀吉曰、赦彼、則來降者多矣、殺彼、則無來降者、然則臣

微功不能成矣、願枉宥之、信長不聽、秀吉歸舍、密招大澤、曰我欲脫汝、汝信我來此、然變將至、汝質我而早逃、乃脫佩刀而任其所為、大澤乃拔刀擬秀吉、擁之、逃入已城、秀吉歸墨股、由是秀吉之約信聞於世、望風者多、

本朝言行錄卷四終

明治十五年三月十一日版權免許　六月出版

定價[illegible]二十錢

著述人　林　恕

以文會社長

出版人　石川利之

東京神田區美土代町三丁目十八番地寄留

土屋弘　著

皇朝言行錄

附：巡鑾日記、枕上閑課

東京加藤鎮之助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刻
大正六年（一九一七）訂正增補

據東京加藤鎮之助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刻

大正六年（一九一七）訂正增補影印



邦家之基

題辞

大正六年五月
八十五叟
正二位久元題





序 

一撮之土。積爲千仞之山。涓滴之水。萃爲萬頃之陂。蓋小者大之始也。余嘗讀國史。其一言一行之微。苟關人倫名

教。可以景仰欽慕。可以感奮興起者。隨而錄之。自備省覽。頃者修爲四言韻句。以示塾童。固謂涓滴之水。一撮之土耳。然讀者由是感發其忠孝

之心。以此事君。以此事父。以此施諸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則安知一撮涓滴之小不異日爲千仞萬頃之大乎哉。慶應三年龍集丁卯上元之

日

和泉　土屋弘撰





訂正
増補 皇朝言行録巻之一

和泉 土屋弘 著

君道第一

神武盛德　醍醐温顔

神武天皇承神聖之統、奮東征之畧、不數年而掃蕩妖邪、恢廓丕業、遍偃武敷文、光宅區夏、以開萬世之基、人皇之祖、盛德大業、至矣哉、

措之君道第一、其意深遠、

醍醐天皇嘗曰、人主威嚴外見、非所以使下盡言之道也、以故每群臣奏對、温顔接之、務導忠讜、以求啓沃、

開言路在此實事、

仁明慶雲　仁德炊煙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正月、太宰府上言、慶雲見筑前、公卿表賀、敕報曰、朕司牧寰區、化謝豎幽、其將何以當之、語不云乎、百姓寧輯、風雨調和、此亦瑞已、而慶雲非瑞也、自今而後、群臣其又勿奏符瑞、

我邦不甚言祥瑞、此敕盖塞其源也、

仁德天皇一日登臺、見人家炊煙稀疎、知百姓困乏、乃躬節儉、除課稅、賑窮困、比及三年、復登臺望見炊煙稠起、喜謂后曰、朕既富矣、又復何憂乎、后曰、屋漏衣敝、何謂富、天皇曰、民既富、則朕亦富也、未有民富而君貧者也、

屋漏四字在后言中、而不可不感泣、

大矣哉言、萬世之標準、

孝德懸鐘　朱雀張絃

孝德天皇嘗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皆所以廣詢于衆也、自今懸鐘設櫃、使諫者得恣奏、

朱雀天皇政尚寛仁、議者或以為過寛、藤原忠平嘗從容奏之、天皇曰、朕聞之、政猶調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絶、朕若嚴急、下民何堪焉、

寛而栗々、守亦不可缺、

文德愼赦　一條愍寒

文德天皇盡心政事、明察如神、雖善惠民、而不數赦、嘗曰、赦、先賢所謹、數赦、則民不畏罪、

去年集議有此問答、宜斷以此詔、

一條天皇冬夜乍脱衣、藤后侍側、問曰、今宵寒威殊嚴、何遽如此乎、天皇曰、天下飢寒者甚衆、朕聊欲驗之躬耳、

此心足以御宇内、

村上老吏　堀河王民

村上天皇一日召老吏、密問曰、當今與延喜之朝、得失如何、吏曰無異、天皇切問再三、吏曰、賤愚下吏何知、唯覺主殿寮多費燎燭、率分堂生草耳、盖謂劇

務至夜、祖入少輸也、天皇悟、自是益加勉勵、

堀河天皇臨御日久、而天下之事、皆決於白河法皇、不能總攬乾綱、然留心政事、諸司奏案、夜必覆視、有可疑者、御批、再令商議、嘗謂左右曰、普天之下、皆王民也、遠民何疎、近民何親、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四海之事、是大患也、卿等有聞、告而勿隱、

高倉賜衣

三條抑權

高倉天皇一夜聞婦人哭聲、使人問之、曰妾主婦素貧、製一衣極艱、今新製朝服、而為盜所劫奪、欲再製之則力不能、辨妾無辭以反命、是以泣、其人還報天皇惻然曰、朕聞堯民以堯心為心、今朕不德、使人為盜、是朕之恥也、乃召女子問其色樣、賜中宮御衣而遣之、

後三條天皇躬行節儉、御扇用檜柄藍紙、炙青魚頭塗以胡椒、以充御膳、初在東宮、見藤原氏擅權、心甚不平、及即位、痛抑其權、不受牽制、勵精圖治、紀綱大張、天皇欲傳位東宮、居院決政、然去位未幾而崩、藤原賴通嘆曰、我邦不幸、莫甚於斯、大江匡房謂教化

被世、可比隆於兼和延喜也、

訂正增補皇朝言行錄卷之二

和泉　土屋弘　著

君道附錄

賴朝書廳　時賴巡國

姦雄能知利害故循亦唯因宜然耳

源賴朝征陸奧出羽平藤原泰衡乃至國府大書其德曰國法一切仍秀衡之舊勿得更革於是召諸州事者問知其戶口阨塞復流民賚老人放俘囚禁鹵掠取糧於上野下野毫不累土人

北條時賴陽為遊僧周巡諸國訪民疾苦行抵攝津

舉一二以示警固勵人之一法然平生之事不副之則徒勞矣

難波浦日晚投宿屋壁傾頹有老尼獨居詰朝躬親爨炊進飯時賴視尼不慣賤役怪而問之尼潸焉垂涕曰我家世食斯邑不幸門戶殄瘁遂為人所矯奪孤栖貧困無路依訴時賴審其言暨歸復其舊邑自餘所歷之地察問辨知隨其善惡以行賞罰不可枚舉也繇是郡國守宰人自修飾風化歸淳

家康如神　氏康不測

平心虛氣論之賴朝以下不足相方較之

德川家康為人沈毅有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處事必規百世之後其事朝廷恭順殊至

漢土諸英雄亦未見其比失在欺孤兒寡婦然勢不然則天下不定矣比之豐公之於織田諸孫罪猶輕云爾

以鎮護王國為己任其為政務養士氣開言路防巧倖浮華之習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屢託游畋以問民疾苦

北條氏康為人沈毅不測剛柔兼濟威重自持能等禮節而錄功不略卑賤其用士老少適器其子弟雖非嫡嗣皆給俸充用有功則進故其下畏而愛之人人自奮願為效死

長親泛杯　義弘視木

德川長親定西參河而東參河猶屬今川氏親永正

此句賤更誠實

三年氏親與其將北條長氏率大兵來攻八月圍岩津長親將五百騎赴救謂其騎曰衆寡不敵如何衆請前決死長親曰汝等世盡忠我家而我未能厚報今亦為吾決死吾深愧之因以大桶貯酒泛杯數十自飲一杯瀉餘瀝桶中曰事急不暇觴各人交就飲之衆感奮夜渡矢矧川襲敵軍大敗之氏親長氏遁去

人君之美

里見義弘勇而慈仁愛民其築岡本城也自巡視有拔木道側題和歌就視之諷郡宰福原信濃貪殘剝

在能悔過

民之狀也乃召信濃按治得實褫職放之百姓悅服稱義弘曰萬年公

家康士風　龍伯民俗

小之一身大之宇宙間皆然

德川家康嘗欲官一士問之士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臣家未知其如何家康拂懌曰汝宰我家務在訪人材材者豈肯附權勢哉如汝所言則知恥好義者將曰趨柔媚夫恥與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從滅昔酒井正親以神谷某不禮己也謂我曰彼真可用者因請倍其俸正親為公忘私奬勵士風

能畏識者之嘲而不求兒童之譽便是真男子

汝輩何不類焉

島津龍伯留意治道務節儉國分城門茅茨粗埴有司請曰城門甚陋不可以視外賓請易茅以板龍伯曰他邦來者其人賢乎則屬意民俗汝等患民之不富勿患城門之陋

德川固鋋　鈴木犯禁

有國有天下之器自別焉

德川家康少與武田氏連兵後講武備多取其法或說曰武田之箭必甘其鋋使中人而難拔也請倣之家康顰顣曰忍哉孰非天下之民因令曰德川之箭

千古名言

必固其鋋使中人而易拔也

家康在參河有犯禁者二人其一亡子囿其一網于濠皆被拘繫牙兵鈴木久三欲諫之未有路乃故矯令取池藥鯉煮而食之他日家康觀於池守者告故家康大怒欲手斬久三久三入張目罵曰噫暗主以禽魚易人惡乎得為天下主家康大悟拋刀而入遂釋前二人召久三褒之後語人曰直言之功愈一番搶（犯敵者賞可倖犯君者罰不可測也）

政宗寬容　家康遠慮

伊達政宗晚留意民事待下以寬屢託田獵問民間疾苦察吏胥勤惰嘗曰國之設監察本要知臣下善惡以賞罰之今也徒以鉤訐摘發為能事未聞舉一善人是豈可謂盡其職哉其下犯小過微罪者大率被寬容由是人々樂為之用云

用人者在全局

德川家康嘗諭諸臣曰夫介冑之習如鋋衣纓之習如金金可以為虛飾鋋可以為實用國家將衰必有喜衣纓之習者建立新法務其華飾是大蠹也我家法度皆與祖考耆舊議深謀遠慮期其無弊勿有所

孟子專論此意以戒人君今人乃欲廢孟子是愚人君也其罪大矣

變更警之刀鍛鍊一成傳之子孫子孫各異好尚數附治則乃終不可用矣

清康與梲　秀忠舍箸

德川清康幼聰達每見舊臣訪古今成敗憑膝捋鬚以為樂或問其何在聞其死若戰沒輒痛悼焉嘗當食受謁呼衆前之以其所御梲飲之酒衆不敢清康曰人生等耳或為君或為臣分可隔情可隔乎強注之皆露醉退

德川秀忠聞宗族功臣之喪雖燕樂必變容隕涕其

出行既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行漏刻報期秀忠方食舍箸而起曰信不可失也

民無信不立政唯在此一字

氏康黜陟　家康賜予

北條氏康攻擊四方往々以身當敵有大創數十而常用心政治察吏貪廉而黜陟之關東諸國倚安焉嘗與武田晴信會晴信問河越戰畧氏康曰是非吾功也綱成等忠勇所致耳其不伐如此故士民皆以廉讓相尚趨君事如歸及其卒也無不哀慕焉

德川家康既老諭將軍秀忠曰獎節義擯輕薄愛士民信賞罰賜予勿濫濫則士怠用人勿偏偏則國危國之有臣猶木有枝也枝偏大則蹶其根猶鷙鳥有爪翼也愛其爪翼所以期搏擊臣之用舍豈可不重哉

義經名馬　信長佳鷹

屋島之役平宗盛憾失源義經令能登守敎經率精兵射之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輒仆敎經豎菊王來欲斬其首嗣信弟忠信射殺菊王扶兄還營義經親視嗣信枕之膝問所欲言嗣信曰臣自出陸奥已委

身於君代君而死死且不朽獨不覩君殲敵為憾耳義經泣曰我殲敵在旬日而不及籌女勞嗣信肯謝而絕是日鎌田光政亦被箭死義經請僧葬光政嗣信于高松賜以名馬一軍感泣

織田信長既定尾張美濃徙居岐阜會有獻佳鷹者信長卻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未暇遊獵也

志大矣

家康容言　親忠勵精

德川家康在濱松召三士人命事其一人留請曰臣兼聞政有白出一疏于懷獻焉家康使其讀而聽之

求言知渴、不知是則誰言

毎條輙稱善、讀畢謂之曰、爾後有所見、勿憚其言、其人頓首出、本多正信侍坐、啓曰、彼何輕率也、且其所言、無一可取、君何褒之、家康曰、否、吾褒其志也、且褒無可取者、則可取者至矣、

德川觀忠居岩津、勵精爲政、常謂其老臣曰、先考嘗謂、養一士、多於獲一邑、然混忠邪、濫賜予、則徒費民力耳。

東照增邑　早雲除課

德川東照召近侍數人、同日賜食邑、皆萬石、而安藤

難矣哉

帶刀受須賀、爲五千石、後東照問諸侍曰、汝等皆萬石侯矣、爲政何如、成瀨避坐頓首曰、臣等受恩、皆萬石、唯帶刀獨五千石、東照大愕曰、吾以須賀爲萬石也、汝等勳勞一也、祿豈可差等、然而直次不形于辭色者、十有餘歲矣、不亦良乎、即日命增邑、并計五千石十餘年、租賜之

北條早雲略伊豆也、會父老豪傑、諭之曰、吾聞人主視民猶子、民視人主猶父、是古之道也、及世之澆季、武人貪殘、剝民自逞、而爲奢、取困斃、吾甚憫之、吾以

往々以爲偶然、敢有不平之言

羈旅、來司收是邦、吾爲汝、爲君、汝爲吾、爲民、生相爲君民、是豈偶然哉、吾獨願我民之富足也、自今著令減租税五分之一、除諸雜課、諸將吏違令虐民者、聽民自來訴、衆皆悅服、爭欲爲之用、

信長渡水　氏鄕吹火

織田信長城于九條洲股、令族勘解由守九條、木下秀吉守洲股、齋藤龍興在井口城、謂將士曰、洲股河漲、信長未能來援、吾欲以此時攻九條、乃率其將稻葉牧村等攻九條、九條告急信長、信長即赴援、河不

君臣處置俱眞

如失體面、而體面卻在此、然不可與病人語、

可渡、信長曰、吾寧溺死、豈可坐視乎、乃鞭馬亂流而渡、全兵從之、時既夜、九條城將爲先鋒、擊走牧村、與稻葉鬬而死、池田信輝佐々成政識稻葉聲、交刺于暗中、斃之、讓其首、不取、柴田勝家取之獻曰、信輝成政讓首不取、臣謹獻焉、信長褒賞三士、凱而歸、

蒲生氏鄕爲人俊邁、有大畧、用兵嚴整、正部曲、信賞罰、尤愛士、常同勞佚、嘗饗士卒、手帨裹頭、自吹火、燀湯、其待士率如此、故士卒咸樂爲之用、精勁冠諸侯、

政循祖法　不欲更改

不起一利、而除一害。

洞見千秋、然舊法不可改、其弊不可不急改。

德川家康善守舊制、其在參也、政事一循祖法、無所變更、其取甲也、修武田氏索、其莅八州也、用北條氏索、但田祖並輕於舊、故民之歸焉、如流水、

家康嘗曰、凡天下之亂、起主將縱欲、而宰臣專權也、浚民膏血、盈之府庫、目曰能臣、是為君蓄怨耳。且恃才。能。者、必以舊法為迂拙、動欲更改之、武田上杉今川大内氏所以衰亡、皆由於此也、

常惧驕奢　未嘗懈怠

家康嘗諭諸臣曰、凡所謂忠者、豈獨忠於德川氏、乃忠於天也、吾亦忠於天者也、故天授之以大柄、然驕奢怠惰、以虐生民、則天將奪之矣。故吾主岡崎、慮隣國攻守、主關東、慮三道治亂、定天下、慮四境安危、未嘗一日懈怠。夫折衝禦侮、以守王國、武臣之職為。然武臣而遺武、是窃其職也、可不惧乎。

訂正增補皇朝言行錄卷之二終

訂正增補皇朝言行錄卷之三

和泉　土屋弘　著

父道第二

天皇著書　將軍育孤

聖謨不繁而足

宇多天皇傳位於皇太子、且自著書以誡新主、其畧曰、愼喜怒、明賞罰、莫從婦言、莫用小人、訪治於有識、求道於六經、

一小兒耳、

德川家康一日獵于中泉、息清見寺、有一兒捧茗而出、問其名、僧曰、甲斐人土屋惣藏之孤也、惣藏事武

而一見知之、亦是神識、

田氏殉於天目山之難、家康喜戲歸、謂世子曰、吾與汝以一口護身刀拉兒併之、後賜名忠直、常侍世子、

秀忠忽怒　高德乃蘇

名分嚴而天下不僭、

德川家光為世子、在西城、城濠多鳧、次子忠長手發銃獲一鳧焉、以示夫人、夫人悦甚、命宰之、既宰、秀忠入饗焉、曰、阿國所獲也、阿國者忠長幼字也、秀忠悦啖之、問曰、且何處得之、具對以實、秀忠吐哺、怒曰、何得此大怪事、謂西城誰所居乎、乃罪其從者、

兒島高德陣熊山、賊兵來攻、高德以十餘騎當之、被創墜馬者二、賊兵馳來斫之、高德從子和田範氏杉崎範家赴救扶載而歸、創甚幾死、父範長勵之曰、在昔鎌倉權五郎為敵射中其目、不拔矢三日、索射已者遂殺之、今汝小傷而委苶若是、何能任大事、高德乃蘇、曰速扶上馬、出決戰、範長乃以餘兵十七騎

父父、子子、

突進、賊兵遂退、

元就折箭　家久斷纓

毛利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一如其子之數、乃手自糾為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

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此矢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人各敗、汝等銘心勿忘、次子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元

不和、唯是爭私意、

就悦以為然、顧餘子曰、宜從仲兄之言、

龍造寺隆信以兵三萬攻有馬義純、義純請援於島津氏、家久將三千人赴援、子豐久從焉、年甫十五、臨戰、家久為被胄、斷纓餘曰、使敵謂我兒決死、吾雖入

以義方、

泉、豈不怡懌、若軍有利、幸而不死、吾為汝解其結、及戰已克、乃解之、

義詮此一事可比劉先主、

簡而不瀆、於盡古今術矣、

義滿兩父　良基一清

足利義詮臨終、召細川賴之曰、我遺一子於卿、幸能輔之、又召義滿曰、我遺一父於汝、謹勿違其教、賴之由是、深思輔導、夙夜黽勉、至以廢寢食、親選士之才兼文武者、薦以充師友、

橘良基歷任五州、毎罷歸、不載資財、常教子孫以潔已、其子在公問治政之要、良基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

訂正增補皇朝言行錄卷之三終

訂正増補皇朝言行錄卷之四

和泉　土屋　弘　著

臣道第三

小碓征夷　　實盛報君

日本武尊一名小碓、景行天皇子也、少雄傑、及壯容貌魁偉、力能扛鼎、會東夷多叛、天皇欲征之、問可為將者、群臣不知所對、小碓奮曰、熊襲既平、蝦夷又叛、如此而不已、何日得睹太平、臣請行矣、天皇持斧鉞授之、令吉備武彥大伴武日從行、遂入蝦夷、

蝦夷震慄、面縛請罪、因俘其梁帥、蝦夷遂平、

源賴朝起兵東國、義仲起兵北陸、壽永二年四月、平氏以維盛等為追討使、將兵十萬、入北陸道、齋藤實盛謂大庭景尚曰、平替源興、盡降木曾、景尚曰、以與衰變節、若人言何、實盛曰、我徒以試子耳、入見宗盛曰、越前臣鄉也、古曰、衣錦歸鄉、臣今老矣、唯有一死以報君耳、君盍賜錦直垂、臣衣以歸、死有餘榮、宗盛憫之、如其言、既而與義仲大戰于砥並山、平氏軍敗績、大庭景尚自呼而鬪、義仲曰、名士也、麾騎逆之、景尚斬十三騎、被劍自殺、衆悉退、實盛獨留戰、敵將手塚光盛呼問其名、實盛曰、只取我首、獻木曾公、公知我也、進薄光盛、從騎遮之、實盛攫之、光盛救之、三人相搏墜馬、光盛遂刺實盛、獻頭於義仲、告其狀曰、單騎衣錦、其語東音、義仲曰、無乃實盛乎、召兼光視之、兼光曰、是也、義仲曰、吾知其年高、今髮黑者何、對曰、實盛嘗與臣言於東國、曰、白頭從軍、吾將涅我髮、否則難以伍壯者矣、蓋踐其言也、乃洗其頭、頭髮皆白、義仲泣曰、吾幼孤、為此老所鞠育、使其來歸、將父事

（頭注：是左傳中之人）

之、乃重恩就死、可不謂義士乎、收尸葬之、

高德入館　　泰時詣墳

後醍醐天皇在笠置也、兒島高德與父範長欲赴援、聞笠置陷、乃止、已而聞天皇西遷、謂其衆曰、吾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且見義不為無勇也、我將要駕奪之、衆奮從之、伏舟阪山而待、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乃間道至杉坂、則駕已過矣、衆乃散、高德悵恨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天皇有所言、而不得間、於是夜入帝館、白櫻

（頭注：千秋不磨）

毎看覺新

樹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旦日護兵聚視不能讀也。乃奏之。　天皇熟視之、欣然、心知有勤王者也。

此以全局既失食可削

北條泰時不以權勢自異、常與諸將吏直幕府。逮老不懈、當夕不就寢也。每詣賴朝墳、拜于堂下。或曰、盍上。曰、將軍在時、吾未許上堂。死將軍乎。

眞幸獨守　　親次夾擊

桶峽之役、織田信長既斬今川義元、諸城皆解散。獨鳴海守將岡部眞幸堅守。信長使人說之降。眞幸曰、

以城易璧、況君首乎

苟返主公喪、則致城。信長義之、送義元首。眞幸乃致城退。

知義知兵、道雪紹運之亞。戸次道雪、高橋紹運

島津義弘與大友氏構兵、攻下諸城邑、獨栂牟禮及岡不下。岡城將志賀親次以驍勇聞。閉城堅守。其友某說曰、國中皆叛、子獨守孤城、何為哉。親次正色曰、子非吾故人耶。當以忠義被勉勵。乃反說降也。其友愧謝、請同守城。時兵僅三百人。敵兵來攻。親次設伏險要、縱兵邀戰、佯走者三。敵以為怯、悉衆而進。伏發、親次鼓譟出城、夾擊大破之。

通治剜腹　　久三遮敵

延元中、生居通治從皇太子守金崎城。賊兵來攻。通治防之、面血戰數刻、被創氣索。乃與衆三十二人剜腹而死于戰處云。

美方原之役、德川氏大敗。追兵既迫。鈴木久三郎曰、願賜君軍麾、臣留死於敵。君宜乘間走。家康曰、吾豈忍棄汝獨生乎。久三憤然曰、君亦何迂。直奪其麾、遮敵馳。家康得間達濱松城。流涕曰、惜夫失一佳士。少焉久三返謁。家康驚喜。

比片倉景綱更嚴

元忠辭爵　　信長更衣

豐臣秀吉與德川氏和也、秀吉進德川氏諸將領官爵。鳥居元忠以為是秀吉假朝爵結納我輩也。乃辭曰、臣關東野人。創痍之餘、不便跪起。豈任衣冠哉。後秀吉使羽柴勝雅以女妻元忠子忠政、因養為子。元忠曰、臣兒不可使有二君。亦辭之。

正親町天皇使立入宗繼及磯貝久次齎密旨赴尾張、因賜信長以御用合香。舘道家氏、信長獵歸過道家。道家告以故。信長乃沐浴更衣、出見宗繼。宗繼宣

達勅旨、信長謂宗繼曰、夫天子天下之君、宜召共其職焉、而今反辱使命、加以寵貺、吾何以堪之、當藉天威、以夷凶徒、不日入朝、因自調食、以享二使、既而入京師、召村井貞勝島田秀滿等、諭之曰、應仁以來、天下大亂、王室衰微、宮闕隆廢、凡居王土為王臣者、誰不嗟悼、信長夙有脩擧之志、兵亂倥傯、延而至此、今畿内粗定、當修禁内以安帝座、雖然亂後興役、不可急迫、恐擾民情、宜以漸成之、乃留木下秀吉守京師、而歸遂畧近畿諸國、

朝陽鳳鳴、

成瀬邀戰　横田脱歸

長久手之役、成瀬正成獲一甲首、時年十七、家康奇之、命留麾下、既而前軍不利、正成欲邀戰、其圍叩馬曰、君已有首級功、可以已矣、正成怒曰、惟當進斃敵而已、畏死忘義、非人臣之節也、圍人猶攣轡、正成益怒、以刀斧擊之、家康望見曰、是壯士死所、須從其意、圍人乃縱轡、正成直馳衝陣、奮戰卻敵、後家康擢為隊將、曰、正成長久手之戰、不愧老將也、

武田勝頼、使岡部與行守高天神城、徳川氏攻之、與行被獲、城陷、裨將横田尹松力戰脱歸、勝頼欲賞之、曰、脱歸被賞、在君為濫、在臣為冒、固辭不受、

好脱歸、

信房望後　正勝襲虛

長篠之役、武田氏大敗、馬場信房留拒、將死、息于丘、望後而立、眞田兵部在傍、睹兵來衆、請往焉、信房曰、且安之、少焉曰、可也、主君已踰猿橋矣、徐下丘而死之、

名士可惜、

足利義滿遊明光浦、楠正勝謂家人曰、今賊魁出游、吾將襲其虛、乃率兵發千劔破、山名氏清伏兵于平尾、待之、伺其過、齊起擊之、正勝陷伏、苦戰數合、以衆

寡不敵、遂收軍入千劔破、後義滿贈書招正勝、正勝對曰、我家世守忠義、莫有二心、且吾幼奉父祖遺訓、享不義富貴、視息於人間、不忍為也、義滿乃遣畠山義深攻之、義深絶其糧道、城遂陷、

覺而止者、

正成擁銃　近正献書

徳川家康攻二股、遭甚雨、不克、内藤正成（稱四郎左衛門）居守、軍夜還弗得入、本多忠勝敲門、而號焉、正成在樓上、命擁銃鑽燧、忠勝走而白之、家康乃單騎踵門、呼曰、四郎左、我還也、於是縱炬諦視、然後開門、

郅君章、

快出在汶上之上

德川氏臣石川數正送款於豊臣氏又誘其部將松平近正近正怒不肯曰使者再來斬之因獻其書家康厚褒近正

清正酌酒　　景綱啜茗

家康不以此時害秀頼明矣而清正云云未免與淀妣同見

德川家康在京師也招見豊臣秀頼淀君不肯遣北聽使加藤清正及淺野幸長促之二將因啓曰臣等以死守郎君必無慮矣片桐且元亦自京師馳還苦諫之淀君乃遣秀頼既會家康南鄉坐關東將士及諸侯伯擁衛左右秀頼北鄉坐二將在其後饗畢清

正曰淀君遲歸請辭矣家康使其女壻池田輝政賜酒於二將既罷扶秀頼出獻酒賀焉歸其邸出短刀于懷泣曰吾今日聊報太閤之恩矣

豊臣秀吉既滅北條氏徇陸奥伊達政宗往謁于會景綱從焉秀吉悦自點茗賜政宗及景綱從容言欲封景綱之意景綱辭曰臣受主恩久矣不能拜命秀吉義而許之

信世知恩　　有信辭命

三成而有此臣亦一朱温之王彦章也

小幡信世仕石田三成有寵關原之役軍敗見捕家康召信世詰三成所在對曰臣頭可斷主居處不可告也家康曰義士特宥之信世出直入一僧家曰吾石田氏臣小幡助六也躬為囚分誅戮不圖今日遇寛宥然偷生受辱不如死也願死後埋吾屍伏刃死寺僧以聞家康為歎惜焉

島津龍伯降豊臣秀吉其臣山田有信猶守高城龍伯遣使命致城退有信不肯再諭之曰汝不速致城君臣義永絶矣有信不得已而退秀吉嘉其忠封之肥後天草有信辭曰若以其地為寡君之邑臣則拜

秀吉不奪蓋以有此諸臣

命若以臣列君之近臣臣死且不拜命秀吉不能奪而止

加藤戰狀　　鳥井首功

秀吉晩年漸昏

加藤清正從朝鮮還小西行長石田三成譖之秀吉不許見乃歸第竢命時京畿大風霾地大震伏見城頽壓死數百人清正曰吾寧犯罪不可坐視乃從卒二百入省秀吉秀吉與夫人席地而坐目清正呼其幼字曰阿虎若來何速清正因前訴寃畫地而語陳其軍勞秀吉顧夫人曰彼肥沓丈夫今至自朝鮮何

黨且悴也。乃命守其門。一日秀吉召見清正。推問海外戰狀。泣下曰。阿虎襁褓育於我。乃類我也。遂愛遇如故。

沓掛之役。鳥居元忠有首功。德川家康賞之以功狀。辭曰。功狀者游士所以藉口也。臣矢不事二君。莫用功狀為也。

三河士皆眞然。此類恐過眞。却瀆賞典。

大助倉外　信綱囊中

大坂之役。城兵大敗。秀頼乃自觀月樓徙入園莊倉中。眞田幸村子大助隨其所之。衆諭之曰。舊臣且有

逃者。子客將之子。盍出走。對曰。我父命吾必與右府偕死。終就倉外。藉稾而坐。不食者一晝夜。見秀頼死。乃自殺。時年僅十六。

過父遠矣。

德川家光為世子時。松平信綱為近侍。家光嘗見屋上乳雀。命近臣往捕之。屋係秀忠燕室。衆莫敢往。乃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綱勉強應命。夜潛緣屋索之。失足墜庭中。謋然有聲。秀忠提刀。夫人執燭而出。見信綱。問其來由。對曰。臣覩雀兒愛之。竊來捕也。秀忠曰。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秀忠

童兒而介于石。所以起出。

怒。內信綱於巨囊中。而緘其口。懸之柱曰。汝不首實。不許出。信綱自囊中爭之。徹旦。旦日秀忠出視綱。夫人憫信綱志。而慮其飢。私呿囊口。以餒餡之。復緘其口如初。日中秀忠入復詰之。終不改辭。夫人固請而縱之。秀忠目送焉。謂夫人曰。孺子能如是。後必羽翼我兒。果如其言。

師賢諷詠　正成感激

藤原師賢少好學。不以榮辱經心。元弘元年。後醍醐天皇圖誅北條高時。謀泄。高時遣兵遷　天皇。

天皇逃。如笠置。師賢從。天皇命詐為　天皇。適延曆寺。以綴賊兵。既而僧兵知　天皇非眞。相率而散。於是師賢與藤原隆資等逃入笠置。笠置陷。與藤原藤房等扶　天皇出奔。路被捕。師賢在配所。每念及君事。未嘗不涕泣。自誦曰。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日何時。葅醢轘裂。非所患也。時時諷詠自遣。明年十月病薨。

松柏後凋。語動人。

後醍醐天皇在笠置山。北條氏遣兵來攻。天皇下詔四方赴難。莫復應命者。天皇憂迫。適得夢兆。召

看萬遍、唯覺新、

楠正成正成詣行在、天皇使藤原藤房言曰、討賊之事、朕一以託汝、因命座問計、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斃、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擧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蔵相摸、較於智乎、則臣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少挫折變其志、陛下苟聞正成未死也、則毋復勞宸慮、乃拜辭還、實元弘元年八月也、

信蕃忘家　重政走敵

德川氏攻武田氏、宂山信良叛降德川氏、駿河諸城皆解走、獨田中守將依田信蕃不下、先是德川氏數攻信蕃、不得志、至是使人説之降、對曰、吾知守城而已、不知他事、乃使信良以書諭之、既而信蕃出歸甲斐、德川氏招以厚祿、辭曰、吾赴國難、未暇謀家、

全節有終、於出與田昌幸之上萬々、

織田信雄與豐臣秀吉搆兵、瀧川一益爲秀吉誘降蟹江留守前田種利、種利二子長種定利守前田下市二壘、山田重政守大野壘、二子皆降、遂招重政曰、汝母在蟹江、不聽則殺之、重政答曰、吾知受命守城、不知其他、豈傚公等人面獸行乎、一益迫以兵艦、重政投炬燒而走之、敵轉赴下市、又擊走之、信雄與德

覺一益非人、

川氏來援、拔前田下市、走長種、斬定利、大賞重政、

正則東軍　宗清西行

豐臣右府起兵於大坂也、福島正則在江戸、其子正勝在安藝、正則遙戒其老福島丹波尾關石見曰、汝輩輔我兒、以應西軍、莫以我為也、右府而成事、吾死不恨、丹波欲從命、石見爭之曰、吾儕之於主公、猶主公之於右府也、吾儕何可禍主公哉、遂擁正勝、會東軍、

平氏西奔也、三位頼盛在京師、頼朝以書召之、且曰、携宗清、蓋平治之亂、宗清生獲頼朝、當斬、既而憫之、因池尼請、遂得宥死、池尼頼盛母也、至是頼盛即東行、宗清不肯從曰、臣非不辨禍福、獨不愧西海諸公舊僚乎、乃送頼盛至近江、辭而西焉、

恥之於人大矣、

米村義氣　福島朴强

米村權右衛門大野治長臣也、爲人剛強有義氣、大坂之役、城陷、治長自殺、權右衛門受遺言、匿其少女、發覺被捕、至江戸、吏訊曰、大坂城中庫藏貲財幾許、對曰、不知也、吏曰、汝修理寵臣、何謂不知、語稍侵之

快男子、

忠直如此、故多得直臣

權右衛門方伏、忽蹶起罵曰、我主在城中、唯議軍事、而不言金錢、其部下誅斫陣擒敵、而不違其他、吾何得與知、且城中戰敗、首領猶不保、貲財何爲、若戰勝則至將軍佩刀、皆我輩之有、貲財不求而自來、今日裂口拔舌、妄言貲財有無、家康聞之歎曰、吾欲得如米村者、令傳右兵衛常陸也、特宥之、後權右衛門仕淺野長晟、置治長女於京師、厚撫之、其祿仕蓋亦爲之耳、

福島正則臣福島丹波爲人朴強、正則重之、給祿二

萬石、後藤基次之去黒田氏也、正則欲召用之、使丹波言之、基次對曰、必三萬石則敢委質、丹波復命、正則掉頭曰、舊功如汝、猶二萬石、何況於彼乎、丹波薦之曰、願君聽彼所言、臣亦以是得名、是非獨基次之榮、亦臣之榮也、不聽、

公平之見

二士守節　四將決志

武田信玄攻野田也、野田城屬徳川氏、菅沼定盈與松平忠正堅守、敵蒙竹楯用鑿甲車、外城陷、乃退保内城、既而定盈忠正力窮、請出城自殺、以免士卒、信玄許之、

比出城、伏起被虜、囚于長篠、誘降二人、不屈、初奧平道文・菅沼正貞・菅沼刑部置質於濱松、而叛降甲斐、於是請歸二人、以易其質、信玄乃使人來言、家康許之、嘉二人守節、加其采邑、

徳川家康征上杉景勝也、石田三成等起兵於大坂、諸侯伯會大坂者四十餘人、爲應援者三十六國、乃議引軍東下、令增田長盛遣使伏見、諭鳥井元忠曰、大兵東下、將先攻伏見城、城本豐臣氏之有也、子棄而東、誰誹議之、吾受内府眷顧、又與子親善、故相告

也、子速決計、元忠與三將答曰、我知受君命而守、不知聽他人令而走也、足下誠念寡君之顧乎、則宜見勉勵、今乃示以走路、殊非所望、徳川氏不乏於人、而我輩特受此任、固決志於死、雖有百萬敵、不敢逃避、請速來以試我鋒、使者再至、有刀而已、

關西男子、關東男子、東西映發

主馬辭祿　重成願死

關原之役、小早川秀秋在松尾山、觀望兩端、徳川氏促之、乃自後襲西軍、其老臣松野主馬怒曰、主公何爲此不義之擧、小早川氏所未嘗有也、終不肯戰、後

秀秋、以內應功、食備前美作、主馬羞食其祿、去匿京師、

大坂後役、德川氏潛使人招木村重成、重成不應、其女兄夫猪飼某劇病歸鄕、重成遺書及物訣之、曰、城中近狀、無復足觀、諸謀議、皆決於母氏、我輩所陳、一切不聽、天下永為家康之有、可知也已、家康與僕有舊、使板倉伊賀數招僕、僕受先君命、以屬嗣君、而懷二心、心所不安、故雖無一所聊賴、且因循在此、特願速戰死、復何言哉、此刀僕所常佩服、經數十戰、未

嘗蹉跌者、今以贈公、幸愛護之、役重成與井伊直孝、戰於若江堤而死、

忠勝謹答　蘭丸不言

井伊直孝、酒井忠勝、松平信綱、板倉重宗、並在政府、和而不同、外間疑其有隙、告之將軍家光、家光怒詰忠勝等、忠勝謹答曰、臣等和於公議、而不和於私事、所以政無私曲、苟公私共和、依違無所爭、則何能致公平之治、家光大悟曰、理宜然、然則告者妄也、忠勝曰、非妄、彼陳其所見耳、

匆歎、

森蘭丸仕織田信長、為近臣、嘗奉刀在側、刀鞘黑髹、有欵紋數十條、蘭丸潛料記其數、一日信長集左右近臣、撫其刀謂曰、有能暗射中鞘上欵紋數者、乃與此刀、衆爭射之、不能中也、蘭丸獨默不言、信長問故、蘭丸謹對曰、臣嘗料記其數矣、是以不敢、信長悅、賜以其刀、

正信辭封　祐清重恩

本多正信為閣老、家康嘗欲增其封、辭曰、臣叨恩眷、而無矢石之勞、加之封土、誠不自安、願以其賜臣者、

益養材武、以鎭平天下、而臣得送老於其間、何既若之、遂以二萬石終、

平維盛與源頼朝戰、大敗還、伊藤祐親欲從奔為天野遠景所捕、因于三浦氏、初頼朝之流伊豆也、寄伊藤祐親家、以事相惡、遂欲殺頼朝、祐親子祐清密告之頼朝、頼朝因得免、於是頼朝召祐清、欲報其德、祐清固辭、以嘗受平氏厚恩、請去從之、頼朝義而許之、

池田辭祿　成瀬諷馬

池田市郎兵衛、以勇聞、初游諸國、窮甚、寺澤廣高招

幸村父子無定操。然知恥而決死、亦不失為勇士。

之給祿四百石。黒田長政細川忠興聞之、皆以三千石招之。辭曰、臣鎣為寺澤公所知、恩不可負也。廣高益重之、與祿三千石。市郎兵衛辭曰、臣豈論祿多少。唯感君眷遇之厚、故敢委質。今已受一邑、衣食足矣。過之以往、非所望。況無功加祿、臣深恥之。終辭不受。

豐太閤嘗覲成瀬正成、請馬壯之。問其祿、曰二千石。太閤曰、若仕於我、予五萬石。他日言之家康、家康命正成往拜焉。不聽。強之則欲自殺以自明。家康乃為辭之太閤。太閤笑曰、吾素知其如是、所以欲獲焉耳。

真田匿山　　渡部歸舍

豐臣右府起兵也、真田信尹從在東軍。東照公使之入諭幸村降之。幸村信尹姪也。幸村答曰、關原之役、臣父子屬西軍、以寡兵抗大師。及敗遁逃、伏匿山野。右府不以臣陋劣、拔臣以數千兵、使將一面。是知臣也。士為知己者死。臣死不能負焉。信尹復命。再遣說之曰、苟降則封以信濃、世世毋絕。幸村曰、為我謝公。臣一死報右府、不知其他。有如東西弭兵、臣當寄食叔父耳。不然則雖受日本之半、而不能奉命矣。願叔父勿復來也。

事實人物可置之左傳中。

源賴政與子仲綱等舉兵據園城寺。其舊臣渡部競居平氏第後。衆欲呼之與偕。賴政曰、毋以為也。彼不呼而來者。平宗盛聞賴政走、使人闞競在焉、乃召見之、問曰、三位逝矣、汝何以不從。競佯答曰、臣近與三位有隙、故不相聞知也。宗盛誘以厚祿、競佯喜從之。因言新圖報效、獨患無馬。宗盛與以所愛駿馬。競乃歸舍、結束騎過平氏門、呼曰、渡部競源家舊臣、何能改處仕仇敵哉。今將赴援三位。何不要擊。平氏莫敢出者。遂至園城寺、仲綱大喜、截馬鬣尾、烙記宗盛二字、夜使人驅入之平氏第。馬入廄與他馬相踶齧。一第驚騷、宗盛憖恚。初仲綱有名馬、宗盛數請借之、仲綱弗肯。賴政懼、令仲綱許之。宗盛借而不還。大會客而出其馬、烙記仲綱二字、曰騎仲綱、曰鞭仲綱。仲綱與父言而憤之。至是報之云。

田道踰浪　　日香抱頭

垂仁天皇命田道間守往常世國、求非時香菓。今所謂橘也。田道間守泛海、遂至常世國、得非時香菓八個、歸

忠臣遠役、未復命而君死、千古有遺哀、

歸時天皇既崩、田道間守奠香菓于陵前、白曰、臣萬里蹈浪遠往絶域、纔得全軀命還、而宮車晏駕、不得復命、臣生何益、遂號慟而絶、聞者莫不隕涕、　景行天皇哀其忠誠、葬之伏見陵側、

古之人古之人、

難波日香蚊仕大草香皇子、　安康天皇信根使主之讒殺皇子、日香蚊抱皇子頭、二子各持一足、呼曰、天乎、吾君無罪而被殺、吾不忍俾君無使令於地下、三人遂自刎、衆為流涕、雄略天皇十四年、事覺、根使主伏誅、勅求日香蚊後、賜姓大草香部吉士、

與高橋紹運聞東鎭西古今相映、

三浦守城　村上登樓

三浦義明為源頼朝守衣笠城、畠山重忠以三千騎攻之、義明年八十九、力疾上馬、欲親戰、子義澄等止之、時有傳頼朝敗死者、義明謂義澄等曰、源公有勇略、非一敗而死者、女輩宜索而從之、吾老矣、不能行、當止死於此、義澄等請扶行、不聽、城陷、義明死之、

元弘之亂、護良親王入芳野、築城守之、賊大兵來攻、外城已陷、親王親戰數合、退入内城、與左右酌酒、慨歌、村上義光鎧被矢如蝟、來跪曰、賊勢強甚、城不可支、請假大王鎧裝、臣詐稱大王死、大王宜乘間出走、王曰、與汝同死、何忍獨逃、義光厲聲曰、圖大事者惡得此言、起解王鎧、王顧曰、卿精忠易世不忘、義光乃易鎧裝、登譙樓、子義隆來、欲偕死、義光曰、亟去、為王拒後、勿徒死、義隆泣訣、義光望王去遠、大呼曰、皇子護良自刃、汝等行將為天兵所誅、視以為式、乃劃腹抽腸、擲于壁而斃、賊四集、斬其首、解去、義隆單身留鬪、斬數卒、被二十餘創、入竹叢中、潰腹死、親王終獲免、時義隆年僅十八、

此事毎讀不寒而栗、

二人同死　一士獨憂

越後中太能景、源義仲家士也、　養和天皇西狩、義仲入京師、為亂、源頼朝發兵討之、初義仲強通攝政基房女、及軍敗、入其閤内、久不出、能景曰、敵已迫矣、何眷眷於一女子乎、我不忍視將軍之醜、自潰腹死、津波田三郎亦諫死、於是義仲遽攜兵而出、

此時信越多壯士、恨所事非其人、

織田右府幼放縱、平手政秀驟諫之、不聽、政秀憂懣曰、吾受保傅之託、而不能匡救焉、何以立於人間哉、遂自殺、右府驚悔、自咎、屏居不出、為建佛院、名曰政

死諫如平手、亦罕比、

秀寺、忌日必詣、輒自矢曰、吾徒悔亡益、當改過勵行、立大功於天下、以償前失耳、於是益講武事、警備隣國、

大伴赴敵　杵淵報讎

雄畧天皇九年、大伴談奉詔、與紀小弓等討新羅、兵敗死、之從者大伴津麻呂與談相失、既而聞其死、大呼曰、吾主巳死、何爲獨生、慷慨赴敵而死、

眞日本人

杵淵重光事富部家俊、養和元年、家俊從城資永、擊源義仲、戰于横田河原、家俊爲西七郎廣助所斬、先是重光以讒見黜、不得從軍、至此聞其戰死、直馳入陣中、望見廣助、呼曰、汝非西七郎耶、汝殺吾主、我竟不汝貰、進而搏之、墮馬、輒斬其首、因抱家俊頭泣曰、臣得罪家居、不得從軍令、敵已授命、請少慰冥魂、言既上馬、左手提首、右手揮刀、大呼曰、杵淵重光爲主報讎、盍來決死、敵兵爭進、重光縱横奮戰、殺數十人、身被數創、不能復戰、乃擲廣助首、持家俊首、馬上貫刀而死、擧軍驚歎焉、

悲壯淋漓

茂右衛門單歩　博麻獨留

市川茂右衛門、鳥居元忠臣也、關原之役、元忠守伏見城、爲西軍所圍、鳥居氏臣在關東、相率赴難者四十餘騎、茂右衛門亦在其中、既而聞西軍扼關津、乃稍稍途歸、獨茂右衛門不肯歸、單身徒歩而西、又聞關津檢佩刀者甚嚴、乃拋刀道傍佛寺、祝髮爲行脚僧裝、剃痕隱然、關吏怪之曰、汝果僧、當誦佛經書梵字、茂右衛門夙嘗寓佛寺、略解浮屠之事、應聲書字誦經、筆畫有法、音吐琅然、吏以爲眞釋之、既達伏見城下、西軍環守、不得入、乃詣敵營告以實、請從主于城中、辭氣愿款、聞者感動、縱入城、無幾城陷、元忠戰死、茂右衛門殉之、

忠孝之朴實者、最能感人、

齊明天皇七年、救百濟之役、大伴部博麻爲唐兵所虜、土師富杼等欲還奏無衣食、博麻謂曰、僕請賣身以充公等衣食、富杼等因之遂得還奏、博麻獨留於唐幾三十年、持統天皇四年、從新羅使還、天皇嘉其忠、授位賜布粟田宅、免三族課役、以顯其功、

蘇武有愧色、

宗廣佛名　清丸神敎

延元中、結城宗廣率陸奥兵、來援王師、船至天龍洋、

光氣撲千秋、

遇颶、船艦四散、宗廣漂七日、達安野津、會病瀕死、有
僧來訪曰、死期逼矣、唯唱佛名、儻有所遺囑、傳諸貴
息、宗廣將瞑、聞之挺起、笑曰、我生七十、何遺念之有、
但不得滅賊而死之為憾耳、願以我言傳之賤子、勿
以供佛為勿、以稱名為速、斬賊首懸之墓前、言訖、拔
刀逆持、切齒而卒。

孝謙天皇素敬宇佐神、及嬖僧道鏡為法王、宇佐廟
祝希旨矯奏、受神勅曰、令道鏡登位、天下太平、道鏡
聞之、稍懷非望、 天皇乃令和氣清麻呂往奉幣、宇

萬古赫々、

佐、賛神教、臨發、道鏡按劍曰、使余得大位、有厚賞、否
則有劍耳、清麻呂既還、奏曰、神教我朝天日之嗣、必
立皇統、道鏡何者、敢亂天位、宜早誅除、道鏡大怒、奪
其本官、改名穢麻呂、流大隅、使人殺之於道、俄雷雨
晦冥、受命者猶豫不發、會勅使來免、參議藤原百川
愍其忠烈、割邑與之、 光仁天皇踐祚、竄道鏡於下
野、召還清麻呂、

俊政割腹　　家貞瞋目

錦織俊政為判官代、與足助重範等、從駕于笠置、城

惜不使之加中興諸將之列、

陷、將士崩潰、俊政奮厲曰、奉詔討賊、義當死報、逃
將安往、乃袒肩力鬭、矢竭刀折、遂與其子及衆十三
人、割腹死。

長義中豐明節會、群僚將辱平忠盛、其臣家貞與子
家長、衷甲候于階下、源師俊叱去之、家貞瞋目曰、主
君有戒心、以備非常、衆不敢發、忠盛亦以詭計免焉、

樊噲之流、

茲俊火祠　　正成殉國

櫻山茲俊、備後人、元弘之初、聞車駕在笠置、楠正成
勤王、乃首率其族、城本國一宮、以應之、衆殆七百餘、

遂畧國中、將攻安藝、既而聞笠置陷、正成死、兵皆散、
茲俊知事不成、乃詣吉備津神祠、先刺殺妻子、火祠
而自殺、從死者二十三人。

義烈矣、何不待時、

足利尊氏舉九州兵東上、新田義貞軍兵庫、飛書告
急、朝廷震動、 後醍醐天皇命楠正成往援義貞、正
成奏曰、尊氏新舉九國而來、其鋒甚鋭、我以疲兵格
鬭、無他奇道、其敗必矣、為今計者、陛下復幸叡山、召
還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內、絕其糧道、則賊兵
日散、我兵日聚、於是夾攻之、可一戰而破也、義貞之

不忍讀、況下筆乎、

許。蓋亦出此顧慮人言耳。戰道非一。要歸於勝。願朝廷再計之。諸公卿皆然之。獨參議藤原清忠不可曰。賊雖衆盛。不過如前役。王師有天命。宜防之外也。天皇從之。正成退。謂其子弟曰。事已至此。何必抗議。與弟正季子正行等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正行時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内。誡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歲。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慎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使我之

族隷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舊址。以身殉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天皇所嘗賜寶刀授之。訣別。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涕而去。正成乃至兵庫。率手兵七百。陣于湊川。與賊兵五十萬血戰十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而正成心不欲生。乃走入湊川北民舍。坐釋鎧。身被十一創。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為。曰願七生人間。以滅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耦刺而死。正成年四十三。宗族十六人。從士五十餘人。悉死之。菊池武重在義貞軍。使弟武吉來視湊川戰狀。會正成且死。不忍去。亦死之。時延元元年五月廿五日也。

重次進藥　忠光絕食

德川家康嘗患疔危篤。臣民憂懼。本多重次造枕請曰。臣嘗患此疾。有一醫治之而愈。君請命焉。家康曰。毋爲也。吾已決死矣。重次懣曰。君自絕命。臣請先焉。乃趨出。家康驚。命左右止之。重次不顧。強而率至。家康曰。汝何得此言。吾頼有汝曹焉而瞑也。汝曹宜全

軀撫循子弟。以保我家。汝何得此言。重次泣曰。否否。臣不欲生也。臣近視甲斐將士喪其首領。折腰於我門。情狀可羞。今臣喪主。公亦將如是也。臣少從軍。面目創。手足缺。一跛癃翁耳。特以主公眷顧。頗為人所畏。主公一瞑。鄰國四襲。我子弟沮喪。不支事可知矣。當是時。臣彷徨支吾人。將指曰。彼跛癃翁何無耻之甚。臣故寧速死。不欲生也。家康曰。然。吾能從汝意矣。汝亦能從吾意。為吾忍恥乎否。重次曰。君苟聽於臣。臣豈敢違。乃召其醫。醫曰。宜灸。重次手灼艾進藥。

何得不哭、

智伯猶有豫讓、況平氏乎、

其夜疔潰而瘥、重次喜極而哭、

藤原忠光事平氏、及平氏滅、忠光欲報讐、會鎌倉有土木事、源頼朝莅焉、忠光嵌魚鱗于眼陽、為助雜役徒、竊謀頼朝、頼朝見而怪、執之、懐匕首、曰、平氏臣忠光、謀為故主報讐、乃囚於和田義盛家、忠光絶食、飲月餘死、

鎮種寡兵　良忠多力

余往年鎮西之遊、最慨然於此地、

立花鎮種為大友氏守巖屋城、島津忠長・伊集院忠棟攻之、鎮種勵士卒拒戰、殺傷過當、二將使新納藏人、遂言城中曰、君盡守禦之術、以寡破衆、其武亦多矣、今大友氏既衰、九州盡屬我、而君猶守孤城、非計也、何不議和、謀富貴也、鎮種登櫓應之曰、我荷大友氏殊遇、見衰背之、義所不忍、豐臣氏援兵今將至、公等之死可立而待矣、公等亦將棄舊主乎、士衆時成功易、臨危守節難、我寧為難者而死、二將又使莊嚴寺僧往說鎮種、不答、二將知其不可降、盖兵四面齊攻、二十餘日、城乃陷、鎮種自殺、城兵無一人逃者、

殿法印良忠、元弘初、從駕笠置、笠置陷、天皇御六

僧而如此矣、

波羅、良忠謀奪之、不果、被捕、北條仲時使吏言曰、天子且不能、子等舉事抑何粗、且聞子圖援我第謀奪、天皇、非冀之罪、不容誅、良忠輒答曰、天下之民孰非王臣、拯主于難、何為非分、仗義討賊、誰謂之粗、辭氣奮激、無所屈撓、仲時欲加刑、或止之曰、宜留以引黨與、乃付吏閉之幽室、良忠多力、夜潜破戸逃去、

三左自首　義忠揚足

初忠在此、忠亦多方哉、

關原之役、浮田秀家大敗、從騎皆散、獨近臣近藤三左衛門・黒田勘十郎從焉、秀家聞封内已失守、乃航海、如薩摩、依島津氏、三左衛門乞秀家佩刀辭去、詣本多忠政、佯謂曰、吾浮田氏臣也、主公度不免、既自殺山中、因献其刀、乞宥其孺子、忠政聞之家康、家康命附三左衛門於忠政、歲餘事露、島津家久為請哀家康、家康特宥其死、流之八丈島、召三左衛門詰之、三左衛門白實請死、家康嘉其忠、賜祿千石、為麾下士、勘十郎終仕島津氏、

石橋山之戰、大庭景親與弟景尚先進、源頼朝召岡崎義實、問孰當彼兄弟者、義實薦其子義忠、義忠受

命而退、召僕家安曰、我欲為主公死也、女全身而歸、語之我妻子、家安不肯歸、曰、郎君年二十、乃能為主公死、臣年六十、焉不為郎君死、乃從而進、義忠遇景尚、搏而伏之、呼從者、未屬而敵人長尾為宗來援、時夜黑大雨、咫尺不辨、義忠曰、上者景尚也、景尚曰、上者義忠也、為宗進摸其鎧、義忠揚足蹴之、急刺景尚刀不脫室、為宗弟定景亦來、義忠終被殺、家安死之

奸老僕、

調伊大呼　聖秀作色

欽明天皇時、調伊企儺副紀男麻呂、問新羅之罪、軍敗見執、伊企儺不屈、新羅人拔刀逼露其臀、使呼曰、日本將啖我臗脽、伊企儺大呼曰、新羅王啖我臗脽、王大怒、遂害之、其子舅子抱父屍而死、其妻大葉子在虜中、作歌自痛焉、歌曰、柯羅俱爾能、基能陪你陀致底、於譜魔故幡、比例甫羅須母、耶魔等陛武岐底、

快罵震千秋、

新田義貞攻鎌倉、安東聖秀自極樂寺軍還、則府第已灰矣、憤激曰、百年之跡、何無一死節乎、下馬將死、其從女為義貞妻、贈書招降之、聖秀作色謂使者曰、吾婭士家女、何為此無恥之言、而義貞亦不可止

俠骨可想、但未知名義、

之也、以書握刀割腹而死

正成横尸　昌辰截鼻

楠正成敗於兵庫也、足利尊氏遣使謂曰、足下以寡敵衆、忠義絕倫、宜全身退兵、正成笑答曰、大丈夫功成、則垂名竹帛、不成則横尸草野、今戰敗兵疲、死報天恩之秋也、欲使一家人還鄉、道路無恙、是足下之惠也而已、

公事何敢評之、

織田信忠合兵圍高遠、城屬武田氏、城將仁科信盛與小山田昌辰固守、信忠使辨士入說曰、孤城抗大敵、韲粉可待、苟出降、以為上將、增其邑、昌辰曰、吾報先公正在今日、若何為者、敢來誘我乎、乃執截其耳鼻放還之、

八字可傳八千歲、

秀吉垂泣　長年決意

明智光秀弑織田右府也、豐臣秀吉方與毛利氏搆兵在備中、秀吉得其報、便引兵上途、兼程疾行、既至尼崎、發哀斷髮毀形、使人周告諸將曰、明智光秀蔑棄洪恩、敢行大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憤也、秀吉義不與光秀共戴天、悉發領國之兵、自將至此、願與

不負義、不失機、何事不成、

北溟表極是雖功、

諸公梟豎子以弔先君之靈於是大戰于天王山光秀大敗與十餘騎走向坂下至小栗栖土兵四起搶刺其肋墜馬死秀吉乃奏捷朝廷徇光秀首京師梟于本能寺去信長薨日僅十有三日矣

後醍醐天皇逃隱岐至名和港令源忠顯登岸問土豪可倚者答以名和長高忠顯乃踵其家家方宴忠顯直入傳詔長高未答長重進曰人之所重名而已矣今忝受　帝者自託事無成否皆足以揚大名於天下長高乃決意計奉　天皇于船上山令長重等

五人擐甲走迎　天皇欣然長重被薦于甲背負　天皇登山藉木葉進食長高欲移舍粟于山募村民能運一擔者賞錢五百一日致五千餘石乃盡燒其宅率百五十騎以護行在因樹植柵列扉為垣氏高造布旗數百煤印近國諸豪章識張之山上明日佐々木清高以兵三千自山前後來攻望見旗章不敢進我兵蔽林而射斃敵一將八百騎乃來降清高在山後未之知也更兵急攻會日且入大雷雨長重長生乘而疾擊擠賊于谷殲千餘人

仲兼善得一人亦奇

清高單舸逃去　天皇授長高左衛門尉兼伯耆守賜名長年子弟拜官有差

仲賴交刃　忠元彎弓

源仲賴事藏人源仲兼壽永中源義仲攻法住寺殿仲兼等防之戰敗而走仲兼從士有加賀坊者以其馬驕悍不能控制易仲兼馬騎之為追兵所殺馬蹶血斷道側仲賴見之以為仲兼既戰死回轡大呼曰主君既死吾何用生為射斃三人斫殺二人又搏一人交刃而死

偉男子、

豐臣太閤攻島津龍伯龍伯降其臣新納忠元不肯降憤慨說龍伯曰秀吉蹂躪我城下如行無人之境不及今加一矢使薩摩男子盡為婦女臣聞曹操以百萬衆蔑視吳蜀而有赤壁之敗田單以莒即墨二城卻燕二十萬兵悉復舊物今敵方窘於九尾之隘我以精兵據險與之持久則彼勢屈不戰自潰願君委臣以興復之任龍伯不從秀吉嘉忠元忠召見賜薙刀曰汝猶能向我彎弓也對曰寡君若許臣不敢辭秀吉壯之

丹三守誼　　正行世忠

足利尊氏犯京師也、勅使河原丹三郎從新田義貞拒於大渡、以守治山崎並失守退還京師、聞乘輿已東幸、謂其子曰、臨危致命、古今常誼、我寧忍受逆賊制乎、迺與其二子返至羅城門側、剖腹而死、

楠正行數敗足利尊氏軍、遂進逼京師、尊氏大懼、乃發二十餘州兵、以高師直將之撃正行、正行與弟正時率諸宗族詣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言曰、先臣正成嘗以微力挫強賊、以安　先帝宸憂、及天下

再亂逆賊四蘩、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命歸河内、囑以收合餘燼報復國讐、臣年已壯矣、而稟性羸弱、常念不及令力戰以有待之身罹無虞之疾、上為不忠之臣、下為不孝之子、而今賊渠帥大擧來犯、是臣效命之秋也、非臣獲彼首則彼獲臣首、於彼臣生死決於此行、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隆資入奏、　天皇掲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大殺賊勢甚慰朕心、朕深嘉女世忠、今賊悉銳而來、真安危之決矣、雖然兵之進退貴於從宜、朕以女為股肱、女其自愛、正行俯伏垂泣而出、辭訣　後醍醐天皇廟、題族黨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廟壁、然後上途、既而與賊軍大戰於四條畷、正行直進逼師直、師直臣偽稱師直死、正行大喜、拋首于空而手兼者二、軍士有告其實者、正行投頭于地蹴且罵曰、唉汝亦無双國賊矣、已而曰、其勇可嘉也、自斷袖裹首置隴上、復進逼師直、相去數步、而兵士自晨至晡三十餘合、力索莫能起、正行注目於師直、勉衆前進、敵連射之、正行身被箭如蝟、乃呼曰、已矣、勿為賊所獲、與正時相刺北向

而斃、年二十二、餘兵皆自刃斃、和田賢秀、正朝弟也、獨混敵卒伺撃師直、楠氏卒湯淺者降在賊軍、識見賢秀、從後斬之、賢秀瞋眼視湯淺、湯淺慴、後獲疾死、正朝欲還奏狀、有一賊呼曰、忍獨亡乎、正朝笑而返之、賊輙走、如此者數、賊數騎至、正朝遂死於是、百四十三人悉死之、

武時授命　　行廣辭封

延元中、菊池武時攻北條英時、英時窘迫、將自盡、會少貳貞經大友貞宗率數千兵赴援、武時度不可克

乃分兵五十附長子武重、誡曰、見義授命、人臣之道、為然、汝急還國、完城聚兵、上為國家誅賊、下為乃父報讐、是吾所望於汝也、武重固請同死、不許、揮涙去、武時乃督餘兵冐陣歿、時年四十二、

氏家行廣、豐臣氏臣也、為人勇決重義、關原之役、德川氏使本多忠勝招行廣、行廣曰、吾受豐臣氏恩眷、義不敢奉命也、及事平、致城去、流寓若狹播磨之間、大坂前役、復使人召行廣、行廣辭之、後役、猶使板倉勝重諭之曰、肯來、封為十萬石矦、行廣固辭之、而潛

入大坂城、城陷、豐臣秀頼將自殺、命行廣刃淀妃、行廣乃刄淀妃而自殺、

盛綱直去　　利安竊通

臣道在此、兵機亦在此、

建仁元年、越後人城資盛反、州兵討之、不克、幕議以佐佐木盛綱為將擊之、敎至、盛綱適在門外、不入家、直騎馬而去、從士或諫其輕易、盛綱曰、昔藤原忠文征平將門也、方食、詔至、忠文拋箸而起、徑赴東國、人臣之道、固當如此、於是盛綱倍道兼行、三日到鳥坂、遣使諭之、不聽、乃進兵擊走資盛、

勇智成其忠最高

栗山利安、黑田孝高臣也、天正六年、荒木村重以伊丹城叛織田右府、孝高為右府、如伊丹說村重、村重收孝高繫獄、利安僞為賈人、如伊丹、因所識銀工某潛入城、覘獄畔、衛卒嚴備、不可近、獨獄後有隍不備、乃乘夜泅而就獄、見孝高、後賂獄卒、得數通消息、七年十月、利安從織田氏將瀧川一益攻伊丹、拔之、利安馳詣獄、解孝高、孝高瘻痺、不能起、乃令健卒負以出、孝高嘉其忠、盡為與名馬、

九郎抱石　　齊晴游海

北畠顯信據男山、高師直來攻、城兵松山九郎、多力而怯、股栗不能戰、高木十郎按刀瞋目曰、城將陷矣、汝不能出鬬、我寧交刺死、九郎乃起、抱巨石乱投、敵潰散、墜崖谷死者相枕、城因得不陷、時人語曰、松山之力、高木之用、

人主於臣民亦猶是

新田左中將奉　皇太子及尊良親王、北至敦賀、氣比氏治與子齊晴、以兵三百迎入金崎城、小笠原貞宗來攻、城陷、親王自殺、氏治殉之、齊晴走索舸、載皇太子、倉卒無楫、乃繫纜於臂、游海三十餘町、達蕪

余前年登金崎古塢望蕪

木浦嘆其壯勇且不忘生死衛太子矣

木浦、以 皇太子屬土人、曰、此異日爲日本國主者、頻汝等、謹奉以入杣山、言訖、復游還城、自刎據父屍而死、

氏明牽裾　常澄暴骸

死爭之時猶有一言可記者何脫之

大坂之役、京師流言、池田利隆懷觀望、家康怒、欲奪其封、以與其弟忠繼、利隆之老番氏明來陳謝之、不聽而入、氏明牽裾號哭、以死爭之、初氏明父大膳爲國人長湫之役、池田輝政見父兄沒、欲戰死、大膳扣馬遏之、輝政怒、以鐙踢其項、血被面而不縱、遂存其

祀、家康記之、嘉其世忠節也、乃釋利隆、

左中太常澄、長狹常伴臣也、及源頼朝起兵、常伴謀襲之不成、被殺、後頼朝詣鶴岡、有一男子、長七尺餘、厠騶從中、頼朝怪之、命下河邊行平捕之、繫簡於髻、書曰、安房國長狹六郎臣左中太常澄、行平詰之、曰、欲爲主復讐、事若不成、暴骸草野、是以記姓名爾、惟以速死爲幸、頼朝殺之、

赤心

忠吉嗚咽　重忠慷慨

德川家康質于今川氏、一日從容謂今川義元曰、僕幼離國、流寓尾張駿河、有年於此矣、願得一歸鄉里、拜掃先人墳墓也、義元許之、於是始歸岡崎、延見將士、鳥居忠吉離次進、握家康手曰、臣老矣、不能效驅馳、特爲郎君置倉廩峙糧食、郎君以此多養兵士、揚武四方、臣或保餘年、猶得親目之、因嗚咽而泣、家康亦泣、

鄭庚功爲第

承久之役、山田重忠應詔、與藤原秀澄守洲股、東兵大至、諸將望風崩潰、重忠慷慨曰、安有奉命拒賊不發一矢而退者乎、率九十餘騎、阻河戰、勁弓叢射、敵

足表名義

兵多墜水、不能進、既而賊兵麕集、重忠不能獨支、引兵而還、

竹童伏劍　夏目攬轡

湊川之役、楠正成遣家人竹童九歸河内、告戰死之狀、竹童馳歸、告狀畢、將自殺、衆皆止之、曰、死殉先主、不若生事後主、竹童乃爲從衆、其夕伏劍而死、

可不死而不得不死

美方原之役、德川氏敗績、敵兵追急、家康同馬親當之、夏目長兵衛攬轡曰、非大將死所也、挽而轉後、倒搶擊馬臀、誤汰冑、既免、長兵衛曰、搶擊主、吾罪大矣、

可以立礼

數奇之極

勿卒不失官守

亦從容

反入敵而死、

二將伏斃　　兩士駢踣

新田義貞奉　皇太子往經略北國得能通言與族通繩以三百騎殿、天大雪、行抵鹽津、與前軍相失會敵兵奄至士馬凍餒不能戰通言通繩乃與衆拔刀植地伏其上斃

大阪之役城兵大擾諸門皆破郡良列津川守久警馬表牙旗至千席舘駢跪稽首言曰臣等當死於城外顧所掌表幟先君所以傳生公五畿七道四海之

外苟有目者無不覩而識之委之敵人傳觀播弄將貽羞萬世矣故謹奉還耳良列將自殺顧謂守久曰去歲之役吾獻策欲襲敵前軍縱火牙營而公等弗聽是終天之憾事已至此言之無益因卸甲脫其母衣置之床上曰是先君之賜令而致之吾事畢矣遂割腹死其子兵藏又死、

勘十受杖　　長生負櫃

山田勘十郎前田利長臣也年十四復父讐後掌府藏管鑰利長嘗命勘十郎急持管鑰來稍遲利長怒

以德報怨於君宜然

恨賊輩不喋血死

一益他日愧其臣多矣

杖擊之流血被面勘十郎匍匐伏刀脫出室利長以爲有異心益怒再舉杖將擊之左右諫止於是勘十郎稱疾屏居及關東役作利長攻大聖寺勘十郎率手兵六十騎先登被創命從者曰及吾未絕速舁詣主公利長見勘十郎悔惜出涕曰吾負汝矣遂歿年二十、

正平中足利義詮犯男山行營車駕衝圍奔事急委神鏡于路名和長生下馬負其櫃而走敵追射長生纔免而還矢著櫃板十餘竟不能洞人以爲異焉

平右知恩　　友信赴義

筱岡平右衛門瀧川一益臣也起微賤以功擢爲隊將後違旨屏居柴田勝家聞之密招平右衛門平右衛門辭曰臣被瀧川氏恩顧今雖有小故奈何負恩無幾得釋天正十年一益與北條氏戰武藏不利平右衛門謂津田次右衛門兄弟曰事急矣我與子留死以免主公如何津田然之於是馳使一益告訣與津田兄弟冒敵陣苦戰死之一益得間脫走

武田勝賴敗入天目山也小宮山友信單騎來從友

亡國之信犬抵一歸

信初數諫勝賴、請除嬖人跡部大炊長坂調閑、又與小山田將監者、爭事、並訴將監厚賂二嬖、勝賴遂廢錮友信、友信於是赴難、就土屋昌恒言曰、君嘗擯臣而臣赴君難、是傷君之明也、然不赴、缺我義、與缺我義寧傷君明耳、因問調閑何在、曰昨逃矣、問勝資、曰亦逃、問將監、曰逃已十日矣、友信曰、唉、吾知有今日久矣、勝賴俛首而已、

彌六自屠　親光交刺

朝倉義景與織田信長戰敗、其將印牧彌六右衛門

嚴將軍之頭

爲擒、信長召降將前波吉繼、諭之令仕、辭曰、臣世受君恩、縱不能效死、忍偷生事仇乎、吉繼曰、織田公憫子、特賜采邑、子奉命可也、彌六右衛門瞋目罵曰、叛賊、我豈傚汝非人之爲耶、竟不屈、行刑者將刎彌六右衛門曰、身爲囚虜、固分死、唯死同奴隸、深恥之、願自殺、信長義之、解其縛、授刀、彌六右衛門自屠、抉腸抛之地而死、

足利尊氏犯京師也、結城親光從脇屋義助、拒之於勢多、王師敗績、乘輿出幸延暦寺、親光竊圖刺尊氏

南軍大抵數奇

獨留居京師、佯乞降、尊氏疑之、遣大友貞載察其狀、遇諸途、貞載卒然謂曰、將軍審卿送款、使僕來受降、宜俯伏如式、親光知其疑己、便拔刀斫之、貞載墜馬死、其部兵三百餘人、圍擊之甚急、親光及衆十六人力戰交刺而斃、時人甚嗟惜焉、

和田斬賊　築山死城

正平七年　後村上天皇親率軍攻京師、和田正忠楠正儀爲先鋒、擊破細川顯氏、足利義詮走近江、車駕進次男山、義詮尋以大兵來犯、正儀正忠逆拒、時

滿身盡忠赤

正儀年二十三、正忠甫十六、正忠入奏曰、元弘以來、臣宗族殆爲此賊所殲、臣今日爲國討賊、爲父兄報讐、苟不斬賊一將、則不復還謁矣、與正儀將兵三千、守荒阪山、敵驍將土岐康貞揮大刀進、正忠與鬪斬之、詣行營以聞、　天皇大褒焉、

冬嶺孤松

織田信長攻朝倉義景於一乘谷、義景敗走、築山清左衛門年八十餘、謂其妻曰、自我英林公五世雄北陸、豈可無一人死城者、乃及妻子自殺、

光氏下馬　正元入京

延元中、新田義顯同義助出京師赴越後、會令莊淨慶聚兵塞道、淨慶父嘗屬官軍者、義助乃令由良光氏往説之、淨慶答曰、臣去就與父異、不得不沮、願得部下一名士以籍口、光氏歸義顯曰、諸君從我至此、情同父子、寧我代士、莫士代我、往更告之、弗聽則齊戰死耳、光氏往告焉、淨慶不決、光氏下馬坐、曰、將帥身係天下輕重、猶欲以身代吾輩、吾其可不致命、拔刀將自殺、淨慶感歎遽止之、曰、吾寧當罪耳、開道跪伏、義助義顯撫勞而過、

疾風勁草是家傳之節

楠正元與兄正勝、遁於十津川、以爲賊竟不可討、而猶欲爲豫讓、乃潜入京師、足利氏知之、遣兵來圍、正元奮戰斬殺甚多、既而就擒、足利義滿壯之、謂曰、能改志事吾、則長保富貴、正元泫然流涕曰、南風不競、皇室傾頽、而吾儕不能扶之、死猶有餘罪、安能改慮事仇敵哉、遂不屈、

榮政瞋眼　忠勝勵聲

德川家康在岡崎也、織田右府使瀧川一益來就石川數正議和、家康許之、乃從百餘騎赴尾張、既至清洲入城門、觀者喧騰、本多忠勝時年十四、舉薙刀先驅、勵聲曰、我君來此、汝輩胡無禮也、衆皆讋服、右府出迎導入内城、植村榮政操刀而從、衛士叱之、榮政瞋眼曰、吾植村新六也、奉主人刀、何渠叱之乎、右府揮衛士曰、吾聞新六名久矣、勿怪、乃盟遂饗焉、右府賜寶刀於榮政曰、汝今日舉動、恰如樊噲在鴻門、畢饗而還、右府郊送、使林通勝等來謝岡崎、

主客双絶

右忠節

賢矣、懼不汝其族

基經遜位　忠勝當軸

攝政藤原基經、在職績密祗畏。每遇災異、屢乞遜職不得允。俞則側身修職、思答天譴。清和朝、總攬萬機、務在濟益。史稱其職人賴其慶、朝廷無事、內外肅然。特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使博士講經。時蝦夷叛、北邊騷擾。基經薦右中辨藤原保則、兼出羽權守、委以閫外之任。卒能討平之。

東照公修矢矧橋之意

酒井忠勝當軸于幕府。命造六郷兩國二橋。或疑其失險。忠勝曰、有邦者以人為城。人叛矣、何以守邦。即恃水禦人、江城不可一日守也。

不疑則無怪

德寺捕蛇　酒井增禄

經營龜山宮、既除地、見大塚內有蛇。土人相傳為地主神。事聞。帝下其議。僉謂神占地久、不可妄動。德大寺相國至、徑命發冢捕蛇、悉投諸水流。衆議乃止。

神谷某始仕未禄。途遇大老酒井忠清、避路而拜。忠清適有所念、弗之知。神谷忿、他日遇輒不為禮。家康聞其不遜、欲黜之、而無公罪。初許禄一千石、乃牒授八百石、冀其自引去也。未下、忠清請曰、如神谷者、宜增焉、不宜減。家康告之故。忠清曰、臣職冠諸士、誰敢不敬。神谷剛直不阿、是其所可任用矣。然則如之何。忠清曰、倍焉可。家康難之。於是諸老集議、竟予一千五百。神谷造忠清、感泣而謝。

重臣之重如山

兼家設儀　家康解縛

一條天皇登極之日、有司設位。忽見大極殿御牀側有血髑髏。走白攝政藤原兼家。兼家方睡不應。再言之。兼家俄為驚、問曰、儀設已成否。其人忽悟、遂不言而罷。妖亦不徵。

剛如巖量如海

平塚越中、幼有驍名。德川家康百方招之、不肯曰、公長、温言而吝賜。吾不欲仕也。後仕石田三成。既而三成敗於關原、軍吏生縛越中以獻焉。家康見之笑曰、汝向不我足。今其狀如何也。越中張目罵曰、咄。戰敗為虜、武夫之常耳。足下之幼、因於織田氏、縲絏數年。醜態可想。是之不問、而何嘲人之為。抑負故太閤遺訓、欺孤兒寡婦、以奪天下之權。足下所為、丈夫耻之。吾頭可斷、吾口不可閉。家康怒曰、無狀如此、與其一擊為快、不若留以受人間苦楚。乃解縛放之。本多

正信聞之不悦、他日從容問曰、殿下何以不殺越中、家康曰然、越中可憎者剛愎也、其勇其辨可惜矣、留以為子孫鷹犬之用、亦為不失一士耳、正信感歎曰、非臣等淺中所及矣、

右識量

投之焚之、而不能禁後世之信奉、蓋聖道之於佛、猶善之有惡、惡絶、惡存或善絶、佛在明道、而明道唯正攺而已、

物部論佛　杉田諫君

欽明天皇時、百濟獻金銅釋迦佛像、天皇大喜、大臣蘇我稲目勸天皇拜之、物部尾輿中臣鎌子奏曰、夫我國家所祭、有天地社稷百八十神、今拜蕃神、則恐致國神之怒、天皇因賜之稲目、既而諸國大疫民多夭折、尾輿鎌子復奏曰、陛下罔不聽臣言、致斯災、不遠而復、必有慶、宜遄棄佛像、以謝國神、天皇納焉、詔有司投佛像於難波堀江、悉焚伽藍

可謂大臣

使人愕然

德川忠直臣杉田壹岐起歩卒、列國老、常好直諫、一日忠直放鷹、而歸、意色欣然、曰今日之獵、從者馳騁殊可觀矣、緩急從此輩、我復何患矣、諸老皆賀、壹岐在末班、獨默不言、忠直怪問故、壹岐乃曰、以臣觀之、今日之事、可歎也、不可賀也、臣聞侍臣之從獵也、庶君舉動無常、往々與妻子訣別而出、君臣之情如此、萬一有事、誰為君用者、而君反以為可用、臣故曰、可歎也、忠直艴然大怒、侍臣伊藤某揮壹岐去、壹岐叱曰、汝少年何知直、脫佩刀、却之背後、進伏忠直前曰、君第甘心焉、臣不忍坐視國運之蹙也、忠直不答而

入壹岐歸舍待罪此夜忠直召壹岐謝曰吾過矣吾過矣我深感汝忠因手賜佩刀以賞之

悽慨之狀可想

信吾面目　　百川服心

德川家康命中山信吉傅公子賴房賴房喜任俠好奇服裝佩刀以黃金信吉數諫不聽時家康既薨秀忠聞之不懌召信吉信吉入見閣老曰殿下所以召臣者問寡君事耳以實對是彰主過也不對則欺上也進退維谷不如屏居竢罪乃趨出閣老留之不聽歸見賴房具白其狀因大諫曰臣死不足惜也獨所

憾者有三焉臣不肖不能謇諤以匡君過一也先公命臣以輔導之任而亡狀至此深負付託之意先公而在何面目見之二也左右小人迎君之惡虧損盛德臣非不知也而不能强諫之三也臣雖死遊魂不離左右願君悛之賴房大感悟直椎金裝刀脫奇服謂信吉曰自今而後吾能自新矣

改亦速所謂不遠復元吉者

藤原百川爲人忠藎嘗迎立　光仁天皇天皇因甚信任之委以服心時皇后淫縱百川奏廢后及太子群臣奏請早定儲位　天皇擇所立百川請立山部王參議藤原濱成曰王母賤不可立　天皇然之天皇意欲立酒人内親王濱成意欲立稗田親王百川瞋目曰夫儲君宜論德之高卑何論母之貴賤山部王令聞夙著天下屬望願勿他議天皇不答起入内百川勵聲曰不得聖旨臣不肯退立殿前四十餘日　天皇感其誠悃乃許之百川抵掌歡呼急宣迎親王立爲皇太子實桓武天皇也

大臣定國豈如此

長政還舍　　藤房退身

征韓之役太閤一日大召諸將會議行臺曰外征將

士久不奏功迺公不可不自往也疾具兵艦吾意決矣淺野長政進曰臣視殿下近狀爲野狐所憑爾太閤怫然扣刀跪曰謂吾狐憑有説乎無説則死長政對曰有説也饒使無説臣固不辭死且如臣等頭雖到千百何足惜乎顧天下纔定瘡痍未愈人々希休息而殿下乃興無故之師以殘暴異域使我父子兄弟暴骸骨於海外哭泣之聲四聞加之漕轉賦役之相因所在盡爲荒野當是之時殿下一擧趾則六十州之寇賊雷動風起臣恐殿下舟師未達釜山而根

剴切無比

本之地已爲他人所據、是勢之最易覩者、使殿下有平昔之心、豈有不察於此、不察於此、故謂之狐憑耳、鄙語曰、鼈欲啖人反啖於人、殿下之謂也、太閤益怒曰、狐乎鼈乎、吾且舍之、以臣罵君、不可舍也、將拔刀斬之、前田利家蒲生氏鄉在傍、斜睨長政曰、可去矣、長政乃徐起還舍、待罪數日、有上變者曰、肥後賊梅北擧兵取佐敷城、太閤大驚、急召長政謝曰、吾甚慚於汝也、命汝兒幸長爲大將、往定肥後、

後醍醐天皇既滅北條氏、寖倦政、游宴自肆、徵求珍異、壇谷高貞獻千里馬、天皇出觀之、以爲祥瑞、藤原藤房諫曰、天馬毋用於平生、近日賞罰無信、工役繁興、文臣內諛、武臣外怨、而姦雄窺釁於其間、天馬之出、焉知非亂兆哉、天皇變色、入藤房驟諫不聽、遂舍官遁去、天皇驚、使追之不及、

漢文同見、而有君臣之別、所以異治亂

親眞極諫　信形直言

大友義鎭少好畋獵、性麤暴、數手刄人、嘗作太刀長四尺餘、其傅入田親眞諫曰、此刀雖大、所斃不過數人、夫人君鋒刄之利、有銛於斯者、仁慈以撫民、德惠以勸衆、上下輯睦、闔國悅服、以此征國、何國不服、以此陷陣、何陣不摧、此之謂人君之鋒、若夫逞意一劍、徒事斬伐、此匹夫之勇、非主將之任也、義鎭大怒、遂誅之、其後驕暴滋甚、老臣臼木鑑速吉岡宗歡等憂之、條其過失、諫之、義鎭悔悟、自是兇暴頗止、

武田晴信初荒耽酒色、不恤政事、又喜文雅、常延僧徒賦詩、老臣患之、不得見、板垣信形稱疾不出、潛招詩僧學爲詩、信形性敏捷、不數月能之、一日出陪詩筵、求題賦詩、辭理可觀、晴信大驚、授以新題、立成、晴信大悅、信形因大諫曰、詩賦固可喜、然嗜之則廢事妨務、往者京兆君以亡道、遂致廢黜、今君驕恣、抑又甚焉、今而弗悛、必踐覆轍、臣直言犯顏、甘就顯戮、晴信感悟、遂勵精爲政、

右諫諍

保則名世之才而其德如是可敬可慕

保則米糧　　門成笞鞭

藤原保則為備前守、風化大行、吏民畏愛、號曰父母、時安藝盜憑險劫奪備後調絹、逃過備前、問逆旅主人曰、此邦太守政績何似、對曰、府君化民專用仁義、一邦之人盡為廉潔、具語及其治化本末、盜色忽變、終夜歎息不寢、向曉馳詣府門、叩頭自首、云小民無狀、略奪備後官絹、請服罪、保則召盜語曰、汝知向善、竟非惡人、即與米糧、贓絹移之備後、備後守小野喬查悦、為赦之、盜遂為善人、其以德化人率類之、

寬猛有時俱歸治、苟能治而民戴之、不可以為酷吏

丹墀門成為丹波介、土民暴戾、舊號難治、門成莅以猛政、廳前笞鞭為堆、數年部內大治、後遷大和守、摶擊豪右、無所回避、境內肅然、百姓戴之、

婉而嚴

泰時出償　　藤綱還錢

北條泰時當路於鎌倉府、清廉率物、諸將士贈賄有致奇珍便不悅曰、諸君厚情、將無以難得見貺耶、盡隨其價出償而止、爾後無有行貨者、

北條時賴擢青砥藤綱為引付衆、有公文者、與北條氏封人爭畔、而訟衆皆畏時賴、曲公文、獨藤綱直之、公文德之、欲有所報、夜苞錢投其後園而去、藤綱大怒曰、相摸公司天下之直、直公文、即直相摸公、公宜見報、是何奸也、郵還其錢、

先自室欲天下第一之良策

保則賑民　　高房誅巫

藤原保則除太宰大貳、先是鎭西飢饉、姦猾橫行、筑前筑後肥前為尤甚、保則到任、即以其俸米賑贍、三國深加慰撫、賊徒大悅、相語曰、府君以父母之情遇我、我豈可不盡孝子之心乎、相率改行、

循而勇斷何為而不成

藤原高房意氣豪放、不拘細謹、其任美濃介、威惠兼施、請託不行、發奸摘伏、盜賊屏息、安八郡有陂渠隄防決壞、土人相傳、陂渠有神、不欲過水、違之者死、前守仍而不修、高房曰、苟利於民、死無恨矣、遂發民修之、後世賴焉、席田郡有巫為妖術、黨與頗多、民被其害、長吏恐怖、不敢入其界、高房單騎馳入、捕而誅之、妖害遂絕、歷備後肥後越前守、所至有聲譽、

千秋循吏之祖

首名勵吏　　勝重計婦

道首名少治律令、曉習吏事、其為筑後守、獎勵吏民、教督耕種、至植菜草、養鷄豚、曲盡其方、時躬按行、有

公議則與妻妾為之亦可、私議則與妻子為之亦不可

不遵教者、輙譴責之、老少竊怨焉、及收入、莫不悦服、又興作陂池、以便灌漑、至今人掌其利、及卒、百姓祠之、

徳川家康居駿府、命板倉勝重為奉行、勝重固辭不許、乃請曰、願得歸家與妻計、家康哂許之、妻欣迎曰、有人告夫婿有慶事、何也、勝重脱朝服坐、謂之曰、吾受奉行之命、欲與汝計之、且辭而歸、顧汝謂何、妻驚曰、是公事也、妾何得辨之、勝重曰不然、自古為吏者、誰不以内謁敗事、自今以往、汝於我所為、無一有議、於外人苞苴無一有受、則吾拜命矣、妻曰、敢不唯命是聽、勝重與之誓、復被朝服、穿袴而出、妻送見其袴後拗也、呼返欲正之、勝重怒曰、何背誓也、妻惶恐謝、於是往拜命、就職、訟獄平允、百事大治、

奇警無比

右良吏

訂正増補皇朝言行録巻之四終

訂正增補皇朝言行録巻之五

和泉　土屋弘　著

子道第四

綏靖悉心　　仁明敬親

綏靖天皇、神武天皇第五子也、幼而岐嶷、有雄抜之氣、及壯、容貌魁偉、最長武事、而天資純孝、志尚沈毅、神武天皇四十二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十四、及天皇崩、悉心葬事、悲慕無已、

（文武之道亦基于孝）

仁明天皇、朝皇太后於冷泉院、每朝必歩、一日太后欲觀天皇御輦之儀、天皇諮之左右、咸曰、唯命是從、輦進、天皇猶且歩下殿、沒階而乘之、左右皆嘆曰、至尊敬親如是、聞孝自天子以達庶人、誠哉有淚下者、

孝養竭力　　至孝忘身

風早富麻呂、安藝加茂郡人、德行懿美、竭力孝養父母、沒後、不食滋味、哀慕無已、天長十年、敕叙二階、免戸田租、

僧某、名字不詳、事母至孝、母嗜生魚、某常買而羞焉、時白河上皇嚴禁屠殺、因不能得魚、母羸憊幾死、某不堪悲惋、乃自往桂川、捕二鯫魚、巡吏覩之、執而送於官、吏鞫問、僧收淚曰、法之所禁、誰不遵守、況身在釋門、破戒律、罪不可逭、但吾母老且病、非肉不食、是以不覺犯法戒耳、幸饋母所聞一下箸、則雖身為萬段無所憾矣、辭氣懇切、吏卒感泣、上皇聞之、賜金帛赦還、

（發於至誠者不好事皆為好事）

樵夫進酒　　家主絶味

美濃當孝郡樵夫、事父至孝、家貧鬻薪自供、父嗜酒、樵夫常過市、賒酒以進、一日山行、偶見石間色似酒、掬而飲之、馨烈甘美、樵夫大喜、汲歸供父、靈龜三年九月、元正天皇幸美濃、車駕過當孝郡、觀醴泉、以為孝感所致焉、命泉為養老、因改元養老、授樵夫官、

（孝感之德及千秋）

後家至富饒

伴家主、安房人、性至孝、父母沒後、口絶滋味、設像供養、事之如生、事聞、承和中、敕叙三階、免戸田租、旌表門閭、

二子復讐　　三人冒死

藹然其言

河津祐泰爲工藤祐經所殺、其二子祐成時致常欲報讐、建久四年五月、源頼朝獵于富士野、祐經從焉、二子竊覘祐經、一夜祐經召倡妓宴飲、遂大醉而寢、二子入其舍、蹈席大呼曰、祐成時致爲父報讐、祐經驚覺、將執刀而起、二子揮刀交下、遂寸斬之、時祐成年二十一、時致年十又九、

漆部司令史石勝、坐與泰大麻呂盜漆、並處流、時其子祖父麻呂十二歳、弟安頭麻呂九歳、乙麻呂七歳、同詣官、冒死伏請曰、父盜漆由子多家貧、冀臣等三人爲官奴、以贖父罪、養老帝愍其志、准請、乃赦石勝罪、獨令大麻呂赴配所、既而免祖父麻呂等、歸養焉、

蓼莪之篇外增一典故

山田讀書　夏井建堂

山田古嗣幼喪母、後遭父憂、哀毀過禮、嘗讀書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流涕不禁、卷帙爲之沾濡、

紀夏井仕文德天皇朝、內外機務、多所補益、母石川氏卒、居喪過禮、建草堂、藏體骨、晨昏定省、無異生時、

正行可去、長政不可去

長政直馳　秀忠大驚

賤岳之役、中川清秀敗死、黑田孝高亦守一砦、知其不可支、自決死、召粟本四郎諭之曰、汝護阿吉而逃、勿使黑田氏無後、四郎請共死、不可、乃勉強從之、阿吉長政小字也、途問曰、率我將何之、四郎泣告實、驚曰、大人每戒兒曰、武夫之子有進無退、今而逃、是負平生訓也、回馬直馳、是夜豐臣秀吉来援、因得大勝、時長政僅十歳、

德川家康、老於駿河、一日獵于田中、得疾、留四日、乃歸、秀忠得報大驚、戒行急至駿府、日夜看護、衣不解帶、

良繩氣絶　弘吉孝感

藤原良繩、性至孝、父大津在任國得疾、良繩聞之、欲輙奔赴、朝議不許、及凶聞至、嘔血氣絶、數刻乃蘇、及母紀氏寢疾、良繩看護、不違左右、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及其沒、哀戚過禮、殆至毀滅、

丹生弘吉、若狹遠敷郡人、幼喪父、獨與母居、力田奉養、弗懈、温清而愉色婉容、每朝詣父墓、擗踊哀痛、其

所種水旱風蝗未嘗被害郷里以爲孝感所致事聞貞觀中敕叙位二階

兵太上書　明九讓官

母子双絶

浮田秀家之流於八丈島子秀勝乳母澤橋氏號泣徒跣詣官請從行不許恚欲自殺官吏止之上聞被允澤橋氏大喜從入嶋撫育秀勝秀家夫人前田氏歸于加賀澤橋氏有一男曰兵太夫猶幼育於夫人前田氏遂仕前田利長後爲僧去加賀及德川家光朝京師兵太夫遮輿上書衛卒呵之不肯去將搏之

家光自輿中覩之命從者取其書及歸江戸召兵太夫問之對曰臣三歳時臣母從主秀家于八丈島無期會面願如八丈以養母官諭使其遺書招還其母母復書曰縦我憫汝奈何可棄吾主而還兵太夫又訴之官吏諭曰法不得爲汝枉也他聽汝所欲兵太夫乃請曰絶島中乏資用願使前田氏毎歳遺米金官許之由是前田氏遺八丈不絶云兵太夫名聞天下諸侯爭召不應曰加賀吾故主也乃再仕前田氏無幾死

丸部明麻呂讃岐三野郡人外從八位上己西成子也年十八入仕京師既而任本郡大領明麻呂請讓官于父自守子職不許明麻呂乃朝夕往父家孝養備至嘉承元年敕叙三階免戸田租

秀康少年　家康成人

德川氏討上杉氏也石田三成擧兵於大阪家康乃反旆西向於是擇留守之任本多正信薦秀康乃召命之秀康曰兒願效力西討何留守爲家康曰汝年少不知留守任重耳且諸侯置質江戸非汝莫以繫

衆心秀康猶不肯家康叱曰汝畏景勝耶秀康乃頓首曰兒留矣苟許兒以大將則不使景勝出白河一歩大人勿復憂正信進拊其膝曰壯哉郎君無論爲大將家康濺泣取一甲授之曰是我少小所被未嘗視背於敵今以付汝也秀康拜謝以萬人陣宇都宮令東北豪傑皆受其節度

德川家康在熱田也父參河守清康卒訃至家康時八歳哀慕如成人

如章代父　重盛諫親

天生此以於保元亂中蓋有意

一谷之役平知盛爲敵兵所逐其子知章時年十七遮鬪斬其一騎死之知盛得間而遁

平清盛欲幽　後白河法皇重盛諫之且曰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覩是感不若死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擧先刎重盛首然後發且言且泣擧坐感動

黑丸色養　　金村骨立

矢田部黑麻呂武藏入間郡人事父母至孝生盡色養死極哀毀齋食十六年終始不易寶龜三年免其戸徭以旌孝行

綱引金村備後葦田郡人八歳喪父哀毀骨立尋丁母艱追慕益深景雲二年詔賜爵二級復其田租

繼丸哀慕　　吉野涕泣

財部繼麻呂加賀能美郡人有至性父母既沒朝夕哀慕感愴郷里承和四年敕叙三階表門閭免租終身

藤原吉野性至孝父嘗聞有鮮肉遣人求之庖人以吉野不在不與吉野歸聞之涕泣大譴庖人終身不復食肉

義經不知此礼

信忠奉詔　　護良上書

松永久秀叛據志貴城織田信忠伐而誅之既而入朝廷臣傳詔叙從三位任左近衛中將聽昇殿信忠稽首曰天恩隆渥無物可比雖然臣不敢輙受請告之父信長然後奉受强之不肯使者還報　天皇動容嘉賞聽其所言信長答書曰久秀老猾汝一擧殲之汝功多矣宜奉詔也信忠乃入朝拜謝覲安土而歸岐阜

足利尊氏妬護良親王之功讒之　後醍醐天皇天皇召親王執之囚于宮中親王憤惋因所識宮人上書曰臣以罪累敢訴寃枉唯陛下憫察之臣夙憤武臣專恣釋法服被戎衣寧受世譏而不顧爲君父忘軀在廷臣僚莫敢効力而臣獨張空拳以抗强敵賊之耳目集於臣身購臣以萬戸臣晝伏夜行匿山谷戰霜雪殆死而復生者數焦思運籌遂得底誅夷之績而不圖獲罪於此仰將訴天日月弗照不孝之子俯將哭地山川弗載無禮之臣父子義絶乾坤共

弃、臣不敢復有望於世也、儻宥死刑、削籍歸佛、臣終身毋悔、抑申生死而晋國亂、扶蘓刑而秦世傾、聖明盍延古以鑒今焉、涕隕心惛、不終所欲言、書遂不達

豐永守墳　章信圍居

秦豐永、美作久米郡人、天資恭篤、孝事父母、父母逝、常守墳墓、事聞、叙位三階、蠲課役、表門閭

後醍醐天皇、以中原章房諳練法律、引参庶務、甚被寵待、　天皇欲再討北條高時、章房諫之、　天皇恐語泄、陰命平成輔圖之、時有瀬尾兵衛太郎及弟鄉

房者、居雲居寺傍、俱以俠聞、成輔啗之以貨、刺章房、二人諾之、一日章房詣清水寺、兵衛太郎裝為行旅、伺其虛、自後斬之奔去、從者追之不及、章房二子章兼章信聞之、走至其處、舁父尸而還、日夜計復讐、而不知讐為誰、百方蹤跡、始得焉、會章兼疾、章信乃衷甲、率僮奴數十人、往圍瀬尾宅、索之不獲、章信悵然將還、偶見屋間衣裾微露、以長刀抉牀壓、兵衛太郎知不免、拔刀下、從者斫其股、不能起、尚能左右盤刀、從者從後刺殺之、遂縛其弟鄉房而還、道路觀者皆稱快

賴光韜藝　元春知醜

不矜而揚祖先

長保中、源賴光為東宮大進、一日有狐卧殿下、　太子命賴光射之、對曰、臣壯歲好射麋鹿之類、爾後久不試藝、敢辭、　太子强之、乃射中其胸、　太子及群臣稱歎、賜寮馬賞焉、賴光拜謝曰、此非微臣藝之巧、即祖先之神祐也

真男子、又真孝子

毛利元就、以子元春未有伉儷、使兒玉就忠密問其意所嚮、元春曰、吾欲得熊谷信直女、就忠曰、郎君得

無謬、聞其美乎、彼女醜惡無匹、君必悔之、元春哂曰、然、吾素知其醜也、抑古名將多以女色失其勇、所以人不取而吾取之、人不取而吾取之、信直必感喜、為吾出死力、此間將帥孰出信直右者、吾與之聯鋒、以為家君之先、所向無不摧破耳、就忠歎服、告元就娶之、信直果大喜、自此毛利氏兵鋒益鋭云

信勝擐甲　忠政還胄

武田勝賴敗入天目山也、使子信勝間道奔陸奧、信勝曰、大人宜奔耳、兒辱冢嗣、義當死于此、勝賴曰、然

則吾與女共死、顧女未行擐甲禮、乃請秋山光次爲寶、被信勝以無楯、比禮畢、敵兵奄至、勝賴父子、及土屋昌恒秋山光次、阿部忠高温井常陸小宮山友信等皆死之、信勝時年十六

豊太閤征小田原也、有人獻佐藤忠信冑、太閤曰令日當被之者本多忠勝也、乃賜之忠勝、忠勝長子忠政謂其父曰、忠信源九郎從僕耳、大人以德川氏將領而被其冑、以爲榮乎、亟還之

斷、得明快

信幸自請　公助受撻

關原之役、西軍大敗、眞田昌幸與次子幸村乞哀家康、不許、長子信幸因井伊榊原二氏固請、家康使言之於秀忠、秀忠曰、吾失關原之期、實終天之憾、而致之者昌幸也、必處之死、信幸固請曰、嚮也臣寧負父、不能負君、今也寧死殉父、不生事君、榊原康政入白、家康秀忠嘉之、爲宥死一等、放之高野

我邦伯兪

隨身公助隷攝政藤原兼家、嘗從父武則賭射右近馬場、不勝、武則怒撻之、公助伏而受之、人曰、何不逃、公助曰、父老足病、追我急走、恐致顚躓、是以受而不逃、聞者感嘆焉

是亦爲政者

許知遺讒　果安救疾

倭果安、奈良許知麻呂、並大和添下郡人、果安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凡人有疾病飢餓、自齎糧、往看養、登美箭田二鄕百姓、感其恩義、敬愛如親、許知麻呂稟性孝順、與人無爭、嘗遭後母之讒、不得入父家、而絕無怨言、奉養彌厚、和銅七年旌二人孝義

造媛忌塩　微妙奏舞

大化中、蘇我日向譖倉山田大臣曰、圖害　太子、太子信之、遣物部二田造塩斬大臣、　太子妃造媛爲大臣女、聞之悲慟、惡聞塩名、遂成疾而死

微妙本良家女、僑寓鎌倉、一日源賴家宴于比企能員家、能員命微妙奏歌舞、態度妙絕、觀者嘆服、能員白曰、舞女本京師人、欲有所訴於幕府、願公親問之、賴家召問其故、微妙潸然涙下曰、建久中、妾父右兵衞尉爲成、因讒得罪、竄于蝦夷、妾時甫七歲、無幾母亦以憂死、及年漸長、思慕益切、而無緣聞父消息、遂執此賤技、冀賜哀恤、賴家聞之惻然、滿堂酸鼻、賴家

依於仁、遊於藝、學者可思

母政子深感其孝思、便遣使陸奥召還之、至則既死于配所、微妙聞之慟哭幾絕、遂薙髮爲尼、更名持蓮、政子特憐之、賜居宅、厚加存撫、

泣血哀慕　悲泣徒步

衣縫金継女、本右京人、居河内志紀郡、生十二歳喪父、泣血哀慕、聽者感動、服闋、母許嫁人、女逃出詣父墓、旦夕哀慟、自是母不復言嫁、於是獨與母居、値父忌日、齋食誦經、境内有恵賀河、古市冬日人病渉、女與母買材造假橋、便于往來、後母死、哭不絕聲、承和八

年、敕叙三階、免戸田租、表門閭、

橘逸勢女有至性、及逸勢得罪貶、悲泣徒歩從之、監護使叱之令去、女乃晝止夜行、遂得不相離、及逸勢死、乃收屍葬之、廬于其側、自落髮爲尼、名妙冲、誓念苦至、曉昏不懈、見者爲之流涕、後負其屍以還、人皆異之、稱爲孝女、

恭敬事親　劬勞憶母

福依賣、薩摩國民家女也、父母老無男子、家又窮窶、福依賣行傭、以養父母二十餘年如一日、雖生長於草野、畧閑禮儀、常恭敬父母、仁壽中賜爵三級、旌表門閭、

源三位頼政女讃岐、頗渉經史、嘗曰、少已失恃、毎値生日、便憶母氏劬勞、水漿不入口、而世人生辰相賀、吾所不曉矣、

其説與伊川先生暗合、亦奇

訂正增補皇朝言行錄卷之六

和泉　土屋弘　著

列女第五

神后征韓　仲子決死

仲哀天皇八年秋討熊襲、不克、明年春　天皇崩、皇后攝軍、遂征新羅、親令三軍曰、寡而勿輕、强而無懼、暴悍勿赦、降服勿殺、勝者必賞、走者必罰、冬十月三日發和珥津、直抵新羅、旌旗蔽海、鼓吹震地、新羅王讋服、面縛來降、叩頭請曰、自今而後、永爲飼部、春秋調貢、勿敢或解、或曰、斬之、皇后曰、人已降服、殺之不祥、乃解其縛、爲飼部、遂入其都、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樹矛於城門而還、從是新羅調貢不絕、高麗百濟聞之、亦來降、於是三韓悉服、

皇德皇威並盛

藤太后仲子、稱崇賢皇后、疾病、醫藥無効、公卿僉奏曰、請奉幣諸神、且祈於太山府君、太后不聽曰、爲一人勞萬民、吾不忍爲也、遂薨、年九十三

聖明

平母補窻　政子謝使

平相州時頼母、見廳窻紙間破、手自糊補之、其兄義景在前、言宜命某夫耳、母曰、某夫之作、未必勝我、義景再道、更紙新之、則工亦省力、且復美觀、母曰、然、吾非不爾思、亦自識物不必悉改、隨壞補之可也、庶使年少輩知斯意耳

文伯之母不過此

源右府嘗獵富士野、長子頼家甫十二、射中走鹿、頼朝大喜、使人報之政子、政子曰、彼將家冑子、獲一禽何足煩專使、右府愧之

牝雞亦有時発音

徑入奪刀　臨發誡子

楠正成戰死於湊川、足利尊氏送其首於河内、擧家聚哭、正行起入室、母尾而闚之、則執父所授刀、將自殺、母徑入奪刀而泣曰、女何惑焉、乃父之遣歸汝、豈教女自殺也、女御遺命歸来、告我而女先忘之、惡能任王事、正行大悟、自是以討國賊復父讐爲志

蒲生郷舍子曰大膳、關原之役、父子屬石田三成、爲先鋒、臨發、母誡之曰、吾非不願汝富貴也、然志士重名、汝謹勿苟生壞名、及軍敗、大膳與父同死

仗杖送奴　事君行義

朝鮮之役、貴田孫兵衛從加藤肥州航海、嘗奉肥州

四十七士中往々有此類、蓋有此母、故能生此子

命使名護屋行營、孫兵衛有母年七十餘、以使事急不得過省、遣一奴往問起居、母仗杖送奴門外曰、汝還語吾兒、勿以吾爲念、吾餘命不足惜、惟恐兒臨難眷戀私親、墜公事也、孫兵衛聞之感激

織田信孝與豐臣秀吉搆兵、及敗、出其母及乳母爲質和焉、既而信孝復起兵、秀吉殺信孝母于安土城下、乳母有子幸田某、在岐阜、母遺之書曰、臣致身於君大義也、親先子死常道也、汝事三七君、行其大義、以常道自釋、勿以吾故懷貳心也、秀吉招幸田不至、

乃磔殺其母、遂圍岐阜、信孝戰敗、幸田兄弟力戰死之

結廬墓側　　守志寡居

高橋波自采女對馬上縣郡人夫亡之後、誓不改志、其父尋亦死、結廬墓側、每日齋食、孝義之至、悲感行人、景雲一年、表其門閭

伴富成女甲斐山梨郡人年十五嫁郷人三枝平麻呂、夫死守志寡居、常齋食、奉靈床如平時、承和中、國司上書、敕免田租、表門閭

凱風之母可愧死

遂匿西山　　能事舅姑

新田義貞夫人藤原氏、中納言行房妹也、義貞之受詔北行、置之於近江、居二歲、迎致杣山、既至、聞義貞在足羽、轉赴之、途聞義貞戰沒、大慟殆絕、歸杣山、欲執喪于義貞舊居、以敵來逼、歸京師、削髮遂匿西山、終身

四比信紗、倭果安妻也、果安亡後、積年守志、并妾所生有八子、撫養無別、事舅姑能竭婦道、爲郷里所歎、果安亦以孝稱、和銅七年、旌其孝義

晨昏悲泣　　削髮自示

咩迷兩切

刑部刀自咩武藏多磨郡人嫁族人廣主、廣主死、居喪有礼、事之如生、廬于墓側、晨昏悲泣、累歲不渝、承和中、國司上言、敕授位階、免田租

老獪不解廉恥包羞

蒲生氏郷夫人織田氏、色美、氏郷卒後、豐臣秀吉欲取之、織田氏弗肯、秀吉脅之、家臣交勸其往、織田氏削髮、以死自矢

哀慕不渝　　修福爲尼

和邇部廣刀自加賀人年十四、適山城人秦眞勝、夫亡、

廬於墓側、三十餘年哀慕不渝、言及悲泣、齊衡中賜
爵二級

阿虎者、大磯娼也、曾我祐成嘗遊大磯、見而相悅、諸
豪競欲招致之、不顧焉、會和田義盛來飲其家、召虎
佐酒、不出、義盛怒欲罪之、其母懼勸之往、虎竟不肯
曰、夫曾我寒士、和田豪族、妾豈以貧富移易其心哉
及祐成報讐鬭死、哀慕悲泣、登箱根山、請僧修其冥
福、作諷誦文悼之、遂爲尼、如信濃善光寺、時年僅十
九、後歸大磯、住高麗寺云

我邦何少柏舟之多

供給盡禮　　守節誓死

眞玉主貴、壹岐人、年十五夫亡、自誓不改嫁、三十餘年
供給盡禮、一如平生、寶龜四年、賜爵一級、免田租

難波部安良貴、筑前人、父母沒後、朝夕詣其墓哀哭、年
十六適宗像大領宗形秋足、秋足死、遠近聘之、誓死
守節、州郡上狀、詔免田租

窈窕者幽閑貞靜之貌

寛子危坐　　幡梭諫止

藤皇后諱寛子、關白教通第三女也、嘗居於二條東
洞院亭、會雷震其室、衣裳皆焦、后瞑目危坐、泰然不

鳳凰和鳴

動

雄畧天皇一日獵於葛城山、皇后幡梭從焉、野豬突
至、　天皇命舍人逆射之、舍人恐避、豬躍衝觸、　天
皇蹴倒之、獵罷欲斬舍人、皇后諫曰、人或將謂陛下
荒畋以獸故殺人、無乃不可乎、　天皇欣然納其言
曰、獵者獲禽、朕獨獲善言

眞室閉門　　毛妻勸義

石田三成起兵於大阪、眞田昌幸以信濃兵應焉、昌
幸長子信幸、素受德川氏眷顧、固諫之、昌幸使之赴
東軍、而自與次子幸村西走、夜過沼田、沼田信幸邑
也、欲入見其婦、婦本多氏、忠勝女也、辭曰、良人不同
歸、是必有故、妾不敢私開門、欲見其子、曰公欲抱孫
何必今日、遂命士卒乘陴、昌幸不能强而去

快婦

關原之役、毛利勝永應石田三成、得罪、放於土佐、及
大阪役作、勝永謂其妻曰、我得罪久困於此、今有所
思、然難公言矣、妻曰、願聽其意、勝永曰、我家世以武
顯、大丈夫安鬱々沈淪邊土、我欲爲豐臣氏死、然我
若去、汝窮困愈甚、因愴然涕下、妻哂曰、妾雖不似爲

士家婦是何足為意願良人為主致忠揚家聲勿以妾為意勝永大喜乃潛如大阪與眞田幸村後藤基次等各將一面城陷勝永死之

夫妻觀舞　　婢妾鳴弦

千秋有餘哀

源義經之匿芳野也姫靜從焉義經諭之訣別使僕齎資送歸京師僕奪其資弃靜靜獨行風雪中為山僧獲送之鎌倉詰義經所在靜固陳不知以其有娠留之夫人政子聞其善歌舞欲一見引病不往既而賴朝夫妻詣鶴岡祠召靜命舞靜固辭強之再三乃

起上塲工藤祐經撾鼓畠山重忠擊銅拍子靜整衣裳而進唱離別曲又作歌言慕義經意（歌曰未與志乃也義祢乃志良由幾不美和計天以里珥志比登乃阿登曾古比志幾）衆皆垂泣賴朝色變曰賤婢不肯頌我而敢慕亂人欲誅之政子諫止賜纒頭罷之祐經與梶原景茂等俱就靜舍飲景茂景時季子也醉挑靜靜怒而泣曰吾曾侍豫州豫州非鎌倉公親弟哉女乃公家人何遇吾亡狀使公全友道女欲識我面得乎景茂大慙

舒明天皇九年上毛野形名奉命討蝦夷不克兵士潰散形名走入壘為賊所圍計無所出欲乘昏逃去妻慨然曰走將何之祇取辱耳乃飲之以酒形名酣寢妻親佩其劒令婢妾數人鳴弓弦形名醒起取仗而進賊以為兵猶多解圍而去散卒稍集遂擊蝦夷大破之

婦人在軍中兵氣轉揚

從夫伏刄　　抱兒投淵

鎌田政家妻平氏長田莊司忠致女也平治元年源義朝兵敗將走關東路歷尾張野間投忠致家忠致殺義朝併殺政家妻聞變至其死處哀慕悲慟遂伏政家刄而死

康平中源賴義討安倍則任則任妻見軍敗謂則任曰請先于君抱兒投淵而死

袈裟代夫　　夜叉從兄

遠藤盛遠嘗見源渡妻袈裟艶之乃劫其母強求見之母不得已召之袈裟至盛遠悦挑之不從乃露刄迫曰汝不從我言我必殺汝與渡袈裟紿曰相逢而辞女子常態君情誠切則速殺渡盛遠大喜乃相約曰今夜妾使渡沐髪醉臥君認新沐者殺之盛遠諾

全母全夫、并感賊、為千古美談、亦宜矣

焉、袈裟歸、設酒互酌、渡大醉而臥、袈裟乃自濡髮、裝為男子、隔席而臥、夜半盛遠斬首而去、旦日視之、則袈裟也、盛遠大悲恨、直至渡家、告實請死、渡曰、事既如此、殺汝無益、於此盛遠遂為僧、號文覺、渡亦剃髮、脩其冥福、母聞之、號哭幾絶、得遺書於篋中、辭甚酸楚、不堪讀云

夜叉、左馬頭源義朝女也、義朝嘗朝京師、宿美濃青墓驛長大炊家、嬖其女延壽、生一女、卽夜叉也、及義朝敗走、異母兄頼朝來青墓、既而被執、夜叉啼泣曰、他日受辱、寧從阿兄而死、將走出、衆諭止之、後竊赴水而死、時年十二

婦人而如是、兵氣何不揚

瓜母行酒　　岡妻嬰城

延元中、新田義貞據金崎城、瓜生保與弟義鑑、源琳重照守杣山城、奉義貞姪脇屋義治、以里見時成為將、往援金崎城、敵將高師泰出兵于敦賀、敗保、義鑑、時成戰死、源琳重照収散卒、還杣山城、城中號哭、獨保母自若、進謁義治曰、兒曹不力、使里見君戰沒、竊恐大傷郎君心也、幸二子從死、足以少謝、尚使賊平亡百千子姪、何足悔、幸餘三子、猶可計再舉、因親起為義治行酒、士衆感激、思自奮、

林氏、鶴崎城主岡掃部妻也、掃部既戰死、林氏守節撫孤、天正十四年、島津氏伐大友氏、進兵攻略、令諸將攻鶴崎、林氏聞之、命浚塹增壘、躬擐甲嬰城拒守、既而粮竭、乃陽請平、饗享三帥（伊集院美作、野村備中、白濱周防）、使少艾佐酒、及薩師撤還、設伏擊破之、斬三帥、餘衆潰走、

訂正増補皇朝言行録巻之七

和泉　土屋弘　著

友悌第六

皇子讓弟　太子避兄

泰伯王季不足多、

清寧天皇崩、皇太子億計讓位於弟弘計、弘計固辭不受、於是飯豐青皇女臨朝聽政、皇女薨、太子取璽付諸弘計、再拜就諸臣之位曰、夫帝位有功者可以居之、吾所以至此者、皆弟之力也、以天下讓弘計、弘計固辭曰、先帝既立兄爲儲嗣、且爲兄謀事、而處其功、弘計所不爲、太子曰、先帝所以立我者、徒以我長而已、弟以社稷爲計、百姓爲心、功德素顯、宜勿辭、發言慷慨、至流涕、弘計不得已從之、而未遽即位、世稱其友弟能以實讓

天子讓

應神天皇崩、太子稚郎子讓位于兄大鷦鷯皇子曰、弟不材、豈敢繼寶祚乎、君宜登位、弟則為臣佐之、皇子曰、吾豈違父命乎、固辭不受、於是太子興宮於兎道避位、時海人獻鮮魚於兎道宮、太子曰、吾非天子、不受、令進諸難波宮、皇子亦反之、於是魚餒於往還、太子一日慨然曰、吾不欲久生煩庶人、乃自死、皇子聞之、馳到兎道宮、摽擗慟哭、後不得已即位、實仁德天皇也

清員奮袂　義光吹笙

今川氏眞將朝比奈泰長襲五本松（城屬德川氏）殺其城將西郷正勝、子元正在月谷、聞變馳援、見父已死、赴駿河軍死、其弟清員為泰長所捕、行歷萬丈谷、奮袂自投、遂脱歸、因菅沼定盈告狀德川家康、命承父兄後、辭曰、臣兄有遺孤、臣請佐焉、家康義而許之

源義光為右兵衛尉、兄義家征陸奥、軍不利、義光奏請赴援、不許、遂舍官赴之、義光素好音、嘗學笙於豐原時元、是時時元已死、其孤子時秋送義光至足柄山、會月明、義光因吹笙、盡授所學訣別、遂至陸奥、義家喜泣曰、吾見汝、猶見先君也、乃與倶進攻、遂夷之

直孝力請　秀忠自迎

君子哉若人

大阪之役、井伊直孝以兄直勝癈疾不勝事、代攝其軍、有功、將軍秀忠遂命領其國、直孝辭曰、直勝雖羸、有先臣養士在、每有君事、臣攝焉而從可矣、今以廢

守成之基

孽、先嫡長臣所不安也、又因安藤直次力請、將軍嘉賞而不許、乃賜彥根十五萬石、別賜邑于直勝

德川秀忠厚於兄弟、弟忠吉疾病、秀忠親往其館、候視、使者旦夕往来、寢食隨報加損、又以庶兄故、最重秀康、凡西諸侯會同江戸者、不得齎火器、秀康嘗赴江戸、具銃隊入碓氷關、關吏呵禁、秀康曰、汝不知越前宰相乎、秀忠聞而驚、命吏勿問、自迎謝之、

泰時輙起　　家光微行

北條泰時嘗在評定所、聞弟朝時第有寇、輙起赴援、

恨知有兄弟不知有君

平盛綱曰、是小事耳、公任重職、何自輕也、泰時曰、兄弟有難、何曰小事、以吾視之、與建保承久二役奚擇、苟喪吾親、重職何為、朝時書藏於家曰、世々子孫毋背武州裔也、泰時父臨卒遺命曰、地之肥腴、物之攻緻、凡百所有、固宜在儲子家、但復分其餘、賑濟弟妹、泰時由是凡物之良者、悉分弟妹、所自執、唯窳物而已、

松平正之、德川秀忠之孽子也、初秀忠侍婢有孕、而出、生男於其鄉、保科正光以無子請為嗣、家光立而未達也、家光嘗放鷹於驪鄉、從騎散而自息、家光與近臣數人、微行入邑中佛寺、寺僧誰何、家光曰、吾番殿也、願少息此、僧與坐而談、家光視其壁畫頗雅、謂之曰、貴寺在僻、何以得若是、豈有大檀越耶、曰無有也、唯有保科氏、亦貧乏、不足有為、吾聞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恤兄弟、貴人何情薄也、家光色少變、目從者辭謝而出、居無何、有敎增封正之于山形二十萬石、賜松平氏、

大義如山

訂正增補皇朝言行錄卷之八

和泉　土屋弘　著

交誼第七

家康援孤　政宗重義

豐臣秀吉與織田信雄搆兵、池田信輝、瀧川一益等、皆黨秀吉、信雄大窘、乃乞援於德川家康、家康曰、吾嘗荷信長厚誼、今視其孤之窮蹙而不援焉、將何以對天下、即諾之、遣石川數正、水野忠重、其子勝成、往助信雄、攻拔星崎、勝成先登、秀吉陰誘諸將、忠重不納、既而家康親將發濱松、酒井忠次與平信昌等、以前軍先發、敵圍城邑者聞之、往々解去、家康至清洲、信雄謝之、家康曰、君安之、其在焉、秀吉之兵雖有百萬、不能以病君也、遂軍於小牧山、後大敗秀吉兵於長湫、

交誼非爲私

上杉景勝臣直江兼續、攻最上義光、義光乞救伊達政宗、政宗許之、片倉景綱説曰、兼續戰勝、則兵疲、君承其獘、兼續可擒、而山形擧矣、君因乘勢、攻會津、會津可指日取、是君一擧而收大利也、政宗曰、規利忘義、幸親戚之危、我所不爲也、乃使伊達政景將兵赴援、擊兼續破之、

行平解寃　兵右共死

不謝寃者、不責誣者、右大將之非人君、子可知也、

文治中、伊勢祠官訴畠山重忠目代抄暴神戸、將軍源賴朝怒、奪重忠所領、拘於千葉胤正宅、重忠絶食七日、杜口不言、胤正以聞、賴朝大驚、召見赦之、而削其邑伊勢沼田御厨、梶原景時乘間譖曰、重忠怨望謀反、賴朝召結城朝光、下河邊行平等議之、朝光曰、臣與重忠善、其人天資忠直、決非謀反者、宜召致面察其情狀、賴朝然之、遣行平召之、行平往告、重忠憤然曰、吾有何所觖望、自棄舊勳、肯爲叛逆之徒、赤心奉公、幕下所知、而爲讒口所陷、意者子之來、欲捕我也、引刀將自殺、行平遽止之曰、子常正直自許、今何逆詐之至此、且僕平生以信接人、豈非足下所悉哉、重忠意解、乃命酒歡語、遂與行平倶至鎌倉、陳謝、賴朝召見、只談世故、無一及糾問、事遂釋、

朝鮮之役、島津氏臣川上忠實、相良賴豐、勝目兵右衛門、守泗川、明兵夜來襲、忠實拒戰、獲明驍將李寧、

黎明明兵益来、我兵血戰發銃、殪明將盧得功、忠實遂潰圍走、賴豐戰沒、兵右衛門聞賴豐死曰、我嘗與相良約共死生、寧可負乎、即回馬冒明軍死、

勇決好死、薩國之風、然不可死而死、亦却失信

長政短襖　秀吉輕裝

石田三成被捕、諸將帥爭折辱三成、獨淺野長政視之憫然、脫其短襖衣之曰、子雖我仇也、同為豐臣氏臣、吾不忍乘其困、加以無禮、

織田氏將荒木村重、為明智光秀所讒、得罪叛、應毛利氏、織田右府自將討之、豐臣秀吉往見右府曰、臣識村重、非叛者也、是必有故、臣請說降之、乃輕裝赴伊丹、面諭村重、村重謝曰、織田公豈釋然於我哉、秀吉泣別而出、伊丹人請殺之、村重曰、彼肯輕身來此、殺之不義、遂不發、

二人各不失其道

龜右用計　有國察情

井戸龜右衛門、増田藏人、皆細川氏臣也、藏人資性豪縱、食祿六千石、而家計極乏、龜右衛門嘗受托其父、數箴之、不聽、無幾藏人役江戸、奢靡滋甚、龜右衛門憂之、以為箴之不以計、彼終不悛、料其交代將還、

間行至桑名、伺其過驛、策馬而東、如將赴江戸者、藏人見之曰、卿非龜右耶、曰、事急、不得緩語、怒馬馳去、藏人回馬追之曰、平日交誼、豈容如此、執其轡不縱、龜右衛門乃下馬曰、將軍將有事于大阪、藩兵刻日赴會、藏人愕然曰、吾無儋石之儲、卿所悉、今日之計、將如之何、龜右衛門顰蹙曰、吾屢戒卿以奢侈、而卿不省、今悔何及、藏人泫然淚下、龜右衛門視其窘甚、乃曰、前言聊試卿耳、雖然、方今天下恟々、志士當豫為之備、而卿放奢無度、一旦中原有事、豈可垂涕而止乎、諺曰、冬衣裁于夏、雨傘製于晴、卿其思之、藏人感悟、自是勤儉以奉國為務、後三年大阪之役作、藏人率兵數百人從焉、蓋龜右衛門切偲之功也、

苟發於誠心、推詐詭譎皆無不宜

與七月之詩同意

藤原道隆怨藤有國、及執相權、乃奪其官祿、至御堂公為政、得復官爵、道隆之子伊周、以罪左遷太宰帥、時有國為府大貳、聞伊周遠流、慨然曰、伊父公之橫我、嘗無罪見削奪、爾時自以為大辱、今帥公以相門后族、投竄遠裔、想其恩辱、倍我昔時、乃使其子迎謂曰、有局守、不能候迎、承乏之役、唯公所命、伊周感其

怨不及其子、亦忠恕之道也、

厚、殊相親善、

訂正増補皇朝言行録巻之九

和泉　土屋弘　著

雜記第八

義家兵法　　為輔徳言

源義家嘗過藤原頼通第、談陸奥戰事、博士大江匡房在別室、聞之曰、好男子惜未知兵法、時阿部宗任從焉、微聞之慍告義家、義家曰、其或然、見匡房出、禮之、遂學焉、

所以為義家

屏風之曲、非邪曲之曲、猶經之有權

黄門藤原為輔曰、人應如張屏風、小有屈曲、亦以此

立、而自不失嚴正、若徑欲方正、則倒且不作、事人以為徳言、

警

藤綱辭祿　　覺兵感恩

青砥藤綱、自儉而喜施、日食一脯、布衣袴褶、刀室不漆、時頼欲加之祿曰、神見夢於我曰、女願治者、增藤綱祿、藤綱固辭、時頼曰何辭、曰神曰、增藤綱祿、增之則神曰、斬藤綱首、斬之乎、

飯田覺兵衛語人曰、吾一生為主計頭清正公所瞞過矣、吾之從軍、冒矢砲、踰屍而進者數矣、及軍既罷、顧見同儕、死亡相枕、乃惕然意悔、欲脱戎服去、則賞賜隨及焉、曰今日之捷、因汝之功、吾感恩遇之厚、欲去而不能、終至為隊將、是非為其所瞞過耶、

實定賞月　　一徹吟詩

治承四年夏、遷都於攝州福原、至中秋、諸卿各翫清影於名區、或吟住吉濱、或賞須磨浦、唯徳大寺亞相實定憶舊都、省萱堂閑庭月影荒叢露華、興情可以想見、乃及曉吟詠而歸、

趣在眞

稻葉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猶疑之、乃設茗讌、

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託伴接以圖之、一徹從容入室、朗誦壁間所掛詩曰、雲横秦嶺家安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三人就問其義、一徹説其典甚詳、信長隔壁傾聽、忽然走出、謂一徹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子也、今有文學如此、猜疑之念、頓消矣、一徹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各取匕首於懐以示之、一徹亦袖裏出一刀、笑謂三人曰、今日之事、僕亦期不徒死耳

信長知愛文字亦奇

時頼携酒　　義家圍碁

北條時頼、自奉儉素、多入所不堪、大佛宣時、嘗詣時

如此而人不識其吝所以不可及

明眼如日然後能為此事

賴時已深夜時賴手一壺酒曰欲與子共之顧安所得肴照紙燭索于庋覩碟有殘醬取而佐酒其儉薄如此

源義家一日過右大臣藤原賴宗家圍碁會有犯人拔刀趨庭間義家在棄刀就縛義家從士數十忽自外來擁之而出其有武備類如此

重忠避賞　　景勝守約

波多盛通在鎌倉府俄受將軍命捕人時畠山重忠在側偶亦有助及受賞惡波多者證功非一人將軍

召重忠問之止道不識其事毀者大慚

豐太閤定加賀能登越中獨率石田三成等三十人入越後自稱使者至薄氷城見城將須賀告以實欲面見景勝計事須賀馳告景勝請執殺之景勝不許曰彼身司天下權而蹶嶮入敵國者蓋恃前約也殺之不義即日與直江兼續等六十餘人見太閤

七郎授馬　　將監齋鶴

大洼七郎兵衛隷士曰杉浦久藏大井之役傷而後七郎兵衛下而授馬久藏曰憊哉將也臣等螻蟻千百死何害將之死生關于國家臣誓弗乘矣七郎兵衛曰乘否在汝吾則舍馬也步而先焉或扶久藏強乘之以免

主僕如父子

善守法

後世君臣相隔如天地宜哉士心之不附

人亦神駿

國家有禁殺鶴者罪蓋重仙禽也石谷將監為歩隊長其部下之庭有鶴下來家奴戲以斧投之即斃部頭以下驚愕不知所措先幽其奴與主人告之石谷明日石谷齋鶴詣朝啓閣老曰昨暮僕部下之庭有鶴下而死蓋食毒蟲之所致其奈之何閣老首肯曰既已暴死矣當不必問石谷曰諾但中毒之鶴不可

納之官請拜受而歸乃退呼部頭舉鶴付之曰昨來部下奔走心身亦勞矣以此慰焉可也

維新同食　　忠文警眠

嶋津維新自奉甚儉冬月不襲衣其在朝鮮方冬營中設一長爐與士卒俱伸兩脚圍之同臥起飲食加藤清正聞之歎曰兵庫頭得士心其强盛不亦宜乎

藤原忠文為近衛司每直夜必取御廐馬立之枕上曰終夕聽踶齕聲以警我眠

左内玩金　　藤綱撈錢

岡左内家素富、常列金席上愛玩、世鄙之、一日鄰閭有闘諍、左内方玩金、聞之直把刀赴救、經宿而還、亦未嘗問金也、関原之役、献一萬貫其主上杉景勝、曰、知君不乏也、願賜之從者、又數遺金其儕輩、以是世亦稱之、左内後稱越後守、歴仕秀行忠郷、以壽終、臨終、分予金舊故、盡燒債券、

（頭注：金固可愛之物、唯顧處之如何耳）

青砥藤綱、嘗夜行、遺十錢於水中、乃買炬照水撈之、炬直五十錢、或曰、得不償失、藤綱曰、五十錢吾失、人得十錢、誰得之者、我取六十錢、以益於世、不亦大得乎、

（頭注：過激、然非過激、不足醒世人）

義家献弓　廣有去鏃

白河法皇嘗患夢魘、敕源義家献其兵器、義家上一玄弓、置之御枕側、卒無恙、法皇問曰、毋乃東征所執乎、義家對曰、臣不復記也、法皇嗟賞之、

有怪禽鳴于紫宸殿上、毎飛翔、光氣四閃、敕公卿、廣選善射、隱岐廣有應其選、建武元年八月十七日夜、入候、天皇莅觀焉、廣有注鏑矢、將發輒止、去鏃又注、一發中之、翅如車輪、旋轉下墜、衛士執火觀之、人面蛇身、匈背利距、翼廣二丈六尺、衆咸無不驚歎、天皇問曰、汝何故去鏃、廣有謹對曰、臣恐箭著于殿屋、故去之、天皇益嘆稱、立授從五位下、賜食邑、

（頭注：臣不失礼、宜如是）

義貞赦罪　泰時償息

延元元年、新田義貞帥軍赴播州、豫令軍中曰、叨刈田麥、犯民屋者抵罪、是以軍之所過、農不廢耕、商不止市、時部將小山田高家潛芟青麥、長濱某見之、欲罪高家、義貞聞曰、高家兵食既罄、爲士卒忘法乎、遣人檢之、果無糗糧、唯有馬與器械而已、義貞乃特赦

其罪、以衣二襲與田主謝之、高家感激、後代義貞而死、

北條泰時、鋭意求治、其參政府、先衆而入、躬執勤儉、以率將士、將士貸於富家者、自爲償息、尤貧者幷償子本、遇有饑歳、發倉賑之、或設場救濟流民、及卒、天下惜之、

（頭注：凡在位者、宜以此爲則）

吉長達命　頼宣攬涕

可兒吉長仕福島氏、関原之役、從攻岐阜拔之、進屯赤阪、樹竹柵守之、與西軍相對、正則遣吉長使某氏

似猶宜還於柵內

營、副以一壯士、壯士謂吉長曰、請行柵外、吉長曰、敵矢砲可慮、不如行柵內、壯士以為怯不從、獨從柵外往、既致命、吉長乃欲從柵外還、壯士色變顰蹙曰、吾殆為矢砲所中、請行柵內、吉長曰、嚮吾欲與子俱、顧未達君命、即殞命不忠莫大焉、今既畢使事、死不足愛、壯士止之不聽、獨從柵外還復命、

大阪之役、德川賴宣自後軍馳、見諸軍輜重屬途爭進曰、是軍既捷將舍也、已而天主閣煙舉、賴宣咄嗟而馳、至茶臼山、則諸將賀者大聚、賴宣攬涕曰、大人

凡為人父者、不分老幼、宜曰吾復無今年

置兒後軍、使不及事、松平正綱曰、郎君年僅十四、前途修遠、不患不建功、賴宣變色曰、吾復有十四歲乎、東照曰女此言、足以當首功也

家康沒泥　忠茂除稅

德川家康嘗遣左右、相戰地、還白右有深泥、家康親往察之時初夏、著素袷、謬陷于泥、泥沒腰、左右驚救之而還、一軍皆覩焉、及戰莫有陷焉者、

德川清康居安祥也、族松平親貞據岡嵜及山中、以掠傍近、大久保忠茂曰、先拔山中、則岡崎不攻而下、

此是真功利

乃夜襲取山中、親貞輙降、以岡崎為參河要地、徙居之、國人稱曰岡嵜公、遂徇下西參河豪傑五十餘姓、於是欲賞忠茂、問其所欲、不答、强而後答曰、願賜城下市租、公許之、而疑其貪也、忠茂盡召市人、以君命除其市稅、四方商旅聞之爭至、岡嵜終以是富實矣

元就乃笑　覺兵退泣

毛利元就嘗酒間慨然言曰、凡英雄以身繫天下治亂者、求友於千載之上、即同世而生、志合則天下治、志不合則天下亂、又嘗問左右曰、吾於前世人主、可

儒士傳笑、往々如是、可警

比於誰、有一儒士對曰、可比周文武、元就笑曰、吾乃令知不若文武也、文武之臣、豈有面諛如汝者哉、

不刊之論

加藤忠廣為人庸劣、嘗謂左右曰、吾願筋力倍人、襲兩甲以臨戰、可無矢砲之懼、飯田覺兵衛進曰、先公以一領甲、建賤岳七槍之功、爾後陷陣拔城、未嘗被創、終宣威於海外、苟恤民愛士、則一軍皆為我用、謂之襲一軍之甲亦可也、若不植恩信、上下懷携貳、縱襲百甲、為何用也、既退泣曰、何與先公不相肖之甚也、無幾忠廣得罪國除、覺兵衛乃隱京師、

隆景政寛　　重次性急

著顯於德川公之前

小早川隆景治筑前也、彌苛法、革舊弊、整飾士風、綏撫反側、布寛大之政、務與民休息、境内悦服、嘗慨喪亂之久、人不知學、乃募下毛足利學舍、建聖廟、行釋菜之禮、使執政以下士庶入學、親臨勸勉焉、吏民觀聽靡然成風云、

此老事皆奇而真、唯真故奇

德川家康與關白秀吉和、入京師、秀吉母大廳在岡崎、役卒日積薪其館外、其侍婢怪之問故、對曰本多作左遲主公歸也、曰若有短長、焚殺大廳、此老性急、

令曰已、欲縱火、井伊公留之而止、婢大怖相謂曰、往年參河任子來、關白指其一人曰、彼鬼作左之兒也、令其鬼乃欲殺我輩、遂白之大廳、大廳憂悸、馳書秀吉、促家康歸、既而家康歸、令井伊直政送致大廳、既歸大廳侍女愬重次亡状、請加罰、秀吉笑曰、家康多佳士、可羨、

両士禮讓　　二人才智

源實朝任右近衛大將、詣鶴岡祠、三浦義村與長江明義中從兵之選、命義村列左、辭曰、明義年高、宜列左、明義曰、義村有爵、理當在左、相讓不已、實朝喜曰、汝等以禮相讓、吾甚嘉之、因更命曰、明義年老、前途無幾、宜列左、以爲子孫光榮、二人喜而從命、時稱其有讓、

大阪之役、德川兩帥屢巡視諸營、前將軍未嘗衷甲、被葵號戰袍、上馬從十餘騎、至生玉口、城兵望覩識之、叢銃雨注、衆爭請避之、前將軍不顧、按轡徐行、横田尹松後至、排衆而進曰、此公喜當矢石、矢石之來、莫甚於川場、請往焉、乃扣馬而西、使去城遠、他日將

二臣皆敏、能知体面

軍巡至天滿、登有馬氏堙樓、城兵狙發大熕、從者請去、不肯、水野勝成曰、元帥巡師、與斥兵異、不當專視一處、乃肯去、城將後藤基次曰、兩帥皆天授、豈可徼倖扼衆、勿妄發銃、

謙信送鹽　　嘉明毀器

謙信氏康規模於是決矣

武田信玄國不濱海、仰鹽於東海、今川氏眞與北條氏康謀陰閉鹽、甲斐人大困、上杉謙信聞之、寄書信玄曰、聞氏康氏眞困君以鹽、不勇不義、我與公爭在弓箭、不在米鹽、請自今以往、取鹽於我國、多寡唯命、

漢土英雄不能為此語

慧悟

乃命賈人平價給之後信玄之死也北條氏政馳使告之謙信謙信方食舍箸而歎曰失吾好敵手矣世復有此英雄男子乎因潸然流涕者久之

加藤嘉明待諸臣恩威兼洽嘗好聚舶載甆器家有青甆碟子十枚嘉明最愛之一日侍臣某誤墜之地破其一枚侍臣恐惶待罪嘉明聞之如有所思乃召侍臣曰汝勿患我豈以小過棄一士耶因呼取其餘九枚盡毀之曰汝等勿謬以我爲洩憤吾有所大悟也蓋自此不復愛奇物

源番鞍馬　匡房貨舩

源義經西奔也至攝津渡邊依源番番悉意護送番坐因于鎌倉數年日自束髮待刑會天野遠景征鬼界島而還至渡邊娶番妹携歸鎌倉親族咸喜謂番必得釋遠景亦許諾及還鎌倉使人通意於番番曰丈夫坐事就囚何耻之有與渠爲姻固所不願也乃謝使曰辱承厚情第僕孤獨無由結姻遠景大怒譖之於賴朝拘囚益嚴番不以爲意後賴朝征陸奥召番謂之曰爲有此役久繫留汝宜立功以贖罪乃給以鞍馬器仗番果有功竟復舊土番爲人沈勇尤善射嘗會客於家見鯉魚躍池射之每發皆中坐客服其精妙

大江匡房爲太宰帥及歸所得雜賄密識其貨當受與不分載二舩既而覆沒一艘非理貨舩無事而至匡房歎曰世已澆季神亦無靈

勝商大聲　雅定寂然

長篠之役奥平信昌堅壁拒守城中食盡餓甚信昌使其臣鳥井勝商告急濱松德川家康使勝商還報

曰吾與信長出兵在近堅守勿降勝商至長篠爲邏者所獲勝賴使勝商語城中曰信長不能來援不如趣降勝商僞許之既至城下大聲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固守勝賴大怒殺之

源雅定拜内大臣時藤原實行拜右大臣或往賀之車騎闐門士女操作陳設甚盛良久實行出見喜動顏色次詣雅定門庭寂然不見賀者俄頃雅定出接第曰大臣之職繁劇可厭何賀之有人服其偉度

重盛捉蛇　秀吉頒帑

平重盛嘗啓事中宮、有蛇至膝下、恐其驚中宮、徐捉其首尾、以衰蔽之、召藏人源仲綱授之、仲綱受之、出宮中、終無知者、其性度如此、

豐臣秀吉既定天下、諸道歲入二百萬石、府帑充溢、因謂積而不散是貪財也、乃積金銀於庭、悉頒與之親王公卿諸侯大夫、

坐中失笑　　樓上歎賞

長尾某稱隼人、仕福島正則、以勇称、関原大捷後、德川家康召諸侯家臣有戰功者、賜盃、隼人與同列尾関石見、福嶋丹波同進、隼人缺脣、其二人則跛與聵也、坐中皆掩口而失笑、既退、家康叱左右曰、彼等皆以功名著、可謂佳士、汝等安得以其貌嗤之哉、左右皆有慙色、

都良香左京人、初名言道、博聞强記、善屬文、弱冠入學、此時士習矜伐妍媸不分、良香嫉之、著辨薫蕕論諷之、對策及第、声譽益著、時論謂其文章得之天性、世傳良香月夜過羅城門、吟所作詩曰、氣霽風梳新柳髮、氷消波洗舊苔鬚、樓上有嘆賞声、又遊竹生嶋

得三千世界眼前盡之句、對未成、嶋神賡曰、十二因緣心裏空、

闇齋守道　　道風善書

山嵜闇齋來江戸、時寒窶無儋石、故鄰書商僦居、以借閲其書、當是時、井上河內侯好學下士、書商亦數謁見、一日侯謂商曰、寡人將學爾之所知、有足為人師者、請為介、商曰、近有一儒生山嵜嘉者、自京師來住小人東家、視其所以、度越尋常、閣下而召之、其得不虞之幸福也、豈不感奮思答恩乎、侯大喜、乃延致商歸告闇齋、闇齋毅然曰、侯欲問道、則先來見、商憮然以為措大不通時勢、若薦若人、必凌上無法、累自及、不若不薦也、佗日侯復問曰、疇昔所告山嵜生如何、商曰、小人非惰也、前日既傳命於渠、渠曰、侯先來見余、是非頑愚不可曉、即狂率邀名也、請別選通儒侯嗟良久曰、方今自称師儒者、多無意行道、東奔西走、欲其技易售、而寡人聞之、礼聞來學、不聞往教、山崎生能守之、此乃眞儒也、即日命駕、訪其居

小野道風善書、遒勁神逸、冠絕今古、歷事醍醐朱雀

村上三朝、至正四位下內藏權頭、晚患中風、手顫筆勢彌生奇體、嘗為橘直幹書奏疏、村上帝常置坐側、會禁闕火、帝顧侍臣曰、直幹之疏存否、不復問他、康保二年卒、年七十一、後稱道風及藤原佐理藤原行成曰三蹟、

小川戴笠　　細井嚠蔬

安永中、有松山天姥者、以善書聞、嘗見小川泰山、嘆曰、斯兒非凡、且有書才矣、迺為司馬溫公勸學文而與之、泰山臨摸、且誦不怠、漸解文意、既知讀書益於

人、父喜之、受業其所親善山本北山、北山授以太史公之文、泰山受而讀之、有所感於項羽書足以記姓名而已之言、自是不復事臨書、決意讀書、時年僅七歲、泰山自一執謁於北山、雖烈風大雨、未嘗不詣師家之闕、曾大雪、戴一巨笠赴之、途未至半、雪積笠重、力不能勝之、顛蹶大傷膝焉、人愍扶之、勸令歸家、不肯、遂至師許、忍痛受業若常、比隣傳為美談矣、

細井平洲幼好讀書、誦讀既遍、歲十七而請遊學於京師、單身趣之、與伊勢人北畠世覲者、同舍僑居、垢衣弊帶、食糲嚠蔬、務儉費用、先是父正長為之與金五十兩、使適其用、在於京一年、費散十兩、以其餘購得書數百卷、及歸期、馱兩馬而還、鄉里皆以美談之、

三善能文　　中江脩身

三善清行、淡路守氏吉子也、延喜中累官至式部少輔、兼大學頭、時帝方勵精圖治、詔求直言、清行上意見十二條、切中時弊、論者比之唐陸贄、後任參議、兼宮內卿、清行明法律精算術、强記洽聞、為一時之宗、嘗作詰眼文、寓其意、所著有善家集、

熊澤蕃山負笈上京、求良師、未得其人、共投宿者一人語曰、往日余為主遠行、時懷金二百兩、即主之所使齎也、途跨驛馬、出金繫鞍、日暮忘收之而宿、困頓就枕、半夜始覺、乃覺遺金、則茫然猶疑為夢寐、既而神乃定、痛心疾首、千思萬慮、求之無術、一決死、雖經戚然自嘆、不為天所吊恤、逢此悲凉、時聞剝啄聲甚急、問之則稱馬夫某、因亟出渠、即出金曰、小子歸家、將洗馬、及解鞍得之、是君之所遺、故來還呈、封完如故、吾驚喜、不知所措、腰纏別有十六兩、即解以謝之、

馬夫不受曰、君之物付君、奚謝之有、然爲冒夜来此、顧得債二百錢足矣、吾曰孽自作、微汝發義心、吾無得生之地、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不腆黄物、非敢云報、聊以表寸志、馬夫愈辭、乃減八兩、亦不受、稍々減纔至方金二、馬夫執益確、曰、君毋溷我、予有所守也、吾歎問曰、淡於欲者、今之世不多見、至其以義爲利、如汝則絶不可得、所謂所守者何事也、曰賤役糊口、豈不思利乎、而有中江與右衛門者也、教授里中、嘗聞其言曰、誠正以修其身、事君致忠、事親盡孝、毋以貧濫、毋以賤枉、今若以所賜利之、則欺此心也、言畢去、噫澆世、安得有此人乎、蕃山傾聽良久曰、馬夫一鄉鄙人耳、素不識道之爲何物、則趨利若騖、何義之思、而其廉潔不愧古之君子者、必教育所致也、所謂中江氏者、其德與學可想見也、方今之世、捨此人而誰適從、是日即束裝往謁、請業於門、藤樹辭以不足爲人師、蕃山益請不置、二夜寢其廡下、藤樹母見之謂藤樹曰、人自遠方來懇請如此、傳之其所習、誰謂好爲人師、於是始接容、蕃山時年二十三、

大藏地仙

大藏善行以文學著、元慶中爲少外記、大内記、都良香狀、讓其職曰、善行等、文富春華、學收秋實、若抽毫麟閣、洗硯鳳池、則左右得人、起居傳美、仁和中轉大外記、後爲東宮學士、常服鐘乳丸、年滿九十、猶有壯容、時人嘆異、謂之地仙、

菅原天神

菅原道真起翰林、遭遇明時、不次登庸、位極將相、諳練治體、裁決如流、紀綱振肅、人想風采、藤原時平常嫉其寵遇在己上、譖毀排陷、奏曰、道真欲廢陛下而立齊世親王、道真女適親王故、時平以是動之、帝富春秋、在位日淺、遂惑之、延喜元年正月、叙從二位、俄貶太宰權帥、男女二十三人皆被貶黜、三年二月、薨于貶所、年五十九、道真能文章、最長詩、有集行于世、延長元年、追復本官、贈正二位、一條帝正曆四年、贈正一位太政大臣、初天曆中、民間建祠于北野、祀道真之靈、稱曰天滿天神、

跋

懿德發於秉彝而秉彝好懿德猶燥溼之於水火故其感發人蓋有非言語之所及者善矣哉土屋伯毅之以此編誘導子弟也評之點之知僭矣而亦出乎彝心之不能已則余安能自止之校之刻之則美矣可以及惠於萬彝伯毅其不自止并不止人可也

明治庚午秋

朗廬坂谷素識

竹外姬島鮮書



錢牧齋謂徐霞客游記云多載米鹽瑣屑如甲乙帳簿此所以爲世間眞文字余常疑謂游記之妙在布置有法取捨得宜而使水經山脈歷歷可辨酈道元

柳子厚是耳苟米鹽瑣屑無讀則道程記爾俗爾雜爾何有於其爲眞文字項者土屋伯毅示巡校日記徵評且叙閱之其所記若與余持論符者既謂又舉此呂質庚辰一月念八日題于

堺縣之寓竹雨山房

友人　五十川淵撰并書



訂正增補皇朝言行錄　附載巡覽日記

土屋弘　著

五十川訒堂云先提綱

明治十年六月三日。文部大書記官九鬼隆一。從行一等屬久保田讓。十等屬笠井邊。自東京來巡視我堺縣下小黌。縣令稅所君。令余及稻垣六等屬從導焉。日午發縣廳。途過博物館。不過堺師範黌及市中各小學者。先此書記官既來視也。左折。取小栗路。視伯太及南王子兩小黌。伯太者往時為渡邊氏治所。今則壘壁廢蕪。為一村落。南王子者新平民所住。生徒進業有可觀。遂取道大津抵岸和田。余舊主岡部氏治城所在。今則城復于隍。而街市不與昔時大相異。夜就書記官。質學制。書記官曰。學有大中小各別。其品種耳。非階級之謂也。故不必人民一般逐次學之。唯如小學科。一般人民必需之業。故政府尤所注意督勵焉。至大中學則雖政府所舉。亦半任民為是。蓋今日學制之主旨也。

坂谷朗廬翁云小學以上任其好與力是大段長有微第之意　訒堂云此行所主在視學此尤有要處宜乎作者之懇々說出也　依田學海云此一節後段自然照應　又云金剛山乍見乍隱全篇指針

四日晴。視岸和田學校。以下稱學校者總係師範學校分局 及岸和田南小學北小學。貝塚。信達諸小學。教場皆整頓可觀。凡浪華以南至此。地勢平坦。彌望咸良田。東則金剛山橫列如屏。西則茅海一帶為灣。信達以南。漸就山徑

巡覽日記　一

又云今篇中分界之處[illegible]可考[illegible]此及[illegible]所謂[illegible]線法也

覘山中小學。牧童樵女。負狹兒就學。此為紀泉之界。山皆不甚峻。惟接紀州處。往々峻絕。如地誌所謂。與書記官別。約七日會於和州五條驛。蓋書記官從是巡視和歌山縣下也。余等就歸途。薄暮達堺。堺距山中村九里。此行往從小栗路。復從官道。

又云來路往復有歸宿

五日晴。參廳。調查學事年報。

朗廬云勤大可想

六日晴。至師範學校。纂輯學規教則。

七日晴。謁縣令。申以赴五條。縣令更命井出訓導同行。於是三人同發縣廳。日正午。五條距此十二里而遠。乃僦快車。出花田口。過仁德反正諸陵下。經葛井寺。達春日村。此為金剛山麓。從是舍車而徒。阪路三十町。所謂竹內嶺也。躋攀頗勞。流汗遍背。至嶺上。涼風颯然。快不可言。此為和河分界之處。過竹內村。有孝女阿伊滿舊宅。建石題曰孝女阿伊滿舊蹟。三宅某所筆。稻垣云。孝女不詳姓。事母至孝。嘗負母出都下。巡遊名勝。以悅其心。母嘗欲食鰻炙。孝女貧不能供。宅前有渠流。偶有鰻數尾游至。便取供之。孝女

進鴻溪云孝女行事此篇中不可欠之要典且備旁人口吻軼々敍去尤得体　朗廬云王祥之[illegible]孟宗

巡覽日記　二

之寒筍皆偶然而爲孝子之奇福爲偶然而不偶然者乎

訒堂云四字可當論賛

事母大抵此類也。其事跡之詳。有別録。河内寺内村某氏藏之宅前渠流。今猶在焉。清澈可鑑。就茅店買醉。仰望金剛山。不覺甚高。蓋在其趾也。夜達五條驛。學區取締中井東來。即遣訪問書記官。還報曰。本日経高野山而至。疲甚。故明日面晤議事。浴罷呼酒。供香魚鮮膄可口。

朗廬云僕童子之時從親在五條今猶記香魚之味讀至此不勝有感

八日晴。寓樓上坐望銀峯山。橡原岳及芳野山。樓下清泉涓々繞堦流。訪書記官曰。欲四日間巡視和河兩州。於是同發。蓋笠井有故先至下市焉。視五條小

訒堂云小勤

學途上。望裁判支廳而過。廳係德川氏時所建。所謂五條縣廳也。文久癸亥之變。代官鈴木某死難。中村某承其後改築。今之支廳是也。結搆雄偉。隱然似一城堡。此地負金剛山。控芳野川。瓦甍鱗次數百家。爲山間小都會。経今井。三在。諸村。踰宇野嶺。石徑犖确。行步極艱。抵阿田村。沿芳野川而上。此間四山迫圍。蒼翠欲滴。視下市。新住兩小學。經檜垣本。越部。抵六田。喚渡舟。水清澈。齧崖而流。芳山距此漸近。視六田

朗廬云先自健康方乎

小學。教場不整。而庭中花石頗有趣。登一里爲芳山。

途分岐。左爲正道。右爲間道。書記官等從正道。余輩舍車從間道。既抵芳山。有銅華表。頗壯偉。聖武帝所建。自是東一道。爲芳野街。市屋率架崖腹。有葺以杉皮者。有瓦甍者。亦山中一小市也。書記官既在旅店。俟余輩。店主供茶。清味沁齒。余更乞清水。盥沐拭躰。拜延元陵。更抵吉水院。延元帝行在所也。拜觀御物數種。凡此際可記者。指不暇屈。匆々一過。何能得其梗概。不若閣筆以待他日之閑遊。視芳野小學。有女生久保満智者。講萬國地誌畧。音吐琅々。講解明晰。

鷲家村醫生子。父既死。母教育有方。満智今寓教員武藤氏。專修算術。齡僅十二。凡此地方子弟。言語明晰。有可聽。不獨此女生爲然也。其山村僻境女生亦能如此。教育之遍。可以推耳。

訒堂云亦此行本色不可欠

就歸途。書記官等命車先去。余等步而降山。過七曲阪上。櫻樹萬數。綠雲密布。所謂一目千株者是也。惟憾不及芳時耳。又降數百步。有村上彥四郎父子墓。路傍竹叢蒙密。猶昔。想見當時壯烈之狀也。又降數町。隔川見一聚落。瓦屋連接。即上市也。凡此地方。五條。下市。及此爲小都會。

朗廬云諸陵又忠臣之跡不漏一吾凡評生尊王之志不嘗發洩者歟

毅堂云小勒
又云斷住
又云一句引而不發客心悩殺之景況可想
又云[illegible]上
又云應
朗盧云壯裡之風色盡如

時暴雨沛然至。雲霧充塞。頓失峯巒。乃一喝鼓勇直達六田。蓋從正道也。從此命車。衝雨而馳。薄暮還下市。笠井在焉。半夜聽雨眠。

九日。細雨霏々。夙發下市。踰葦原嶺。則一望平野。所謂國中也。嶺南北地勢山脈。似自殊區域者。視高取小學。時雨漸霽。高取城在山頂。樓櫓粉壁。隱映于樹間。蓋距山麓五十町云。途中遙拜畝傍山東北陵。視芝村學校。及三輪。成願寺。兩小學。此間雖無觀異。四山新綠。經雨殊覺鮮美。眺望之佳。目不暇給。抵奈良

渇得清泉
毅堂云悩情開發
又云亦[illegible]上
朗盧云教育之狀何如
又云長吉亦吐舌
陳曼壽云句極雄壯

客舍。往縣支廳。晤嶌田警部。是夜。井東四等屬。野淵訓導來訪。談酣數更。

十日。早起開窓。御蓋山綠。與猿澤池光。映發爭輝。而雙浮屠。南北圓堂。離立其左。風景甚佳。視奈良學校。營築既成。輪奐為縣下諸黌第一。視椿井小學。亦壯麗。從是西下。視郡山學校。及小學。經龍田法隆寺。抵龜背嶺。亦為奇境。余嘗過此。得一聯。曰。瘦山肩破露奇骨。怪石牙摧嚙激流。記實也。此為和河分界之處。視國分。柏原。植松。諸小學。此夜宿八尾。書記官設宴

又云破擸易犢二推擸易撐
朗盧云書記官達頭不飾總教育之事其狀可想也
毅堂云不可無此結局
朗盧云爽快使人神往

謝勞。酒間說教育大旨。諄々有序。

十一日。視寺內小學。時書記官有事於大阪府。拉笠井去焉。久保田氏代攝。視久寶寺。蛇草。中小阪。加納。岸和田。堀溝。中振。枚方。等諸小學。竟視禁野學校。亦從是去。渡淀江。直赴京師。是日大風雨。宿枚方驛。客樓臨江。稱縣下勝景第一。會煙雨滿江。淒凉如秋。晚

十二日。放晴。早起推戶。兩岸空豁。宿霧未披。糢糊描山形者。左為山崎。右為八幡。而大江汪溶。流其間。既而比叡比良鞍馬諸峯。漸出沒隱躍於雲煙中。眺望

毅堂云關紐
又云亦不可欠
朗盧云唯願女学生不徼歐米女子得意乎女権

奇極。佇立久之。割愛下樓。則宿霧全開。日光煥發。群巒畢露。對岸諸山。蜿蜒西走。比之和州山水。秀傑雖或讓焉。而地勢雄豁。則逈然自別。視楠葉小學。女生就學尤多。民心向學。教員授業得宜。並可知。從楠葉取間道。行十余町。踰小山。此為城河之界。一望開豁。遠山近水。樹竹茅舍。斷續點綴。明媚可喜。下山則瓦甍參差。肆店相連。此為八幡街。左折又登山七八町有八幡祠。宏壯秀麗。肅然使人起敬。山腹有一茶店。就憩焉。左望宇治醍醐諸山。遙翠一簇。插天際者。和

又云。方是酷暑。不勝想像。

之春日山也。聳其左者。鍬山也。其他諸山。横臥如列翠屏。巨椋湖在其間。如布練。山水之勝。使人應接不暇。吟賞移時。請觀八幡小學。訓導大塚某接待有禮。過橋本。望山﨑寶寺。僅隔一水耳。乃想像天正間戰闘之略。土人傳云。當時豐公在此驛。指揮諸軍。從是

學海云。前叙後斷。筆有分寸。

再沿淀江而下。視諸守口。兩小學教場皆整。出守口。則平田曠野。彌望無際。顧望金剛山。思昨來所經歷。既而達浪花。路次通覽各小學而過。其造築之美固

訒堂云。文亦回顧。

非吾縣下小學之比。然而其用心於教育。未必多讓

朗廬云。平生注意亦可知也。

焉也。并出有事於友人。迂路往訪。余與稻垣同車。薄暮歸家。翌十三日參廳復命。縣令曰。數日間。足跡彌於數州。亦可謂勞矣。凡此行。於山則登芳山男山。於水則臨芳川漢江。而為日僅々不過八日。而得略窺五州教育之梗概。與名勝之一斑。因記以示同友。

學海云。總收。

訒堂云。得此一結。覺從前山水教育一路叙排處。總不是浪筆。

此編題曰巡校日記。本宜詳記教育上事。又恐事渉煩雜。眯看者目。因別製一表。附之卷末。

十年七月初五　土屋弘識

前年余評馬関日記。日記專記與外艦砲戰之狀。悲壯激烈。使人扼腕。此記則藹々和氣。溢紙上。可以觀時變焉。抑今也日薩闘爭。惨毒不勝言。余更慨然希王化速覃。布藹々教育。亦如此記者出也。

明治十年七月　朗廬阪谷素妄評

僅々八日間。而車迹殆遍於三州。從行巡視。鞅掌之暇。輒及山川形勢之奇勝。城墟市街之規模。孝子忠臣之遺址。英雄戰爭之偉略。概舉不遺。使人一讀了然有所得。是非筆路縱横綽々有餘地者。

則不能焉。敬企之餘。一二採摘揣擬。以應下問。懇至之徵。極知僭越之罪。無所逃也。

明治己卯雨水前三日　鴻溪進漸妄言

細碎排叙。却貫珠連環。成一篇大文字。觀者不可徒以尋常游記視之。

明治戊寅五月　訒堂五十川淵妄識

公務繁劇。暇及山川。非綽乎有餘裕者。決不及此。

丙申九月　學海依田百川拜讀

誠堂云。伏筆。

又云。全篇以河上川北小川為脉絡。而水石之奇觀。全為兩師之賜。是處先提出。以為之地。切勿以閒語讀過。

三島中洲云。佳語。

菊池三溪云。

叙景如画。又客中一適。

誠堂云。開窓樌見寸碧。又云以下係兩師之功者。用〻〻。係川脉者用・・。以標出良工苦心。

三溪云。宛然柳州九記。以下皆然。

續巡黌日記

是歲七月六日。税所縣令又命余及太田正名陶山郁二郎。巡視大和芳野郡各小黌。此夜宿五條驛。驛在金剛山下。區長玉置高良學區取締中井東等來。話十津川北山絕險之況。既去。夜半盲風驀起。雨如建瓴。狂雷雜之。墻壁戸牖皆震。余笑謂二子曰。雨師風伯。應為我華清前途。

七日。陰雨霏々。中井來郷導。視岡村表野兩小黌。時天漸放晴。傍溪而行。大石負老樹。盤踞中流。一種盆景也。前岸紫陽花盛開成叢。幽艶可愛。視山影丹原靈安寺野原四小學。薄暮還五條。本日所視六小黌。生徒甚少。召各村總長等督責。夜半罷去。

八日晴。發五條。取路大島村。沿芳野川而進。過小島村。抵永山寺。川狹曰無轂。蓋此際水滙為潭。深碧不測。淙然之響頓絕。所以得名也。寺有古鐘。高凡五尺。周四之。銹碧異常。銘係菅公文道風書之。去十餘町喚渡而東。有村曰島野。四山圍合。清溪抱村。桑竹茅舍。點綴占境。繞山足。沿水濆而行。兩崖大石錯出。爭

誠堂云。漸見林麓。

誠堂云。反映取姿。

中洲。名可厭。景可喜。

三溪云公論

三溪云。叙水脉處如讀禹貢

逞奇狀。碧流激注其間。噴沫飛雪。又行數町。曰瀧村。雜犬水碓。轂相答。幽邃清寂。頗有塵外之趣。抵瀧小黌。敎場可觀。生徒亦多。與中井別。又沿芳野川而進。有村曰水盜。急石益奇。水石相鬭。如互爭勝者。更進有左名手。有一大奇石。傳云。往昔狩野法眼元信過觀嘆曰。如是詭狀。我不能寫焉。遂閣筆而去。因号曰閣筆岩。余曰。石則奇矣。然水勢緩漫。比前景有死活之別。太田陶山亦謂然。視新住小黌。就學尤多。視下市小黌。童兒滿黌。擾雜可厭。傍芳野川而進。薄暮達上市。學區取締達四郎三郎來迎。

九日晴而熱。渡櫻津。山水明媚。左望妹山。右則脊山。對岸有飯貝村。村民適議新建黌舍。請余相其地。民心向學可喜。還視上市立野兩小黌。遂過妹山下。有山茶。枝節間別生葉。似檜。頗奇異。蓋寄生之類。從是沿津風呂川而進。流不廣。而水石則奇。抵津風呂村。村在萬山中。距立野村凡一里。民風甚淳朴。視小黌。雖生徒不多。間有進業者。遂取山徑。踰盤野嶺。雨忽至。炎熱為之一洗。嶺上俯瞰窪垣内村。村前二水分

諏堂云此敘在水為左右分流之処在文為上下轉換之處一讀至此既以知二水之勝又以知文章之妙

又云先注左方

船山云宛然柳記

三溪云心胷爽然幽邃可想

船山云添山註一句殊奇

中洲云二句自柳記得來

又云評至此清冷之氣亦逼人

三溪云衆隨園諸遊記似遜一籌筆鋒犀利奇才奇文

船山云画手閑筆

流右自大臺原山出号曰河上川左自高見山出号曰小川二川至新子村合流入芳野川祇新子小黌生徒進業頗可觀雨霽炎威加甚出村渡一溪所謂小川也架獨木橋橋下大石横臥石厓自左右出壓奔流沿溪而進石質多青蒼時見香魚觸岩磯而跳此間滿山皆杉鬱翠攙天而樵歌鳥語時從林樹間聞視小栗栖小黌抵鷲家口投病夜半夢覺溪流激石殸徹耳又聞山蛙幽寥可知

十日視鷲家口小黌行一里隔水有蟻通祠祠前二

水左發源高見山右自辭岳發至此合為三名川即小川上流也路傍有丹生川上社号曰奧宮又行十餘町有銅坑窺之暗黑試投下石響少頃歇踰三尾嶺滿目杉檜陰森不見曦景視三尾小黌踰狹戸嶺過大豆生村又沿小川而行前岸大石屹立高五丈餘古木攫石而生輪囷佶屈翠葉披拂其上清流涵影溪間奇石錯落小魚十數尾游泳甚樂乃與太田陶山等共脱帽踞石少憩爲清冷之氣逼人從是以東溪流漸邃樹石益奇其境尤為幽峭視麥谷小黌

諏堂云幽峭二字此一段中緊要文字所謂画龍點睛者

三溪云此一解記物産

中洲云幕府頑民王朝義士

三溪云可以補正史之逸

船山云一句多少精采

諏堂云點法從太史公論贊來

又云雨師賜添一層下文適字亦自此生出

三溪云引日本書記考據的確

元為佛宇傳左甚五郎所構今則傾敗無可觀聳其東者曰山葵岳其南者即辭岳也距此殆一里山中有池名大鏡潟久旱禱雨必應云此為芳野郡東隅即小川發源處此地方乏耕田土人植杉苗易桑麻又生山葵極多此夜還投鷲家口村逵生曰往年天誅黨敗匿十津川及追兵來逼踰北山（北山荘在十津川荘東北）而逃彥根及和歌山兵要之於鷲家村及此地悉捕斬（殘黨有四十餘名云）實文久癸亥九月廿四日夜也獲黨魁吉村寅太郎在翌廿六日當日戰鬪尤劇伏屍狼藉

於山足水涯益逵生所親睹云

十一日發鷲家口雨甚沿小川而下溪流暴漲響如狂雷行草間雨滴衣裳荊棘刺脛抵南國栖小黌黌倚山設對山開前帶溪流眺望頗佳逵生云國栖為五村總称大和萬歳舞翔于此地方新子村黌北三町有天王淵廣二十間長一町餘益河上川至此廻流為淵也産香魚及鱒魚國史曰國栖人献腹赤魚蓋為此地從是以東為河上荘沿河上川而上一里抵東川小黌教員小原龍太與余同郷嘗游于余

訒堂云既窮小川叢原飆則勢不得不轉注右者也然亦作者措心可想挺起以下入河上莊

三溪云下三逾字取姿致此是文家秘訣

中洲云奇景愈出愈奇

訒堂云筆下有声

船山云餘音鏗然如鼓希之瑟

訒堂云別添一泓流大有趣

中洲云亦旅中一興

訒堂云亦爲奇觀四字有斟酌

中洲云勸學餘談及開路勸民之志可欽

門者龍太冐雨送余十數町固辞別更沿川而進水
逾増嶮石逾至奇而雨亦逾甚且阪路峻嶮陟降極
艱行二十餘町兩崖巉巖屹立十餘丈右曰萬壽巖
左曰鎧掛奔流激于其間更有巨巖當爲廣數百丈
參差咋嵯與水相擊氣勢甚雄轉殷撼山其他巨石
硉兀散布水中形尤怪詭不遑一々狀之視大瀧小
黌建築佳麗爲芳野郡中第一生徒進業者亦多投
逆旅晚間微醉與二子散策溪上一山突立下臨溪
流即鎧掛背後也時水方漲瀑流吼怒滿溪翻白會
漁夫鈎得魚狀似鱒別有魚數十頭大尺許爭溯瀑
流而竟不能遂亦爲奇觀還至旅舍則日既暝濕雲
侵檐夜土藏莊三郎來訪爲村著姓周旋于學事尤
勤本村小黌營築費及教場器械生徒衣服皆其所
辨云談及開路事莊三郎云奮奈良縣參事津江田
子嘗醵金五萬圓開水陸運路以僕所見此猶針穿
山耳必也須六十萬圓然後可也此言似大有理然
余謂陸路開通事既就緒成之不甚難至水路則激
流急湍未易遽下手也

中洲云吾邦隴蜀

訒堂云奇峯別現

又云談及大臺原一句余激賞不能已觀者信否

十二日學區取締船津新四郎來早發大瀧村又沿
河上川而進山益峻水益急行十餘町有落粉谷噴
瀑激瀉其他有懸泉數所路傍怪巖哆口欲噬人抵
迫村小黌亦爲偉構倚山臨溪頗占形勝鄰黌有幽
林此爲丹生河上奧宮盖小村所有出後人擬設者
數又行數町有高原川奔湍跳石上瀧猛殊奇合河
上川處爲三叉各架板橋渡而前橋極壯攀峻坂八
町餘抵白矢村村在山腹山農八十餘戶多架崖構
屋拓峻阪爲圃種豆及稷有小黌生徒較多船津云
前年有大石顛墜碎民屋三處死者三人嶮絕可知
還過溪橋見懸泉直下如匹練又陟峻坂十餘町曰
人知村前對白矢村髣髴如望仙境阪路極隘深茅
沒脛聞津江田子銳意開徑功未竣而罷從此以東
不着手云抵井戸村小黌在萬山中又行二十餘町
溪流分泒左出於大臺山右自大峯出至此合流爲
河上川視下多古小黌遂宿森本氏談及大臺原事
森本云原廣袤七里滿目叢篠川流數道間有大樹
探討者往々拾家什器具還蓋往昔有人住焉

三溪云善敘難敘之事如作家書所以為老手、

中洲云出入蜀記所無奇甚奇甚

學海云善狀難狀。

訒堂云一句標提、

又云海內無双四字借他人口出之妙甚不得不圈

三溪云以下敘洞穴處奇幻巧妙不可方物蓋山水奇矣文亦自然不得不奇然徒有山水之奇而不獲筆墨之奇不能標其奇也惟有斯奇筆

十三日發下多古沿小溪而行見樵夫運木材其法就峻坂密比嵌連木務滑澤之而速下木材樵夫在後掣繩使不旁騖極快捷謂之陸筏亦不誣也人智精于所習信矣又沿河上川而進喚渡不應僕夫皆余等渡對岸曰白川渡此至和田村八町間水清淺舒緩異于他急湍激流行十餘町前山缺處望大峯堂宇房舍歷歷於樹間大巖屹立其前所謂西覗東覗者蓋距此不過二里云視和田小釁遂探洞窟又沿溪流至柏木村凡和田村以南此為赴紀熊野之本道船津云此地又有洞窟其奇稱海內無双請一見余躍然曰吾亦久耳之矣二子亦喜見于眉宇乃雇導者導者手炬火使余等各持燭下山數町出溪涯仰首則大石突立曰不動窟有洞口西向而入廣可坐數十人稍進屋石中空如懸鐘曰鐘形石口稍蹙曰第一門僂而過左有石曰高麗狗口又蹙曰第二門伏而過有石曰行者笈曰倒立錫杖口益蹙曰第三門有石曰行者繫繩蓋小角當初入窟繫繩此石而縋下者乍聞隱轟之聲心怔之口又益蹙曰胎

可以寫此奇山水也、

訒堂云三溪翁評大得肯綮然猶有可憾者未道及作者所以特詳敘此洞窟而畧敘他洞窟之故

中洲云一闔一開景與文共妙使讀者一驚一快不已

訒堂云已上層一層深入已下忽轉足

向高而右此窟極矣是所以有此小泰也

又云燃東

陳曼壽云此景致敵國黔中牟珠洞大同小異造物之弄巧誠不可測

訒堂云此作者尤竭神摹鬼刻之力處文亦稜稜露頭角

又云不動窟叙畢

內泳匍匐而進有橋曰無上渡之則廓然空濶瀑泉激瀉不知其高下為溪流蓋響所怔之聲即是踞石少時使人神寒沿溪流西行掬水飲之極冷冽曰三津川此間屋石水滴如注燭火屢欲滅衣裳皆濡溪流屈曲為淵不知底上有木橋登而進口又蹙尤鞠躬而上凡四五間又廣豁如巨屋窟至此極矣距洞門一町餘此中尤多奇石一俛一仰使人叫奇不絕首者曰行者額曰虛空藏佛戎大黑其在中央者曰長大童子短小童子十三佛釋迦佛其在深奧者曰不動明王千手觀音護摩壇懸其上者曰髻鬘瓔珞疑石乳凝結者皆以形似名焉其他種種名稱雖盡是浮屠氏所命然其殊形詭狀實所謂神摹鬼刻不一假人工而要之皆石骨稜稜露頭角者耳洞窟中寒冷如冬還至洞門則炎熱之氣驀然來襲凡此鄉有岩洞五處其四在柏木村其一在和田村在和田村者曰水晶窟北向而入深六十間中有白石瑩然似水晶在柏木村者第一曰菊窟東向而入深二十五間洞口甚狹中有石頭簇簇似菊花亂開者第二則不

又云與前對叙詳略有法

鴻溪云若我吉備素稱多洞窟之國其中所有及門戸等形狀名号與大異取於道佛之言以名之者亦居多矣而若巖石奇巧更有甚焉其曰鬼橋曰羅生門者是也特恨不得假如伯敎巨筆而記之以報知

造物者妙手於此上好手人也

中洲云山中晨景如睹

訒堂云此一束不可欠所謂投上引下者

中洲云午景亦如睹

動窟也。第三曰正善窟。東向而入。深不過十間。有石。名曰大金鼓小金鼓。叩之逢々鳴。凡此數者。雖形狀有小異。大抵同於不動窟。而洞中瀑泉之奇。則他所絕無。其第四曰聖天窟。導者曰。此窟入者必有異。敢辭導焉。余等亦不之强。薄暮投逆旅。船津遲余等久之云。

十四日。晨起發栢木村。白霧埋山。少焉日出。前山忽露頭角。溪聲猶自霧中聞。老松梢天。阪路崎嶇。不易行。視伯母谷小黌。就學甚少。渡溪。爲河上川上流。即發源大臺山者。從是不復沿川流。一路峻阪。行樹根石頭上。往々叢茅沒身。蜂蚉螫膚。惟巨木陰森。不漏寸光。時來清風。使人不知炎日中天。此爲快適。所謂伯母嶺是也。右望大峯於樹間而過嶺。上有一茶店。就憩焉。左方一山。維石巖巖。此爲大臺山南端。店主供燒酒一醉。不覺坐睡。醒則陰雲起於後山。店主云。雨意可虞。乃鼓勇下山。凡二里。途分岐。僕夫言。左入小橡村。右則川合村。乃取路于右。亦極峻絕。下盡則清溪淙然。此發源大峯者。從伯母谷。至此六里。中間

訒堂云提起以下入北山莊

訒堂云彼此互形

又云空中着想妙々聽者盡首肯

中洲云有此總括使讀者了其地勢

中洲云近來發撿壙坊少出鑛而磨者海内皆然不獨和州

又云此巡視之功

惟有一茶店耳。沿溪涯行數町。爲川合村。一水又自東來。此發源大臺山者。二水至此合流。南奔爲新宮川。從此以南爲北山莊。時日既沒。四山又鎖煙霧。夜總代後十助來云。小橡村即南帝潛匿處。有寺曰南帝山龍泉寺。

按伯母嶺。雖云峻絕。中間地勢。却平曠。亦高原之類耳。大臺原。余未極其境。而參考土人說。想其地勢與此相似。特廣其幅員者。地名大臺原。蓋記實也。

十五日。視川合小黌。教員授業有法。沿北山川而下。路極險。行一里。曰白川村。村前十餘町。有鑛坑。本年二月所發撿。就觀焉。鑛夫持燭導余輩入坑口。銅氣衝鼻。傴僂而進。有梯。緣而下。四面見鑛。命鎚之。獲數塊。又向上進。銅氣益甚。且溫熱不可耐。乃却出。鑛夫云。鑛凡百斤。得純銅二十四斤。又云。坑旁有一山。鑛脉既露。開此則其利不貲。又云。近來和州發撿鑛坑凡七十二所。而出鑛之多。在和田村者爲最。遂去視白川小黌。生徒甚少。詰世話職。曰。村有岐村六所。遠者殆隔二里。所以就學者少也。余乃命閭支校。遂經

訒堂云。柳州。

中洲云。溪村實況。

訒堂云。僕在晃中親見大谷川水亦為深緑色。讀至此想出曾遊。為之悵然。

栂野平中平諸村。（大抵三五家成村。多者不過十戸。）抵古代村。踰峻阪。俯瞰前鬼川。兩崖大岩屹立。水溜其間。為輪狀而流。川不架橋梁。會木筏塞川。乃踐其上而渡。行數町。北山川自東来合流。其衝激處。巨巖兀立。岞嵎嶔崎。與水相擊。氣勢頗壯。又行半里。踰一山。又沿北山川而下。川流至此漸深且廣。水為深緑色。而游魚無數。歷々可見。薄暮達池原村。從川合村至此。行程不過四里。而其嶮莫比。大抵排荊棘裳背。或拾斷岸峭石。屢俯激湍。足趾每酸。相傳。神武天皇從紀伊入大和。經此焉。路之險惡。今猶如是。二千餘年前果何如也。

按伯母嶺以南。風氣頓改。言語自別。判然似異疆域者。此夜熱甚。不能安眠。

十六日。亦甚熱。副區長坂口長國来。視池原小黌。教場井々可喜。唯女子就學尤少。渡北山川。踰一山。頂上有池。方四町餘。冬夏水不增減云。旁有祠。曰池神社。降八九町。抵池峰小黌。凡北山莊各小黌。女生甚少。因懇諭區長戸長及父兄而去。渡西野川。（此亦發源大峯者。南

訒堂云。考據每稱佳。是伯毅長技。

三溪云。詩亦清絶可喜。

訒堂云。描寫大生趣。

中洲云。旅行之苦可想。

流至桑原村。合北山川。）踰小山。一望秧針青々。從此地勢漸開。視寺垣内小黌。遂繞山足。傍溪涯。（發源于池峰村。下合北山川。）行十里許。至上桑原村。竹籬板屋。隱映樹間。風光明媚。異於昨日来所經。余問坂口曰。山在南方。而地名北山者何義。曰。此地往昔屬紀伊。故從紀伊見之在北方。余曰。謂戰國之時。武人割據。往々擅分疆域。此或然。視桑原小黌。薄暮投龍岩寺。四山蒼靄。前溪水声幽寂殊甚。枕上得一絶句。曰。求宿来投古梵城。半山斜月夜風清。禪林不結塵中夢。聽盡溪流齧石聲。

十七日。發上桑原。沿溪流下半里。踰不動嶺。此為大和紀伊分界處。峯巒攢叢。瀑泉懸焉。南降三十餘町。北山川向西而流。水漸大。山漸舒。抵竹原村。時黒雲一點起前峯。須臾白雨如覆盆。迅雷助勢。山間徑路。避無地。衣帽皆濡。經大野川端西村。踰一小山。又見北山川。溶々此為小松津。喚舟渡。中流巖石之狀。或突兀偃蹇。或參差巉峭。錯出競奇者。不知數。從是以南。川流又漸迫。水紺緑色。蓋石崖括激流也。就小松村民家。（有兩屋而已。）請宿。辭以病者。乃買酒。努力而進。行

訒堂云又提起入十津川莊

十餘町。有榜。題曰此以南堺縣管轄地。即十津川莊也。徑路狹隘如前。但剪榛荊。决行潦稍可行耳。抵安曽村宿。懇待情溢於辭。本日所經不過五里而地半屬和歌山縣管下。路極嶮惡。徒涉水者十四五回。深過腰者兩度。疲頓亦極矣。

十八日。雨。發安曽。沿北山川而下。學區取締上東政二郎來迎。抵神山小學。就學甚少。沿葛川而上。水勢頗壯。而石不奇。視上葛川小黌。凡北山鄉以南及此地方。屋皆葺以杉板及杉皮。不見一瓦。宿中村正岡

訒堂云總束妙在有意無意中

又云幽絶可喜是非天津橋上声

又云分行一舉安知不夭為伯殺留後遊一著

中洲云所謂兩行之奇勝晴行者依云字不多而意足紀行文宜然。

氏。晚酌供鹿肉。柔脆可口。主人云。昨獲之前溪。夜聞杜鵑。此行欲遍視十津川各小黌。而不欲多費日。乃分路。余與太田。取一道。陶山上東。取一道。

十九日。細雨霏微。與陶山上東別。副戶長深瀨某為余鄉導。冒雨發。一路峻阪。名曰玉置越。登十餘町。濃雲埋路。比至絶頂。雨漸霽。回看四山。白雲揺曳。從風變幻。殊為奇觀。有瀑泉三條。尤高者十餘丈。似白龍蹴碧雲而翔。樹石幽峭可喜。降盡峻流。嚙崖而走。此為十津川。視折立小黌。生徒較多。沿十津川而下。川

訒堂云逸韻

比芳野川稍狹。而迅急則過焉。宿平谷村。此間山路較坦易。往々見稻田。又間有瓦屋。此夜月出。前峯清光滿溪。吟賞移時。

廿日。視平谷學校。係師範學支校生徒百十四人。喜專修漢籍。蓋土人率為然。沿西川而上。此川至平谷村合十津川。抵重里村。視小黌。攀七森嶺。甚高峻。頂上西南眺無端山。東北遙望大峯芳野諸山。抵出谷小黌。在萬山中。夜投迫野村。村僅四戶。散在山麓水涯。是日小學世話掛深瀨太谷二人來從。途中謂余等曰。近日紀伊本宮

訒堂云再々欲招

中洲云記此一話足知其深僻

民聚黨。途過無端嶺。遇四熊相搏。大傷頭面。纔脫而歸。在距今十五日前。乃指示曰。其處在彼焉。

廿一日。望無端山而過。視上湯川小坪瀨小山手三小黌。宿小山手村。此夜亦月色清朗。溪声徹耳。得一絶句云。一嶺纔過又一嶺。山間毒熱酷于烹。誰知此夕溪堂宿。月色泉聲不耐清

廿二日。發小山手村。踰一山。沿西川而下。曰朴谷荒。水清石奇。偶見香魚。觸石跳。大尺許。視玉垣内小黌。生徒講解可聽。又涉溪流。抵今西村。教員某率生徒

三十餘名。出迎。既就業。教場整肅。揖遜有禮。與對。鷹巢鉢形諸山。眺皆頗佳。遂渡溪。橋踰三浦嶺。陟降三里。山中有平地。号曰野平。又称古矢庫。有茶店。舊名于水。清冽無比。薄暮達三浦村。

廿三日。視五ケ瀬小黌。教員授業無法。沿神納川而下。抵河津村。區内事務局在焉。區長戸長等來謁。區長西村某頗用心教育。可喜。與副戸長深瀬某別。戸長久保某為郷導。又沿十津川而上。神納川至此合流。兩岸石峭。犬牙作咢。略類於北山莊。行一里。視上

訒堂云。作斷作續。

地小黌。教員授業有法。又沿十津川而上。過守宮原村。石奇水急。有女子數人游泳。輕快勝丈夫。行十餘町。曰長殿瀧。磐石亙川心。往年鑿開。今則舟筏可通。投長殿村。陶山上東先在焉。聽其數日來所巡視景況。概畧同於余所經。

學海云。奇。

廿四日。視長殿小黌。遂攀峻阪。抵沼田原。視小黌。蓋長殿沼田原兩村。戸數各不滿二十。經山腹。出迷堂村。渡溪橋。視堂平小黌。踰樫木嶺。抵阪本村宿。是日往々沿小流。即天河之下流。而為十津川上流。

廿五日。視坂本小黌。踰天衢。坂路峻絶。半里餘。上有山農三十戸許。往年天誅黨據此。民家罹兵燹。近年漸復舊云。絶頂有二道。左赴高野。右則通五條。篇首見金剛山。余輩喜可知也。行一里。曰長坂。長程與名相称。又行一里。曰大日川。有坂不甚嶮。沿大日川而下。地勢平遠。時見童山。與十津川北山境大異。其趣。薄暮達五條驛。逆旅主人供西瓜。甘冷甚美。二十日來未嘗此味。

訒堂云。貶忘。船山云。馬頭米囊之想。

訒堂云。一結叙目前之事。尓然得此結。彼此山勢風土之殊異。益可見。又云。起筆亦跟上文結来。

廿六日。發五條。途上回望。昨來所經諸山。高揷雲表。

視戸毛王手御所新莊岩橋五小黌。學區取締吉村直十郎來迎。抵高田宿。晩來小雨。繞簷鳴。枕上草數日所經事。

来

訒堂云。小雨既為伯毅做個文章收結之引。誰謂天道無情乎。

廿七日。視高田曾根與田坊城四小黌。藤井文馬來迎。亦學區取締也。與吉村別。抵三瀬村宿。此日瞻拜畝傍山東北陵。

廿八日。與上東別。視三瀬與樂島莊三小黌。路旁田塍中。有大石平臥。土人呼曰鬼俎。有巨巖。半沒田中。曰鬼厠。蓋古代石棺之遺歟。與藤井別。雨忽至。殷其

學海云。只一句。見時節。是省筆法妙。
翠堂云。常山蛇勢。

之声。在前山。呼車不至。步而前。視穴蟲小黌。日暮倩
鄉導。踰嶺。所謂穴蟲嶺也。此為和河両州分界處。投
宿春日村。流螢點々於田間。
廿九日。發春日村。渡石川。上流。視平尾小黌。時黑雲。
漲天。雨將大至。乃僦快車。直馳入堺。同二子謁縣令。
復命。

往年己厤寄從行巡視記冊。因得領和河泉三州學
校山川風土之大畧。感荷之餘。敢採摘一二。以致鄙
意焉。而今又得見示此日記。以詳吉野全郡風聲教
化之具。山水奇絕之勝。及土俗之淳茂。使人神魂飛
越。如足蹈其地。而目觀其況。何賜如之。嗟堺縣官屬
一意汲々于學事。實如此。其能致教化之懿。諸縣無
比之稱者。非溢也。既卒業。末繫二絕句。以表敬企之
情。
人生何處不風流。官路兼成山水游。三戶村中皆有
學。堪知教化冠諸州。
絕無人處雨沾衣。纔有家邊聽叩扉。寫盡溪山幽邃
跡。蓬窓一夜夢依々。
己卯八月念日　學知　中備　鴻溪進漸
近日老友草場立大袖一冊子。俾余點定其可否。時
余不在家。歸後秉燭而讀焉。大抵叙述其山脉水理
處。原本禹貢水經等來。粧以柳州九記。陸劍南入蜀
記。善咀嚼古人游記膏味者。近日京攝間。山陽小竹
諸老下世以後。斯文寥々。其弄文墨者。書画者流焉

耳。煎茗揷花之徒焉耳。偶見從事于文章著述者。皆唾弃弗顧也。余亦唾弃中之一人耳。幸立大不以余不敏時々過訪今亦見示斯冊子。其喜悅豈何如乎哉。則批而評。完趙。時明治十二年陽月三十日也。

平安　菊池純拜識

既有進氏之批評。繼以菊池翁之細論。僕復何贅焉。但一批閱間。雲湯霧蒸。熊狼所窟。山開水平。雞犬桑麻。絃誦相和。使人倏而魄動。忽而神怡。不知文之能使山水奇乎。山水果有助於文也。閱了。聊題數語。

乙卯十一月念一夜　草塲廉拜首

無景不記。無事不叙。極詳極密。自非筆健腕敏。惡能至此。

乙卯臘月卅日　中洲三島毅妄言多罪

僕讀諸家紀行。率係熟路。文雖極工。叓皆属陳腐。無由廣見聞。此卷所載。他人多未曾經。可以資地誌。可以備談柄。況於文字簡勁。山水靈活。必傳無疑也。

丙申十月　友人　依田百川拜讀

寫景奇峭。叙事確實。展誦再四。不啻親歷貴邦諸名勝。令人應接不暇。至小黌之多。教育之勤。觀摩之盛。於此可卜文運之蒸蒸日上焉。雖云日記。實有關世道之文。

光緒七年辛巳正月六日

秀州弟陳曼壽拜讀

陳曼壽題　一

增補訂正 皇朝言行録附載枕上閑課

土屋弘　著

比日體不佳枕上偶得碎玉話及常山紀談讀之蓋永元間實録也不務文縟而事實明徵可補史傳缺者頗多余特摘數條譯以漢文固病牀遣鬱之閑課耳戊辰長夏鳳洲土屋弘識

永祿中柴田勝家守長光寺城佐々木承禎攻之破外廓進薄牙城勝家防戰尤力承禎遂絶其汲路城中大困而外猶張雄未嘗見苦渴之態承禎怪之廼陽議和遣平井甚介察城中狀甚介入謁勝家命侍

者進盥乃持大盤來水溢於盤盥畢侍者覆餘水於庭下而無惜之色甚介還具言其狀承禎益怪之當此時城中僅餘一缸水耳衆兵大渴勝家一夜會衆言曰水既竭矣不戰亦死戰亦死死一也我寧與諸君決戰而死衆皆奮於是勝家出水缸使衆兵縱飲醫渴而親手背大刀鐓碎其缸昧爽開門突出承禎軍大驚擾亂勝家縱橫奮擊斬首八百餘級自是世呼勝家曰破缸柴田

鷲軒云精采發揮

訒堂云畫龍點睛

凡事非出至斷則不足收至功而至斷每生於窮苦之極焉柴田氏此役可謂窮苦之極矣惟其窮苦極故得出此至斷而取此奇捷也語曰斷而行之鬼神避之柴田氏有焉

武田信玄將攻信濃閲兵偶有鳩來集庭樹上衆相見有喜色信玄問之曰鳩集者戰每利此行得捷必矣故臣等先相賀也信玄即命銃射鳩落之古人往々假權術一衆心今信玄由正道解群惑其見卓矣

阪谷朗廬翁云英斷

小田原役中村一氏攻山中城從士數內匠先登少

焉有一騎又馳登城豐公偶覩之曰彼背徽異甚呼使問其姓名曰渡邊勘兵衛公大賞其壯勇蓋公以勘兵衛爲先登第一而不知有既先登者也賞人以耳目所及是士所以懷不平敗大事也然則豐公何以不敗曰是僥倖耳嗚呼後之人君莫徒恃耳目而狃僥倖也

鷲軒云中間二句作一問答嶮峭拔之極又拗折之至

大阪之役東照公使本多忠朝視河水歸報曰水方漲不可渡公笑曰汝亦甚愚欲知水之漲使女童可也豈遣汝哉

又云真人之言匪夷所思

朗廬翁云光武之王霸可思

為斥候者。不可不識此意也。

松倉權助初事筒井順慶。人呼為怯。後去事蒲生氏郷。屢有戰功。擢為隊長。權助每臨陣。身先士卒。勇冠三軍。後陷敵戰沒。氏郷謂近臣曰。權助剛果有大志。非甘為人下者。故吾夙拔為隊將。其死蓋感知遇也。可惜矣。

又云蒲生氏平皆秦氏而已

一權助也。始怯而終勇。由是觀之。則士之勇怯在率之者耳。古人云。強將麾下無弱卒。

又云得左氏兵機

大友氏與島津氏戰。大友氏士大鹿釼助始臨陣。謂其將某曰。我軍必敗矣。士無鬪志。志在財貨。某嘲曰。汝弱齡何知。釼助歎曰。噫。使可分吾躬為二。則留其一以笑子。敗焉。軍果大敗。釼助死之。時年僅十八。

蟹軒云奇語得奇筆而益奇

詞堂云某亦宜為冥帽死

古人蓋不廢芻蕘言。況於士人言乎。為將帥者。宜留意矣。

又云矣字千鈞

中村新兵衛壯勇善用槍。時人稱曰槍中村。常戴唐冠冑。敵見之輙曰。唐冠來矣。不戰而走。以此大得名。一日人懇乞其唐冠。新兵衛與之。後每戰。敵相慶曰。唐冠不來。莫復足懼。新兵衛自呼挑戰。敵不以為意。

枕上閑課　三

新兵衛終敗歿

朗廬云勢水斑千點觀所以驚天下

唐冠一微物耳。猶為三軍輕重。況為之司命者乎。

斑鳩平次嘗仕上杉氏。有故去干加藤肥州。肥州素聞其名。因祿之以所食於上杉氏。平次謝曰。覊旅之臣。獲免飢餓幸矣。且無功而食。臣所不屑。請姑待他日。後數年。朝鮮之役起。平次從肥州。屢建殊功。每一奏功。增五百石。後積至三千五百石。蓋比舊祿加千石云。

詞堂云一句中有多少含蓄此所以寺妙處昧者所不觧

聞之平次常曰。吾每臨陣。措死生于度外。吁乎。是其所以能建殊功也哉。

肥國主龍造寺隆信。國富兵強。近鄰盡服其威。獨筑後人蒲池重并不屈。隆信屢攻之。不能得志。乃議和。以女妻焉。蓋愚之也。居三年。重并舉一女。於是兩家益親善焉。

又云四字扼要

一日隆信招重并。重并謀諸其老蒲池左馬介。重并叔父也。曰。彼固不可測者。然親善如是。或無它心。重并乃決意赴之。隆信喜饗焉。似我者京師之善鼓者也。時在重并從騎中。隆信素聞其名。乃張猿樂。令似我奏鼓。賓主樂甚。重并留兩日。而歸既上。

又云突起使人目眩

蟹軒云忽忽敘似我文調絕佳

枕上閑課　四

（朗翁云信玄亦誘殺諏訪頼茂誘殺可尊國斷不能有天下）

途忽有一卒齎書遺左馬介。曰令將圖重并。而足下僕之舊識。似我天下之絶技。吾不忍并殺之。請速避。左馬介愕然。以示重并。重并曰。命也。我唯有鬪死而已。汝拉似我疾適。左馬介慨然曰。此行也臣勸之。

（訒堂云錯綜有法）

且臣忝君戚族。臣義豈敢遁哉。似我從容曰。受君殊恩。臨危而遁。臣亦不敢為也。既而前後伏起。喊聲衝天。左馬介直馳入敵軍。槍殪數騎。折拔刀又斬數人。遂死於亂兵中。似我亦血戰數合。與敵相刺而斃。重并見之。馳入道傍民舍。自絶喉死。於是乎隆信遂并筑後云。

（警軒云重并左馬介似我三人之言論死戰錯綜叙來末終歸入隆信作結真是扛鼎之筆力矣）

（訒堂云應起）

（首收束）

甚哉隆信之忍也。重并為其女壻。而誘殺之。嗚呼隆信眞可謂之虎狼耳矣。雖然虎狼猶或不能忍於其子。而隆信忍之。嗚呼隆信謂之何哉。若左馬介似我則可謂義勇男子也矣

（鐅軒云酷肖龍門史贊）

（訒堂云義勇二字通篇眼）

細川忠興夫人。明智氏。光秀之女也。及光秀誅逆。遞泣謂忠興曰。父之所為。其謂之何。事必不就矣。即誘君。君必勿應。以故忠興不與也。豐公在伏見城也。數召諸侯夫人。延之於深室。酣宴笑語。以為娯。明智氏

（又云左氏筆法）

（又云卓識）

聞之歎曰。夫為人妻見他人於深室。世謂之何。況笑語歡飲。以亂禮節乎。公若召妾。不得辭。則有死而已。懷利匕首以俟。豐公聞之大悔悟。不復為醜猥之事。

（又云烈操）

石田三成將舉兵也。召西諸侯妻子。盡收諸城中以為質。明智氏謂其臣小笠原正齋曰。吾決不可出。邸至如入城為質。其辱殊甚矣。汝善辭之。既而使者屢來促之。明智氏不肯。於是城中遣兵圍邸。齊呼曰。速出。否則將奪去。邸中婦女狼狽悲泣。不知所為。明智氏神色自若曰。吾固知有今日也。呼正齋立於後。自引刀洞胸。正齋斬其首。而出放火自殺。

（又云烈操總束有力）

初明智氏與前田氏同邸。前田氏者忠隆夫人也。先難數日。謂前田氏曰。頃城中召質急矣。妾欲與夫人同逃。然恐為人所告。卻賈禍。夫人宜先逃。妾亦將繼而出。乃令前田氏潛逃乎浮田氏邸。蓋慮其罹禍也

（又云末段叙一事以證其卓識見布置之妙）

（又云卓識）

光秀之女。而有此卓識烈操。嗚呼人固不可以種族論之也。

（又云以卓識烈操表之大佳）

小田原役。勁弓叢射。城兵多死傷。一日城兵登陴呼曰。比日我兵頻被創。而甚服其技。願得識面。豐公乃

（又云行文若自表忠勸碑得來者）

朗翁云。說道中自有分別。

警軒云。風神直逼左氏。

訒堂云。肥州陣中火師瞭其人歟。

又云。大律亦可謂嚴肅。

訒堂云。勝手在此。

命弓手登高丘射之。城兵認之銃斃射者。公大怒使。謂城中曰。汝兵士不知軍禮乎。氏政聞之。捕發銃者刎而贈之。以謝焉。

人而無禮。不死何爲。禮固不必於罇爼之間也。

朝鮮之役。加藤肥州在蔚山。韓人大兵圍之。肥州之糧竭甚。韓人亦糧盡將解去。一夜碩聲撼山岳。我兵以爲敵必來襲。巡警徹夜。明旦望之。敵營上只有數點栅鴉耳。乃遣兵撿營中。掃除清潔。不留一汚穢物云。

數萬兵乘夜去。使我兵不知之。何其號令之嚴也。數月間頓數萬兵。去後不存一點汚穢。亦何其軍律之肅也。

今川氏眞將二萬騎圍一宮城。城屬德川氏。本多信俊守焉。氏眞分兵八千。命武田信虎爲後拒。東照公得報。單騎欲赴援。老臣止之曰。敵衆十倍於我。且信虎強戩君所悉。請君勿易之。公曰。主有難。臣救之。臣有急。主援之。武之常經也。今日暴骸原野。吾寧忍坐視信俊急哉。群臣聞之感奮。公於是從二千騎。直馳

枕上閑課　七

又云。一結悠然。

又云。本文字々含蓄誠字。至此始說露。何等巧思。

至城下。城兵望見大悅。氏眞會諸將。議合圍殲之。公得間入城。呼信俊而出。信俊以手兵四百擊信虎軍。破之。酒井忠次。石川數正。牧野康成殿之。氏眞見有不可犯之勢。不敢尾擊。公遂振旅而旋。時永祿七年。公年僅二十二。

或勸淮陰謀反。淮陰曰。漢王解衣而衣我。推食而食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夫一衣食之微。以過其反心。誠之感人如是夫。此役也。公爲信俊殆忘身。其誠之感人。更何如也。異日開三百年太平。豈徒爾乎哉。

枕上閑課　八

評語雅古。殆使寧靜子瞠若乎後。一二鄙見錄上。請賜取舍。

丁丑五月　南岳藤澤恒

評文有二。剔抉疵瑕。與發出精妙而已。此篇精錬極盡。無復疵瑕可剔抉。特發出其精妙處。不知作者掀髯首肯耶否。

六月念一日　訒堂五十川淵

以遒健之筆。行淬錬之辞。投之所向。無不迎双。盛

夏讀之。何啻風窓披襟之快。乃曰此編在吾凡則

枕上閒課。在他人則金莖杯露。

丁丑七月下澣　　警軒坂田丈

明治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御屆
同　年四月　發行
大正六年五月十五日再版印刷



著者　東京市本郷區駒込東片町四十七番地　土屋弘
發行者　東京市小石川區林町五十六番地　加藤鎮之助
發行者　大阪市南區大寶寺町西之町十二番地　福田信次郎
印刷者　東京市京橋區弓町十三番地　武井方二

安積艮齋 撰

名賢言行略

慶應四年（一八六八）年刻本

據慶應四年（一八六八）刻本影印

慶應四年戊辰孟春新刻

艮齋遺稿 初編

名賢言行畧之部

東都書肆　甘泉堂

名賢言行略序

慶元之際海內鼎沸騷亂相尋
烈祖夙懷戡定之志親當矢石摧
陷廓靖以濟黎元於塗炭之中爾
後英主賢將相繼而興諸侯景從
萬姓嚮治其遠略雄圖較之前古
無有匹儔而一時智勇節烈之士
先後輩出而輔翼之能效其死力
不悔者亦非　烈祖之器使人材
而誠以待之乎嗚呼此其所以驅
除鯨鯢略定中原而啟重熙累洽
之基也歟及建櫜之久武家舊族
生長繁華目不覩干戈耳不聽鼓
鼙以祖宗櫛風沐雨之苦反為子

孫穀色膏粱之嗜而曩時敵愾奮厲之氣變爲脂韋淟涊之習試使先人再起則余不知其累欷感慨爲如何也民齋安積先生學經之餘博閱當代書史遇其名贒鉅公豐勲茂蹟可傳者隨覽抄謄或由傳或家紀旁及稗官野乘無不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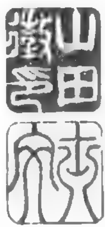
錄積至若干卷彙曰名賢言行略夫先生以師儒爲任其以道德仁義敎導子弟恂恂不倦今又作此篇以風勵惰靡之末俗其用心敎化可謂至矣頃者先生次君子明來與余謀將鋟梓以傳之且屬余序噫先生之學術文章天下所知

奚待余揄揚其文略諸篇已鏤版於世是特其緒餘耳然其所係乎世亦有文略諸篇之所不可及者世乙卯春與監察妻木君校讎一過鐫成於秋開彫於冬迄丙辰二月而竣余與先生爲同鄕其在江戶搢紳請益從游有年今繙此集

愴然不能自已因題數語簡端聊表瓣香之微衷云

安政三年丙辰二月

二本松敎授山田徵撰



雪江關思敬書



名賢言行畧目次

名賢言行畧卷之一

越前中納言公 秀康

慶長四年。 烈祖入大坂賀重陽。大坂諸臣密議圖之。時公在伏見。聞之。召將士。登時皆至。大番士有六隊。其二既扈從。其餘亦欲往。公使二隊往。曰天命未去。此兵足矣。如其既去。雖遣百萬甲兵。不可救。乃勒兵備變。具狀以聞。 烈祖悅曰。參州智勇殆過我矣。

烈祖征上杉氏。屯小山。有飛報。大坂兵起。 烈祖謂本多正信曰。我將旋師西討。但恐景勝追躡

長驅則關東又亂矣。誰可能拒之者。正信薦公。即召之。正信迎謂曰。天下安危。決於今日。請慎之。相與入謁。 烈祖有留後之命。公不悅曰。兒當為先鋒致死力。何可留也。 烈祖曰。不然。西師雖有幾十萬。皆烏合之衆。此易與耳。上杉累世將家。輝虎尤雄傑善用兵。天下罕比。景勝承餘烈。自幼在行陣。今已屹然老將。可與之相衡者。惟汝而已。與其從我而西。不如留拒上杉。使我無東顧之憂。孝義莫大焉。公沈思良久。曰兒雖未慣戰。使為大將。承方面之任。於拒景勝乎何有。正信進曰。壯矣。元帥之任。何待請。 烈祖大喜。自出鎧一領曰。是吾自少所擐。未嘗敗北。宜被之拒勍敵。顯英名於天下。於是公率諸將。進屯宇都宮。景勝不肯出戰。後賜越前者。以此功也。

公與福嶋正則相友善。正則嘗造之。通謁莎堂上。見手槍在側。脫鞘。以指爪指之。監察使見之。以聞。公勃然變色。令侍臣取實刀。侍臣駭。私告正則。正則亦愕。稱宿疾暴發。遽出。公令侍臣取槍來。又召司兵某。脫鞘熟視。謂之曰。鋒刃精瑩。正

則以爪試之。何愧若有一塵翳。將磔殺汝。汝雅素注心護兵仗。大可嘉。加賜祿百石。異日遇正則於朝。曰前日辱臨。深以不相見為憾。正則逡巡畏縮。尔後。候公止投刺耳。

京師有名娼。曰阿國。歌舞精妙。冠絕一世。公在伏見。召而觀之。娼掛水晶念珠於領。公曰。念珠猶粗。未足副絕藝。命侍臣取鎧上所掛珊瑚念珠賜之。舞畢。公嗟賞流涕曰。妙哉。技至此乎。眞天下第一流女子也。而我未能為天下第一流男子。豈不大可恥哉。

公烈祖第二子。初為豐臣秀吉義子。後以秀吉命。繼結城氏。故　烈祖以其弟　台德大君為儲君。公威名夙著。功烈震世。而能致恭敬不失上下之禮。　儲君待遇甚優。隷蓐之愛。終始弗渝。天下稱之。

尾張大納言公 義直

公烈祖第九子。好學崇儒術。為林羅山造宜聖殿於忍岡。又喜武技。膂力過人。嘗謂風憲官曰。九臣民為不善。汝等所見者。宜彈劾。若未及見而懼且避者。置之。勿過詗察也。元和間。　朝廷

定法令。先召宗藩讀之。且曰。若有未安宜議之。讀畢。公進曰。條中有儒醫兩道之文。方今學士若林道春等。皆祝髮。不似儒容。故合為一塗。然甲令百世之龜鑑。儒以脩身治國為道。醫則畧類陰陽師。若稱醫陰兩道。庶乎其可爾。　朝廷以為然。遂從之。

公在尾張。有貼匿名書於殿楹者。署藩臣九人姓名。題其尾曰。凡十人。公異之。遍詢于衆。莫能知也。書記持田治左衛門曰。臣知之矣。然不可顯告執政有司。願因近臣白之。公使侍臣問焉。對曰。凡此九名。皆姦邪宵人。一藩莫不憤嫉。其一不署名氏者。蓋公也。臣不可口述。願具書以聞。退而錄公過失十條。以封上。且曰。貼殿楹者臣莫知其誰。然此十事。士民所怨苦而不敢言者。願改之。公大怒。遣壯士誅之。傅相竹越山城守匿持田於邸。馳入城。謂公曰。公求名士久矣。臣今得一國士。忠勇絕倫。海內無雙。公問其名。則持田治左衛門也。公憮然。竹越曰。持田所諫。臣亦知之矣。而畏威怒。未能發一語。彼以眇然一書記。顧能為社稷致忠諫。奮不顧身。臣實愧死。

豈非忠勇絕倫之士邪。公宜從其言而拔此尤盛德之事。公默然良久曰。善。亟召見。竹越為謁者。公嘉賞加秩。任以顯職。有大事輒參決焉。國政大治。士民歙然稱之。

尾張大納言公 光友

公為政嚴正。守先公遺法。講如畫一。性儉。朝夕食甚淡。夫人憂之。以為非保嗇之道。饋以綺勝。公笑曰。我食疏茹淡。非惟躬率士民。乃所以攝生也。且人無貴賤。夫養妻。常理也。焉有享六十萬石之封而為妻所養者哉。遂卻之。

酒井忠直朝于江戶。過尾州。下士與馬夫忿爭。遂刃之。自訴于吏。請死。吏押送抵一刹。便引決。公聞之曰。士無高卑。與馬夫不同。馬夫不遜。殺之義也。然酒井使其自裁者。以吾為宗藩也。吾吏送諸寺。其意深矣。住持僧以慈悲為道。而不乞宥其死。是無慈悲也。亟逐之。

紀伊大納言公 賴宣

元和元年。 烈祖復征大坂。賜公旗幕。從軍。五月七日。公聞先鋒接兵。馳至則戰已訖矣。見 烈祖。泣曰。兒不幸不得為先鋒。故不及戰。殊可憾

也。松平正綱在側。慰之曰。公妙齡。後來臨陣必多矣。不須深憾。公怒曰。唉。正綱謂賴宣再有十四歲之時乎。 烈祖悅曰。今日使賴宣有戰功。不若此一語為雄偉也。列侯在座者。皆感歎。以為有食牛之氣。

嬖臣間宮久弥忤旨。公罵之。久弥語不遜。公忿甚。拔佩刀斬之。謂侍臣曰。吾刃久弥。是乎。衆曰是也。獨高井伊織黙然。公罵曰。汝顏若不懌者。豈以為非乎。曰久弥死有餘罪。公誅之是也。但不下諸吏。而手自刃之。無乃非乎。公官為中納言。

天下所具瞻。而小臣濺血涴衣。恐非所以敬天朝也。公感悟。不復刃。

大高源右衛門不稱意。公慍曰。國無人焉。百事皆曠。那波道圓進曰。非無人也。特公不知人耳。新舊之臣。其多如此。文武智勇之士。自存其中。豈真無人邪。其亦不知人也。公自悔失言。感歎久之。

公善騎。嘗調馬。馳騁之際。風吹帽墜。即捉之。奔逸如飛。從臣莫不贊歎。後又調馬。松平總太郎適至。左右告以是事。松平曰。公騎未精。公色變詰

之。對曰。小田原之役。 烈祖為先鋒。豐臣諸將。見旗幟。皆避登郎。有小橋架溪流。諸將相謂公以名騎聞。盍觀諸。 烈祖至橋下馬。沿水行可二十步。驪卒控轡步。士負 烈祖而涉。然後上馬。兵士皆哂。惟諸將俱云。以 公之善騎。過小橋極易事。而能自貴重。不肯踐危。乃天下名騎也。今公不自重。踐危衒技。故曰騎未精也。公感喜。命侍臣錄而弆之。

公留心經濟。計一歲賦稅之數。以制國用。分為七項。群臣俸祿之用一也。江戶朝覲之用二也。都

邸海留之用三也。城郭修造之用四也。甲冑兵仗之用五也。衣服飲食之用六也。散樂放鷹之用七也。作一大圖書其費。分以彩色。彼此增減。使無不足。假如今年修造之費。出定額。則減衣服飲食之用。加祿褒賞之費。出定額。則減修造之費。皆於七項中。緩急相通。多寡相補。竟歸於平均。不溢名曰棋局圖。由是終其身。無國用不給之憂。

大和柹味絶美。而久儲易潰。落合信政竭智慮。遂得其方。踰歲鮮芳如新摘。嘗堆盤。託桑山某以

以獻。公不悦。謂桑山曰。信政職為番頭。宜盡心武備。多備兵馬。訓練部下諸士。察封疆之地理。審行軍之所由。而於將畧無關焉。顧注意於果實之末。殊無謂也。此等小事。特鄉長里正之為耳。昔者孔子斥樊遲以老圃之言。安有當將帥之任而為小人之事者哉。汝此之不慮。受其託以獻。亦一丘貉也。

和歌山大火。延燒及城。國老大野和泉守所管城樓一座。督士衆登之。呼曰勿下。下則斬矣。遂全一樓。大野及臣僕頗焦爛。自誇奇功。公無一言褒賞。人皆異焉。後數年談及火災。公曰。勵士衆防之。而不顧死者。血氣之勇也。夫火無情之物。氣燥風厲。煙焰奔騰。非人力所能遏。乃欲致死撲滅。危矣。若賞之。後有火災。必竭力滋甚。則燔死者多矣。忠勇之士。國之干城。所賴以拒敵討賊。而焚殺之。不亦惜乎。大野聞之大愧。

公少時。近臣有不稱旨。即舉佩刀。不脱鞘而抶之。傅相安藤直次聞之。即時入城。逕造公所。兩手指公袴。諫曰。公於臣士有不稱旨。何不命臣罰之。而親加楚撻。其傲如此。烏得保五十萬石封。

宜愼之。若不能愼。則自裁可也。直次素多力。公不能少動。謝曰。敢不從教。直次大悦。縱之。則衣袴俱破裂。兩股生赤瘢。公晩年入浴。護瘢不澡。侍豎以為發痛。問之。公不應。出浴披衣。正坐而語曰。此直次遺物。所使我保五十萬石者。豈可洗而滅之。

公徜徉後苑。俄召群少年觀射。皆著黄挾弓而至。觀。訖隊長就侍臣白部下少年刻日試之。猶惶恐多不中。況事出倉卒。皆失措。公笑曰。向者俄試射。而諸士之技如彼。亦可設有事。豈有挾弓入

苑之暇哉盖公試之卒迫欲使其預備不虞也太夫人聞槁資豫壯勇謂内臣曰諸侯之寶莫大於得士槁今爲舊君所錮流落不得仕然若有世變須聘致置麾下乃每歲賜二百金資給之其識量俊偉閭閻中所罕有也公見牽牛花過午尚盛採以獻太夫人曰此花殊可奇愛夫花雖微物善養之久而不萎君亦宜攝養延壽且養士民如養花則國祚長久矣

水戸中納言公光國

公威公第二子也威公嗣未定　嚴有大君令中

山信吉赴水戸公時六歲信吉一見知其賢還報　大君命威公爲嗣公稍長讀史記伯夷傳慨然有讓國之心盖以長兄賴重當立而公代之也威公甍公以兄子賴方爲嗣使其子賴常爲兄後賴方殤乃又請其弟綱條賴重辭曰向者君以吾子爲國儲意已不安今又以其弟繼之最不安願還賴常繼之公固請不已遂以綱條爲嗣天下韙之

公好古篤學留心編纂建彰考舘聚天下書籍聞有秘記異典輙遣學子數輩蒐索之雖朽簡零篇必騰寫輸致不以千里而沮也由是藏書浩冨爲諸藩之冠嘗輯　皇朝遺文三十卷事達于　後西院帝宸聽有睿感賜名曰扶桑拾葉追　皇宮罹融災秘閣舊藏多燬公獻嘗所寫秘書賴以不亡　帝詔作鳳足硯銘即撰以獻　帝大悦賜宸翰褒賞之有備文無武絶代名士之語公感榮寵彫聖語爲印平素悼　皇朝正史不備徴召名儒數十人開局編修作大日本史三百卷擧凡發例褒貶與奪多公所裁定叙事明暢議論正大有麟經遺意洵曠代盛事

也輯　天朝舊式作礼典類聚五百卷其他編纂不可枚擧保平以降騒乱相尋五百餘年文學蕩然掃地矣逮　烈祖龍興始注意文事天下草昧之際聘名儒建學校訪求遺書奎運寖興　列聖相繼崇尚儒術公及會津中將亦皆好學文運大開碩儒名士彬々輩出至今海内莫不家絃而戸誦猗歟盛矣

威公殂公葬之以儒礼不用浮圖法建廟城中祭祀之儀秩如也是時世有殉死之弊承威公寵者欲傚之公親造其家戒止之論辯正大聞者

歎服從命。其後　縣官令天下。禁殉死。公其權輿云

公致位後居西山。茅檐笆籬。堂廡儉樸。不類大藩莵裘矣。池植芙蓉。山口栽桃數百株。有川圯橋架焉。二三月之交。紅霞輝映。波作臙脂色。花落鳥啼。漁人欲迷。曰桃源橋。園中放麀養鶴。皆馴人不驚。公日逍遙其間。如山叟野麗。人間軒冕之榮。泊然不入懷。作壽壙於瑞龍山。塟衣冠。建碑。親製文刻之。朱舜水卒。葬其側。為校遺集。鋟諸版。稱門人中納言源某校。儒林以為榮。舜水名之瑜。字魯璵。舜水其號。浙江餘姚人。明亡。航海抵崎嶴。公聘之。待以賓師之禮。舜水感歎。謂公尊道隆儒。過魏文侯遠矣。

水戸封內。有弑父者。吏捕而鞫之。將處極刑。民性愚。生長山谷。未嘗知倫理。乃不承曰。我若殺人之父。則當受刑。今我殺吾父而刑之。何冤也。吏以聞。公召儒臣曰。以此頑民付汝。三年受業。宜竭力教導。懈將罪汝也。儒臣教督甚至。未三歲民稍解讀書。始知弑逆之為大罪。甚慙。自請就刑。然後誅之。

公平居尚儉素。愛惜楮紙。退老後。藏簡牘封裹。無長短。必接聯用之。歌詩起稿。必用反故紙。麤水於廁。必拭之以布。不以紙。誡仕女勿多費紙。未能從。一日公謂之曰。觀製紙甚樂。盍一寓目乎。皆喜欲往。乃遣仕女數十於松草村觀焉。架棚於川原。布蒯席。四無障壁。時嚴冬。寒氣刺骨。製紙者皆赤脚入水。操作甚苦。仕女大駭。又不耐寒。瘁不能久視。既還。白狀。公曰。製紙之勞乃尓。吾所以誡汝曹也。由是不敢濫費。

公嘗諭司農諸官曰。急於為上而不恤下。不可也。忽於為上而惟下之恤。亦不可也。上下之際。各得其宜。要須如愛女色。勿如龍陽之寵也。因莞然一笑。

公既老。謂侍臣曰。世謂我好文而不好武。是大不然。今之所謂士。皆武弁弓馬槍刀之技。乃其本業。雖不勸亦性所好。至于文。則多不好者。然所以為人之道。悉具於此。尤不可不講習也。

保科中將公 正之

公嘗問侍臣何所樂也。小櫃與五右衛門。對曰。臣有二樂焉。家貧財乏。順天命。甘淡泊。未嘗知驕

奢之事。一樂也。公問其二。曰難言也。強叩之。曰臣生不為諸侯。二樂也。公驚問之。曰。士庶有師友。過失相規。又自驚戒遷善。故資性雖魯。不至於大愚。惟諸侯不然。群臣皆以容悅為事。不肯忤其意。有善則賛美過實。有不善則囬護而遷就之。是以雖有聰明之資絶倫之才。不學無術。卒歸於大愚。故曰生不為諸侯二樂也。公竦然感起曰。善。我當夙夜競惕求不為愚人也。由是刻心經典。崇奉濂洛之學。聘山﨑闇齋受學。遂為賢主。

公作士訓。每月朔。輙召群臣讀之。江府邸亦如此。胥吏步卒不在士班者。命長官各於宅讀之。由是孝悌礼義之風行。境內雍々如也。

公崇尚儒術。一藩靡然向風。惟安西八左衛門。佐瀨平左衛門。吉川市之進。安藤三郎左衛門。倜儻嗜武。胸無寸墨。不肯赴講筵。一藩嫉之。監察彈劾。公不報。四士益肆。監察又上書於都邸。亦不報。諸有司怪焉。及公還會津。俄召四士。衆謂渠受嚴譴。甚快。既而公見四士曰。尔曹頑々自恣。吾耳之久矣。然廉其素行。職務不曠。精鍊武技。欲為社稷致力。意其所以致謗毀者。特以不好文而已。乃命市川領親軍。安西佐瀨為先鋒騎將。安藤為行人。一藩大驚。蓋公懼群臣流於文弱。故舉焉以勵之也。

邸在江都芝濱。煙波際天。房總諸山。遠翠一髮。眺佳。公又闢園池。花木環匝。轉饒勝致。安西八左衛門始祗役入都。公召而偕觀焉。意謂渠生山國。未嘗見海瀨勝概。必奇賞之。安西初不下一語。公問何似。對曰。佳則佳矣。抑邸局湫隘。又為園池所占奪。不虞之備。且置之。若　官有土功之命。京師扈從之事。遽召封內士民。將何所停駐。公感悟。亟鏟山埋池。剗草木。豁如也。

名賢言行畧卷之二

松平主殿頭君（忠元）

曾祖忠定。攻參州深溝城拔之。遂居焉。故世稱溝松平氏。參州將士。皆忠勇出于天性。當矢石。力戰而死者不可勝計。而君一家尤為忠烈。祖好景。永祿四年。與叛將吉良義昭戰。主僕三十餘人皆死。父伊忠。六年。攻鳶巢。自期必死。君欲從之。不許。釃酒敘訣。勉以忠義。遂戰沒。君守遺訓。從　烈祖。屢有斬獲之功。慶長五年。與鳥居元忠守伏見。為西軍所圍。據孤城。當大敵。君臣八十五人。皆鬪死。有二子。曰忠利。曰忠一。元和元年。大坂兵復起。忠一謂帳下。曰此役畢。天下無復兵革矣。我將為先鋒。橫骸草野。繼父祖餘烈。遂以五月七日戰死。自好景至忠一。凡四世。皆為國家殞身。視宋康保裔三世殉難。蓋過之。

松平伊豆守君（綱信）

君大河内久綱之子。叔父松平正綱。養以為義兒。小字長四郎。年十一。給事　儲君竹千代公。　台德大君寢殿有雀巢焉。　儲君尚幼。令君探鷇。君辭不獲命。寅夜升屋。誤墮地。　大君驚起。提刀出視。怪問之。對曰。探鷇也。又問誰使之。曰臣自為之。無所使。　大君怒。納之褚中。繫柱。竟不首實。黎明。　大君出視朝。　大妃憫之。命侍女胠褚。賜餐。又緘之如故。向午。　大君至。　大妃為謝。然後見原。　大君目送之。謂　大妃曰。渠若不失此心。以至長大。當是　儲闈良輔。感歎久之。

君初為侍臣。同僚皆年少。離次退休。君堅坐不動。呼輙至。　大君以為忠。嘗臨西城。時新造橋小不稱旨。顧君曰。宜命有司少加穹窿。君取腰扇開二摺以為準。　大君曰。差高矣。又開一摺曰。可矣。乃呼匠監。舉扇指示。便領其意。　大君以為智。新賜五百石。寵用自此始。故支封以三扇為徽章云。

大城內庭有巨石。　大君令亟撤。有司白。石盤陀。非數十人不可移。而殿廡犬牙。役夫艱于致力。君曰。於石側穿穴廣輪與石稱。擠而瘞之可也。時人相傳以為機警。時函嶺樫木阪多巨石。行旅苦之。吏襲其智。皆穿穴瘞之。

大君於城濠放鷹。令左右驚兒鴨。而無石礫可投。

是時楊子溝尚有市肆。君馳人買蛤蜊投之令
列侯邸外皆布沙礫蓋亦備之云
大駕觀鮮人騎技於楊子溝前日命俄下。馬埒難
猝就觀畢撤去亦費力君令有司命都下結籠
者長可一丈高稱之作數百籠聯接雙引置草
土於其上數百步長埒一夕而成
丸橋忠弥與由井正雪謀逆發覺忠弥勇而踈善
揮十字槍收吏畏之君令吏伏衆於宅畔又置
數吏於樓戸大呼曰火忠弥駭登樓開戸則跳
入捕獲之。

寛永中都下屢有鬱攸之災閣老相議東叡山仁
王門外市鄽櫛比若有南風失火恐將延燒
烈祖閟宮則市人罹重刑矣宜移鄽池畔乃命
市尹令之是月君進香　閟宮市人遮道訴曰
吾儕小人遽毀舊構而更造之費甚鉅當相戒
不失火願緩之君喩之不服因問灸而養生乎
將食旨中毒而死乎市人不答山本某在側曰
食旨而死不如灸而生也汝等以為何如咸曰
然君曰今狃舊常之安而不知終罹極刑非食
毒而捐命乎不憚一時之勞而移其居雖失火

不至重罰非灸而養生乎市人唯〻而退
君采地在武州曰野火留地平曠乏水便欲引玉
川供墾闢之用召縣令安松金右衛門咨之安
松曰非捐三千金不能也君曰吾封轉徙叵測
然為國家興百世之利雖萬金何靳焉乃命安
松董其事穿溝長十有六里既竣功閲一歲涓
水不至君問之曰必有以也姑待之又經半歲
復問之曰茲地平曠多風土常燥河越人家舊
時塵埃蔽席惟今年稀踈旱田百蔬悉豐潤從
前所未有蓋引玉川一衣帶水入廣莫之野滋

潤數里而後溝流可通也既三年水竟不至君
怒而譙讓之安松神色自如是秋大雨弥日川
水驟至湊溢迅激響如震雷一炊頃而十六里
長溝皆盈野火留舊不過二百石至是頓為二
千石沃壤君喜躍見安松激賞加祿為二百五
十石。
君以才智見稱世多傳為嘉話然非天下大計所
係其於大計可美者有三焉　大猷大君薨　先將
新將軍尚幼君執政未行封賞或諫曰
軍之時凡有勳勞者賜郡國與爵秩今子執政

未嘗行封賞。非所以勸士也。君曰。不然。今　將軍幼冲。雖行封賞。人將曰閣老各私其所親愛。非出于　君意也。此非惟不能勸士。適足以招謗耳。封賞。天下之重事。竢　將軍親政而後行。未晩也。此其可美者一矣。近世殉死成風。賢臣良佐。徒埋骨於蒿壤者。迹相接。至君著為嚴禁。百世被澤。此其可美者二矣。明暦舞馬之災。城郭閭閻。悉為灰燼。燔死者以十餘萬計。建都已來。未嘗有也。加以由井正雪叛逆之後。人心匈匈。當是時。君處置區畫。悉中機宜。未幾。都下帖然。

人樂其生。此其可美者三矣。雖古賢相蔑以過焉。然其政蓋係諸老會議。非盡出於君。而世之美刺皆歸焉。乃其盛名所致。

明暦中。大城燬。　嚴廟尚幼。還居西城。君每夜潛往侍焉。或以為憂危乱。君曰。不然。倘使　先君若在世。遇此巨災。必當俾予夙夜不離　儲闈。今雖不在。吾可不原其意而宿衛邪。

君感　猷廟知遇。竭力庀職事。迨其厭代也。每月二十日。必謁東叡閟宮。感念往事。淚澌澌下。每謂人曰。予平素以為　猷廟之神儼然在上。我所為。皆監焉。儻為一不善之事。便有愧于心。安得不慎。

猷廟甍後。尤盡瘁奉職。有人欲見。必吐哺而起。未嘗須臾遲留。侍臣憚其勞。食訖乃白。疾將卒。養母謂曰。子宜念佛資冥福。對曰。某自幼就仕途。久承君寵。每欲竭力報萬一。而未能。俄罹危疾。然一息尚存。此志不容懈。惟當唱奉公奉公。不須稱佛名也。

松平甲斐守君 輝綱

君年十九。從父豆州赴嶋原。數欲戰。豆州堅制之。

城將陷。君單騎馳去。豆州怒。遣岩上某止之。岩上叩馬諫曰。嚴君奉命為總督。不許與諸侯爭功。故帳下士叉手不敢戰。而郎君犯令何也。即控轡還。君不聽。岩上脱鍪延頸曰。郎君欲進。須先刎臣頭。君不得已而退。以為深憾。每言使吾無戰功者。岩上也。雖然諫君不當如是乎。

水野日向守君 勝成

君少而負勇力。倜儻不羈。長久手之戰。患眼不戴冑。父泉州罵曰。汝以冑為溲器歟。君怒。躍馬赴戰。泉州使太田重助止之。不顧而馳。水野喜左

衛門。又追止之。君瞋目叱曰。席上之諫尚可從。今欲突敵陣立功。雖百諫不從也。直舞槍而進。獲甲首還。示泉州。其豪如此。遂忤意去為有髮僧。周游諸州。泉州没。始歸。賜舊封并屋。後封福山十萬石。

君少時稱六左衛門。落魄遊鎮西。宿逆旅。盤纏已竭。通夕憂之不交睫。會主人嬰兒罹疾呱々不止。君捻垢膩為丸。呼主人與之曰。是奇藥也。能已小兒痱疾。主人受而服之。兒啼即止。舉家大喜。翌早謂主人曰。予適乏路費。請他日償之。主

人惻然出錢若干贈之。君辭去。仕佐々成政。受五百石。得一卒守門。性謹慤。進止不凡。君異之。以為非常人。嘗命入浴室執役。陰使人入其舍啓櫃。則有甲冑。作舞鶴金裝甚華。因訊之。果名士庵原助右衛門也。庵原仕井伊侯。有故而去。隱于賤伍。君大驚。與之以其祿之半。後告侯復之。侯悦召之。遂為國老。世稱其藻鑑。

君謙恭愛士。毎謂群臣曰。君臣一體。相須而成者也。然君不愛士。卒與同苦樂。孰肯棄生而赴死。我當視汝等猶子。汝等亦當視我猶父也。羣臣悦。有士某有故而去。仕某侯。受祿千石。後君獵于郊。偶見之。呼曰。向汝事我。不過三百石。今仕大藩。受千石。何為而来也。對曰。祿則厚矣。而遇士不如公。故辭去。不知公復畜臣否。君悦。增祿養之。晚年告老。號宗休。嗣子勝俊襲封。君嘗出獵。過某門。闃如也。詢之。侍臣曰。忤今侯旨。致仕而去。君歎曰。彼棄大藩千石之祿。而甘我微俸。作州乃不善遇之。蓋不通下情之過也。予少年負氣落托。為有髮僧。倚尺八作生活。浮遊諸州。風餐露宿。備歷艱苦。故得通下情。封福山十萬

石。作州生長富貴。不通下情。使佳士去。豈不惜哉。夫士之有智勇材力者。非其道。雖君命不肯從。是以明主遇之以禮義。結之以恩信。儻有過則怒之。猶不改。使僚友規之。欲其終始事我也。作州一忤意。即加譴責。其待士如此。吾不知所税駕。

寛永十五年。嶋原教匪作亂。　大猷大君。命板倉内膳率九州諸侯攻之。城堅不抜。因遣松平豆州。尋使君赴援。明年正月。内膳戰没。　大君使人戒豆州曰。水野未至。圍之勿攻。君至豆州召

諸牧會議。戸田左門曰。有容旨。諸將宜運籌拔城。勿浪戰損士衆。某因謂待城中食盡而後攻之可也。豆州以問。君曰。方今四海一軌。區々烏合之賊。易破耳。但茲城危險。自古稱名城。予少時遊鎮西。既聞其形勝。苟以力攻之。多損士衆。莫若待糧竭力衰。而一鼓拔之。此乃　烈祖拔高天神之術也。戸田氏言是。左門喜曰。然則不攻而拔之可也。君曰。否。賊倉卒擧事。既經百餘日。度其糧食矢鉛累盡。不及今拔之。則城中皆白骨。奚胡為拔之。惟當百道齊攻耳。於是議決。

鎮西二三諸侯。請以吾兩軍拔羅城。諸將鼓譟助勢。君勵聲曰。此城惟以二軍拔之。兩侯成功則善矣。諸將孰肯拱手觀之者。予雖不武。結髮從
烈祖。大小五十餘戰。未嘗落人後。况徒發喊如群鷄。尤所未慣。且諸牧爭功如此。必多損士衆。與台旨相戾。豆州總督也。諸將宜稟命進退。予老矣。不堪久坐。奮衣徑出。豆州定以二十八日攻城。前一日。諸將聞某侯已攻。爭發。連營喧擾。君徐勒精兵五千。偕子作州破牙城。樹幟。城遂陷。

酒井左衛門尉君 忠次

武田勝賴圍長篠。築壘為巢。使騎將武田信實等守焉。　烈祖乞援于織田信長。信長率兵會之。屯長篠。遣諜覘之。還報曰。兵精陳整。不可犯。將士相顧失色。信長召君問狀。對曰。臣屢使人偵之。師寡且老。擊之必捷。信長喜曰。子誠東道智勇之士。善料敵情。勝賴已為掌中物矣。因賜酒曰。聞子善撈蝦舞。請為之以壯士氣。君起舞。俯仰甚俊爽。衆歡呼鼓箙。舞罷議戰。君曰。今夜襲鳶巢拔之。則敵奪氣。詰朝戰必勝矣。信長怒曰。始

吾以子為知兵。今何迂也。君愧而退。既而密召君曰。子策甚善。吾恐其漏。故佯怒。宜亟發。乃與兵五千。　烈祖亦付兵三千。以奧平貞能為導。夜參半。黎明抵鳶巢。鼓譟縱火攻之。壘將信實等多死。餘兵皆走。甲師聞壘陷喪氣。遂大敗。信長嘉賞。賜眉尖刀。

烈祖會諸將。議攻小山城。君曰。故信玄用兵如神。勝賴承餘烈。雖長篠大敗之餘。必傾國赴援。吾師長篠以來。攻戰相尋。兵勞士疲。宜休之。松平防州曰。不然。勝賴猛將勁卒。殲於長篠。謙信又

取信州。彼自守之。不暇。安能出師。攻之可也。烈祖從之。圍小山。勝賴果募數州二萬餘兵來救。烈祖旋旆甲軍追躡。城兵夾擊。吾師危甚。君勵士衆。殿而退。敵騎逼。輒擊破之。高坂彈正諫勝賴。俄斂兵。

烈祖與豐臣秀吉戰于長湫。大敗之。秀吉懼。搆和。乞公子阿義君為義子。嫁妹於濱松。使西上。烈祖欲往。君諫曰。不可。秀吉桀黠。其心叵測。若不往。彼怒而加兵。臣請為公破之。詎可輙入虎口。勲戚諸將亦諫止。烈祖曰。秀吉大擧寇

我。汝曹致死力。破之不難也。然秀吉待吾之厚如是。縱使圖我。我胡可不答其意哉。四海大亂。生民塗炭。蓋二百餘年乎茲矣。幸而秀吉戡定諸州。天下稍嚮治。今復尋干戈。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諸州豪傑圜視而起。則寓內復化為戰場。士民死者不知幾萬計。吾不忍也。與其多殺。不幸以爭天下。不如吾一人死之。以救億萬生靈。豈不大丈夫之事哉。汝曹熟慮之。勿徒多殺人。諸將感歎曰。非所及也。秀吉又使人奉母氏抵岡崎。以為質。烈祖意益決。遂入京師。君

從之。秀吉大悅。嗟乎。烈祖欲以一身代萬民之死。其至誠惻怛之心。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故雖秀吉之梟雄。亦服其德。不敢加害。異時統壹天下。開億載泰平者。已兆于此。孟軻氏所云。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不其然乎。

酒井氏鼻祖曰親清。烈祖遠祖親氏公之子也。公始入參河。居坂井。生親清。遷松平。生泰親。公是為德川氏始祖。嗣子信光公攻安祥。親清從之力戰陷城。爾後累世事德川氏。君自幼輔相烈祖。攻城野戰。未嘗不待左右。功高望隆。

洵為開國元臣。

本多中務少輔君 忠勝

祖忠豐仕贈大納言公。天文十四年。死於安祥之戰。父忠高十八年。攻安祥中矢死。其弟忠真元龜三年。死于三方原。父子兄弟並為國授命。忠勇萃于一門。

君所愛槍曰蜻蛉。柲長二丈。刃稱之。蜻蛉嘗觸刃。即裂。因名焉。每戰必提。所向無堅敵。勇震三軍。天下莫不知蜻蛉也。晩年過桑名城下。於川原調馬。握槍鐵一振。即截去柲三尺許。或問

之。曰。兵仗輕重。宜與吾力相稱。
武田信玄。侵遠州。抜諸壘。吾師出屯于見付。信玄
兵三萬。部伍甚整。吾師僅四千。欲戰。内藤信成
制之曰。彼衆我寡。加以信玄之雄傑。而　吾公
適不在陣。戰若不利。彼長驅入濱松。　公以殘
兵當之。危矣。不如姑班師。待織田援兵至而後
戰也。但彼已逼。嚴而拒之。非吾所能及。誰能任
之者。君進曰。予請任之。時年甫二十五。著玄條
甲。戴鹿角冑。提蜻蛉。跨馬。指麾兵士。徐退。神
采凛然。敵人屬目。莫敢近。卒全師而還。信玄帳

下士。詠歌美之。由是君威名大震。
烈祖赴安土。見織田信長。信長饗待甚殷。謂　烈
祖曰。吾兒信忠。滅武田氏。威名頗著。是君之力。
且東面之事。一委君。無復顧慮。今將西定諸州。
而諸軍未集。君宜以是間遊京畿。乃命長谷川
秀一為導。豪商茶屋某亦從。　烈祖悅辭信長
入京。循覽名勝。抵堺浦。將還。使茶屋先告信長。
尋又遣君。君途遇茶屋。撥馬而還。色變氣促。怪
問之。曰。鉅變俄作。今旦織田公為明智所弑。君
愕然。與馳報。時　烈祖已發。至飯盛山。茶屋具

告。上下愕貽相顧。不知所出。時從士僅三十四
人。　烈祖歎曰。我與信長。相交深矣。若有兵數
千。當討光秀復仇。今此寡兵。何足以當之。莫如
入知恩院自裁。以報之。乃令君前驅。行數里。君
招酒井榊原諸將。慨然大息曰。吾公存亡決于
此。臣子極慮竭力之秋也。公欲入京殉信長。是
徒死耳。盍亟歸參河。興大衆。誅光秀。報信長之
仇。願諸君為我言之。忠次悅曰。吾子年少。顧能
及之。吾曹有愧焉。乃具陳以請。　烈祖曰。吾豈
不思之。意者光秀分兵扼前塗。土寇又四起。吾

衆不諳地理。彷徨山野。為草賊所殺。醜莫大焉。
故欲入京而死耳。秀一曰。此間居人多相識。一
呼可致。以此輩引路。何憂不知地理。宜從忠勝
之言。酒井諸將皆贊成之。甲州叛將穴山梅雪。
以信長命從焉。聞京師之變。頗生猜疑。辭去。過
宇治田原。為土寇所殺。俊一召居人。護送　烈
祖。供頓無闕。經伊賀伊勢。歸參河。此行　烈祖
一生艱厄。而能保全入故國者。君之力也。
本能寺之變。　烈祖自堺浦還。與從臣說道路艱
梗之苦。且曰。是行八幡神現焉。汝等見之乎。曰

無見。　烈祖曰。本多忠勝。乃八幡神也。彼能悉力護我。故得脫厄。

長湫之戰。豐臣秀吉聞秀次敗。大怒。亟率精兵數萬援之時。君在小牧。慮吾師老。秀吉奄至也。尋發步騎僅三百。循山並馳。相去甚近。屢發弓銃永井與次郎墜馬。馬逸去。君逼敵。捉之載永井徐還。傍若無人。豐臣麾下欲擊之。秀吉曰。不可。彼兵太寡。不能當吾萬一。而賈勇並馳。欲緩吾師。真驍將也。殺之不祥。後君聞之曰。我詎得當秀吉。然彼擊我。我力戰至死。當延晷刻。則長湫

之事了矣。此吾志爾。

烈祖與關白和。詣京相見。談及長湫之事。關白稱君曰。世所云一騎當千者。伊人之謂矣。

關白平小田原。東下。於宇津宮召君。取佐藤忠信兜鍪。與之曰。是陸奧所獻也。於今可戴之者。唯子。諸將榮之。嗣子忠政年十六。獨不懌曰。大人見為　德川騎將。而獲義經帳下兜鍪。何榮之有。須見還。

豐臣秀吉征嶋津而還。每稱立花直茂之勇。為西國冠冕。及君從　烈祖入京。即召與直茂相見。贊之曰。二壯士東西角立。驍武絕倫。士林模範也。直茂以君齒長。故加敬。屢過談兵。受教。君曰。吾公自少接群臣。百事不明決。予竊以為太緩。及年寢老。乃悟從上臨下。善惡較然易見。乘其易見而遇之以明決。則為下者畏縮喪氣。不能盡其情。故　公寬恕接下。不敢作聰明也。子宜思之。

台德大君在伏見。嘗過君。君邀立花直茂侍宴。令陶真奏平忠度戰歿一回。至諸國烏合之衆皆散走。無一騎在側。歎曰。此段尤為警策。　公及

年少壯士留心聽之可也。

君有二子。長忠政。次忠朝。忠政亦初稱平八郎。君見二子習槍。曰。吾少時祿微級卑。故戰陣以槍為主。今則承殊恩。為諸侯。諸侯所肄習。當以揮旄排陣指撝三軍為主。然非謂不可習槍也。特其所主有尊卑之異耳。

本多出雲守君。忠朝

中書將沒。召老職松下河內曰。長子忠政襲封。戎具茗器之屬。皆付焉。次子忠朝可與黃金一萬五千鈑。既沒。松下以告。忠政曰。封邑器械。固不

待言。雖黃金亦嫡長所宜受。松下以告君。君曰。我族小。用不廣。那須多金。舍兄多養士。若有事則其費不貲。雖有遺命。我何敢受。松下又以告。忠政感悟。亟從治命。君固辭。遂至兄弟相讓。宗戚胥議。使各取其半。忠政謂君曰。我為宗戚所逼。姑受之。子若有緩急。須告。我將付之。封而藏諸府。終身不用。

君從父中書。戰關原。敗嶋津。親獲首二級。大為烈祖所賞。大坂之役。為先鋒。翌年亦然。有所愛善馬。曰百里。是役率帳下數十人。騎百里。突陣

縱橫馳擊。殺傷無算。遂死。初　烈祖攻大坂也。分方面。命諸將。君所向不便於用兵。具狀以聞　烈祖不悅曰。乃父用兵。不論山川險夷。直擣之。君大愧。慨然有死志。既而和議成。以為至憾。至是兵再起。乃格鬭而歿。從士擔屍過營。　烈祖見之灑涕

本多能登守君 忠常

君平素嗜淡巴菰。以尊人不好。侍左右。不敢喫。尊人屢勸之。竟不用。惟私室從所嗜。謁尊人。必漱盥更衣以進。尊人沒。三年斷煙。忌日終身不用。其敦篤如此。

君於司農衙前。置鉆筩。受農商投書。每月晦。遣侍臣取之。獨於密室看詳之。群臣不得與焉。由是諸有司相誡。廉謹自守。莫敢為非理。封內大治。

江都大火。二邸皆燬。新築經費數萬金。群臣上書請減祿俸之半。君召之曰。汝等忠誠可嘉。然其平居行儉素。不敢濫費。將以上供職事之資。下賑臣民之窮也。今經費不少。而未至府庫空虛。即使空虛。亦不當減俸困群臣。若群臣困而不能自給。雖府庫充盈。積金如山。與獨夫何異。群臣固請曰。公愛臣等至此。安可不致微忠。臣等

雖獻祿俸之半。未必至減僕馬。憂飢寒。而公造營之費鉅萬。豈可袖手觀之。君益嘉歎曰。減俸決不可許。而其志不可遏。宜獻材料一種。群臣大喜。乃獻柱材千章。乃受。農商聞之。皆請獻材木尾石之屬。不允。因獻備後筵千枚。乃受。

有步卒。其父自殺。未殊。監察臨問。曰。以子不孝也。訊其子。曰。臣不知其故。監察持父子爰書以聞。是夜父以重創死。君命吏復鞫其子。對曰。為人子者。雖大不孝。不至使其父自殺。況未有不孝之事。然父死矣。而分疏不已。是益重罪也。箝口

不復言。君召群有司咨詢。咸曰。子不孝可誅也。君曰。仁者非其時。雖一草木不肯折。況置人於死乎。汝等宜更熟慮。既而衆議皆如初。於是君會諸有司。謂曰。汝等皆言子不孝當殺之。予則以為子果不孝歟。父殺之以為鑑誡。猶可也。今惡不孝而自殺。是何義也。今視爰書。子近乎知道。而父則悖乎人情。無乃狂歟。父狂死。何可刑其子。汝等須求至理而駁我。咸曰。非所及也。由是步卒得免死。

君旅行。必置欹案於轎。讀書不輟。未嘗側卧瞌睡。

行一二里。輒與近臣舁夫語以慰之。每言我在轎。猶不耐寒暑。況汝曹乎。我穉上盤坐。猶覺疲倦。況汝曹乎。凡飲食不及臣僕。不敢餔啜。其仁恕如此。

名賢言行略卷之三

本多作左衛門君 重次

永祿八年。烈祖悉平參河。始置郡宰三員。以君及高力清長。天野康景任之。君性剛毅少文。直言不忌。若無智慮者。群臣疑其不勝任。及為政。嚴而慈。決獄明斷。吏民大悅。群臣服。烈祖知人。

吾師敗于三方原。馬中流矢斃。步鬪。為敵騎所圍。便揮槍刺一騎。奪馬而還。烈祖曰。信玄將乘勝圍城。吾聚兵而守之。恐糧食不給。君曰。臣聞信玄入寇。輙儲糧峙穀。足支數年。烈祖悅。從此每征討。必以君為留守。

信玄善用兵。麾下多猛將。所向摧敗。天下震慴。勝賴繼立。負勇任兵。不戢。然藉餘威。戰輙勝。天正元年。烈祖攻長篠城。勝賴分兵為二軍。一援長篠。一侵參遠。君及榊原諸將。留守濱松。君曰。我若襲武田信綱。破之。餘軍當不戰而走。乃與諸將掩擊。信綱敗走。吾師將追。君曰。諺云。捷須固冑纓。敵將聞敗。必來援。吾師疲。不可當也。收兵入城。山縣穴山等。果馳至。吾師還。長篠亦陷。遂引去。甲州宿將。蹙眉相語曰。吾兵自先侯以來。太小百餘戰。未嘗敗衂。敗衂從此始。亡無日矣。

烈祖癰發背。醫治無効。漸危劇。烈祖自以為不濟。召宗戚勲舊屬以後事。羣臣憂惶。罔知所措。君侍病請曰。老臣昔患此症。有一醫治之。遂愈。請召之。烈祖不肯曰。死生命也。衆醫療之不愈。又召醫似畏死者。吾不為也。君固請卒不聽。則艴然變色曰。公初易視以為微恙。致大患。今有名醫可治。又不從。何愚也。臣耄矣。不忍後公

而死。請從此辭。拂衣而出。烈祖令侍臣留之。君勵聲叱曰。丈夫一言告訣。可復留乎。侍臣持袂苦留。乃入見。烈祖曰。汝其狂乎。吾死汝當自重在世。策勵少壯之士。使社稷不淪亡。而欲先我死何也。對曰。使老臣尚强壯。何敢從浪死之主邪。今年已老。莫能為役。其誰能養之。且老臣結髮從軍。大小百餘戰。刀瘢如錯繪。眼中鏃偏盲。指墮足跛。為支離不具之人。但公以舊臣加寵遇。為群臣所敬畏。一旦公棄群臣。敵國姑置之。公婿北條氏。必大舉襲我。將士新喪主。神

沮氣萎莫肯救一箭拒之家國不旋踵而為他人有矣當是時老臣猶偷活草間外臣將相嗤笑曰彼耄者　德川氏累世舊臣其姓名人所知而今如是醜莫甚焉故欲先公而死焉爾老臣每見驍勇知名之士不幸國破家亡頫首屈膝隷吾公麾下碌々與庸人為伍心竊憫焉不意今日老臣還為此一輩人也因欷歔流涕

烈祖惻然心動曰汝言至矣吾當召汝所薦治之尚不起汝宜護家國使不為他人有乃召醫醫言宜灸君親取艾炷之初不覺痛寢炷寢痛傅以神膏是夜瘡忽潰膿血迸出霍然起君喜極而泣侍臣亦莫不感涕

遠州阿部川原有巨鑊焉相傳烹罪人之器　烈祖嘗見之命吏遷于濱松君途遇之督役夫擊碎使吏報曰公欲廓清四海撫綏人民安用湯鑊之刑臣謹為公碎之

豊臣秀吉與　烈祖連和乞公子阿義君為子君長子仙千代從焉及秀吉為關白奏請公子叙從四位下左少將兼參河守更名秀康使　烈祖西上不許道路流言秀吉怒欲害公子石川數正之子亦從在京數正為秀吉所利誘又懼其子見誅也奔之君稱兒毋疾篤徵還之以明無貳心秀吉數召之不遣秀吉怒以為責已詭言喧然京師兵興　烈祖與群臣會議岡崎為襟喉之地誰可守之本多正信曰非致死堅守者不可　烈祖曰無以易重次也乃付精兵數百君承命意氣壯烈以死自期　烈祖賜書長子許世襲以慰之

秀吉使母氏抵岡崎視女蓋質之也　烈祖使君守焉西上見秀吉群臣猶危之君於殿側積薪如郎侍女怪焉私招奴與酒食詢之奴曰仄聞關白若害吾公或留不遣則將舉諸貴妃燔殺之故本多令奴輩日入山伐薪積諸此而為之備也本多性卞急憤公歸來之晚數欲縱火井伊大久保固諫不果京師諸貴妃姣麗如神人一旦付煨燼不亦哀乎侍女大懼相謂曰彼日來候起居容貌兇惡可畏因憶阿義君始謁殿下侍兒仙千代從殿下語曰參河三尹有鬼作左者侍兒乃其子也今見之果猙獰如魑鬼彼卞急公不蚤還必燔殺妾等盍白太夫人請亟

還公。相與具言。毋氏大駭。寓書報秀吉。無何。
烈祖還三河。而輜軿亦西旋矣。侍女見秀吉。泣
愬君兇悍之狀。乞加誅。秀吉笑曰。德川氏有
佳士如此。我亦欲得此輩人爾。
秀吉大舉征小田原。烈祖開沿道諸城借之。令
君及本多正信修葺之。秀吉入岡崎。君所守也。
不郊迎。欲見亦辞。秀吉入駿河府。烈祖來見。
豐臣將帥皆坐。君後至。昂立大言曰。嗟吾公所
為不亦異乎。有國者。虛我居城而借之人。人若
欲借君夫人。亦將許之乎。言訖即退。烈祖謝

座人曰。彼老為本多作左。某累世舊臣。隨以武
事見知。而性倨傲。視人不啻如蟲蛆。令於諸君
高會中。罵某如此。況二人相接之際。其不遜可
知矣。願恕之。咸曰。聞令名久矣。今而後見之。寔
過所聞。蓋君此言。有以諷刺之云。

井伊兵部大輔君直政

父直親。屬今川麾下。僕小野但馬。譖諸氏真。誣以
謀叛。氏真令朝比奈備中圖之。新野左馬介諫
氏真。保其無異志。陰遣人告直親。直親居采邑
井谷。從二十餘兵。自往辨理。備中徼擊殲之。時

君周晬。新野乞而鞠之。其妻撫愛尤至。後新野
戰死。妻託君於寺僧。及再醮松下氏。乃迎養焉。
烈祖嘗途見君。神采朗秀。問之。或曰。名族井伊
氏孤也。惻然憐之。召置左右。稍長。容姿秀偉。智
勇絕倫。益愛之。賜舊食井谷。分騎士隸焉。武田
氏亡。以其名將山縣土屋部曲。及關東壯士百
餘騎付之。為一隊將。旗幟皆用赤。世稱井伊赤
隊。
長湫之役。吾先鋒擊豐臣後拒。敗之。後拒走。與前
驅合。將復戰。君赤旗耀日。自山馳下。縱橫衝突。

西師大潰。橫屍蔽野。勇驚三軍。西兵畏怖。稱赤
鬼。
君送關白母氏入京。關白饗之。以石川數正有雅
也。接伴焉。君偭而坐。不與語。及關白親賜茶。數
正又侍焉。君謂座人曰。此夫也。叛累世舊主。而
屬殿下。義不可與坐。願卻之。一座駭絕。
烈祖偕秀吉圍小田原。城東有郭。曰篠。有橋焉。
烈祖召君。惟曰橋。君不喻旨。夙夜深思。以為問
橋下濠水淺深。親往測之。以白。烈祖又問如
初。君益惶惑。思之四十八日。曰吾得之矣。夜抵

擒視之。析弱。踏之顚危。急馳報。　烈祖曰。是也。汝宜悉悟。君俄督兵過擒仰攻。遂破之。城兵敗走。又進攻之。親發銃。銃裂傷指。不顧。急麾兵擁鐵楯直前。又破之。先儒謂　烈祖惟舉一擒使君自效。即聖人教人之方也。君深思不措。閱四十八日乃悟。可謂得其方矣。苟以此心求治國之道。何憂不得。不爾。説之諄諄。聽之藐藐。終不濟事。況戰闘呼吸成變。非自得其意而善應之。雖經口講指畫。其能不敗者鮮矣。

秀吉殂後。人心危懼。物議紛拏。嗣子秀頼。自伏見還大坂。　烈祖將去大坂入伏見。是夜士馬騷然。禍不測。麾下寨嚴。夜闌有潛覘邸者。翌曉出邸。使村越與惣右衛門乘輿。

烈祖跨馬。混騎隊。從森口。艤船而去。遙見銃手二隊。蔭映行松間。藥線臭甚。衆大駭。抵岸則君率兵而迎也。君衷甲披猩緋綢襠。銃手二千人。一卒牽彌八騮。彌八騮。　烈祖所愛駿馬也。　烈祖上馬。一鞭入伏見。君整旅徐還。風采凜然。觀者莫不贊歎。

烈祖敗西師於關原。命伊奈圖書。於京置新關。譏察甚嚴。福嶋正則使人入京。抵關不得進。與邏卒忿爭。見殺。正則大恚。欲自訴得圖書。君遇于途。止之曰。吾當為子請之。正則許諾。乃見　烈祖。具述。　烈祖曰。吾命圖書置關。彼使者不遜見殺。非圖書罪也。彼欲得而甘心焉。不亦悖乎。君曰。誠如尊旨。然彼若不得請。必舉兵而叛。願公忍之。　烈祖勃然變色曰。關原之戰。彼力戰立奇勳。然負功自恣如是。吾詎忍使不皐之士就死邪。君曰。彼兇悍驕勇。加以不世之功。不得一圖書。必煽動大阪舊將。屯相阪山。火三井寺。據要地而戰。破之難矣。今公畧定天下。萬姓擡治。而復動兵革。豈不惜哉。且圖書損一身。定禍亂。死亦榮矣。　烈祖默然良久曰。汝宜處之。君徑馳入京。見圖書説之。圖書曰。臣之事君。死生一也。吾死而天下安。敢不奉教。乃自殺。君携其首去。正則意不可得。將屯山科。營中甲而譁。君示以首。正則驚喜拜謝。事遂定。

井伊掃部頭君　直孝

君直政庶子也。幼育於其輪里正。夜有盜數人入焉。君揮刀斬先進者。餘駭散。時年纔十一。人知

其爲偉器。

君以父蔭爲大番頭。浪華兵作。兄直勝多病。烈祖令君攝行。是歲又命代兄承家。君固辭曰。兄雖多病。帳下士乃殿下所付先人者。此曹平素攝政治國有事。則臣攝行臨戰。上不廢公事。下不斥適長。可也。何必代之。不允。就首輔本多正信申請。竟不允。因繼家。始入朝。直進坐正信之上。威儀儼然。退而謝曰。某繼故侍從家。與舊秩迥異。雖似不遜。焉得不自重。正信曰。今日之事。適與鄙意合。乃大君所以使代兄也。座人私相謂曰。伊人昨爲大番頭。其班迥在閣老下。今俄坐其上。威儀矜莊。不少貶抑。洵得大臣體矣。

浪華驍將。長曾我部元親爲俘。烈祖見之。問汝方面將帥。不幸戰敗。何不自盡而受纍紲也。元親從容對曰。初力戰得捷。後爲赤隊所敗。命也。烈祖又問。何不戰死。曰勝敗兵家之常。吾爲方面之將。豈容輕死。君適在坐。進曰。向所謂赤隊乃吾兵也。元親仰視數曰。敗我者子歟。有頃。卒伍引之立牆下。與脫粟飯醃鰮。元親愠曰。自古將帥爲俘多矣。而食奴僕之食。未之聞也。吾不欲食。宜速刎頭。君過而聞之。叱卒理膳羞。延元親於堂。解縛使飧焉。元親感其有禮。

台德大君將致位老于西城。令土井利勝召諸侯宣喩。咸拜賀。君獨不賀。大君起入內。令利勝問之。對曰。大阪之役未久。江戶駿河城壘修築相繼。加以日光山闕宮營造。諸侯助役。皆困於財用。今又傳位。行大禮。諸侯財益困。必至聚斂剝民。是亂之端也。臣未知所賀。利勝以聞。大君召見慰諭曰。汝言是也。第諸侯列賀已畢。今不可復改。然後來有所思。必當極言。利勝自側贊之。使拜謝。君曰。臣言是歟。殿下宜從臣將拜命之辱。今徒以臣言爲是。而不肯從。臣未知所謝。大君蹶踖。利勝進賀曰。臣等耄矣。無能爲也。年少若掃部。忠直不顧諱。此社稷宗廟之福。天下久安之徵也。宜明日更諭諸侯。於是傳位暫延之命下。明良相遇。千古罕覯。聞者感歎淚下。

京極高實卒。無子。大君謂高實國當除。然不忍使纍世名族不血食。宜賜侄高知大津六万石。

酒井忠勝曰。高實先人高次。洎鳥居氏。皆守城拒大敵者也。鳥居城陥身死。高次不能死。開城去。然以高次名族。賜若狹一國。鳥居以世臣。賜岩城二十万石。忠恒早世無子。國除。賜弟忠春信州三万二千石。今京極無子。仍賜其任六万石。不亦太過乎。君曰。不然。高次嘗與　東照大君。比肩而立。又為豊臣氏親戚。然捨而歸我。以區區之衆。守孤城。當大敵。援絶力盡。開城去。不得已也。鳥居以身殉城。忠烈無比。然累世麾下。吾曹同儕。與外諸侯不同。縱使吾曹城邑悉為

縣官所沒。僅賜俸禄。亦復何言。此人臣之分也。不得以鳥居比京極。但大津乃京極舊封。今與之。似非新恩。不如別賜他邑。如舊封。其孰敢議之。乃賜龍野六萬石。

嚴廟之為儲君也。近臣相議。佩短刀侍左右。儻有喪心病狂者。變不測。況　儲君尚幼。尤不可不警備。宜脱刀而進。君聞之。笑曰。何陋也。　儲君幼冲。世容或有圖不軌者。故益加警衛。雖刀上加刀。可矣。近侍皆股肱爪牙。而有發狂行逆。則是天命已絶。吾末如之何也已。議遂寢。

初　烈祖與伊達政宗約。賜百萬石。封政宗。蔵璽書。請于　台德大猷二廟。並不允。至　嚴廟。申請益力。宰執以　大君幼冲辭焉。正宗不服曰。東照大君璽書儼存。雖無請。固當賜封。如約。而閲歴　三朝。恩命未下。何也。宰執憂之。君曰。祖宗所不允。今將奈何。予請任之。乃詣政宗邸。見之曰。子有請于　幕朝。故来議之。願觀璽書。政宗喜。出而示之。君覽訖。即扯裂之曰。當時東照大君之意。雖倍此。且不靳惜。今則世遷勢殊。海内無間地。將於何處賜之。而子屢請于

數朝。嘵嘵不已。吾恐子非惟不能得。必將禍于而家。故予為子裂之。意氣壯烈。若相傳。然政宗憮然自失。侍臣相視愕眙。畏君莫敢動手。既而政宗徐言曰。事既至此。莫可奈何。惟後来國事。子善圖之。君曰。諾。由是事遂寢。夫以人臣裂君上璽書。非深慮遠識。為社稷致身。圖天下之安安者。不能也。

福嶋正則有罪。國當除。　台廟時在二條城。召諸臣會議。藤堂高虎等言。正則除國還謫於江戸。命之恐生禍亂。不若第以公事召而命之也。如

此。則臣僕在江戶者。失其主。勢不得擧兵也。台廟以爲然。時君在下座。高虎曰。井伊雖年少。智畧過人。請一咨之。　台廟呼使前。問之。對曰。衆議臣竊以爲不然。今憂正則作乱。召而命之。後有公事。召諸侯。皆危懼莫敢亟至。則於政令不無凝爲。且非所以示大義於天下也。臣愚謂於江戶命之爲可。若生禍乱。臣雖駑下。請爲殿下誅之。高虎以爲不可。與君相爭辨。　台廟弗懌入內。是夜召君曰。向汝所言是也。但宿將不可。故不輙從爾。乃遣久世坂部二子於江戶命之。正則莫敢格。遂就謫。井伊藤堂由是有隙。迨高虎疾篤。遣价邀君。君執手謂之曰。自京師之議。卒致疎濶。今吾死矣。敢以賤息累子。善視之。對曰。敢不竭力報知己之恩。從此二氏相親如故。

君性倹素。不喜華侈。然封邑距京師不遠。加以海內無事。士風寢趨奢靡。君憂之。將就國。預製木綿衣。如從士之數。至封內。上下皆換衣。而藩士未之知也。皆鮮衣出迎。見倹樸。大恧。莫不面頸發赤。由是風習頓變。

嘗出遊。見門廡荒敗。一士洗馬焉。徑入問其祿。對曰。百五十石。君擊節嗟賞曰。汝祿不多而能養駿馬。欲立武功於戰陣。曾屋宇荒陋之不顧。何壯也。彼堂廡宏麗者。觀則美矣。一旦有事。可騎而戰乎。即日倍賜其祿。闔藩聞之。莫敢復飾居室。

都下有一醫。出入列侯之門。君寵之。每相親狎。嘗寢疾。召醫。室中竹簀蒯筵。四壁糊以故紙。衾褥弊陋。醫以爲太倹。規之曰。方今諸侯留心攝生。者。席下列板二重。實以穀殼。惟公竹簀。寒湿易犯。豈攝養之道哉。且衾褥甚陋。雖陪臣未如是之痛也。君笑曰。汝刀匕則精矣。而未精於武也。夫帥師用兵。櫛風沐雨。偃臥草野陣營之間。安得列板二重。實以穀殼邪。吾聞治不忘乱。方今天下無事。然安知無叛逆之臣。一旦攘臂而起邪。故吾之所以尚倹甘淡者。將以勞動四肢。爲國家致力於戰陣也。昧者不察。乃謂以三十萬石之封。而倹薄如此。殊不得體。顧不繫乎武弁之徒。當尚倹省費。多儲戎具。若用錦綺製臥具。是特娼妓之事耳。後醫復至。時方隆暑。君導之

行堂廡。取涼。每堂曝甲冑鞍鐙旌旗兵仗之屬。盈廂溢架。不知幾千百。偉麗奪目。醫大驚曰。盛哉。我具某入侯門多矣。未見如是之夥且麗者也。君撫掌謔之曰。此乃娼妓之臥具也。

永井尚政。嘗詣君。問居官之要。君曰。善哉問。予少就仕途。數歷諸官。以至於老。不無所得。然不可輕授。須齋戒受之。乃刻日。尚政宿齋戒。着礼衣而至。君亦礼服出見。正色誨之曰。諺云油斷大敵。此一語不可斯須忘也。君雖未學。授受鄭重。與太公授武王丹書相合。乃敬勝怠之旨。言異而理同。真格言也。

井伊輙負佐君 直澄

君直孝長子。少時直孝問。吾欲使人傅汝。汝於群臣中。有稱意者乎。對曰。某以長子繼家。一藩孰非吾臣。今簡吾所愛而用之。則不用者。以為我輩不稱意。各懷觖望。不肯勵職事。某不敢簡擇。唯大人之命。直孝感其有識。後祝髮謝世。人莫知其故。或謂直孝以庶子代嫡長。故君避儲位。欲使嫡長之子襲封。洵有延陵遺風。

榊原式部少輔君 康政

關白與 烈祖和。以其妹嫁之。君入京議礼。館于富田氏。即白關白。臨焉。把臂語曰。今日相見。何幸也。往年小牧之役。予檄吾諸將。辞甚不遜。予不勝忿懣。厚賞募獲予者。今與 德川氏結婚。其忠臣良士。乃予所愛重也。故欲亟相見。不能待延謁。詰朝入見。關白饗之極豐。定議而還。

溝口外記。豐臣氏行人也。嘗同堂而坐。溝口倨稱疾。著絮帽。君在下座。嫉其不遜。謂座人曰。諸君皆荷豐臣公重恩。其尤厚者。惟溝口耳。衆問其故。對曰。某雖 德川麾下。祿足以養溝口數人。至于戰功。則不足當吾一臂。而傲然據上座。傍若無人。其假豐臣公威力大矣。故曰受恩尤厚。合座愕然。時君十萬石。溝口五千石云。

石田三成陰召兵。欲襲 烈祖。諸將多衞郎者。君適西上。途聞之。星夜兼程。而馳至勢田。設新關。不通行旅。行旅闐壹數驛。大坂喧傳。三成以為東師大至。懼莫敢發。三日而後廢關。行旅一時入京。絡繹相屬。是日君擐甲。散髮帕首。立馬標入邸上謁。 烈祖悅甚。君呼吏。出錢數萬緡。于府。付士卒。入市買酒食。宣言曰。内府兵六萬俄

至。糧食難辦。凡可充食者皆賒之。又使買草鞋。殆盡。曰兵十萬自關東至。於是諸侯黨石田者。畏强大多叛之。大坂益懼。不敢擧兵從　台廟由中山道。會　烈祖於美濃。眞田昌幸據上田城。攻之不抜。本多正信制之。乃從間道西上。君獨率兵過城下。昌幸閟門不出。抵美濃則關原戰已訖矣。乃馳至草津行營。　烈祖怒不見。　台廟上下憂懼。莫知所出。君入謁曰。中納言公不能抜上田。又不及戰。非　公罪。乃臣等罪也。人或謂　殿下怒甚。見果爾。　殿下

亦不爲無過也。關原之戰。社稷存亡所係。宜令飛騎告期。猶不至。則待焉而戰未晚。　殿下本月朔發江戶。十一日抵清洲。經二日屯美濃。十五日戰關原。雖兵貴神速。何太急也。　烈祖驚曰。前月晦飛騎報之。使會戰。而曰不至。遣价何也。對曰。貴价本月七日始達小諸。　公駭。星夜電赴。而木曾棧道。天下之危險。加以霖雨泥沒脛。大軍日馳十五里。士馬皆疲。其後戰期不亦宜乎。　烈祖召价訊之。曰霖潦河水皆漲。不得輙濟。故滞數日。　烈祖意稍解。君又諫曰。　中納言公。鋭意欲抜上田。老臣等不可。會議彌日。不惟淹滞。并不得抜上田也。　殿下父子之間。教戒之善矣。但　公既繼位秉天下之政。億兆所具瞻。而忤旨不得奉歡。天下其謂之何。非獨公貽羞。　殿下亦不免物議。而台慮不及此何歟。　烈祖感寤召見　台廟。語關原戰鬬之狀。且問上田軍事。相歡如故。　台廟退而大喜。親作書賜君曰。今日精忠。子孫百世不可諼也。後數日。偕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會宴。直政謂君曰。上田之事。子委身諫爭。遂能合　兩府之驩。豈

獨爲家國。抑天下蒼生之慶。其功過戰功遠矣。君聞之意頗自得。忠勝曰。誠如井伊之言。然有一疑。子能解之否。子致諫諍。奮不顧身。忠矣。獨上田之事。胡爲默默。爾惟正信之言是從也。吾曹爲德川宿將。天下莫不知。子若一言脱口。孰敢不從。盍亦爲先鋒。一鼓而抜上田乎。則雖不及戰。其功尚可償之。　老公之怒。未至此。而子亦豈有委身批鱗之憂哉。君不能答。因相視大笑。蓋君與忠勝同年生。又同閭。自幼相狎。竟莫逆於心。亦足見名將和睦之風矣。

榊原式部少輔君 忠政

君康政第二子為大須賀氏義子後歸繼本族賜松平氏任式部少輔移封姬路國用不給賣家藏茶盒天下名器也某侯以萬金購之君言我已賣家寶貽羞天下請以銅錢換黃金某侯許諾貿易闔都銅錢載以車數百輛輸送塡路君悉須羣臣賙其窮某侯括封內財購之世刺某侯而美君曰侯鬻重器令名著於天下亦奇

大久保左衛門君 忠武

君仕安祥公有松平昌安者居岡崎兼領山中城欲悉并參河公欲攻之君諫止一日暴風雨襲山中拔之將進攻岡崎昌安懼乞和以女嫁公公喜召君曰汝功大矣賞邑惟其所欲對曰竭力所事人臣之分何功之有且子弟皆沾寵得要地臣又已老無餘願也公曰雖然不可以不賞不然無以勸士君乃請斗量之征以送老許之公本勢微地小至是寖强大開 烈祖龍興之基君力為多

大久保新八郎君 忠利

安祥公登世岡崎公尚幼從祖叔父信定逐公據岡崎悉奪封邑安部大藏以公奔駿河依今川氏君兄弟留在岡崎今川氏出兵拔參州牟呂城納公信定疑君兄弟携至伊賀八幡祠使書盟書數通君陰會諸弟曰諸臣孰不欲納君而信定獨疑我殊深苟不先發則悔之無及矣密遣价告公徵舊臣拔岡崎納公悉復舊封

有二弟曰忠員曰忠久並仕安祥公公令二人隷弟信孝帳下天文中信孝有罪收采邑信孝託今川氏請赦岡崎公不許信孝怒欲舉兵二人謂同僚曰我以君命屬信定非委質也今信孝謀逆我將歸吾君衆以為然相率還岡崎信孝氣沮奔織田氏

大久保七郎右衛門君 忠世

烈祖攻梅坪廣瀨諸城拔之畧定參河勢寖强大佐崎有寺曰上宮寺與野寺針崎諸刹煽動檀越士民推吉良義昭為渠酋舉兵而叛 烈祖怒召羣臣令之曰一向宗之行久矣吾舊臣率皆檀越今敎匪作乱汝等其改宗派獻盟書勿黨逆乱羣臣信異敎者不奉命俄叛而從逆凡八百餘人惟君一族離姻戚絕交友捍衛 烈

祖。莫一人敢從逆者。築壘上和田。討勝満寺。血戰無虛日。實永祿六年也。越明年正月。大戰于上和田。殊死格鬪。闔族僕從莫不被創。 烈祖亦屢危。二月。蜂屋半之丞。托大久保忠佐請降。烈祖怒不允。君諫曰群臣叛者。不過惑愚信佛。豈合與叛逆同科。公若赦其罪。驟乱可一麾而定矣。不然。四鄰思落疆者。將乘釁而至。不亦危乎。且臣闔族裹瘡苦戰無虛日。公所親睹。願以臣闔族之功。贖叛士八百人之死。 烈祖黙思良久曰。善。於是叛者皆歸降。義昭亡去。一國危乱頓定。

元龜三年。吾師大敗于三方原。 烈祖授牙旗於君。樹諸犀棧。收散卒。還濱松。是夜君請以銃手襲營。 烈祖以為奇策。徵銃手。死亡畧盡。殘卒僅可三十。君益以手兵。得百餘。猝起襲甲軍於犀棧。鉛子雨注。營中大擾。信玄歎曰。德川氏今日大敗。將士殆殲。而掩擊何敢爾。其用兵詎可測邪。翊早引去。

長篠之役。君謂 烈祖。信長若先我而戰。則我無勇也。請先之。 烈祖深然其言。選精弓銃者付

之。君下馬舞槍先登。甲將山縣昌景。督精兵。鼓譟而来。君退。發弓銃如雹。山縣退。輙復進戰。如是者數。信長諸將。為馬場内藤所壓。走入柵。莫敢復出。惟發銃數千。君一軍殊死戰。呼聲動天地。信長遥望見。謂侍士曰。有両士善闘。一挿金蝶翅於腰。一背旗畫黑圈。以為敵歟。倏在吾師。以為吾師歟。倏在敵衆。神出鬼沒。英姿颯爽。彼何人也。侍士馳至。問之。曰挿蝶翅者。為大久保忠世。畫黑圈者。其弟忠佐。信長嗟賞曰。兄弟絶代趫勇。吾將士未有其倫。

烈祖與武田勝賴。相持大井川。會霖雨。一夕岸大崩。聲震數里。吾師以為甲師奄至。全軍大擾。制之不止。君使人擎燭籠於牙營。戒曰。比吾還。凝立勿移。乃馳至前軍。呼曰。汝等不見牙營燭籠不動乎。將堅陣而戰。何惶擾乃爾。由是前軍頓定。又馳至牙營。呼曰。前軍整兵待敵。而驟擾未止。無受揶揄乎。由是中軍亦定。人稱其機敏。

烈祖與信長定甲信。信長死。二國又乱。乃命君平之。初甲將依田信蕃。守二俣。君圍之。援兵不至。城將陥。君喩之使降。對曰。吾主存亡未詳。請開

城去。君許之。聞勝賴之死。迎寘二俣。至是謂烈祖曰。甲將多英武絶人。若信蕃義勇。則不易得。柴田七郎獲罪。潜居多年。願赦二人。使入濃信二州。聚其宗兵。討國人不從命者。必能鎭定。其功勝於用數萬甲兵矣。　烈祖從之。二將入濃信。拔諸城。遂平之。　烈祖喜。賜信蕃舊封佐久郡。并甲駿之地。凡十萬石。置君及柴田於甲。鎭撫之。兩州叛乱纔七旬而定。

大久保相摸守君 忠鄰

君幼稱新十郎。智勇材力。不讓乃父。為　儲君中

納言公傳。文祿四年。　烈祖暨　台德公在聚樂之邸。　烈祖將歸江戶。客謂公曰。關白秀次。必當叛太閤。彼雖情好甚深。不可黨也。後秀次果圖不軌。為秀吉所疑。欲托　烈祖。謝之。知不可得。乃將奪　儲君為質。黎明。遣使請饗晨羞。君察之。對曰。寡君幼。每旦晏起。願竢其起告之。使還。即潜使土井利勝護公入伏見。有頃使者復至。君應之曰。寡君昨與人約茶讌。拂曉赴之。其鹵莽不勝惶恐。使者復命。秀次齼齘久之。無何。發覺見誅。

馬場某上封事劾君。　烈祖與本多正信議。令君入京申天主教之禁。翌年收小田原。命京尹板倉勝重代君於井伊氏。寘江州。勝重奉命詣館。君方棋。聞之神色不變。終局收子。徐起披礼衣出聽命。甚恭。無幾微慍色。從臣大怒。以為寃。欲鬪死。訛言四起。輦轂騷然。二條城闔門戒嚴。君譙責從臣。悉舉鎧仗付京尹。遷入江州。居焉。井伊氏深憐之。欲為愬寃。君曰。不可。若辯誣明己無罪。是彰君過也。寧死不忍為之。井伊氏感歎。或曰。君以勳舊長子。而智勇過絶人。為　兩府

所忌。蓋正信譖之也。先是上田之役。君士卒有功。正信以為犯軍令。誅其隊長。君不懌。遂有隙。正信因陷之。寬永中。賜其孫正朝。加納五萬石。貞享中。賜舊封小田原十萬石。

名賢言行略卷之四

鳥居伊賀守君 忠吉

岡崎公甍。烈祖尚幼。寓今川氏。義元總攝參州政令。命君及松平次郎左衛門。交番鎮岡崎。君悼家國衰。欲復舊業。竭力理財。充府庫。烈祖年十五。入岡崎。逗數日。君導之。偏觀府庫錢穀曰。今公雖播越于駿。而本州兵士。皆舊臣。他日召聚復祖業。不可無儲也。故臣平素悉精力。充扨府庫。不使義元知。臣衰老且暮入地。公善自貴重。及稍長。乃歸岡崎。養舊臣。以此財可矣。

烈祖涑涕。感其忠貞。後數年義元死。烈祖歸。財豐而用足。遂開浩基。君之力也。

君每入駿河。侍。烈祖保護備至。烈祖親愛。稱翁不名。君召子元忠為侍豎。時烈祖十歲。元忠十三歲。烈祖養百舌鳥。使元忠調之如鷹。不稱旨。大怒。蹴而墜堦下。左右諫曰。此兒老臣忠吉所鍾愛。然自參州携至。以給事公。宜愛遇焉。君聞之。温顏謂左右曰。使公為常人歟。應為吾曲意愛兒。今毅然不顧。痛加敎戒。器度不凡。異日當為一世英主。吾耄矣。恐不及見子輩及吾兒之祉。其可涯乎。其忠誠重君如此。是時今川氏待烈祖太薄。衣食殆不給。君奕世家道豐饒。乃傾資奉養甚厚。又賑侍臣之貧者。

鳥居彥右衛門君 元忠

幼從烈祖。寓駿河。迨其還岡崎。征諸州。未嘗不在行間。搴旗斬將。不可勝數。姉川味方原戰功最烈。天正十年。織田氏沒。甲州大亂。川尻肥後守見殺。森勝藏東帰。信州亦乱。烈祖遣大久保忠世定甲州。君及三宅康貞副之。君在府中。鎮撫郡邑。北條氏直。命北條左衛門佐將兵八

千餘来爭屯甲嶺。伏兵巘谷。欲誘吾兵而殲之。君偵知之。不肯輕進。宣言曰。敵衆我寡。不可與戰也。不如嬰城堅守。待援兵至而夾擊。乃佯召役夫。為居守之狀。北條聞而侮之。謂須及其未入城而追擊。麾衆覚進。屯黒駒村。君夤夜發師。人啣枚。馬結舌。遶敵後。伏黒駒山陰。昧爽。自山上吶喊馳下。連營震駭。皆不戰而走。君乘勝追蹙。敵兵墜谷死者相枕籍。北條右衛門佐馬斃。步走。高澤弥助追而馘之。北條左衛門佐僅以身逃。君將進攻谷村城。衆謂兵疲宜凱旋。君曰。

不然。敵大敗。神沮膽落。必走歸小田原。城兵聞敗無守志。可一鼓而拔。機不可失也。乃進。城兵亦潰。是役。君以兵六百。敗北條八千之衆。斬首三千。尤為奇捷。

君善撫士。與同苦樂。遠州奥山之戰。勝敗未決。日既暝。山路險巇。輜重未至。上下皆飢。一卒入民家。得飯一盂以進。君曰。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士卒飢不能戰。吾雖獨飽。安得立功。不如與衆俱餓死也。取飯投谷底。士卒感喜。如飽大牢。少頃糧到。遂得大捷。

豐臣秀吉。召君叙爵。意欲其仕己也。君固辭曰。臣田舍漢。不嫻禮節。又負重創。疲癃之軀。不足任驅役。何可冒爵位邪。遂不受。後秀吉以其長子忠政。為羽柴利雄義兒。配以其女。亦欲仕己也。君曰。賤息娶利勝女。臣奉命矣。為之義子而仕殿下。則不得從也。臣祖先累世為　德川麾下。荷恩厚矣。義不可仕異姓。秀吉感歎。允之。先是

烈祖將賜書賞功。辭曰。公既知臣微勞足矣。臣亦何以得書誇功為。其退讓如此。君殉節後。

烈祖統一天下。與忠政談及辭爵之事。流涕曰。使乃父尚在。應喜而受吾爵。惜夫。

烈祖征上杉氏。使君與內藤家長。松平家忠。松平近政。留守伏見。曰。東征之後。大坂舉兵。此城當其衝。必當先攻之。吾知汝等忠貞。故留之。善守勿怠。咸對曰。臣等當竭力拒戰。繼之以死。後大坂果舉兵。毛利秀元。遣使諭之開城。君對曰。寡君使予守此。安得開城。若欲得之。宜攻而取焉。乃嚴兵堅守。令曰。兵寡不得相救。當各守其所而死之。若畏死者。去之可也。吾不敢怨。衆踊躍從令。前此宇治茶商上林竹庵來居。君麾之使

去。竹庵曰。小人久承　德川公重恩。且辱君知遇。雖商賈。不忍臨難而去。願從君死。君義而許之。大會將士。置酒叙訣。談笑如平時。既而秀元諸將來攻。凡九萬三千餘人。城兵僅千八百餘。皆分必死。敵四面環攻。蟻附而登。城兵善拒。死者山積。乃列砲連發。響如萬雷。屋瓦皆震。城兵不屈。益竭力拒戰。敵不能登。是夕嶋津氏督精兵來攻。銳甚。城兵殆不能支。君自譙樓觀之。率兵突出。擊卻之。城中俄有叛者。縱火。敵見之爭登。城遂陷。家忠近政及臣僕皆死。君帳下二百

十餘兵亦死。殘卒勸君自裁。不然。恐將死奴隷之手。君曰我所以悉力拒敵者。非求生邀名也。第欲麋敵於此。少紓關東之難。則死奴隷之手。何愧焉。汝等亦皆鼓勇殺敵。勿亟死。乃率殘兵入萬衆中。殺傷數十人。敵兵披靡。即收兵。敵復覺至。君回戰擊破。如是者數次。從兵皆死。存者三十餘騎。一不被重創。敵爭進圍之。君大怒奮擊潰圍。入牙城。則殘卒已殲。因挾偃月刀。踞石待敵。雜賀孫市。舞槍而進。君呼曰我城將也。孫市偃槍而跪曰。我輩刺大將不恭。宜自盡。君嘉

其有禮。脱甲割腹。作十字。呼曰。到孫市進馘之。時年六十二。

杉浦河内。鳥井權平。市川茂右衛門。安藤甚九郎。皆帳下士也。有事赴下總。聞伏見被圍。星夜馳至大津。西軍寘新關。不得入。乃祝髮着緇衣。欺邏者。入伏見。皆戰沒。

君之守城也。金吾秀秋。陰使人言。某庇 内府厚德深矣。今大坂以某為元帥。圍城非素志。願内而共守焉。君應之曰。予固知子與寡君相親。然臣受命守城。非咨之寡君。不得輒納。乃飛騎報

烈祖。未還城陷。其臨難守正。識者稱之。

小臣司茶事者。曰神谷竹谷。及城陷。揮刀力戰。殺傷頗多。敵人圍而擒之。石田三成。問城將戰沒之狀。竹谷說之甚詳悉。三成感歎。因赦之。使報長子忠政。忠政悲慟。撫陣亡者妻子加厚。

鳥居左京亮君 忠政

先人守伏見戰歿。雜賀孫市獲其元。後孫市仕水戶。使人言。先侯鎧仗皆在焉。請貽之。君悅欲觀。孫市齋至。則着禮衣。迎于門外。延之正寢。受先人遺物。拜觀甚恭。因流涕謝曰。今日有復見先

人之想。饗待豐腆。明日。孫市遣价致謝。對曰。昨辱以先人戎裝見惠。深感高義。然予家猶有遺物在。此戎裝宜傳諸家。示武功。使後裔有所激勸焉。故謹還之。其後屢遣使於水戶。贈衣物。終身不衰。水戶公感其忠厚。每使來。輒賜孫市海鮮饗之。

鳥居土佐守君 成次

石田三成被俘。 烈祖以其為父讐也。付君囚之。君善視之。解縛使浴。與衣服藥餌。曾無怨色。翌日。上言。先人為國家授命。非與三成私鬪也。臣

亦不敢獨讐之。蓋三成即天下之仇。非臣可私誅。願還之。　烈祖深感其妙年有識。允之。

君為亞相駿公傅。公長而驁暴。屢忤　台德大君意。君以為大感。或犯顏諫之。或愉色諷之。終莫能改。寬永二年。　大君賜公駿遠二州。加以舊封甲州。令闔老青山幸成臨邸命之。公弗懌。又弗謝。君進曰。　大君不惟賜二大國。并舊封賜之。榮寵莫大焉。青山亦慰諭。公赫然大怒曰。唉幸成以我得三國為踰分乎。吾為　將軍胞弟。於賜之乎何有。君使幸成還。乃涕泣諫曰。吾邦

不過六十餘州。然公以　老大君之子。　新將軍之弟。故得賜天下二十之一。非至榮也耶。顧公無喜色。又不致謝。是何義歟。且公既為人臣。將軍諸臣皆僚友。況青山以老職銜君父之命。公摧辱之。不忠不孝。莫斯為甚。公怒稍霽。因勸入朝謝恩。其後君寢疾於甲州。寢危。　老大君賜公暇就國。公大喜。使侍臣馳告君。君力疾見之。使者致命。則泫涕欷歔。不能仰視。使者以為死期已逼。精神消耗。喜極而泣也。惻然哀之曰。公云。成次聞之。心喜氣旺。可以為醫藥之助。果然

可謂君臣水魚之契深矣。君拭淚大息曰。某年老身多病。宜溘焉先朝露。而尚奄奄延餘喘。見天下至苦至憾事。何不幸也。公以就國為可喜歟。可憫亦可哀。何則　老大君春秋既高。又近歲多不豫。其所朝夕視膳者。惟公兄弟二人耳。父子之情。正當使其侍左右。承顏致養。不可須臾去側。何故屏之數十里之外也。公一去。雖欲見兩府之面。且不可得。顧以此自喜。可憫亦可哀。其在世。調護而和協之。亦或有其道矣。而今如是。不如亟死之為愈也。在擁被而臥。啜泣之聲。

感動左右。闔座莫不酸鼻。未幾。凶問至。翌年春。老大君薨。是秋公獲罪而殂。

內藤弥治右衛門君政家

君善挽彊。　烈祖攻二俣。城兵朝比奈某。驍払平彥久郎取首。君射之。洞甲而死。弟弥藏逆戰。又一發洞心。鏃出白。敵騎負尸而走。城將依田信蕃。壯其勁弓。遣使還矢。　烈祖脫緉緇賞之。

君與鳥居元忠守伏見。拒戰甚力。有叛者焚城。烈焰四起。君連射。飛鏃如雹。死者相枕。而身亦中流矢。手兵多死。令次子小一郎。安藤治右衛門

拒敵。還入鐘樓作書。召僕原田某。呈諸大君。又告子左馬助。使知戰沒之狀。乃割腹而死。小一郎。時年十六。與安藤出戰。屢郤敵。被重創。欲從父死。入城。烟焼蔽地。咫尺不辨。乃割腹投火。安藤亦戰死。原田冒重圍東下。獻書。烈祖震悼。

植村出羽守君 安榮

安祥公討尾州。屯森山。有安部弥七之變。事起倉卒。將士惶惑。不知所出。君悲慟欲殉死。衆諫曰。織田信秀。將乘變襲岡崎。今皆死矣。誰為幼主拒之。吾曹從先公于地下。適在是時。了盡延數日之命。相與暴骨於草野乎。君然之。収兵而還。信秀果提兵八千。侵參州。屯大樹寺。勢甚鋭。松平信定。通款據上野城。國中新附之士多叛。守岡崎者。惟世臣舊族。僅八百人。皆以死自期。相與見幼主告訣。邀敵於伊丹。分為二隊。一由高原。一由平田。信秀亦分兵。鼓譟而来。原曠豁。左右覽至。圍吾師數匝。一隊皆殲。田間路窄。敵不能齊進。君舞槍跳盪。諸士繼進。猛氣咆勃。莫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敵兵大敗。乃乘勝擊原上

軍。勢如風雨。敵兵又大敗。信秀僅以身逃。當是時。國新喪主。士叛兵寡。舉國震讋褫氣。而諸士血戰。敗十倍之衆。其精忠勇烈。前古未嘗有也。

天文十四年。麾下蜂屋某。拔刀刺岡崎公。不中而走。公怒追之。某擲刀中股。創不能追。君遇於途。即相搏。共墜于溝。松平信孝。取槍臨視曰。縱之。君曰。是逆賊也。宜并我摏之。信孝徑入溝。刺某。君斬其頭而起。往年安祥公為安部弥七所害。君即時斬殺。至是又斬蜂屋。一手誅兩賊。復君讐。亦奇忠也。後攻沓掛城。力戰而死。人莫不痛惜。

植村榮政。稱新六郎。烈祖與織田信長講和。始入清洲。持佩刀侍座。織田衛士禁之。榮政怒而叱之。聲色倶厲。信長壯之曰。汝勇氣凜然。如樊噲在鴻門也。乃與盃。贈行光刀。

植村出羽守君 家長

台廟詣日光山闕宮。駐蹕宇津宮。有人密告。城主本多正純。形迹甚異。台廟驚。夜參半。挾侍臣潛出城。人莫之知。君適來候起居。土井利勝怪問之。對曰。今夕吾心蕩矣。不能交睫。以為有異。

故来爾。利勝悦告實。由是君衛從還江府。先祖羽州。手誅二賊。而君亦得護　大駕於倉卒危難之際。殆若天誘其衷而世濟忠貞者。

牧野駿河守君 忠成

慶長五年。君與父康成從　台廟西征。過上田。真田昌幸出戰。吾先鋒敗走。君年十八。親督手兵。力戰破之。吾師競進傅城。殆拔之。遽有命收兵。其後本多正信建議。誅犯令攻城者。諸將帳下多獲罪。君手兵亦當斬。君奮曰。若誅手兵出死力立戰功者。孰復致勞乎。且臣僕為主授命。固

也。主亦豈不為臣僕殉身。即率手兵亡去。父亦受譴家居。迨有　獻廟降誕之慶。始赦父子。食舊封。元和四年。賜長岡七萬石。

松平左近君 親康

烈祖與織田氏講和。今川氏真憤之。道路流言。將害質子三郎君。　烈祖使君及久松勝俊攻西郷城。今川驍將鵜殿孝景所守也。君偵察城勢。僞起襲之。孝景不能拒。請棄城去。許之。伏兵於途。擒其二子。氏真憂歎。請以質子易之。由是三郎君得歸。　烈祖稱其智勇。

姉川之役。君為敵所射。矢貫右臂。著鞍。君令士卒拔矢。反射敵斃之。

永祿十二年。　烈祖拔遠州諏訪原城。謂諸將曰。此城當高天神要衝。枕大井川。距田中城不遠。本州襟喉。敵人必争之地。誰能為我守之。諸將莫肯應。惟君請以死守之。　烈祖大悦。賜名氏。為松平康親。

土岐山城守君 定政

吾兵敗績于三方原。　烈祖從士絶少。君及三宅定次二人。未嘗離左右。每追騎逼。輒反鬪。斬一

騎馘之。時有僚友喪馬者。請與君倍騎。不顧而去。僚友呼曰。子若不救我。則平素勇名廢矣。君然之。回轡扶之。倍騎而退。

烈祖救信雄。與秀吉相持於小牧。池田勝入潛師襲參河。君生獲持移文者。　烈祖由是得知其謀。便潜分兵躡其後。或諫止之。君怒曰。今而不戰。斯無時矣。乃從一卒先發。會池田兵至。即刺殺三騎。從卒亦斃一騎。敵兵見之。競至。君益鼓勇奮擊。吾師繼之。大敗池田軍。　烈祖將收師。候騎報。敵兵且來。即令君偵之。君單騎突陣左

右馳騁究其形勢。復命曰。敵兵皆脱鎧晩食。必不来矣。宜速凱旋。　烈祖從之。果如其言。

　酒井雅樂頭君（政親）

岡崎公夫人。水野忠政女也。生　烈祖及女公子。天文十二年。忠政卒。子信元叛今川属織田。公謂吾藉今川力得還國。水野叛之。而室其妹。非義也。亟令君送歸。夫人適寝疾。君哀之。以為寧受罪。不如待其差而発也。乃置諸宅。日邀世子兄妹相見。及疾已。遣人護送入刈屋。　世子使侍臣浅羽金田二子倶送。距刈屋數里。夫

人曰。吾兄既與公為仇敵。汝等若入城。必殺之。莫一人得歸者。吾雖見逐。吾兒在岡崎。汝等即其臣僕。胡忍使徒死。宜棄我還。送者皆不奉命。夫人戒喩懇摯。乃付居民護送。皆辭去。回顧則精騎百餘奄至。送者駿走得免。是時松平家廣。亦離婚。還其室於刈屋。室乃夫人妹也。送者悉為所殺。於是人始服夫人先見。

神谷與七郎。始委質。　烈祖許賜禄千石。璽書未下。神谷遇君於道。卻立致礼。君不知而過。後相遇。輒不致礼。　烈祖聞之。以為神谷質直能勤職事。今以其不礼老職。逐之。人人危懼。將曰正親譖之。若減秩與八百石。則神谷必自去也。乃草璽書。君適入謁。言神谷剛直。擧止不凡。願優賜秩禄。　烈祖叙所見。君驚曰。此乃臣所以賞神谷也。臣蒙寵遇。執政柄。羣臣莫不畏敬。惟神谷不屈氣節過人。倘使感恩。其臨大事。致死力明矣。願賜二千石。　烈祖曰。然則如約可也。君懇請。諸老臣參酌之。請賜千五百石。　烈祖從之。召神谷。賜璽書。且告之故。神谷感泣而退。其後果累軍功。至歩將。　烈祖毎謂執政曰。汝等當以政親為法。

　酒井河内守君（重忠）

本多重次為郡宰。參州坂崎民。有訟不克者。以重次為不公。罵詈不已。又作匿名書謗之。重次召訟者覆案之。其曲益明。乃斬之。其後君決獄。有類是者。召而曉喩之。乃服。　烈祖召二臣。訊之。重次曰。慢上者不誅。則紀綱隳矣。君曰。慢上者誅之。則郡宰驕矣。　烈祖就有學識者。質焉。曰慢上者誅之。常刑也。然不誅而民服。不亦更善乎。凡誅人。出於不得已。故曰。惟德善政。政在養人。

烈祖歎服。由是益重君。

酒井備後守君　利忠

封内豪農有稱備後者。直而戇。郡宰以與君同名也。使易之。不聽曰。小人納租稅。必先衆庸役。未嘗懈而有玆命。何寃也。小人家世皆稱備後。鄉黨莫不知。今遽更之。雖藩侯之命。不能從。第侯易名可也。郡宰怒其不恭。以聞。君笑而置之。烈祖聞之。歎曰。世之昧者。徒以不急之事。困辱人。欲以立威。是謂無用害有用。豈為民父母意哉。惟備後寬弘愛人。有識力。子孫其昌乎。

酒井雅樂頭君　忠世

君為　大猷大君傅相。嘗入謁。見泥金香撞在座右。極精麗。蓋時俗所尚也。問是何物。　大君有愧色。君使近臣取之。近臣畏憚不起。　大君促之。乃取以示。君熟視曰。此必年少輩狃恩寵所進也。昔者　東照大君在駿河。一夕膳宰方上食。近臣某舉案而進。誇甚華。　大君指問之。對曰。是為茶宇。　大君艴然變色曰。天下之乱久矣。近時稍嚮治。萬姓小安。當以儉為本。汝誇華麗。人主且不知名。汝小臣乃著之。是啓奢侈之源。造禍乱之端也。汝其退。勿侍吾側。某震慄而退。　大君餘怒不霽。對案不食。臣等為百方謝罪。然後下箸。則夜已初更矣。　祖先憲天下之治乱。防奢侈於將來。其慎密如此。今　殿下玩細娛。極清麗。非所以法　祖先訓後世也。乃起投諸石。粉碎。

豪商茶屋長次。嘗上城。時已削髮。佩短刀。刀飾華煥。君請觀。乃脱之以進。熟視嗟賞曰。裝飾鋒刃皆精絶。雖士大夫罕有。徑取其鞘。去長次於稠人中。匿刀於外套下。霜鍔爛然。不可掩。窘甚。見監察過。告之。監察曰。酒井且至。姑待之。既而朝方散。長次益窘。見監察過。又哀祈伏地。不聽。因起詢諸衆。僅得鞘。收刀而歸。因悟吾儕市中細民。與士大夫不同。而刀劍精美。實為僭奢。此君之所以教我也。製木刀佩之。

酒井讚岐守君　勝忠

大猷大君之在儲闈也。稱　竹千代。介弟國千代。為　太妃所鍾愛。羣臣崇敬。侯左右者。溢戶閾。而儲闈閴如也。由是世有國本動搖之說。君以為大感。　儲君嘗遘疾甚劇。介弟侍臣心竊喜。

君日夜看護。不交睫解帶。設有不諱。欲殉死。陰齋匕首浴衣寘側。一日介弟將食。厨頭喧嚣儲君湯藥。忽略不省。君大怒叱膳吏曰。儲君不豫甚危。皆兩手握汗。而汝等胡為有喜色。其食勿進。意氣慷慨。神采毅然。少逡。　台德大君臨視。令君先導。君意謂不礼介弟。必受譴。是日稍小愈。　大君喜。屬君善護之。疾遂痊。世稱其忠烈。

君輔相　大猷大君。德邵行完。忠鯁無比。天下以為賢相。先是福嶋正則見君曰。諸侯及　幕朝

諸士。雖多人材。當以君為第一流人物。予不勝欽慕。願贈吾鹿角胄。君受之。不甚實重。又無傳子孫之意。置牛門別墅。寛文中。燬于火。正則豐臣猛將。威名震天下。而君不悅者。豈以其心術不正歟。

尾侯季子。曰五郎太。幼善散樂。侯邀君饗之。使公子舞。君初不贊賞。既而謂傅相成瀬隼人曰。將門須以講武為主。今以貴介公子。扮裝女鬼。何益。其伎倆已見。宜令他人代之。

隅田六郷二水無橋。行旅病焉。君建議創之。或以為失都城要阨。君笑曰。治天下。以得民心為本。若失民心。而徒恃一衣帶水以防。安能保社稷。但撫綏人民。使不窮困。乃第一要阨也。　大猷大君朝于京師。君扈從焉。大津縣令上言勢田橋名自古。已著而黝黑。不宜觀。請近歳新之。君曰。橋朽敗。有傷人之憂。可速改作。何待近歳。不然惟以觀不美新之。不可也。夫橋有古色。可以見歴年之久。清平無事之徵焉。

君為閣老。或上言下總有間曠之地。若墾之。可得新田十萬石。君問古田無損壊否。曰穿川引水

可失古田二萬石。築堤起堰。亦可失二萬石。君曰。然則所得不過六萬石。而懇闢資糧。亦可費二萬石。其餘止四萬石。所得無幾。又其成否豈可必耶。都下戸口益殖。薪樵之用益繁。價益貴。不若就間曠之地。植松杉雜木以供薪樵。上不費資糧。下得便宜也。於是多植材木。都人便之。

明曆元年正月十八日。大風揚沙。晝晦冥。君遽命吏糴於近都諸驛。是日大火。一都煨燼。穀粟多燬。不但穀價騰踊。搶攘之際。無賣米者。士民大窘。乃悉出所糴濟之。全活數萬計。閣老議給列

侯暇就國濟一時之厄。或恐有乘釁而叛者。君大言曰。列侯在都。公私俱困。給暇甚便。設有據國圖不軌者。亟發精兵而誅滅之。以收城邑。歸公邑。不亦至幸乎。於是議決。諸侯各就藩。都人頓減。上下晏然。

田畑村有寺。曰興國。劇盜數人。殺僧奪貨財。村近王子官道。搜索甚急。不獲。因懸賞募之。竟不能捕。會板倉防州自京來。閣老咨之。曰。意者賞金未多也。若倍而募之。其黨應有自首者。乃更作榜。揭于途。賊見之自首。因悉捕獲。後數年。有盜

入邸掠財。索之不獲。或請釐板倉故智。君曰。以術誘之。防州則可矣。吾任重望隆。正當以公道索之。不可陷人於詭計也。

寛文初。中宮東福門院召松平豆州。請十餘事於 幕府。豆州即時辨其不可。不復以聞。世稱其才。豆州亦自得。時君致職。居牛籠別墅。豆州還江戸。訪別墅。談次及之。君曰。是重事也。子且不論是非。先白 幕府。而後置對可也。乃遽辨斥之。雖處置不愆。而於 幕府重 禁闕之意其謂之何。豆州不能答。

青山伯州嫉君不與和。伯州卒。子因州以寛永二年。為大坂府尹。是日阿部豐州遇于朝。攬其袂曰。子門閥吾曹。非不知而未得薦。今日之慶。讃州力也。吾曹有愧焉。因州退朝。詣牛籠山莊致謝。君驚曰。是非吾所與知。乃 大君意也。何謝之為。聞者稱其厚德。君天資明而仁。人蔭其庇者。盈朝。而未嘗有德色。天下仰之。以為賢相。

大猷大君不豫。或勸觀歌舞自娛。因屢召觀其彈唱。京紳所製美少年。佩木刀。粧飾雕金銀。容止極淶美。諸侯各妙簡侍童有姿色者。使肆爲飾

以錦繡爭獻之。於是一時成行。君承間諫爭。遂止。

寛永中。井伊直孝。松平信綱。板倉重宗。及君並為閣老。世議謂執政各持意見。不相和。或以白 大君。召而詰之。曰。人謂汝等不和。果爾。不忠莫斯為。大君對曰。臣等同心協力。安有不和。但陽為不和者。一則欲使人議其非。一則欲觀諸侯意嚮。是同官相謀而為之耳。曰。然則以告者過也。對曰。非過也。外人視以為信然。故告。 大君頷之。及 大君厭代。閣老益和協。天下帖然。或

有識不殉死者。君聞之。笑曰。吾曹孰不承　先將軍恩寵。若皆殉。誰復輔佐　幼主者。彼欲待吾死而據吾職。故以此刼之。何足介意。

朝士為君語曰。賢郎備後守。審諸事。嚴法令。無一滲漏。世稱賢明。君不悦曰。如吾子之言。吾國其衰乎。朝士逡巡請教。君曰。今夫士有數僕。非有大亡狀也。而命令如麻。苛察繳繞。此亦不可。彼亦不可。一動手。便罹法網。僕隷惴惴然。如坐針毡。雖欲為主致力。恐受譴斥。志挫氣沮。奄奄不振。其家必衰。況於治國乎。子不見夫種樹乎。培

壅根抵幹之傾者。扶植之。枝之繁者。疎洗之。生意自暢。枝葉自茂。終可以充棟梁之用矣。好事者撓其枝。屈其柯。或拳曲之。或剪剔之。朝摩而夕撫。使生意不得伸。其不枯槁者鮮矣。法令煩則人易犯。犯而不罰。則法令廢。罰之則不勝用刑之多。卒之法弛令慢。并與大經大法而廢之。此之謂君子玩法。小人犯刑。凡立法令。必察諸人情。揆諸時勢。考前古之得失。審後世之利害。人皆可以循守而不變。然後行之。苟狥一時之利。不顧後来之害。遽思之。若確不可易。而弊終

生於意料之外。此之不慮。惟法令之密是務。則民窮下困。而國家衰敗隨之矣。

藩臣有三淵帶刀者。君欲以女嫁焉。三淵固辞曰。臣有常禄。雖賜女公子。衣食不得踰分。且室家和睦。未可量也。君曰。百事惟汝之從。吾不敢使以貴驕人。乃成婚。三淵世為老職。厚禄多婢僕。家道饒裕。合巹後。衣服飲食。悉從省約。及歳月寖久。女公子脫都會華靡之習。而後復舊常。家庭雍雍如也。女公子亦有貞順之稱。

酒井備後守君 忠朝

嶋原賊起。閣老將遣監軍。衆謂當選宿將有譽望者。及命下。乃少年某也。舉朝大驚。大久保彦左衛門。素簡傲。於朝會稠人中。大言世已叔矣。令一少年監軍。彼口尚乳臭。何能為也。夫戰場與席上不同。惡得容易如餔啜然哉。少年聞之怒。相争辯。座人莫敢和解。君排戸而入。叱少年使退。謂大久保曰。足下恃宿將舊勲。嫚侮人亦甚矣。士之立功。不必宿將。足下年十六。於鳶巣先登成名。而尚謂少者無能為耶。大久保不能答。退而謂人曰。讃州兒子不可輕。勃窣理屈。可畏

可畏。

酒井壹岐守君 重忠

君為大番頭部下騎士宅外。有犬死焉。時有殺生之禁。騎士訴君。容使瘞因語曰。父母之所愛雖犬馬亦愛之。況臣僕乃祖先所親愛。何可虐也。人有能有不能。取其能而不強其不能則天下無棄人矣。今士有一二僮僕屢易之意其為人貪吝不愛下者也故下亦不竭力。百事苟且所損不少。其所自以為利者。乃所以自害也。此人不可以命官任職。苟愛臣僕如子。則彼亦愛我如父母。雖一歲交替之奴。孰不致忠。況世臣舊族乎。凡視臣僕。當如視祖宗遺器。殊加愛重。不可以為吾有而虐使焉。聞者稱之。謂有乃祖風猷矣。

名賢言行畧卷之五

土井大炊頭君 勝利

君壯時。事東照大君。大君嘗問其何如人也。吾將除一職。對曰。渠未嘗至臣邸。故其為人。未之詳也。大君不懌曰。渠祿位不卑。而汝云爾何也。夫為政之要。當無親疏高卑。知其賢。察其能。不使人才沈埋。令至汝邸者舉之。不至者不舉。人將曰出入大炊邸者。皆得推薦受美官。如此則士之貪利無廉恥者。皆奔競焉。而砥礪名節。確然自守者。埋沒不彰。此士風之所以不振也。夫士以武術為職。不論世之治乱。使其奮迅興起。相率以勵武術。而不流於驕奢諂屈者。執政之職也。且為政者。尤當務養士氣。使輸寫深衷。盡其所欲言。若士氣不振。畏縮而不敢言。則下情欝于下。而賢不肖不可辨矣。故理治世難於治乱世。汝宜留心焉。君感愧流涕。尒後痛自尅責。遂至德業純備。於閣老中稱傑出。蓋有得于大君之言深矣。大君謂人曰。老職雖多。其德器可配大炊者鮮矣。及讓位於儲闈。所傳有七實。君其一云。

大猷大君之為儲君也。青山忠俊。酒井忠世。及君。並為傳。資性各殊。而同心協力。如乳水相合。酒井威儀矜莊。雖君及青山。亦加敬重。青山剛直。儲君有過。輙諫。諫若不入。則脫刀肉袒而進曰。宜誅臣而易台慮。言極剴切。君醞藉不忤。大見親信。每侍宴談笑曰。若雅樂伯耆太谿刻。人生不盈百。惟可酒以延壽耳。儲君歡甚。因徐說之曰。向者伯耆所言亦韙矣。殿下盍從之。或有過舉。則曰。得無雅樂頭聞之乎。儲君嘉納。由是聖德日新。紹廓祖業。為守成之良主。三君力也。世謂之寬永三輔。

寬永中。朝鮮聘使。將入江府。前日風雨。譙樓一扉墜土剝落。大君詣增上寺。途見之。命松平豆州。亟脩之。樓絕高。非結架不可脩。塓人大窘。豆州使人自函道登換。以別扉。人稱其機警。君聞之。謂豆州曰。凡事難猝辦者。須告其實。使人主知焉。子多智副急。後人代其職者。才不及子。人主必以為迂緩不及事。將受譴。豆州歎服曰。請以此為弦韋。

大猷大君。政無大小。必承旨不敢先發其君事

慮。又不言衆議使　大君精思。儻有不可速決
則曰。願深加台慮。然後決之。未晚也。大君由是
啓發知識。於事莫不通焉。君或有遲疑不決。
大君輙曰。宜諮之寺田。寺田者。稱與左衛門君
所簡拔而委藩政者。其賢可知矣。然以陪臣受
台知。士林以為至榮。
君嘗見席間有唐絲一尺許。呼侍臣大野仁兵衛
適在直。應聲而至。君曰。屬諸汝善藏之。大野受
而退。左右竊笑。經三年。問大野唐絲。即出諸荷
囊。以進。君取之。結刀鞘條首之解者。召老職寺
田與左衛門示之曰。往年見此絲在地。屬仁兵
衛藏之。左右皆笑我纖嗇。仁兵衛顧能謹藏之。
忠實有餘。宜與祿三百石。抑此絲乃唐山之民
所飼蠶而製。唐商貿遷。航海入崎港。崎商又轉
販京攝之間。然後入江府。其費人力乃尒。雖一
尺斷線。亦係天物。寧忍委塵土。今取以結條首。
使不廢其用。亦所以事天也。但予托之仁兵衛。
為侍臣所姍笑。今又以三百石買之。不亦好笑
乎。
君多鬚。或謂酷肖　烈祖。君曰。非也。翌日剔去。入
朝。蓋自遼古至此。上下皆留鬚。惟　獻廟剃去。
故人疑傚之。其實避肖　烈祖也。尒後人尚留
鬚少許。延寶以還悉剃之。
往時大城議機密。多在茶室。其後君建議。大殿窓
扉皆撤去。豁然無翳。　大君坐中央。諸老臣會
議。番頭持筆硯以進。
堀田正盛拜閣老。加賜采地。詣君問曰。弊邑風憲
官。當用何如人。對曰。凡治國在知人。若風憲官。
尤不可不擇也。今夫我與子以職事之重。為諸
侯所招邀。酒美魚鮮。烹飪精良。大適口足見主
人用意之厚矣。俄有一人。自厨頭来報。某膾有
蠅矢。某羹有死蚊。則雖於飲食不害。而興味索
然盡矣。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苟洗垢索瘢。吹毛
求疵。苛察而彈劾者。勿任此職也。雖然。盤餞有
砒霜烏喙。而坐視不肯言者。亦豈可任之。予嘗
謂弊藩監察曰。目之横者。天性也。從陰蔽覘人。
或逆視。或睨視。非天性也。譬之行道路。當直視。
不可旁視。
獻廟少時。殿室有不稱旨。召松平信綱。急改造之。
問明旦可竣功歟。信綱曰可。俄聚衆匠。一日而

就。壁可至者悉貼白紙詰朝。　猷廟臨視喜甚。君謂信綱曰夫以　將軍之威。天下之富。雖一日作一殿。不為難也。況此巢作者第　殿下春秋鼎盛。不可使知作事之易。其勞民費財。為盛德之累。蓋不少矣。

加藤忠廣國除。　猷廟欲與細川氏。議已定。左右說當世近事。偶及之云。都下喧傳賜細川氏肥後。　猷廟失色遽召閣老。慍曰。封國天下重事。除諸老臣之外。人莫與知。都下已喧傳。其誰漏之者。咸惶恐不能答。君進曰。此天下泰平之徵也。凡奉公勤職者。孰敢漏之。然天監昭然。上之所議。下之所言。不謀而合。如出一人。此之謂大同。若政事不當人心。皆怨。當則雖不沾恩者。莫不胥慶。今賜細川肥後。都人以為當然。豈非國祚綿遠天下泰平之徵也歟。　猷廟大悅。

大久保相州。本多上州並國除。或謂二家父祖有大勳勞于天下。而子孫國滅家亡。雖曰有罪。無乃少恩歟。君歎曰。人之不知道。一至于此歟。吾曹承乏政府。然子孫若有犯憲法者。立加誅滅。是天下之公。何怨焉。況方今。創業之始。立政行法。宜自世臣舊族始。乃所以示大公於天下。而鎮壓諸侯之心也。何少恩之有。試使忠世正信尚在。固當不待命而自殺之。則雖在泉下。豈容有一毫怨尤之心。議者大愧。

大猷大君偕君登城樓觀焉。匠作廠賊卒。有盜木材而搬出者。　大君問彼非盜乎。對曰。然。是可慶也。祖宗在參遠地小材少。雖賞之不竊。今天下之大。資用之廣。其下有沾殘膏者。乃豐亨治安之徵。慶莫大焉。　大君有喜色。

寬永九年。　台德大君薨。是時鞬櫜日淺。大藩強鎮。林董海內。物議騷然。人心危懼。君適為大老職。輔　嗣君。運密策。諸侯景從。萬姓帖息。天下安於泰山。古所謂社稷之臣者歟。

阿部備中守君 正次

君以寬永二年。為大坂府尹。正保四年。遘篤疾。長子重次告假省之。至則綿惙矣。重次與諸有司議曰。吾父易簀於此。恐汚大城。請遷諸城外別邸。諸有司然之。乃涕泣以告。君曰。始予承命鎮此。　大君面諭云。大阪在五畿之內。近護　帝都。遠鎮海西數十州。洵天下襟喉。其職尤至重。

汝累世舊臣慶元間屢立戰功忠勇可倚仗故使守要地汝其勿怠予謹對臣材力不足當重任然天下已清平自當無虞設有乱賊竊發覘城壁者臣致死力守之一息尚存誓不付餘子也其矢言如此今雖無乱賊之患豈容未瞑而遠去之且汝謂我斃于此有汚大城之嫌然凡所以高城深塹成守禦之計者將致死守之也夫致死而守拒敵而戰雖積屍增壘釃血漲血不顧焉何汚之有苟以死為汚何用築城為此予所以不能從也然予壯時猶不及人況今老且病何敢自是宜白江府取進止重次飛騎上聞　大君韙之嘉歎不已使者還報君感喜泣下經一日而逝

阿部對馬守君 重次

君幼而給事　大猷大君寬永十五年為閣老慶安四年　大君薨君謂堀田正盛曰我今而後可從先君於地下矣正盛愕然曰　新將軍幼冲吾子宜悉力輔相以安天下其忠於　先君顧不勝於殉乎諸閣老亦諫曰苟君恩豈惟子哉若相與從　先君誰復輔相嗣君者君曰予固有與諸君不同者昔亞相駿公之謫於高崎也　先君有密旨予稟命云臣當一死獻　殿下而區處之勿勞台慮吾言如此性命既已獻　大君久矣而不意生活至今也諸君縱恕之吾獨不愧於心乎因叙永訣迨退朝與正盛携手俱步從容談笑神色怡然歸邸即自盡

阿部豐後守 忠秋

君為閣老性愛鶉多畜之聞麴街有佳鶉意欲獲之價高故不買也或聞之亟購而貽焉會朝士来萃談及鶉君曰鶉一禽耳然畜之不易吾愛鶉則有投其好而貽者乃出所畜於座悉開籠放之衆賓大駭由是苞苴不入門

君代　大君行香上野三緣二山必拂曉而出嘗見棄兒於途憫而收之都下貧寠者伺其行香輙棄兒君又收之者數矣室老諫曰公誠仁矣然都人姦黠多棄嬰孩大可憎况費亦不少也君曰恩愛之情莫深於親子今棄之豈得已哉吾不忍故收之待其長而臣僕之充吾驅役可謂費乎且大都有棄兒執政之恥也吾收之亦治職事之一尒室老歎服

明曆中。江都大火。延及大城。妃嬪走西城。倉卒之際。不知所從。君令人反席聯接于西城。作一條徑路。宮人由是獲免。時　儲君在第三城。偕太夫人。避火於尾侯邸。衆臣持椿張葵章幕擁蔽宮人而去。不使外人見負擔之狀。本庄宗孝所令云。

寛文中。都下大火。煙焼蔽天。殆及大城。　大君將避群臣或欲赴酒井忠勝別莊。或欲詣井伊直孝邸。獨君不可曰。　大駕須入西城。西城若罹災。則當急營殿廡於大城。苟避火於城外。非所以備不虞也。　大君春秋尚少。然以君議為是。遂入西城。

由井正雪圖不軌。伏誅。閣老因欲逐都下處士。君曰。不可。吾聞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今欲為一人困萬人。豈仁政也哉。若畏處士謀叛竄之乾毒震旦之地則可矣。今逐之。彼皆散而之諸州。猶在藩籬内也。安保其不謀逆。且畏區區處士而逐之。是示不弘於天下。以損國威。為後世笑。竊為朝廷恥之。衆議從之。

君性醇厚。崇敬大宗阿部重次。雖都政府。其入朝必後之。朔望必往賀。重次卒。子正盛尚幼。事之如故。寛永元老。土井兩酒井相繼淪謝。君巋然靈光。為海内所欽仰。　大君待之益優。曾賜親所獲鶴。君固辭。蓋賜鶴非宗室洎巨藩不能也。　大君援酒井備後守舊例。乃拜受實異數云。

君少時。事　大猷大君。為近臣。或譖之。因失寵。稱疾家居。既而欲出仕。其臣某曰。君有出仕之志。宜委之臣。自是每　大駕出。必從。嘗於淺草川觀諸士習泅。君與某游泳。某捉君沈諸淵。　大君驚。屢命救之。良久乃出。於是始蒙玉音。寵遇日渥。遂至閣老。　大君每呼為智慧豐後。

長子正喬朝夕視膳甚恭。君食訖。然後退而食于次室。或謂君曰。賢郎每於次室就食。意思不安。不亦可憫乎。君笑曰。吾見事我。視我事先考。其勞不可同日而語。父子之親。孰不欲其安逸。然少年輩不躬執勤勞之事。而能為善者鮮矣。自少慣勞苦於家庭。乃他日居官之道。非獨行人子之礼也。

青山伯耆守君 忠俊

君傅　大猷大君。大君嘗好觀舞。亦親為之。設巨

鑑二面而粧飾焉。君見之怒。直取而抛于地曰。是區區伶人之事爾。治天下者親為之。亂之端也。臣亦不恭。宜加嚴譴。乃杜門待罪。　大君感悟。召見謝之。其忠直率如是。所謂寛永三輔之一也。

青山因幡守君 宗俊

君伯州長子。寛永二年。伯州獲罪。父子謫居近江。伯州卒。君召還。始入朝。舊友皆来晤。堀田加州過而見之。問是誰。人。座人肅然。對曰。青山伯州之子也。加州去。君問渠何人。曰執政堀田加州也。曰然則勘左衛門之子歟。座人失色。謂剛直不讓乃父矣。

君初賜三千石。為大番頭。慶安元年。　大猷大君。召見。賜小諸三萬石。諭之曰。予少時。乃父忠俊輔導竭力。直諫不顧身。以至於成立。時予未能察其忠藎。今思之。其貶謫實為無罪。故賜汝小諸。廼所以慰乃父於泉壤也。汝其以乃父之心為心。事吾兒如乃父之事我。言訖。淚數行下。君亦感欷。伯州忠悃。至此益彰。

永井右近大夫君 直勝

長湫之役。君年二十有二。與驍将池田勝入鬪。馘之。　烈祖賞賜采地二千石。後織田信雄過　烈祖。召見大加激賞。贈勝入佩刀篠雪。和泉守兼定所造云。問　烈祖曰。賞邑幾何。曰二千石。信雄意少之曰。直勝功冠三軍。予則當與五千石矣。先儒謂信雄猶有織田豊臣之風。故然。　烈祖之不多與賞邑。盖有深慮焉。

烈祖赴肥前名古屋。豊臣秀吉親詣營議軍事。見君在側。問之。　烈祖曰。永井直勝也。秀吉曰。非獲池田勝入之元者歟。公帳下驍勇絶倫。有若人。使我不勝歆羨。

君從　烈祖徃反參遠間。逗荒井驛笹瀨弥三郎許。因相親善。及獲勝入元。使人函送焉。曰是将帥首級也。請厚葬之。笹瀨具礼瘞宅中。後復使人掃墓。建小祠祭之。

烈祖賞關原之功。加賜諸侯封邑。井伊本多意欲然。不受璽書。頗有不平之言。君諫井伊曰。卿等為　德川氏柱石之臣。而尚欲貪祿何也。井伊艴然曰。非子所知也。今諸侯非有累世舊勳。特以一時歸我助兵勢。而受大國。吾曹自參河隷

麾下。百戰粉骨立功者。賞邑反不如彼。安得不怨。君曰。异哉卿之言。吾曹世臣。惟人主所使。何怨之有。彼諸侯皆以其財力成家者。非吾素養。而為我致死力於戰陣。義不可不與非常之賞。諸侯公也。吾曹私也。豈可較厚薄於其間。且此役也。惟以吾衆與西軍戰。雖智勇如鬼神。安得保其必勝。幸藉諸侯之力。得以致大捷。卿誠勇矣。而無士衆。獨能戰乎。井伊大言曰。右近輩。尚欲與我相抗敵。君冷笑曰。甚矣子之愚也。使右近有子之兵馬。何敢讓。但祿少兵寡。故戰不如意。子乃倨傲自高。吾不意子昏昧至此也。請從此絶。奮袂徑出。是夜。井伊感悟。即詣本多諭之。相與謁　烈祖拜受璽書。退而見君。謝曰。子誠益友也。吾甚愧。歸則又親齎茶盒稱文珠者。詣邸贈之。君以其為家寶也。辭不受。井伊懇請曰。聊以表吾志耳。強付之。相與定刎頸交。

細川玄旨仕足利氏。明習幕廷故事。　烈祖令君就問焉。悉傳其說。由是　烈祖與諸勳舊。胥議因足利舊典。而加損益焉。以立一代之法制度。縝密規摸宏遠。前古所未有也。是時騷亂甫定。即使講求前代礼典。而君以才幹中妙選。能受其說。亦人所莫及也。

猷廟之朝。有命選藩臣兼文武才藝者。得十七人。君老職佐河田喜六與焉。喜六驍勇。屢立軍功。而性好學。從林羅山受業。又善國歌。有芳野之詠。人相傳為絕唱。是時藩士多窮乏。就喜六借府金。君適在江戶。喜六不告而開府出千金分貸之。及君還。大怒。喜六曰。臣固知告則不得貸。故不告也。夫藩士皆所與君同休戚共死生者。而窮乏不能給。乃借商賈之金。出倍稱之息。是益窮也。且所藏于府者。將以供軍國之用也。今藩士窮乏。雖有征討之事。不能從。故臣開府貸金以賑之。乃所以事朝廷保社稷也。且所貸之金。不過十年。悉納諸府。無銖兩之缺。故臣斷然行之。雖伏湯鑊之刑。不辭也。君曰善。

板倉伊賀守君 重勝

君幼削髮。入參河夏山寺。及弟定重戰沒。　烈祖令君蓄髮。天文十六年。　烈祖徙治駿河國府。擢為市尹。固辭不允。乃請詢諸妻。然後奉命。烈祖笑許之。君退朝。夫人迎問。聞良人有慶事。

何如君微哂不應更衣而坐徐告以故夫人驚
曰家事或與妾議可矣是公事也其勝任與否
顧君心何如耳妾何與焉曰不然吾勝任與否
不獨在吾心乃在夫人心也請安意聽之自古
以来為令長居權要者鮮不亡家殞身迹其所
由或因請託而折訟不公或因賄賂而決獄多
私遂以犯刑憲罹禍殃者大都自婦人起可不
懼乎某就職後親戚故舊請託不敢聽歟賄賂
不敢受歟抑某有非常不測之事不敢議歟之
三者非指天日自誓某不能就職也夫人竦聽

久之曰良人言極有理妾誓守敎請亟奉命君
喜著礼衣故拗袴而出夫人自後呼曰袴拗矣
君曰此乃所以與夫人議也口血未乾即負之
某何可就職將更衣夫人大愧伏地謝愆君曰
愼勿忘也乃出謁　烈祖　烈祖曰汝家人云
何曰妻云宜謹奉命　烈祖大笑

君以慶長六年拜京尹爾時承關原戰伐之餘創
痍未起都人震讋畏威而未懷德往年豐臣氏
居大坂與京師相近豪奢之風動一時由是慕
舊者寔繁物議匈匈而君一以仁恕臨下最精

於鞫獄明斷如流罹刑者自知其罪莫敢憤怨
閭都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政化大行而
幕朝之德徧畿甸矣天下歙然稱之

君為京尹二子留在江戸　大猷大君嘗欲試二
子識力使決疑獄兄防州聽之請經三日具案
弟内膳立斷曲直判然及兄獻狀其判決與弟
同人多以弟為才及君朝江戸　大君諗之君
曰内膳智所及防州寧不知但　鈞命尊嚴決
獄重事思之三日然後具書以聞其愼重如此
内膳不及遠矣

君為京尹二十餘年累章辭職　大君不允固請
不已因問誰可代汝者君曰臣久居京師不審
群臣賢否然使臣薦擧賤息重宗可也重宗雖
愚非斬姦夫首者　大君悦召命之重宗固辭
大君曰知子莫如父重宗不得已承命退而
謂君曰兒駑鈍不勝任大人薦之何也君笑曰
諺不云乎掃爆於子

板倉周防守君重宗

君代家尊為京尹每日必於西廂遥拜而後臨聽
事座側置茶臼手自碾茶隔窓聽訟人皆異焉

而畏敬不敢問也後數年或問之對曰決獄重事也不容有私意吾聞愛宕神甚靈因敬禱若致拜也凡聽訟不明由此心動于物惟聖賢之心自不動予何敢望之但欲驗吾心動靜莫如碾茶心靜則手與臼相和臼之旋也平茶之碎也細至是覺吾心虛靜不動然後聽訟則庶乎精明不惑矣此予所以碾茶也凡人之面目有可憎有可愛可愛者之言疑於誠可憎者之言疑於僞疑於誠者以為寃枉疑於僞者以為姦邪此心隨目而遷曾未盡其言與情而是非曲直之辨已生於心決獄安得無私乎夫人有可憎而實可愛可愛而實可憎者人心不測其邪正不可定以面目古人有色聽之法惟其不蔽于物者能辨之若予固有所蔽況坐堂上持生殺與奪之權訟者仰見吾顏即逡巡縮慄不得輸寫其情終有罹寃枉者以此思之究不如不相見之愈此又所以隔窓聽訟也

京師知恩院源空寺並藏古硯相傳平重衡所愛松蔭者石性自潤潑墨絕佳希世名硯也二寺論眞贋不措遂訟于官君判曰兩寺僧皆禪林老宿獨昧於此何也吾曹雖非雅人亦藏硯二三面況重衡貴介公子風流自命宜藏佳硯數面則二寺所傳皆眞詎至相爭訟也

播州明石城中有人麻呂祠君聞之使人謂藩主曰人麻呂以國雅名天下何不徙祠於海濱爽塏之地使慕其風者進香予當寄置銅燈一基侯許諾徙之海濱高處君寄巨燈通夕點之先是明石洋船舶夜間遇風雨失方嚮往〻漂蕩至是認燈為標識患遂絕蓋君移祠本起于此而不敢明言者不欲露其迹也

君嘗過近畿一聚落有古廟焉甚頹圮廟祝攝弊衣冠讀書其中君問何書對曰神書也後一年又過廟祝讀書如故君謂曰茲廟修葺不得請于官予當為助費乃捐貲修之賞其篤家學也

一京紳爵位俱隆嘗出遊有市人失礼大怒訴于君君令吏捕而繫獄召使者曰市人無礼即因之又下令於市禁戒之宜白諸公敢問尒日公作何裝而出對曰燕服戴巾加外套佩兩刀僊從一人君憮然不悅曰某以公著衣冠具鹵薄

騶從以行。而市人無礼。故罰之。果如子言。是奴態耳。市人那得知為貴紳。其無礼固宜。此事若聞于 幕朝。恐將有不利焉。宜衣冠騶從如制。不尒。市人無礼。又何以禁之。使者還報。貴紳大懼謝過。

君僭京紳入江府。 幕朝刻日延見。誤不關報。是日君入朝。令盧兒呼側用人中根壹岐守。盧兒曰。令侍 大君。姑待之。君颺聲曰。汝第言予有所議。語徹于左右。時 大君束帶。將見京紳。使中根退。君謂之曰。舊制京紳廷見。必刻日告京尹。今違舊常。豈其無状。不勝任歟。則當罷職。不然今日廷見宜輟之。中根曰。吾子之言當矣。然京紳方入朝。 大君盛服以竢。何可輟也。曰吾子職掌復逆。而不肯白。則吾將親白之。中根不得已以聞。 大君令中根謝曰。吾過矣。今日廷見輟之。 大君致謝。從前所之。諸閣老謂君曰。吾子使 大君謝。未聞。豈不至榮哉。對曰。 大君非謝予也。謝 烈祖也。 烈祖不云乎。 天朝縉紳家。及西三十三國。京尹所總攝。 大君蓋記之。故屈意從予言。乃謝 烈祖也。予豈可僭冒以為榮幸。

京商有賃子舍而居者。拾遺金於塗。屋主欲須其半。獲者不從。遂訟于官。君判曰。拾金者當得之。何可分諸人。屋主不服曰。若使伊州公在職。判決不如是之偏也。是夕。君質諸尊人伊州。伊州曰。某已致仕。何敢議。強請之。伊州曰。凡賃舍者有不法之事。屋主不與焉。則汝所判是矣。若賃舍者有罪。屋主必與焉。宜與其半焉。有與其禍。而不與其福哉。君歎服從之。

君為京尹。餘三十年。公廉慈仁。未嘗有寃枉。人人悅服。輦轂之下大治。雖古循吏。莫過也。但有一事不免議者。一商家。世以典質為業。曾有訟事。君聽之。商人援古法辯之。且曰。公雖賢。未之知也。後商人質盜物。盜發覺伏誅。商亦連坐見誅。或謂罪不至死。蓋商人嘗譏君。故報之也。報之一字不可不慎。如此。雖然三十年間。決獄平允。人人悅服。其不免議者。惟此一事。可不謂賢尹乎。

板倉内膳正君 重昌

烈祖與大坂和。擇使者。君妙年中選。抵大坂。受誓書。秀頼印誓書。君直前逼膝下。顧左右曰。聞公

英姿魁梧膝蓋之大可及摺疊扇故拜観以誇
關東之士耳因為出扇度之而其實撿印也秀
頼問誓書所署對曰宜署　新將軍初　烈祖
偶忘言之以為深憂及聞君對甚喜
君有寶弓常置諸燕寢當出行侍豎試控弦即折
大駭詣室老謝罪室老曰茲弓所傳以為重器
也汝折之罪不測須杜門待命及還具以此聞
君亟召之豎震慄而進君曰吾今而後知汝忠
也此弓寘座右將以虞變一旦有事即折不亦
危乎今汝折之於無事之時使我備於有事之
時忠莫大焉復何罪之有豎洒泣而退
石川重之號丈山大坂之役先登獲首級然以其
犯軍法也退居于京師以文史自娯君為京尹
聞其賢敬事之每邀公侯必延丈山寘之座上
謂諸賓曰此翁文武全材也其下賢愛士如此
嶋原教匪作乱　大猷大君以君為総督君適患
疝閣老欲擇人代之酒井讃州獨不可曰渠聞
人代之不惟不喜必將自刃若斃于途更擇人
未晩也遂使亟發君大悦輿疾星夜馳長子重
矩從焉賊數萬據城固守不陷因復命松平豆
州督之夫久保彥左衛門聞之歎曰内膳其死
乎君聞豆州来果督諸將攻城親當矢石遂戰
死重矩亦被重創君遺命重矩曰我由讃州一
言承總督之命死亦榮矣汝等子孫親厚酒井
氏勿忘德也

名賢言行畧卷之六

板倉内膳正君 重矩

君少時。賜邸於本莊居焉。屬野間三竹署匾曰咬菜軒。揭諸楣間。每以文史自娛。倦則手鋤蔬菜。或摘以餽人。不慕榮利。澹如也。後擢為大坂府尹。便攜此匾。揭于官舍。居數年。遷京尹。又晉閣老。亦揭此如初。三竹問其故。君曰。昔居本莊。甚閒散。鋤菜自娛。是吾分所宜也。一旦謬承寵擢。驟歷顯職。實出於望外。恒恐驕奢之念生而玷闕職事。故揭此自警。不忘本也。

寛文間。京師奢靡之風盛。 幕府欲矯之。以君為尹。又寘市尹二員。君西上。収富商大賈奢僭者致法。搢紳寘而不問。然相警戒。莫敢過制。由是風俗頓革。時瞽官檢校。獻千金則得之。世稱一夜檢校。其職總理羣瞽。牟利頗多。富商甲有占瞽籍為檢校者。君下令曰。檢校瞽官也。宜抉眼為之。甲大懼。致官。大賈那波屋尤奢僭。擬士裝從聖護院入金峰。君欲抵諸罪。而有投鼠之害。因使改造宇治橋以罰之。其費鉅而不中大賈一月之用。迄橋成。雕姓名於嶷寶珠。以誇耀于世。喜甚。君終身悔之。

君性剛大。老職酒井忠清。威權薰灼。士大夫争趨其門。君非公事。未嘗一詣。而於酒井忠勝。屢候之。未嘗曠時月者。遵先人治命也。忠勝深感其敦篤。推轂之。為閣老。

凢諸侯贈遺。必拜而受之。或問公貴重。何乃尓。曰。諸侯遺我。以居此職也。若在冷局。孰肯遺一介。然則是官賜。非私餽也。豈容不拜受乎。素尚儉。喜施予。恩賜贈遺。悉散于宗族臣僕之貧者。府無餘儲。

寛文間。荒饉。都下多乞食者。官為造粥廠於柳原養之。有一民。羸而負母乞食。不入粥廠。官嘉之。復其舊居。令街吏資給。人以為孝義所致。飢民聞之。争負耄耋。乞于門。人憫之。多與錢穀。其實負飢民之老者。佯稱父母。至暮分所得而散去。或至争多寡。相忿争。市尹嫉其黠。欲禁之。君曰。不可。勧惡者。雖小宜禁之。若勧善。寘之可也。且不誠者。雖一時得利。人必知之。終歸于徒勞耳。何以禁為。後果如其言。

代牧野氏。為京尹。始賜謁。舊制朝謁。御簾纔捲

耳。君奏請盡褰御簾。拜天顏。不然賜謁有名無實。朝廷允之。盖異數云。君好學。延熊澤百助聽講。為政以猛濟寬。紀綱甚肅整。上皇每稱其能。尤留心民隱。加茂川屢有水患。因築堤於四條捍之。又市原當鞍馬孔道。亦多水患。行旅病焉。因買田開山崎。以避水害。百世賴其利。土人歡抃胥慶。君沒。追慕不已。寘神牌於如意山。歲時奉祀。

松平伊賀守君

有德大君以君為京尹。君留意國雅。與諸縉紳相交。每良辰美景輙見邀。大君聞之不悅。盖以其職不可媟京紳也。一日。禁闕會公卿講伊勢物語。召君俱聽。講畢。縉紳相謂。在原業平風流蠱治。傾動一世。洵可歆羨。君正色厲聲曰。某雖不肖。代幕府。鎮護都輦。方今公卿設有業平其人。婬靡乱俗。某緝捕而流竄之。或處以死刑。以正風俗。肅紀綱。公等乃羨之。顧不繆乎。公卿懼然失色。大君聞之悅曰。壯哉伊州。識力絶人。果不負吾藻鑑。俄召為執政。

伊丹播磨守君 康勝

寬永中。寘大司農三員。君其首選也。勸農通商。不聚斂而國用饒。都下有豪商。每歲獻抽稅金千鈑。悉買甲州小紙鬻之。後又有一商。請于官曰。使小人任之。願獻二千金。諸有司欲許之。獨君不可。既經三年。商人夤緣貴權。申請益力。閣老因謂君曰。千金不為多矣。然亦足助國用。子何獨固執不可。對曰。若有良法。使民不盜竊。則可也。怪問之。對曰。吾邦貨物。所過唐山者。紙也。而小紙最為日用之資。價賤則民利。貴則民困。今倍而獻金者。不知其金從何處而出。必將增價以補之。彼已增價。而小商轉販者。又皆增價。則紙益貴。然富者未足以為患。貧者日所入甚少。僅累一二錢。以養妻子。而日用之物價貴。則其所自鬻者。亦各增其價。故一物貴則百貨皆貴。遂至於民窮而不免飢寒矣。夫飢寒憯於身。而不易其心者。士且難之。況乎氓之蚩蚩。以為飢寒亦死。盜竊亦死。均之死也。與其束手填溝壑。不如盜竊以延一日之命也。於是掠財刧人者群起如蝟毛。而都下騷然矣。故曰。若有良法。使民不盜竊則可也。然此特論民耳。物價貴則士大

夫亦窮。窮則爭利。爭利則無礼義之心。於是聚斂行于上。苞苴盛乎下。風俗大壞。廉恥掃地。其禍甚於盜賊。豈不重可歎也哉。苟尚儉省用。則一歲所贏。不知幾鉅萬也。乃得區區千金之利。而物價翔踴。士民困竭。壞風乱俗。猶之封股肉而盈腹。腹盈而身斃。不亦過乎。大抵天下物價之所以貴者。由郡國抽税之多也。後來應有如是之事。予老矣。恐不及見。公等宜留心焉。聞者感歎以為至論。

堀田伊豆守君 正虎

君屢移封。又屢罹舞馬之災。國用不給。因尚儉素。日用百須。悉從簡省。出行未嘗過餉午而還。諸器玩未嘗購求。每謂侍臣曰。人盱視。必生侈心。惟下視貧賤者。而反諸躬。則知止足之分矣。

義子播州好蹴鞠。長谷川權兵衛亦好之。君謂之曰。聞汝好蹴鞠。於習騎無害否。對曰。未覺有害。君曰。聞兒亦好蹴鞠。不習騎。吾恐其怠武事也。汝宜諫之。且汝亦年過五十。已為一官之長。指揮近臣。而躬脱佩刀。披褻衣長裾。徒以蹋鞠為樂事。一旦有變。將何以應之。盍自誡焉。

本莊因幡守君 宗資

君采地。分在上州者八百石。縣官收之。更賜地。嬴二百石。大司農萩原江州。付田籍。君曰。某叨蒙厚恩為諸侯。祖先所未有。則采地可供上用者。敢不惟命之從。今反得餘嬴。意殊不安也。遂固辭不受。

宮內少輔宗孝。君兄也。與京紳二條公為姻戚。其妹乃 憲廟所生母。所謂桂昌院也。其華膴如此。使君極豪奢。亦何求不得。而性寡欲清儉謙挹。下士。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以 憲廟臨其邸也。為營殿廡。頗宏麗。君每謂人曰。某殿監也。若以此為吾宇。則天命斬矣。可不畏哉。

松平右京大夫君 輝貞

君性嚴正。 大駕嘗臨其第。加賜一萬石。大司農萩原江州。見藩臣深井友之助。私語曰。今段加祿之地。某州某邑。皆沃壤。惟侯所請。深井以白。君艴然曰。汝以我為何等人也。吾本支族之主。幸為因州義士。班于諸侯。自參政。歷京攝重任。加秩至七萬石。恩寵高深。海岳罔喩。縱使官吏為我與膏腴之地。安得請之。汝不拒其言。而輙

白于我。其罪不輕。但以乃父爲高崎留後。故姑恕之。汝宜杜門自劾責。且此事不可不使江州知。汝亟往告。勿隱也。深井惶愧而退。

土屋但馬守君 直某

君武田麾下土屋昌恒之孫也。武田勝頼亡。祖殉難。時父忠直僅周晬。帳下神戸三郎右衛門托駿河清見寺僧鞠之。稍長。 烈祖遊獵過焉。忠直捧茗盌而進。視瞻異常。 烈祖問是誰子。僧惶恐告實。 烈祖嗟賞曰。是忠臣之孤。吾當畜之。後携入江府。使謁 台廟曰。吾爲將軍得一

護身刀。善遇之。由是得仕。漸貴顯至君爲閣老。時武田信英爲大番頭。君以其爲舊君之後也。獻歳必邀而饗之。親薦食。礼待甚恭。儼如君臣。然公朝會遇。守職位。不敢卑遜。人尤歎稱之。

君初受三百苞爲書院番士。後遷隊長。嘗祗役駿府。同僚二士。遘幽憂之疾。乃請于 官行藥近郊。捕鳥不知係遊獵之地也。既而爲吏所訴。及還江府。閣老召番頭。黜罰二士。番頭奉命。君不肯曰。彼遠戍駿河。不知而犯禁過也。諸侯祗役于此者。陰賂鷹師。捕鳥者多矣。今舍行賂犯禁者。而獨罰誤犯之士。豈公道也哉。若罰諸侯之犯禁者。則臣亦當令二士受罰。閣老以爲然。二士卒得免譴。

君擢爲執政。謂夫人曰。予齡已餘五十。而琴瑟和調。未曾有纖介之隙。然今以塞劣之躬。叨蒙遴選。承乏閣老。經理天下之政。任重責大。若寄情於衽席。烏得悉精力於職事哉。自今以往。不肯復入房帷。當保畜精神。益勵忠勤。以效涓埃之報。夫人且然。况於婢妾乎。其專精守職如此。

金工後藤某上言。改鑄金幣。雜以銀。其利於國用。

不啻倍蓰。君怒讓之曰。 東照大君有甲令曰。本邦金銀之數。大凢有額。若過多則害生矣。夫黄金天下之至寶也。今無故而欲改鑄之。以下其品何也。 縣官方以色品不如古爲可愧。而今乃欲下其品。是惟謀利。不謀義。使天下至寶濫惡不貲。其罪豈小哉。金工慙懼而退。是時君執國柄。專行儉素。省冗費。欲以足國用。故金工開利路誘之。而君屹然不動。天下稱其識力。

江府大火。三縁山鐘爲烟焼所薫。音不高亮。當改鑄。然有司以爲時方行儉省。姑寘之可也。君曰。

夫行儉者。將以省冗費養財力也。至于鐘則所傳于百世者。豈可不改鑄。但雖無九乳。亦不害聲音。宜易其形而彫之。

戸田山城守君 忠昌

君養秋元喬朝女為子。嫁酒井忠直。忠直尚弱。藩政就松平信興咨決焉。其至重者。詢諸君。侍臣某祿千石。疾卒。子惷愚。任聰敏。忠直及老職欲分某祿之半於任。謀之信興。信興曰。是重事也。盍詢之戸田氏。乃詣君質焉。辭謝不應。老職以報信興。曰。是事山州其有不慊乎。宜復懇請。老職

從之。復至。君曰。子愚而任智。故分祿與之。是就利圖便。非公論也。惟愚不足用。而與之以舊祿。則忠厚之道。而其父勤勞之功亦著矣。若賜子以舊祿。而更與微俸於任。庶乎其可耳。信興聞之歎服。

戸田能登守君 忠真

松平濃州封内民與朝士某民爭田。訟于官。濃州方承殊寵。威權薰灼。朝士乃微者。故濃州民藉勢誣人。大司農荻原江州。承望風旨。以為有理。君時為寺社奉行。父山州為閣老。父子皆醇謹。平居談不及公事。至是君將決其訟。容謂山州曰。兒未嘗私議公事。但有一事難辨者。兒惑焉。今枉道取悅。陷人於不辜。則失事君之義。不忠也。若循理決獄。以忤權臣。則貽憂於父母。不孝也。語未畢。山州勵聲叱曰。守道盡職。雖父子俱被竄殛。不可謂不孝也。苟顧親愛身。貪戀利祿。行不義之事。乃不孝之大者。君意便決。是時大駕臨濃州邸。親觀決獄。執政有司皆蒞焉。荻原私議。欲使濃州民克。呼訟者近坐簾外。君進聽訟。直據理斷之。濃州民大屈抵罪。衆失色。既

而無免黜之命。然君不自安。移病罷職。後復擢為閣老。茲一事。非惟見君父子忠鯁。而 朝廷寛厚之德。尤可欽仰矣。

秋元但馬守君 喬朝

君天資純厚。寛而愛人。一藩士民皆悅。後擢為執政。江府引玉川供用。陰梘易朽。屢有修造之勞。有司會議。欲立永世不拔之計。然以鐵為梘。則鏽氣不勝飲。鉛雖不鏽。有毒。惟陶器為宜。以白於君。君曰。陶器一遇地震。必破碎矣。不如以板厚七寸者造之。可保百年。每百年輒改造。未足

為鉅費也。但吝財用。多用脆薄朽敗之木。徒費尓。衆議從之。是年地大震。陰梘不壞。人始服其遠識。

小笠原佐渡守君長好

元祿中。自京尹為閣老。松平信茲代之。舊制每交替。必錄囚。雖大辟皆按決。囹圄一空。謂之掃牢。君曰。刑獄人命所係。須反覆訊鞫。悉其情實。若一時決遣。寃濫必多。且其中疑案難決者有焉。何必以掃牢為信。茲代之守法畫一。每云。為政務在奉行舊令而已。臨事操縱則有之矣。新法多害。不可行也。

久世大和守君廣之

君初稱三四郎。屬番頭中根大隅守部下。曾選為小納戶。不稱旨。免官。歸部下。後有遷除之事。中根薦君。閣老曰。此人嘗以不能罷。那復舉。對曰。某部曲。丈力器識莫踰此者。詎可棄賢而薦不肖。閣老以聞。因復召用。大稱旨。累遷大和守。為執政。賜関宿五萬石。

膳宰白。近歲廚下之費甚鉅。小吏所掠亦不少。請加撿查罰之。因問小吏所給幾許。曰俸二口。金四五圓耳。又問家累有幾。曰或五六人。或七八人。曰家累之多如此。俸金之寡如彼。非竊官物。那得擧火。汝等知而不言。反欲加罰。庸不謬乎。宜。慮其生計而加俸金。使不至寒餓。則掠奪自止矣。聞者感其寬而愛下。

北條安房守君氏長

君事。嚴有大君。為大監察。會　朝廷有重事。閣老諸有司會議不決。各有異同。獨君初無一言。酒井雅樂頭。咨之則曰。衆議恐皆未允。松平豆州作色曰。衆議紛然不決。子有所見。盍發一言

而俟人之問。然後斥其非。何狠也。君曰。某平素以為監察之職。陪執政有司之座。聽其議。審其是非。人主有問。則以對。如是而已矣。若發慮出謀。與衆相商論。與執政群有司何異。故初無一言。至酒井氏有問。不敢不對也。審如豆州之言。某平素所守職者非歟。豆州不能答。酒井復請。乃始肯陳其意。衆感歎從之。是時閣老盡心政事。虛懐取善。不恥下問。如此。但豆州似失言。而其意欲為天下盡人言。不敢隱情。亦可謂觀過知仁矣。

柳生但馬守君 宗矩

君家世采邑。在大和柳生。因氏焉。慶長中。始仕幕朝。刀技精妙。為天下之冠。大猷大君師之。遂究其奧旨。寵甚隆。世人以為由刀技。不知其有進乎技者也。大君每謂侍臣曰。治天下之道。學于但州。得其大要。其見推崇如此。君老且病。將屬纊。大君臨視。及卒。贈從四位下。蓋特恩云。後談及君。則未嘗不慨然歎息曰。伊人尚存。所當諮詢者極多也。此豈一武技之士所能得哉。嶋原教匪之興。板倉重昌稟命往討。君適在有馬侯邸。聞之。登時策馬追至川崎。不及還。上城。則昏黃矣。侍臣通謁。大君出見之。君曰。聞使板倉重昌討耶蘇教匪。臣憂其死。欲矯命止之。馳馬疾追不及也。大君驚問之。對曰。殿下以百姓嘯聚作亂。為易滅。故遣重昌討之。然因教法舉兵。非尋常草賊可擬。臣恐重昌位卑望輕。不惟不能討滅。必將死之也。大君色變。起入內。既而復出問。汝言重昌死。何以知之。對曰。夫能使三軍之士。視死如生者。雖古名將難之。而愚民之信異教。確然自守。以死為榮。千百椎魯之徒。悉化為精悍勇決之士。此豈易滅哉。臣不待徵諸前古。止以近事論之。以織田氏之英武。加以數萬之精兵。而攻區區長嶋之衆。猛將勁卒。戰死如莽。竭數年之力。而僅得拔一城。至于鷺森。則百戰不能拔。遂藉 天子之勅。以成和。乃若吾 烈祖參州一向騷亂。亦可見矣。世臣舊族。忽為仇敵。 烈祖屢阽危。百戰乃得戡定。凡教法倡亂者。其禍慘烈如此。雖名將英主。猶不易誅滅。況重昌乎。往年 烈祖於萬衆中擢重昌。奉使命於大坂。時重昌尚少。能處大事。不辱君命。其智勇固已絕人矣。故 殿下以為重昌稟鈞命。指麾鎮西諸侯。誅草賊易於振槁。然事勢與往時不均。重昌若位高祿厚。又久據政府。為天下所畏服則可矣。今以藐然騎將之身。總督大藩巨鎮。彼雖一旦畏鈞命就條鏇。至于城堅兵頓。智力俱困。數月不能拔。則重昌百端督之。終莫能討滅。當是時。勢不得不遣宗藩若宰執之臣。則重昌何面目見天下人邪。其不旋踵而死也明矣。顧不惜乎。且御使命而指麾諸侯者。死于蕘夫牧豎之手。失一名臣。

竊爲朝廷羞之。大君感悟。頗有悔意。後果如其所料。此亦可以窺其智略之一斑矣。

平岩主計頭君 親吉

君幼給事烈祖。其止於尾張。寓於駿河。瑣尾流離之際。未嘗不待左右。弘治二年。烈祖年甫十五。始臨陣。君時十七。從軍有功。嗣後征討必從。所向莫不摧陷。材武勇略。錚錚爲名將。而仁愛及物。又稱寬厚長者。

世子三郎君居岡崎。君爲傅。內理政事。外治軍旅。世子每戰輙勝。威名赫著。織田信長以女嫁之。所生母築山氏妬悍。由是琴瑟不調。讒世子於信長。信長恚。召酒井忠次。謂世子圖不軌。宜除之。君聞馳謁烈祖曰。郎君豈有異圖。蓋爲讒邪所搆。臣爲傅無狀。宜斷臣頭。謝信長。明郎君無罪。烈祖曰。人言兒圖不軌。予亦不敢信。但方今天下大亂。吾以區區之地。介在大國之間。所賴者信長耳。一旦忤意。失强援。亡無日矣。吾祖先披荊棘。百戰建國。今惜一子。而付社稷於墟莽。吾不能也。儻以汝頭謝信長。得完吾兒爲之可矣。然信長意在殺兒。雖送汝頭。亦不免。適足重吾辱耳。因流涕嗚咽。君亦伏地而泣。是歲遷世子于大濱。又遷于堀口。于二股。卒賜死。或云。世子英武。信長忌而誣之。或云。烈祖與信長相爲脣齒。武田氏畏而間之也。後數年。烈祖觀優人演仲綱。歎曰。仲綱以吾兒代君子。眞忠臣也。後世無其人。悲夫。於是世惜其遷徙有微旨焉。而群臣不能喩也。

大久保忠世。鳥居元忠。諸將攻上田城。城將眞田昌幸闔門不出。吾師侮之。進入郛。伏兵四起。前後夾擊。吾師大敗。昌幸追擊銳甚。吾師不能支。又敗。君俄發烽軍中。昌幸疑其有詭計。趑趄不進。因得收兵而退。人稱其機敏。

烈祖始定甲斐。士民未沾德化。反側不安。敵國又覘疆場。有兼并之志。君爲總督。行政廉而公。威愛兼施。國人悅服。後烈祖第九子五郎太公。封甲斐。君傅之。公移封尾張。爲傅如故。封犬山十萬石。及歿無子。封除。世惜之。

本多佐渡守君 正信

君初稱弥八郎。長烈祖四歲。以味潄仕焉。迨一向僧作亂。黨之。亂定。奔于京師。松永久秀見之。

謂人曰吾見參河將士多矣大都驍勇過人耳
惟正信不剛不柔器度曠遠智畧有餘非常人
也
君僑加州　烈祖赦罪召還時　烈祖遊界浦君
適至明智之變俄作　烈祖倉皇歸參河光秀
遣兵徼撃之君輯聚宇治土人夜設燎於木津
川若將渉者敵兵爭赴之即從間道導　烈祖
入參州
君自幼事　烈祖每相親昵迨　烈祖略定海内
猶呼為大殿儲闈為弱殿並諸侯之稱也

烈祖亦呼老祖不名特長於諷諭軍國重事一
兩言便了　烈祖在伏見諸侯嫉石田三成姦
邪欲舉兵討之物情騷然君謁　烈祖夜參半
　烈祖已就寢問有何急務而來對曰石田事
將奈何　烈祖曰吾方思之曰大殿既思之臣
復何言即退
石
川丈山語人曰正信與　烈祖議事迥絶常人
　烈祖言稱意則贊美無已若不稱意瞌睡不
應予事　烈祖久矣見其與議僅二次耳其一
烈祖嘗過正信座忽竚立容與之語正信贊

歎而已其一大坂兵興無何連和　烈祖入京
召一士曰汝之大坂告　將軍曰吾將以某日
還駿河又顧正信曰何如正信坐睡不應　烈
祖抗聲呼老祖便開眼徐舉右手屈指若有所
計曰　大殿忘某年言於伏見事歟　烈祖沈
思良久乃悟遽罷使命其答問簡易率如此今
人輙曰正信議事必援證古今精析義理纚々
累數百言未必然也
君嘗誨其子正純曰昔　烈祖在濱松召三士有
所命二子退一士留出封事於懷曰臣累年欲

諫者敢以呈　烈祖喜形于色使讀之每一條
輙撃節稱善士大悦而退予時在側問彼所言
皆細碎非國家要務　大殿屢稱善何也　烈
祖搖手曰否々彼言雖不足採用其所累年竭
智慮待時納諫者非忠也邪世之人能自知過
者鮮矣苟知其過誰復為之但自以為是而不
知其非過於是乎成焉然卑賤之士有親族有
朋友見其過必相糾正故知而改之也易惟官
高爵貴者親族之情疎朋友之交少朝夕候左
右者皆容悦不忤又烏能斥其過而諫爭之幸

有諫争之士。過之大者則議之。其小者則不論。
夫小過積而成大過。雖欲改之。亦無及矣。故言
不逆於耳。則終身不自知其過。是人主之通患
也。自古亡國敗家。皆自不聞其過起。故予每云。
凡諫我者。皆忠言也。懿哉大訓。汝宜銘諸心。正
純問上封事者為誰。其所言何事。君作色曰。其
人其言。汝聞之何益。
君又嘗識正純曰。昔者北條義時。滅公室。遷
乗輿者。以其營私也。細川勝元不卹其祖頼之
之善行。與山名宗全相鬩。卒開應仁之乱者。以
其争權也。其子政元。廢將軍義材。立義以乱天
下者。以其謀利也。迹是觀之。大臣之所以禍家
國者。皆自私欲起。可不慎乎。欲樹之茂者。必培
其根。欲天下之治安者。必養其本。民者國之本
也。養之如養樹。根幹枝葉俱皀茂。而無偏重之
憂。則天下治矣。有大臣之忠。有小臣之忠。經綸
天下之大政。整理軍國之重事。使社稷安於泰
山者。大臣之忠也。各治其職。不相踰越。夙夜勤
勵而不懈者。小臣之忠也。若石田三成。參天下
機務。而負才力。親細務。有暴風雨。輙巡視城樓

損壞。翌早卯時已白之。而匠作監始上言於巳
時。其農胜如此。豈大臣之忠也哉。予綿力薄材。
不足任職事。 大殿憫而用之。汝亦承寵用。後
當有加爵秩。然以此逞私欲。肆驕奢。不忠莫大
焉。汝其識之。
烈祖寵任甚隆。使 台廟事無大小咨決焉。故君
往来武駿之間。席不遑暖也。小金原係 烈祖
獵場。一歳霜嚴草枯。野鳥大損麥苗。青山大藏
内藤修理胥議。此間雖非 大君獵場。両府之
親。自不相妨。乃令人捕鳥。守場者憤其侵犯。待
烈祖至。訴之。 烈祖大怒。罷青山内藤官。
台廟憂懼。詢之君。君抵小金原。 烈祖召見君。
愀然曰。臣事左右數十年矣。顧有何罪戾。使事
江府也。臣恒惴惴。恐賜死。願歸駿府。 烈祖驚
問其故。對曰。 新將軍畏 大殿殊甚。今聞
大殿東下。意欲承歡。而愚民不察。使 大殿怒
罷兩執政之官。是以滋惶懼。欲誅二臣謝罪。令
臣候進止。臣竊以 両府固為至親。此事又非
其所使。而震懼太過。臣諫之不止。今日恐其積
怒賜死也。 烈祖意解曰。 將軍畏我如此甚

乎。吾當召見慰諭。汝善事之。勿憂死。君還報。台廟大喜。青山内藤亦尋得復職。

慶長五年。以奥平作州為京尹。江府遣尹始此。後烈祖欲使人代之。君舉板倉重宗。時重宗食祿五百石。烈祖問加祿幾何。對曰二萬石。以為太過。君曰。不如是威輕力微。不足以鎮撫京畿。烈祖從之。

福嶋正則。以戰功封藝備五十萬石。性嗜殺。為政酷虐。台廟欲收其國。召君議之。時君老且病。扶舁而朝曰。關原之役。正則獻城為先鋒。力戰破西軍。遂致大捷。功居第一。故賜以二州。然其心術不正。緩急不足恃也。秀頼之會于二條。其所倚仗者。以正則為最。加藤清正次之。淺野幸長次之。而正則佯以病辭。惟清正幸長從。不離左右。成禮而還。先將軍感其忠誠。娶幸長女于義直。清正女于賴宣者。以此也。彼正則者。荷秀吉寵恩。重於山嶽。而觀望謀利。首鼠兩端。其心術如此。詎足恃耶。且殘虐嗜殺。手刃人如草菅。士民死者不可勝數。豈可顧正則一人。而置兩國士民於塗炭哉。台廟意遂決。

台德大君待君殊優。以其祿少也。賜采地三萬石。君固辭曰。臣荷厚恩。為執政。列侯皆有餽遺。貨財不乏。不須賜重祿也。後數日。君袖一小壺澆覽。大君問是誰所贈。對曰黒田。大君戲之曰。予亦羨汝。

君嘗言。士大夫欲讀書知道。則須擇師之直而寡欲者。若四書五經史記漢書温公通鑑。須先取其尤精要處而講習之。今世讀書不知道反陷于不善者。由師不正也。故天下之大事。在於擇師與大臣。師正則子弟良矣。大臣賢則天下治矣。小說豔史。若源氏物語伊勢物語等書。祇足以導姦誨淫耳。

君起寒微。累遷至執政。歷事二廟。平居好讀書。通古今成敗之迹。器度深宏。才智絕倫。人莫能測其際。凡兩朝所以擘畫區處天下之大計而建萬世之基業者。君之力居多。洵為帷幄謀臣。開國元老。而每存謙抑。戒盈溢。自言古今取禍殃者。大都在於富厚與驕奢。故雖屢加祿秩。必牢讓不受。終身不過一萬餘石。東照大君嘗欲加賜郡國。君固辭曰。臣久荷恩寵。家雖不甚富。亦不

甚貧。衣食自有餘饒。且臣壯時。猶不能彎弓盤馬。策勲於戰陣。今老矣。不能致犬馬之勞。雖受厚祿。將何所報。莫若以此分賜材武雄傑之士。使其鎭撫四海也。如此則天下無事。臣得以優游送餘齒。平生志願了矣。其撝謙如此。元和二年四月。東照大君薨。是歲六月君卒。相去適五十日。春秋七十有九。著書一卷。世稱本佐錄。議論正大。通時務切事情。先儒謂明體適用。得王道之精要矣。

天野三郎兵衛君 景康

君劬侍烈祖。松平内藏叛。織田信秀出師助聲勢。岡崎公乞援今川。今川許諾。使致質。乃遣烈祖。時六歲。從士五十餘人。君亦與焉。戸田彈正。密通款信秀。誑從士。駕船直入尾州熱田。從士始覺之。皆恇駭。莫知所出。君年十一。密謂其僕曰。吾欲作書報岡崎。旁多耳目。不能也。汝須遁至岡崎具告。僕即亡去。由是岡崎始知有變。

永祿八年。烈祖平定參河。始寘郡宰三員。以君及本多重次高力清長任之。封内大治。國人為之語曰。佛高力。鬼作左。無倚偏天野。蓋高力寛本多猛。而君處寛猛之間。彼此相濟。能適其宜。初烈祖之命三人也。曰夫婦雖不和。有子則和。命官者不可無此意。烈祖之知人能任。亦可以闚其一端矣。故四境大治。兵強糧足。天下創業之基立。三士有力焉。

君以功受駿州興國寺一萬石。嘗欲造居室。斬竹木儲峙之。每夜有盜掠去。因置步卒守焉。是夕群盜數十輩來。卒呵之不退。直行刼奪。卒大怒拔刀斫之。乃公邑農民也。被創者訴于縣令。譁之曰。忿爭見傷。縣令使君捕傷民者出之。君不可曰。凡殺盜無罪。古今之通法也。況傷之乎。彼来盜材。吾卒安知其為公民。斫之當矣。而欲捕誅之。不亦悞乎。適會烈祖自江府還。被創者自訴于駕。即召君及縣令訊之。君以為盜。縣令以為忿爭。迭相辯詰。因姑罷之。本多正純稱承旨。詰君慰喩曰。彼農夫公民也。縱令子之言果信。不可以私愛損公威也。盡捕而出之。對曰。步卒至賤。然吾臣也。今奉吾命禦盜而吾誅之。不義也。吾寧蒙罪。以不廢公法。詎忍殺不辜之

臣而爲不義哉。遂棄城亡去。不知所終。其高風清節。視棄萬戶封若脫屣。識者稱爲希世名賢。

安積祐助著

山田氏藏板

東都書林　和泉屋市兵衛

梅澤肅 著

本朝名臣言行録

安永五年（一七七六）刻本

安永五年（一七七六）

刻本影印

西郊先生著

本朝名臣言行録



覇者之民ハ
驢虞堂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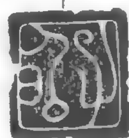
題本朝名臣言行録

[illegible]

故今之秉籍如來以資證者
之編昇平錄年中之一端
諸河錄當國須鍼史
乎也蓋夢梅澤翁大之事
所出爲井殊今之人爲奇矣
開乃源以能之材矣以一世之
之而可乙程是乎都云

伊能源穎穀撰





東江源鱗書



本朝名臣言行録題言

世有毀瓦畫墁以求食者則人皆笑以爲無用也斷前歎後飾無根之語而爲辭者則人皆稱以爲古文也抑古則古矣亦何用之爲梅惟艾少善擊劍以勇聞既折節讀書精力過絶人學亦速成矣而

無復可用慨然始有立言之志乃采累朝名臣言行施之當時既致其效載之後世可以爲法者録爲一編化龍源公子好學下士爲作序以成其美於是乎惟艾文學與脩辭亦可以觀焉過此以往發其所蘊用之　昌平次時有補於萬一則有命也非惟艾所敢也惟是不與毀瓦畫墁者伍則足矣書曰念茲在茲惟艾亦善念之　純卿年未五十髮既種種齒豁而皺不復置意於斯世比年以來唯酒之耽今視惟艾所業則內省慚愧汗下不止因次此語

爲題其首又以自警云

安永丙申之秋

金峩井純卿





直清確言記者鳩巣小説之一名乎
花菱記不知為何書竊按柳沢事件之書乎

凡例

一　此書所引、多出於武野燭談、落穂集、古諺記、永日記、直清確言記、發智記、智囊花菱記、嚴秘録、駿臺雜話、寛延奇談等書、其他故老之所傳、輯録之、其名疑者、以仕籍正之、二名難裁者、標掲之以備參考、

一　此書稱以年號而不言何　公、朝且三侯及　公族、亦皆諱、以紀年推之則可

一　稱氏者、皆以仕籍推之、以當時采地書之、注下記其族及名

一　采地不詳者、書族及名、注下記官号稱謂、伊賀守内膳正之類是也、無官号稱謂者、書族及名、注下記其稱、新藏宇右衞門之類、他皆效之、

一　其名不詳者、書某氏某、注下記其稱、喜内權兵衞之類、他皆效之、本書有族及官號稱謂、今驗諸系譜中、而不見者、書某氏某、注下記其官號稱謂、

一　地名及氏族從　本邦制作字、以實其事笹山牛込之類、他皆效之、

一　此書也、雖考訂事實、而躬不能窺蘭臺石室之秘、唯據簡牘之所記、故老之所耳、極知必不免東野之誚、實冀大方君子之是正耳、且也脩辞之業、非余所專為、則其文鄙俚、固勿論已、唯欲使嘉言善行傳于千百[illegible]之後、知所以致太平之美、是肅之志也

梅澤肅識

藩幹譜中亦書斯話

本朝名臣言行録卷上

東武　西郊　梅澤肅　著

田直道
富田幹　校

慶長中、始置京兆、以加納侯（奥平信昌）尹之、後欲代之、問本多正信、（佐渡守）正信曰、板倉勝重（四郎左衛門）可也、公曰、我意亦然、正信曰、京兆者重鎮也、非厚祿威權則不足鎮撫、以二萬石而可也、許之、乃辟勝重、益封之、爵命為伊賀守、辟出、私諸正信曰、願與婦謀、婦諾則拜之、否則辭之、可乎、正信曰、可、還語婦曰、今有京兆之命、子若有毫髮私謁之心、而長舌闖外、則不若辭之、我不能使婦人食其意、婦曰、豈敢、夫子勿疑、將出、著褶、故糾其要、婦呼曰、糾矣、勝重曰、咄、婦也無信、京兆可辭、婦人匍匐謝之曰、誓不復言、乃出受命矣、初勝重為五百石吏、擢封二萬石、為京兆尹、時猶有浪華、而京兆稱閒關也、勝重冠帶治之、終身不釋衣、善保王室、靖安畿內、及克浪華、多贊其謀、京師治

執兔天話草中亦有此条

此条　嚴有公為世子時又有此事　同日之談乎

寛永三輔　別有圖
拋鏡八（勇）忠俊
碎佩八（智）忠世
採盞八（仁）利勝

化、蓋其力也、

慶長中、酒井忠利（備後守）就封于武川越邑、有備後村、其長世稱備後、有司喩之曰、不宜與君侯同稱、速改之、長不肯、後侯巡召其長親問之、何以不避、豈有說乎、村長對曰、野民世稱之、長一縣、未嘗負租課、殿常為諸縣之最、何罪當吾世而廢此乎、侯笑曰、可矣、公稅不負、田賦不殿、於汝何罪、汝稱其稱、我稱我稱、亦無害異矣、卒不問、

慶長中、令安藤直次（帶刀）傅紀侯、侯得望遠鏡、與近臣日登城樓玩之、一日、從焉、侯謂直次曰、千里目擊、子試之、曰、諾、操管窺之、少選、顧左右曰、奇則奇矣、然使人知之、則必難往來、豈公侯之所玩乎、即擊碎之、侯大怒、公聞稱其鯁直、

元和中、令厩橋侯（酒井忠世）古河侯（土井利勝）岩槻侯（青山忠俊）傅世子、厩橋侯嚴格有威、持重少言、世子畏憚之、二人亦敬重之、岩槻侯簡易剛直、其或諫之而不聽、則摽劍肉袒、伏于膝下、以死爭之、古河侯毅斷多智、先合然後引之大道、故善得其意、世子亦愛之、常侍

此制至今而然

燕從容諫之、　世子常納之、三傅各以所長輔匡之、
元和中、以板倉勝重已老、將代之、令其二子同獄案
決之、以試其材、召長子重宗（周防守）問之、對曰、願假數
日論報之、許焉、又問重昌（内膳正）重昌口決之、條理精
辨、　公大奇之、數日重宗書上、相按如合契、後辟勝
重賞勞之、且問嗣焉、勝重曰、不若賤息重宗、　公因
告之、以試二子之狀、勝重曰、如重昌口決之者、重宗
亦能之、而假數日、此其所注錯、可知矣、夫人之情、不
覺於此、而常易埀、故任職居官、不憂其不敏、憂其不

愼、夙夜敬戒、不易細微、猶恐其多過、況可輕易乎、
公乃命重宗爲京兆尹、代其父、
忞侯（阿部忠秋）幼從父（正吉）造本多正信、正信見嘆曰、此兒
風神秀徹、邦國之器也、顧戲其父曰、鴟鴉生鶻、豈是
乎、後果如其言、
故事、執政論機事於密室、古河侯（土井利勝）爲執政、每有
機密、設席于高堂正中、悉徹四方之屏障而議之、
寛永中、韓使來聘、饗有期、一日暴風雨、高墉之堊壁
剥、有司將治之、恐其不能及焉、川越侯（松平信綱）敎之曰、

信幸一爲信之

當以紙補帖之、遠望之、則如眞也、衆從之、執政古河
侯（土井利勝）至、讓侯曰、唯子也可矣、恐難爲繼、且爲詐僞、
苟且以給上、非大臣之誼、遂罷之、
寛永中、　公疾漬甚、諸執政以馹告板倉重宗于京、
重宗（爲京兆尹）再四不報、夾旬報書至曰、前日出獵信于郊、
以故緩報、　公疾間、聞之悅曰、夫也故爲之乎、不然
京師騷擾矣、諸執政初悟其意、
寛永中、獵于郊北、余氏長（新藏）以步兵長從焉、獲多、及
暮召氏長命之閱、氏長即細裁白帋、計其數、注之竿

首、如蠅拂、屬步兵各受一、令曰、走至于防、悉以一枚
結所獲之禽耳、畢則速還、謹勿散落、皆出、須臾而還
報、乃數其竿頭之遺紙、因得知其數、　公大奇之、
島原之賊未平、熊本侯（細川忠利）與征、松代侯（眞田信幸）送之
曰、宜運饟繈賦豫爲彌久之備、曰、力沛若有餘、曷爲
曰、吾聞諸先人、軍勢一跌、不三年則兵氣不復振、今
也將斃師熸、欲急之而得乎、果如其言、
川越侯（松平信綱）克島原、其子輝綱（甲斐守）先登力戰有功、
然以犯法不列狀之、侯振旅、大久保忠敎（彦左衛門）謂侯

曰、足下機捷辨才、為世所稱、而軍旅之事、則未也、侯曰、何哉、曰、輝綱之功也、以犯法、寢不列狀、孰知喋血之勲、若旌其罪、放逐之、則天下皆翕然稱曰、不以法假其愛、而讓登之功亦著、如此則　公必賞之、豈沒沒乎、此所謂所以兩得名實也、侯服之、

川越侯（松平信綱）遇神尾元勝（備前守）因録疑獄不伏罪者數人、謂侯曰、此輩姦猾、非訊鞫笞掠、則不伏、侯曰、唯當治之耳、重問答如初、後或問之、侯曰、夫聽獄者、以兩造知其曲直、窮治得其情者、聽獄者之恥也、

川越侯（松平信綱）嘗集於某氏、坐有熊澤小幡二子、了海（字伯繼号蕃山）者、修陽明之学、景憲（勘兵衛）者、修武田氏之兵、皆時之選也、侯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今夫不能通法哉公、遠道上古、不說王覇之兵、而說小國之兵者、雖辨我不取焉、

戰國以來、諸府文書、悉用花押、舐筆和墨、而濃飾之、川越侯（松平信綱）曰、方軍書交馳、羽檄押至、則馬鞍之間、亦當用之焉、得如此、且易僞矣、唯當為真率耳、時人以為知言、

淀侯（永井尚政）新命為執政、謂彦根侯（井伊直孝）于朝曰、下走以淺劣、荷大任、願獲懿訓、以免罪戾、彦根侯曰、老夫耄矣、將何知焉、固請、彦根侯曰、如不獲命、則有一言、而豈容易乎、特化我、不敢不告、淀侯曰、謹聽命矣、乃明日朝服造其邸、彦根侯曰、善哉、諺曰、油斷大敵、此言雖野乎、請薦之足下、可乎、淀侯跪拜曰、僕雖不敏、服膺奉之、

戰國之際、有徇死之俗、以試黄泉薦螻蟻、為忠、國家新建、沿襲從之、故家懷惴惴之恐、邦有百其身之怨、川越侯（松平信綱）為執政、上疏論其不經、乃禁之、

寬永中、紀侯英邁多材藝、武猛有大志、嘗渡遠江灘、暴風陽侯波起、乘舟如羊角而升、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皆伏不能起、侯神色自若、摳衣救應、叱咤舟人、厲飾檠枻、以故獲全濟、

川越侯（松平信綱）為執政、憂銅鉄之費、鼓京都浮屠所祀之巨金人、決眼伐幹、大鑄銅錢、布之天下、黎民蒙澤矣、

君子曰、自漢以來、磧儒雖多乎、豪傑雖衆乎、未嘗聞如此愉快者也、　本邦自　王室之盛、及諸覇吏匡中原、雄俊比肩而至、亦未有髣髴于此者、呼、使後世士大夫崇佛媚僧之徒聞此風、則破膽驚死、亦不疑矣、

松本侯堀田正盛問古河侯土井利勝曰、願聞選官任使、對曰、庶官雖多乎、莫重於監、曰、敢問選之若何、對曰、設爲人所養、俎已備、醯醬已潔、主人之厚意見焉、有人咕囁客曰、我省其庖、則蚊蚋啜醤、蒼蠅集肉、於是使客意不得不小悪、而終不能厭足、此謂訐小悪損大美也、又有酖酒薬肉、而恐其不飽、不以告之、此謂揚小美掩大悪也、無此二者、然後可以任監矣、松本侯曰善、

川越侯松平信綱爲執政時、有諸吏白事者、其不可者、輒曰、老夫耳不聽、請再白之、諸吏知其不可、乃辟罷、無敢再陳者、岡部與賢丹波守爲大番帥、剛直好氣、嘗以部下之事白之、侯曰、耳不聽、請重聽之、與賢正色曰、執政者國之大録、黎庶之具瞻也、耳不聽者、多過聽、雖足下之敏、一日萬機、豈無詿謬乎、事當謁他執政、

敢重犯顔行乎、趨出、侯從之、執其手笑曰、僕雖老乎、未至如此、唯欲審之耳、足下之言、略既聞之、不宜有怒、敢謝不敏、與賢色解、其抗直多此類矣、

寛永中年饑、執政議以爲民爲酒醪麋穀者多矣、宜禁焉、若有盗醸者、而奴隷首之、則以其主家之資産賞之、議定以聞、議下高槻侯永井直清、侯對曰、大逆無道、或上變之者有是賞、其他未聞没主家與奴隷者、以聞可止、

寛永中、有賊入武田畑村佛寺、屠殺僧徒、掠奪貨財、遣吏蹤捕之、不得、朝議以五十金購懸之、猶不得、京兆尹板倉重宗、奏事適來、有司咨之、重宗即令吏書於板曰、倍金則我首之、夜竊懸諸金傍、明日賊見之、恐有黨類先發者、自至府實焉、遂逐悉得之、後小濱侯酒井忠勝有盗懸金購之、不得人、曰、君侯盍效京兆之術也、侯曰、否、夫京兆之職、在發姦摘悪、故權變詐僞、無所不爲耳、如走夙任大政、莞國體、豈挟小術鉤人心乎、雖得哉、我不爲矣、

寛永中、會津侯就封、令有司定律令、有司議上三十

物、侯曰、夫法者、欲人勿犯之、譬如溝瀆、人多陷之、以繁而小也、譬如江河、人無陷之、以疏而大也、是以法不欲苛而小、欲寛而大也、乃削為十物、又為載書、令衆盟曰、侯若為反逆則死、勿從此、其首章也、後辟山崎嘉、（字敬義、号闇齋、一号垂加、）專任之、沮勸牖其民、孝子順孫、多出于其國、悉褒章之、嘉始信程朱之学、晩崇所謂神道之学、侯亦信之、甍、葬于龜谷赤土山、謚土津神、

岩槻侯（吉山忠俊）強力黙記、嘗一見之者、終身不忘、自諸侯至小吏、悉識之、嘗朝會諸人稱之、侯曰、此亦有方

耳、皆問之、對曰、去鄙心、而後可能矣、皆曰、若何、曰、大國之諸侯、人皆識之、至小吏則不之識、何則見大國諸侯者、心醴之、故識之、小吏則否、我心無此累、故遍識之、衆皆服焉、川越侯（松平信綱）尚少在坐隅、色不服、猗侯曰、日月列宿、人皆識之、至其小星則識之者鮮矣、足下識之乎、侯曰、此何言也、至小星則天官猶難之、況於我乎、川越侯曰、然、然則大者易識、小者難識、是人之常情也、豈鄙心使然乎、侯瞞然、

島原賊未平、諸将圍之、日以遽告其狀、　公謂近臣曰、諸營堅、賊不能襲、皆曰、豈敢、高槻侯（永井直清）曰、以臣見之、其必襲、　公不悦、後夜襲之聞至、果如侯之言、

川越侯（松平信綱）為執政時、嘗請林学士、親延諸後堂、謂学士曰、我自幼奉侍　公宮、未嘗学問、今任大政、恐有過謬、幸以　明主之靈、與二三子之力、得無大過矣、而夙夜悔且恥之、願欲以豚犬煩先生、故請之耳、乃令二子執弟子之禮、甚愼、傍有一婦人、煎茶地爐手親奉之者、学士怪之、後知其公夫人、大嘆之、其倹素多此類也、

忍侯（阿部忠秋）為執政時、贈遺毫無所受、大稱清白、性好鶉鳴、嘗出行、見善鳴者、意欲買之、不果、人或私買之、以為其所畜、贈之、侯不知、絶愛之、後有告之者、憮然曰、嗚呼、我無他嗜好、唯好之、奔奔之弊耳、不意亦致此屬階、即起開籠、悉放其鶉、終身不復畜之、

律禁宮中吹烟者、然往往有盗吹者、焉、松本侯（堀田正盛）巡諸廬、監北見某（久太夫）從焉、有盗吹者、遽闔戸而臭猶達、其謂侯曰、臭甚、侯笑曰、足下之任、為司監、又将為司嗅乎、終不問、

島原賊起、命板倉重昌為將、疽發于背、諸執政議將易之、小濱侯酒井忠勝曰、不可、若易之則愈亦死、不若道不起而易之、公可之、疽亦適愈、發至島原攻之、踰月不下、公意急也、令川越侯松平信綱代之、大久保忠教語人曰、死矣重昌、非厚顏受代者、果如其言、

板倉重宗為京兆尹、有富賈罹文法者囚之、其二子愬之、不免焉、二子趣江戶冤訟執政、議之、即免之、書至、重宗坐府上、令吏先論殺之而後發書、為報曰、不幸而不及、既殺之矣、又別令其人奉書于執政曰、若以京兆獄不速決、人皆趣訟諸江戶、京兆亦以其煩劇、悉聞千里之纍牽、則何以為治乎、僕也罷駑、以先人之拳、辱大任、奉職無狀、請挈領、執政色然、以其書聞之、公即遣使尉安之、且謝之、

板倉重宗為京兆尹、明斷密察、鉏輔張、培下戶、悪侈貴朴、風化大行、姦止訟息、簿書日間、時探勝山水、或漁獵郊外、嘗出見羣兒之戲嬉、有一兒顧望曰、京兆至了、無畏色、怪停騎令吏問其父名及所居、還移書召其父、親問之曰、汝兒易我于路、嘗汝坐冤怨言於我者非邪、對曰然、小民幼孤、貧窶無黨援、叔父將奪我田、遂訴之、叔豪猾多助、明府亦聽叔、終至使小人潮陷飢渴、殿屎窮閻也、而京兆聲譽、日滿都鄙、皆稱神明、豈京兆日月之明、而小民獨遭其食乎、故數與妻子言其冤恨、兒輩效之、冒觸嚴威、罪及妻孥亦無所怨也、重宗令主簿閱舊獄文書、果如其言、重宗曰、負負無可言、然十年之前、不可覆案、我賜汝買田之金、以庚我過、乃與之金、

忍侯阿部忠秋為執政、阿部正森對馬守者其宗也、襲父封冠始朝、令正森先、而已從之、其他佳節朔望、先至其宗而後朝、未嘗失尊宗之禮、

寬永中、豐島某刑部刺横須賀侯井上正就于朝、公大怒、令曰、刺大臣于朝、此無君上也、族之以懲艾其後、小濱侯酒井忠勝不肯、曰、夫大臣者、居處深嚴、内周樓甗、其出也從騎如雲、叱呵避人、雖赳赳武夫、孰得逞其意乎、發忿快志、刻手可以衝大臣之匈者、唯朝廷而已、亦足以制權臣之腹心、何族之為、議上可之、

本朝名臣言行録卷上終

本朝名臣言行録卷下

東武　西郊　梅澤肅　著

田直道
富田幹　校

城南有六郷川、源出玉河、城北有墨田川、出刀禰川、皆大河也、小濱侯酒井忠勝議橋之、説者以為郊外之嶮也、不宜橋之、侯聞之曰、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固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皆能如此、則此有金城也、何在嶮乎、宜免行旅陷溺之患已、

小濱侯酒井忠勝令子弟學文武之藝、唯禁演劇、教戒曰、此非荘士大夫之事、朱儒排徒為之、但備觀耳、豈以謾戲濆衣冠乎、尾張侯嘗饗侯酒酣、令世子起舞、侯跪止之曰、此非世子之事、請止之、宴罷出、謂尾相成瀬某正成人曰、演劇多鬼神浮屠之言、甚不經也、非所以涵養德性夙成岐嶷者、宜禁之、

一作正就

横須賀侯井上忠利在藩、年大旱、有司將振貸之、上其計簿、侯一日乗、旬巡城外、還出芋莖、嘆然如枯索、示有司曰、旱如此、當益簿、有司乃增五百金、救濟之、民大悦、

島原賊起、使板倉重昌征之、中炮死、遣川越侯松平信綱代之、彌年不克、會津侯　公之庶弟也、命襲保科氏、大度、明哲、有　公之風、人皆稱之、説者皆謂若賊不平、則任在會津侯、衆指目焉、于時　公召之、皆曰討征之命、而命之歸藩、衆皆愕然、侯歸藩、會奥白石郡之民怨郡吏、而黨畔、吏懼鼠竄于江戸、隣國轟動、侯使有司某誘畔民、有司受命密至郡、聚畔民謂曰、吾侯之慈惠也、世之所稱、且　公之親也、請無所不得、幸近在會津、常惡郡吏聚斂之刻、今衆民陳吏之刻薄而愬之、則無不如意、皆喜而從之、復教之曰、唯里長一二豪傑俱往耳、必勿麇至、皆諾、有司先歸、乃里長豪傑百餘人、密至會津訴之、侯發卒盡拘之、即日刑殺諸城下、流血為河、隣國之民、不寒而栗、東奥安定、而後告之江戸、説者皆謂不告而專殺之、侯之罪、當貶爵削封、明年朝于江戸、　公執其手曰、自今以往、天

言行録　卷之下　二　曬虞堂藏

下之事、汝所善者則行之、所惡者則廢之、雖徑為而可也、勞賜有加、於是衆意解

島田守利、（彈正）剛直盡氣風生、無所回避、嘗朝會諸執政憂穀翔貴、議之、守利遙中其說曰、執政大臣有貴庚者、何得不貴乎、皆驚曰、孰乎、曰小濱侯（酒井忠勝）是也、侯召其宰問之、對曰、無之、守利正色進曰、某月某日、買菽數十石、縱為馬食、亦何如此其多乎、侯笑曰、然、此我過也

堀田正信、在淺草、省其父（正盛）于　西宮邸、日視其膳、

雖風雨未嘗不至焉、居試騎射、都肄刺伐之伎、平晝之志、存報國矣、嘗造舅小濱侯（酒井忠直）盛陳其志、侯盧胡而笑曰、止、是我宰之為耳、列侯大臣、所以報國輔化者、不可如此其小也、因引大體冷之、大服之、

（一作正就）

橫須賀侯（井上忠利）在藩、與客圍碁、忽言、賊民起、轉入城中、中外如沸、宰等皆驚、侯自若不顧焉、報曰、　公郡吏其帥卒結束、出、請進退之命、侯使人對曰、還守其郡、勿動民碞、復與客爭著、城中益懼、少焉、果訛言也、侯徐斂子、召其宰曰、夫賊民之起也、當有漸、何如此其遽乎、少者猶可也、子等長大而關國家之事、何其無俚乎、宰皆慙服

正保中、　世子幼聞侍臣語流宅之艱食而往往有致死者、意哀之、嘗請　公曰、流人之中亦有遭赦而還者、豈使之餓而死乎、願輸其陳粟賜之、　公悅曰、善哉、用之為孺子之始政、乃施行之、

（綱宗一為忠宗　直孝一為重澄）

慶長中、璽書賜百萬石於奧侯（政宗）、後侯數上疏請之、皆踟寢不下、及慶安中　公幼踐位、奧侯（綱宗）復請之、執政忍侯（阿部忠秋）等憂之、彥根侯（井伊直孝）曰、是無何也、我

請任之、乃造奧侯、侯謝疾、強見之、謂曰、大國有　先君之璽書、願驗之、乃示之、盥漱讀之、顧謂奧侯曰、噫、誰謂之不真乎、竊思　先君賞大國者、其意豈止此乎、　公意亦然、今夫以足下觀天下、何地容此大封乎、故　公亦無若之何耳、縱令有此書、亦何益、若旨疑其贋者、僕請明之、願賜之、即挽裂之、手斂視帰而迮、辭氣凜然、無敢牿視者、遂還復命、衆驚曰之

慶安中　世子冠、新爵亞相、朝楓山宮、　公欲令三侯（紀侯　尾張侯　水戶侯）從之、執政朝宣告之、紀侯故為亞相、曰、

寡人自幼好武、未學禮、不知使舊位之人從新位之後者、抑是何禮、請敢教之、諸執政皆側目、無敢答者、川越侯（松平信綱）進對曰、否、非從後之謂、　公寵　世子、欲令三侯同朝于廟耳、紀侯不得已而從之、

慶安中、　公薨、後宮皆哭、聲聞于外、禁之不止、川越侯（松平信綱）召母語之曰、　公喪秘未發、恐一旦有冈披之冠嘵譟于蕭牆之中者、後宮一人能得免乎、即止、

忍侯（阿部忠秋）為執政時、道遭棄兒、輙收養之、男為臣、女嫁之、故窮餓之人、抱子望其行、有司惡之諫焉、侯曰、

孤也厚任入政、至令天下如此、豈非我儕之罪也、矧受人之孤託、而舍之乎、為空倉廩、而我所不辭也、終不聽、

慶安中、高槻侯（永井直清）守浪華、福知侯（稲葉紀通）有叛聞、執政阿部重次（對馬守）在浪華、召而欲驗問焉、板倉重宗為京兆尹、以為關西之政、吾所仔肩、治之于京、重次曰、吾辱執政之任、適在斯、於治之何有、遂相爭、侯至、謂重次曰、諸君過矣、夫京兆之職、在保　王室、浪華亦關西之咽喉、不可以召叛人、　公令我族尚政居

（淀城一為伏見城）

淀城以間兩都、蓋有所備乎、不若治諸淀城、皆曰可、使將蔱、會福知人來告其自殺之狀、乃罷、

慶安中、有叛黨者、驗問之、未竟、川越小吏口侯（松平信綱）曰、吾知之、請告之、侯曰、默、事有急焉、即令吏移書告諸執政曰、酒井空印有河魚腹之疾、甚潰、宜速集于牛籠、敢告、皆大驚、即集、侯曰、有奴隷首變者、是天下之事、豈私聽之乎、故託主人之疾召之耳、請勿疑、乃召其人驗問之、其敏捷如此、

承應中、諸執政朝會、川越侯（松平信綱）曰、臣竊思古今之

傾跌、無不由苞苴、自今以往、所私饋微者、有如白日、皆誓、忍侯（阿部忠秋）獨笑于列、曰、諸君當爾、於我固無之、何又更誓、皆赧然、

明暦三年丁酉正月、風甚、折大木、蜚大屋、塵埃四起、沙礫擊面、都下有災、蛾乎周都、小濱侯（酒井忠勝）老在牛籠、即使人走于郊外、大買糴、災後穀暴騰踊、乃輸糴於廩人、以故得食贍、

明暦中、災、　公欲避火于東台、執政皆善是議、會津侯曰、　公駕一出于城外、則大生民心、不若避于楓

山宮、公從之人稱其固守、

明暦中災、先隊長某、帥卒衞外門、火已延公宮、内外道絶、失公之所在矣、於是小濱侯（酒井忠勝）老牛籠、以爲公匿焉、驅赴之、至則請與干振、侯告無之、而猶疑之、環邸守之、亦不禁焉、及災止、乃知公在抱山宮、謝告去之、後或問之、侯曰、倉卒之間、無乃有姦人而窺覦非望者乎、故我欲説其耳目而已、

明暦中災、火延于後宮、嬪御號泣、不知所之、川越侯（松平信綱）至、卽令吏反蘭席接于西宮、使之循而出、

去、以故無一人迷惑者、

明暦中、稻葉某（伊勢守）戍于駿、其宰安藤某（甚五右衞門）與孌童松永某（喜内）私通、恐事覺、竊令之夜以其七首殺之、僞爲自殺之狀、部下之長久世某（宇右衞門）等、訴視其尸、手脫七首、非自殺者、告之江戸、令以其家衆囚於小田原侯（稻葉正則）、與親戚使參治焉、其宰曰、寡君性褊、且亡愛女、悕甚、遂狂易致之、潸焉泣下、衆皆悽然、數日不能得、一日皆集、侯曰、數日而不得、又無若之何、議限今日、濱松侯（太田資次）尚少、進曰、已至于斯、不可復讓長者也、侯喜曰、善哉、如何、曰、其宰可疑耳、何則未聞私窮治褻御孌臣、而唯謂之狂病、且宜揚其君之褊心、以露其醜、毋問之、涕泣言之、衆爲所動、抑者彼涕無從乎、我請驗之、親問其宰、對如初、乃問家衆曰、宰所善者爲孰乎、衆曰、其友親善者、無若松永某也、卽囚之、面窮治其母、猶不服、小田原侯使人謂其宰曰、子手書與松永某曰、事已發露、當實之、其宰不肯、其人曰、子若無他腸、則書之亦何害、若不肯、反受其咎、强書之、與之松永某、某忘邑泣且怒曰、螯粉七尺、

我於甘之、豈思彼人不信至哉之、二人遂服其罪、衆皆稱濱松侯、

川越侯（松平信綱）卒、遺言曰、以駑材負重任、獲全首領沒于牖下、又何憂悔、唯有一過寵栄耳、

（武則一爲武時）

寛文中、峽侯好酒、酗虐手殺無辜、其臣根津武則（宇右衞門）憂之、數極諫之、不聽、方飲復諫、侯不悦、孌童植村某（右近）曰、老臣之言可聽矣、請少止酒、侯勃然眥溢、叱曰、已厭老夫之言、然況汝乎、拔佩刀擿斷之、顧羣臣曰、佳殺宜飲、引滿復飲、武則進曰、生亦諫、死亦諫、豈

可以已乎、侯大怒、遂殺之、其夜將寢、武則儼然盛服在旁、諫之如生時、彌旬不止、於是侯感其忠精、克已矯性、禁酒修行、祭諸殺死者、厚賜其子孫、祀武則于駒籠、後寶永中、褒顯其忠烈、命祀之、今猶存焉、

牛込某（忠左衛門）除長崎尹、將發、辭執政板倉重宗曰、予聞長崎之地、蠻舶輻湊、交易珍奇、姦猾訐蘭、吏汙贓賄、且也懷來遠人、招撫異類、實九州之大鎮也、僕不敏、不能盡犬馬之心、恐斧質踵後、願得一言、奉之周旋、重宗曰、善哉、予少為京兆、先人戒我曰、夫為吏者

之矣、常在掩不敬、一人拾之、則下皆效之、禍莫甚焉、我奉此言、夙夜戰栗、銘之肺腑、故以負乘之才、幸免折足之辱、請竊僭仁者之號、以此言贈之、可乎、某拜稽首曰、請刻諸骨、

岩槻侯（青山忠俊）以數直言忤旨、坐事免、命其子宗俊（因幡守）以三千石為大番帥、於是小濱侯（酒井忠勝）新用事、侯以為煬已、意怨之、實不然矣、後　公思侯之忠、命宗俊曰、如汝父輔我、復以孺子累汝、封之于信小諸四萬石、後寬文中、擢浪華守、難其人、小濱侯已老、號空

委托之方実渭之可為後規

印、　公召問之、對曰、青山忠俊輔匡　先君、可謂忠矣、宗俊亦有父之風、願令伸眉于此舉、以彰其父之忠、乃命之為浪華守、拜出、忍侯（阿部忠秋）謂之曰、我數年之懷、不若空印一朝之言、心懟之、小諸侯乃造牛籠謝之、空印曰、岩槻侯之忠、　公欲賞之者久矣、足下之任、　公所鑒拔、不佞不與奚、以謝為、卒不受、

小濱侯（酒井忠勝）致仕、謂其子（忠直）曰、林野某（宗左衛門）雄豪好氣、當屈焉、惠見某（太兵衛）謙讓易退、當進焉、張弛汝嚮勸、懲御之、令二人克盡其材、而無闒踢竊嚮、則足以

致遠矣、命林野某曰、我子壯也、與我不同、愼勿較轢、恐得罪、又命惠見某曰、我子孺也、隨便從事、摩厲矯拂、勿敢偷懦、

烏山侯（板倉重矩）襲父封、居本所、抱甕灌園、從容自得、不求聞達、不事權貴、時以菜蔬贈之已、人以為簡矣、今野間三竹書咬菜二字、扁之齋也、於是小濱侯（酒井忠勝）老、厩橋侯（酒井忠清）用事、士爭趣之、侯獨耳其父之言、數訪小濱侯、存問腆渥、厩橋侯亦異書之、寬永中、擧之為浪華京橋守、寬文中、辟為執政、自在浪華、及為執

政所在常以其扁揭之、三竹問之、侯曰、方男食之時、
不忘咬菜之約、庶幾免刑戮已、
厩橋侯（酒井忠清）為執政、公忠藎籍、挙烏山侯（板倉重矩）佐倉
侯（戸田忠昌）為執政、瀰後甲斐庄正親（飛驒守）北条氏平（安房
守）皆其力也、（氏平一為氏長）
武田信英、（越前守）為大番帥、峽之裔也、土浦侯（土屋数直）其
先昌惟、（宗徹）累峡主（武田勝頼）于天目山、峽之忠臣也、以舊
君之故、敬重之、請饗信英、設盛膳、親薦其羞、固執君
臣之禮、毎春如此、

烏山侯、（板倉重矩）後閣婢妾、年至二十五者、則出嫁之、曰、
（享保中於大城亦有如此事、賜告身于美人媛云々）
婦人過時、則色衰華落、遂誤終身、特可憐焉、
白川侯、（本多忠義）桑名侯（本多忠勝）之孫也、守法講武、善継父
祖之業、有五子、忠平、忠利、忠序、忠晴、忠豊、毎漁獵行
役、自仲以下、令與其人同從事、堅肌膚、健歩走、備嘗（忠晴一為忠明）
岨嶮、後皆為萬石侯、侯少慕辨慶為人、及老請号武
藏坊、以詭激不許、乃自号能登坊、
寛文中、小濱侯（酒井忠勝）孤託之臣也、自懼威權滿盛、常
挹損之、數辞職、不許、後處嫡子忠直於和田倉邸、避

勢于牛籠、毎朝從和田倉、以便房為憩息之所、不敢
居正寢、嘗使人梳髮、忠隆忠栄皆幼、侍王父之側、梳
罷、人出、遺其盤、忠栄七八歳、起徹之、侍人属目嘆其
敏捷、侯意善之、及將朝、提携左右、謂忠隆曰、夫為嫡
者、與庶子異、宜為持重、不可輕給、汝向者為不知、使
弟為之者、我深美之、謂忠栄曰、為庶子者、如汝可矣、
不可以驕大耦嫡也、汝兒輩、庶幾顧念繾綣之言、可
各盡其職耳、
酒井忠栄、多力、常與其人戯角材、嘗曰、我能隻手揮

碁局、扇滅大燭、兄忠隆不信焉、于時忠隆有馬、曰纖
月、愛之、弟亦欲焉、請曰、願賭之、兄曰可、乃設大燭、忠
栄便搖擘引局生風、一扇滅焉、乃與之馬、父（忠直）聞之、
召忠栄戒曰、夫為將帥者、宜好謀濟事、投石抜距、豈
其任乎、慎勿復為焉、
小濱侯（酒井忠隆）在國疾、其子忠囿年十五、在江戸、請省（忠囿一為忠門）
疾、其蹄六百餘里、單馬趣之、二日而至、侯疾間、謂之
曰、少壯之時、幸有此等之事、亦足以固筋骸習騎乘
也、請在城中侍疾、不許、舍諸城外、日入侍其疾耳、嘗

請巡城中、侯曰、汝以省疾而来、不可巡城中、終不許、

土浦侯（土屋数直）為執政、憂経費不給、建議治節倹富強之政、故為厚利之説者、皆闢説之、然姦利貪遴之説、一無所聞、嘗有請更金幣者、説曰、今幣也精、若雜之以銀則海内金幣、倍于今、不亦利乎、侯亡可色、承間数説、侯作色曰、吁汝焉知之、其金幣也天下之寶、而萬國稱　本邦者、豈有他乎、以其純精也、而今渾汙之、縦令天下多如土、亦可謂國家之利乎、説者服之、

延寶中、忍侯（阿部忠秋老号空煙）老麻布、邸鄰笄橋、　公數猟笄橋、侯毎盛服立牆中、其謹愼如此、

延寶中、越後乱、群臣争權、各樹朋黨、互相扇動、會　公甍、未及治焉　館林侯践位、将治焉、然憫其宗族、不忍致法、萬故遷就、欲宥之、執政安中侯（堀田正俊）諫曰、正治之際、天下戴目傾耳、觀化聞風、今若骫法於宗族則諸侯其解體乎、願少留意、於是遂治其乱、遷越侯、刑其臣、天下竦然、

延寶中、越後相小栗正矩（美作）有姦謀、荻田正幸（主馬）等、訟焉、因召其臣衆、令對簿、正矩順非口辯、正幸等所發者、拒之、或援左験者、或據券書、解何甚密、有司眩之、無旌別淑慝者、忍侯（阿部正武）特詰之曰、夫輔君治國者、服忠信執直道、何毎事用徴験券書、為子也姦人、慮為人所糾譎、豫為之、以滿讕其詐者非耶、懐詐樹黨、誣君上、危其國者、非予而孰乎、正矩舌絣、不能答、遂験治得其遂、衆皆服忍侯之明、

延寶中、歳饑、小民凍餒、襤褸盈路、令吏為食於柳原、振贍之、猶不及而死者多矣、有負母乞食者、吏験問之、以實聞、　公美其孝、使傳食于街長、自是皆競偽

為之、人亦憐之、得食倍常、及其夕分錢粟也、相争闘傷、執政悪之、欲禁其偽為父子者、烏山侯（板倉重矩）不可曰、偽善者勝於偽悪者、且無誠者、不能久、姑待之、後果止、

王室夜宴、故事京兆尹、席階下而衛焉、房闈闇、多佚行、土浦侯（土屋政直）為京兆尹、悪之、移席于階前、遠望之、房闈肅然、

貞享中、以端門之邸、賜會津侯（保科正信）、此邸也、始賜安中侯（堀田正俊）、大塋府庫遊觀、厭城門、假山剰水、珍奇

石、極致壯麗、及侯就邸、乃臨府庫遊觀、以為馬埒、伐珍卉、投奇石、以塡池沼、有司請曰、與投之汚泥、寧斥賣之、侯曰、默、非汝所知也、此執政之舊居、不可宣揚珍怪而白其過也、

元祿中、水戸侯仁惠大度、聰敏好学、博覧多通、其他伎藝所綜多矣、立楠子之碑于摂湊川、自銘之、著楠子三代實録、彰其忠、其他著述多傳于世、後明人朱之瑜、字魯璵号舜水避乱来于長崎、侯請為上賓、因師事之、專崇儒術、命史臣、著日本史、自總裁之、及薨葬禮悉依古制、其他嘉績善政、存于今云、

元祿中、高崎侯、松平輝貞以康公謹篤見寵、公畏雷、薨後毎雷雖夜必起盛服馳詣東台、自守其塋、其人亦貫之、莫敢後者、

荻原重秀、近江守本小吏也、資適逢世、以厚利見鉤用畀為度支、議以為罷吏士五百石以下之稟俸、與之田祿、其意因是欲疆理封國、轉移釆邑、剔抉其尺餘寸羸以利縣官、執政佐倉侯、戸田忠昌獨言其敝、數折其說、人皆稱之、

尾張侯憂國之急、躬行節儉、膳不過具器食、令有司罷無用、省殺諸用度、有司議沙汰老罷之卒不堪事者二百人、侯聞之、責讓有司曰、所以節用省費者、為愛人也、豈至使老病提携妻子餬口於道路乎、且也、壯者尚可、既謂之老罷、何往而不老罷、其誰畜之、為人主者、使人陷溝瀆、而謂之節儉、則可乎、大非我意、速復之、若有一人離散于他邦、則罪有所帰、有司大懼、皆復之、

元祿中、赤穗侯浅野長矩及吉良義英上野介于朝、會朝諸

侯棄位離次、怒擾已甚、鳥羽侯松平乘邑揚聲曰、如有非常、而如此則何用諸侯乎、衆恫恨、各反其次、侯時年十七、

笠間侯本庄宗資貴戚也、性恭儉能持滿、荻原重秀移其上毛釆邑八百石、令吏籍千石之田、欲易與之、以意告之、侯超然不悦、曰、下走非有攅草尺寸之功、徒以葭莩之親、妄竊大封、且翦肢弁糞全首領、何以羸二之田、重罪之為、願勿增之、雖磽埆無所怨也、重秀大慙、

笹山侯、(松平信忠)為京兆尹、　王有疾、将禬禳之、故事有禱祭則詔京兆尹、聞之江戸、得報而後行焉、故詔之、侯對曰、千里之報、不旬不至、豈累日之久、王疾無進乎、不若速為之、臣請以遂告之江戸、乃行之、

佐貫侯(柳澤保明)席寵奮様、其民横恣、将奪隣邑之山、遂相訟、有司皆畏而不能斷焉、此月也、戸田忠眞、(能登守)為讞獄之任、論會有期、佐貫侯令使託之、對曰、曲直自當已、無所辱命矣、其父佐倉侯(戸田忠昌)為執政、初相約云、公事勿請謁、故定省未嘗及公矣、於是忠眞自

憂若以直則罰及父、往而謀之、侯曰、苟以直則何有、剗而斵、破我家、雖赤族乎、可也、請決行之、勿顧念老夫以辱其職耳、諾還、既而及期、　公令論會于常盤橋、佐貫侯執政有司皆集、荻原重秀等、皆欲舞文法適顧指、　公親臨之、令曰、無偏無黨、其惟愼哉、忠眞應聲辨其曲直、即蔽獄、佐貫之民、衆竦然股栗、為其父子恐之、後佐倉侯無改、忠眞以忤貴權、自辭職、

元禄中、宴高崎侯、(松平輝貞)賞賜益封一萬石、明日荻原重秀往賀之、謂其宰曰、某地某地者、膏腴之田也、唯侯之命、僕請共之、其宰告之、侯怫然作色曰、此何謂也、我辱荷恩寵、比肩列侯之間、進無敲骨出髓之勞、退無拾遺補闕之功、心嘗恐之、況復益封重負其戻乎、且執政之所命、雖石田可也、何私託有司而利美田乎、汝固知我心、何受姦人之言、欲以汚我乎、莫復言、宰卑服退、

川越侯、(秋元喬知)佐倉侯(戸田忠昌)之庶子也、冒姓為秋元氏、性敦樸廉公、邂逅其父于路、則遥望其矛、輙下轎走拜焉、雖雨雪載塗、望中必走、其謹嚴如此、子孫皆守

其操、世多哲人、

堀田正虎、(伊豆守)襲兄封、自父安中侯為稲葉正休(石見守)所剌於朝、寝見疏外、移封于出羽山縣、且數罹災、國用不給、於是躬服節儉、省用務、播夜與侍臣論經義、其在國也、辟耆老、與談論、終身未嘗見謾瀆之容、奥羽美之、其子正直(因幡守)好蹵鞠、侍人長谷川某(權兵衛)亦好之、常相與蹋焉、侯嘗謂某曰、鞠其不害於騎乎、曰、不害、曰、否、正直居恒好之、以故廢騎、豈謂不害乎、且汝老身長子、而事兒戲、非所聞也、宜禁焉、

璵也　順也

岡山侯、（池田光政）爽邁有識量、務政憂國、聘賢延士、辟熊澤了海、委任之、了海性精敏、好学、修陽明之学、達練國體、有經濟之材、善興水利、築堤防、竭地力、國富民給、而後興学校、縱吏士民、多毀浮屠、盧其居、人其人、國大治、其他治功、後世蒙其澤者多矣、所著大学或問、傳于世、近世只實經濟者、茂卿德夫等、其說大抵淵源于此、

寶永中、峽侯好学、令儒生日講經、雖蟲蟲栗烈之日、常盛服聽之、無敢懈色、

寶永中、峽侯負痾、遊江松軒為醫、疾稍進、公遣奧山立庵、切脈反命曰、疾大進、不易治、曲直瀨養安院亦言之、公乃命令立庵代松軒、旬而知、踰月復故、諸人皆稱立庵識松軒、侯尚遇如初、有司請黜之、侯曰、不然、焉知於立庵所不能治者、而松軒亦有可能治之者、豈足以一人知其術之精粗乎、且我而黜辱之、則天下孰有嘗其藥者乎、以一過廢其終身者、我不為也、

新井璵、（字君美、号白石、稱謂筑後守、）儒生也、師事木下卜庵、博聞強記、善屬文賦詩、寶永中為大夫、秩祿千石、專見任用、其志在改服色更制度興禮典、新朝議、數說之、公納用之、公在位日淺、故不得遂其志也、其所著文及詩集、多傳于世、

正德中、韓人來館諸東本願寺、故事執政勞之于館、韓人坐堂上、無送迎之禮、新井璵據聘禮責之、韓人辭曰、比如此矣、非我所能為焉、璵使人謂曰、兩國之交、唯禮之視、何比之有、且我本邦有如虎之士、一旦稱實堂上、則諸君何得無堂下轉墜之辱乎、韓人戰懼、送迎之門外、及事訖、不能化我矣

大岡忠相、（越前守）初為勢山田尹、地與紀接境、民有相訟者、罪在紀人、尹畏紀、不敢歷數、尹而不能決焉、忠相至日、會吏民決曲直、即刑紀人、遠近稱快、享保中、公自紀入踐位、擢之、令治獄、為天下之最、

享保初、公田于葛西、還舟及兩國橋、風已甚、火于下谷、橋當火道、古河侯（本多忠良）成列出趣之、宰梶某（金平）在櫨坊、亦帥卒遇諸塗、侯曰、雖無公命、將衛橋、曰、可也、臣意亦然、故在焉、遂與馳、其人遠藤某（八郎大夫）庇

兵備而從焉、至則立議衛之、已而屋比鬱攸、避火者
稠、有司蹕于橋、皆萃峙、侯使人謂有司曰、火急也、不
得橋則恐不免、不可、侯復使謂曰、他日易罪于我、請
代焉、遂令而許之、乃皆得渡矣、　公舟至、顧曰、衛橋
者為執乎、侍臣曰、忠良也、有司謂侯曰、衛可也、請避
卒徒、曰、我卒固無可避者、固請不許、　公至親労之、
明日賜策賞之、後為執政、
享保中、賞執政土浦侯土屋政直賜之杖、命曰、子在　先
公朝、論赤穂之刑、面引廷争、夙勤謇謇之節、光輔

三朝、柤忠補闕、無忝其位、耆徳彰聞、今予賚汝用之
于朝于堂、以旌國家報徳之美、勿敢辭、

梅沢年郎ハ水府家ノ史官也篤実謹慎ノ隠君子
ナリト聞及ヘリ、コノ子孫同姓孫太郎ナルモノ又文章
アリ水藩ヨリ一橋ノ邸ヘ供奉シ慶壽公覇府御相
續ノ日擢ランテ廟堂ノ扈臣ニ列シ監察御史ニ命セラレ
稍進シテ大監察ニ轉シ今年四月十二日東叡山ヨリ
台駕ニ陪シテ水城ヘ赴キ眤進シ奉ルト云々

本朝名臣言行録巻下終

梅澤與十郎著

至知編　出來

名臣言行録拾遺　追出

建國功臣傳　追出

韓非子集考　追出

安永五年丙申春

驪虞堂藏

館森鴻　著

先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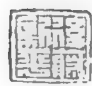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明治三十七年）
台湾日日新報社鉛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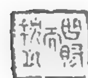
據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明治三十七年）
台灣日日新報社鉛排本影印

序

館森子漸穉學績文纂述甚富耆篤劬士也鄉者由臺島航禹域游歷閩粵江浙方將溯長江入巴蜀歸觀燕京會燕趙亂作吳越震動道不可行購書萬卷旋臺請應余邸讀書乃置之邸中已五年而雍容刻厲不爲風俗所移非有自固之力不能若是乎頃者友人荒井扇駱見子漸所箸先正傳大喜付刻求余序余曰善夫此不但發揚先正之烈亦足以扶翼世教矣然先正事迹不止於此他日嗣刻二編三編遂以集一代鉅觀則其有功世教更何如耶抑子漸年富志大若能繼前游與中外諸賢上下其議論而畫當世務其亦有勝于箸作者與甲辰二月首旬

後藤新平序





序

德川氏之末造何其濟濟多士也蓋多士則雖愚叔季猶可以持世道正人心回澆風頽波矣惟德川氏不知所以駕馭之故敗夫跅弛非常之士懷其能執其節卓然自立其方威約而不能展也爲危激爲俠烈直言抗議喪元殺身而不悔雖時或不合於中行苟令協心勠力與謀國政則足以興國疆兵也況我國
皇統一系上下同方與彼民主革命之國異體故明治中興因多士之力猶取物於府庫遂致今日之隆運而考其原委則化政以還英俊偉傑實開之端矣友人館森子漸著先正傳將公之世徵冕言余余受而覩之其所收皆德川氏末造英俊偉傑之士而基中興偉業者也或以學術或以異能立言獻策發於忠君愛國之至誠正氣所存風霜凜然使聞者興起頑懦加之採摭頗博事不失實與夫孟浪鹵莽徒賊梨棗者殊撰則不獨可以傳於今世後之修史者將有取焉方今鄂羅梟張構釁於我而吾士氣奮揚摧其鋒碎其魄將逐而出之朔漠之外此雖曰器械精巧將士練熟所致非有所謂和膽者存焉能如此嗟夫和膽之未斬其誰之力豈不賴先正嘗爲之倡乎然則此書之有功於世道人心其亦大矣子漸齡僅逾而立而能確乎自持綜覽群籍尤深經義生平所叙述甚富如此編其緒餘耳余來臺疆始與相知文字訂交推爲益友及其刻成也聊爲序

明治三十七年紀元節於臺北城南僑居　中村忠誠撰

自序

當德川全盛時倡始尊王黜霸者前有山縣公勝竹內式部後有高山仲繩蒲生君平至德川季世尊王攘夷之說起於水戶藩盛於薩長二藩遂以攘夷之名舉尊王之實名分自此定國體自此尊而王政維新之業成矣此雖曰天運抑亦人事而水戶則藤田東湖戶田蓬軒長藩則吉田松陰木戶松菊薩藩則大久保甲東西鄉南洲松代佐久間象山土佐阪本龍馬等參之此數君子者其所趨向雖時有同異要之前後輩出從時勢所變遷備嘗艱險或殉國泯身以立大功於天下向所謂王政維新之業成者數君子之力爲多余心儀久之私不自揣搜訪當時軼事遺聞立傳如干名曰先正傳亦當世得失之林也觀其人論其世先正之行事備而君子小人消長之故略可考矣頃以友人索稿付刻問世自知文字蕪雜如塵飯土羹覆瓿之譏所不免焉而區區私忱則以古道照人芳徽未墜卽今日維新甄揚大烈謳歌升平何一非先正之賜願與並世有心人共相質證云爾明治三十七年一月書於樓霞先生後藤長官邸櫻國男子館森鴻

先正傳

凡例

一國家中興百度維新稱爲文明之治此蓋二百年來仁人志士豪傑先後輩出殫心宣力之所致爰考其事迹或倡尊王攘夷或講兵刑律令曆算地理或造艦製砲或海防或開港雖不能悉施當世而其言行典模皆足不朽惟憾無專書以資徵考故後人往往知其姓名而無由明其事迹余不自揣尋按前蹤考合誌銘或訪師友祕錄鐵汰繁冗衷而出之人爲一傳得二百餘首名曰先正傳又自以聞見孤陋常恐未能賅備因先擇三十餘首爲一編庶幾少備掌故云

一近世箸書概附師友賛評紛飾可厭是書閒附評語皆子孫故舊所傳足證事迹者非敢雷同要以懲浮文妨要之習爾

一是書所遺者擬他日釐爲二編三編以網羅軼事尙望君子指摘紕繆或寄示先正祕册及其誌傳俾得訂證考核成篇嗣出實先正之靈所慰非惟一人之幸也

一宋衞正叔禮記集說會聚諸家不參已說其自序曰他人箸書唯恐不出於己予之箸書唯恐不出於人是書亦會聚諸家正叔之言實獲我心

一淸顧亭林曰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宋以後乃有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其說誠是今朝廷不置史官故雖立傳無受侵史官之譏然余豈好冒列傳之名哉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亭林曰別傳所以別於史家是書在別傳之例

一臺島歸圖余載筆從軍亂平與北郡陳君淑程訂交因取是書原本屬淑程閱定後游禹域會其國亂中途旋臺即請後藤長官舍其閒室一切人事謝絕摶志讀書近者取淑程所閱稿本循環展玩補其所闕撰其未備歷數旬乃成長官一見稱賞荒井賢溪君捐貲付剞

明治三十七年一月初旬

館森　鴻

先正傳目次

先正傳卷上

宮城館森鴻箸

山縣昌貞

山縣昌貞字公勝號柳莊稱大貳甲州人系出山縣昌景祖昌志父昌孝世稱村瀨氏至昌貞復本姓勵志邁俗不與群兒伍同里加賀美光章號櫻塢學于三宅尙齋才學絕人昌貞往游其門刻苦讀書尤精邦典議論諤諤不求苟合好擊劍諸生皆畏愛之光章亦雄其志而恒歉然不自足很遊四方周訪師友兼通兵法律令天文地理算數音律刀圭諸學弟殺人與昌貞謀逸去坐罪削籍乃詣京師倚一公家一日主人理髮不稱顧曰敢煩子再理昌貞意謂彼叙崇爵班嚴廊而難役一部人爲幕府所懾蹙可知也乃慨然有勤王之志是時幕府勢重天下稱治而昌貞推尊朝廷

指斥幕府與人論名分大義讜與古規今辭氣激切常曰我邦神聖繼聖列聖纘業專與利用厚生之道明德文化光被四表二千有餘歲矣保平以來亂賊得志張威權以凌朝廷雖未有大變革實賴古先王德澤浹於民心故神器不動皇統巍存要之典章毀圮政教廢弛至今爲極嗟乎可勝道哉因箸柳子新論自河島羽二上皇在院爲政專營己私百弊叢生姦宄乘隙大權下移其勢幾不可挽因又箸院政紀略闡者莫不激勸入江戶寓四谷從八丁堀常以業授結髮有司給貲撤去乃下帷讀書遠近從者翕然講兵法律令論旨精核談辯如涌諸藩重幣徵之不就小幡邑主織田信邦器其才以賓師禮待之信邦爲內大臣信雄之裔世任侍從儀準國主擢任老臣吉田玄蕃釐革藩政藤井山城守右門京師產也與玄蕃親善尤推服昌貞又善浪士竹內式部每談及時事慷慨輙悲歌泣下藩士松原郡太夫嘗與玄蕃有隙信邦族信榮亦不懌一夜昌貞與玄蕃右門談兵展函關圖與論攻守之策松原聞而大恚往見信榮讒右門等謀不軌信榮發其事於幕府幕府命吏蒐治無纖毫實則逮昌貞嚴詰之昌貞不少屈歷陳幕府僭竊之罪吏大怒昌貞曰吾以一浪士論時政得失苟爲犯上紊法便斫頭何爲怒耶明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就刑年四十三昌貞爲人耿介較然不欺其志有烈士風好學博覽箸書甚多今存柳子新論院政紀略醫事撥亂案難評孫子講義數種昌貞既刑右門被梟竹內式部處流諸公卿累坐削官者十七人又收織田信邦封更封其子信浮於天童

論曰昌貞當幕府赫灼時首倡勤王之說絕脰濆腦不少悔不誠毅然烈丈夫哉明治十三年車駕幸甲斐命侍臣問其子孫賜祭

粢後十年贈正四位蓋郵其倡論大義而斃于非命也

林友直

林友直字子平以字行仙臺人父曰良通伊豫探題河野通淸裔也友直爲人機警有大畧好講兵學垢衣糲食如在兵間健步無比善騎射馳突如飛見士人酣養膏粱輙曰此輩肉緩筋慢何爲用耶周遊四方行輙穿屐人不知其行千里之遠犯寒暑衝風雨親山海如坦途遂遊西南窮肥薩及琉球諸島東北入蝦夷凡郡國土宜之美惡山川地勢之利害政刑之得失風俗之醇漓靡不悉焉又能觀古英雄之所馳騖以考其攻守勝敗之由未嘗一日忘天下之憂常曰我邦海國其可憂者莫大於海防再遊長崎就荷蘭人咨諏海外情形益知海防爲急務因著海國兵談曰西北諸蕃概以奪地拓疆爲務駕峨艦挾巨砲橫行大洋而我環國皆

海江戶日本橋溝水與俄羅斯荷蘭諸國一海相通且我蝦夷與俄羅斯相咫尺若使包藏禍心窺窬邊疆何以防之何以守之宜節國用蓄軍資瀕海要樞設砲臺築壁壘儼然成一大長城一旦有外寇以逸待勞則庶乎可耳方今南北諸島措而不顧彼或奪以據之則異日之大患以其未罹寇禍自謂泰山之安此以天幸爲常而不知海國之急者抑又危矣乃著三國通覽備論諸島之形勢是時四境無事不復知海防爲何物故其意將欲提醒天下之耳目也二書已出天下愕然友直名噪一時一日訪幕府天野氏見示外國甲冑曰徒觀不若躬擐也乃擐而跨馬馬躍不休直過水戶公邸邸卒詰之曰馬逸問其名曰仙臺林子平公召見之胸毛毿毿然眼光射人問曰爾非著海國兵談者耶脫袍賜之欣然服而出已而議者謂其張虛說撼人心以此就逮禁其書燬其

版錮於藩友直作六無歌別號六無齋謂無親妻孥版金及欲死之心也禁錮以來歲月已久而自守愈嚴人或謂曰子禁錮乃幕議非本藩意盍出訪親故以自遣友直賦和歌辭曰天若無日月十月之關不可越哉抵死不隻步出門先是閑院宮贈謚未決物議紛然友直見白河樂翁談及此事笑曰天朝之於幕府是一家事縱有變猶夫婦衽席之爭耳不至喪家也若夷虜則在外之大盜苟不爲慮必至併家奪之可不憂哉嘗稱蝦夷爲天府曰我國富源在此宜興百工且北門鎖鑰不可不畫策以纘比羅夫遺績也三上書條陳所以植富強之基雖不行識者偉之又著父兄訓曰童蒙末也父兄本也本之不訓末何以成爲子弟談兵罵世之曰甲越曰孫吳者曰渠何爲適用宜博涉史籍覈其治亂興廢之故以養智力也自少絕念仕途藩醫工藤球卿與友直親善嘗勸

之曰子戚屬多搢紳幕僚推薦有人盍干之不肯終身不畜妻妾處貧賤而夷如也是時高山正之蒲生秀實與友直竝稱三奇士而不合嘗在京謁中山亞相亞相稱正之慷慨論時事聲淚俱下友直曰渠有泣癖耳方今天子端拱區宇乂安奚以泣爲即可憂者惟海防倘有外寇豈可期神風於萬一耶秀實往訪之友直見行裝粗野罵曰何物田舍翁敢至此秀實忿然曰腐儒慢人亦如是耶不交語而去友直已廢寬政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病歿年五十六友直博聞强識於兵家言無所不窺著述滿架歿前數日痛自刪棄今存海國兵談三國通覽富國策父兄訓兵策問答坪碑考輿地國名譯荷蘭船圖說諸藥異言安永道中志詩歌集十餘種後十餘年邊警荐臻東北騷擾秀實乃服其先見上書閣老沼津氏曰距今三十八年林子平刻所著海國兵談獨自決命以警

當世橫罹罪禍厥後政府用其說又十餘年而有今日之變子平寃死謂之何哉宜贈勳位祭其墓慰忠義士有命追赦封其墓慶應中藩主伊達慶邦贈前哲二字立碑明治九年車駕北巡問其家賜祭粢十五年贈正五位

論曰友直當天下無事時觀宇宙大勢慮醜虜覬覦人國涉鯨鰐之淵蹈熊羆之窟窮南洋諸島及蝦夷柯太北疆著說以謀綢繆於未雨此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可不謂豪傑之士哉夫天下之憂莫甚於豪傑之士噤口而不言業言之則群起而觝排之不特使其言不行乃從而收逮之其人轗軻飄泊遂齎憤入地悲夫余嘗陪伊藤參議之陪駕至仙臺也往弔友直墓墓沒荒草間隔墓有一茅庵垣頹壁破一老嫗守之會雲黯雨至便避雨簷端佇立賦詩時十一月十日也既賜朝祭又受賢相之弔如此友直有

知其亦掀髯于冥漠乎
鹿門吾師曰林子平箸述極多而未嘗知其能詩文久辛酉春余訪松本奎堂於名古屋奎堂曰子知子平之爲詩人乎曰不知乃誦其養老瀑詩曰蘿月松風山中夕林下伴宿鶴一隻曉出僧扉尋水聲青苔染鞋谿澄石忽看飛流三千尺玉簾織煙挂空碧古來多少留題詩媸姸誰評凝與白不消鐫石記我名我游曾與雲無迹古淡健雅非深嘗甘苦者不能也恐蒲生高山無此伎其詩藏濃州一農家云又曰嘗見佐藤椿園諸著序文晉林子平入先子門學兵此亦異聞

高山正之

高山正之字仲繩稱彥九郎上野新田人祖名貞正父名正教世服農畝正之長身巨口隆準深目高髻挿梁而如紅玉少孤爲祖

母所育事祖母孝好學匪懈年十八遊江戶從劍客江上關龍學劍每夜揮劍千次悟其祕常慨王權下移乾綱頹墜列聖御諱山陵諸記無遺周遊東山東海北陸京畿健步日行二三十里其所負擔重踰甲冑蓋思出師從征當服甲冑故預以負重練其體云凡所經歷必觀地勢察民情討古戰場訪孝子貞女談及正閏王覇君臣順逆每拊膺慷慨繼以涕泣天明三年祖母死正之與叔父正業廬於冢側者三年哀傷嘔血殆將滅性四方有志贈詞賦弔之鄉俗鄙陋多喜飲博被誣繫獄獄吏與食不食赦出每詣京師至三條橋望闕拜跪振奮自呼草莽臣高山正之涔涔淚下行路怪笑不復顧也又過足利尊氏墓怒氣不能已數其罪鞭之三百寬政二年北遊途過水戶見立原翠軒藤田幽谷大悅相訂爲友至仙臺主林子平家三旬餘始經石港拜芳野先帝昔提碑渡

龍飛岬因風濤險惡不得航蝦夷而還詣京見嚴倉卿於西洞院會諸同志與謀國事嘗遊山陽過備前閑谷黌見學制册子就燈手寫五十葉畢翌日宿姬路又翌日晚辭去曰入京觀內殿神樂正之雖武人而性醇和無麤率氣納交公卿論大義正名分倡酬歌詠尤爲嚴倉伏原二卿所重一日天子見典藥山科里安曰汝知高山彥九郎乎渠混聖護院家士觀樂朕記其面貌正之聞而感泣賦玉御聲一首四年歷山陽航西海寓熊本明年遊久留米主森嘉膳家抵薩摩踰歲再來久留米曰有急入京蒼皇辭去時五年四月也越六月十九日重訪嘉膳氣色大惡指甲刺齒齒格格然齘欲碎嘉膳驚問其故曰猘暑也乃進藥至二十六日手裂日志及諸家贈答詩歌盡投於水次日衝逆愈甚寸裂諸文書嘉膳曰子多年所勞而得一朝寸裂不可惜乎且裂諸文書則何證

左以釋人疑正之默然嘉膳命婢進藥頃之往視則剚刃而伏其血淋漓瞋目曰吾所以爲忠義者反爲不忠不義此天使吾發狂也爲吾寄語海內豪傑好在嘉膳曰子宜放刀且施療治子拒不可奈我有罪何正之乃投其刀旋間帝都鄉國方位挺身端坐遙拜兩次神色不亂竟以是夜終年四十七藩吏來檢甕中唯有四方名山神佛勝槪遊記孝子貞女傳金二十四兩幕吏臨問顚末五閱月事畢始體葬之明年伯父劍持長藏來久留米祭墓藤田幽谷作文祭之迨明治中興賜其家三口糧贈正四位

論曰正之及蒲生修靜藤田幽谷等奮然說大義論名分欲以明古先王之道殆將廻狂瀾於既倒者歟正之仗劍周遊海內以空言木鐸於道路其意將乘幕府運衰光復王權故往來於王公閒密謀國事也幕府覺之遣吏偵察迨再航鎭西途見物色正之畏

事機敗露乃手裂日志者滅其迹也其東向拜帝都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者表其誠也蓋是時文恭公新立百廢悉擧故悟不可爲遂齋憤殉國較諸修靜幽谷爲更烈也迨後時勢一變王政復古大命維新雖由君明臣良亦未始非正之輩明目張膽發泄天地之正氣所致也豈不偉哉吾聞唐崎常陸之介詣柴栗山門有客顧之曰君非高山氏乎客曰足下唐崎君乎二人握手涕泣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二人一見相許竟不見栗山而去栗山怪之樺島石梁陳其狀栗山大笑石梁嘗爲文贈正之他日正之撫石梁背曰天下能裁彥九郞者獨足下一人耳後唐崎聞正之死乃自盡其墓下唐崎亦烈哉

小山春山曰按仲繩有子義助學於林祭酒樺島石梁集中有義助來自上毛展其考墓留余家一旬臨別涔然賦詩贈之曰悲哉豪傑士化作異鄉塵山海三千里星霜十一春憐君來展墓令我重沾巾孝道期終始殷懃愛此身亦足以記其實也鹿門吾師曰仲繩游歷諸國水戶史臣編日本史地理志時屬仲繩考索其說關八州如指掌登鳥海山兩次尤詳蝦夷云

工藤球卿

工藤球卿字元琳稱平助仙臺人本姓長井氏父基孝事紀藩有武幹長於騎射球卿其第三子也年甫十三爲工藤恭默所養遂冒其姓寶曆四年五月襲祿三百石居江戶日本橋巷資產豐優食客不絕最善林子平每入江戶必寓其家子平少球卿四歲故兄事之球卿素以海防爲憂論天下之形勢當世之得失瞭如指掌常以一旦有夷庚之警何以防何以守戚戚然憂形於色子平著書多取球卿言其刻海國兵談爲助資成之球卿又善醫術博采百家探賾究原多發古人所未發心存濟生其視病尤懇到凡有志而窮財者無貴賤周而療之故爲士大夫所仰慕寬政初進爲侍醫與僚友大槻玄澤約爲親族六年九月二人奉命檢仙臺封地所產藥物三十種定其藥性精粗稱旨在職五十年歷事四君有勤勞屢被恩賚十二年十二月病卒年六十九後子平死七年也球卿學博才高敏事通務性孝友愛物有宏度大節當時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厮人交合無間皆甚歎又有膂力坐左常置千兩匣隻手運之有人來輙曰子能擧之吾立與之欲卽此以風世習武備修邊儲其以醫術見稱非其好也子平之錮於藩也辭連球卿而球卿不以爲意官亦不問著述甚多皆觸時忌子孫懼讒不出示人嗟乎子平名藉一代而世不復知球卿故特述其傳略焉

論曰往昔阿部比羅夫奉命征服蝦夷置成後羊蹄山以備肅愼靺鞨三韓服屬玉帛修誠安史作亂詔增太宰府兵蓋所以豫備不虞也當時王略北窮地極西及海外可知也厥後朝綱漸墜禍亂相踵自德川竊柄以來天下偸惰不知兵備爲何物獨球卿子平輩出奮然欲明先王之道覺天下之民曰我國海國也我可以襲人人亦可以襲我不講兵備可乎夫天下無事輙忘兵遂使兵之與備皆屬空談可勝歎哉嗚呼使球卿輩率天下之人盡講武備則未必有寇安之際海疆處事棘手如彼之甚也

陳淑程曰夫論天下事於成敗之後則是非利害廝人亦皆知之而獨至覩事於未萌慮禍於機先者則非識時務之俊傑不能元琳先生之時海內晏然無事擧世方從容歌頌太平而彼獨洸機觀變毅然以講武備邊爲事其識見固倜乎遠矣憶我

舊邦道光末年英吉利法蘭西縱橫海上羅事方殷而林文忠嘗語人曰此猶易與也終爲東亞洲之患者其唯俄羅斯乎但我身不及見耳按其時俄尙未臻强盛文忠此語人多訝之今俄據東亞之北控其背而扼其喉有囊括八荒兼併四海之志文忠語垂四十餘年竟驗若蓍龜老成慮遠憂深始共歎服又文忠生平於水利農田兵法最爲究心在兩廣總督任內因禁鴉片事與英啓釁然英終未能得志迨文忠被議革職去任時英始蹂躪粵東大受挫衂咸豐初文忠再行起用行至嶺南卒於幕次粵東士民罷市巷哭非其恩澤入人之深能如是耶惜老成凋謝繼其後者闒茸無人爲可悲耳余每讀文忠公事略恒爲之廢書三嘆明治丁酉五月二十九夜附誌

蒲生秀實

蒲生秀實初名君平稱伊三郎下野宇都宮人系出蒲生氏鄉氏鄉封會津至子秀行移封宇都宮庶弟正行稱帶刀食三千石其妾福田氏娠會秀行復會津正行從之妾留所生家舉男父母佯稱女子及長冒福田氏竟爲編氓是爲正嗣正嗣四世孫曰正榮秀實其第四子也少好讀書祖母甚奇之謂曰吝汝藤原朝臣秀鄉之苗裔會津參議氏鄉之庶流汝善記之秀實知其世家感泣欲顯揚前烈復姓蒲生嘗慕段太尉爲人改名秀實從鄉先生書夜講誦學與識進治尙書箸典謨述義又治春秋考覽邦典推見王道之治亂識論文章駕出儕類深慨紀綱之頹廢名分之錯亂自國家之制度古今之沿革至兵賦農財之要莫不悉焉每謂吾不逢大化大寶之世又不値天慶天正之亂大織冠淡海二公之相業與秀鄉氏鄉之將略並非所企及然在其位則行其道不在其位則行其言稽古徵今修曠世之墜典補王化之萬一吾亦可庶幾矣箸革弊賦役祀政等七篇名曰今書以規切當世又以後人無由窺先王施治之大法獨綜覽典籍編修九志曰神祇曰山陵曰姓氏曰職官曰服章曰禮儀曰民曰刑曰兵而山陵志先成尋編職官志志二官八省及后妃臺職衞府國郡等稿成分爲五卷其編山陵志跋歷海內參以古圖記雖遐陬僻壤必往攷覈書成獻諸朝廷及幕府有司曰此非處士所宜言秀實引律文據故事以對曰吾敢道人之所難言雖獲禍至死而不悔有司詰其涉不恭殆陷重辟會林祭酒救解之曰草野儒生不知諱忌不足深咎因得脫免歸文化四年北虜猾邊物議騷然秀實憂之箸不恤緯五篇獻諸當路言頗剴切不省知時不可乃劇飲大醉頹然自放而貧甚教授諸生自署其門曰修靜菴竭力譔述鑽研數年

手校職官志將以次編九志未悉成以文化十年七月五日年四十六歿於江戶其臨終自譔墓誌曰敬吾君以禮撫吾民以德禦戎狄以義精靈在天地俟其人以授斯三寶蓋其三寶說生平持論云親舊相謀禮葬於谷中臨江寺秀實爲人寡嗜欲剛正狷介家貧艱窘備至猶無憂色人勸仕進不可曰今世貴人多矯飾僞安吾安從是屈求活耶遭閔凶喪過乎哀幾將毀滅服闋遊京師嘗過東寺見足利尊氏像不勝憤恚大聲曰何物逆賊敢害忠賢抗萬乘之尊罵且鞭者三百又嘗在鹿沼聞一人議楠廷尉舉室鳩巢箸書證之秀實方在廁心大憤不遑盥卒然出曰鳩巢胡爲敢議廷尉不知臭氣襲席也朝廷追贈役行者小角曰神變大菩薩乃怒曰彼小角異端妖術惑亂人心罪不容誅況歷代山陵荒廢列聖中且有未上謚號者而追贈彼徒何顚倒混亂之如是耶

且怒且泣不知者以爲狂秀實交道甚廣與水戸藤田一正最親善秀實既歿一正爲墓表曰嗚呼微斯人吾誰與歸其推重有以也明治二年十二月詔宇都宮藩旌里門錄子孫後七年車駕東巡駐蹕宇都宮特賜祭粢又五年贈正四位

論曰秀實負出類之才好經世之學其志在乎正名分辨大義修禮樂刑政齊內治禦外侮以明古先王之道不幸遇幕府秕政時不得展其蘊齎憤窮死可勝惜哉然其議論文章發於公誠者鬱勃而昌明志士聞風而起氣運一變遂開中興之基庶幾所謂豪傑之士信道篤者歟聖上親政首正祀典秀實以草野儒生與源義公及高山正之林子平等蒙追賞其亦可紓憾哉

小山春山曰文化初有俄虜之警時君平在江戸貧甚有一僧見其顏色太惡問之君平笑曰數日不食乃親買米來炊之談及海防君平就釜蓋上指畫形勢談辯如湧不知飯之既焦也蓋君平海防論源于林子平觀其遺箸可知也

伊能忠敬

伊能忠敬字子齊號東河稱勘解由下總香取人父神保貞恒伊能長由養以爲子長由壹岐守景久八世孫爲右族不幸早世家道漸墜忠敬慨然以勤儉興復之天明三年關左大饑忠敬發私儲賑鄰鄉閭施及鄰里六年又饑則又賑鄰如初地頭津田氏優賞之少壯從林祭酒講經又涉曆書算術尤好星曆之學每自期一功一事有補於世獨以家道未復故不能寬政六年年四十三委家事於其子景敬入江戸宅深川龜島講求曆術頗發疑義七年幕府有改曆之舉召高橋東岡東岡名至時大阪人精西洋曆法忠敬往聞其說宿疑渙然氷釋乃棄舊學而學焉尤善推步測量九年金星南中乃測量之我國日中測天自此始十二年閏四月幕府命測量蝦夷及東南沿海享和元年正月賜銀如干稱姓帶刀蓋賞往歲救窮民也三月命測量豆相房總常與沿海二年自出羽至越後三年伊豆以西駿遠參尾至三越加能及佐渡沿海文化元年編各圖是歲東岡歿星官吉田秀賢因東岡子景保獻各圖賜十口糧列小普請班十二月又命測量山陽山陰西海南海四道壹岐對馬官道及沿海十一年業畢十二月江戸測量圖成三月又命測量伊豆七島及函根湖令屬吏代而爲之十四年九月江戸細測圖成最後命修定輿地全圖及度數譜行程記自始承命至此閱十八年而竣文政元年四月十三日病卒年七十四家人以輿地圖未整頓祕喪四年七月甫成附實測錄十四冊以獻乃發喪葬淺草源空寺東岡墓側從遺言也孫忠誨以蔭賜廩米第宅忠敬自少聰敏神氣勇邁不甚拘禮法性愼密加以困勉勤苦手製針器樹表亘線縱橫步算仰天之闊極地之輿每測量命下欣然有喜色跋涉豺狼之窟魚龍之淵祁寒暑雨未嘗少沮喪嘗發程時梁燕墜死皆以爲不祥忠敬笑曰燕死奚關吾事釀槽破裂皆益驚勸改日起程又笑曰鐵石尚且裂況木槽乎其測量薩海諸島時風濤暴起榜人大懼因叱曰聞薩人有膽勇今何怯如是也其毅然果敢大抵類此所箸有國郡晝夜時刻表一卷對數表一卷紀源術並用法一卷求割圓八線法一卷割圓八線表紀源法一卷地球測遠術問答一卷測量推步錄一卷一里六分圖東西經度自北極下國直圓徑差考一卷安政中英人請測量沿海幕府贈忠敬製圖英人實測歎稱其圖精核無舛錯明治維新後朝廷命其子孫獻所藏諸圖賜金三百圓贈正四位

地學會頭北白川親王與衆謀立銅表于芝公園以旌遺功
論曰幾何測量之法由來舊矣或云往古埃及每年尼里河漲兩岸田地盡失畛域人皆苦測算遂創幾何法鞮爾斯傳其法希臘至費答俄拉斯其學益精耶蘇紀元前二百年游古立大成之借根方對數表開于支那傳于泰西愈精益密我國曾無深海探源者其作器具測地製圖實自忠敬始忠敬手製象限儀子午線儀垂揺球諸器一度爲二十八里二分用恒星赤道緯度起測算遂以此製圖其功高千古矣卽與費游諸賢竝稱可也吾聞原圖祕藏江戶紅葉山文庫副圖藏勘定所往歲荷蘭船入長崎始有海軍傳習之舉永井尚志督之是時鍋島閑叟公亦令藩士講航海術佐野常民監之一日見尚志藏忠敬縮圖寫本大喜借歸倩工寫之維新後常民赴澳國博覽會以其原圖陳場中頗得各國讚賞又陸海軍測量一據其圖云

頼襄傳 子成

頼襄字子成號山陽稱久太郞安藝人也父惟完號春水爲廣島藩儒襄少嬉戲搏土爲陣好讀國乘作坐右銘自警曰汝廿同草木俱腐乎父祇役江戶襄作詩寄之時甫十三柴博士栗山見其詩歎曰頼氏有子矣襄感激自勵一日讀蘇軾史論乃躍然曰天地間有如此奇文乎遂肆力學文出語往往驚人年十八從叔父杏坪遊江戶入尾藤博士二洲塾又問業柴古賀二博士時三博士悉主宋學襄不甚信之聞平山子龍講韜略乃往見不可卽請紙筆爲文以告曰天下奇男子頼元傑願見關東英雄平山子龍先生陳志元傑其小名也一見語合慨然具濟世志卓躒負氣不屑隨物俯仰其視世蔑如也好論天下事每以被酒不自檢致干父怒遊備後菅茶山先生甚奇之留督其塾且薦之乃辭曰家君修史草創未就襄雖不才願紹其志成一家言斯心素定有如皦日又遺築山參政書曰大丈夫不能爲有用人則當著有用書欲著有用書則必當徧歷大都名邑殫見洽聞以資采擇襄也疎狂見斥家君又乖藩命誠知罪戾之重然他日得遂所志亦足稍圖尺寸之報足下我父執且知襄者仰叨足下之力脫除藩籍擺大都以遂所志庶幾少免罪戾矣參政憐之乞藩主除籍卽以文化八年入京涉獵志傳律令兵法地理考覽經典旁及家譜野乘以明古先王之道毅然以名教自任專事課述風勵後學十三年二月聞父罹病時講莊子投卷卽發閒五晝夜到家而屬纊不及也致喪三年自是不復手莊子服闋遊鎭西從豐筑經肥極薩隅明年春歸廣島奉母歸京侍輿遊芳山嵐峽是秋送之至廣島後

屢迎之周覽瀨灣琵琶湖迨再蹟芳山櫻花爛漫如雪母悅曰吾願足矣襄喜溢於色曰得阿母言勝爲宰相矣文政六年結廬三樹坡稱水西莊起亭樹對叡岳臨鴨水榜曰山紫水明處蕭然四壁左右圖籍有客至輙對酒賦詩或彈琵琶酒酣耳熱每縱談時事歔息流涕有戴安道之風暇日出遊近畿歷佳山水則浮白大嚼跌宕自喜一時臺閣搢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輙拒絕不少顧諸藩厚聘不應日野亞相集諸儒爲文字飲聞襄名招之不赴再三致意乃自陳曰野人不嫺禮節酒非伊丹之釀不能飲魚非琵琶湖之鮮不能食亞相皆許之乃往翌日亞相餽以金幣凡公侯須賞皆大書已名於上小書受者於下襄一見怒曰是豈禮賢之道乎命塾生後藤機郤之亞相大媿往訪其廬愈加敬禮時人頗共姍笑之而襄澹然不介於懷也平居耽讀書刻苦兼人常曰

非眠揭日月精透金石則無以收效每病舊志繁冗箸日本外史閲二十餘年甫成白河少將樂翁索稿鏤梓又箸日本政記日夜構稿殆廢眠食遂病歐血日請服藥顔色陽陽不亂會豬飼彦博來訪談及南北朝事不合襄慷慨語曰若以北朝爲正統豈以楠新田諸公爲亂臣賊子乎箸正統論付諸政記中當言之之時目眶冉冉動病劇甚猶索眼鏡手删政記且書跋語百餘言擲筆而瞑天保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年五十三襄爲人淸癯體高眉蹙而秀氣盎眉睫間天才警拔高自標樹性峻直苟非其類弗能容納又不折節下人常以氣節文章自許尤善史學敍事豐約得宜論事洞中機要其文有光岳之氣象又工詞賦嘗評杜韓蘇三集故得力于杜韓蘇者深書筆遒勁迥出常格人爭寶之所箸有日本外史二十二卷日本政記十五卷通議二卷春秋講義若干卷

書後題跋四卷日本樂府一卷山陽詩鈔八卷山陽文稿二卷山陽遺稿八卷明治中興賜祭乘金百圓贈正四位

醇字子春號鴨厓襄第三子也以文政八年生於京都三樹坡因稱三樹岐嶷夙成好讀書年十五學于後藤機居三年遊江戸入昌平黌始見仙臺齋藤竹堂竹堂大奇之遂相友善又從佐藤一齋梁川星巖遊通經史大義修古文辭尤工詩吐音成篇什竹堂戲之曰子乃崔駰王勃之流亞醇不悦曰大丈夫不能爲天下畫奇計奮鴻烈寧以布衣終老泉石作煙波釣徒一流人耶生平喜酒自豪好談時事當其酣時意氣鬱勃議論風生旁若無人蓋其尊王黜霸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一日抵東叡山觀祠廟宏麗曰咄德川茂視朝廷掊克黔黎窮極土木何僭踰如是也過一店大飲醉酒罵坐遂倒石燈大呼曰快左右勸止醇拔刀擬斫之爲邏卒所捕以與尾藤水竹爲中表因得免歸周遊諸國自常毛經陸奥涉龍飛踦還入蝦夷緣歷兩羽北越歸京所經名山巨浸大都通邑窮地理察風俗探古戰場以審形勢其入蝦夷也西蹟馱峰東攀臼嶽阻風於江刺遲迴故人松浦弘相得甚歡館主謂醇曰先生敏於詩盍試一日百詩弘曰余好刻請執刀且吟且刻筆飛刀舞自昕至晡百韻百詩咄嗟而成詩奇氣橫溢刻亦巧妙一時珍之稱爲雙絕弘嘉中豐船出沒東海醇深憂之嘗與家長韜庵校乘魏源海國圖志遂獨創意見箸海防策佐久間象山一見稱善爲之跋癸丑以來夷狄窺邊國事日棘海內騷然醇以明大義濟時艱爲己任曰方今朝廷無一介之輔幕府無折衝之勢此誠臣子盡節之秋也嗣見朝廷屢勅掃攘夷狄而幕府因循不決乃與梁川星巖梅田雲濱糾合同志欲以乘時光復王業小林良典飯

田忠彦伊丹重賢副島種臣等與醇協策將共舉事會朝廷怒幕府失政下勅水戸前中納言盡大政而醇雅荷靑蓮院親王之知乃承命作疏幕府大懼興黨人獄自王公相將迄士庶凡慷慨負氣者皆被拘禁醇亦與焉醇言論文章足以鼓動人心故幕府媢嫉尤甚檻致江戸有司詰其容說近貴醇曰吾夙受庭訓知尊王大義其他勿計也疏中有光復王室在是時語有司舉以責之醇不答繫獄復以詞賦倡和遣其湮鬱獄吏錄之名曰骨董集其罪不及死有司欲赦之醇奮然口不絕罵安政六年己未十月七日就刑年三十四聞者雖市井小人莫不墮淚靑蓮院親王和其絕命詩弔之醇博聞强識其爲文章俊絕稱其意氣又工筆札皆可觀既刑大橋正順收其尸立表有旨倒表常陸有櫻眞金者嘗從醇遊手拾遺骨私瘞之文久二年冬遇赦改葬荏原郡松陰祠境

後贈正四位
論曰襄之罹病也門弟子請寫肖像自贊二首曰身偃仰一室而心關百世之得失不恤己鹽齏而憂人家國嗟是何物迂拙男兒耶雖然烏知無念此迂拙者之時乎曰此膝不屈於諸侯聊答故君之德此眼竭之於群籍不虛先人之囑此脚侍母與二蹟芳山三踔太湖四上下濱潮而未嘗踵朱頓之門此口不甘殘杯冷炙而此手欲援黔黎之饑寒也嗚呼讀此可以知其抱負矣鬱其所蓄不得施當世乃僅發之於書後人讀其書遂共曉然於尊王黜霸之道群賢奮起扶翼中興其子坐黨議處死論者以爲襄父子先倡之功於斯爲重不信然耶淸黃遵憲曰山陽高視濶步似東坡父子使之在今必應徧歷淸韓歐美諸國其於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取舍損益以宏圖時務吾爲山陽惜者在此區區文章猶末也亦可謂千載之知己矣

又曰鎌府創霸以來北條足利豐臣諸氏踵起至德川氏太平三百年而復王政夫水戶義公爲東照公孫所著大日本史儼然顯尊王之志白河樂翁爲有德公孫所刻外史隱然擴黜霸之說義公建湊河楠子碑樂翁作白河結城靈山北畠二君碑其言若出一軌亦可知二公微旨所在矣余常謂二公前後輩出股肱霸府而日本史外史二書正名分重國體鼓舞士氣遂闢復古氣運然則德川保乂王家門葉滋繁班崇勳叙名爵綿延勿替非偶然也吾恨不得起襄父子於九原而論之

狩野三岳曰山陽癸丑歲偶作詩十有三春秋逝者已如水天地無始終人生有終始安得類古人千載列青史栗山先生見而歎曰賴氏有子者以此詩也聞山陽於壯年恃才無行嘗詣大阪時訪中井履軒履軒怒曰吾不欲見不忠不孝之人山陽慙憤大有所激發退而奮力著書卒能編成千載信史宜其卓犖不凡也

藤田彪

藤田彪字彬卿號東湖稱虎之助水戶人其先世爲參議小野篁後父名一正嘗爲彰考館總裁每慨王室式微有志正名分彪少受家學既長造江戶學劍於岡田十松又從龜田鵬齋太田錦城遊會夷艦來大津父謂曰此必貽百年之患汝宜往勦辦之彪躍然奉命旋報夷艦已去時年十九復從伊能一雲齋學槍術常以武力自喜不甚好讀書已而幡然改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古人所笑奈何不之學乎于是折節讀書日記千百言遇忠孝節烈事輒奮激長欷常欽文信國之爲人氣節雷厲議論激抗諸搢紳

先生見者咸以國士稱之丁父憂哀毀骨立不御酒肉者三年服闋襲職爲彰考館編修兼攝總裁論館中五事極爲懇到藩主哀公病繼嗣未定衆屬望介弟景山公子執政忌其英明欲迎淸水公齊彊彪奮然將赴江戶筮之不吉乃投策曰臣子爲國何問吉凶遂與諸同志往謁支藩守山公論繼嗣事辭旨剴切守山公爲之改容許諾未幾哀公薨遺命立景山公子此爲烈公烈公既立擢爲郡尹累遷側用人烈公每發新令彪必秉筆筆翰如流詞旨謹嚴不煩繩削而自合時烈公收攬人材布列中外然資兼文武負政事大略者獨彪爲最彪名於是乎益著弘化元年幕府突命烈公傳國世子慶篤彪亦蒙譴幽囚小梅邸私撰文信國正氣歌歌出時人傳誦踰三歲赦還水戶隱居授徒四方志士慕風而至者猶群介之宗龜龍也嘉永六年夏美利堅乞互市幕府起烈公

參海防議烈公召彪復原職製砲造艦倡練水勇講求西學彪乃援古典按新例出入風議天下咸想望風采爲嗣以幕府因循輙相支吾慨然賦詩以見志曰寶刀不染洋夷血卻憶常陽舊草廬讀者莫不贊歎蓋烈公負旋乾轉坤之才講鑿內制外之策參徵猷布風聲以新民之耳目者彪之功居多自結髮從政凡二十年夙夜罔懈見機處事事無細大精鑒微識察衆靡遺烈公問政事必熟慮始對未嘗有欺飾至乎臨大節決大議則其所學所志不以死生禍福變易嘗曰三決死而不死矣容貌魁岸威儀端重秉性忠誠典職機密愨然以明大義正人心自任覃思邦典考核三禮纂歷世帝王圖解迨總督學政尤多所釐革雅好文籍雖在劇職手不釋卷敬禮賢俊奬訓士類雖一藝一材罔弗甄錄凡名士後進被其容接得彪一言重於千鎰之賜平居危坐據几終日不

見惰容書筆峻勁逸宕自肆書聯語曰稽古徵今發明神聖之大道尚武右文鼓舞天地之正氣其素所抱負然也安政二年十月初二日江戸大震水戸藩邸亦頽彪僅免顧母在內復反身入室母方得出而己不及避屋崩死時年五十士之識與不識皆哀悼之所箸有回天詩史二卷弘道館記述義二卷東湖封事五卷東湖隨筆一卷常陸帶一卷東湖遺稿五卷門弟子記其言行者二十卷顧嘉安之際歐美各國迫脅城至海內騷然上深憂之特嘉烈公留心海防彪名亦達天聰其卒也上歎曰水藩遽失良臣大可憫傷明年立碑烈公爲篆其額曰表誠之碑明治二十二年春二月發布憲法贈正四位尋列祀典弟子故舊等行祭於水戸四方會者四千人

論曰彪少受家學荷烈公殊遇秉資文武改革藩政其矩模殆將風行海內中道旣蹶復起顧常慨升平三百年士氣闒茸不振乃倡尊王攘夷之說以鼓舞激發之嘗以回天二字題其詩史蓋以挽回天運自期亦可謂不負所學矣夫以彪識量之恢宏學問之醇肆政術之敏決加之以恭儉申之以氣節使天假以年悉出其所蘊以贊畫廟堂之上嗚呼其可量也哉長州有吉田矩方振作士氣建維新之基薩州有西鄉隆盛率勵天下光輔中興皆聞彪之風而興者非豪傑之士其孰能與於斯乎

梁川孟緯

梁川孟緯字公圖號星巖稱新十郎濃州曾根村人系出齋藤實澄有宗圓者善茶儀事越前宰相直政始宅濃州祖曰長家父曰長考少從花溪寺僧大隨讀書年十八游京師明年造江戸師事山本北山與朝川善庵宮本茶村友善鑄大鐵扇佩之人怪問之

孟緯笑曰某先生衆辱乃公若遇之途將以逞一擊人以爲公圖膽志當求之古耳文化六年入京明年再游江戸與柏如亭市河西野大窪天民相結爲詩明六義尤以名節自勵由毛野經駿遠關歲歸里柏如亭歿孟緯適在勢州得計悲感入京索其遺箸聞紀某携之浪華乃轉道往見紀某謀雕板以傳賴山陽義而序之蓋山陽重孟緯詩筆孟緯亦重山陽史學嘗有人以山陽比司馬相如孟緯卽吟曰寄語傍人休錯比馬遷非是馬相如挈妻張景婉游伊賀大和經浪華自播州抵備後菅茶山贈詩曰出關詩賦人爭誦君是今時梁伯鸞過廣島訪賴杏坪杏坪爲山陽叔父見孟緯大喜詩酒跌宕極一時之盛由長州航鎭西游長崎留宿十旬與江芸閣沈綺泉相倡和探耶馬溪歷讚州入浪華自出關至此四閱年云訪山陽京邸偕游嵐峽賞櫻花曰己自不勝其樂尙

何富貴之足羨哉文政十年正月天子御南殿閲樂乃往謁賦長句卜居鴨厓闢地與山陽水西莊竝稱京畿爲人文淵藪負名海屋豬飼敬所筱崎小竹藤澤東畡等各主壇坫而孟緯與山陽交最親時日野亞相頗好文數招二子飮見孟緯西征詩賜之序時人謂詩則星巖文則山陽無敢優劣之者天保三年秋將赴江戶訪山陽山陽力疾賦詩孟緯和之途過駿州獲山陽訃乃賦七律三首設位哭抵江戶華頂王召見賜道服五年十二月創玉池吟社以詩教授妻亦善詩家庭倡和忻然忘世佐久間象山俊傑士也晨夕過從論經賦詩好談時事嘗謂孟緯曰今爲天下倡而自內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其君之謂歟是時列藩士大夫皆賓禮孟緯自羽倉簡翁鹽田松園卷菱湖藤森弘庵菊池溪琴大槻磐溪皆重之遠近問詩者殆千餘人岡本黃石齋

藤竹堂遠山雲如谷太湖大沼枕山小野湖山伊藤聽秋鱸松塘皆出其門玉池之名鳴當世孟緯骨格清臞若不勝衣鬚參參蔽頰頤長十餘寸而瞳子白黑分明凜乎不可犯博通書史尤好讀楚辭榜其居曰讀騷齋詩才得之天授然未嘗破律每鎔冶往什會以神理吟諷終日不苟下筆雖難題險韻必全工力矩度精嚴旨味雋永能兼該各體自物徂徠倡道李王西野天民宗唐人法兼取宋元稍益駁襍獨孟緯浸游三十年提倡風雅主張盛唐餘風之所激越詩道一變手取弱冠以前詩焚之弱冠以後詩凡二千三百九十首刪存一千五百十七首而在玉池者十五年門弟子謀以次刻行弘化二年夏西歸明年入京當是時幕府政衰遝警頻至嘗讀林子平海國兵談慨然知海防爲急務歷視總房沿海數見羽倉簡翁佐久間象山小原鐵心論籌策嘉永六年美艦入浦賀變且不測幕府令諸藩修武備孟緯憤懣賦詩曰何須警報方爲備轉海書來既十年于諸公卿說以尊攘於是豪傑聚萃下而小林良典飯田忠彥賴醇梅田定明藤本眞金等推孟緯爲倡首孟緯頹然雖老以明大義濟時艱自任王公問以國事則造膝密對未嘗漏言衆莫能窺焉安政五年幕府與美國訂約閣老堀田備州入京劾之不省士人倡尊攘者競議時政闕失幕府大怒遣間部總州逮捕尊攘士總州故孟緯弟子也孟緯欲迎之大津獻時事詩二十五首竝陳時宜會病九月初四日卒年七十是日捕吏突至孟緯既前死乃捕其妻繫獄尋赦出孟緯晚年頗知陸王之學尤精劉念臺書獨自歎曰吾幾錯過斯生矣今而後好學之不可以已有詩曰頹齡既六旬方始志於道人皆僉敬之所箸有星巖集三十二卷星巖遺稿八卷春雷餘響十卷自警錄五

卷明治二十四年四月贈正四位賜祭粢岡本黃石伊藤聽秋胥謀召同人追祭之

論曰伊藤聽秋示余藤本眞金所畫孟緯像狀若清臞而神氣驅邁有晉賢風孟緯逢遇時艱則獨以布衣衰老之身周旋名公鉅卿之間又能以詩感發天下義憤此豈尋常詩人所能跂哉

伊藤聽秋曰先師年六十志於道學尤好劉念臺書嘗自言吾三十而無雜夢爾後三十四年間或瘟疫或痁瘧歷經痛患瀕死者凡四五次而亦無有一夢囈此可知其涵養所致矣且立身大節不愧于念臺橫井小楠以道學姦雄目之誣甚

梅田定明

梅田定明號雲濱稱源次郎若州小濱人父曰重輔生有異稟游江戶師事山口菅山讀書過目不忘其學爲淺見氏適派是時士

習尙詞藝定明惡之曰天下自有實用之學竭心力猶弗逮何暇區區詞藝也父以藩命赴鎭西定明從之徧歴肥薩諸國還入京師從上原立齋問經慨然欲自樹名節立齋深才之妻以女家極貧甑石屢空夷然也嘉永六年美艦入浦賀士論紛起赴江戸交游士林頗悉時情歸京下帷授徒時藩主擢定明儒員固辭遺國老某書策論時事爲權臣所沮然志在匡世倡尊攘之說常曰論海防者輙言鑄砲製艦築砦練兵此固今日急務然最急在洗三百年積弊振作元氣元氣盛則敵國不得侵元氣衰則何以免外侮俄艦入浪華近畿戒嚴十津川人深瀨維正野崎正盛等謀襲擊推定明爲帥至則俄艦已去朝廷屢詔攘夷而四方志士聚輦下定明與梁川孟緯賴醇小林良典爲物望所屬謁青蓮院親王及近衛應司三條諸公密奏時事幕府詆爲黨人與獄幽斥王公逮志士而盡之矣定明檻送江戸囚于唐津藩邸吏詰曰汝藉口朝旨以肆陰謀其必有指使者奮然對曰男子死則死吾惟知執義報國耳豈肯聽人指使安政六年三月十四日病死獄中年四十五定明爲人剛直推誠待人若以非義干之正色窮詰及國事慷慨激昂繼以涕泣嘗游長州結交吉田松陰之徒手書松下村塾四字以贈松陰甚重之云明治十六年三月弟子故舊相謀立碑朝旨褒錫金如干贈正四位

論曰定明持議侃侃誓不顧死固忠義奮發哉吾聞高田渡部多總次學于定明藏其遺墨二詩其一曰妻臥病牀兒泣飢挺身直欲攘戎夷如今死別與生別唯有皇天后土知署曰俄虜入浪華吉野十津川鄕民謀出拒請余爲帥慨然有作據此賴支峰撰碑以爲臨終作非也抽味詩意具見其聲氣風動天下矣

中村研里曰余之入京也寓三條公邸與上原立齋訂交立齋稱甚太郞有學行其子網藏學于余梅田雲濱娶上原氏因又交雲濱後去京教于大津數年梁川星巖牧百峰廣瀨旭莊小倉鯤堂四屋穗峰及雲濱輩先後過從詩酒倡和故能知諸君子之爲人雲濱尙節義而鄙榮利有國士風好酒縱談時事慷慨激抗槩碎唾壺不知者以爲狂人其與賴鴨厓飯田環山小林良典謀國余亦與焉既而雲濱鴨厓就逮余獨以石川縣令庇護得免自來鹿鹿無成今頹然老矣每憶亡友愧怩欲死明治二十二年三月跋于東京芝三緣山下修道館

茅根泰

茅根泰字伯陽稱伊豫之介水戸人父曰爲敬泰少不喜嬉戲母增子氏奇之授讀書及長能文竝習武技爲人沈實有器度議論往往感其坐人藤田東湖見泰曰他日繼吾志者惟此生耳天保十三年擢牀几廻尋爲弘道館舍長十五年烈公獲罪會澤憩齋罷總教結城朝道用事政多私曲泰大怒上書爭論辭職下帷授徒率以實學門人稱曰寒綠先生烈公嘉之親書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八字以賜時年二十二及烈公寃雪復牀几廻累進馬廻郡奉行祇役江戸會江戸大震藤田東湖戸田蓬軒災死朝道乃煽動左右間烈公父子泰見順公規諫不遺餘力且曰臣聞正人一心事君無待于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願其辨之順公悟即誅朝道朝道姦黨魁也正姦黨爭詳在武田正生傳有旨兼攝學政初烈公創學學制未備及會澤憩齋復原職泰草學令進之曰敬神愛民政教之所基也至是所設施皆有效轉小姓頭加祿百五十石侍讀順公當是時美俄諸國交要互市幕府失政士之倡

勤王者競起泰佐烈公畫策而烈公再爲忌者所中傷被譴屛居泰奮然以爲我公不出則天下事不可爲也乃與執政安島信立議曰方今開鎖之議未決將軍立嗣又未定內憂外患並至國步日艱志士豈可旁觀乎會朝廷下勅烈公輔幕府以決大議定大計泰躍然曰此誠千載一時之遇也與四方豪傑相結欲使烈公奉旨蒞革大政議已定矣大老井伊直弼忌之授旨間部總州起黨人獄鉤捕勤王士泰及信立收下獄時吏政尚嚴切而吏斷獄須深文案檢榜掠慘酷泰曰吾身可隕臣節不可辱也遂論死安政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處刑年三十六是日幕府遷烈公於水戶未幾薨天下悲之泰之就逮也人謂禍且不測泰慨然賦長古書畢而出一家掩泣其夕密歸家曰活一日矣手草鞫訊筆記假幽竹中邸曰又活一日矣筆記遂不脫稿云所箸有投筆餘錄息距

備考詩文集明治二十四年春列祀典

論曰泰與信立結交豪傑慷慨謀國並罹慘禍是誠有天乎哉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老子云國家昏亂始識忠臣其泰輩之謂歟

橋本綱紀

橋本綱紀字伯綱通稱左內越前福井人少師事吉田東篁通四子大義游大阪從緖方洪庵修醫術父長綱以醫鳴乞治者踵至有一人患龜頭綱紀診曰此不割殺則不愈乃施術中度時年十九長綱顧其妻曰是必大吾門藩主春岳公奇愛之命游學便詣江戶從川本裕軒講荷蘭學又執贄鹽谷宕陰問經義嘗讀宋史岳武穆傳心慕之自號景岳介東篁書往謁林鶴梁鶴梁聞其議論之宏辯歎曰是台輔器不可及也已藩主擢綱紀鑑學政乃建議文武兼修別設西學一科講究天文地理算數兵法進侍讀參機密是時外國要盟海疆開閉論起大將軍溫恭公多病儲嗣未定天下寒心以一橋公有賢名皆言宜立以爲嗣藩主以幕府懿親最主張此說安政五年正月閣老堀田備州從川路司農殿瀨肥後晉京藩主召綱紀曰備州此行在請勅裁外事奏定立嗣而國家安危繫焉汝宜西上干說王公以達寡人微意綱紀再拜領旨西發與水戶及薩士諸藩士相結執謁三條應司諸公又上青蓮院親王書曰方今外患內訌並至而朝旨幕議動輒支吾此非國家之福願水戶前中納言位在列藩上夙負輿望伏惟下勅前中納言協力列藩扶翼幕府內以立德川儲嗣外以決海疆開閉得失庶幾不玷辱國體而釋宸憂寧邦家此寡君之所以尊天朝忠幕府之職分也抑寡君命臣以此事臣雖不敏如何其不陳力

願殿下鑒臣愚忠而奏定之備州請假有旨曰國家多難一至於此而大將軍未有嗣宜擇親族之賢者立以安天下心綱紀聞而大悅先備州歸江戶藩主倚仗之事幾成會溫恭公薨大老井伊直弼擁立紀伊公子襲宗統而興黨獄陷異已者於是藩主及水土諸藩獲罪閉居藩宰中根師質敏練有忠智與綱紀共事綱紀謂曰吾與足下所謀社稷之大計也不幸使我公被大咎吾輩不敏之罪也師質壯之曰疾風勁草百折不移烈士之志也今臣子臨難不能全節亦何面目以視天下二人殉節志已決藩主手書諭之綱紀憣然益以奮君寃爲任十月二十三夜綱紀與師質飲共談心事慷慨泣下捕吏突至師質走免綱紀就逮檻致石谷穆淸邸六年十月七日處刑年二十六是時士之被告者皆不勝楚毒自誣伏罪不欲累其主獨綱紀書曰吾實受主旨吏詰其語則

皆明言不隱避獄中讀通鑑又有詩數首綱紀爲人美姿容如好處女性忠忱溫和肫肫不動聲氣而中實嚴毅遇不韙確不可奪其下獄也人咸以莫須有覬之既刑則曰斯人應無憾岳王於地下矣埋遺骸于小冢原後得歸葬鄉之先塋明治十一年車駕北巡駐蹕福井追褒綱紀勤勞國事尋列祀典所著有啓發錄一卷藜園遺草二卷

論曰西鄉盛隆嘗在江戶曰吾於先輩服東湖藤田氏同儕則獨推橋本左內武田耕雲見綱紀亦歎曰東湖死後復有東湖川路司農曰吾昭橋本生其言論剴到如切膚其爲諸子所獎稱如此可見其器識夙成矣而隆盛被誅耕雲受戮司農自戕使綱紀與諸子應運贊業其功烈爲何如耶不然得朝夕匡救抑其亢激則諸子全節保寵亦未可知余述綱紀事未嘗不歎天不棐忱隕命於毒刃也噫

高雲外曰余嘗師事川本裕軒先生講荷蘭學時與橋本左內同几案廢益爲多左內旁善文章一日觀余抄本阪井虎山先生遺文大喜遂手寫之其文專主磨練而沈實雄勁有蘇老泉之風余私服之別後數年聞其罹慘禍不覺黯然乃賦一詩以弔之曰落木風淒日景沈來供香火立碑陰不言郤勝鍾儀節（對獄時言不及主曰有旨行爲臣之職也言色彌壯）一死偏憐紀信心（或曰其就刑也實代主致命云）舊好慕君還魄我餘哀感昔又思今豈知當日鉏蘭者遺臭更無塚可尋（劉備將誅張裕諸葛亮表請其罪備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又南豪詩話荃江海自蔡州回駐軍牧牛亭命軍士於秦檜塚上便溺以快意人因謂之遺臭塚云）此詩固不足錄然左內心事誰能悉之今讀此傳追憶當時殊不堪痛惜也

山口東軒曰橋本景岳游江戶介吉田東篁先生書往謁林鶴梁先生先生復書云橋本子器度深沈材識卓拔他日必發名于天下余家藏其書明治十年余游林塾先生云橋本子就逮前夕來談時事旁及學文辭氣和平毫不見畏吉田氏遺族藏景岳書簡十數通其中有言云藤田東湖天下名士惜不通曉外事又云方今京紳及列藩槪皆乳臭獨島津公（齊彬）可畏耳又與村田氏諸書云支那終必不免瓜分我宜與俄羅斯相結以經略支那延及南洋諸島縷縷數千言其書見藏村田氏此等事世人不知之世人又傳其對獄言不及主誤矣重野博士撰墓表云此國事非私事臣請明言之建儲以長賢利國家也外事乞勅裁重天朝也吾主實命臣臣實周旋之此實錄也顧坊本以訛傳訛者甚衆是作筆筆得實可與墓表竝傳今特舉其一二所聞知以附後

勝野正道

勝野正道號臺山稱豐作江戶人父曰正弘稱六太夫先世出於信州仁科氏中世稱袁稱勝野氏寬永中有正淸者豪俠好義與阿部四郎五郎友善子孫爲阿部門客領二百石正道少高邁有父祖風而謙抑不自放好學善筆札又擅技勇與藤田東湖藤森弘庵大野謙介安島信立日下部信政相結講求時務水戶烈公甚奇之手書盡忠報國四大字以賜是時幕府失政國事日艱正道深憂之率諸同志入京師與賴醇梅田定明干說近衛鷹司三條諸公又介伊丹藏人謁青蓮院親王密奏時事朝廷大怒下勅烈公董大政而幕府興黨獄賴醇梅田定明等就逮正道潛伏大野謙介家以俟時機而無知者安政六年十月十九日病歿年五十一正道晦迹時其妻子下獄長子正倫謫三宅島後病死妻與

季子正滿後赦出正道爲人純篤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賴支峰小野湖山小曾根乾堂等皆寓之尾藤水竹磊落不事生產儉簡常空正道每春秋製時服以贈客至則置酒縱談語及時事意氣慷慨墮淚俱下聞者莫不激揚其歿也諸介私葬之水戸大戸村水戸藩追賞錄其子士籍明治中興事聞列祀典

論曰正道抱盡忠報國之志倡尊攘以鼓舞士氣至其事成敗是有天焉中道而死又何恤耶世之論仁人志士者當先觀其志所在何如矣

吉田矩方

吉田矩方字義卿號松陰通稱寅次郞長州人本姓杉氏父曰常道出冒吉田氏少從叔父玉木韞學山鹿兵法藩主毛利公聞其講兵歎曰頓使七書爭光六經山田公章戒之曰爾盡開鉅眼觀宇宙大勢矩方有所激發以爲英法諸國雄視濶步窺我沿海若立大策燿武威則凸鼻虜何足畏嘉永三年秋游鎭西四年春藩主東覲乃從而詣江戸歷覩相房沿岸曰吾旣領八州形勢顧東北士曠山險接滿州俄羅斯宜先覩其地乃約熊本宮部增實同游邸監不許矩方曰吾豈可負約乎俱發經二毛奧羽自越後航佐渡閱歲而還以其犯法除籍會美艦入浦賀海內騷然矩方曰彼固侮我不有所懲則蔑以保國威是時佐久間象山憂憤時事上書阿部勢州論航海學爲急務矩方往見語合乃執贄而師事之聞俄艦入長崎乃奮然曰我國禁外交離海咫尺茫曚東西幾何不速外侮乎吾將請俄人游海外象山贈詩勗之至則俄艦已去途過熊本訪增實遂偕東游時美艦恫喝要盟幕府爲築館橫濱許其請二人往觀不勝憤懣攪袂曰刺乎增實曰無益也是夜

會增實及來原盛功鳥山景淸談志矩方曰吾願私投美艦以觀海外形勢增實沈吟曰危計也盛功曰成否天也可坐失機乎矩方秉筆書曰丈夫有所見決意爲之富岳雖崩刀水雖竭亦誰移易之哉增實見其意決遂解佩刀贈之澁木重輔微者也嘗從矩方慨然請俱見象山於橫濱赴下田夜棹漁船近一美艦艦人指示本艦卽轉達之艦卒疑訝執棍揮推二人不爲意躍攀艦梯投書曰某等不幸生東洋一孤島游蹤不能出十數緯度比之諸君大艦巨礮壯游五洲奚啻跛雞之於鯤鵬乎夫跛者羨步者步者羨騎者人情之自然本心之尤切者也某等局束一隅自諳君觀之跛者耳步者耳其所以欽羨何如也願諸君使某等得一游海外艦員維畏曰督將嘉二君志而通好結約將成盍少俟時機二人曰已犯大法還則戮維畏曰暮夜無知者矩方請見淸人羅森不許驅迫下艦而漁船爲風浪所漂佩刀行李不知所之維畏命短艇載歸矩方仰天歎曰天也將引決恐累君父重輔曰盍自首曰不可累象山先生彷徨至曉會漁人上二人遺物吏乃捕二人檢行李得象山贈詩卽竝逮象山下獄吏詰其承象山旨矩方曰古人有言事成歸主事敗獨身坐耳吾心欲爲古人可以自屈而承人旨耶檻致二人於藩繫獄踰歲重輔瘐死及其出獄乃創松下塾聚徒講大義名益噪安政五年幕府假定互市條約奏上京師不可大老井伊直弼專權鈐假條約斥罰水尾土越諸公授旨間部總州西上長藩亦恐累及密使參政周布翼入京矩方恚曰勤王我公素志俗吏何知焉門人久阪通武適在京師報大原三位謀光復王權事矩方喜草時勢論以獻會長井時庸至自江戸曰東覲者解幕府之疑而已矩方極論不可聞水尾諸藩士謀

刺直弼乃大息曰事晚矣會諸同志曰江戸爲人之所先我有東上刺總州耳衆皆蹶然血誓書成乃書告父曰幕府挾積威上違明勅下逆輿論而無復問其罪者兒不自揣糾合同志斬姦臣之首貫之竿頭表藩公勤王之誠發萬姓積鬱之憤如是而死死猶生兒狂妄而虚名四馳梁川星巖取兒策時事書因近貴供乙覽大原三位書七生滅賊四大字以賜綾小路卿亦寄詩有博浪鐵椎語期待甚殷豈可徒生無爲乎父素有節槪不敢止已而藩主東發國論一變矩方上書爭論言極激切考吏送獄矩方毅然歔曰吾何敢畏避但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可會父病篤矩方嗚咽請留三日守護父病乃召門人故舊設酒訣別父欣然昂頭曰吾兒屈於一時猶可信於萬世矩方詣獄安於義命而不忘天下憂讀書如在家時六年正月有二書生密告曰三條大原二公方謀要毛利公東覲光復王業此千歲一時機請與諸君贊之矩方顧其徒曰二士披肝膽告大事我藩無一人應之者辱也侯嬴自刎送無忌田光自刎送荊卿我黨豈可無所爲衆遲疑不應乃大怒曰若時機一失將置我公於何地乎入江弘毅兄弟慨然請往即勵之曰我瑞穗國士宜師北宮黝事覺弘毅下獄時間部總州盡逮勤王士命長藩檻送矩方五月二十六日發其徒送之酒牛浦無窮爲作肖像神采奕然矩方秉筆自贊曰三分出廬兮諸葛已矣夫一身入洛兮賈彪安在哉心師貫高兮無素立名志仰魯連兮遂乏釋難才讀書無功兮模學三十年滅賊失計兮猛氣二十一回人識狂頑兮鄉黨衆不容身許家國兮生死復奚疑至誠不動兮自古未之有古人難及兮聖賢敢追陪歎曰馬角羝乳生還無期我就磔東市此圖亦有生氣書畢而出衆皆悲泣已

繫江戸獄吏訊嚴刻如東濕薪矩方對曰吾謀募同志刺間部總州正其罔上之罪不敢不自首吏失色十月二十七日就刑年三十矩方爲人廣額銳頤深瞳隆準蒼秀之氣盎于眉宇性好學博聞强記筆輸如流每憂國事毅然有烈丈夫風常曰天下大物也非一朝奮激所能動矣夫唯積誠動之然後有振發耳自外事起以來專以勤王禦侮爲說所著有幽囚錄一卷照顔錄一卷留魂錄一卷幽室文稿六卷講孟劄記十卷武教講錄二卷孫子評註一卷明倫鈔二卷東北游日記一卷回顧錄二卷坐獄日錄一卷鴻鵠志一卷松陰詩集二卷松陰遺吟一卷明治二十二年二月與藤田東湖佐久間象山同贈正四位列祀典

論曰矩方之囚下田番所也彼理適過其前憫然就視矩方書示曰英雄之謀事也成則坐廊廟擁矛戟與王侯齒敗則陷縲絏宛轉鼎鑊與盜賊伍古今皆然僕童丱聞有五大洲欲就諸君遂四方之志不幸罹此禍以六尺軀入樊籠欲泣近愚欲笑類狂吁其可奈何彼理曰此豪傑士也發使下田奉行曰斯人容貌魁梧器宇軒昂余爲貴國惜之願貰其罪彼以異域人猶且知爲偉器而幕吏困辱百端戕而害之其速亡也宜矣惟長藩慴於幕府不能庇此義士悲夫

又曰矩方云水之流也自流也樹之立也自立也國之存也自存也豈有待於外哉無待於外豈有制於外哉無制於外故能制外

又云主戰者鎖國之說也主和者航海通市之策也以國家大計論之欲負雄圖馭四海非航海通市何以爲哉封關鎖國坐以待敵勢屈力縮不亡何待顧當時抱此說者藤田東湖佐久間象山藤森弘庵橫井小楠數人耳可不謂眞有識者哉

中村研里曰松陰自警詩云士苟得正而斃何必明哲保身不能見幾而作猶當殺身成仁道竝行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則松陰之心可見矣

大久保親春

大久保親春字子信小字要常陸土浦人父名某世事土屋氏親春少喪父鞠於義父稍長事義父及祖母孝敬祖母年九十三沒其病瘻痺動止不良親春常待寢處率盥漱進醫藥或滌溺汚衣幾不知其有臭穢入夜對鐙讀書往往徹曉年甫二十一擢爲藩學助教自謂非才兼文武不足任事乞假游江戶從平山兵原講韜鈐文政十年藩主奉命備豫鹿島邊海親春入贊戎務尋任監察掌刑獄兼兵學教授累遷藩學教頭每憂王室陵替以明古先王之道挽回衰運爲志言及南北朝事感慨泣下慕林子平爲人

聖恩海防爲天下倡嘗游水戶藤田幽谷會澤憩齋諸書宿一見歎爲奇才戶田蓬軒藤田東湖皆推服遂訂爲友擢任執政薦藤森大雅相與改革學政砥礪文武一藩翕然向化天保十四年大將軍詣日光山乃從藩主警備外山臺嘉永三年藩主爲大阪城代親春以公用人從之六年藩主管大阪海防親春佐之以從來砲術類不適用使隊士講西洋砲術始製砲隊安政元年俄艦入攝海親春率兵警備兵庫開港議興藩主陳意見親春奉旨裁書曰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蓄精養銳伺釁乘隙因肆猖獗茲乃不圖備豫草草了事貽後患必矣況兵庫畿輔咫尺之地豈不可虞哉且今天下靡然國是未定惡可遽開互市以國內有限之脂膏委海外無窮之谿壑乎五年朝廷怒幕府失政勅水戶烈公董督大政而藤森大雅勝野正道日下部信政等贊助有力焉親春適在大阪聞之私憂勅語未足示威遣使見正道論之勅書已發親春以大事不成爲之憮然已而黨獄興王公士庶坐陳國是者數百人親春亦被拘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歿於獄中年六十二親春爲人豪爽少多才略性好學通大義能文辭尤精武藝詣京師結交梁川孟緯西鄉隆盛僧月照又在江戶與安島信立高橋愛諸茅根泰勝野正道親善接人以誠扶義醇篤未嘗以才上人迨論國家得失則奮然有適往之氣又能趨人患難薦人才士失志無聊多方爲之周急烈公之罹寃厄也與藤田東湖竭力營救其被幽囚決命遂志泰然曰吾罪昭雪或不須三年耳果於歿後三年朝命追赦立碑明治二十四年列祀典所著有花宇津穗五卷懷刀記一卷土屋家系譜二卷武林隱見錄一卷土屋累代言行錄一卷正氣堂叢書二十卷雜錄十卷

論曰親春負豪傑之才嘗與水戶君臣相結納其志在勤王禦侮故當事應機獻替規畫勤勞不倦雖其無成亦足壯矣

藤森大雅

藤森大雅字淳風號弘庵江戶人父曰義正事播州一柳氏大雅少好學師事長野豐山又從柴碧海古賀侗庵諸儒能通經傳百家書爲時人所重天保五年土浦藩延爲賓師委學政兼知郡事夙夜罔懈興利除害施實德於民民悅服而爲俗所惜流言紛起乃謝病歸江戶下帷授徒一時才俊從之者甚多土浦藩思其舊勞饋三口糧嘉永六年夏美艦乞互市禍且不測大雅奮曰剝膚之漸在茲矣著海防備論二卷水戶藤田東湖傳景山公旨詢時事乃著芻言五卷上之議論明快切中時病景山公感歎手加朱批大雅名於是大著諸藩或厚聘之固辭曰吾不欲事二君景山

公益重之給十口糧有疑義則遣人就問是時幕府政弛尊攘之論漸起大雅風裁峻整以名節自勵一日松浦弘來謂曰今朝廷不乏人而隄卿尤有聲望願先生具所見弘其達之藤田東湖亦贊之乃操紙筆書勤王禦侮之方滔滔數千言付之松浦挾書西發意將有所爲會傳奏三條東坊城二卿東下故隄卿不及奏而謀多機宜不洩人無得而知也鹽谷世弘密謂大雅曰予聞子承景山公旨遣松浦弘乞院宣錦旗創攘夷此擧信乎大雅笑曰方今仙洞上皇不在無下院宣之謂錦旗事見太平記今誰做此迂策者而他日蹈禍實因是等事云安政二年春構一樓遨常所往來者飲而落之時雨至乃署曰春雨終日文酒逸宕如無殷憂之心而未嘗頃刻忘勤王志也四年春詣京師見梁川孟緯賴醇等遂經播州過三備再入京師抵勢州主世古格太家格太慷慨士

也每服其說大雅常欲建策歸後有所深慮一日捕吏突至收諸文書大雅適在外聞之大驚途就逮捕蓋是時下勅水戶烈公宣正大政大雅與梁川賴等與焉而井伊大老直弼忌之興黨錮獄蒐網四張道路以目節義之士無一免者大雅議論文章風動一世幕府尤忌嫉之時秋官無審愼之法競爲殘刻大雅對曰吾聞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若有罪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辭氣慷慨泣下遂傳繋獄獄中名主者凡新囚無路輒加侮辱甚者至死聞大雅名則稱先生坐上坐私給筆墨大雅欣然揮洒無復勞苦之態然獄舍隘穢毒熱發病特出獄錮諸其家是歲七月十三日再鞫大雅病雖困尚自整勵抗辯辟徹門外吏不能屈竟以誹謗罪當追放此爲十月二十七日也乃遁居下總行德自號天山眞逸後得赦歸江戶文久二年十月八日年六十四病歿有詩

曰空餘滿腹經綸策執筆枉書絕命詩聞者莫不隕涕大雅聰識洽聞攻古文辭汪洋澹蕩有前賢風工於詩又善筆迹晚年其遇益窮而其名益重豪彥志士慕風而至大雅待之以眞率論文揮筆言笑啞啞至於臨大節雖機穽在前鼎鑊在後不顧也其下獄人咸危之大雅泰然曰吾得下從范滂游於地下足矣且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曾不幾時世局一變王室中興大命維新事聞嘉憫賜祭贈從四位所箸有如不及齋文鈔三卷春雨樓詩鈔五卷雜錄若干卷

論曰幕府末造紀綱日亂崇論閎議苟涉時事者橫加拷掠旋見拏戮羅織興獄轉相誣染海內嗟毒禍害於是烈矣余特痛大雅一代儒宗主持大義竟以危言離荼毒陷身非罪悲憤鬱抑不獲一伸厥藴也大雅自贊語曰布衣憂世似陳亮清議買禍似范滂

人或笑其狂獨謂今之時何時乎吾怪人之不狂也嗚呼孔子曰狂者進取又曰古之狂也肆若大雅者即其人歟

小山春山曰余聞弘庵先生游勢州時世古格太問先生意見即應曰幕府主和諸藩主戰夫戰機在前年今已失機且彼乞互市非求戰我豈有掃攘之理乎但彼逞強暴我弱招之也今日之事有懋遷有無以圖富强耳某欲箸交易事宜備論之未能也夫無故開戰曲在我直在彼曲不在彼則不可戰水戶君臣專主戰庸詎知非藉主戰之說振作士氣以保國威乎吁此可謂有識矣

先正傳卷下

宮城　館森鴻著

藤本眞金

藤本眞金字鑄公號鐵石備前御野人父片山佐吉出胥藤本氏自少好韜鈐技勇過人學于兒玉轀渉經義通識邦典又善書畫尤工山水人以爲倪黃流亞然不欲爲倪黃也嘗爲池田家臣所見不合乃去周游四方足迹殆遍海內初寓浪華又移伏見終宅京師鬻畫自給自號都門賢菜翁與梁川星巖山中靜逸板倉槐堂親善星巖夙慨國事與梅田雲濱賴鴨厓倡尊攘之說其志在光復王業眞金深服之與天下豪俊相結干說公卿益以尊攘自奮蓋星巖啓之也萬延元年井伊大老直弼斃安藤對州代之而

海疆開閉議未決朝廷以播攘誓天地神祇天下無不激抗文久二年四月毛利島津二氏入京志士皆謂事可旬日決矣松本奎堂忠壯弘毅爲士林所服而重眞金志士稱兩本時島津氏持重不發衆議率一親王於比叡山以爲義擧奎堂嘗與梅田雲濱謀結交十津川豪族曰比叡地淺不若據十津川旋事中敗三年正月大將軍入朝勅議攘夷廟議謂非車駕親征無以決天下方向八月十三日詔幸大和議軍事眞金躍然謂千載一時矣私獻策曰大詔已發錦旗所向誰敢異議請速進乘輿臣等奉迎於南都奎堂奉中山侍從忠光先發歷說狹山丹南白木諸藩衆戎裝旗幟皆畫菊章拜後村上帝陵謁楠公冢眞金率同志出迎路左五條隸幕府代官治焉數代官鈴木捨克之罪梟其首榜云聖上慨外夷淩蔑國威行幸大和親率六師征醜虜忠光先天下倡義首誅姦吏虐民者自今而後昧大義誤方向者當糾罪無貸會櫻井寺衆推眞金爲總裁奎堂副之吉村重鄉伴林光平宍戶昌明各職文書軍糧三條公聞而大驚遣平野國臣安積武貞諭止十八日廟議一變長藩獲罪七卿西竄眞金知事不成而勢不可中止遂營天川發使十津川說以義擧乾嗣龍野崎正盛來會衆千二百人二十六日乘曉霧襲高取城城兵發砲十津川隊聞砲聲潰亂乃退天川據險自守幕府命紀州藤堂彥根諸藩討伐忠光遣使藤堂營曰親征詔下忠光將與同志率衆與效力戎事會賊臣矯旨沮親征忠光志在糾合義士討賊臣誤國者以安宸襟也不省是時紀州兵塞吹口藤堂氏屯五條彥根兵次下市我軍移營金峰與藤堂彥根兵戰大破之乘夜縱火下市敵委糧仗而走翌日藤堂新七以書勸降眞金答曰賊臣罔上矯旨天下之所切齒

盍協力義擧勤勞王事中川親王遣人宣諭朝旨鄉民拒之奎堂曰朝命不可違而敵三道竝進發彈如驟雨乃火營退長殿村眞金度事不可爲辭衆而生死相誓者四十餘人夜踰大峰絕項崎嶇輾轉由白川經伯母谷和田至厨子口忠光斫敵二人以眞金勸遁去時九月二十四日也二十五日赴鷲家口巡高瞰敵營營兵發砲我軍奮戰眞金傷不能步操紙筆賦絕命歌與奎堂重鄉等自盡死年四十八僕福浦元吉每能服勤遂同死云眞金狀貌淸臞襟懷灑落無芥滯性沈勇臨事果決奮志尊攘不以死生禍福移也絕命歌曰朝夕仁磨幾阿滿勢志玉體奈計心見武時波來仁計里所著有日鑑家訓王室中興朝錫褒賞列祀典

論曰眞金以一匹夫覩朝綱之墜如切膚之痛於己自外事起慨然以身許國毛利氏之建議親征也乃謂移蹕函嶺問幕府違勅

之罪不第醜虜不足虞中興之業可一擧而成也其行幸大和者特假託之言耳是故倡大義發大難曰奉攘夷之命願爲先鋒實則以回天之功自期也不幸時機中沮醴血原野以自完尊王之志事雖不成耿耿此心誠足動天地而光山河烈哉

松本衡

松本衡字士權號奎堂稱謙三郎三河人祖政成父維成世籍刈谷藩衡少穎異學槍矐右目退而歎曰此未足以發名成業乃折節讀書游江戸入昌平黌學古有獲具匡國志議論文章殊絕時輩既而恃才跅弛與黌友爭事除籍藩主召見大奇之擧爲用人見老臣寵貴弄權卽面折之老臣自髡謝罪群臣數衡衡執義不屈由是屛居三年詣京師復來江戸入羽倉篷翁塾岡鹿門嘗與衡同學是時養痾閉室中以衡向斥逐貫非其慫往說古賀氏使再入昌平擢爲舍長業成西歸鹿門送之至豆州留飲三日衡奉觴謂曰子他日聞予擧事不成幸一銘吾墓足矣因談胸臆開事鹿門賦長古以別衡再詣京師與賴醇梅田定明謀國事覺獄興衡適在十津川得免教于名古屋一時問業者甚衆乃好與博徒飲曰是輩不畏死可用也鹿門西游過名古屋衡倒屣迎之問近發笑曰時事急矣何以文章爲蓋不屑以雕蟲小技成名也後鹿門之入大阪也邂逅松林飯山飯山固昌平舊友衡亦來三人成稱百歲奇遇於是僦一宅以同居會朝廷下攘夷之詔幕府抗詔不應文久二年四月島津久光率壯士東上三人慨然入京干說公卿四方志士雲集久光慮是輩釀禍亂不敢發志士欲別奉一親王擧事議已決衡曰十津川山險大塔宮所潛匿民多果勁可據也卽夜赴大和因事中變志士或死或散衡亦遁淡路三年二月寓東洞院自號洞佛子教授生徒土佐人吉村重鄕英達夙成聞衡名來謁遂訂爲友八月親征議興衡躍然曰時哉不可失侍從中山忠光年少有俠烈風衡與藤本眞金及重鄕出入其邸糾合同志有詔須告曰乃今幸南都議軍略於春日社親征醜虜衡乃代忠光贈三條東久世諸公書曰臣等將途出攝泉行募義旅赴南都奉迎乘輿機事須密用兵要神速今已頒告親征宜速進蹕若遷延度日姦惡乘隙巧弄唇吻以矯聖旨大機一失百事瓦解賊臣跋扈夷狄猖獗神州陸沈是則諸君立廟堂參機密何以遁罪於天下後世乎卽日與重鄕等五十有六人奉忠光抵大阪稱朝使赴下關裝船艦出天保山海口衆斷髻誓死生無他曉達堺港館狹山觀心寺遣使要邑主北條氏藩士大驚宰臣答曰乘輿已戒敢不盡力甲田水郡長雄義士也播館迎謁乃頒軍令拜楠公家納甲冑禱捷當是時豪傑以幕府專制憤惋不平聞忠光志在勤王遠近響應軍勢大振會有堺門之變親征中沮長藩獲罪三條東久世諸公西竄衆愕然曰聖上爲賊臣所要無復成事有懸軍以待天定而已俱奉忠光赴十津川途過天川四周絕壁足以爲固便定爲本營攻高取城幕府發令討之彥根兵戍下市我軍移營北山與彥根藤堂兵戰大日川郤之遂縱火彥根營已而敵奄至勢不可支因踰熊野出新宮緣藤葛攀厓壁夜至大峰絕頂見敵篝火戒木本尾鷲乃轉道開闢崎嶇衆大憊休二日赴鷲家口進潰重圍冒前據險衡連夜不眠病目遂盲志不稍挫駈與後軍指麾風發兵盡力窮慨然曰丈夫死於忠義尙何恨耶呼紙筆賦和歌自刃時九月二十五日也年三十三衡爲人軀幹短小音吐淸亮襟宇瀟洒其在昌平黌一日大雪肩琴跟蹌蹈雪抵

疊陀隄踞白髭祠欄顧滿江風雪撫琴調曲聲出金石是日疊韻
三十首一時傳誦爲文紆餘滄宕有魏冰叔之風又善書筆尤精
邦典嘗讀皇朝史略每有大江廣元姓字輙墨筆抹去蓋鄙其佐
覇也後以其書贈飯山勵以國事又呼鹿門曰石交友鹿門撰碑
揭衡之烈其風誼亦可尙矣所著有奎堂文鈔二卷奎堂詩鈔二
卷明治二年朝錫褒詞後贈從四位
論曰衡嘗登駿之久能山大罵德川廟觀者以爲狂蓋自源右府
專兵馬之權朝廷失政且七百年衡深憤慨之恒以覆霸府復王
朝之舊自誓夫以眇爾之身舉兵勤王功雖不濟大義凛千載矣
絕亘而死亦足壯哉顧天下義憤發爲銀山爲筑波爲薩長二藩
未必不由十津川之舉啓之也其關繫於大勢誠亦大矣此豈與
夫氣節矯激致命一朝者可同年而語乎

高雲外曰余與奎堂相識多年曩歳南歸訪之京師烏丸僑居
爾時上已前三日壁間棚上舖朱毬揷桃花於瓶設人勝六七
曰吾去春舉一女今以當其生辰而自慶也少焉厲聲入戸者
數人隔壁煩言爭起勢似索逋債曰米鹽柴炭之費無能辦之
渠不知我志所在故然余於是辨酒肉暢談半日與慰契濶更
有所告導不聽遂別後數閱月舉義十津川而死惜哉今讀此
傳慨然久之
松田飯堂曰予嘗入京訪奎堂于東洞院旅塾見其妻及伊藤
三彌宍戸彌四郞同酌予問奎堂曰聞子在尾張娶成瀨家臣
某女生男甲太郞而今妻與之異乎奎堂掉手掩予口曰莫莫
吾娶此妻是池內陶所妹常藏護身短劍欲從吾殉節余貧旅
聘之之時佯曰初娶否則不應聘云云言猶在耳去歳在修史

館閱諸文書維新後朝廷之褒典及其妻而不及甲太郞母子
何也此三人者見今存否乎明治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于東
京日枝祠下明志學舍

佐久間啓

佐久間啓字子明稱修理信州松代人其先出自高望王居房州
佐久間莊因氏焉元祿中備前守某者居信州長沼城坐事國除
子孫事松代眞田氏祖國正父國善並有時譽啓生於象山之麓
因自號象山少讀書家庭通四書大義從鎌桐山學作文吐屬驚
人桐山歎曰是兒千里駒吾安能抗顏爲之師游江戸入昌平黌
師事林述齋佐藤一齋特荷羽倉鏠翁識遇與梁川星巖大槻磐
溪山田方谷親善鑽研經史涉獵邦典尤好韜略從江川英龍于
韮山講西洋砲術所見不合歸江戸從坪井信道杉田成卿講荷

蘭學審宇宙大勢常用意國事指陳時政闕失毅然無所忌識者
知爲國幹器矣藩主每憂中外弛備及其爲閣老專掌海防事啓
上書曰海防之要在砲與艦而砲爲之最宜聘船工砲匠於海外
鎔解銅佛梵鐘鑄造銃砲練水勇習砲陣更簡派重使審量海外
形勢蓋非知彼知己則澄奏有警何以禦守以藩命鑄大砲蓋參
易象於蘭書以發其祕蘊比之江川法更爲精核築砲臺於深川
邸試演之歷覩荒岬城島三崎浦賀猿嶼諸砲臺曰江戸天下之
吭也富津洲觜雖曰天險海口猶濶水勇缺則難制敵今不之察
裝點呆堵頑堞是示我無策也顧吏胥庸流不足責其搢紳鳴玉
自謂出類者不知天下大計徒靡財帑可勝道哉因申藩主不許
嘉永四年春演砲松代城西七晝夜諸藩士來而問業者甚衆應
中津藩聘鑄砲二門試之鵜牧五年蘭人報歐美各國要約卽見

川路司農陳制外策六年夏美艦乞互市海內騷然乃建議曰開航海學造堅艦練水勇曰改築沿海砲臺曰編砲隊曰釐革慶安兵制曰定砲政開硝田曰演砲以時曰選將材曰正賞罰振士氣曰一致列藩兵備此可以矯除積習振刷頹綱以保國威矣不報乃憤懣曰九里濱之事何以異城下之盟有詩曰微臣別有征謀事安得風船下聖東當是時啓名動朝野豪彥志士就問時事長藩士吉田松陰允服其說遂師事之會俄艦入長崎便欲投之游海外來告別啓賦詩勉之至則已去是歲冬鹿兒島長州長岡大野秋田諸藩交請鑄砲安政元年正月美艦來申前請幕府命松代小倉二藩警備沿海啓與藩宰望月貫恕倶部署其兵二月廿日聞下田開港議已決謂貫恕曰彼地天險不可使虜據一旦有變起不便策應不若開橫濱之爲愈也歸江戶具狀因藤田東湖

上之見阿部勢州堀利熙論其得失又使門人小林虎勸說長岡公皆阻格不行小林虎由是被譴六月吉田松陰至下田西航事覺下獄辭連啓併被逮獄中爲省諐賦九月禁錮松代啓雖罹重辟獨能持大節不以死生禍福一動其心常曰予年二十以後乃知有繫乎一國三十以後乃知有繫乎天下四十以後乃知有繫乎五世界而其心未嘗一刻不離帝室一日爲櫻賦傳入乙覽上歎賞既而幕府免其禁錮長州土佐二藩交聘竝辭有王道無偏黨願傳蕩蕩風之詩蓋知夷之終不可馴也文久三年飛鳥井亞相傳朝命召之以病辭元治元年三月入京衆交危之啓慨然曰諸子愛吾乎抑愛國家乎苟愛國家何爲沮吾行謁大將軍有命築浪華砲臺固辭山階中川二親王竝召謁又傳詔旨使條政事啓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以獻島津泉州亦使西鄉隆盛詢時務

爲六月上書一橋督府論陳國事是時尊攘論大興浮浪橫暴中以飛語士大夫爲啓危懼或勸退待時機啓談笑自若曰天知吾誠吾何憂哉七月十一日抵山階親王邸途爲賊所傷遂卒年五十四上哀戚有失人之歎云啓姿度雄爽精光四射音吐清朗每劇談隔壁聆之輙了了性忠忱識量弘遠臨事喜慍不形於色嘉安以來隱然以天下大計自任至其議論規畫秩序井井就順乎事幾綜核乎鉅細而能愼重以處事賓接士大夫備有禮美使彼理異其儀容路左揖之川路司農曰受美使之揖獨吾子耳少壯好學凡禮樂刑政星官算法醫卜冶工書畫詞賦竝究而悉之曰集大塊所有之學以立大塊所無之言是爲達觀大塊者所著有四書旁注喪禮私記琴錄春秋占筮書補正洪範今解皇國同文鑑砲卦砲學圖編荷蘭語彙象山詩鈔象山文錄省諐錄如干種

明治二十二年二月贈正四位列祀典

論曰啓五樂說云君子有五樂而富貴不與焉一門知禮義骨肉無釁隙一樂也取予不苟廉潔自養內不愧於妻孥外不怍於衆民二樂也講明聖學心識大通隨時安義處險如夷三樂也生乎西人啓理窟之後而知古聖人所未嘗識之理四樂也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精粗不遺表裏兼該因以澤民物報國恩五樂也觀此則啓之器識可概見矣惟其弘此抱負英風浩氣至今爲昭豈偶然哉而直道不容竟爲摧折非獨啓爲不幸也

又曰當美艦乞互市時海防論大興韮山代官江川英龍督築品川砲臺啓大非之曰江戶海口不可無砲臺予亦屢言之夫海口之防戰利在砲臺然其得力處全在別備砲艘相機策應砲臺一二區而足不必多築今日所築陸續相連是陸軍屛壘之法非海

口防敵之術也蓋陸戰攻中寓守守中寓攻守則以壘自屏攻則出壘以衝守與攻皆係壘中之人故人衆而壘不能不多亦無多壘障礙之虞海口之戰則不然砲臺之兵不操砲艘砲艘之兵不在砲臺故砲臺不貴多而砲艘不厭多也蓋砲臺多則兵分兵分則用士衆而左者不能拯右右者不能拯左不幸敵艦入於中間左右之臺互相障礙不能用砲惡在其爲利也且砲艘匱乏進勦無術如賊連船於相房間以絕我海運何以卻之是時內港有百砲臺亦屬無用欲不屈不可得也若乃多備砲艘訓練以時開戰策應無所不可足以讋服外寇而制其死命又何苦以若爾砲臺爲多事之際其經費亦可惜矣江川氏小有才幹素無學術見西洋陸戰壘圖未知其解杜撰牽合誇爲守海口之策當路者亦受其欺予深訾之屢言於川路司農司農信余言而不能救可勝慨

哉此論殆乎駕出魏源可爲後之任事者鑒戒也

久阪通武

久阪通武字實甫小字元瑞長州人少好讀書每遇忠孝節烈士蹶然改容吉田松陰慷慨國事錮於藩特許聚徒講習通武與入江弘毅高杉春風從之慨然有報國志遊歷鎭西畿輔東海至江戶入芳野金陵門與河本惟一松田和厚中村知一及金陵子世秀意氣投合益相切劘見醜虜橫行怒曰味爵懲大義者匪我徒也痛論時事豎眉決眦口角飛沫夏日金陵晒軍服於風簷通武取而服之大聲疾呼爲大砲碎艦狀河本松田等從旁大笑衆目爲狂而不顧也是時倡尊攘者競起通武與弘毅俱詣京師謁大原公私獻回瀾條議暨松陰所箸時勢論藩主父子朝覲世子定廣承命護勅使東下通武與春風從之幕府議不輒決通武曰肉

食者不足與謀因欲火橫濱虜館竟決謀出邸世子大驚馳馬而追及之諭曰家君自矢盡力報效孤亦奉勅而東今輕舉大事去矣惟望汝等鼓動雄心振發義憤以輔翊孤通武泣謝曰臣等淺慮幾貽累二公死有餘罪乃已一日望殿山虜館不勝憤憤輒曰是使猛虎負嵎也乘夜行火直入京師明年將軍入朝詔曰廟議決於攘夷國家安危繫此一舉開言路採衆議凡有所見者詣學習院陳之乃與眞木保臣平野國臣出入學習院鞅掌王事而幕府依違不前通武大怒見閣老板倉勝靜詰之不省通武於是齋宿絕粒與寺島昌昭轟寬胤詣闕抗疏請定掃攘之期伏地弗起世子聞之馳告鷹司關白關白奏之遂令諸藩會議頒告曰以五月十日爲期世子先諸藩西歸築壘壁修戰備通武與春風編奇兵隊陣馬關會美艦適過便砲擊之忽聞賊狀姉小路公乃愕然

曰廷議必一變兼程東上果變矣八月十八日勅闕九門停公卿參朝罷長藩士衞堺門長藩士退屯大佛忽號砲發通武以爲變起直造鷹司關白第關白亦蒙嚴譴門卒拒不入通武毀後門進謁關白問狀亦不知滿第譻譻詔削三條公等官爵停毛利氏入京通武等奉三條公等西走元治元年六月福原益田兩宰擁衆東上福原隊入伏見益田陣山崎通武與眞木入江等從之裁書因老中稻葉正邦奏之曰臣藩主父子一奉掃攘之旨盡力王事唯恐睿慮不徹一朝被咎爾來恐悚待罪哀訴路絕望闕號泣不知所爲願一霑聖盼召臣藩主父子親賜玉音足以釋宸疑霽嚴威未報國司親相亦稱鎭撫踵至屯嵯峨天龍寺伏見山崎嵯峨三營鼎峙衆凡三千九門戒嚴京師騷擾幕吏永井尚志傳一橋公旨撤兵不服草檄鳴松平容保之罪乞在京諸藩協力三道竝

進通武固執不可曰彼挾至尊臨我我不能免逆名請率朝命退屯兵庫待嗣君至而後決亦未晩也眞木保臣抗言曰今日之事但有横尸闕下以明尊攘大義而已福原曰事急矣不可以畢嗣君七月十八日夜三鼓福原隊先發通武直入鷹司第逼見前關白且有所謀忽巨砲轟蛤門通武不少動口說大義前關白蒼黃避去通武隊起擊走越軍將進入華洞適彥桑會薩四藩兵來攻彈丸雨注通武蹈火督勵將士戰甚苦有飛丸中其膝乃執刀挾丸血淋漓帕約登樓圍合呼入江弘毅託以後事且曰吾已矣諸君其勉之剚腹而死年二十六已而全軍大敗弘毅保臣保天王山戰歿世子率兵東上途聞敗報還明年三宰謝罪後五年王政復古又二十四年贈正四位列祀典所著有江月齋遺稿論曰長藩士擧不特無名義亦無謀略足言也蓋綸音反覆勢不得不至於斯耶吾聞來島政久年六十衆稱來翁顧叱通武曰白面書生豈解戰事乎通武死時有詩曰嗚呼吾死有餘罪恨不以死諫來翁悔犯闕無名義也蓋以一朝被咎故不忍憤憤輕擧誤事是特小丈夫之爲也通武追悔靡及良可悲夫

眞木保臣

眞木保臣稱和泉號紫灘筑後久留米人少涉邦典常慨王室式微然匡君之志雖切而資藉之功尚少一日讀會澤憩齋新論乃喟然歎曰是眞吾師也遂遊水戶問業憩齋會蘭船入長崎報曰淸英構兵淸殆敗保臣奮曰醜虜安知無朶頤乎卽日西旋倡尊王大義鼓舞士氣以言錮於藩十二年當是時邊事旁午幕府使堀田備州奏請外交保臣慨然上書三條公主張攘夷之說不可乃與平野國臣議曰不藉大藩之力不能也撰書二卷因國臣上

島津泉州大久保利通自京師歸途見保臣謀覺乃提銃踰壢入薩會泉州率勅東發志士要之兵庫共謀義擧馳書四寨同志泉州意在擧正黜姦以匡濟時政深恐志士過激敗事留之大阪邸令左右諭之曰凡事不得天裁則名義不立吾將詣闕奏時事以請天裁諸君其待之衆不服曰島津公負天下重望而猶豫不決今日事不發九條關白酒井所司代聳動天下之耳目固不可也因擬田中綏猷襲九條第久阪通武攻酒井第柴山橋口二人直入相國寺因靑蓮院親王奏狀議已定衆曰凡事有主者然後濟眞木君才略超群自今已後事無細大取決於眞木君是夜將其黨潛發薩人與之者三十七人泉州怒其負命授旨奈良原大山等八人且曰渠不聽惟汝所爲八人馳至伏見諭旨不聽乃斬柴山橋口以下八人檻致保臣於久留米旣而薩長二藩競倡勤王是時藩主有馬氏起保臣問所見保臣對曰薩藩國富兵强主倡大義苟欲有爲宜與協策卽遣保臣往薩歸則藩論一變坐罪閉居侍從中山忠光在長州遣使救解之會有朝命釋保臣罪保臣於是入京謁三條公爲學習院徵士乃獻策親征志士賛之將託大和行幸移蹕函嶺以問幕府之罪事敗三條公等西遁保臣與久阪通武從之參謀議元治元年六月長藩福原國司益田三宰擁兵入京京畿戒嚴保臣與通武據天王山變名甲斐眞翁將忠勇隊來島政久據天龍寺草檄鳴松平容保罔蔽天朝之罪擧兵保臣言其非計不聽遂合兵戰闕下久阪來島等鬪死保臣退據天王山恐不支遂自殺時年五十三所著有紫灘遺稿二卷明治五年五月詔賜祭粢十七年四月諸有志謀立祠東京水天宮側特許曰紫灘神社併賜金百圓

論曰久留米爲高山仲繩自刄地人多慕仲繩遺風好說勤王大義而保臣世襲水天宮司叙從五位最有重望來往常武京攝間結交豪傑常曰天下有事我七族殉王而後可瞑矣若保臣死志匡王國氣震姦囘可謂烈矣然吾惜其不少隱忍以審時勢而徒輕擧以失事也

平野國臣

平野國臣號獨醒軒稱次郎筑前人少學邦典深憂皇威之替陵遊肥後過菊池公遺墟將建碑徵文於搢紳乃入京師是時夷狄猖獗邊疆騷然閣老堀田備州入朝奏訂美國條約國臣曰玷辱國體一至於此志士豈旁觀之秋乎更姓名曰都甲楯彥與小林良典田中綏猷賴醇梅田定明俱謀國而大獄興小林梅田賴諸人檻致江戶薩藩西鄉隆盛度不免乃挈淸水寺僧月照西遁至

筑前託諸國臣國臣嘗識月照於近衛公第乃爲之僕下筑後川偵卒追尾因易服爲道士閒關入鹿兒島而偵察益急島津順聖公薨藩論一變衆不知隆盛承順聖公旨謀事皆咎其庇月照隆盛亦幾弗測乃與二人潛發航日向隆盛月照不勝憤相抱投海榜人蹤救隆盛蘇月照死國臣叙其顛末題曰西海波閒記潛入京師上近衛公月照所懷文書是時出羽人淸河正明與田中綏猷謀矯稱靑蓮院親王旨赴鎭西募義旅國臣曰此輕擧誤事者薩藩國富兵强順聖公雖逝介弟泉州君豪邁有大志此可倚也衆然之乃抵薩摩說宜倡大義以副輿望又呈所著囘天管見錄培覆論培覆者謂培朝廷覆幕府也泉州深嘉之賜金遣歸國臣嘗慕高山仲繩爲人捐貲製石鐙安其墓下明年四月泉州率勤王兵東上國臣與諸同志要之兵庫先入京師賴近貫建言曰方今黠夷逼於外大姦横於内如癰疽潰裂天下阽危且不謀夕今年十月爲大阪兵庫開港之期期至彼必起商館築壁壘繫兵艦兵庫爲畿甸之咽喉坐爲彼所扼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者不如治兵以備然非藉大藩之力固不可也今島津氏入京此千載一時謹獻三策曰拔浪華火彥根屠二條遷車駕於大阪城勅七道諸藩統六師以討幕府是爲上策募義旅以浪華爲根據使靑蓮院親王問幕府違勅之罪是爲中策就島津氏所奏黜幕吏張皇威駐蹕浪華會合諸藩以伸尊攘之大義是爲下策此三者一斷於宸衷莫失千載一時機也會福岡藩主黑田氏東覲至播州國臣曰黑田公爲島津泉州叔父予係藩籍以至誠說之可撼也乃往說黑田氏愕眙遽移病西旋國臣因是下獄獄中著盡忠錄制蠻策征寇說國體辨神武必勝論圀圖集六種既而勤王諸藩交

入京師藩主赦出國臣直命入京朝廷擧爲學習院徵士與久阪通武眞木保臣等參大議時士方久元宮部增實上書曰方今大計有六師親征而已抑錦旗所向誰敢異議請速進蹕勅靑蓮院親王爲先鋒則志士響應而至非直醜虜不足虞中興大業可成也國臣力贊之關白近衛公入奏乃詔車駕將詣畝傍山陵有所議會侍從中山忠光擧兵大和國臣承命往諭歸則廟議一變三條東久世澤諸公西走國臣亦投長藩以爲糾合同志以應忠光可少振天下義氣也三條公弗聽乃與其黨美玉白石諸人率澤公宣嘉航至播州會大和軍敗國臣常欲詣京淸君側且爲三條公等雪冤而事日非乃入但州襲生野廨舍散金穀召士衆草檄鳴幕府挾朝廷矯聖旨斥正議構勤王諸藩之罪一擧陷銀山據妙見山而出石姬路豐岡三藩兵來伐國臣挺身格鬪銃丸中腰

乃勸宣嘉奔豫州美玉白石諸人戰死國臣走免爲敵所擒繋京獄明年長藩士犯闕幕吏慮志士越獄應之斬國臣以下三十三人國臣秉筆大書憂國十年東走西馳成否在天魂魄歸地十六字又賦和歌東向拜闕從容就刑時元治元年七月二十日年三十七明治維新後澤公宣嘉爲長崎知事西下追賞國臣之烈知藩事黒田氏亦賜四口糧事聞朝錫褒詞贈正四位

論曰國臣之下藩獄也乞筆硯弗許乃捻紙片多造字形排貼之紙面箸七千餘言所謂神武必勝論盡忠錄諸篇是也其援古引典皆出憶記略無差謬乃者宮內省石刻神武必勝論字形奇古文辭明暢足以見熱誠忠赤之所注眞可尙矣又嘗讀西三條公行狀先帝勅公曰平野國臣奏討幕囘天之議朕一一記之國臣固以挽囘天運自期奔走十年畫策之偉氣魄之雄規模之大卒

能使人人翕然知所嚮宜其以一布衣能動聖聽如是也惜乎時幾未至每舉輒敗遂不令終悲夫

周布翼

周布翼字公輔長州人父兼正世事毛利氏少喪父兄爲母所育性敏悟異於凡兒逮長入學舍掃一室篤志力學好讀邦典凡制度之得失風俗之美惡能悉其源委擢爲國學都講累遷政務役會美艦乞互市海內騷然幕府詢和戰得失於諸藩長藩主戰而幕府不奉朝旨又與水尾越諸藩不諧於是尊攘之論漸興翼知亂兆已成夾輔藩主敬親修文講武惠工勸農且以勤王事長藩爲天下倡先者其大端蓋發於此安政五年幕府與美俄諸國修和立約遣堀田備州請勅准不可而大老井伊直弼幽閉水尾土越諸公竝鉤捕勤王士上宸衷軫憂不安寢食鷹司正親町諸公密通叡旨於長藩以保佑王室相勉敬親驚喜欲遣使詣京而難其人翼自請行遂以爲使預聞朝議於正親町第即優旨賜御旅御杯以勞之朝廷爲幕府所制飲膳亦被裁損翼聞之憤然愈以尊王黜覇自勵還密勸敬親獻土產充供御上悅益倚重之萬延元年春大老直弼斃尋有阪下之變時勢一更翼適在江戸揣摩時勢慷慨論列奮不諱忌用事者以危言中之脫然西旋會敬親東上翼追見之亡幾世子定廣奉勅入朝嗣又銜命使幕府翼與久阪通武高杉春風參贊甚力而春風等私謀火橫濱虜館俱出土佐藩主山內容堂聞之大驚告定廣因追及諭止之翼亦馳至謂春風曰諸君休矣幕府模稜術舉世所知如容堂公亦模稜無能爲已土佐藩士憤怒事且裂春風即扶翼上馬翼行且罵土佐藩士共來請一決定廣慰撫之竝往見面謝容堂容堂曰君莫以

小豎爲念宜貸其罪翼於是免死屏居文久三年大將軍入朝詔須告攘夷之期敬親父子即日西發異人猛士景附響臻咸曰時機至矣五月十日馬關砲擊美艦敬親起翼改稱麻田公輔掌軍國事毅然以重遠自任事多參畫時論謂馬關之舉足以振三百年墮廢之氣而幕府使閣老水野泉州詰其乖幕議長藩據理抗辯遂與幕府不相容延至八月朝議一變十八日俄有免藩禁衞罰敬親父子之命初翼秉政一藩忠勇果斷無所顧忌而小人多嫉惡之至是競肆觝排翼憤惋欲入京挽囘朝議至大阪知事勢已去三條東久世諸公西走知無奈何將引決會敬親召還慰諭備至乃草奉勅始末及緻寃疏上之不省士之稱尊攘黨者閧然一辭必欲獲松平守護容保之首而甘心焉因相與兼程赴輦下呼天鳴寃事決裂定廣方率兵東指途聞敗報還幕府大怒起軍

間罪翼往見岩國吉川氏託後事挺身將叩東軍戟門矢死雪君寃敬親又召還之會馬關講和俗論禁興一藩疑懼不知所措翼仰天歎曰吾才薄任重畫策失宜使我公被大咎吾何面目復覲息天下乎惟有一死以塞罪而已不食數日遺書伏刄而死時元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也年四十三死前一夕謂人曰吾意撥亂反正在乎後賢今當事者一蹶不振是可死矣世人不爲玉碎輙圖瓦全圖瓦全則何以激勵後賢乎翼死後高杉春風起兵大破東軍春風翼素所奇愛可謂能踵其志不負所知矣明治二十四年春贈正四位列祀典

論曰翼蚤納交近貴欲興復王室其志終始不渝可謂知大義持大節者矣敬親父子志在勤王而遭際迍邅進退失據雖綸音前後不符抑亦太阿倒持受人所制故也是以翼處朋黨角立之間寃憤怫鬱不克令終悲夫然不踰時而碩德異材雲臻鱗萃賴蹈幕府光輔帝業翼志終底於成宜哉嘉慨賜祭子孫蒙采錄也

武田正生

武田正生字伯道號耕雲齋稱彦九郎水戸人天保中擢參政彙學校奉行是時藩士正姦分黨烈公獲譴幕府藤田東湖會澤憩齋戸田蓬軒相繼貶黜正生不堪憤恚以其徒入江戸上書閣老水野訴君寃褫職閉居烈公之參大議也東湖蓬軒皆起踊之已而災死姦黨結城朝道伏誅正生任執政總理學校安政五年幕府將許美俄諸國乞互市士論紛起朝廷大怒下勅水戸輔幕府攘外夷正生建言曰宜速奉聖旨以決天下方向幕府忌之再幽烈公彦根大老直弼遣安藤對州奉還勅書正生與金子教孝高橋愛諸極論還勅不可其徒數百人屯聚長岡皆正生所養者烈

公深憂之使青山延光往諭衆皆散走乃命國老大場景淑齋勅書南上於是有櫻田之變是歲秋烈公亦薨天下洶洶文久三年春一橋氏入朝正生從之預聞海防議朝廷以五月十日爲掃攘之期藩士奮躍謂朝廷頒告攘夷之期正臣子成先君遺志時也七月正生東歸警備水戸沿海元治元年二月敘從五位下任伊賀守藩主慶篤爲諸曹所愚以市川弘美任執政黜正生藩士失望鄉校士子千百爲群藤田信爲東湖第二子據筑波山正生戒之曰藩公昏懦不足繼先君遺志嚮者朝廷頒掃攘之期不若義舉爲稱首也歷說小川潮來諸校田丸直允年六十頗好義慨然曰是舉繼先君志宜令衆知名義所在造烈公木主題曰贈大納言從二位源烈公每事告神衆謂日光山地勢險要照祖所廟鎭可據也上書閣老板倉亦以因備二藩主爲烈公子疏陳情事請爲掃攘先鋒次宇都宮日光奉行戒嚴不得入轉道據太平山山國共昌曰此地屬幕府不若據筑波山以俟時機也田丸直允然之率衆移筑波市川弘美賺藩學諸生曰彼藉名攘夷逆迹已露而藩士旁觀何以謝幕府諸生至江戸見藩主請親伐之且曰武田氏實主是事正生惡姦黨得志挾其衆南上幕府關松戸千住乃屯小金原藩主恐物議拘禁市川佐藤朝比奈三姦七月幕軍與筑波軍戰高道祖破之夜半襲走幕軍而姦黨矯君命囚正生以下妻子藤田信以步騎五百赴水戸國內假擾會長藩士犯闕諸老要藩主參幕議乃命大炊頭松平賴德鎭撫正生在小金原迎謁請從衆千四百人賴德臨國疆姦黨請單身入城賴德怒曰吾代藩主來進退在我何煩爾指揮言未畢彼兵發彈正生曰此不可以口舌決請據那珂湊爲後圖然姦黨已據之正生登戲船

山瞰敵營急令進軍陣礎濵兩黨隔水對戰數日不決筑波潮來諸隊協力奮戰抜那珂奉賴德詣神勢館召參政戸田忠則責其亡狀忠則病是風暴横専事彈壓於是欲納賴德姦黨不肯砲擊神勢館賴德大怒退保那珂幕府命參政田沼意尊督福島壬生土浦諸藩兵討伐意尊次府中火玉造小川諸校薄那珂正生衆二千五百固守不屈幕吏田中銈大呼勸降賴德曰寡人不幸墜市川姦計田中曰吾固知其非本意盍爲衆請命賴德出正生危之不可姦黨誘之檻致江戸賜死十月二十二日諸士異論者降幕軍縱火正生衝圍而遁筑波潮來諸隊來合衆千餘人次太子村皆曰吾輩欲奉朝旨勦醜虜成先君遺志而爲姦黨所陷事至於此唯有因一橋公哀訴闕下耳乃推正生爲總督經兩野破高崎藩兵由中山道過伊奈度小田切之險入美濃大垣彥根藩兵扼揖斐轉出長峯時大雨雪凜風偃旗士裂膚人馬凍死衆負糧仗蹋蠅嶺夜臥雪中崎嶇間關達今莊事聞京畿震動一橋氏奏曰浮浪横行至此臣之罪也請親勦討乃督會津桑名大垣彥根福井加賀諸藩兵拒之正生遣使加藩曰臣等奉先君遺志常恐失墜爲市川姦黨所擠無由雪寃一橋公實先君寵子寡君介弟將進京訴微忱以請洗雪願爲道地參政永原義之周旋甚力一橋氏郤之衆皆曰歷難至此不若百戰快死正生曰一橋公我之所執臣禮安得抗手等告加藩曰臣等謹歸命戟門既分萬死復何言唯志在報國今徒蒙賊名千載有餘憾一橋氏拘之敦賀僧寺其徒八百二十三人慶應元年二月田沼意尊傳幕命斬正生等三百五十二人流百三十六人餘以從論正生年六十三明治維新正黨在京者奉勅誅市川朝比奈諸姦正生等列祀典

論曰鹿門吾師云姦黨奉藩主附幕府正黨戴烈公奉朝旨兩者不容互募黨援而正黨過激者刺彥老狙安藤氏襲英館目爲激家中立持重者憂此屬粗暴専事鎭撫目爲鎭家及筑波事起鎭家不能自保協力姦黨非其志也而其多藩學諸生曰諸生黨一起一仆互相呑噬父子仇視骨肉相屠殆類假名國事而逞恩讐者矣信如吾師說而黨爭三十年烈公所養人材於是死亡略盡可勝惜哉車駕北巡詔錄正生以下諸人後賜金修墓又特許建祠曰松原神社庶幾可以少慰已

高島茂敦

高島茂敦字子厚號秋帆稱四郎太夫長崎人爲人慷慨讀書講武豪邁有才識管掌清蘭互市兼辦海防事務是時清英構兵茂敦上書奉行田口伊州請講火技貯糧粟申令邊備修飭戎務私購臼忽加炳諸砲延象胥講西洋兵法會蘭人某來其人從拿破崙歷經戰地最精火技茂敦從之學砲術業成乃創兵制事聞幕府天保十二年五月率門弟子東上演砲槍於德丸原整列槍隊聽令開砲一進一退倏忽如風觀者莫不驚歎大將軍賞賜白金二百兩進班秩江川英龍下曾根信敦等皆列門籍火技大開西式練兵始興同僚福田某嫉茂敦聲位出已上殊不平適因幕府監察鳥居忠耀信用本莊茂平次茂平次長崎人乞假西旋見茂敦曰足下獻大砲開西洋兵法而賞不酬勞予近出入權門請爲道地茂敦正色曰吾世荷國恩志在報國奚敢負緣求非分耶茂平次大媿往見福田激動以言會長崎火延及茂敦家乃修小島別墅據崇丘繞石欄鄉俗呼爲小城茂平次故慫恿福田謀陷之歸江戸見鳥居忠耀譖曰四郎太夫築私墅占據險要僭擬城廓

延岡人購火器情且不測忠燿告之閣老水野忠邦忠邦怒授旨長崎奉行收茂敦父子下獄逮捕門客是爲十三年十月也明年二月檻致江戸案經五府竟無證左而小人承旨鍛錬成獄先是舌人私買淸商貨物法當斬茂敦力救之至是追治之錮獄已而忠燿積姦暴露褫職廢錮茂平次亦逮而茂敦繫如故嘉永六年六月美艦要互市邊徼驟擾江川英龍以韮山縣令兼掌海防事屢請赦茂敦乃獲赦命爲江川附屬督鑄造大砲任砲術教授上書論時務曰我邦元和偃武以來兵式崇尚漢法朝鮮之役始用火器尙限步卒銃彈量三錢至一兩射力僅四五十步無隊伍節制之法我兵制五十騎爲一隊每騎從卒迨千人戰者不過半如西洋兵千人千槍無卒不戰而我軍無水勇大軍陳沙場蠹張旗幟夜篝炷火此殆揭標而待彈者我船載百石始安大砲一門砲

彈量不過五十兩西船一艘裝巨砲數十門此勝敗不戰而較然者往年粤東之變水陸連戰皆敗出償講和大辱國威此非前車之可鑒者耶不知迨今一變兵制而講火技貯硝藥造軍艦築砲臺顧士大夫見國家全盛未涉域外情狀故議論未得要領承平日久舉世不知戰備爲何物若邊陲一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禍結必有虎狼意外之患宜潛形藏影覘其所爲以應之順適其意其間修海陸軍制移傚國於要陝使彼知懼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是固爲制外之至計且請許互市曰我許淸蘭來販幾二百年未見其害今也天事人事俱變五洲梯航聲息咸通交商和親洵爲公理而我邦屹立東海鎖港之說豈爲得計乎唯宜接之以禮與之以信取萬國之長資我之短以固立國之基揣摩情勢指陳利害縷縷萬言言極剴切而當路疑忌百端獨閣老阿部勢州嘉納之擢爲講武所砲術師範秩一百石晉武具奉行任海陸軍制取調秩卅二百石茂敦雖以武起家性頗好文嘗受書法於廣東人施南鎬書大槪磐溪聯曰布武修文孰非經濟嬉笑唾罵俱皆文章筆法遒勁無和習磐溪大喜亦刻印贈之曰火技之中興洋兵之開祖當是時江川下曾根二氏門日盛而茂敦名益重慶應二年正月十四日年六十九病卒明治二十六年十二月贈正四位

論曰茂敦抱持見地每主張開港之說曰唯宜申之以禮與信且善講砲術論海防以豫備未然詩所謂用戒不虞者非歟特當時幕吏忌之被誣繫獄未幾忌者斥罰而茂敦寃錮十餘年不克盡其才爲可惜也吁小人比周飾成罪害古今一轍可勝道哉

村山拙軒曰先人松園與磐溪先生親善先人嘗云磐溪在長

崎時始知秋帆示太田南畝詩有一自西洋傳火技孫吳韜略皆陳腐之句秋帆由此發學洋兵之志此事先人所親聞而世或不知之

松林漸

松林漸字伯鴻稱廉之助肥前大村人生于北筑飯盛山下因自號飯山甫三歲解書字七歲時執簡賦詩遂爲寡儔藩主召置左右甚幸愛之藩主東覲漸從之時年十四師事安積艮齋艮齋見所作詩大奇之授以讀書法入昌平黌與岡鹿門松本奎堂等以經史文章相切劘漸少鹿門數歲兄事之時稱三人爲昌平三才子是時幕府政衰羣凶崛起時論紛如漸以矯激而漸等抱尊王黜覇之志以文字譏切時事痛言極論諸耆宿咸深驚歎不敢以新進小生遇之漸名稍著既而奎堂造尾州漸以事詣大阪鹿門

適在奎堂亦至欣然自謂百歲奇遇同儆堂島一舍居之京攝爲人文之淵藪三子因與恢奇博辯卓犖之士縱談時事中夜起舞時或呼酒叩劍慷慨悲歌有國士風時人稱曰雙松岡或有以混沌社諸賢比之鹿門獨不服蓋自負氣節文章超軼七子也嗣見朝廷數降勅攘夷狄幕府依違不前島津泉州獨率其衆入朝三子慨然曰此豈志士袖手旁觀之秋耶乃俱杖策入都干說公卿會變起倉卒海内騷然漸與病而西鹿門亦東歸文久三年夏頒詔親征奎堂糾合同志擧義大和漸奮然投袂而起曰聖主頒告親征豪傑響應此千載難逢之會時機豈容坐失哉因將東上勸力共事渡邊昇者漸親友也謂漸曰夫立廓濟之功宜見幾而作請少審量時勢莫蹈危機引留止之漸感悟即與渡邊兄弟楠本正隆等倡道尊王鼓舞士氣是年擢爲學館教授參決機務漸益

感激蘊義抱貞秉正排邪無所迟撓藩政於是大振然嚴毅自持盛名之下不免爲俗所惜正月初三日偕渡邊昇等詣藩主第賀新正夜歸遇盜於途劍銃交下漸獨遇害年二十九是歲慶應三年也漸性敏而貌厚才大而氣銳少好修實學愛多羅山之秀時時入山讀書尤注意古聖賢出處常念激昂靑雲必有潤澤於天下故其所蓄見於議論充乎文章其爲文鬱勃而昌明與其人適相稱云所箸有飯山文存二卷飯山詩稿一卷明治二十二年列祀典贈從四位渡邊楠本等招漸故舊追祭之

論曰渡邊楠本等之爲追祭也鹿門吾師適在北海余乃折簡報之復札曰渡邊兄弟楠本等獲有今日而大村公露賞典增封土皆賴飯山之力渡邊已列華族固不可不奏此人功此可以賞漸矣余復何言然漸既歿之明年王政復古渡邊楠本等勤勞王事爲維新功臣天獨不假漸年豈不惜哉

高杉春風

高杉春風字暢夫稱晉作長州人少師事吉田松陰與久阪通武親善通武沈實老成春風負膽氣不甚好讀書故松陰揚通武而抑春風春風憮然改志痛自刻責通武曰暢夫非吾所及也春風聞之曰久阪君才識出類吾敢比之乎松陰欣然曰二生推讓如斯乃國家之福也二人生同歲人稱爲聯璧遊江戸入昌平黌交結知名士文久二年春幕吏航上海藩主命春風隨以觀西洋砲艦意竊欲矯命購艦但爲罪已重必觸君怒繼慨然曰觸君怒毋寧購而備之還稽首於藩主坐前曰臣知武備不可忽専約購艦敢昧死伏矯命罪請裁之藩主原之不咎即命購取每疾醜虜猖獗與通武謀火橫濱不成遂爇殿山如京師三年夏詔頒告攘夷

之期春風躍然西歸馬關之役興乃建議選軀幹强壯者編奇兵隊藩人素服其才而嫉其無檢束於是咸曰渠必不爲故態至則持傘著屐左右擁妓如不留意然衆大笑已而陣馬關與通武等砲擊美艦會賊殺姊小路公春風度廷議或更變即赴京師果如所料乃率三條東久世諸公西走於是物論鼎沸竟獲罪錮獄此爲元治元年三月也七月三宰犯闕通武等死之廷議以爲朝敵東軍進討報至藩主大懼戮三宰謝罪春風特出獄乃奮曰東軍雖百萬何難敵之有少壯輩皆附之時總督德川慶勝命移三條公等春風曰三條公等窮而投我移之不義遂擁兵抗當路藩主怒斬其黨七人春風走筑前慶應元年正月總督以長藩伏罪撤兵是夜春風以奇兵八十人襲馬關驅官吏略糧仗傳檄四疆曰我公繼纘祖洞春公貽謀盡力王事而俗吏託名恭順且將割地

而容悅於幕府此所謂委肉於餓虎之喙者吾輩義不與共戴天因將誅戮俗吏以慰盛祖公靈振曜我公大節願諸君勠力義舉旗章悉用一字三星一字三星象洞春一品位也衆遲疑不發春風怒曰俗黨漫用公家徽章我正黨千百用之亦何害便自率兵入山口藩主使世子詰狀對曰臣等請誅戮俗吏一決國論以伸大義藩主嘉之乃斬用事者數人而舉春風等以參機務春風自起兵至此十有三日一藩兵權歸其手幕府大舉問罪春風謂衆曰盛者戮三宰謝罪今又討伐此不刈盡忠義種子不已者吾輩縱無所成亦安可不樹義聲以慰死者靈哉直航上海買艦而買銃砲兵制一倣西式封鎖四境時薩藩以幕府在邇內構兵修怨締國脈而耗國力英法諸國虎視於後不知防制爲今之計在諸藩協策共濟時難爲急務因解長藩俘囚禮遣之又遣使請釋怨

俱謀國藩主會群臣議春風不可來曰島津氏重大義棄小怨爲國家行成而我峻拒可謂義乎春風首肯二年二月令小笠原長行松平宗秀伐長藩二人駐牙廣島召藩主不至薩藩論出征無名以拒之宗秀監藝石兩道長行逃小倉東軍與松山藩兵夾攻大島春風身督兵艦驀入敵艦之間縱橫馳突敵大擾二月十七日砲擊門司田浦遂登岸奮戰守兵不支走大里七月四日攻大里火民家長行竄于長崎會大將軍薨勅令撤兵乃留馬關管兵馬三年四月十四日病歿年二十九春風爲人才明果斷不拘細節雖在軍中常携婦人然臨危蹈難志氣不挫允能出奇用兵有古名將風所箸有東行遺稿二卷明治二十四年贈正四位

論曰用奇取勝兵家常談而非奇傑士不能也若春風者其庶乎春風以一陪隸慨王政之墜憤幕府專橫跼躍其誠磅礴其氣一致國論破東軍於一擊之下以效其忠節雖未竟其功而逝其志則已快矣惟藩主危疑之際震慴幕府不能總群策以斷之而敗效稍晩亦可惜也

原忠成

原忠成字仲寧稱市之進號伍軒水戸人父雅言世事水戸藩少聰敏師事會澤憩齋藤田東湖成童能屬文是時幕府政衰士風委靡不振忠成爲文痛論時弊東湖見而奇之曰此偉器也必繼義公遺業以增光國史因作政事學問無二致說獎之忠成深服其言入弘道館益自刻苦業大進遊江戸從藤森弘庵羽倉簡堂問經入昌平黌與岡鹿門重野成齋高橋虛舟親善創論史會其爲文章鬯達衆莫能及時烈公參大議川路聖謨赴長崎接俄使挾忠成以行聖謨深器忠成將薦之固辭藩命退費費友爲張祖

筵是夜地大震忠成馳至小石川邸東湖災死忠成慟哭將要東歸遂下帷授徒烈公每慨國史志表之不畢業開史館招賢才忠成徵拜修撰閣老井伊直弼幽烈公別邸忠成奔赴與諸同志謀救之會朝廷怒幕府失政勅烈公督大政直弼忌之遏烈公奉還勅書忠成奮然曰勅書其可誣乎疏陳還勅不可十條已而有櫻田之變未幾烈公亦薨天下洶洶大原三位奉勅東下忠成與藩宰大場景淑武田正生見長藩桂孝允松山藩山田球居中周旋幕府卒奉朝旨是時文久二年十一月也明年將軍入朝忠成與武田正生藤田信從一橋公詣京留參帷幄方是時外人窺隙薩長以雄藩互構異同浮浪議起幕府事日急而一橋公佐將軍決大議使三百藩不至崩頹者忠成之功居多焉是歲大將軍薨一橋公承宗統即日召爲監察忠成感激出入風議靡事不爲獲旨

一日五遷孝明天皇崩忠成掌山陵大儀建議廢浮屠式一復古制及兵庫開港議起乃歎息曰氣運之變潛會默移常出人意表當局者或不及知知而不及制者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洞觀時勢勸將軍上奏許外請而小人權倖多疾惡之宣言曰兵庫開港原氏實主張之此反覆賣國者遂害忠成卒年三十八慶應三年八月十四日也一人自首閣老板倉邸乃知幕臣之為忠成狀貌偉然沈毅有才略寡言自是亦不與人校短長當其任督府事也與永井尚志柏原某等議臨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死生不渝故薩長諸藩多忌憚之其風槩亦可想見矣性好學於書無所不窺尤邃邦典工詩筆翰所著有居學筆叢若干卷護王明神事蹟考一卷西遊記一卷論史會稿二卷督府紀略二卷尚不愧齋存稿四卷明治維新後贈從四位

論曰鹿門吾師誌忠成墓曰仲寧常慨外事將承烈公志藉天下力耀國威於海外故當德川還政時使仲寧在必當贊將軍協力薩長諸藩成維新業此余之所以為幕府深惜仲寧之死也其為吾師所推重如此然余嘗以為忠成與大場武田諸子首倡尊攘之說而武田之卒同志西上忠成盡勸一橋公匡救之當時雖陰匿武田遺孤以存其祀究不足以雪武田寃憤也此所以卒死於非命歟

阪本直柔

阪本直柔通稱龍馬高知人父直足世事山內氏直柔少時尫弱為衆所侮及長狀貌魁碩志氣雄邁不群常以武力智謀自許嘉安之際尊攘之說大起所在囂囂島津泉州率勤王士入京四方聞風響應直柔慨然欲盡力國事自脫藩籍東上至則事已沮乃入江戶途見諸藩東覲儀從甚盛曰咄優孟衣冠焉得濟事乎學劍于千葉周作刻勵數年極其祕奧會藩主被譴屏居物議沸騰乃與武市小楯俱南歸經兵庫見英艦航過顧小楯曰吾輩常論攘夷謂我有百鍊之刀可以制勝於一擊殆兒童之見耳彼一旦來攻則巨艦大砲環海皆敵何有於百鍊刀乎再遊江戶訪勝海舟得聞海外大勢及論水勇倡練急務直柔悟即稽首曰前聞友人述先生之說無所融會以為刺謬今獲親謦咳崇議宏辯舉世所稀始深恥固陋願列門牆受業海舟大奇之啓誘備至後銜命巡薩海直柔從之謁鹿兒島見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尤服隆盛隆盛亦重之元治元年長藩士犯闕大敗幕府舉兵征之長藩戮三臣謝罪是時薩長互構異同而勢力動天下直柔謂其友中岡愼太曰兩藩講好夾輔王室則挽回天運成中興業不為難也此

非志士效命之秋乎愼太然之因與土方久元入京師見小松清廉大久保利通謀薩長修好約久元赴長藩說木戶孝允愼太入薩藩說西鄉隆盛遂俱西發久元途見直柔即告以實直柔曰予請赴長藩而愼太入薩隆盛時已東指疑為薩人所賣直柔聞之即日入京始知隆盛與愼太中路相阻未遇乃馳赴長藩見孝允曰幕府不奉朝旨統御失方群藩各心亂兆已成今貴藩與島津氏苟釋宿怨而勠力謀國則挽回天運洗三百年積習以固丕丕之基在此一舉若坐失時機海內分裂英法窺隙禍殆叵測可不寒心乎毛利氏會諸臣議高杉春風持不可直柔曰貴藩已和歐美而難薩藩此親殊類而疎同胞也春風大笑首肯議遂決與孝允俱入京師見小松西鄉大久保議國事薩長交日密而幕府不知也大將軍家茂大舉西伐令諸藩出兵薩藩論征討無名義以

拒之初幕府因島津氏抗毛利氏至是悟為其所紿幕吏乘夜襲直柔寓直柔與其友近藤昶斫數人奪門走脫途中近藤易服買酒盤礴酣飲各自別去慶應二年東軍進發直柔西下召募浮浪編水勇六月東軍攻大島甚急因授意高杉春風以伴為薩人所脅援之七月三日治砲艦冒曉霧襲東軍東軍退而築壘富士迅動鳳翔三艦發彈為聲援直柔督水勇由馬關逆擊破之大將軍薨德川慶喜嗣遂託喪罷兵適藩主山內豐信使後藤元曄造長崎購取輪船直柔與春風俱往見請即以所率兵艦除脫藩之罪元曄具狀藩主許之乃編艦隊號海援隊中岡愼太亦編陸援隊皆隸其藩竝購銃千挺獻之說以協策薩長二藩光復帝業藩主授旨後藤寺村福岡神山四臣建議王政復古乃與愼太東上幕府自征長無功威權已替慶喜知不為衆所與遂上表辭關職會

親藩於二條城出示手書左右嗚咽無仰視者直柔挺身進謁曰殿下深慮天下安危奉還大政實出至公誰敢異議願速請朝旨以奏實功一坐大驚議論漸起慶喜特召後藤元曄小松清廉詢以此事會桑二藩固執不可慶喜心嚮之默遣侍臣傳旨元曄飛然而去會桑二藩脅關白二條公曰朝廷遽廢幕府浮浪陪臣橫行殿陛而無寸兵尺鐵何以制諸關白頗為所惑清廉往說之曰光復王政丕揚大烈時勢所趨今有不可已者獨殿下持異議何也抑不聞乎才谷梅太為浮浪之魁曩者後藤元曄之謁將軍也瀕行梅太誡曰若將軍有不可復古議則子自刄於殿前予要途擊將軍是屬聞殿下持異議則必遷怒於殿下臣竊危之關白瞿然變色曰敢不奉教亡幾勅允慶喜還政之請才谷梅太郎直柔變名也一日愼太過直柔寓入夜有人叩門求謁三人尾將命者而入斫將命背仆焉直柔方蹶起執刀脫走不及盜刄亂下愼太亦斃三人呼快倡猿樂曲而出直柔創重顧愼太曰為國斃於豎手豈非天乎乃瞑年三十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也愼太少直柔三歲三人者幕府近藤勇等云明治二十二年贈正四位

論曰鹿門吾師刻所箸尊攘紀事岩倉右府以其敍德川還政未悉即招吾師具說直柔協和薩長兩藩顚末故其箸補遺載直柔事迹敍述簡明議論雄快誠足以不朽矣惟與予所聞小異乃參他書立傳蓋島津泉州之入京也長藩悔為其所先毛利父子相踵入朝明年賊戕姉小路卿遺刀銘曰薩工奥泉州忠重幕府諜者疑為薩藩仁禮某田中某遣卒捕之田中拒鬪自刄仁禮拘於松平藝州邸詔罷乾門守衞薩人以為長藩所陷中川親王與島津氏有姻故一日遣其臣伊丹山田二人詣楠社三條公疑其授

旨私使薩藩矯勅發兵捕之是時薩人擊走英艦奏捷而長藩與美艦開戰勝敗不決上意漸向島津氏迨詔罷親征薩人援會桑二藩逐七卿禁長人入京長藩三宰之犯闕也薩人勠力幕府逆擊破之兩藩互構嫌隙莫能相下當是時雖出於權勢之所爭亦由於疑忌莫釋排解無人也惟直柔知兩藩之不可不和幕府之不可不剷王室之不可不興感槩豪健毅然自任天下之重故能以一浮浪之身蹈萬死一生之地運雄圖於方寸之中協合兩藩贊成維新之業岩倉右府謂其功不在木戶西鄉諸人下信哉

三好淸房

三好淸房字顯民通稱監物號閒齋仙臺人其先出自阿波十一世祖義元以武勇游事藩祖貞山公於大阪賜祿六百石以黃海為采邑祖義偏父淸明淸房少遺父喪母育生氏訓之有義方長

而好學慕岳武穆之爲人自負氣節慨然有報國志歷職屆從目付近習公儀使擢任出入司會柯太疆界論與幕府命仙臺戍蝦夷藩主雖其人清房卽請行乃命往戍手書陽氣發處金石皆透八字以勉之清房再拜受命巡視國後擇捉二島深憂北虜窺邊上屯田策是時美俄英法諸國乞互市開閉論大興而朝議以攘攘爲主清房進見藩主納以勤王之說藩主聞而重之陟參政祇役江戸文久二年建議改革藩政不報三年大將軍入朝親征議起勅召藩主國老遠藤允信拒之猪苗代謙道曰賄近衞公金三千兩庶乎得免清房奮然曰謙道何人敢抗明詔耶藩主呼曰止止卽西發清房與但木執政從之朝廷頒告攘夷之期清房乃欲先歸以修戰備直謁近衞公賦和歌呈覽近衞公悟許先諸藩賜假增祿百石乃益感激勞畫防務而權臣不便遂相與騰口而忌

清房者以危言媒孽其短遷番士隊長慶應三年冬大將軍德川慶喜奉還大政勅召薩長諸藩尋竝召藩主藩主復清房參政卽請入朝而群臣倡異議曰德川還政出薩長二藩要切非朝旨也清房獨稽首於藩主坐前曰我藩念西公以來積勞王家今坐視王家之急可乎夫爲忠爲不忠在公駕之發與不發願勿失千載一時機而貽笑於天下事定之後藩主欒聽直命晉京且曰孤亦當圖發清房領旨直駛火船西向入下田港船長聞正月三日東軍敗於伏見請回航品海不許促趣鳥羽港二月二日詣京義旅輻輳輦下爭先東伐特詔仙臺討會津寵以御旗二旒時九條公爲鎭撫使澤公副之醍醐公參軍事清房分隊護之乘程東下衆心疑懼異言紛起清房仗義措辯議已決藩主郊迎之鎭撫使于是與參謀大山綱良議征會津初執政阪英力承德川旨歸自江戸揚言曰薩長二藩要幼主奪德川政權其所以禁令者僞勅耳衆以爲然通款會津庄內二賊爲應競播訛言至是疾清房如讐飛謗騰讒勢益洶洶清房不懼直行終爲所構褫職醍醐公問其故阪英力曰三好參政有事涉不敬故解職清房艴然見英力曰足下職爲執政而撓我公勤王之志今反誣吾不敬者何也英力曰予豈誣子惟惡要劫朝廷毒亂天下者耳非敢忤朝旨也清房抗言曰朝廷光復大政置總裁議定參與諸職取決於有栖川仁和寺二親王中山納言公以元舅之親翼亮聖主預聞萬機絲綸所頒錦旗所向四海景從亦足知薩長二藩無私心也英力默然久之然卒不能悟清房已黜國論一變會奧羽諸藩於白石要盟抗逆王師清房度不可爲奉母屛居采邑已而磐城白河淪落英力恐清房再起伏兵於途召之清房稔其謀以病辭會衆議構異

同松本執政欲起清房問意見發使往召甚急母曰汝往則獨蒙媿恥隕命毋及不若自戕以全節清房曰死者士之常分事至於此兒敢汚哉乃作上醍醐公書論諸子曰王師臨疆撥亂反正或不踰三旬宜將書面呈爲王母請命又遺書藩宰大條宗亮以陳已志懸岳武穆畫像於堂命酒賦和歌從容顧左右曰吾得從古人遊於地下足矣或勸其遁秋田則曰國家昏亂不能誅暴禁邪何面目復見日月去玆非吾死處也遂伏劍而死年五十四明治元年戊辰八月十五日也清房旣死未幾藩主悔過歸誠國論於是反正一如清房言清房性孝事母祥順自奉菲薄而遇人能推誠襟懷灑脫好蒐古書畫至五百餘幀又作畫畫如其人晩年好讀通鑑歎曰温公眞君子人也非至誠憂國則何以克濟蓋其生平大節確乎不可拔者多得之學問云二年十一月詔賜祭粢金

二百圓贈正四位

論曰當德川還政時奥羽諸藩闔事機倡異議獨淸房投袂而起力排衆議而不辱其身明目張膽伏义義氣發皇謂之智節兼全之士可也當時謀國者非無賢智之人惟但木阪諸執政積懦萎威適以罔上不道陷藩主於不義玷辱國家智者亦不可奈何惟有一死以謝君父耳而某某與淸房共事者生存至今尙力攻其枯骨是誠何心哉顧鹿門吾師與淸房爲莫逆爾時淸房罹禍吾師亦下獄卒能得一生於萬死之餘乃表其墓曰我藩雄於東北而一旦爲逆徒所誤有一淸房固守大義百折不回遂以身殉此可以少說於天下矣噫可謂特識矣

荒井扇溪曰余聞三好參政當在函館與堀織部正頗有畫策時法蘭人爲二公撮影余因參政子孫見之二公英姿颯爽眞

令人欽慕不已

橫井時存

橫井時存字子操通稱平四郞熊本人父太平世事細川氏時存少入藩學讀書通古今明大義善騎射尙論古人以小松內府比顏子於先賢獨取熊澤蕃山常慕楠公爲人自號小楠慨然志天下天保中游江戶受業林祭酒之門又見松崎慊堂服其學識慊堂亦許爲奇才與藤田東湖川路聖謨交議論踔厲風發不可掩也藩主懼所論觸時忌命歸里水戶烈公聞其名使東湖傳旨先是時存慮水戶分黨爭權貽害他日屢見東湖論之東湖不敢用至是西歸杜門謝客涉獵群籍著說論道德爲經國濟民之本家貧躬爨炊者四年設教于家弟子各以材質授書勵以大節愛才容衆初信伊洛之學其後悟曰高談性理濶於事情者非聖人所以隨時成務也又慨學者多爲勢利轉移賢者則沈沒於文藝乃極論正德利用厚生之道曰堯舜之政在水火金木土穀以濟民用漢唐以來質不勝文宋儒說性理而不達利用厚生之旨發明者顧在西人其言切中時病故詞藝之士忌之稱爲實學黨藩主擢任文武事國老長岡是容荻昌國皆推服是容致仕忌者益衆時存顧其徒曰宋時有以僞學之稱蒙罰者我儕負實學美稱不亦善乎四方聞風爭趨門下越前三寺某來見深服其說嘉永四年二月從二弟子東游抵越前藩宰迎之館其別墅八月歸越前藩主春岳公欲聘之釐革學政使藩臣傳旨乃草學校問答錄以獻六年癸丑夏美艦乞互市時烈公參大議時存贈東湖書曰天地大道萬國共由安得有鎖國苟有用我者吾當體上帝一視同仁之旨先說美國然後歷使歐洲結約講交俄艦入長崎川路聖

謨往勞俄使乃贈書曰今之虜非古之虜宜應對以禮移居沼津弟子就爲運土伐木建設塾舍由是號沼山優游如適世者而未嘗忘天下憂當是時沼山號動朝野安政五年三月春岳公厚幣聘之乃赴越前人或譏其仕二君時存笑曰孔子游七十二國云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然則何仕不可聖人之道特治人濟物爾既至春岳公待以賓師自稱門人遂預聞機務曰勸農桑整商務以富國製砲艦練水勇以强兵士則文武無歧凡三大端次第施行時存天資敏練遇事剛果邁往之氣人不可當故慕者衆而忌者亦衆一日與客飮暴人提刃而至時存翻身逸去春岳公度其取奇禍乃遣歸藩主責其不抗敵沒世祿慶應三年幕府廢朝廷綜攬庶政徵拜制度局判事超任參與敍從四位與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典職機密會獲病自草遺表少焉

稍愈志氣猶壯從政纔八閱月未及展其所蘊蓄一日退朝途罹賊刄遂卒年六十一明治二年正月初五日也上宸悼賜賻知與不知聞訃者莫不惜時存軀體不逾中人然神氣魁岸好讀王新建書頗能識道理與勝海舟元田東野最親善但內行不篤人皆病之生平所論述甚多皆散逸嗣子時雄蒐輯遺稿行世

論曰吾讀小楠遺稿其文辭雖不工然往往足以警發曰明堯舜孔子之道盡西洋器械之術何止富國何止强兵布大義於天下耳曰收攬人才洞開言路與天下爲公共之政此皆見其卓識矣抑其伉爽有餘而絀于善藏取後之道故自令摧折歟不然何須之暴也

中村研里曰維新諸公大抵叙崇爵榮子孫獨不及于小楠何哉或曰所云明堯舜孔子之道此主張禪讓者非所以忠天朝

也果然乎夫堯舜禪讓出於不得已者固聖王之糟粕耳據此爲譏可謂誣矣孔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仁之本歟然則孝悌云忠恕云仁云者皆爲一本可知也小楠慕楠公爲人自號小楠此豈有不忠之心哉

大村永敏

大村永敏初名亘安本姓村田氏稱益次郎防州吉敷人少好學欲以儒鳴年十八師事廣瀨淡窻粗通書史是時國勢陵夷士氣不振而西學漸盛永敏慨然改曰丈夫焉作章句儒耶游大阪從緒方洪庵講西學兼修醫術尤好韜鈐爲宇和島藩所聘譯荷蘭兵書入江戶下帷授徒幕府延爲講武所教授居一年辭職歸藩主毛利氏擢任兵學教授賜祿百石譯普國兵書尋修軍制會三國老以兵犯闕幕府發兵討之永敏與諸同志謀傳檄四疆自率兵當北方一面大破東軍慶應三年王政復古明年正月永敏隨世子入京任軍務局判事編親兵置牙伏見車駕幸大阪永敏先驅檥兵艦以肆武上嘉賞詔還江戶五月叙從五位兼任江戶府判事前將軍德川慶喜屏居待罪而故吏驅擾常野甲信之間其在江戶者嘯聚東台稱彰義隊與會津仙臺諸藩互爲聲援永敏曰賊勢不可長也請速勦之議者以兵寡不從獨大監察三條公然其計擧參帷幄是月十四日永敏部署肥筑諸藩兵次日昧爽圍東台苦戰賊一隊擎德川家康所用旗標據寬永寺王師縱火破之奥羽諸藩不服王師東征賊據函館五稜郭陷松前城永敏曰彼擁船艦非水陸並進不可也廷議從之明年三月賊遂不支請罪歸順於是東北悉平詔論功行賞賜永敏世祿一千五百石

永敏建議曰今國家中興諸藩各異兵制宜海軍仿英國陸軍仿法國以統一之而延兩國教習養成士官製造兵器爲急務諸藩頗駭其言由是異論喧然永敏極陳東西形勢以指切當世得失廟議始決廢軍務局置兵部省永敏任大輔奉命歷視大阪兵庫可設兵學校造兵局地館于西京賊衆夜襲擊創重上遣御醫賜藥遂就大阪病院明治二年十一月初五日遂卒年四十七贈從三位賜賻有加永敏爲人方額圓顧眉軒目張生平持己儉薄待人少恩臨事果決無欺飾矣其所規畫撤諸藩禁佩刀定徵兵令開兵學校皆次第施行於是人皆稱先見弟子故舊相謀立銅像於靖國神社之域三條公爲之銘

論曰永敏治軍嚴肅臨機果料敵明謀定而後戰能以寡制衆雖古賢將無以尚焉且其兵制設施得宜斯皆根於忠智而已惜乎

中道而殞也朝廷授爵榮子孫其待功臣亦可謂至矣

小原寬

小原寬字栗卿號鐵心美濃大垣人祖能令父忠行世事戸田氏寬少負氣從佐藤一齋齋藤拙堂問經義又從梁川星巖學詩天資明敏雖寡學術而能通時務天保中襲先職爲執政時承宿弊出入不償乃百方經營未幾財理倉實又興學講文演武一藩翕然賞賜三百五十石卽歲納二百五十石充公安政中美俄諸國乞互市海防論大興乃獻策墾田練兵以資武備增祿百石固辭朝廷屢詔攘夷幕府不應於是士之倡尊攘者聚京師寬亦鞅掌王事元治元年夏長藩士犯闕後軍禍原元僴在伏見鼓譟而進寬督藩兵擊破之元僴傷以身免云慶應三年大將軍德川慶喜奉還大政詔置總裁議定參與諸職寬與木戸孝允大久保利通

等任參與明治元年正月三日也會伏見變起藩兵爲德川先驅寬子忠迪在兵中乃馳使召之又因藩主有罪卽日乞假兼程歸藩進見藩主論陳大義甚力遂勸藩主入京待罪且上書請恩貸優詔爲東征先鋒建功自贖當時諸藩多誤方向獨戸田氏幡然反正而存社稷者寬之力也是月兼任會計事務局判事閏四月改任會計判事敘從五位下兼任江戸府判事病辭優旨賜物二年夏藩兵奏功賜藩主三萬石乃分一千五百石酬其勞諸藩奉還版籍詔以諸藩主任知事寬遷大參事獻金千圓充治內開拓之費四年七月廢藩置縣乃轉本保縣敘正六位未赴任補藩廳出仕五年四月十五日病卒年五十六寬容貌魁偉濶達有才識其議政事不好苛察言多詣理好飮善談衆無雅俗皆盡驩少壯周遊四方自名公達人至文學緇流鮮不與善尤善僧雪爪嘗挈雪爪遊嵐峽邂逅木戸孝允廣澤眞臣俱設飮與方豪鍋島閑叟秋月古香松平春岳諸公追至雪爪睥睨諸公閑叟掀髯入其喉中寬從旁侑觴一坐大笑又嘗訪山內容堂於橋莊容堂與秋月古香泛舟賞月見寬大喜興酣耳熱取賴山陽所書赤壁賦賜之又嘗侍宴上親賜酒寬巨觥滿引獻詩性本愛梅栽數百樹起一亭曰無何有莊暇則與客觴詠其間酣暢盤礴往往徹曙而止然未嘗以宿醉廢事閱歷時艱憂勤國事一藩士民賴以爲重所箸有銃卒訓語一卷火船摭要一卷改革十則一卷飮夢一卷鐵心文稿二卷鐵心遺稿四卷後車駕嘗南巡途經美濃贈正五位賜祭衆子孫列華族

論曰余讀鐵心遺稿知其東西祗役輔佐藩主講文演武振作藩政與老儒名士論經濟與杜多羽流談玄理皆中窾要其詩雖流

連風景往往微寓時事有少陵每飯不忘之意大垣人某嘗謂曰小原大夫欲改革一藩兵制將具書建策庶僚頗駭其言會僧雪爪住藩靈城夙負重望因反覆開諭衆始服後詣京師贊中興初政亦雪爪薦之也雪爪聰明瑰奇出示所箸山高水長圖卷都記生平閱歷者於寬交游最爲悉余由是益知寬之與雪爪固爲有心人矣

鴻雪爪曰余在大垣時與小原鐵心小野崎立堂俱訪菱田海鷗與逸飮劇海鷗詰鐵心曰君何不潛心於經義余嘗深惜之鐵心笑曰頃得一奇句在座希聯句以成章遂書鐵心本來不讀書七字爲倡余續句曰一笑蔑視古豪傑立堂海鷗亦皆聯屬竟成一大篇鐵心顧曰予卽以不讀爲別號請書不讀書屋四大字余左手一揮拙殊甚鐵心又爲一聯曰書於左手擬生

妙人遇多艱節始高一坐嬰節稱妙此事余已書鐵心遺稿中今又爲館森子漸書其傳後者以子漸甚悅之也識者不爲阿好則幸矣

木戸孝允

木戸孝允號松菊長州人本姓和田中稱桂後改木戸稱小五郎父曰正直世事毛利氏孝允少卓犖不羈母深誠之母病看護弗懈丁內憂哀毀盡禮師事吉田松陰涉獵經史嘗獨行郭門外群小爭道揕孝允墜水孝允起振衣而去人皆笑其怯孝允曰天爲邦家生吾吾安得爽天意而輕身命與群小校哉松陰聞而歎曰此將相器弗可及也遊江戸學劍於齋藤立善又從江川英龍中島永胤勝義邦講泰西兵法英龍巡相房豆武沿海孝允執鞭鐙從之安政中藩主毛利敬親創有備館於江戸邸練習文武擢孝

允爲都講是時幕府失政內外多事尊攘之論大興孝允建議修武備値河邊元善要擊安藤對州不克投長藩邸自殺孝允累坐事釋入京干說近貴慨然奮志澄淸文久三年七月藩宰益田親施私上封事輔相三條公將藉長藩之力以復王權密勸先帝移蹕大和事洩守護松平容保奏停公卿朝參悉斥逐長藩士三條公等西遁明年益田親施與國司福原二氏擁衆東上上疏愬寃松平容保拒之孝允雅荷三條公之知頗有所區畫憂親施等輕舉誤事諫以反軍不可遂犯闕敗走而孝允自竄于巷一夕捕吏突至俠伎松子以身蔽之得免松子慧而有氣後歸孝允乃共易服爲賈人奔丹波踰歲入馬關此爲慶應元年四月幕府奏褫敬親父子官爵傳檄諸藩大擧問罪敬親戮三宰謝罪總督德川慶勝班師請寬待弗許一藩於是反激遂鎖四疆敬親任孝允監察

革兵制爲戰備二年六月幕府再擧臨疆長藩逆擊破之三宰之犯闕也薩人援幕府互構釁隙土佐阪本直柔說薩長釋怨共濟國事敬親然之私遣孝允詣京見小松淸廉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二藩交日密而幕府不知也及其再征薩藩論征討無名義以拒之會大將軍薨遂託喪罷兵於是利通見敬親曰我兩藩奉旨鳴幕府僭亂之罪一洗三百年積弊以殉國家維新之基非資兵力固不可也孝允贊成之藝藩亦應之三藩兵已東指因中御門中山諸公奏狀朝廷下密旨討幕府會大將軍德川慶喜知衆議不容遂上表奉還大政詔曰方今新復王政挽回國威庶政一決於公議與天下更始乃廢攝關守護諸職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而慶喜猶觀望未肯解職擁兵次二條城廷議處分之勅召敬親入朝以薩長土三藩兵戍伏見鳥羽明治元年正月慶喜約會桑

諸藩入京搆薩長罪狀天兵邀擊大捷慶喜遁江戸是月孝允爲參與尋任總裁局顧問四月車駕幸大阪命孝允及副島種臣後藤元曄等創制度召見孝允利通親問時務超拜從四位藩士賜謁自此始七月詔以江戸爲東京是冬東遷孝允扈從明年更官制補待詔院學士陞從三位食祿一千八百石固辭不許次年春拜參議孝允常憂諸藩踏跱治不歸一與利通及西鄉隆盛謀廢藩爲郡縣三條岩倉二公大然之二人各勸其主肥土二藩應之連署上表奉還封土版籍諸藩皆仿之乃任諸藩主知事尋免諸藩知事時四年七月十四日也孝允輔佐藩主效力王家者八年而還政納封二事實爲倡首云是歲十月右大臣岩倉公爲特派全權大使赴歐美各國孝允與利通副之閱二歲還會朝鮮有異言臺灣生蕃殺我漂民陸軍大將隆盛欲出師問罪孝允與二三

大臣固執不可隆盛議不合辭去七年四月征臺議決孝允奏疏辯不報乃移病辭職優詔慰留補宮內出仕賜暇歸休利通奉使淸國議和班師欲起孝允共事仕會于大阪勅召還之復任參議兼管宮內八年四月詔置元老大審二院開地方官會議孝允爲議長朝鮮人砲擊我軍艦於江華島朝議征討參議板垣正形曰征外寇宜先整內治左大臣島津久光右之劾首輔不稱職二人辭去於是臺閣分黨中外危懼或勸孝允去不可曰大難當前大臣去位天下事誰可支拄者因奏請躬往朝鮮便宜措辦適罹病不果轉內閣顧問九年夏扈駕東巡還兼補宮內出仕初孝允與板垣副島諸人倡立憲政體之議郡縣制度雖已成而諸藩俄失封土士人不安至是頒金祿公債證書上下始知所向孝允常謂施政之本在培養君德因屢請還啓沃之任一日侍講筵問及國

體對曰昔者王朝倒持太阿一授外戚再授武門然均在國內事不關皇統今也五洲梯航異類覗隙苟國憲不立政柄推移則金甌一缺不可復補此臣之所以責難不辭也上竦然倚重之十年一月陪駕赴西京宿痾復發二月薩人奉西鄉隆盛作亂孝允大驚奏請身往諭之不許乃參征討機務積勞成疾病益劇車駕臨問勅遣御醫賜藥五月二十五日遣侍從鍋島直彬就授勳一等旭日大綬章翌日薨年四十有四上震悼贈正二位賜賻金五千圓兩宮賜金二千圓及絹帛數匹誄冊曰孝允公誠忠愛夙傾心於皇室獻替規畫大展力于邦猷贊維新之鴻圖襄中興之偉業功全德優有始有終洵是國之柱石寔爲朕之股肱蓋其篤棐之忱早契宸鑒也葬西京靈山塋域賜儀仗兵護柩百官送葬詔進其嗣子班華族嗚呼孝允以命世之才擢自陪隸升列台輔公忠偉略濟時匡國功已顯勞亦至矣故其薨也士庶婦孺皆發哀相弔豈直舂者輟相而已哉向者勤王恤民之德可謂浹於百姓矣孝允狀貌英偉器宇弘聳不苟言笑莅官臨事任以大節矢以小心每能獨抱見地善謀好斷絕無所矯飾然性善病其爲參議三拜三辭不久在位而其心罔弗在王室故與望所歸隱然爲天下重嘗構別墅園池成趣四壁書畫公退餘暇與名士雅流倡和興酣揮毫雲煙飛動品藻鑒識夐絕過人常勤咨訪量材授任推賢讓功和衷共濟信可風矣賴醇吉田矩方橫罹荼毒中島永胤河瀨元善忠憤死事並經紀其後又劃俸以周舊藩士其風誼曷可及乎哉

論曰孝允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並崛起及遭際會協策自謂千載一遇也卽俱勠力濟世夷難襄亮中興措天下於嶽安猗歟

偉哉若斯之盛也而隆盛死於叛利通斃於賊獨孝允全節鉅美誄冊所謂有始有終者其智慮必有度越諸子也歟當聖上親政日淺外事最繁孝允憂國憲之不立其奉使於歐美諸國也訪政治風俗審所以致富强知我故常之不可不革亦惡其貌襲以失國體議曰制度文物隨地異宜而其所以致盛衰存亡者獨在國憲立否何如耳日者聖上頒告誓文以示天下方向宜擴充其旨確立政規因草創憲法惜其不幸不及目今日百度秩然也而無識輩或不涉內外不辨國體風紀爲何物不知取舍損益以適時宜此不惟倍聖旨抑亦孝允之罪人也

大久保利通

大久保利通別號甲東通稱一藏鹿兒島人父某稱次右衛門世事島津氏利通少精敏好學匪懈與西鄉隆盛親善爲記錄所書

役父獲罪流鬼界島利通坐罷職越三年父赦還時幕府政衰內外交訌藩主順聖公常抱康濟志利通與隆盛屢建議稍蒙親近順聖公薨藩論一變隆盛觸忤流南島介弟久光夾輔藩主忠義擢利通參機務利通言隆盛潤達有大略勸力盡規欲以義聲倡天下以成順聖公遺志請召還之文久二年久光入朝奏時事朝廷令大原重德諭旨幕府久光副之利通居中關說周旋甚力慶應二年英法諸國交通開兵庫港朝議未許衆論鼎沸大將軍德川家茂上表請解職滿廷嘩然利通進曰此良機也宜召諸藩采公議庶政出於朝廷議連二晝夜不決先是長藩毛利敬親得譴幕府藩卒懟寃犯闕蹀血幕府討之敬親戮藩卒以謝至是再討令諸藩出兵利通論征討無名以拒之閣老板倉勝靜召利通有所論利通佯與曰雖幕府有罪大擧討之諺所不忍然已有命敢不報寡君閣老大辟辯之竟爲不解而退物議洶然會大將軍薨遂託喪罷兵時會桑二藩藉幕府淺公卿矯朝旨利通承于久光見毛利父子與木戸孝允共議匡濟藝藩亦贊之朝廷降密旨討幕府土藩山內豐信建議王政復古大將軍德川慶喜知大勢所趨上表奉還大政是時三年十月十四日也利通至鹿兒島傳密旨促藩主入朝謂此千載一時機弗可失藩主然之乃西上勅廢攝關將軍守護諸職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利通任參與大集議朝堂山內豐信曰召慶喜班議定利通抗言曰今日事在處分慶喜爲得參大議乎勅諭慶喜慶喜擁兵退大阪明年改元明治正月伏見變起六師奏捷慶喜東走利通擢爲總裁局顧問建議遷都布恩威四月召見賜謁自請東下乃與輔相三條公議置鎭將府理庶政九月東幸十二月扈蹕西還勸藩主獻封邑十萬石以

擴張軍政優詔不許二年正月詔遣使薩長二藩褒其勤王利通從焉而諸藩胥率納封土未允上東遷令利通繼發秉掌行政官六月聽諸藩之請以諸藩主爲知事七月更官制遷待詔院學士尋任參議九月朝廷論功行賞敘利通從三位賜世祿一千八百石是時朝制屢變世疑薩長不相和利通以爲方今之勢非薩長一心大有所更張恐大業不振因請往說久光隆盛詔遣利通召二人未至而孝允以病不朝利通憂之邀孝允傾懷共談無所隱語大合遂議廢藩置縣三年十一月朝廷遣岩倉公於薩長二藩召久光敬親利通孝允從之久光使隆盛代朝敬親亦遣其子元德利通偕隆盛孝允赴土藩見板垣正形即告以實遂偕還大議立政四年七月詔廢二百六十二藩爲三府七十二縣悉免諸藩知事治竟歸于一矣是歲十月右大臣岩倉公爲全權大使視察歐美各國利通與孝允副之在外二年召還參議副島種臣後藤元曄板垣正形江藤新平等憤朝鮮無禮欲征之陸軍大將隆盛請曰奉使往論不服則用兵利通與岩倉公及孝允固執不可曰方今急務在整頓內治未遑外事我與朝鮮鷸蚌相持是徒與漁夫利且我與歐美各國立約禮非對等英法置兵我地若屬國然不是憂而啓朝鮮忍於大不忍於小察於遠不察於近恐未得其說隆盛等所見不合皆辭職初利通與隆盛情好親密協贊大業至是其交始離矣十一月置內務省以利通兼卿隆盛既去利通專任國事七年二月前參議江藤新平作亂利通請往鎭之尋有臺灣之變朝廷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都督往討生蕃蕃人伏罪淸國有異言駐淸公使柳原前光辯論不決利通請往八月爲全權辦理大臣遣淸利通與彼大臣會議議不輒決將辭絕之淸

廷遂認討蕃爲義許償銀約三條款卽日上道抵臺灣見西鄉都督商議撤兵朝野稱慶上手詔慰勞內旨賜金一萬圓清自是亦歸和好明年朝廷以柯太與俄羅斯久利留島互換嗣朝鮮亦修好英法諸國皆撤兵戍出利通議時孝允在散職乃起之悉革衆事以修紀綱奏請輕減賦稅剏內國博覽會任總裁九年五月車駕巡奥羽奉命先發還併諸縣爲三十一縣又設考績之法皆利通所奏定也時稱利通及孝允隆盛爲三傑均以英才碩量應運而興至於政事大略利通獨爲全才焉蓋其規畫本末備擧以地方制度未善先務殖產以養國力他事次第修擧而値鹿兒島之變初隆盛之歸鹿兒島也興私學校其徒倡亂奉隆盛主之利通慨然曰吾與隆盛睽隔數年然今以大義說之必有所合因請赴鹿兒島朝廷止之乃與太政大臣三條公及孝允等辨征討機務

王師水陸並進賊軍大敗隆盛等伏誅亂平叙勳一等賜旭日大綬章叙正三位賜勳章年金七百四十圓十一年五月召地方官會議設公債以興產業議定遂下其令是月十四日將朝會福島縣令山吉盛典來見利通留之謂曰日者會地方官告殖產事畧意未盡幸子至請畢其餘蘊大業之成須三十年分爲三期戊辰至今兵馬擾攘內外多事而一期已過今後十年爲第二期變亂漸定內治且興此爲最緊要時某與諸君所當努力也至第三期則承繼潤飾俟後賢能者地方官宜知中間一期之爲最要長計大策以養國力愼勿濡滯貽害下民盛典感激而出乃戒駕途過淸水谷島田一郞長連豪等六人害之車上薨年四十九六人者嘗結鹿兒島賊遂及是擧而利通之遇害距與盛典語僅數刻事聞上震悼遣侍臣臨弔贈右大臣正二位賜賻金三萬圓兩宮亦

弔賻之誄册曰利通忠純許國策鴻圖於復古公誠奉君贊丕績於維新剛毅不撓外建殊勳英明善斷內奏偉功洵是股肱之良實爲柱石之臣勅使奉册就其第賜之十七日葬東京靑山塋域賜儀仗兵護柩卿尹士庶暨海外人之與使於玆者莫不發哀流涕而歎天不憖遺以竟其勳業可悲也利通爲人軀幹修碩瞻光洞照勇烈氣充肅毅威露弘裕足以容人矜莊足以臨衆性善任事遇盤錯而不挫處煩難而不擾至於臨大節決大議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又未嘗爲浮議所搖其作事安詳熟慮持重不輙發至事機發則勇往直前百折不回而其趣要歸於仁厚且遭値時艱毅然以天下自任死生禍福置之度外權時乘機謇謇匪躬贊道殿廊以光昭元元之丕烈當路參機務者十一年出入將相謀行功從擧賢任能所薦多至數十人皆服其進德之勤樂爲之用故

密算祕謀事無遺策平生寡言笑語無枝葉識大體每涖事群臣異同利通一言以定中外無閒言好圍碁又喜擴懷抱賦和歌筆翰亦大可觀云

論曰成齋吾師大久保公家傳纚纚萬言詳明純備余小子烏能贊一辭然幸亦有與聞焉爰忘僭踰之罪愼取其要參諸所聞次爲傳略竊附鄙見曰聖上天錫勇智弘濟時艱平定區宇一洗七百年僭亂國體與海外諸國相對峙休光盛烈麟麟炳炳前無往昔後無來今而利通與木戶孝允西鄉隆盛擢自陪隸躋柱石之任宣文武闡皇風燮和萬幾實爲中興元勳明良遭遇謂非古今罕覯乎而利通與隆盛親如骨肉一旦議格遂爾乖隔鹿兒島之變隆盛雖爲之主亦其黨激成之也利通當時知非隆盛之心欲往諭不及惜哉隆盛已伏誅曾無幾時利通亦遭害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余每深慨二人之不能公誠相協愼厥初終嗚呼是
不直二人之不幸也

後序

明治維新一刷舊套取長於歐洲以補我短於是乎年少諸生競遊海外修其學術然而襲其皮毛以爲自得者皆是也浮薄之徒覩而悅之靡然成風苟浸淫不止則國家之元氣其亦將消磨而澌盡是識者之所竊憂也乃者館森子漸以其所箸先正傳示余余曰此今人之藥石也何獨因先正事以見時勢所變遷云爾耶宜出諸世以救沈痾於未深之先乃爲捐貲而付刊刻時方有事於俄國夫誅暴輔仁固先王之道而先正之所信據故其論俄患者亦衆嗚呼當是時世有心人讀此書而自興起鼓動元氣薦貲所謂誅暴輔仁之道則不第繼先正之志述先正之事實不負爲丈夫國之民而天壤固有之美粹然見矣

明治三十七年二月中旬　　扇溪　荒井泰治撰

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十二日印刷
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發行

宮城縣平民
箸述者　館森萬平
臺灣臺北石防街二丁目一番地寓居

印刷兼發行者　宮部勘七
臺灣臺北城內西門街四十七番戶

印刷所　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臺北城內西門街四十七番戶

細野忠陳　著

尾張名家誌初篇

安政四年（一八七七）刻本

據安政四年（一八七七）
刻本影印

安政丁巳十一月刻成

細野先生著

尾張名家誌

名府書肆　皓月堂

叙

門人細野忠陳好學而銳志
焚膏繼晷孜々汲々未嘗有
廢其業爲其窮理也蠶絲
牛毛之析其綴文也妥貼
確實無敢一字之空設也

寂感舍藏版
一日袖書卷來示余題曰
尾張名家誌繙而觀之
則脩已治人學術文章爲
一時之領袖者丹款朱誠
振綱肅紀篤厚純至孝節
介石者熟嫻于弓馬操練

於兵法刀劍之人修三乘觀
四諦剗跡高蹈乎世外之
徒或九壞十端之學四時
八節之算起死回生之術
乃至仙畫六法及吹律調音
過雲遶梁之妙鎚鑿彫

鏤劈削櫓桟之末技搜羅
而不洩其覃思焦心豈淺々
守哉翁此書公行于世則為
各國名家誌之嚆矢矣
嘉永紀元著雍涒灘辰
至日

尾張前書監七十有六
歲深田正韶併書





序

夫紀傳者傳信者也不信則不唯誣其人亦欺觀者矣故撰述不可不慎也若夫傳聞之訛則曾參殺人謄寫之誤則三豕渡河凡若斯之類誰皆而然是所以作傳難乎其人也吾鄉二百年來多

士如林文教尤盛而未有筆之以行世者徒使其嘉言懿行湮沒而不傳豈非可惜之甚哉往歲余在江戸欲著我耆舊傳而以其離𠑹之遠也家乘碑誌不便于搜索焉竟因循不果至今尚慊素志之未成也近日與細野忠陳子高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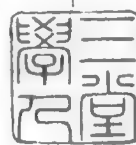
知子高龍武弁之家而好文所著有名家志若干卷一日齎來其係文學部者俾余校閲繙之自寛永至天保所記載數十人務崇實行抑浮華卓成一家言其闡幽發隱之功亦至矣雖則余素志未成而今得子高斯編而見其鋪叙之

詳乃前賢風采宛然有親接之想也於是乎轉慊為快即操觚為子高前驅云

弘化丁未八月

澤田師厚撰









[illegible][illegible]亭藏版

尾張名家誌凡例

一余嘗蒐録偃武以来。本國諸名家之事歴。命曰尾張名家誌。其立目十三。曰儒林。曰兵法。曰循吏。曰書畫。曰天文。曰暦筭。曰醫術。曰忠孝。曰貞烈。曰隠逸。曰畸人。曰雜技。曰沙門。其収入儒林者。無慮一百五十人。今且採摘六十人。附之剞劂。其餘當嗣刻。

一編次之序。概從生誕先後。然如奕世承業者。列載以便覧者也。

一生於本國卒於他邦。生於他邦卒於本國。或生卒並他邦。而其間留住本國得禄俸者。亦皆入于編。

一此編専以擧事蹟之大概為主。而如其著書生卒葬地。則慕其風者尤所欲知者。故不厭煩重悉載之。如其未詳者。附後考云。

一各家之傳。皆據於家乗碑記而撰之。采其的證無疑者也。其或得於稗官口碑者。則不保無謬傳。且余也謭陋寡聞。不足顯明先哲之事迹。希大方君子刪補以達余志。何幸如之。

弘化丙午春三月

細野忠陳識

尾張名家誌初編目録

尾張名家誌初編巻之上

後學　細野忠陳子高　著

儒林

堀正意字敬夫號杏菴又杏隱通稱與十郎祖定澄任伊豆守近江野洲郡野村城主也永祿乙丑戰死于北白川之役父德印幼為僧後學醫有名于時杏菴生七歲從父入京十歲習句讀於南禪寺後師事藤原惺窩名肅博學篤行與林羅山名忠松永尺五名昌遐那波活所名方有四天王之稱為人遜順寡言衆皆指為長者慶長丁未安

藝侯名幸長淺野氏任紀伊守聘召賜秩祿侯卒仕嗣君名長晟任但馬守甲寅冬從大坂之役　敬公聞其名請於安藝侯而辟之元和壬戌始仕本府爾後從　駕西東者數回寵遇最渥　公抵江戸及發江戸之日杏菴必與長臣謁幕府有衣服之賜寬永丙子朝鮮使來聘杏菴承　命筆語使人見其文大嘆賞目以文苑老將壬午春奉幕府命入弘文院與諸家系圖傳編纂之事又別撰武家系圖若干巻此歲十一月二十日病歿于江戸享年五十八葬于芝金地院所著有甲申闘記朝鮮征伐記東行日録歸尾紀行中山日録等行于世杏菴娶茅原田氏生二子伯正英號立菴又默桃軒通稱七大夫仕安藝侯季貞高號忘齋通稱勘兵衛為杏菴嗣仕本府子孫世祿立菴有二子曰玄達曰正朴玄達生景山名正超字君燕正朴娶木下順菴女生南湖名正順字身之又號習齋皆有文名

陳元贇字義都號旣白又有菊秀軒芝山升菴等號明國虎林人崇禎中進士下第後避亂投化遂應辟抵尾張或入京又如江戸與諸名士交萬治二年於府下與僧元政名日政始相識契分尤厚其所唱和彙曰元元唱和集行于世元贇通百技書學趙文敏而有一種風致殊善拳法正保中於江戸西久保國正寺授徒此方有斯技自元贇始云寬文辛亥六月九日歿享年八十五

葬于德興山建中寺所著有老子通考

並河健字德脩號魯山通稱自晦居號耕軒　釣父芳菴以醫仕本府兄曰意卜通稱芳菴繼其業為法眼魯山自幼銳志儒學受業于堀杏菴博涉經史確信濂洛之說精易及太極說亦善醫其名翹翹一時與陳元贇唱酬壯歲召為儒官其說書抽要領於言表不必拘末義深愜　公意日夜侍側眷顧甚渥寶永庚寅十一月二十九日歿享年八十二終身不娶無嗣墓在三河寺部守綱寺

深田得和守正室以字行號圓空犬山城主石川光吉任備前守孫居于美濃加茂郡深田村因氏焉為人剛毅穎

敏。入京受學于堀杏菴。兼精天文地理。寛永辛未獻所著萬國全圖及所製準天儀。於　敬公。　公特鑒賞。更獻之　幕府。遂承　命。與堀杏菴。如江戸。　幕府召見。褒之。賜黃金。丙子七月。初仕本府。為儒官。而猶家于京。有公事則往来武尾。以服職。嘗精思。製自鳴鐘。亦獻之　公。世目此曰正室時計（世俗稱自鳴鐘為時計）。又得織唐織錦及緞絹方。傳之西陣（地名）織工。織工至今鬻此二物。為上品。實受圓空之賜云。寛文癸卯四月十七日歿。葬于城南德林寺。

深田正清。字晋甫。號明峯。通稱宗信（後改正室）。圓空子。幼承

家學。又善天學。寛文乙巳七月。獻所著璿璣玉衡圖。於　瑞龍公。　公又獻之　幕府。加賜俸米。以賞其善繼家學。寶永丁亥特賜采邑。此歳十月二十四日歿于京。享年六十九。葬于淨福寺中寶林院。

深田正倫。字彝卿。號愼齋。通稱清藏（後改宗信又改正室）。近江人。永原佐平次子。受學于明峯。明峯愛其淑質。養為嗣。寶永丁亥冬襲禄。為儒官。享保辛亥加賜采地。元文丁巳十月十二日歿。享年五十五。葬于城南性高院。

深田正純。字美之。號厚齋。通稱佐市。愼齋長子。受業于松岡恕菴（名成章）。為人謹厚安詳。燕居嚴正。行止有常。飲酒克温。元文己未襲禄。為儒官。擢近侍。兼伴讀。數得賞賜。天明癸卯年七十　公及　世子賜之和歌。世以為榮。甲辰四月晦日歿。享年七十一。葬于先塋側。

深田正益。字子謙。號九皐。通稱彦九郎。愼齋次子。厚齋無子。養九皐為嗣。幼受家學。既襲禄。歷諸職。為用人。所任皆有能名。為人聰敏寛洪。有識材。足專對。深了世故。不以得喪欣戚。涉經史。能詩文和歌。燕居則彈琵琶。演平曲。聽者忘倦。當時士論以九皐為第一流。享和壬戌七月十三日歿。享年六十七。葬于先塋側。所著有惺惺齋漫録。日抄。戯言等。

小出立庭。字不見。號永安（永一作氷。庵）。通稱内記（居號新蕉軒）。幼而頴悟。入京受業于熊谷活水（名立節）。學成。召為儒官。後復遊京。又如江戸。客于木下侯（肥後守名利康）。貞享甲子十月二十七日歿于江戸。所著有論語序說抄。中庸和語抄。在尾張日。承　命。撰城南靈岳院鐘銘。其嗣子建碑。城南長榮寺。

小出忠。字道恕。號蓬山。又賓翁。永安子（或云永安姪）。資性特異。幼受家學。其業既成。名聲藉甚。梶井宮召為儒官。後辭而歸郷。以儒為業。門人甚多。元禄甲戌十二月十五日歿。葬于城南延廣寺。

小出敬迺字巖眞號侗齋。通稱治平。某氏子。幼而篤實溫謹。讀書不倦。蓬山異之。養爲嗣。後入京。見淺見絅齋(名安正、)學成歸家。從游者盈門。元文戊午六月二十二日歿。享年七十三。葬于城南長榮寺。所著有朝鮮畧說。藏于家。

小出孝承號愼齋。通稱周八。(居號求故舍又傳車園)種田氏子。侗齋養爲嗣。愼齋專信淺見氏說。又好詩。有晩唐風。寶曆己卯十月十三日歿。享年三十九。葬于先塋側。所著有木屑。(愼齋養子惟式號千之齋。通稱務平。深信愼齋說。最耽詩。天明戊申四月七日歿。葬于城南法然寺)

清水仁字春流。釣虛散人。賁文翁。皆其別號。少讀濂洛之書。後從黄檗木菴(名性瑫)深究禪理。又精易學。善和歌。爲人風流溫雅。居常愛詩酒。壯歲負笈於濃參之間。後入京。又去之難波。留九年歸鄕。居亡幾。如伊勢桑名。以教授爲業。嘗著賁文翁傳。以擬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其畧云。我未有環堵之室。生涯如浮萍。身世似水雲。逴逴以其所居爲家。委性命任去留。嗒焉忘人間得喪。逌其娛樂在於酒。將詩。元祿年間人也。所著有周易或問。心詩百咏。釣虛詩集。儒家十牛圖。百絶詩草。釣虛弄筆續徒然草。徒然草新註。法語。懺悔物語。三教同旨等。行于世。

天野信景號白華。通稱治部。藤内遠景之裔也。祖孝信始仕本府。父信幸孝信次子也。起家爲町奉行。以貞享甲子歿。白華襲祿。正德乙未爲先手物頭。享保癸卯以病辭職。庚戌遂致仕。爲人溫厚和平。博聞强記。最好宋學。傍暨稗官野乘。無所不窺。從游者簪至。晩年信佛教。祝髮自號信阿彌陀佛。爾後葛巾布服。不復食肉。寄蹤方外。優游自適。享保癸丑五月八日歿。享年七十三。葬于城南性高院。所著有鹽尻。(總計殆千卷今多散亡)尾張國人物志。尾張古城志。參考尾張本國帳。尊命記。集說。神臂絶塵。家紋舊傳。伊勢參宮記。讀書範等。

沖野孝寬號南溟。又大嶽。通稱一郎左衛門。本府世臣也。資性剛直。不拘細行。傲然芥視權貴。學無常師。讀書一過便成誦。尤長詩賦。正德中坐事落職。爾後謝絶賓客。閉戸讀書。家產屢空。處之晏如也。享保己亥六月歿。享年三十六。私謚曰文毅先生。

須賀誼安號精齋。(居號麓澤窩)通稱吉平次。父曰洞水。精齋幼而頴悟溫謹。稍長從父受句讀。旣而師事小出侗齋。不屑仕進。其接物敦厚。處事明決。故人愛而畏之。侗齋嘗曰。我門得汝者。天福我也。比學成。四方從游者日盛。官賜月俸。入仕籍。延享中擢侍讀。賜采地。寵遇殊厚。乃

從　駕於江戸數矣其為門人講經甚莊敬如講論語必著禮服寶暦甲戌十月二十日歿享年六十七葬于城南長福寺所著有猫眼主一箴解昭穆圖解行于世

須賀安貞號亮齋又玉澗通稱圖書初稱次郎頎精齋子為人嚴恪不妄發言幼受濂洛學寶暦甲戌為侍讀祇役江戸居數月會父病乞暇歸省日夜侍湯藥衣不解帶遂丁憂哭泣盡禮除喪乃襲禄尋為儒官數加賜禄米文化甲子十月嬰疾猶以賦詩啜茗為樂十一月二十九日曉端坐正寢忽然逝享年八十一葬于先塋側

木下實聞字公達號蘭皐又玉壺山人通稱宇左衛門

其系出自豊臣氏世仕本府蘭皐天性穎脱少為近侍祇役江戸受業于荻生徂徠名雙松又從岡島冠山名璞學華音名聲大振享保己亥朝鮮使過府下館城南性高院蘭皐承　命偕朝比奈玄洲赴賓館接遇之談以華言使人大服其才其所唱酬者彙成編題曰蓬島遺珠行于世寛延己巳賜采邑於愛智郡中村實豊臣太閤縣弧之地也庚午年七十建壽碣於城南延廣寺越二年寶暦壬申八月六日歿享年七十二所著有玉壺詩稿壺中放唫蘭皐子厚覧艸拾遺虎溪記

朝比奈文淵字涵徳號玄洲通稱甚左衛門父某為本府世臣玄洲其次子也起家為右筆祇役江戸師事荻生徂徠尤長詩章又善書凡有衣帛新成者則必先書而後附染匝享保己亥朝鮮使見其書深嘆服其所筆談唱和者集曰客館璀粲集行于世享保甲寅正月十二日歿葬于城東乾徳寺終身不娶無嗣家絶

千村良重字與臣號夔澤通稱勘平致仕稱潜夫幼而為井出氏養子後復本氏為人温潤平和好揚人善從遊小出侗齋後為伏見邸奉行在職數十年未嘗有失焉以文學著名所著有逢左詩歸本府名士之詩經刋者極少慮後世或泯滅為上木以期不朽者一曰防丘

詩選一曰崑玉集安永癸巳二月十二日歿享年八十葬于城南政秀寺

千村諸成字伯就一字力之號鶩湖又笠澤通稱總吉夔澤子寛保中為近侍居職五年以病免又起為先手物頭祇役江戸越歳而歸遂致仕與友人來往唱酬以為娯天資敏妙弱冠學詩於石島筑波名熟受書法於月僊浄土宗僧俗氏丹家悉茗理於曲全齋性尚儉素汎愛不黨人皆謂每與鶩湖語輙忘懐塵務寛政庚戌六月晦日歿享年六十四葬于先塋側所著有自適園集行于世鶩湖有二弟仲知亮字識明號鳳山幼有淑質其詩雅馴行鶩湖季春友字東菜號駒嶽從父受句讀稍長學醫於櫻

井桃山。船父歿後之他邦。資性孝友。廉直而不常其居。嘗冬月遊伊勢。塗見寒者。輙脫衣而與之。寛政己酉客死于伊勢四日市。享年五十二。

天木時中通稱善六。其先世大和宇智郡人。應永中移居于尾張。稱越智氏。後改天木。父曰光玄。善六以元祿丙子生於智多郡須佐村。幼從小出侗齋受句逗。其成誦曉義。已異常兒。弱冠遊江戸。從學佐藤直方。通稱五郎左衛門親炙才九月。直方歿。善六為服心喪期年而還鄉。時年二十五。常往來京。長島侯名ハ正忠増山氏任對馬守聘之。留五年。後卜居于京。聚徒教授。家貧自炊。有姊寡居。養之尤厚。為人朴實剛介。勇為義。喜聞過。勤學奮勵。忘寢食。嘗在江戸為稲葉迂齋名ハ正義獨守其舍。恐炊烹妨業。旬日不舉火。食脫粟。飲水而讀書。遂患泄瀉。人或勸少加攝養。善六笑而不答。在京就正三宅尚齋名ハ重固。尚齋愛其才。遇之異衆。欲以嘗所營培根達支兩堂附之。而不幸罹病遂歿。元文丙辰九月十六日也。享年四十一。先歿二日。自知其不起。區處家事無遺漏。會生徒戒以朱子臨終之訓。其言貌不異平日云。墓在京東鳥邊山。所著有為貧說。命說。氣塊然筆記。調息箴筆記。祠堂制祭四世說。五服。飲食居處制。訓兒書等。

松平秀雲字子龍。號君山。又龍吟子。通稱太郎左衛門。

本氏千村。幼而岐嶷。七八歲讀書作詩。學無常師。既長。松平久忠以其女妻之。且乞為嗣。享保甲辰襲祿。寛保癸亥為書物奉行。博聞強識。自諸子百家至野史稗說。無不涉獵焉。詩文亦下筆直成。資性愷悌愛人。就學者多。國中有名之士多出其門。嘗奉　命編選尾張府志。士林泝洄等數十部。又有　命采船來藥卉菜菓之有益民用者。相地之所宜種之。前後得賞賜數焉。明和甲申朝鮮使來聘。過府下。館城南性高院。君山攜其子霍山及孫伯邦。唱和於賓館。使人南秋月名ハ玉嘉嘆曰。三世一席。各贈瓊篇。希代之珍也。編其詩曰三世唱和。行于世。天明辛丑致仕。癸卯四月十八日歿。享年八十七。葬于城南性高院。所著有年中行事故實考。本草正譌。弊帚集。表海英華。孝經直解。樂府尋源。群書品節。博覧録要。詩經國風衍義。南軒日課等。尾張府志及岐阜志畧。木曾志畧。事蹟録四編。則藏在官庫。不布于世。

松平忠武字純臣。號霍山。通稱三左衛門。君山子。為人質愨。事親至孝。已老弗衰。受家學。善詩。延享乙丑君山蒙　命修撰圖書。毎命霍山佐其事。丁卯賜月俸。爾後數賜金以賞其勞。天明辛丑君山致仕。霍山當嗣。以多病請以其子秀彥承祖。辭俸養痾。允之。而賜俸如故。丙

年三月疾病以十月歿享年六十八葬于性高院中一行院所著有詩集若干卷（霍山子秀彦字伯邦稱九兵衛亦好學）

關弘字子光號祖洲通稱安之進美濃大垣人也遠祖曰勝興從戸田氏於肥前島原役有戰功子孫世仕大垣父曰勝智祖洲為人質直不好阿諛常閉戸讀書及壯有志四方乃以母弟為嗣東遊從荻生徂徠而學又去入京力學不窺園十年人皆信敬之寛保壬戌始來尾張講學門人日進名高一時乃承 命登國校講説累歳寶暦癸未賜月俸安永癸巳八月七日歿享年七十五葬于城南天寧寺

關嘉字公德（初名熈字公集）號元洲通稱進治祖洲子幼好學善詩父歿繼業安永己亥賜月俸會細井平洲從 駕就國一語而合遂從遊江戸期而歸門人益進時國家大崇儒業建學選士元洲乃釋褐都講及明倫堂成更都講稱教授班秩從加平洲間歳從 駕於江戸元洲攝説書讀書每遇難義必探索其義而註行間故家書朱墨殆遍亦善書画文化丙寅二月四日歿享年五十四葬于先塋側所著有説苑纂註律數揚確等行于世

蟹維安字子定號養齋又東濵通稱佐左衛門安藝人也幼而來尾張育于布施氏因冒其氏暮年復本氏資性英邁五歳寫字七歳讀書十歳講四書既長入京受業于三宅尚齋尚齋設培根達支兩堂於勘解由坊時幹事者五人稱五舍長養齋其一也（多田維則久米順利石王當先井澤剛）養齋學成再來尾張教授為業延享甲子官賜月俸寛延戊辰營講堂於城西巾下官賜金若干以資之嘗為門人著諸生規矩諸生階級二編於是進之 戴公公大善之以明倫命堂 親書以賜門人益盛後有故辭俸去如伊勢桑名厳後萍浮四方深以道自任不阿權勢不慢卑弱以闡正學排邪説為務後在伊勢浦田而歿安永戊戌八月十四日也享年七十四葬于藤波

神主山所著有讀書路徑勸學武家須知初學心法為學準的學準教則寓言譬艸教兒法訓兒名修身急務眼鏡小學句讀辨讀小學記居家大事記士庶喪祭考火葬辨孝經句解歳差閏法諺解放伐問答堂室圖解校正八陣圖八陣圖國字解日本樂説猿轡問答制律捷法讀律呂新書記周易本義疏易學啓蒙國字解洪範全書指要皇極内篇筮卜儀治邦要旨天命問答文章筌蹄詩學指要歴代圖辨異編辨復古辨二學書非徂徠學等

中西維寧字文邦號淡淵通稱曾七郎父曰福尾維幸

仕本府為騎士。屬國老竹腰氏。竹腰家宰中西昌貞無子。養淡淵為嗣。幼時朝鮮使過府下。見淡淵於途上輿謂曰。此兒不凡。後必施聲譽。與之筆墨而去。既而讀書賦詩大過人。及長身長六尺手垂膝。資性温和動止鎮靜。雖家人不見喜慍之色。專精力學。自經史百家至陰陽卜筮相法醫方　皇國典故。靡不究覽。寬延庚午竹腰氏祗役江戸。淡淵從焉。門人愈盛。於是主特命留江戸。寶暦壬申七月十五日病歿于芝三島巷寓舍。時年四十四。葬于増上寺中瑞華院。所著有淡淵集。

堀田方舊字維新。號恒山。通稱治右衛門。世仕本府。父

曰正英。恒山為人敏博。善屬文。為松平君山高第。率勉後進。多所奬成。歴諸職為先手物頭。既致仕。寄心事外。逍遥自適。寛政辛亥七月二十日歿。享年八十三。葬于城南總見寺。所著有護花關録稿及隨筆若干巻。

中村政峯號厚齋。通稱覺藏。本府世臣也。父曰政順。厚齋為人剛而敏。少受業于小出侗齋。侗齋歿。從蟠養齋事之猶事父。讀書了義。實踐體察。家道一依朱子家禮。始制祠室。至今子孫堅守其法。云。安永己亥四月二日歿。享年六十八。葬于城南瑞寶寺。

中村蕃政號習齋。通稱猪八。厚齋弟也。資性篤實謙虚。初受業于小出侗齋。未得要領。及見蟠養齋。深信其教。潛心經學。刻意憤勵。昕夕不倦。遂大成其業。至天文地理兵法醫術律暦。無不研究焉。并子孟庭教授之暇錬武技。每朝習射。且試劒。皆有定度。至老不廢。凡日間所為嚴立課程。不一日怠。故有所學無不達。但於詩過中年不復作。曰摸擬剽竊大害心術矣。有贈之詩者。乃深謝之而已。偶有所感。詠和歌以抒其懷。為人沈静。動止有則。言語不苟。處事周密。教人方正。專崇徳行。痛抑浮文。安永丁酉官賜月俸。尋命如江戸講經於内殿。數有賞賜焉。居二年歸國。寛政己未春病篤。猶為門人説

書不已。　公特恩賜銀。四月二日遂不起。享年八十一。葬于城南瑞寶寺。終身不娶。所著有經學總要一軌圖。一軌圖資講。吾鄉小學講餘。家禮講義。家禮新圖。家禮圖評。喪禮俗儀。祭禮小儀。神主題名類説。神主制諸説。花心餘情。秤停過。大學講義。浪華録。有孶孶録。孟子講義放伐講餘。詩經講義。讀書經蔡傳。讀易本義私記。讀易學啓蒙。易學要畧。易學口號。占筮問答。諸家占筮説參兩考。太極圖説解講義。讀程氏易傳記。春秋國君世代暦。左傳人名。左傳系譜。唐鑑筆記。治水條目。治水考。受讀須知。祭祀来格論。詩學則。歌學考。四十六士論。韻

學資講。原風録。第二義劄。東武官邸記。戊戌紀行。庚子紀行。其他諸經傳説。雜劄類。無慮二百餘編。

尾張名家誌初編卷之上

尾張名家誌初編卷之下

後學　細野忠陳子高　著

儒林

秦原丕字子恭號峨眉美濃人也弱冠東遊受業于服部南郭（名元喬）又學書于細井廣澤（名知慎）業成來尾張從學者多爲人寛弘未嘗強人以其所不能而薫陶之至人皆不覺化之故賢愚皆愛慕焉天明壬寅客于刈谷侯（名利徳土井氏任山城守）從侯往來江戸且數來遊尾張寛政辛亥三月復在其子滄浪家忽發病經時不愈親屬請所囑乃曰吾道遂花月殆六十年可謂天幸矣今亦何言哉但吾死乃収骨於富春山臨終賦詩一章投筆而瞑九月十二日也享年七十六滄浪及門人等從其遺命且多栽花木于冢間云熱田妙安寺即其所也

秦鼎字士鉉號滄浪峨眉子也爲人卓犖不羈壯歲名爲明倫堂典籍遷教授無幾罷優游終身其學博綜好校正古書皆有裨于後學文章不襲古人自成一家又有樹碑癖戰場遺墟騷人古跡往往刻文以徵之人見瓖邑特愛其才遇之最厚自縉紳諸侯以下皆仰慕其德天性孝友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自嘗饋餼抑搔無所不竭心其居喪哭泣幾亡性有一弟爲僧在下野及病歸極愛養文政丁亥秋得風疾五歲不愈以天保辛卯七月朔歿享年七十一葬于先塋側所校刋有春秋左氏傳國語莊子因世說新語補韓文起文選李善註（賦部）詩韻含英所著有一宵話

木村貞貫字君恕號蓬萊（初號南嶺）通稱太一（初稱保女）中島郡荊安賀村人也歲十二如江戸見荻生徂徠無幾徂徠歿乃歸鄕力學與細井平洲友善比壯入京講説爲業其名稍著會勝山侯（名忠太酒井氏任大和守）番衛于京延爲師禮遇頗厚遂從侯于江戸其説經義譬喩親切言語明爽故雖昧者領會其旨侯將大用委之藩政未果而逝於是蓬萊辭俸家宰意其必欲如大國蓬萊聞之曰先君好學而容朽腐是欲有爲也而今不幸早捐館嗣君尚幼臣不忍素餐是以辭焉耳曰子欲安仕曰不欲復仕問其所以自處曰未敢自謀將寄食于友人細井德民家家宰大服其賢加秩傳嗣君既而復請曰臣愚賤非師傅之器而君素狎恐無所益焉家宰乃告君改禮師敬從是蓬萊正頽侍側教誨最謹在江戸邸十六年交遊甚汎文學德行重于一時明和丙戌十月二十五日歿于駒龍邸舍享年五十一葬于谷中臨江寺所著有

玉壺詩選。蓬萊遺稿等。
宮崎奇。初名淳。字子常。號筠圃。通稱常之進。海西郡鳥地
村人也。幼而聰慧強記超群。十歳善詩。其父舜弼嘗受
學于伊藤東涯。名長胤。常謂筠圃曰。勉旃不繼吾業。則非
我子也。比十三歳。母灸其脊。筠圃涕泣不止。母曰。汝不
堪熱耶。筠圃曰。吾豈為之哉。吾深恐傷遺體也。十八歳
從父母還京師。事東涯。東涯歿。卒業于蘭嵎。名長堅。東涯弟。元
文己未父死。思慕哀戚。服喪三年。菜粥僅給。貧窶亦甚。
母戒之曰。窮當益堅。遺命莫諼。筠圃奉其誨。焦心覃思。
研究古學。夙夜不懈。明和甲申買宅於近衛巷。將入居。

儀而母死。居喪盡禮。服闋而徙。方此時。德望隆重。聲譽
藉甚。四方來學者盈門。為人恭謹退讓。志純守固。事雖
至小。非義不為。天性至孝。祭考妣如事生。其接人無少
長。皆盡禮。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必録藏之。其作文温
雅。詩亦真率。書學趙文敏。深得其筆法。人得隻字半行。
以為至寶。又妙墨竹。當時淺井圖南。名直。御園原尹。名中渠。
山科宗菴。名溪富。並稱為平安四竹。筠圃居其首。請畫者
日尋踵。一日母謂之曰。恐人以汝為畫工。筠圃深懲悔。
自是誓不復作云。安永甲午十二月十日歿。享年五十
八。葬于東山禪林寺。門人私謚曰行恭先生。大納言源

信通卿銘其墓曰。克光先業。儀表儒門。好善如饑。嗜學
如飡。開朗群蒙。析衷微言。居仁之宅。爵天之尊。德音不
朽。令名永存。所著有備考録。經說。及詩文集。皆藏于家。
津金澂臣。字子隣。號鷗洲。又默齋。通稱文左衛門。本府
世臣也。幼嗜學。始受業于須賀精齋。精齋歿後。從亮齋
寛保壬戌十月嗣家。歷諸職。為熱田奉行。始墾田海濱。
日夜辛勤二年。竣功。邑氓大悦。至今受其賜焉。為人峭
直。又藝武技。又學和歌于冷泉家。有暇則會友吟咏。抒
暢其情云。享和辛酉十二月十九日歿。享年七十五。葬
于城南大光院。

細井德氏。字世馨。號平洲。或稱如來山人。通稱甚三郎。
智多郡平島村人也。其先出于紀長谷雄。長谷雄孫雄
文。隱于河内細井鄉。子孫因氏焉。二十世至岑克。從于
參河。岑克生克成。克成仕今川氏。克成孫雄貞仕神
祖。後退隱于平島村。以耕桑為業。雄貞玄孫正長生二
子。伯正方。季即平洲也。生而凝雋。異于群兒。比十歳。志
氣高邁。恒好讀書。至十二三歳。經史邦乘畧已涉獵。親
族謀欲為僧若醫。平洲不肯。年十六遊京。留一年。遍訪
名家。無適意者。遂回鄉。當斯時。中西淡淵方唱古學。平
洲往見之。大服其德。遂師事焉。既而遊長崎。時年十八

主小河仲栗。名寛友飛鳥子靜。名淵倶結兄弟之交。日夜研精講業。居三年。聞母疾。即日東歸。歸則母已死。平洲悲悼嘔血。臥病歲餘。先是淡淵徙居江戶。平洲乃往從之。遂家焉。淡淵既歿。平洲與秋山玉山名儀瀧鶴臺名長愷澁井太室名孝德南宮大湫等結交。切磋經業。以誘掖後進。為己任。聲名籍籍著聞海內。　紀香巖公。時為西條侯。首延為賓師。其它列侯貴族。修贄者月繁。安永庚子。明公始名見聽講。大嗟賞之。命為侍讀。禮遇殊渥。於是大興明倫堂。以平洲為督學。乃撰舉一國耆儒及弟子數人。以充學職。學政大振。天明丙午二月。始行釋菜。

使平洲為祭酒。寛政庚戌。兼　世子侍讀。壬子。以老辭督學。優命許之。侍讀如故。為人風格清貴。威儀可仰。其接人溫恭。居家安靜。未嘗疾言遽色。每讀書少焉則沈思。語門人曰。學思相須。先聖之教也。平生好稱人美。聞惡則不言。諸生有過。必從容諷諭。以使其悔悟。其學尤長政事。諸侯延受業者。必問以政。然其所為謀。終身箝口。不言。往復之書不存稿。故人莫知其詳者。享和辛酉六月二十九日。歿于江戶。享年七十四。葬于淺草天岳院。所著有詩經古傳。詩經大訓。詩經小訓。詩經夷考。毛鄭同異考。嚶鳴館詩文集。小語。遊松嶋記。獻芹錄。一名野芹

政大體。花木花。小島苫屋。

南宮岳。字喬卿。號大湫。又炯波釣叟。居號積翠樓通稱彌六郎。其先出于新羅義光。義光二十五世孫。曰飯島師勝。其第五子曰之勝。通稱仲八改氏井上。善擊劍。材幹過人。始仕國老竹腰氏。其妻結城氏。夢懷筆有身而生大湫。大湫生而聰悟絕衆。以禎祥之故。小字曰文太。九歲喪父。十三喪母。十一歲讀書作詩。然以多病且早孤。不襲父業。特攻儒術。成童受業于中西淡淵。與細井平洲情交尤密。長不樂仕官。去入京。改氏南宮。無幾如伊勢桑名。僦屋而居。教授為業。亦貧至三日不食。然孜孜攻業。蕭

然無憂色。其妻林氏亦安焉。隣里稍敬異。既而徙阿濃津。負笈者日相踵。修書締交者亦多。歲四十二。遊江戶。僑居日本橋邊。教授生徒。聲價愈高。自列侯貴人。至士庶。往來其塾者。殆無虛日。每講會後至者。無席可坐。居五年。其業益盛。以其居狹隘。卜築講堂於八町堀牛草橋畔。其樓以望富士山。扁曰晴雪樓。教授之暇。以著書為樂。其教人先德行。自處履實理。然又不好以嚴厲格物。乃謂寛則能容衆。課門人。不嘗譴責。遇奴婢。不少呵嘖。寄寓生徒。常二三十人。見其貧者。則與衣食。使之益專力勤學。而不受其報。其於知友之窮困者亦然。初在

桑名。日飲一富人家。主人引幻士以娯客。幻士將奏技
逡巡不進。謝曰坐有異人。我術不成。竟辭去。坐客皆敬
大淑。正志勝邪云。大淑壯歳一飲盡斗酒。至歳五十痛
自禁止。自茲雖人強之一滴不飲。安永戊戌三月三日
歿。享年五十一。葬于牛島弘福寺。所著有孝經指解補
註。大學考。論語師說述義。尚書今文定本。尚書今文纂
註。禹貢地理指掌圖考。春秋三傳比考。歷代備荒考。大
淑文集。守成論。勸學編。芸窓放言。積翠閑言。漁翁私言。
病餘瑣言。講餘獨覽。移居帖。神代卷圖解。中臣祓或問。
茶說。獨笑本朝學原。浪華抄等。

南宮齡。初名壽。字大年。號龍淑。又藍川。通稱大助。大淑子
也。母林氏。比大淑客于伊勢。生龍淑于阿濃津。後携抵
江戸。寓于八町堀。大淑卒時龍淑年十四。居喪極哀。服
闋。寓平洲嚶鳴館。平洲以與大淑友善。視之猶子。内藤
老侯名政陽。先已師大淑。於是厚饋之以養其母及幼弟
於麻布邸舍。龍淑刻苦憤勵。慨然有報罔極之志。天明
辛丑秋。從平洲來尾張。居三年。為明倫堂典籍。於是迎
其母與弟于江戸。人皆稱南宮氏有子。乙巳冬。母林氏
以暴疾終。終之日　徵命適至。龍淑奉書號哭悲慟。除
喪而後加秩拜教授。兼侍讀。寛政庚戌夏得疾。經歳不
愈。明年辛亥又加賜秩祿。蓋特恩云。正月二十七日竟
不起。享年二十七。葬于城南禪芳寺。

人見桼。字子魚。號璣邑。通稱彌右衛門。先世居武藏人
見村。因氏焉。璣邑實　幕府講官人見靖安次子也。靖
安弟貞安始仕本府。無子。養璣邑為嗣。璣邑性方正恪
慎。聰敏多大畧。聞人善。深美之。視人不善。切警之。故舉
世敬重焉。少為近侍。擢　孝世子小納戸。兼侍讀。著潛
龍論。陳用人之道以進之。明和乙酉春　世子始朝
明公。賞璣邑之善輔導。賜以采地。累遷諸職。遂為用人。
傍掌治水。疏鑿安達川。分注莊内川。以利農田。方大興

明倫堂。與細井平洲勠力定學規。尋兼勘定奉行。承
命改革農政。舉直錯枉。置代官衙於各郡。使吏親撫且
恤問無告者疾苦。凡所為壹以清心為要。平居麤衣淡
飯。律己示人。當職強毅。令行禁止。天明甲辰年歉。食之
富民承風賑濟貧窶。璣邑自巡視。行賞于四方。明年大
有年。　公喜周賞農吏。特賜黃金時服於璣邑。無幾以
病乞骸骨。賜月俸為養老之資。居四年。起為　白世子
傅。謇謇輔佐。二年致仕。月俸如故。優游卒歳。寛政丁巳
二月三日歿。享年六十九。葬于愛智郡石佛村善昌寺。
所著有張家寶。長崎志。三輪物語。夕煙鶴鷺。文草等。皆

藏于家。

宮澤安重。號欽齋又南溟。通稱懶夫。其先出于陸奥。父曰磯野貞純。為蟹養齋高第。娶鈴木氏生七子。欽齋其第三子也。往昔磯野氏支子有稱宮澤者。欽齋襲用之。為人偶偉俶儻。膂力絶人。自幼好學。深崇程朱。初遊于中村習齋之門。後又就正于蟹養齋。學成而教授伊勢桑名。又仕長島侯。（名正賢。増山氏。任河内守）後辭去。又寓居桑名。安永乙未。還郷。隱于醫。寛政丙辰冬。應國相志水氏之聘。訓導其臣僚。志水氏敬愛最厚。丁巳五月十一日歿。享年六十三。葬于城南長福寺。所著有諸經傳講義若干卷。

岡田宜生。字挺之。後以字行。號新川。又有暢園杉齋等號。通稱仙太郎。本府世臣也。父曰宗愛。娶佐治氏生二子。新川其長子也。天資孝友。幼而師事松平君山。博覽洽聞。特長於詩律。君山每嘆以為不及。天明中明倫堂成。以新川為教授。尋遷繼述館總裁。無幾擢為督學。人以為榮。而新川自處淡泊如。為諸生時。常吟咏以自樂。鄭註孝經久亡于漢土。賴魏徵群書治要所載而獨存于我

邦。新川乃表章之。以行于世。其書又西傳。清人洪旌賢（名顧烜）獲之大喜。据摭群籍所援。以作之補證。送之我。云。江戸市谷邸。一舎有老狸。動為怪異。人懼莫敢寓者。新川嘗以職赴江戸。人不告其故而居之。既過三日。其人問曰。先生無乃見怪乎。新川曰。每夜有一女子來耳。無他怪。焉人服其雅度。性多病。晩年益甚。乃辭職就散官。寛政己未春。乞暇將浴伊勢温泉。途中病劇。比歸家乃逝。時三月二十四日也。享年六十三。葬于城南慈眼院。所著有孝經引證。秉穗録。彼此合符。常語藪。下學廣集。日下新詠。鬋髮偶詠。物數稱謂。畸人咏。新川集。暢園文艸。暢園詩艸。暢園詠物詩。暢園節序詩。暢園題畫詩。暢園祝壽詩。暢園類雅。表海英筆。先友詩抄。夢遊篇。堂亭名。甘谷志聞。所校有鄭註孝經。劉向列仙傳。其所作詩至二萬餘首云。

恩田維周。字仲任。後以字行。蕙樓。危園。白山。皆別號。通稱進治。岡田新川弟也。為恩田宗致嗣。其幼時宗族皆以為癡。同儕皆軽侮之。蕙樓不少介意。常好看語孟。家極貧。就人乞敗筆故紙。以學書。葛木盛長覽其手書。曰。孺子可教。因師事之。無幾盛長歿。於是兄新川携之謁松平君山。君山以為奇童。教育殊至。及長博覽強記。問靡不答。而以家貧不能購書。與新川謀買故紙。寫歷史數百卷於其背。兄弟俱善詩。世以比機雲。明和甲申為

小十人組祗役江戸越一年歸郷數歳還　金臺公子
近侍又如江戸　公子極愛之既而以父疾乞歸省遂
丁其憂哀毀踰禮尋為繼述館總裁資性温厚謙恪不
覺觳嚳已在其身其自奉甚約見世利紛華如惡惡臭
暮年最愛花卉多種之園中毎四時花開獨歩其間唫
哦以為娯以殊愛牡丹自號牡丹花老人或請刋其詩
文蕙樓曰鶯花雪月天之所以娯我也於是有詩以酬
之而已我豈釣名者耶固辭不授文化癸酉八月二十
一日歿享年七十一葬于城南大運寺所著有左傳考
證左傳刪國語考史記考史記辨誤史記補正漢書質

疑荀子攷淮南子考世説音釋世説訂疑蒙求攷證蒙
求續貂隷事五雜俎備考帳中物尾張畧志愚者一得
小識蕙樓隨筆蕙樓日抄蕙樓脔談蕙樓閑語米倉閑
語米澤餘語土著論萩下露十寸穂薄蕙樓集白山文
集白山詩集危園集橘園集宜搜篇畫臺篇歸家漫筆
夢中夢古史畧重修聚文韻畧等
磯谷正卿字子相號滄洲通稱覺左衛門世仕本府為
騎士隷竹腰氏滄洲天資英敏與岡田新川師事松平
君山博覧工文章君山嘗曰遊吾門者文有滄洲詩有
新川　明公在江戸聞滄洲之名辟擢為留書頭眷遇
甚渥明和甲申接遇朝鮮使南秋月贈排律二百韻秋
月驚嘆云二百韻排律古今未曾有也非才學雄贍誰
能作焉讀畢乃就篇中隨意抽出二十字以和之滄洲
直援筆又賡其韻秋月益嘆賞滄洲時年二十八云性
強記無論經史雖稗史小説一閲乃暗記焉享和壬戌
十二月二日歿享年六十六葬于城南常德寺所著有
河梁雅契日光足利紀行
石川安貞字順夫號香山通稱忠次其家本出自参河
大濱中世移居尾張愛智郡鳴海村父曰信庸香山其
次子也稟性質直方正少而好學受業于深田厚齋及

淺井圖南小出愼齋勵精焦思孜孜不休其郷去府下
来往凡六里香山毎以寅出以辰至列講筵即日還家
而劄記其所聽誦習其所傳至夜半僅就寢前後三年
未嘗以祁寒暑雨廢一日比壯歳僑居府下以教授為
業安永丁酉賜月俸授經于近侍天明辛丑十一月
命香山及岡田新川撰行水金鑑解壬寅二月　命編
五史要覧癸卯四月為明倫堂典籍乙巳十月始置繼
述館校勘以香山任之兼明倫堂教授寛政庚戌二月
五史要覧成為卷二百七十五繕寫以上特恩加秩繼
　命撰資治通鑑證補壬子四月為繼述館總裁戊午

二月為明倫堂督學繼述館總裁如故又加祿文化己巳賜宅於城南御園街以其久在學職又多著述蒙賞賜者數之嘗著金鏡管見陸宣公奏議集註咸達
天朝云其名譽傳播四方負笈者麕至庚午十二月二日歿享年七十五葬于鳴海村瑞泉寺所著有唐宋八大家文楷勤學俗訓讀書正誤代爽雜抄等行于世

石川嘉貞字公幹號魯菴又三己吏通稱順次本氏水野石川香山養為嗣幼有淑質努力不倦能繼述家學寛政戊午為明倫堂典籍及冢田大峯為督學學政一變魯菴獨守家學後擢　僖公侍讀及　公薨遷書物奉行未幾而歿天保辛丑四月三日也享年六十九葬于先塋側所著有道經圖解道燈等

松永國華字德榮通稱億藏六世祖曰久秀天正丁巳十月軍敗焚死於大和志貴城子吉秀遷尾張葉栗郡玉野村其子吉正生矩武矩武家于府下生矩之矩之享保中為郡吏是為德榮父德榮襲父祿明和丙戌坐事減俸庚寅為　東門館書史寛政紀元轉徒組己未命如江戸為人卓詭不羈尤嗜酒逮中年日有限量醉則就眠曰養我天年乃此物也好讀書多所發明最研究律暦詩則好嘉萬之風又從河村秬菴（名秀根）學

皇朝典故平居所游皆當世名人最與岡田新川善文化甲子七月十七日歿享年六十七葬于城西寶周寺所著有史記律暦補註東窗閑談行于世

清水常武號丈山通稱金二國老石河氏文學也為人豪放磊落兼善書而其作字不加敬謹時或左手握煙管右手拈毫且吹且書而其書翩翩可見矣或譏其不敬丈山曰可讀則足矣平生與恩田蕙樓友善蕙樓貧無書丈山常憐之以家多書傾筐假之云寛政庚申四月十二日歿葬于城南延廣寺

冢田虎字叔貌號大峯（居號雄風館）通稱多門信濃人也父曰旭嶺（名行直）從學于室鳩巢（名直清）大峯資性明敏豁達年十六遊江戸力學有年諸經傳皆自作解其意在依經解經於是自諸侯大夫至草野之士執贄入門者日多月盛天明紀元仕　明公為侍讀文化辛未擢明倫堂督學乃改立學規增學職益生員專以經術誘掖後進乙亥又加賜秩祿其講經援引該博教誨懇到聽者心醉老而克壯著述不倦天保壬辰三月二十一日歿享年八十八葬于城南大光院弟子今仕侯國者千里聞訃賻贈曰至云所著有周易毛詩孝經論語孔子家語六記孔叢子老子等註尚書補註春秋左氏傳

增註。國語增註。管子弟子職補解。戰國策畧註。聖道得門。聖道辨物。聖道合語。論語群疑考。孟子斷。荀子斷。解慍。隨意録。昇平日新録。孝經和字訓。入官第一義。滑川談。學語。正朔斷惑編。作詩質的。文集。詩集。史漢裨解。皇極和談。見聞録。禮記贊說。論語講録。歷史綱覽等。

樋口好古。字信夫。號知足齋。通稱又兵衛。父曰又右衛門。其先世信濃人。樋口兼光之裔也。信夫自少以讀書賦詩為樂。為人不拘小節。臨事果斷。初為支配勘定。歷諸職。為書物奉行。尋遷中奥番格。歷仕凡五十三年。忠精堅確。勵志勉力。無所不至。為支配勘定時。得元張希孟牧民忠告。大喜其有益牧司。用諺語作之註釋。鏤版公于世。其書傳至水戶。水戶侯一覽大善之。又別刻以遍頒賜諸臣云。其為勘定吟味役時。巡視國中及美濃近江封内諸邑。悉筆其地理。著郡村徇行記三十九卷及詩稿若干卷。宅中別構一書齋。署曰遲日軒。軒前聚奇樹。築筆家。有暇則獨坐其間。唫哦養性。晚歲建壽藏於城南本要寺。自題其碑陰。以文政丙戌六月朔歿。享年七十七。葬其地。

河村益根。號乾堂。通稱培二。其先相模河村人。因氏焉。五世祖曰秀久。始仕本府。祖秀世有二子。伯秀頡。季秀根。俱精於國書。秀根有二子。伯殷根。有奇才。而夭。仲即乾堂也。自幼聰敏。從岡田新川學。及長。知見過人。貫串經史。又通音律。最能算策。凡有所學。必潛心搜討。不徹不措。但深悪宋儒。不取其說。嘗定順讀法。著論讀式以授生徒。寬政壬子父歿。乾堂當嗣。有故絶志仕途。養渡邊氏子為嗣。文政己卯十一月十二日歿。享年六十四葬于城南法輪寺。所著有帝號通覽。宰輔通覽。載籍通覽。國郡通覽。姓氏通覽。匣載。家塾録。乾堂集。歌集等。

奥田永業。字叔建。以字行。號鶯谷。居號巽亭又牧齋。通稱與三郎。五世祖曰傍島自入。仕福島正則。逮正則國除歸隱美濃。後冒奥田氏。子孫世業醫。鶯谷之祖父曰三徹。元禄庚辰來住府下。其子遊川生三子。伯孝英。仲世文。季即鶯谷也。二兄皆遊京。鶯谷獨留在府下。性不好醫。就左右田九平名邦淑學圓明刀術。後折節讀書。師岡田新川。友河村乾堂。日夜憤勵。博綜經史。最善詩。門人衆多。寬政甲寅五月釋褐。為明倫堂典籍。文化甲子四月遷教授。戊子十一月列右筆組頭。文政庚寅十一月十八日歿。享年七十一。葬于日置村法然寺。所著有牧齋隨身卷。釋辭等。

永井襲吉。字無咎。初字損疾。號星渚。又眇齋。通稱一翁。愛智

郡荒井村人也。幼而聰悟。好讀書。及下鄕學海寛館。市
川鶴鳴名匡于其家。星渚亦從學焉。鶴鳴奇其才。使熟讀
十三家書。星渚奉其敎。螢雪匪解。既而鶴鳴應其侯之
聘。如其邑。於是門人多廢業。星渚獨執志。彌篤攻業。益
勤專潛心。聖經二十餘年。遂有自所發明。以成一家。乃
著對問一篇。以發其意云。文政戊寅十二月十三日歿。
享年五十八。葬于智多郡緒川村了願寺。所著有周易
象義。毛詩存疑。尚書考文。論語考文。大學考文。中庸考
文。孝經考文。周禮考文。儀禮考。三經義。尚書衍文考。禮
記鄭註補義。春秋左氏傳考。國語考。戰國策考。史記考。
前漢書考。荀子考。列子考。莊子考。韓非子考。淮南子考。
呂氏春秋考。助語辭訣。詩集文集等。

佐佐木容。字子申。號嘯堂。通稱正藏。幼而好讀書。擧動
不凡。衆咸異之。及細井平洲督學國校。委贄焉。從如江
戸。寓嚶鳴館。三年而還鄕。其學大進。名爲明倫堂典籍。
尋遷敎授。爲人愷悌恭遜。其在仕途。夷險一致。喜慍不
形於色。其接人言談愉愉。平居無戲言。無惰容。及其罷
職。不與世交。環堵之室。左右圖書。兀然隱几而坐。有來
問字者。乃諄諄誨之。弗倦。文政辛巳二月二十三日歿。
享年六十。葬于城南延廣寺。

鈴木朗。字叔清。號離屋。通稱常介。父曰廓無。鈴木善阿
彌之裔也。自參河來尾張。贅于山田氏。生四男。離屋其
第三子也。童齓岐嶷。日誦書千餘言。粗通其意。十歲能
屬文。及長愈加精練。清人錢泳見其文稱曰。有先秦兩
漢之風。無唐宋八家之習。性剛毅有大節。以道自任。又
疾世之儒者欲門下多人。苟且偸合。失敎學之意。特嚴
師道。愼交游。擇信己者。而後與之。是故受業者不多。初
祿仕後轉記錄書史。數年遷列儒。員年向七十。擢明倫
堂敎授。始講日本書紀於校中。天保丁酉六月六日歿。
享年七十四。葬于城南誓願寺。所著有學訓。論語參解。
大學參解。六經諸子說。雅語譯解。讀書點例。希雅。養生
要論。離屋文集。漂流物語等。行于世。

神野景遠。字志寧。後改子宏。號菊叢。又有雪丘。一無等
號。通稱善左衛門。父曰仁右衛門。奉職遊東武。生菊叢
于江戸。菊叢自幼捷悟。勤學不倦。比壯漫遊四方。探名
區古蹟。遂抵本府。而祿仕。清貧澹泊。讀書自樂。初在江
戸。學于山本北山名信有又信荻生氏說。後讀許魯齋全
書。大喜之。幡然服程朱。然不株守一家。博涉百家。自兵
法書畫詩歌醫術律曆。至稗史野乘。無不通知。又好佛
典。嘗閲藏經六年。卒業云。性卑謙。不以才學誇人。平居

服垢弊容貌如愚而言談娓娓可聽。天保庚子七月二十五日歿。享年七十三。葬于城南法應寺。所著有隨意艸。長湫記參考。蜀叢文集。等

松田昭裕。字君綽。號棣園。通稱三藏。葉栗郡松竹村人。天資疎豪。不拘繩墨。幼遊于細井平洲之門。弱冠補明倫堂學生。賜月俸。文化中新除典籍。旁詳國史諸乘稗官小說。匾其齋曰常春。其言曰。詩酒絃誦。常常為春。性嗜酒垂老不止。其妻苦諫以非攝生之道。棣園笑曰。天生君綽豈為汝曹地耶。里中有失火。衆咸失措。棣園獨閑步至酒肆。酣醉陶然。不顧資財。里中皆稱為畸人矣。

文政己丑三月二十五日歿。享年六十。葬于城南淨念寺。

甲斐馨。字士誠。號岷谷。通稱清大夫。父曰石安。美濃大垣人。来往府下。以醫為業。岷谷生而穎悟。從闗元洲受句讀。年甫十歲。誦經史。作詩。世以神童稱之。為人溫謹。精力過人。既而補明倫堂學生。就細井平洲而學。平洲甚器之。文化中除典籍。文政丙戌二月十二日歿。享年五十五。葬于城南誓願寺。所著有詩集若干卷。

丹羽勗。字子勉。號盤桓子。通稱嘉六。春日井郡四谷村人也。自幼穎異不群。四五歲能書字。屹如成人。七歲從學鈴木離屋。離屋愛其才。敎育最至。其業日進。離屋嚴禮以待生徒。盤桓獨奉其規。事之甚謹。為人恭謙貞愼。質厚寡言。其與人忠。其執事敬。其治室家。肅而和寛。政中始開日記局。編纂歷代事蹟。大冢伯譽名幹長為之總裁。擧盤桓寫史書。守職二十餘年。遷右筆。其學術文章皆超出時流。而為書名所掩。終不顯于世。其書細楷特妙。暨中年。觀宮崎筠圃遺墨。深有所契。極推服之云。天保辛丑三月七日歿。享年六十九。葬于四谷村長光寺。

林維祺。字介父。號南涯。通稱彥八。本氏日比野。為林季

俔嗣。初從學于磯谷滄洲。文化丁卯為明倫堂典籍。已己遷敎授。天保壬辰進督學。為人溫雅謙冲。弘量容衆。平生詩文概不蓄稿。人或勸著書。乃曰。如我陋劣。曷事著述。我偶所見則古人皆已言之。又何呶呶之為。其處身甚約。賙貧極厚。書生家貧而志篤者。則寄食之塾中。撫恤最至。老而無子。養同族之子為嗣。待之寛恕。不加督責。每語人曰。人有能有不能。各養其性。以供天職而已。立己矩矱。而矯人之性質。吾不為也。平居怡怡。飲酒有限。醉能溫克。雖家人未嘗見厲辭愠色也。天保辛丑閏正月八日歿。享年六十七。葬于城南西蓮寺。

尾張名家誌初編巻之下

斯編往年既脱稿又得
官准幾上木而有故未果
今茲余與兵性子謀勠力
以竣事云
安政丁巳之春
尾張　田中寅亮識



要齋細野爲藏著

安政四年丁巳十一月新刻

尾張　名古屋樽屋町
井筒屋文助梓
書肆

虎岩道説　著

仙臺人物史

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東京鉛排本

據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
東京鉛排本影印

仙臺人物史

摸僧懷素書



仙臺人物史

仙臺文庫發行



仙臺人物史

虎岩道說翁略傳

翁名玄乙。字忍性。稱道說。幼名卯之松。老後號塞馬。其先播磨守源賴季。居于信濃伊那郡虎岩鄕。因氏焉。天文中。與武田信玄戰。不克死之。子玄賴時幼。逃于陸奥平泉。性嗜詩歌。無祿仕之意。大崎義隆。以客禮待之。及大崎氏亡。隱于岩出山。有二子。長康賴嗣家。次賴直。善醫稱寂庵。寬永中我義山公召爲侍醫。是爲翁考。翁襲其祿。寬文三年。爲雄山公侍醫。翁好學。曾著仙臺人物史燈前新話。又善書有名一時。今所存大崎八幡祠華表銘。實係翁筆。元祿中歿。葬仙臺江岩寺。無子。養但木氏子道啓。以女配之。善繼其業。子孫以醫仕于國云。

仙臺有書法曰八彌流者。盛時一藩多奉其法。流祖爲虎岩八彌。故人或以爲道說翁子。然族子也。非嗣子也。因茲一言。

明治二十九年一月

鳳泉逸史　作並清亮識

仙臺文庫發行

仙臺人物史

虎岩道說　著

目次

仙臺人物史上

茂庭佐月傳　子延元　孫良元

佐月本氏鬼庭。後改茂庭。仕于輝宗君政宗君。而領數邑。天正十三年十一月。佐竹會津白川石川岩城之兵來。而犯我之日。大戰于人取橋。敵兵甚多。我軍欲敗績。佐月爲押後。時七十餘不能著兜鍪。只冠黃綿帽子。乘馬。番番指揮士卒。能使衆也如手足也。敵兵呼曰勿著眼於他兵。但討黃帽子。佐月遂見討。我卒肩其尸走去。子石見延元。繼家爲老。晚年祝髮而號了庵。時太守幼子遽然早世。太守最悼之。故元和四年。了庵請登紀州高野峯。謹修其冥福。了庵曾以虎岩昌休爲書記者。因請伴行之。到三年。尙不還。太守命強歸來。於是同六年歸。而又聞政。寬永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九十二歲沒。長子周防良元繼跡。仕于政宗君忠宗君朝。預聞

國政。最有雄才。忠宗君甚重之。後請致仕。薙髮稱佐月。嗣子周防宣元繼家。領一萬三千石。居於志田郡松山。先是伊達成實以曾無子。請太守令弟令繼家督。稱治部太夫。後改安房。一日出遊于荒濱。有冠笠而過者。家下等走行呵責其無禮。渠曰。我是自相馬來。豈可妄脫笠耶。不屈。到鬪爭。治部宗實。命柴田彥兵衛斬之。於是相馬老臣。寄書於我國老。曰請見殺之者首。國老達于太守。太守下命曰封內之人不可妄殺。矧於四境外人乎。須速殺柴田。送首於相馬也。老臣傳此於治部太夫。不肯曰。某命柴田斬之。彼何有罪。請某得罪耳。老臣強之。而不敢聽。事到遲緩。太守愁之。即喚佐月相與謀焉。佐月曰。請往于亘理宜詳喻也。太守可之。佐月往說曰。公命柴田殺外人。以彼無罪自思。當之則宜也。然不殺彼則將爲國家大事。公奚不察哉。太守與公有同胞之親。故欲殺小而

救大。使某來于此說其道理。公者政宗君之令子也。奚柔弱而無斷。到如此耶。請可令彼速自殺。公隨意登高野爲僧。某雖老豈歸城下耶。可與公同行。其慮公或有乏於路費。今携黃金來。乃出大革囊甚重擲之。於是治部從佐月言。佐月遂達於太守。太守最喜。大賞佐月之功。佐月又說曰。公欲登高野則不可也。令子既長讓附采邑。公應隱居勿再出太守前。是上策耳。於是治部從諫閑居于亘理。不又來城下也。國鄉當時稱其英才也。寬文三年八月三日。佐月八十五沒。既而周防寬文之初作國之老。後以多病辭職。同六年正月十一日四十六歲。遂沒于松山。適子主水姓元繼。武而爲亞老。後更周防。寬文之末免職退居。寶永三年七月廿六日沒。行年六十。子又二郎嵩元繼家。多病無子。故子第三弟稱筑後元明。使代已奉仕。

濱田伊豆傳

濱田伊豆。奉仕于政宗君。爲國宿老。天正十三年冬十一月。會津佐竹之兵來犯我邑之時。奉命。與瀨上中務中嶋伊勢櫻田右兵衛等。戍本宮城。同十五年二月攻大崎義隆之日。與伊達政景飯野助三郎宮內因幡等。卒四百餘騎。陣于師山南。壓桑折師山兵。同十六年六月會津佐竹之兵。再來于安積郡。時。奉命議軍事。七月四日與原田左馬助。代景綱成實。戍福原壘而陣。同十七年夏。與富塚近江遠藤文七郎。往田村地。對佐竹岩城兵。又奉命往猪苗代。大戰于摺上原。同十八年豐臣秀吉公。責大崎葛西不臣。而剷其地。以賜於木村伊勢守。伊勢守居于登米城。長子彌一右衛門。住于古川城。當是之時。葛西大崎之諸士。漂泊多歸于農家也木村無道而行虐政。庶民不耐忿恨。國鄉悉蜂起。責處處城而殺

守兵。木村聞而驚。乃喚彌一右衛門。往佐沼城而待。彌一右衛門發古川。走會佐沼而評議。時賊兵忽起而圍城。木村父子盡力防戰。登米古川亦賊起殺城中人。淺野彈正在白川。聞此事。歸留于二本松。走使於米澤曰。聞葛西大崎賊兵悉蜂起。公須速往誅伐。遣人於會津蒲生氏鄉。亦既報之。而催追討耳。於是政宗君往會氏鄉于黑川。議征討之事。試責宮澤堡。而赦守兵降。徑往佐沼。賊兵聞太守到。解圍而去。太守伴木村父子而歸。父子到於名生城。會氏鄉與守城而不出。先是須田伯耆有恨太守。奔氏鄉之陣於松森。詐告太守與賊同心。故氏鄉陷名生城。即保而不出。太守歸留于伊達飯坂。使伊豆及左馬助往二本松。報淺野氏。曰氏鄉信伯耆妄言。疑我有野心。縱雖令氏鄉自殺。爲天下敵。身豈可得安哉。公宜熟察之。淺野報曰。只須令氏鄉出城去。故太守應氏鄉之

望。使成實質于名生城。同十九年正月二日。氏鄉伴成實出名生城而到大森。辭還成實。二十一日太守發米澤。赴于洛陽。拜謁秀吉公。秀吉公喜之。恩賜最夥。且命曰。須遽歸國征伐葛西大崎賊也。太守六月發京歸米澤。七月之半出米澤。二十四日到宮崎。責宮崎民部所戍之城。民部能禦焉。伊豆忘身而戰。忽中鉛子而沒。墓今在宮崎。長子某繼其遺跡。慶長中出奔于攝州。仕於豐臣秀賴。稱北川二郎兵衛堅信。其弟某繼濱田家。富塚近江適子小平二亦出奔。俱仕于秀賴。號山川帶刀宣勝。元和元年在大坂城中。盡力而防戰。秀賴敗亡之日。遁城俱藏于八幡瀧本坊。大權現覲旋于洛陽。徧尋逃亡者。因喚某坊而料問不止。先是二人與出八幡。隱于洛外東山。聞某坊將到罪。俱出謂曰。某等乃山川帶刀北川二郎兵衛者也。我輩曾藏八幡某坊。因囚某而考問。願赦彼僧賜罪於某等。則可謂厚惠也。皆曰渠入虎口。那得保生。然大權現最感義氣。而赦之。後二人仕于西國主。得厚祿云。

遠藤基信傳　子宗信

基信氏遠藤。稱文七郎。初甚微賤。而寓食于中野常陸。其爲人也勇敢而有奇才。最好清淨。登廁則自洒掃以潔之。常陸每晨出庭好御馬。腹痛裡急。往庭邊廁。見甚潔。怪問曰。何者所爲也。左右曰文七郎所爲也。常陸知非其常人。使之侍左右。日能眷遇。後與謀政事。多多益辨之。有政事則使基信代己。出言于太守。太守輝宗君愛其英才。最有恩遇。後登庸以爲近臣。又進爲國老。改號山城。曾常陸獨乘國權。驕奢無禮。自衣服飲食以到室家。皆倍公家。忘竈公之愼。愼管仲之奢。一旦常陸出奔於越後。多士從而去。太守愁之而謀基信。基信曰臣以羽檄喩諸士。則遽然皆歸來耳。乃投

翰曰。諸君不忘交遊而從行。定知欲取義也。然背君恩而去本國。豈可爲義哉。且慕亡人而作陪臣。此下喬木而入幽谷。奚可爲榮耶。愚也甚矣。諸君改非而遽歸來。則我言乎太守。授舊祿耳。諸士悟而悔之。皆歸米澤也。既而越後牧主寵遇常陸。而授厚祿。將大用之。太守遙聞而憂。又謀基信。基信曰臣爲反間之謀。使彼不用也。即走使价。厚送土宜。而致懇懃。曰僕今得顯官。則足下之深恩也。雖今在異鄉。豈可忘之耶。常陸最感謝之。如此者數回。牧主聞而疑之。終不能用焉。基信曾獻良馬於秀吉公。秀吉公裁書賜之子孫相傳爲寶也。天正十三年冬十月。輝宗君罹義繼之難之日。基信在米澤。訃音速至。大驚大悲曰。某相從則可爲全君之謀。不亦遺恨乎。及葬禮之日。基信欲殉死。而自刺其腹。左右周障止之。政宗君亦止之曰。雖殉亡君。更無益也。須爲我股肱而厲忠勤也。

基信拜命之辱。而加藥治。創漸愈。及滿百日而即自殺。政宗君最悼惜之。同僚皆感傷之。基信生文七郎宗信。繼家。仕政宗君。時年十七。後爲宿老。同十六年六月會津佐竹之兵。犯我邑之時。與老臣等評議軍事。七月二日與富塚近江。戌窪田壘。同十七年佐竹岩城之兵。來犯田村地。時與濱田伊豆富塚近江。率伊達信夫刈田柴田之兵。往守田村城。文祿元年正月從太守發岩手山。二月到京都。太守奉秀吉公命。修軍粧而發京師。赴于肥前名護屋。故文七郎亦從行。同二年三月從太守渡朝鮮而屬軍功。八月秀吉公發名古屋而歸伏見。暮秋孟冬使東國列侯在朝鮮者悉歸本朝。於是政宗君亦還伏見。既而賜暇。而歸國。故文七郎從駕而歸。長子式部玄信仕忠宗君朝。而生文七郎俊信。後改內匠。仕綱村君。而與佐佐豊前柴田內藏預聞國政。晚年致仕祝髮稱自由齋。

嗣子文七郎齊信繼家。而爲宿老。奉仕綱村君吉村君。壯年而沒。子文七郎昭信繼跡。不幸早世。其弟文七郎守信繼職。奉仕今之賢太守。

伊東肥前傳 孫重義

重信。姓藤原。氏伊東。稱肥前。鎌足公三十三世之孫也。奉仕黃門政宗君。當天下瓜分之日。政宗君有併呑之志。而數犯鄰郡。鄰國之主亦來而窺我。天正十三年冬十一月。佐竹義重。會津義廣。岩城常隆。白川義親。石川顯光。合兵三萬餘。來暴略我封內安積郡。時肥前奉命。與富塚近江綱仲桑折攝津。衛高倉城。近江肥前相議曰。目今敵兵過城邊。我本陣兵寡。其勢甚危。我輩欲出城攔戰如何。城主高倉近江。及桑折攝津皆曰。出兵向大軍。猶用撮土塞大川沛然能禦之乎。肥前與綱仲曰。縱雖戰敗入城。勾引敵兵分其勢。猶愈束手而已乎。衆皆從焉。於是綱仲守城。重信出城令輕卒二百人放銃。自率壯士三十步卒若干。橫衝大軍。手斬甲士二人。戰已終後。黃門君喚重信。而甚感其忠戰。且胖第二子賜采地也。同十六年六月。佐竹會津岩城白川石川須賀川之兵。凡三萬許。再來于安積郡。黃門君聞之。乃議軍事諸臣。沮對陣。太守不聽。於是議其所陣。濱田伊豆曰。朴澤之原可也。其背後有沼。宜以爲營也。重信曰。方今以寡對衆。平原廣野不宜布陣。只福原之前可也。與窪田高倉城相望。勢援以爲有便。宜對陣於此。於是商議既定。諸士搆營而守禦焉。七月四日。成實景綱。當番衛塞。時會津家臣新國上總。率騎步百餘。過塞柵之前。成實景綱。令片倉藤左衛門。率步卒二百人追之。藤左衛門者。景綱之弟也。悍而少思。因戒曰。必勿遠追。渠堅諾而出。鷹揚龍飛。追北逐背。討二十餘人。乘勝

不還。時敵兵出砦中。雲合蟻聚。成實景綱不忍見。出戰大敗之。敵走入砦中。我兵將還。敵兵又出砦中相接。成實景綱不得還。苦戰移時。於是諸將各率兵來。太守亦潛來督戰。是日重信見敵兵之多。謀罷戰之事。然交接紛然不可分收。於是匹馬單鎗。直衝他堅陣。我兵不忍棄重信。相繼死戰。無不一當百。敵兵敗績入砦中。追而擊之。獲首二百餘級。我兵死者四十餘人。重信逼于營門支戰。遂鬪死。諸將各收兵而退。皆曰今日之奇捷。重信之力也。既而收其骸骨。而葬于窪田河邊。重信長子重綱繼武。後賜邑於桃生郡。而住于小野城。適子重義稱新左衛門。繼父祖。而領二千石。有義氣忠肝。寬文三年嗣君僅五歲。伊達宗勝田村宗良。輔佐幼君。而預聞政事。當是時重義奉命。而爲國老。恐其不有利于國。故强請使宗勝宗良裁誓書。其文曰。懷二心於幼君。則諸神夫罪之。時宗

勝在國。故重義見以血押印。宗良在武陽。而未押印。重義不幸嬰于沈痾。自知終不愈。九月三日發小野。十四日到于武陽濱宅。宗勝宗良。與入客亭。見重義之病。明日又來。重義令宗良押印於誓書。見以甘心之。十六日終歿。行年三十三。國人皆大悼惜之。重義無子。曾請古內主膳重廣之子釆女。而爲後嗣。同八年坐叔父伊東重孝之事。故宗勝宗良。命因此於登米。而以伊達土佐之弟右近。令繼其家。右近亦得罪。邑遂見除。前太守中將綱村君。追思重信之功。而以四世之孫新左衛門重良。爲其遺跡。而賜五百石。嫡子宮內祐榮繼家。今作前太守老。祐榮向應乃父之命。請文於高泉禪師。而立碑於重信墓。以傳後昆。其墓在安積郡窪田河邊也。

鈴木和泉傳

和泉氏鈴木。本州岩手山市長大學之子也。幼而穎悟。稍長倜儻

尤厭市井。而欲升士籍。曾赴于長安。學茶湯之禮而還。數爲茶會而樂。昔黃門政宗君。在岩手山城之日。閭鄉無知此道者。故升聞于朝。太守召而問之。甚稱明旨。於是初賜祿。而奉仕。終爲嬖臣也。後統繁務。多多益辨。太守稱其英才。昔茂庭石見。應命選當爲國老者。記姓名。而備高覽之時。以渠氏族甚卑賤乎。不記載之。太守曰。登庸和泉。則如何。石見對曰。甚可也。臣偶不及此耳。於是命爲老。賜采地於吉川。嗣子七右衛門。仕于羽林忠宗君。而爲鷹士長。無子之可繼家。養公子右京宗良。而作後嗣也。既而宗良。改氏稱田村。號隱岐守。寬文年中與伊達宗勝。輔佐幼君。預聞國政。子孫今列侯也。

中嶋右衛門傳

中嶋右衛門者。黃門政宗君之家臣也。天正十七年六月。岩城常隆。與略田村之地。太守。命右衛門及茂庭利兵衛。而守門澤城。常隆來攻之日。雖守兵皆遁去。二人共戍城。自揮長鎗。各刺敵兵三人。遂並枕鬪死。太守最感其勇敢。同僚大憐惜之。

泉田安藝傳

泉田安藝。諱重元。仕于黃門政宗君。天正十五年正月。太守授五千之兵於政景及安藝。而擊大崎左京大夫義隆也。十六日。師兵而到于松山。遠藤出羽所會住也。政景伊豆安藝出羽等。相會而評議軍事。曰氏家彈正早內應於我。四釜尾張亦然。四釜（尾張住所）岩手山（彈正住所）相去不遠。最近于中新田。（義隆居城）於責中新田甚有利也。然黑川月舟背我。而欲救義隆。（月舟者義隆之舅父）入桑折之壘。而與師山之兵。一心戮力。將防我兵之過。似甚不便。如之何。出羽進言曰。新沼之城主上野甲斐者。某之妹夫。而有忠于當家者

也。不敢防我。令兵數百屯于師山南。以壓桑折師山之兵。而橫行於中新田。則何難之有乎。政景曰。吾子之言可也。然中新田。去師山殆三四里。當敵之兩城（桑折師山）於背。而深入敵地。則甚危。所當慮也。泉田以爲政景與我。有隙也久矣。且此回我勸太守而出兵。然月舟者政景之舅氏也。以是見之。則此度之會戰。可無拔忠肝之心也。故言曰。出羽之言極可也。氏家彈正雖內應于我。不見我之旌旗。則變心而納忠於義隆乎。留兵於師山。而壓敵兵。進責中新田之城。不亦上策乎。衆皆可之。於是二月二日諸軍發松山。泉田將於四千六百兵。長井月鑑。高城周防。大松澤左衛門。小山田筑前等從焉。過師山新沼下新田。而責中新田城。南條下總出而戰。不利而入。於是我之兵燒其外郭。日既至申之終。故泉田收兵而去到師山。是欲會政景共歸于松山也。政景其兵四百濱田伊

豆飯野助三郎宮內因幡等從焉。屯于師山城南。而壓敵兵。以是之日將暮。引兵而還於松山。故師山之兵出而破其江橋。泉田等不能渡江。無如之何。又進兵而欲入新沼城。時下新田之兵來。而與我會戰于多多川。筑前返馬而突戰。敵兵走去。日既向暮。筑前遂鬪死。我軍敗績。而致死者夥矣。泉田等入新沼城而保焉。堡狹而難容衆。且食乏士卒將到飢。當此時仙道多難。而援兵不至。故將士皆大困。衆議曰。吾輩有何所待而移時日於此哉。當過師山。兵出而訪我則奮擊突戰破敵陣。而可歸去耳。月鑑曰。桑折師山南北相對。而相去亦不遠。且有大川。我兵渡川之時。兩堡之兵狹我而防戰。則我軍狼狽而致死歟。暫伺敵之體而可也。衆皆可之。時大崎之臣鈴木伊賀北鄕左馬丞與來。使喚大谷氏賀澤氏言曰。使泉田安藝永井月鑑質于我。則新沼之兵任退去耳。大谷賀

澤歸而報之。泉田之家下湯村源左衛門進而言曰。堡中之軍勢與出此地。而戰死則所本望也。然安藝一人爲質。而往于敵地。則身蒙縲絏而見斷其首。豈可疑之乎。我主夫莫許焉。時月鑑言曰。兩人爲質而助多兵之命。不亦忠乎。湯村尙不肯之。足下之心僕已察之而對論。泉田謂湯村曰。汝夫莫又言之。縱雖我一人欲爲質而代諸軍之命也。於是報曰。助堡中之兵則我輩兩人當爲質也。二月二十三日。安藝月鑑與出新沼。而到於蟻袋。於是我之兵悉還于松山。濱田伊豆。小成田總右衛門。山岸修理等歸于米澤。詳言於太守。太守曰。我兵深入敵地。故敗績耳。後來先責桑折師山。而取城壘。使彈正來加也。既而最上牧主義光。使野邊澤能登來于蟻袋。能登對面于月鑑。而有蜜談。月鑑即還于深谷也。能登伴泉田而往于小野田。屬之於支蕃。及九郎左衛門。其夜能登來而謂泉田曰。方今邀足下則我寡君之所爲。而非大崎之所致也。相馬佐竹會津岩城之牧主。一心與議而欲責伊達公。故自相馬令橡窪又左衛門者來于我山形。而詳述其心也。寡君亦與之。故令某來。此願足下合心於親戚。而俱背於貴國。而屬我樊邑。泉田應之曰。我捨身而爲質。以助新沼之兵。只欲報主恩。豈可背於國乎。請使賢主疾斷我頭。一所願也。能登聞之歎賞其忠心無比倫。泉田遂見移于山形。天正十六年秋七月。義光與太守行成而還泉田。時太守與佐竹會津白川石川對陣于窪田。故泉田來於窪田之營。而拜謁太守。太守曰。汝臨大事尙不忘忠。見囚敵國。苦心焦思。吾既察之。乃賜大小刀衣服十領。良馬一匹。而感賞之。

富塚綱仲傳

綱仲。氏富塚。稱近江。仕于黃門政宗君。而爲宿老。天正十三年十

一月。佐竹義重。會津義廣。岩城常隆。石川昭光。白川義親。合兵五千騎。陣于須賀川。來犯我封內。陷中村堡。時奉命與伊東肥前。戍高倉堡。而議欄客軍過也。同十七年五月。與濱田伊豆遠藤文七郞。共往守三春城。近江生內藏丞（一曰信綱）綱忠。及小平二。小平二出奔大坂。逢仕秀賴。而稱山川帶刀。元和元年五月。秀賴敗亡之日。遁隱于八幡。事在濱田傳。綱忠生重信。稱內藏丞。歷仕羽林忠宗君。少將綱宗君。中將綱村君朝。重信生重長。初稱長門。後改近江。奉仕前中將君。致仕而更出雲。嗣子長門重標。仕今太守。繼職爲宿老。享保三年夏有罪而見囚于水澤。家遂亡。嗚呼惜哉。

原田休雪傳

原田休雪。當家之世臣。而歷仕輝宗君政宗君。子左馬助宗長。繼家而爲宿老也。天正十三年。犬內備前以四本松叛。太守政宗君。

輝宗君使宮川一毛五十嵐蘆舟。往于小濱。而說以來于米澤也。備前答曰。感命之辱。然縱雖到滅亡。不願登于米澤也。於是又命片倉意休。原田休雪。赴于四本松。而使傳命曰。令子弟質于米澤。則雖吾子不來。我說太守而解其怒。可以令平安也。備前不敢聽。其臣太內我齋言而使曰。太守豈可得亡我大內乎。罵詈不止。而使怒曰。令備前來於米澤歟。又誅伐備前歟。可見他日我太守所爲也。歸而詳言之。輝宗君政宗君俱怒焉。太守喚左馬助及小十郞語曰。自會津走使曰。赦備前則可令彼到米澤。我那沮之哉。然備前實含會津之心。而吐如是之傲言。我甚惱之。若於會津有內應者。則欲責會津也。左馬助對曰。會津走使致慇懃。而備前不敢從。某甚怪之。今聞太守之言。而暸然于胸中。某家有平田太郞右衛門者。本是會津之浪士也。應令渠往于會津求內應者也。太守曰可也。乃命之往於會津。而說柴野彈正約束內應。故左馬助奉命。經猿倉坂。到彈正宅。而放火。會津士倉皇。時平田忽變心而告會津。衆曰內應者彈正一人。自伊達來者亦原田一人。其兵甚少也。故會津衆大喜。盡力防戰。原田雖能戰。衆寡不敵。而到敗軍。乃携彈正及妻子而還。天正十三年八月。與濱田伊豆。小梁川泥蟠。白石若狹等。陣于飯野以待太守來。二十四日。太守率兵而來。故奉命攻小手森堡。會津仙道。及二本松之援兵。出小濱而徐徐來。大內備前亦來入小手森堡。堅守不出兵。故我兵欲引而還。時堡中之兵出。而與後陣相戰。諸將皆還合大戰。客軍敗北入堡。日已暮矣。備前還小濱。援兵亦去。成實議移陣於竹屋敷。絕小手森往來。休雪諫太守曰。移陣不可。合戰亦大事。暫伺敵可也。衆議未決。成實獨移陣。於是諸軍皆移。堡中無助。恰如涸轍魚。堡中之兵請

還于小濱。不許。諸軍急攻之而鏖堡中之兵也。十一月十七日。伊達元安。伊達美濃。伊達上野。伊達彥九郞。片倉小十郞。濱田伊豆。中村八郞右衛門。原田左馬助等。與佐竹會津白川石川岩城之兵大戰于本宮觀音堂。同十六年六月佐竹會津白川石川岩城須賀川。合兵五千騎餘。來將犯我。太守集諸臣議對陣之處。左馬助亦與焉。休雪與肥前司廳以老武也。四日成實景綱。守窪田之營。與客軍大戰而克之。薄暮左馬助與伊豆。代成實景綱而戍窪田之營。秋八月休雪景綱奉命往田村城。令逐寄旅士。是依田村月齋橋本刑部之請也。同十七年六月朔日。左馬助應命發大森赴于米澤。率北條及下長井之衆。往于大鹽而攻堡。五日我師與會津兵大戰于摩上。而大克之。故大鹽堡主。北鄙鄉民悉去聚于若松。左馬助不用戰。六日之暮。到于摩上。增賜百貫之地。八月奉命責梁取堡。悉殺男女。同十八年冬十二月。與濱田含命使于二本松。逢淺野長政而述太守之命。事在濱田傳。文祿元年正月從太守。發岩手山到于長安。三月之朔。出京都赴肥之名護屋。左馬助軍粧甚巽。同二年三月。從太守出名護屋。而渡朝鮮。以勵戰功。冬從駕而還于岩手山。左馬助生甲斐。曾仕少將忠宗君。甲斐生宗輔。稱甲斐。仕前中將綱村君。寬文之初爲國老也。當是之時。前中將君猶幼。伊達宗勝田村宗良。預聽國政。宗勝凶逆不忠於國。擅權而振猛威。宗輔阿諛於宗勝。不思社稷。寬文十一年伊達安藝宗重。訴宗勝之惡於江府。三月二十七日。安藝及柴田外記。古內志摩。原田甲斐等。會於酒井雅樂頭之第。甲斐忽斬安藝。故外記乃斬却甲斐。蜂屋六左衛門亦走來與斬之。甲斐即死。長子帶刀。飯坂仲二郞。劍持五郞兵衛。平渡喜平二。及帶刀之子某。凡五

人皆賜死。家遂爲烏有也。

白石若狹傳

白石若狹。諱宗玄。一日宗實。仕黄門政宗君。天正十三年秋八月。刈松田堡主青木修理。叛于大內備前。欲仕我太守。向小濱而放火于民家。而報成實。成實言此於米澤。太守即令若狹泥蟠左馬助伊豆來于大森。成實件四人而往四本松。成實陣于龍子山。若狹泥蟠等陣于飯野。欲以救刈松田。後從太守攻小手森堡。而陷之。若狹成實櫻田右兵衛在築館壘。二十七日出壘而戰于小瀨川。不利而還。冬十一月若狹伊豆高野壹岐親兼。守玉野井壘。佐竹會津等之大兵。來戰于本宮觀音堂及船橋邊。若狹伊豆壹岐走來。而過成實之陣。相加于本宮本陣。同十四年。賜四本松於若狹。若狹移住于小濱城。後移于宮森堡。大內備前賴于成實而頻

請降。成實告若狹。若狹可之。後又賴若狹而請降。同十六年四月十五日石川彈正襲西堡。若狹來助。而與之戰討。取首二十餘級。成實自二本松來而救之。時彈正已還去。若狹大喜饗成實於宮森也。橋本刑部田村月齋。賴若狹言于米澤曰。石川彈正叛于太守。田村諸士。皆以爲太守必來可誅彈正也。然未見兵馬來。今也田村之士。過半屬心於相馬。視太守不討之。則皆謂伊達不足恐。而悉叛于太守耳。然慮最上封境兵甚少而不果。於是又賴若狹言曰。田村之士。不見旌旗之來。則盡變心而可從相馬。太守慮長井之變。而不能留兵馬於此地。請可一戰即歸去。不然則某等到自殺。不可疑之。若狹達於太守。四月十四日。太守率師而到於大森。四五日逗留于茲。二十日移兵於築館。石川彈正居築山堡。小手森堡亦彈正之所統也。太守欲攻小手森堡。相馬義胤聞之。即來于築山堡。彈正亦入于小手森壘。而堅衞之。太守巡見小手森而還。時是霖雨不能用兵。二十五日歸于大森。月齋刑部賴于若狹及成實言曰。某等雖願一戰之功。奚度歸馬之速到如此也。倚賴太守者。皆變心從相馬歟。請淹留于大森。而有急于田村。則可遽來助。若有事于長井。則可疾歸去。欲令田村諸士知此心。是某等所大願也。若狹伴成實而到大森。逢于原田休雪守屋守柘伊東肥前片倉小十郎。而語兩人之所願。請達于太守。肥前言曰。二人之所願誠宜也。然成長井之兵甚寡。長井去此殆三十里。雖有事奚能及之乎。若狹曰。足下以田村地爲甚輕否。田村之諸士皆有從相馬之心。只月齋刑部倚賴太守。太守若去此地。則二人亦失望。而與叛于太守。未可知之。肥前又曰。太守雖欲保田村。有事于長井。則力能及之哉。若失之則得田村。亦不能長井者本也。田

村者末也。培養根本。則枝葉自可茂生耳。時景綱言曰。奚用議論耶。詳言于太守。只任盛意可也。即達于太守。太守曰。今聞二人之所願。前日依霖雨不能用兵。故空歸去耳。吾留于此。有田村之急。長井之變則可遽往還禦之。若狹歸而傳命。兩人大喜也。相馬義胤欲謀取三春城。田村梅雪會內應焉。五月十二日義胤伏兵於郭外。而蓄務來訪叔母。（淸顯婦人義胤叔母）橋本刑部乃著甲冑命輕卒令放鳥銃。鉛子中義胤所乘馬。故義胤不能登城狼狽而還。刑部告此於若狹。即以羽檄言于太守。太守忽發大森。來于宮森。十六日攻小手森堡而陷之。石澤築山動目木之敵兵皆退去。於是田村境內全屬無事。十六年六月。若狹等議對陣之非。七月三日若狹與田村孫七郎宗顯。（假主田村）成窪田之營。十七年四月九日。若狹及成實。應田村宮內之請。往會于白岩宮內語曰。大越

紀伊叛于田村而從岩城。然知遂不自全。今悔前非。欲仕田村。願太守赦前日之罪。賜本所領之采邑也。有岩城之士二人。率兵來助。我須討彼以贖我之罪。是紀伊之所冀也。若狹成實達于太守乃許之。以賜朱印。事既發覺。常隆聞而怒。囚大越於岩城。五月岩城常隆相馬義胤將攻三春城。太守命瀨上中務桑折攝津大條尾張。往戍三春城。太守乘此隙欲取相馬。令若狹成實景綱戍三春城。中務攝津尾張等。代三人而歸。太守自率中務攝津尾張及刈田柴田伊具名取之兵。而攻駒箇嶺新地堡。而堡之主請降而去。賜駒箇嶺於黑木肥前。與新地于亘理美濃。以肥前舊邑丸森授于高野壹岐。六月太守往猪苗代。將攻會津。因整軍隊。先陣猪苗代彈正。二陣片倉小十郞。三陣伊達成實。四陣白石若狹。五陣即本陣。六陣濱田伊豆。大內備前爲左軍。片平助右衞門爲右軍。五日大戰于摺上原。義廣敗北。獲首一千五百八十餘級。十一日太守入若松城。佐竹岩城之兵。來犯田村之地。若狹及成實。奉命往守三春城。十月二十六日。太守攻須賀川城。八幡崎先陣新國上總。二陣白石若狹。三陣四保但馬。雨呼口先陣大內備前片平助右衞門。二陣伊達成實。三陣片倉小十郞。俱大戰。自辰至申城遂陷。自此仙道悉從。都入我轂中。野州奥州之境。稱關名護設關。於此令若狹成實更往而守之。若狹邀春於白川。文祿元年正月。若狹從太守發岩手山。赴于洛陽。三月出京往名護屋。二年三月太守渡朝鮮。若狹亦從而有戰功。冬從駕還岩出山也。若狹生相摸。仕少將忠宗君。無子繼家。養公子式部（忠宗君第五子）而爲後嗣。後稱伊達式部宗倫。式部無子。請前中將君之弟而繼武。稱若狹住于登米城。

伊達政景傳

伊達政景稱上野。輝宗君之弟。而政宗君之叔父也。領采邑於宮城郡。而住于利府。天正十三年十月八日。輝宗君在宮森營。政景及老臣等。往宮森陣。而賀四本松及二本松入轂中。二本松義繼來謝賜所冀之邑。輝宗君出而接之。政景成實抑抑侍坐。高林內膳。鹿子田和泉。太槻中務。從義繼而坐于席末。禮儀既終。義繼起席而還。輝宗君送之於庭際而辭。義繼忽捕輝宗君。其家下等即圍之。政景成實等無如之何。從行到高田。輝宗君遂見害。我兵奮擊斬却義繼。及家下五十餘人。十一月十七日。本宮觀音堂之役。政景率兵而戰。十五年正月。太守使政景泉田。將於五千之兵往擊大崎義隆。兩將率兵到于松山。會于遠藤出羽。而詳軍事。二月二日。泉田率四千六百之兵。攻中新田城。政景之兵四百餘騎。壓桑折師山兵。日將到暮。泉田未歸。政景等欲還。黑川月舟以其舅氏走使於月舟曰。某等欲歸松山。無足下防我翼。則幸孔耳。月舟答曰。吾子一人可還去。他兵之歸吾不許之。政景重曰。某一人豈可歸哉。若留濱田等則可與鬭死也。於是月舟憐壻之死而許之。故政景濱田等還于松山。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郡山敵兵來窪田營前。欲塞通路。政景令其輕卒戰。（此時政景在本陣乎）大和田佐渡。列本陣隊進而出營外。自相戰。獲首級而被創。凡本陣之兵禁妄相戰。然太守不咎之。却賞之。蓋感其勇也。十八年。秀吉公沒收太守所犯之會津仙道。而賜蒲生氏鄉。又奪葛西大崎之邑。而授木村伊勢守。太守還于米澤。怏怏不樂也。義隆飄泊。而唇亡齒寒。黑川月舟恐太守睚眦。而來政景之所曰。太守赦我之罪而助命。則雖執鞭士豈辭之乎。政景達此於太守。太守怒曰。曾攻大崎之

日。月舟叛我而助大崎。故我兵多致死。我爲死者見月舟首以甘心之。政景雖切請之。太守不敢聽。屬月舟於秋保玄蕃。於是政景往于米澤。訴曰。向攻大崎之時。以月舟之恩。繼某及濱田飯野宮內等之命。今措而不論之。月舟即某之舅氏。太守之所知也。獻某所領之邑。以易月舟之命耳。太守不得不肯焉。乃赦之。政景雀躍此甚。往玄蕃之所。件月舟而還于利府。後來頻請祿。太守遂賜祿於月舟。且授安宅於仙臺。時拜謁太守。先是八森相摸切諫月舟。以莫令政景等歸。且寫太守小旗之紋。以爲已小旗之紋。太守聞而怒。屬此於上郡山民部殺之。以及妻子也。文祿元年正月。政景從太守赴京都。三月往名護屋。二年三月。渡朝鮮而戰。冬從駕而還國。慶長五年九月。師兵而往于羽州。與直江相戰。元和元年大坂之役。政景亦在軍列。一日營中著袴以拜謁太守。太守惱之。後

減其采地。而令移伊澤郡水澤。政景生利泉宗直。仕少將忠宗君。嗣子宗景繼家。稱上野。仕前中將君。而早世無子。

伊達盛重傳

盛重本氏伊達。稱國分彥九郞。晴宗君第十之男。而輝宗君之舍弟。故於政宗君有叔父之親。食數邑於宮城郡。而住于小泉。天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本宮觀音堂之役。盛重在軍除而戰。十八年蒲生氏鄕。與太守討葛西大崎之賊。時氏鄕疑太守之叛。保名生城而不出。故令盛重質于名生城。氏鄕請以成實爲質。同十九年正月之朔。與成實往于名生城。而謁見氏鄕。二日氏鄕出名生城。送之於某處而還。慶長四年盛重稱病。不朝于岩出山。太守疑其反心而欲殺之。盛重聞而懼。出奔于常州佐竹。有一男子。年十有三。稱仁德丸。太守欲殺之。實雅法印請而爲僧。稱玄性坊。當忠宗君之時。司龍寶寺。敘法印位。後隱居于覺祥院。明曆元年六十九遷化。盛重所曾領之邑。今稱國分也。

小梁川泥蟠桑折點了傳

泥蟠氏小梁川。點了氏桑折。諱不曲。共歷仕輝宗君政宗君之朝。太守政宗君。使之侍食以備應對。且數預議軍之事。天正十三年八月。泥蟠與若狹伊豆左馬助等。入于飯野堡。而爲刈松田之援兵。後責小手森堡而取之。點了嗣子攝津。亦仕太守。冬十一月佐竹會津仙道之兵。來犯我封內。時攝津與富塚近江伊東肥前。成高倉城。十六年六月。泥蟠點了與成實若狹伊豆休雪近江文七郞景綱肥前左馬助等。評議軍事於安積山。太守曰。敵之大兵既逼于郡山城。守兵之亡不可疑之。我欲對陣於此以爲援兵。如之何。各謂爾志。點了言曰。雖太守之言如甚是。然敵兵甚夥。而我兵

最寡。僅向六百有餘騎。多寡不敵。何以得對陣哉。敵兵若來戰。則我兵敗績歟。如是則對陣果何益之有。衆皆可之。然太守不敢聽。上于山王山。遙望郡山而下。又謀曰。今上于此山。敵可定見我之旗。不對陣而失郡山。則我家之大疵耳。夫戰之勝負。身之存亡。實依天步也。泥蟠曰。相馬義胤欲取田村。田村之士有從相馬之心者多矣。只橋本刑部一人服于太守。當田村於背。而對陣于此。不亦危乎。別有戰而大得利之謀則可也。太守曰。郡山窪田福原高倉之城皆從我。四城之主。令子弟質于我。若到對陣則可令我兵代四城之主也。本宮二本松者。成實之所領無又可慮。本宮去此五六里。戰若失利。則還兵於本宮。豈可難之。雖有田村之反。有大河之隔。兵何速來乎。我欲決對陣也。於是議排砦之所。以窪田定爲戰場。十七年五月岩城相馬之兵。將攻三春城。攝津與瀨上中

務大條尾張等戍三春城。太守乘隙欲取相馬。使成實景綱若狹。代攝津中務尾張守三春城。二人與歸。從太守攻駒箇嶺新地堡而取之

瀨上中務傳

瀨上中務。仕太守政宗君。天正十三年冬十一月。奉命與中嶋伊勢櫻田右兵衛。戍本宮堡。十六年陣于窪田之時。守福原堡。十七年春三月。岩城常隆犯田村。而取鹿股城。以陣于小野。太守聞之。令中務及郡治部飯坂右近。守田村城。五月岩城相馬之兵。將攻田村城。又奉命與桑折攝津大條尾張。戍三春城。太守乘相馬之虛。欲取相馬邑。中務尾張攝津自田村歸。而從太守。十八日攻駒箇嶺城。城主不能支。特賴于中嶋伊勢永宗請曰。助城兵則可出城去也。太守許之。伊勢入城而爲質。城主即退去。十九日攻新地堡。堡主賴于伊達元庵請出城去。太守許之。堡主未請質。夜來有失火災。我兵急攻之而多殺守兵。堡主遁去後爲僧云。

小山田筑前傳

小山田筑前者奧州人也。勇氣兼人。仕太守政宗君。而有戰忠。天正十五年春正月。太守使伊達上野泉田安藝。討大崎義隆。兩將率五千之兵。而到于松山。濱田伊豆。長井月鑑。粟野助太郎。高城周防。大松澤左衛門。宮內因幡。飯野助三郎。小山田筑前。小成田總右衛門。山岸修理等從焉。筑前奉命爲軍奉行。以老武也。更令小成田山岸爲軍監。大崎聞我兵將攻。即議軍事而分兵。古川彈正。石川越前。葛岡太郎左衛門。百百左京。戍師山堡。飯川大隅守桑折城。黑川月舟(義隆繼父)屬之。中新田堡主即葛岡監物。而里見紀伊。谷地森主膳弟屋木澤備前。米泉權右衛門。宮崎民部。黑澤治部等來加焉。將防我兵之過也。既而上野安藝與遠藤出羽。議行軍之道。而衆議既決。於是二月二日夙發松山。先陣之將泉田安藝其兵四千六百。後陣之將伊達上野其兵四百。先陣之兵過師山新沼下新田。而攻中新田城。當此之時。義隆之臣新田刑部起亂。而因此於新田。故南條下總獨守城。出而防戰不利而入。我之兵放火以燒其外郭。下總堅守本城也。以我軍深入敵地。恐客軍自後來襲。筑前令諸軍整隊修伍。日既到申終。後陣之將政景。及伊豆助三郎因幡等。以四百之兵。屯于師山堡南之廣野。以壓桑折師山之兵。日將到暮。故引兵而歸于松山。先陣之將安藝及筑前等。亦去中新田。欲與後陣之兵還于松山而到師山。然政景等之兵既歸。敵兵破師山江橋。故諸軍不能渡江。又進兵而欲入新沼堡。時下新田之兵來。與我戰于多多川。我軍將敗績。然筑前

獨返馬奮擊突戰。故敵兵逃散。有步卒一人後而北。時是二月殘雪擁田上恰如平地。筑前躍馬追之。馬入田中而倒。筑前乍落馬。敵兵競來圍筑前。筑前戰。敵自背截斷其一脚。筑前忽倒。然尙不捨刄切齒而振之。四窪尾張之卒欲取其首而近之。筑前棄刀而拘拔短劍刺之。遂並而死。先是筑前發松山之晨。所乘之馬忽言曰。時之太皷既遲矣遲矣。家僕等大驚異之。筑前祝曰。今日之會戰當大有利也。蓋此日將鬪死之妖孽歟。敵兵取此馬而熟視曰。先年義隆所寄附于野野竹觀音之馬也。義隆亦見之曰誠然。又取筑前之小旗。(黑絹白馬標之紋也)送最上義光。義光見之曰。此主者所曾遙聞之勇士也。遂收此於羽黑山權現宮云

津田景康傳　湯康

景康(一曰信康)稱近江。(一曰豐前)氏湯目。當家之世臣也。天正十

九年正月太守政宗君。發米澤赴于洛陽。時與伊達成實留守于米澤。冬太守領大崎葛西之地。而去羽州米澤移于奧州岩手山之日。賜佐沼城而住焉。文祿年中豐臣秀吉公。聽流言而疑太守之叛以嚴譴之。故太守懷恐惶。而蟄居于聚樂之第。時景康記太守無罪之條目。待台駕之過。津田自訴之。豐臣知太守之無罪而終赦之。太守感其忠心。後賜氏稱津田。蓋永記其忠肝也。慶長五年秋八月暮。最上義光之長子修理太夫。走馬而來于北目曰上杉景勝之家臣直江山城。帥大兵來攻我中山城。城主玄蕃援兵飯田播摩俱戰而死。今又攻志村伊豆所守之長谷堂城。城若陷則我家之滅亡也必矣。賜援勢以救我危急。則生前之大恩耳。於是太守議援兵。以使伊達政景爲將。津田景康。(時稱民部)大條薩摩。(尾張之弟)成田左馬助。保土原江南。武山修理。及輕卒之長大峯式部。石川彌平。遠藤但馬。鹿又大藏等從焉。兵凡若干。秋九月往于羽州。而屢挑戰。客軍甚强不能克之。政景走人而報之。故太守使屋代勘解由往而助戰。冬十月之朔。我軍與直江相戰雌雄未決。直江慮戰之難終得利。收兵而還。以屯于福嶋。屋代到于笹谷。而鬨之踟躕不進。太守自往而攻之。政景景康收兵而還。景康生賴景稱豐前。奉仕於少將忠宗君。以爲國老。明曆三年以病歿。長子景康稱玄蕃。繼家而爲亞老。仕于前中將綱村君。寬文十一年。坐事而見減采邑(八千石)而爲四千石。蟄居于佐沼。晚祝髮稱如水。享保二年五月七十三歿。初無子。其弟清康稱民部(初七之助)繼家。爲江戶番之長。進爲亞老。延寶八年七月十五日。扇千代君降誕于江府。清康爲其老。貞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扇千代君早世。行年六歲。景康祝髮歎悲。元祿三年九月十一日。爲國之老。與柴田

內藏。佐佐豐前。富田壹岐爲同列。十五年春增賜千石。而爲五千石。後爲代代宿老。正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病免職。明年五月之望。上書致仕。落飾稱梅軒。五年十月二日以病死。享年六十有一。曾養其兄如水之子又二郎武康以爲嗣子。武康繼職而爲宿老。改稱民部。奉仕于今之太守中將君也。

屋代勘解由兵衛傳

屋代不詳其父祖。壯勇而有雄才。奉仕于黃門政宗卿。而爲國老。天正十九年冬。政宗卿去羽州米澤。而移于奧州岩手山。文祿元年。豐臣秀吉公將伐朝鮮。故令列國主皆到洛陽。政宗卿亦正月之初。發岩手山赴于洛陽。當是之時使屋代留守於藩國。乃命曰。以政屬汝應信心而行之。屋代獨執權而行國政。驕泰無禮。睚眦殺人。一日出門外而見御馬。泰心院乘馬而過數百步之外。屋代遙覘之怒曰。奚其無禮。令人急追斬之。僧臨死曰。殺無罪者我當爲鬼報此恨也。又一日將塞城外河水曰。貴賤須皆出戮力也。於是自公族到顯職老少。悉出自運石荷畚。屋代隱床机而指揮之。恰如君主。暴惡之大。驕泰之甚。無不惡者也。二年冬。伊達安房成實。從太守自朝鮮歸于伏見。成實曾賜邑纔五千石。雖攻城野戰之功最大。恥不如政景昭光之厚祿。同四年冬出奔于紀州高野。政宗君大怒。遙走使而命乎屋代曰。成實叛我而去。其家下等可悉誅之。故屋代帥兵攻角田。其臣羽田右馬助。及妻子家下等。凡三十四人悉戰死。其餘或降或走。慶長五年九月。我軍往于羽州。與直江山城數相戰。客軍甚强不能克之。政景走人報之。故使屋代往而助戰。十月之朔。我軍與直江會戰。直江收兵而歸。屋代到笹谷鬨之。欲即引歸。太守鬨直江屯于福嶋。而三日發軍。片倉景

綱道遠未來。茂庭石見先陣。屋代自笹谷直進來而及之。直江陣于瀨上河際。屋代戰而克之。敵又調隊而待屋代。前陣黑澤豊前突戰避銳。客軍敗績。我兵乘勝追到福嶋。景綱進來使輕卒放銃而挑戰。得首級十二三。屋代石見等。所討取之首百餘級。太守見而怡。明日將攻梁川城。忽聞關箇原之戰。家康公大克之。歸馬入于北目堡。南部信濃守利直。曾屬大權現。又密通交情於上杉景勝。利直之家臣和賀主馬助。告此於太守。太守命于白石若狹曰。利直攻和賀。則可往而爲援兵也。利直遙聞石田起兵。大權現自小山歸于江武。收與最上義光向景勝之兵而歸于南部。忽聞石田敗績。即經北國而赴於江戶。言曰。某之家臣和賀主馬助欲取南部。故某歸入南部而誅戮之。然伊達政宗將救和賀。是以某之力不能以克之。大權現信疑未決。利直重言曰。某歸南部欲攻和賀。政宗可定以多兵救之。請得監吏以爲證。於是大權現命于大谷小右衛門。託捕懸使往於南部也。以大谷曾得太守恩遇。直來北目堡詳報之。近臣等無信之者。故大谷赴江刺。遇田手肥前宗實語曰。此度利直應攻和賀。貴國出援勢。則多年忠勤。一時爲烏有耳。莫必出兵也。肥前遙達此於老臣屋代。屋代亦不敢信之。彼懸師奚知之哉。終不詮達太守。利直攻和賀城。白石若狹帥衆而往。利直見而謂大谷曰。吾子亦見之哉。即收兵而去。其老櫻塲阿波曰。某一戰以爲後來之證也。乃勵兵而戰。若狹失利退于鬼柳。(南部封域)鈴木將監等討死。長子相摸宗直歸馬防戰。故不到大敗走。既而收兵。和賀來奔于我。利直以所得之首級。送于江武曰。召白石若狹及和賀主馬助。須糾問之。大權現以是問之太守。對曰無這箇事也。後召若狹和賀。和賀自盡。故送首於江都。自此不敢

問也。先是天正之末。奉命殺太守之幼弟。(竺九小二郎)又與山岸修理。支倉飛彈。支倉六右衛門等。帥兵往深谷襲葛西之賊。修理設伏兵。而殺多少賊。永井月鑑家下志賀上野。與西郡新右衛門戰而討之。屋代與有壁遠江相戰。遠江奮擊曰。我是日本第一之剛者也。屋代終討而取之。右之賊徒等。則向請太守而降者也。曾集此於深谷。今承關白秀次命盡戮之。世傳屋代曾滅却鹽竈之神領也。後得罪於太守。終見逐。或曰。懷不平而出奔于越後也。其安宅則今柴田外記所住之處也云。

仙臺人物史上　終

仙臺人物史下

朴澤加賀傳

朴澤加賀者。朴澤長門第二之男。而秋保刑部之姪男也。長門之姪女曾病將死。加賀聞之往問其病。則婦既死。長門之僮僕十數人。以屏風圍其屍而護焉。其屍動搖。人皆恐懼。時加賀年十八。往而見屍。家人幸加賀之來而皆遁去。故加賀一人守之。日將到申。屍忽躍出。加賀即捕之。强力難當。加賀猶不放。左手抱柱。右手取髮引而留之。大發聲而呼家人。時刑部走來而與戮力。既而投棺合鎖。屍尚動搖。須臾而靜。刑部大感勇敢。乃與小刀而賞之。後列此於給主。刑部以爲給主之長也。大坂之役刑部率加賀而往。加賀取首一級。出太守之前。太守曰。以爾之壯勇獲一級首豈足稱之哉。於是走往即討騎士獲首及麾。而備高覽。太守大感乃貺所

取之麾約他日爲輕卒長也。然太守待時未發而薨。世子忠宗君襲封。一日漁秋保川。召加賀往秋保貺三百石。以爲輕卒長。延寶八年九十六而歿。子孫今繼而奉仕。

新妻胤重傳

胤重氏新妻。稱甚兵衛。後改長門。玄蕃第二男也。狀貌魁梧。天性剛勇。又多力能健行其捷如飛。黃門君屬此於令子攝州。攝州食邑於岩筒崎。故胤重家居于此。其親戚朋友多在仙城者。欲往遊則喫晚飯而出家。及戌來于仙臺。遨遊寬談。而子丑之交出城下。翌日之朝到家。地之相去二十餘里。非經二日殆難到也。然平日往來爲夜話而樂。一日出家而來遇賊諸塗。一人前言曰。某腹痛不能行。請得藥而治之。胤重憐之取藥與之。賊曰。非實腹痛。某等三人共自仙北來。用盡路費。無緣投宿。請得錢以爲路費。胤重曰

無錢可與。賊曰然則得君大小刀而易錢。二人自背後抱之。欲取大小刀。一人自前執其手。胤重曰。夫刀劍者士之所常帶。而須臾不可離之。豈與汝等哉。賊等欲急奪之。胤重怒罵曰。大賊等何爲。即執一人擲十步外。殆欲死。又挾二人於兩腋曰。提汝等而可到宮野以屬。邑長即疾行恰如飛。二人之足觸石而傷。紅血大流。二人號曰。足痛難忍。願得高免。悲鳴求生。胤重曰。我欲急往于仙臺恐至遲延。故今赦汝等即放之。二人伏地謝曰。君者是如何人。强力殆非常人。雖古綱金時豈勝君哉。既而來于仙臺。謂親族曰。今宵來最遲。遇賊諸塗因少移時也。詳語此事。滿座皆驚。昔石川丈山翁。午後出洛陽。及申而到于江州栢原。行程凡二十三里。常人所不及也。試比此諸山翁。所謂難爲兄難爲弟者歟。攝州已歿。時君屬此于幼弟兵部宗勝。以爲其宰。後以病終于江城。享年五十

七。人皆悼惜之云。

清水友閑傳

清水友閑者洛陽人也。初爲僧。少博通百家書。後被仕羽林忠宗君。而爲侍讀儒。賜祿三百石。蒙眷遇而侍左右。曾從羽林君入於太守黃門君之茶廬。太守自點茶取茶匙而掛茶壺。友閑忽發聲而笑。羽林君恐太守發怒白眼見之。友閑止笑。茶禮已終。羽林君出正堂責之曰。爾向發笑聲。我大恐太守發暴怒。何失禮之甚哉。友閑對曰。臣向視太守之袴垢以爲吝嗇。故不覺而笑耳。羽林君怒而令之退。時太守出曰。獨友閑笑我面前。凡群臣無笑我前者。我感其剛直。吾子宜令之侍左右眷遇之。羽林君拜謝而退。其爲人也豪放不顧細謹。見權貴如同列。未嘗面諛。而能直言頗似汲黯。一日羽林君集群臣而飲宴。謂侍臣曰。嗚呼加州侯者實豪富

也哉。嘗聞甚嗜東寺(洛陽)蕪菁。而使輕卒每日持蕪菁來江戶以食之也。雖我嗜南都酒。在國之日有或不給。苟欣羨耳。時友閑在側。耳腐不能聞。侍臣具傳命也。友閑曰。加賀守先祖稱前田又左衛門。初甚微賤。以功勞至盛大。爲加賀能登越中之牧主。其子孫雖無尺寸之功。襲封而極榮耀。當爲節用而愛民之政。今欲樂口舌。到妄費財而勞民。諸侯須爲戒者也。豈可欣羨之哉。羽林君感此言。羞赧流汗。曰異哉儒者之言也。侍臣恐或違旨。然羽林君益能遇也。寬永中經營廳事於城外。使老臣出聽訟獄。更命友閑而臨之。一日老臣等會廳。友閑亦出。古內主膳決事。友閑問主膳曰。某邑某者吾子之親戚歟。主膳曰。渠下民也。豈我親戚哉。友閑曰不然。夫王侯將相之子孫零落。則或爲庶人也。以此觀之則士大夫之親族。或在民間而已。主膳曰。雖誠然實非親族。友閑曰。然則取賄賂歟。主膳曰。否。子何出此語哉。友閑曰。吾子有扶持彼之心也。我不欲居此即退去。直登城出君前。羽林君曰。老臣等聽事了乎。友閑曰未。羽林君曰。爾奚速退去。友閑曰。主膳決事甚有偏頗。臣聞主膳以云云。臣不屑居廳。故遽退去耳。其後羽林君述友閑之語。以警戒主膳也。其奴有傳助者。一日出奔。家人告之。友閑曰。取錢物而往乎。家人曰否。友閑曰。不取錢物何以爲路費。憖也甚矣。有錢否。家人曰。纔有錢六百。友閑命蒼頭曰。爾可逐傳助爲授此錢。蒼頭逐之過岩沼。遙見之。傳助顧後知追我來故疾走。不能及之。蒼頭擲錢於道上曰。主公以此錢賜汝須爲路費也。蒼頭忽歸顧後則傳助即歸戴錢而立。既而蒼頭歸詳報之。傳助來其親戚之所曰。某負主恩而出奔。主公賜以路費重得此深恩去而何往。願賜刑戮則生前之幸也。親戚告之。友閑曰。唯可如本仕我即

赦其罪也。又其婢嘗與奴密通。竟到有身。親族告之曰。須斬奴婢以爲戒也。友閑曰。今斬二人後無此事否。親族曰。安知後來無此事乎。友閑曰。然則不可以殺。終赦之。曾在江城之日。相伴伊藤氏(久兵衛)而出芝下宅將往上宅。友閑過肆以杖指而問曰。是何。肆主曰。生薑也。友閑曰。生姜也生薑也。又指而問曰是何。肆主曰大根也。友閑曰大根也大根也。又指而問曰是何。肆主曰豆腐也。友閑曰豆腐也豆腐也。伊藤氏曰。豈用妄問哉。與速行耳。友閑不聽問盡諸物而去。又過日本橋而入市肆。肆主曰。欲何買哉。友閑曰。可出枕也。肆主以爲欲見枕即出之。友閑取枕廻睡。肆主不得如之何。友閑移時熟睡覺來歸去。皆稱異人也。曾養某氏之子左助。以配其女而令繼家。晚年隱居于吉津(屬宮城郡)以天年終也。

內藤以貫傳

閑齋氏內藤。晚改以貫。長州人也。少好讀書。涉獵于群籍。博聞強記。能賦詩屬文。又學擊劍。頗到精熟。嘗仕我先君忠宗君而領三百石。常陪其左右。爲人溫柔寡默能爲應對。故甚蒙恩遇也。老臣古內主膳好問三國之事。仍數讀三國志。忠宗君既薨。繼仕綱宗君。而候品川別業。綱宗君能遇。寬文中弘文院林學士。奉鈞命而修國史。當是之時列國諸侯皆貢家譜。中將綱村君亦令之撰政宗君忠宗君年譜。以送此于學士。後不喜程朱之學。用陸氏及明儒之說。而作石經大學諺解。嘗娶某氏而生一女。故養上野景滋之子久太郎。而妻之以爲後嗣也。家事大小不欲自知。專肩其婿。又好書法而學朱子之筆跡。國人皆以爲能書也。性勇敢而輕死。故同僚數有爲之屈。多病不勝官務。隱居于根白石山中。以養老病。其人中甚長。故世人謂物長。稱閑齋人中也。平日作詩而樂幽

趣。凡詩文不留稿。故見之最稀。弟子須藤氏纔集遺稿而爲一卷。元祿中逢以壽終。葬於某山中也。子孫曾得罪不得居封內。可謂不幸也。

氏家素行傳

氏家傳次諱素行。仙臺人也。曾司廳事記錄。孜々不懈。增賜采邑到三百石。性木訥而篤實。好程朱之學。不欲博讀書。常讀大學以爲聖賢之學盡此也。仍集諸儒成說而作大學新大全也。寬文中坐事。謫于阿地嶋。居於嶋民之家凡三年。未嘗入婦女所居。平日讀書而自得。嶋民尊信之。皆謂古來無如此人來此嶋也。後逢金雞赦。而歸于城府。延寶二年初爲近臣。當是時太守綱村君猶少年。未得歸國之暇。故往武都而侍其左右。三年之秋太守初賜暇而歸國。素行從駕而還。明年又扈從以入武陽。有罪而賜死。先是

養氏家紹安之子善八。而配其女以爲後嗣也。經十餘年。徵善八。賜百五十石也。

横山榮伯傳

横山榮伯。晚改謙益。初匹夫而賤。常護城之中門內。少好讀書。强記能諳衆分韻。時人奇之。太守忠宗君徵載士籍。而使之學。博通諸家之書。雄辨能講書。寬文中拜命爲侍讀儒。常候武城。延寶三年太守綱村君。初賜暇歸國之時。從高駕過千壽橋。忽發狂自投河。人扶持之幸得不死。其後病愈。見許講書於家塾。然尚不許出遊。坎軻終世。嗣子早死而無繼。可謂不幸也。

石森正榮傳

石森正榮者仙臺產也。幼稚之時聰敏能記文字。故太守忠宗君命之而令讀書。長後通於群書。數爲諸生講說。性輕率不修威儀。

又嗜酒家貧而乏衣服。延寶三年當朝會日。衣褚衣而出。人皆笑之。有不恥敝袍之心。閭鄉稱異人也。曾請書格銘於羅山子。乃書授之。見于文集。以壽終家也。

谷一主傳

一主姓藤原。氏富岡。後更爲谷。號傳左衛門。自稱逝水子。父一成母細川氏。慶長十一年。生于越後頸城郡。幼志文字。元和七年一主年十六。詣武州江戶。筮仕我先牧忠宗君。而爲內豎。最蒙恩遇。食地於栗原郡有賀邑。(三百石也)暇日則好讀群籍。豪氣能直言。惡脅肩諂笑。又學劍術頗到精熟。後請爲儒者。寬永九年奉謁黃門君。有旨令繙經典。久之。老臣聽州之獄時一主亦預焉。當時世子光宗君始讀書。使一主爲之句讀。一旦逑其早世。一主哀慕之餘。數唱薤露。聞者彌追悼焉。慶安二年嬰風疾。七月二十九日歿。年

僅四十四。葬于城北覺範寺。聊擬儒家禮而不用僧儀也。親族以遺命告羅山先生。先生作墓誌而與之。即刻石以立。文集詳載之。

大嶋半隱傳

大嶋氏洛陽人也。初稱良設。受業於熊谷立設之門而歷覽群書。能賦詩屬文。曾仕于太守忠宗君。陪其左右。數往來西都東奧之間。萬治元年太守既薨。歸洛而閒居于家。後移居於黑谷。敷扣六六山人之門。討論敲推。故詩益進。山人稱之半隱。寬文十年。恭應召命來于武陽。而爲侍讀。屢講說經傳。以輔相幼君之德。益祿到三百石。延寶三年。太守綱村君年十有七。初得歸國之暇。而歸于本州。半隱從高駕而來。增賜采邑。爲六百石。自此又往來于武奧之間。奉命而移家於仙臺。一旦太守因古內氏勸。尊信浮屠。於是竊歎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稱病而退。或賦詩或點茶而自樂。

其後古内氏罪惡貫盈。終見放逐也。自此太守有時召之。元祿六年奉嚴命而束髮。稱四郎左衛門。十年之夏。應召赴武都。時候左右。十六年之春。半隱老病不能登城以拜謁。太守將往武城。故枉高駕而問病也。寶永元年病不愈終歿家。享年七十。葬于城南佛眼寺。先是應柴田氏之需。作牧民忠告鈔。詩文之稿凡若干卷。嗣子俊亮收此家塾也。

佐藤信篤傳

信篤氏佐藤。初稱作右衛門。後改木工。父權右衛門。昔守太守洛陽之宅。常住于此。仍生信篤於洛陽。父任既滿。歸鄉里。以病歿。信篤繼家領三百石。性篤實寡言。且習威儀而好進退。好朱子之學。欲力行之。足不踏非禮之地。目不視非禮之色。寬文中司奉膳盤。數往來武陽。未嘗入茶肆酒肆。鄉人皆以謹敕稱之。而慕其風操也。後爲諫議。又遷司府庫。（此曰納戸奉行）漸進爲亞老。（此曰若年寄）元祿元年朝廷修日光之神祠。時太守綱村君亦預焉。故奉命與同僚行而監之。三年秋終功而歸。增祿到千石。四年坐事免職。以閑居于家。又徵爲三百夫長。（此曰番頭）嘗借府庫之金甚夥。而不能償之。故欲辭三百石。領七百石。廼上書請之。太守綱村君許之。寶永二年六十而歿。

佐佐定隆傳

定隆氏佐々。初稱下總。後更伊賀及豐前。祖謂若狹。初在側微。太守政宗君徵爲內豎。頴悟有奇才。後登庸以爲出納司。未嘗行收斂。能使國用足。太守嘆其稱職。甚蒙恩遇而爲千五百石。若狹既死。子織部嗣家而生又作及定隆。又作先死。故定隆爲嗣子。少讀書略通四子大義。狀貌甚壯。嚴毅方正。愼言勵行。壯年爲江戸番

頭。時綱宗君隱居品川別業。定隆奉命而作老。延寶之初遷而爲國老。到太守偶有過而政事或違常。則直言諫之必歸正而後已。秩祿漸增爲三千石。天和貞享之間。有姦臣震猛威。朝野皆危懼。當是時國家可爲大息者夥矣。國之公族等大愁之。欲退姦臣。獻書切諫之。定隆與同僚柴田宗意富田氏紹。一志忘身以諫止之。周旋其間。終成其功。時人皆謂社稷臣也。元祿六年以病歿。享年六十餘。定隆無子。養其弟又左衛門以爲嗣子。先死。故使嫡孫伊織爲後嗣。伊織改稱又左衛門也。

柴田外記傳

柴田外記朝意父佐竹土佐守。母長曾我部元親之女。慶長十四年生於大坂。元和元年五月秀頼敗亡之日。大坂城中男女悉遁去。某之妻亦微服携外記而遁。我兵捕而歸于本州。不知其何人也。後仕于城中。一日黃門君睹其兒岐嶷不常。使之爲內豎。時年九歲甚蒙眷遇。稍長拜命作柴田氏嗣子。後兄加江藏人亦來。作五十嵐氏之嗣也。寬永十三年黃門君既薨。繼仕羽林忠宗君。而爲江戸番頭。萬治元年忠宗君亦薨。故奉仕羽林綱宗君。三年綱宗君隱居武之品川。龜千代君僅二歲。伊達宗勝田村宗良預聞國政。寬文之初爲國之老。領三千石。務輔佐幼君。教之讀書學禮習書法也。宗勝縱暴虐重刑罰。國家岌々乎。士民悉憂之。公族伊達安藝宗重憂到社稷之危殆。訴宗勝之暴於江府。十一年三月廿七日。應召安藝與古内志摩原田甲斐。登于大丞相雅樂公第。蜂屋六左衛門爲之引導。丞相等悉會於大廳而糾問。甲斐詞屈而退。須臾又召甲斐。甲斐廼拔劔害宗重。欲走登大廳。外記急追斬之。蜂屋遙聞鬭爭之聲。疾走來斬甲斐。甲斐即斃。時滿堂之士

来集従後斬之。故大呵而退之。外記死塗于肩輿中。蜂屋到明日而死。外記年六十二。葬於芝東禪寺也。

柴田宗意傳

宗意始稱宗恭。外記之長男也。初稱中務後改但馬及內藏。少好讀書。又學軍法。習本朝之禮兼通茶之禮。最有雄才。寬文十一年春三月。父朝意死難於江城酒井氏之第。宗意繼跡。秋爲國老。年三十餘。自此往來于武江以勤其職。天和元年國用漸乏。國將用楮幣。奉命往於武都。悲言大丞相堀田筑前守得許可也。三年筑州卒。雖於武城金殿中。時相丞命停用楮幣也。天和貞享之間。有寵臣振威國家殆危。宗意與定隆氏紹等一志盡力而退之。可謂有忠國也。元祿元年朝廷修日光神祠。井伊掃部頭往而總經營之事。我先太守中將君。亦奉台命往而戮力。宗意扈從。三年秋

七月土木功成。從太守而歸。先是增賜采邑到五千石。領柴田船岡。晚年住此。曾嬰眼疾終亡明。故不能力職。四年請辭職而閑居常點茶以自樂也。胤子中務宗僚更藏人。繼其武而爲亞老。進作令尹。先父早世。故宗意以弟眞山隼人子使繼其家。稱之中務宗理。曾爲亞老。寶永三年八月九日。宗意享年七十歿。其私邑船岡也。正德二年夏中務遷而爲國之老。改名稱外記。自曾祖以來四世秉國之權。不墜其家聲也。

古內重廣傳

古內主膳諱重廣。初稱平藏。父者國分彥九郎盛重之從僕也。盛重者輝宗公之令弟。而政宗君之叔父。領宮城郡數邑而住于小泉。一旦有故出奔於常州佐竹。故其家下等皆漂泊。其所領之邑今名曰國分是也。平藏少能御馬。忠宗君爲世子之日好馳馬。故徵平藏與俸米。平藏長六尺狀貌最美。且有英才。故忠宗君寵遇最切。後擧爲近臣。因更後名。寬永十一年夏六月。大樹家光公欲述職而入洛。天下列侯牧伯悉相從。政宗君先驅到駿州大堰川。時暴雨初晴河水大漲。水勢最可恐。無敢涉者。往來客皆滯而涯。忠宗君先至水涯。太守顧主膳曰。列國牧伯以次繼我後。我留此則彼亦留滯。爲之如何。主膳對曰。某可先涉試水勢耳。乃乘馬入波殆危達涯。其弟伊賀搗田駿河相從而涉。告未可以涉。忠宗君曰。我常游泳或馳馬爲之耳。遂乘龍馬涉狂瀾直截水勢以到涯。須臾水落步卒相扶而涉。既而入洛。秋從高駕而歸。十三年五月政宗君薨。忠宗君襲封。八月賜暇歸國之時重廣亦從來。拜命作國之老。十月從太守而往武江。初無男子。唯有五女。嫁于山口內記。成田木工。大和田四郎左衛門。片倉小十郎。奧山勘解由。後以

內記之子肥後爲嗣子也。既而生重直光任采女及三女。食祿漸增至於一萬六千石。領岩沼。後割而爲兩。以八千石與肥後重安。(後稱主膳)以八千石予造酒助光任。爲遠藤左衛門嗣子。采女繼伊東新左衛門之家。三女者歸石母田長門。茂庭大藏。津田民部。重廣孜々奉事于太守。須臾不離左右。且夕侍食故許安坐及頭巾。太守最嗜酒而劇飮。重廣數直言諫之。凡所獲重廣者官遷祿加。是以當世之人。每日夙造其第。相坐待出而謁見之。其所提携之物所贈遺之品。如雲如林如稻如麻。該計一年所得之物殆到數萬。故家大富。當時有志者竊誹失人臣之禮以貪貨財也。萬治元年七月十二日。忠宗君六十而薨。重廣即自殺而殉。享年七十餘。肥後繼家而秉國柄。寬文之初壯年而死。其子稱主膳直定早歿。其子主膳重與今爲亞老也。

古內義如傳

古內義如初稱治太夫。後改志摩。其父伊賀者重廣之弟也。羽林忠宗君最寵異重廣。故召出伊賀。賜三千五百石。而使相于世子光宗君。世子早世之後。有故違旨坎軻沒世。義如繼家。久之爲諸士之長。寬文八年逢選舉而作令尹。曾請片倉小十郎之弟左門。而爲嗣子也。十一年春三月。原田宗輔害公族於江都大丞相之第之日。柴田朝意廼斬宗輔終殞其身。義如幸無恙而歸。延寶元年以病歿。遺言曰我有恨從兄重直。汝須絕交。又曰以我弟段右衛門之子治太夫。可爲汝嗣子。汝若他日生男。可令繼段右衛門之家。既而左門繼武。以治太夫義長爲後嗣也。左門有故稱病。蟄居于我北鄙。治太夫嘗作亞老。令仕前太守於麻布。而列老臣之班也。桑名松雲語友人曰。予昔仕乎丞相板倉內膳正。甲斐害公族之日。內膳正歸自大丞相之第。語曰。奧州太守之家臣。原田甲斐斬伊達安藝。柴田外記乃斬甲斐。雅樂頭之家臣等不知其由。倉皇欲悉殺之。時古內志摩捨小刀謂曰。獄訟未決同僚皆死。而無知事者。某爲寡君欲保生請莫誅某。於是皆退。志摩非有俊才。則豈得免今日之難哉。最感彼俊才也。以此觀之則志摩不苟遁去也決矣。

佐藤文右衛門傳

文右衛門氏佐藤。初稱春意。匠氏之子也。生于武之江都。幼而聰敏能記文字。故父使之執贄於林春齋先生。爲弟子。親炙既久勤苦不怠。涉獵於群籍。先太守中將綱村君徵而爲儒。賜二百石。時使講經傳。元祿六年拜命束髮改後名。後移居于仙臺。寶永四年冬十月。得惡寒發熱之病。是乃麻疹之候也。理宜用發散之藥。醫

却投溫熱之補劑。邪熱益熾眼目恰如丹。終到亡明暇日而死。臨終賦詩曰

鬢寒五十二年霜。行々可踏梅花盡。十月江南遊有方。

曾無子以甥爲嗣。

平田五郎傳

平田五郎仕黃門政宗卿。以强力鳴國。昔豐臣公御天下之日。黃門君逢流言而懷恐懼之時。應召登伏見城。故使五郎持草鞋。黃門君登金殿。五郎揚玄關之柱。而納草鞋。玄關大震動。響金殿。諸士驚來問之。五郎對曰某者政宗之僕從。欲小渡故置草鞋於柱礎之間。即又揚柱而取之。搖動之響亦如前。滿殿士大夫大驚歎。五郎有一女。嫁某氏。妬心最深怒則持鐵火箸一雙。謂其夫曰。妾不幸爲女而從君耳。乃以指折鐵箸而作寸々。其夫畏而服之云。

小塚織部傳

小塚織部歷仕于政宗君忠宗君綱宗君。而以射鳴國。寬永中政宗君從大樹而入洛之時。射小鳥於近衛殿下前。發名於洛陽。後忠宗君寓于江城之日。時輩皆習射於淺草之堂。此堂也雖名以三十三間。實正六十六間耳。一日射者五六人持弓而到。時一人忽來當侯仰臥。射者愁之。走人謂曰。我輩弓弱矢豈達哉。然有矢達而傷君則不可也。願君速去。渠對曰諸君勿以憂。矢若中則我不幸也。射者皆言狂人之言可甚惡之。我輩雖欲中之不可得也。今日亦必小塚來歟。渠之妙技可必中之。言訖則小塚徐々來。皆喜曰。待公來何遲也。詳語狂人之言。請射之。小塚諾乃走使曰。我是松平陸奧守之家下小塚織部者也。今來此而習射。若誤傷公則罪不可贖。請遽去。狂人又如前答。小塚曰射而殺之則不可也。射其脛耳。乃關弓而放。貫左之脛。狂人引足而去。不知其所往。見聞者

大歎賞之為技入神也。

岩崎利兵衛傳

岩崎利兵衛。仕于世子光宗君。作內豎。性謹敕篤實。未嘗見忿怒之色。也光宗君既薨。司太守忠宗君衣服。新衣裁縫終則自按摩之察針之有無。內豎來求雖最急不如此了則更不授之。友人怪其常不怒欲試令怒。一日利兵衛坐城中。友人壓倒之而為御馬。利兵衛曰足下發狂否。凡士不可為如此之戲。其無禮也甚矣。友人耻悔謝曰。足下以常不怒我試之唯仰高免耳。早喪其父獨養母氏以孝見稱。四時珍味未供母則不能食焉。寬文之初為志田郡令。以法致民不受贈遺。國法每驛高掛禁令條目。利兵衛到此則下馬走而過之。一日古川邑民乘馬而過之。利兵衛遙見而督責。乃縛之三日而赦之。邑民感其孝心携梨栗之類來曰。謹奉君之母公則喜而受。乃送此於母氏必以物報之。邑人恐其殿服其德。

丹野重治傳

丹野重治。稱善右衛門。仕于黃門政宗卿而列下士。受秋保刑部之指麾。身長六尺有餘勇敢有強力。元和元年夏五月攝州大坂之役。刑部戰死重治負尸而走。敵追之急然不能及竟歸營中也。重治體肥而長大。且著甲冑其重可知。重治之舉非常人所能及也。羽林忠宗君感其勇力登庸。而賜三百石且令司輕卒。重治白鬚最美。故閭鄉稱鬚善右衛門。晚年致仕作壽壙於城北榮昌寺立碑石。某年某月享年八十五歿。先是嫡子某嗣家司輕卒號善右衛門。既歿。長子善七繼武壯歲而死。後嗣重次稱善右衛門。為先君內豎甚蒙恩遇。增賜采邑至六百石為輕卒之長。正德五年八月嬰風疾而死享年四十有三。葬乎先塋之側。

富田氏紹傳

富田壹岐諱氏紹。初稱二左衛門。仙臺人也。祖先會津義廣家臣。來仕于我國。父某母某氏以某年生于仙臺。初微賤領百二十石。為名取郡令。而受郡守之指麾。萬治三年羽林綱宗君閑居武品川。當此之時嗣君僅二歲。選可為其傅者。氏紹舉而為之傅。與大松澤甚右衛門。日野次右衛門。橋本善右衛門為同列。故移居於武江朝夕輔翼幼君。氏紹狀貌最美厚重而有威。言寡而行正。幼主有過則徐諫之無不敢聽。幼主最敬憚之。同僚皆貴重之。寬文十一年春三月。原田甲斐害公族。時宗勝之黨多在幼君之左右。氏紹慮禍起于蕭牆。而與同列日夜衛護之。延寶三年少將綱村君初得歸國之暇。而歸于藩城之日扈從而歸。後為內豎長。又進為亞老。天和年中為國之老。貞享三年閏三月十日。與柴田內藏

佐佐豐前。一志忘身而退姦臣。元祿某年以衰老致仕稱安健。某年月歿享年七十。先是到二千石領小野村。嗣子壹岐某繼武。而為國老。曾以病辭職

長沼致貞傳

致貞氏長沼。初稱善兵衛及五郎右衛門又玄蕃。領五百石。寬文初為聞番而移家江城。狀貌魁偉性質直有義氣。其親族有長沼玄叔者有罪賜死。致貞坐之奪官祿。乃歸國沉淪北鄙。自耕田而給饔飧。延寶之初綱村君既長自行國政。知致貞無罪徵為近臣賜五百石。元祿之初進為亞老。七年為國老。增賜采地到二千石。十二年以衰老致仕。自稱一宇齋。某年月歿享年七十。嗣子外記繼家而為亞老。移作淺布先太守之老以病辭職。

但木重信傳

重信姓橘。氏但木。初稱惣右衛門。又改主馬。更土佐後改伊賀。其二十餘世祖。奉仕于國之遠祖。中村常陸介宗村君。而爲宿老。自此綿々到于今也。高祖伊賀顯行。曾祖右馬丞某。祖下野某。父惣右衛門某。重信少爲步卒長。（此副之中間奉行）遷司府庫。（此副之納戶奉行）後爲出納司。長于諸吏而總國用。大樹綱吉君時。元祿元年修日光祠廟。太守綱村公奉鈞命而往戮力。當是之時。重信奉旨獨往幹于金銀用。三年七月終功而歸。冬十二月進爲亞老。益賜采地。八年二月作國之老。增祿到千五百石。九年十二月爲代々宿老。與遠藤內匠富塚近江津田民部合稱四宿老。夫國老則選才而擧。故不能世官。宿老則不預政事。故以職傳子孫。國以爲榮也。其間有或爲國老者。重信性嚴毅篤實。不嗜酒色。自飲食衣服以至器物皆用節儉。故家殷富。數往來于武江。未嘗入茶肆酒肆。爲縱遊逸樂。時人以謹敕稱之。先太守因古內造酒助重直勸。大信佛法。重直有不從己者則欲以罪當。故近臣皆從學之。重信甚非重直。不能護從。重直大惡而欲陷之。重信終不從。既而重直惡日積以到亡。重信得無恙也。十一年十月二日。丁乎遠祖宗村君五百年遠忌。時先太守修其冥福於洛外東福寺。重信奉命而往總齋會事。且代先太守謹拈香拜稽首去。十四年正月致仕。長子志摩重矩繼家。十五年四月重信發疽不愈。五月廿七日歿。享年六十二。葬於愚鈍院。正德元年冬重矩拜命爲國老。享保元年春以病免職。適子總四郎重秋繼家而爲宿老也

石母田景頼傳

景頼氏石母田。稱左衛門。仕太守政宗君。天正十八年太守發會津而赴于小田原。故令二本松城主伊達成實留守若松城。當是秋景頼奉命。與柴田但馬大條尾張戍二本松城。十九年冬太守移封於岩手山之日。賜宮崎城。爾來子孫住于此。文祿四年八月廿四日。奉太閤秀吉公之命。與伊達藤五郎成實。伊達政景。伊達彥九郎盛重。石川中務大夫宗義。亘理美濃重宗。大條尾張宗綱。白石若狹宗直。泉田安藝重元。桑折點了不曲。中嶋伊勢永宗。富塚內藏頭信綱。原田左馬助宗長。片倉小十郎景綱。大內備前定綱。湯目民部信康。遠藤孫六基綱。山岡志摩重長。湯村右近等。連署以呈誓書於施藥院。寺西筑後守。悅丹波守。民部卿法印也。其趣專以可使太守盡忠於秀吉及玉胤。而到太守子孫。亦無二心也。景頼歿。而大膳宗頼繼武而爲老。寬永十三年太守既薨。羽林忠宗君襲封之時。拜命爲老。與茂庭周防。中嶋監物。津田豐前同職。正保三年以老病死。長子長門繼家。娶古內主膳第十女而無子。寬文之初。請割采邑。而授其弟清左衛門。（後改淡路）及清三郎各五百石。長門多病不堪忠勤之勞故也。某年先太守中郎將。使嬖臣鈴木孫左衛門繼某家督而爲亞老。改久馬及大膳。有子號百助。某年請朝而割采邑千石。以授同姓叔父淡路。於是爲千五百石。元祿某年國老傳命曰。須養長沼作左衛門之子平助以爲嗣子。百助則爲庶流可也。時群下勸大膳曰。先生多病而無子。雖請以令弟爲後嗣更不許之。禱使君來繼此家。蒙仁恩二十餘年。令子長堪以繼家。今又以長沼氏非某等所願也。縱雖背命以蒙刑戮不敢辭。君夫辭之。大膳曰。吾感汝等之盛志。然吾豈背國命哉。趣命之從耳。於是迎平助而養。時年十二。某年大膳以病死于宮崎。平助領五千石。以幼弱先太守命淡路。而爲陣代也。初稱久馬後改長門。淡路致仕而歸家。享保三年秋長門拜命爲亞老也。

小梁川中務傳

中務氏小梁川泥蟠之孫也。仕于太守忠宗君。承應元年正月三日。田獵之初當家謂之戲動。自著狡衣。步卒六十餘人。帕額皆戴鐵上柄前叉。而挿諸帕額。其狀如戴半月。衣服皆一樣。太守見之曰可也。萬治三年。太守少將綱宗君隱居于武之品川。中務拜命爲品川之老。嗣子織部後改修理繼家。爲江戶番長。延寶中逢選擧。而爲國之老。獨司財用之事。天和三年坐事而免職見減采邑。(江刺郡野手崎千二百石)爲八百石。閑居于采邑。沆滯坎軻而沒世。嗣子孫左衛門先父死。第二子關金之丞繼其家。多病早歿。村田玄蕃之子中務繼武。早歿無子。伊達肥前村興之二子。久之助繼其遺跡。享保元年久之助歸伊達氏。故大町主計之二子某爲家督。仕于今之太守。

黑木肥前傳

黑木肥前仕太守政宗君。天正十七年。政宗君攻相馬取駒嶺城。既之肥前。(本領丸森)而遷住于此。後賜志田郡師山。而移于此。嗣子主殿宗恒。歷仕于太守忠宗君綱宗君綱村君之朝。爲千五百石。爲江戶番之長。後爲國之大番長。寬文某年以病歿無子。養伊達宗重(安藝)第二之男以爲嗣子。稱中務後更主計及上野。爲江戶番之長。延寶中爲國之老。坐事被減采邑。(千五百石)而爲八百石。蟄居師山而遂沒世。子萬吉繼跡。見移于某邑。仕于今之太守。

伊藤先生傳

先生氏伊藤。諱重孝。稱七十郎。宗久第二之男也。爲人剛強有義氣。好陽明之學。兼學軍旅之道。更習劒術。曾遊于江戶。問學於某氏。又遊洛陽。見于熊澤了介而歸。性寡欲而不干祿仕。又能健行。故著木屐往來長程。其姊夫伊東新左衛門重義居乎小野。先生寓食於此。重義無子。故養古內主膳之子采女以爲嗣子。重義沒後依于采女。寬文之初綱村君尚幼。而不能知政事。兵部宗勝隱岐守宗良預聞國政。宗勝刻薄。而行虐政重刑罰。當此之時。國家可爲大息者甚多。先生切憂之捧書而諫。宗勝不聽却大惡之。先生亦見宗勝如讎敵。寬文八年。宗勝賜暇而歸。一關。先生欲勸采女與襲一關殺宗勝。既定軍法將發小野。采女之家下等。迺拘先生而送于仙臺。故囚此於橋邊之獄。四月二十八日將斬先生。自獄出之。先生曰。我欲死已斷食。凡人二十一日不得食則死。我已到于廿七日猶不能死。今爲宗勝將見殺豈不天運哉。迺抱柱而推之。獄爲震動。先生笑曰。我之力尚不衰。即出於獄。靑木彌總左衛門來而傳命。先生曰。請少緩縲紲。靑木許之。於是自取補子之

畫像於懷中。而舒之曰。我多年尊信足下。信心不虛。今爲忠而死也。見滿右衛門曰。汝斬我首哉否。滿曰然。先生曰。我欲飲水請與之。滿曰足下之死今在須臾。雖不飲水可也。先生怒罵曰。匹夫侮士歟。滿愧其顏色甚恐。曰匹夫之過。乃汲水而進之。先生飲水了曰。人首落前即體亦伏。我即仰耳。滿曰。僕斬首甚多。見體伏未覩其仰。如足下未能知也。先生曰。若體伏則已矣。仰則可知有我之神。然則三年之間。當亡宗勝。迺伸首而待。滿即斬之。首落于三尺之外。體將伏迺仰。右足踏地而仰臥。人皆驚。捨尸於山中。享年三十七。豺狼不食之。乃到朽腐。然後滿之女子發狂而妄言。見其父曰。爾斬我。我今記否。滿驚謝曰。請寬恕耳。女子不曾知書法。今能讀書。書文字人以奇之。暇旬尚不治。滿曰。君者國之英雄。豈可祟於婦女乎。女曰誠然。此女從來無罪。自是以上即易耳。既而宗勝

之凶悪漸積、自亡身也、寛文十一年見左遷于西國。凶徒皆滅、國家太平安。嗚呼、先生於是開眉於泉下耳。

右仙臺人物史上下卷也者、虎若翁（近就忍性）所撰也。上卷者老翁自所染翰、下卷者停草稿而永去矣。今茲寳曆十二年壬午之冬、清書下卷、達老翁之遺意云爾。　藤原倫兼記

明治二十八年十月　仙臺　作並清亮　校合
蘆立文助

仙臺人物史

明治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印刷
明治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東京府荏原郡大井村二百四十八番地
宮城縣士族
發行兼印刷者　作並清亮

宮城縣仙臺市國分町四丁目百四十番地
賣捌所　伊勢齋助

林读耕齋（靖）撰

本朝遯史

寛文四年（一六六四）刻本

據寛文四年（一六六四）

刻本影印

本朝遯史叙

余毎聞古今逸士之高節卓行心常慕
仰未嘗喟然不嘆焉二十年前在京師
家塾而考索衆書鈔撰古今逸士傳
若干巻記皆是中華之隠士也　國朝亦
不乏之逸士所憾者遂不傳于世後在東
武而與讀耕林子談之林子於是沈思
研求広猟群集著本朝遯史二巻凡五

十丁人其事亦腹笥所貯者特多矣里人之
載懐風藻人唯読其詩而識其人者
蓋詳矣惟良春道有秋雲篇読之則
飄飄忘俗物詠之則以驚鶻向雲爲主
臥清漢國死山人之絶趣乎亦非老于文
墨者則不能焉関雄好閑退在東山
舊居宜哉昭宣之録其事之詳矣春津
之書閑惺喬之厭塵累之愛山周光之

灌園亦非物外之高士乎武蔵埜翁葛
城山男皆方外之士也讀耕者羅浮子之子
而向陽子之弟也家学有源而可流名
輩咸推許焉天才英發博貫文史明辯
而識悟志宏放義気超世之心亦視軒
冕塵視珠玉未嘗以得喪介懐余嘗與
之語則味道腴而代書梁不覺日之昏旭
與序之涼燠也不倭本邦人特能識見

澹営利慕閑素文献之嗜泉石之計與
讀耕同其志也余而索叙于余余與之交
如有宿契故知為非常之器何得不言
哉惜哉讀耕下世二歳于茲年月夕遠
而慮乎湮没遂述本末諸巻首

寛文三年冬十月　日

埜三竹子苞甫秉筆
于柳谷破隠竹屋下

本朝遯史序

士不忘山林故不仕焉故歸田焉故辭官焉故乞骸焉朝市江湖大隱小隱中隱各從其志吁彼不欲不忘之者則已苟不忘之則盡使有其不忘之實乎雖匪必不忘之而口語之及此者有焉所謂悉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是也心固不忘之而不得從其志者有焉雖似忘之然不敢忘所謂仕官三十年平生之志在丘壑也或形隱而心不有其實或暫隱而不謝鶴書皆贋隱也僞隱也嗚呼余素意在山林讀中華之典籍慕幽人之風企高逸之躅故眷顧洛師之喬木捜究洛表之雲棲而耕于寛閑之野釣于寂寞之濱是之所欲也是之所期也然而時事齟齬以乖夙念然而山林果不可忘故郷固不可忘其

不忘之者烱烱于方寸而傍觀以爲既忘之乎無奈之何瞻夫逸民有傳高士有傳隱逸有傳高道有傳眞隱有傳遺士有傳中華世世固有其人而記述不乏中華之四裔亦地雖殊人雖異均是不離霄壤匪無陰陽何地不生才胡豈無人乎況又東方之士俗異于三方之外乎　本朝號爲無隱士之有上世之史僅存者朝家之典神祇之事而不及此高野天皇之不道也猶詔問宜爲朕代之巣許者當時巖棲谷飲可以不寡而以實不側席幽人故無聞焉耳爾來出塵之徒多是圓顱緇染稱爲遁世者蓋習俗之例也雖無斯稱而官客之致仕羣輩之靜退皆謂不可不披剃何其世教之彌淪哉抑領寺院備度衆者亦然浮屠也所謂遁世者乃衲衣乃誦根亦

可不謂之蔵氏之黨乎然而其事跡與隠逸相類嘉遯脱塵諒若人之志願也其玩泉石耽煙霞不得知中華之隠士者可歎可惜且精辨之則發于一時之進退而未必出于冲襟者有之贋偽之嘲不為無焉耶然各既不仕又辭官而住山多矣勝彼説山之輩也果矣余以　本朝遯隠之無録輯為遺恨乃首出于民黒人至于近世

僅得五十一人叙事附賛巻分上下就中有避于雲山有隠于朝市有萍漂寓泛可披校而知之遂命名曰本朝遯史聊表章件件之出處以抒不忘山林之衷情云若夫天山之遯也遯退之義也言之長也今不論焉萬治庚子建未之月讀耕齋野夫

林靖序

本朝遯史目録

巻上

巻下

凡五十一人

本朝遯史

援引書目 隨其表出而不拘次第

懐風藻　姓氏録
續日本記　藤原氏系圖
日本紀　顯昭古今倭歌集註
皇胤系圖　無名抄
方丈記　二荒山縁起
古今倭歌集　經國集

續日本後紀　文德實録
三代實録　伊勢物語
本朝文粋　江談
源氏諸系圖　古今著聞集
本朝麗藻　親房古今集抄
百人一首抄　倭歌古今六帖
菅家文草　作者部類
清原氏系圖　平家物語

東齊隨筆　今昔物語
堯孝歌話　公卿補任
九暦　世継物語
栄華物語　拾遺倭歌集
書史會要　倭漢合運
古事談　賀茂氏系圖
菅原氏系圖　大和物語
橘氏系圖　朗詠

覚明朗詠註　東鑑
撰集抄　宇治大納言物語
無題詩集　本朝續文粋
職原　西行物語
山家集　十訓抄
井蛙抄　發心集
海道記　源平盛衰記
新勅撰倭歌集　沙石集

右七十八品也且傳聞及俗談亦多採之其贅中之中華典故之所出不在此限

本朝遯史卷第上

讀耕子林靖撰　賛

民黒人

黒人者隱士也。其幽棲詩曰、試出嚣塵處、追尋仙桂叢。岩谿無俗事、山路有樵童。泉石行行異、風煙處處同。欲知山人樂、松下有清風。又獨坐山中詩曰、煙霧辭塵俗、山川壯我居。此時能莫賦、風月自輕余。載在懷風藻也。此書之所録、自天智之世至孝謙之時。然則黒人亦其際之人也。

賛曰、按姓氏錄、以民為氏者、神別有二支、蕃別有兩流。未審黒人何自之出乎。蓋其肥遯之高操、亭立皎然、乃不可掩。其履歴之實雖不傳、而讀彼兩詩、可知其出塵之志、幽尋之趣、無世慮、無俗友。泉石風煙到處閑適、而靚陶貞白於今日也。況於格律身超、語句清新乎。且山川壯我居、與所謂山河壯帝居者、固異代之談也。懷風藻特書曰隱士民黒人。翁矣、可謂具一隻眼。儻不然、則黒人姓名亦可以泯失。吁、黒人之幽棲何處之山乎。既是獨坐、其無對伴也可知焉。蓋或有舉案之孟光乎。想夫四時之佳興、長句短章、可不受風月之輕侮也。今恨其不多見之。

藤原麻呂

麻呂者淡海公不比等第四子也。元正帝養老元年十一月、自正六位下進從五位下。五年正月、叙從四位下。六月為左京大夫。聖武帝神龜三年正月、叙正四位上。九月為裝束司、為將幸播磨國印南野也。天平元年三月、叙從三位。六月左京職獻龜、長五寸三分、闊四寸五分、其背有文。麻呂上進之。三年八月為參議。十一月為山陰道鎮撫使。為人惠辨、能屬文。常談云、上有聖主、下有賢臣、如僕何為乎。尚事琴酒耳。曽有園池置酒詩。其序云、僕聖代之狂生、直以風月為情、魚鳥為翫。貪名徇利、不適沖襟。對酒當歌、是諧私願。盡歡情於此地、縱逸氣於高天。千歳之間、嵆康我友。一觴之飲、伯倫吾師。不慮軒冕之榮身、徒知泉石之樂性云云。其詩曰、城市元無好、林園賞有餘。彈琴中散地、下筆伯英書。天霽雲衣落、池明桃錦舒。寄言禮法士、知我有麤疎。又遊吉野川、吟曰、友非干祿友、賓是飡霞賓。浩歌臨水智、長嘯樂山仁。曽過中納言大神高市麻呂墟、賦五言律詩、以述感慕。又有仲秋釋奠詩。天平九年正月、先是陸奥按察使大野東人言、從陸奥國達出羽柵、道經男勝、行程迂遠、請征

男勝村以通直路於是詔以麻呂爲持節大使發遣陸奥三月到陸奥多賀柵與大野東人共平章且遣騎兵一千人開山海兩道夷狄疑懼仍遣人于海道于山道並慰喩之乃委勇健百九十六人于東人分配四百五十九人于玉造等柵而麻呂率三百四十五人鎭多賀柵又遣兵鎭諸柵四月麻呂録事狀聽勅裁七月卒年四十四朋友泣血麻呂一作萬里是藤原氏京家之祖也

贊曰麻呂雖爲庶孽亦是藤氏之一祖固朝廷之臣也既属文又督東奥之軍事可不謂之有文有

武乎然其琴酒之欣賞泉石之玩樂風月魚鳥俯仰自得以不愿軒冕之榮者胸中之丘壑是其所蘊也少假之年則掛冠解務逍遥山水可暢素情其未満半百而沒惜哉余嘉其立朝而懷江湖憐其志之不得伸故表章之所云如僕何爲乎聖代之狂生此乃求行樂于官閒得清閑于公退也所云嵆康我友伯倫吾師知我有慶踈此乃愛幽靜事琴酒故以竹林七賢自期而已大神高市者免冠諫持統帝之獺也麻呂高其忠直而慕之乎惟其書法學張芝惜哉片墨之不傳也

猿丸大夫

猿丸大夫不知何代人蓋上世之隱逸也近江國田上有其舊跡云或曰猿丸即是廐戸太子之孫弓削王也未知然否或曰道鏡法師之別號而奥山紅葉之倭歌乃在下野國藥師寺而所詠也非也鴨長明曾歩田上川訪認猿丸之墳墓

贊曰猿丸族氏不明故倭歌之家虚談不少如以爲道鏡者甚不然也宇都宮二荒山皆在下毛野州而有猿王之稱道鏡之貶亦野州之藥師寺也猿王猿丸誤用假托而已田上之遺塚猶不蕪歳

長明豈食言乎猿丸詠歌多矣聊就奥山紅葉一篇言之深山固可居焉紅葉固可愛焉秋景固可感焉鹿鳴固可聽焉夫秋景古今相同紅葉隨處有之然而不入深山則豈得分外之幽致乎況於呦呦之悦耳乎境既佳矣景殊靜矣四美具者耶猿丸坐臥於斯嘯詠於斯其至樂可以想也宋玉之九辨潘岳之二毛其餘悲秋哀秋之作最多托愁情于秋心者也猿丸山居無所憂慮唯起時景之感于秋鹿者耶

惟良春道

春道歷仕弘仁天長承和之間當時呼之爲惟山人。又爲良逸人也嵯峨天皇有和惟逸人春道秋日臥疾華嚴山寺精舍之作曰。絶頂華巖寺。雲深溪路遥。道心登靜境眞性隔塵囂臈禪庭稍觀空法界蕉。天花流遂澗香氣度煙霄風竹時明合聲鐘曉動搖轉經山月下。羸病轉寥寥春道應嵯峨天皇製賦深山寺曰。上方來往路難尋。塔廟青山袛樹林。片石巉空何劫盡孤雲對境幾年深秋燈點點千岑夕。月磬寥寥五夜心。到此能令身世忘塵機不得更相侵嵯峨天皇有聽早鶯示惟山人春道詩曰春歸物色早鶯飛曉曉初邑人不歸寂寂空房無與聽春寒獨恨薜蘿帷春道有雜言秋雲篇曰青山兮閒寂懸崖兮絶壁。下臨不測之峥嶸上攀窮高之空碧雲雷兮晦怒日月兮朝夕。我來散髮兮秋復春林巒森森唯一身朝炊黍暮烹雞白雲爲主臥青溪溪流兮浩浩芳草兮萋萋在山中兮物無役讀詩書兮身多癖洞之口巖之阿有時獨坐青山歌坐且歌行且歌青山寂寂奈樂何

贊曰。春道非始終在山者然而當時稱爲山人又稱逸人。則山居之樂雲臥之趣固了了矣。讀天子之所賜及其所自作而可見矣。秋雲篇最可喜矣頗得中華之風味者也君有經国集之完備則其閑中之吟猶可不寡也余爲慣焉

大中臣淵魚

淵魚者右大臣淸麻呂之孫正五位下繼麻呂之第三男也弘仁六年任神祇大副厥後稍經階級登于四位即轉伯天長十年叙從四位上承和十年上表致仕。性謹密。暗練神事。自弘仁六年至承和九年都廿八箇年兼掌伊勢太神宮祭主自臥家園不廁人物幽閑送日。藥餌待終嘉祥三年三月卒。年七十七

贊曰。致仕之後不得在宅閑坐而夕日愛子孫者世多有焉淵魚今如此不亦可乎。此是眞致仕也。其掌神官之事凡二十八年。惟夫謹密之所致故逮致仕而謹密亦無所敗。今試就淵魚二字言之其掌神事之際濡沫于神道之宗源涵泳于五十鈴御裳濯之清流蓋躍淵之魚乎。于至家園幽閑而不接人事蓋或潛伏之魚乎。奈何。一笑

藤原關雄

關雄者刑部卿從三位眞夏第五子也天長二年春擧文章生試及第以習屬文性好閑退常在東山舊居耽愛林泉時人呼爲東山進士承和元年秋淳和天皇嘉其爲人特詔徵之關雄辭而不獲遂應詔命天皇賜以優禮從事左右關雄能鼓琴天皇賜其秘譜由是雅調稍妙關雄亦能草書南池雲林兩院之榜皆令關雄書之也六年授從五位下仁壽二年爲齋院長官以病辭退遂不被免三年二月卒年四十九

贊曰陶通明固是眞隱也然不能不應梁武之招呼是以有山中宰相之名關雄攀桂登科而退居故有東山進士之稱其意蓋將終身雲林然不能辭斥九重之詔辟遂卒於位嚮使彼琴調曼弄山水之操草書摸寫煙霞之勢則關雄之志願足矣世與吾違吁時矣哉周彦倫有北山移文之嘲盧藏用有終南捷徑之譏由是言之關雄亦不免矣乎然而周盧二子初心一撤而宦情發生惟其自取之關雄蓋不得已者也固辭而不獲以病辭而不免豈可併論乎

藤原春津

春津者右大臣正二位緒嗣第二子也風姿美麗清警寛雅天長初擢爲左近衛將監仁壽初遷刑部卿加從四位上性寡嗜欲不貪財利唯馬是好時時觀之里第養閑不肯出仕帝戲語左右曰春津是南山之玄豹焉貞觀元年七月卒年五十

贊曰桓武之眷眷于緒嗣者以其父百川有忠蓋也故緒嗣爵階極崇人望極至春津生于富貴顯閥之家而寡嗜欲不貪利歎矣其不堅榮位不預顯職也以此其得南山玄豹之稱也亦以此抑玄

豹霧雨以成文章未知春津有才之文也德之華也耶奈何其好觀馬乃不忘武備而有王武子之癖乎百川者淳和帝之外祖也嚮者無逸勢建岑之事而淳和之皇子恒貞代仁明即帝位則春津等官爵可累加然而恒貞廢淳和崩緒嗣薨而後忠仁公權威莫大春津位僅四品不能備貴卿之列蓋不遇乎其養閑之趣或出於此乎官資雖不高而得朝隱之娛不亦可乎

惟喬親王

惟喬者文德天皇第一皇子也。皇嗣固其所也。然而第四皇子惟仁以忠仁公爲其外祖故立爲皇太子。清和天皇是也。於是惟喬閑居于洛外山崎水無瀨宮。吟詩詠歌以自遣。每歲賞櫻花。一日遊河州交野之奈疑佐院。以翫櫻花。在原業平從行賦倭歌。惟喬自交野到天河。以設宴。業平紀有常皆詠歌。既而惟喬彌厭俗塵隱于小野。時人號小野宮。小野者比叡山麓也。業平曾踏春雪參謁其幽棲。甚感淚。詠歌述情而歸。貞觀十五年二月惟喬薨。年二十六

贊曰。惟喬之遯也者出於不得已。親爲文德帝之寵子。而皇位被惟仁掩焉。命矣哉。角力定儲者世之謬說也。先爺羅山子嘗辨之。惟喬暫遊山水頗忘俗緣。然不知乘化樂天也。壽不過而立。果是幽憂之所使然歟。一日萬幾之出自膺心者眞天子也。清和帝之負王扆也。事無大小皆在良房之處分。殆是尸位也。與其有尸位之名。不如閑處于小野之爲愈也。惟喬盍思之乎

白箸翁

貞觀之末有一老父。不知何人。亦不得姓名。常遊市中以賣白箸爲業。時人號曰白箸翁。人皆相厭不買其箸。翁自知之。不以爲憂。寒暑之服。㒵色不變。枯木其形。浮雲其跡。鬢髮如雪。冠履不全。人如問年。常自言七十。時市樓下有賣卜者。年可八十。密語人曰。吾嘗爲兒童之時見此翁於路中。衣服容貌與今無異。聞者怪之。疑其百餘歲人。然持性寬仁。未嘗見喜怒之色。放誕愼謹蹤跡不定。人或勸酒不言多少以醉飽爲期。或渉日不食亦無飢色。滿市之人不得量知其涯涘。後頻病終市門之側。市人哀其久時相見。移尸令埋於東河之東。

贊曰。右紀長谷雄之所記也。且曰。翁死後二十年。有見于南山者。因引松子梅生以爲神仙也。未知信否。故今略其後段而不取之。蓋翁以賣箸隱于市里者也。古人有隱于傳徒有隱于賣酒賣漿賣藥也。翁亦是等人也。當時若有接其言談則衷蘊之發于云爲者。恐是不爲尋常也歟

嵯峨隱君子

隱君子鼓琴偶吟元稹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之句忽有元稹之靈來訖曰彼句是闕盡也後字不可也菅丞相私献策之時是善與橘廣相同披勘之有一事之不通廣相策馬到隱君子之居而問之他年或問大江匡房曰隱君子姓名如何答曰嵯峨源氏之清歟

賛曰弘仁帝之皇子卑名多矣信也弘也常也寛也明也定也融也是等猶有之清也亦其一也謂云居于秋篠蓋其幽棲于嵯峨而有隱君子之表

稱乎菅氏父子橘廣相皆最有博洽之譽猶可其所不知然則隱君子讀書破萬卷者耶嵯峨之碧山固不負隱君子而隱君子之襟懐亦與西山共高潔也耶其一事一語之不流芳于今也遺恨深矣元微之一件果然乎否張郭入丘江之夢杜陵托蘇仙之聯可以併擬乎奈何大江朝綱高階積善各謂夢中逢白居易其或然乎偶想隱君子之事而及此歟又按皇胤録延喜帝之皇子白髪童形號嵯峨隱君子然不與是善廣相同時也蓋誤乎抑又別人乎

喜撰

郷里出處未詳隱于宇治山結小庵于御室戸我庵都之巽之倭詠膾炙人口紀貫之曰其詞華麗而首尾停滞如望秋月遇曉雲其所詠傳聞不多故難得彼此之通知御室戸之深邃二十餘町有喜撰之舊跡庵雖不存而堂礎依然云或曰仁和御宇喜撰奉勅作倭歌式或曰山城國乙訓郡人也或曰橘奈良麻呂之子或曰名虎之子非也喜撰或作基泉或作僖撰或作窺仙皆是同人也或曰不爲一人其作倭歌式者亦與宇治山之喜撰是別人也

賛曰貫之評喜撰倭歌謂月遇雲就其僅存一首而品藻之可謂精矣喜撰素出塵之徒也且夫深藏菟道而方寸與山月相映則濁俗之雲既去矣業已如此而吐成三十一字則未必如貫之所言乎想夫宇治之樹際石罅可有漫題口號之倭詠其採輯之者不依寒山詩之例也可不惜乎至今宇治之邃奥有喜撰洞土人傳稱此其煉丹藥之處按倭歌古今六帖載喜撰所詠其我菴都巽之外有二十三首貫之何不知之乎貫之没後彼遺歌彰聞乎蓋二十三首者別人之喜撰而混入

之乎。抑或悉他作而我蕃都巽一首之次偶脱落作者之名乎

大伴黒主

黒主號志賀黒主。爲園城寺之地主。善詠倭歌。仁和初獻大嘗會倭歌。又辛崎祓禊之時預撰爲陰陽頭。寛平帝之幸志賀也。黒主拜假途次以獻倭歌。蓋常愛山水。不入洛塵者也。歟紀貫之曰。黒主之歌古猿丸大夫之次也。頗有逸興。而體甚鄙。如田夫之息花前也。志賀郡大路之深處有山。其傍有黒主明神祠。是所祭大伴黒主也。或曰。黒主者與多孫也。與多者大友皇子之子。而創造園城寺。曾賜大友姓。其子都堵牟麻呂而後大友字改作大伴也。黒主之在園城寺亦自與多而連綿至此。

賛曰。黒主詠歌如田夫息花前。古來以爲貫之之正評騰矣。田夫不知花之風標者多矣。然豈皆然乎。花之于瑦于園于欄于檻。貴介之所賞。詞彦之所愛。可謂榮幸也。其斫于樵斧折于農手。可謂辱黷也。然而金籠之鳥啼不若林間之自在。花亦寂靜于遠野幽獨于深谷者。匪全其自然乎。黒主之出處村淺固。田夫也。而詞語清麗。然則田夫息花前。乃是其本色也。按大友皇子之子是葛野王也。與多亦是乎。未必可信。

藺笥翁

菅丞相有問藺笥翁詩曰。問爾蟠蟠一老人。名爲藺笥亦何因。生年幾箇家安在。偏脚句婁又具陳。代翁答之曰。藺笥爲名在手工。頹齡六十宅山東。毒瘡腫爛傷偏脚。不記何年自小童。又重問曰。近前問汝更辛酸。辛紀病源是老殘。賣笥村中應賤價。生涯定不免飢寒。又重答曰。二女三男一老妻。茅簷内外合聲啼。今朝幸歟慇懃問。扶杖歸將斗米提。

賛曰。藺笥翁之見菅丞相。可謂幸矣。詩中黄四娘也。鈞是人也。瘡腫脚傷。僅以藺笥爲營務。吁何其困厄之至此哉。然而不爲豎目側生。而爲生民。不爲乖尫而爲男子。不爲札瘥夭昏。而浮生六旬。既有榮啓期之三樂。且一妻二女三男。亦是萬事足矣乎。非耶。妻飢兒寒。吁可憐也。得斗米以苟活。然其不斃頭于溝瀆。亦是天幸乎。文王無凍餒之民。凡人之不出于其際將是不幸也。翁乎翁乎。蚩蚩

之坻耶、寧或暖暖含光耶

南山白頭翁

菅丞相詩曰、路遇白頭翁、白頭如雪面猶紅、自說行年九十八、無妻無子獨身窮、三間茅屋南山下、不農不商雲霧中、屋裏資財一柏櫃、櫃中有物一竹籠、白頭說竟我爲詰、老年紅面何方術、已無妻子又無財、容體充肥具陳述、白頭抛杖拜馬前、慇懃請曰叙因緣、貞觀末年元慶始、政無慈愛法多偏、雖有旱災不言上、雖有疫死不哀憐、四千餘戶生荊棘、十有一縣

無爨煙、適逢明府安爲氏、（今之野州別駕）奔波晝夜巡村里、遠感名聲走者還、周旋賑恤疲者起、吏民相對下尊上、老弱相攜母知子、更得使君保在名、（今之豫州判史）臥聽如流境內清、春不行春春遍達、秋不省秋秋大成、二天五袴康衢頌、多黍兩岐道路聲、某愚翁幸遇保安德、無妻不農心自得、五保得衣身甚溫、四隣共飯口常食、樂在其中斷憂憤、心無他念增筋力、不覺鬢邊霜氣侵、自然面上桃花色、我聞白頭口陳詞、謝遣白頭反覆思、安爲氏者我兄義、保在名者我父慈、已有父兄遺愛在、願因積善得能治、就中何事難仍舊、明月春風不遇時、欲學奔波身最嬾、將追臥聽年未衰、自餘政理難無變、奔波之間我詠詩

贊曰、此是菅君爲讚州刺史時作也、貞觀以來、其國政可就而知、昔巫馬期爲單父宰也、見星而出見星而入、一境治安、宓子賤鼓琴、不下堂而單父又治、同是孔門之人、雖不可企及、而今所謂奔波臥聽亦可通參之耶、翁之所告、不爲徒言、菅君之所取、豈爲虛聞乎、翁百歲欠二、謂高年也、獨身無妻兒、想其倖奉之不煩也、不農不商、想其自耕以送殘生也、茅屋三間而已、柏櫃竹籠而已、想其簡

便坦率也、彼戒之在得者、固可鄙也哉、嗚呼

南山亡名處士

菅丞相有題南山亡名處士壁詩曰、秘密鄉村與姓名、年頹朽邁意分明、無妻濁戶松偕老、不耜山畦黍旅生、泡影身浮修道念、煙嵐耳冷讀經聲、比量心地安閑理、一室應勝我百城

贊曰、處士之姓名鄉村、何其秘密乎、固以嫌引虛名乎、寧以亡命有所畏憚乎、乃是閑坐寂漠之真意、盖于詩中、菅君之表出及此、可以賭矣、其藏姓

名在處士則素志也在外人則一欠事也

清原深養父

深養父者豐前介房則子爲藏人所雜色爲内匠大允善詠歌平生自謂我無可喜又無可歎時有銜世得勢者之失路哀恨故深養父寄示倭歌構幽居于洛外小原之邊補陀落寺是也其後後白河院御幸于建禮門院小原閑居之時途次御覽深養父之舊跡

賛曰無可喜無可歎者深養父之日用乎若然則

苟學闘穀於莵之志師柳下惠之跡者耶内匠大允藏人所雜色固是賤貟也雖其所分而或有不卑小官之意乎奈何其可取者如此然而以補陀落寺爲其幽房之稱由當時世法播布人人不得看破之故也唯詠倭歌而不窺中華之六義何其没意緒哉蓋彼無喜無歎者唯其一時之所得而已乎宰樹千年風聲不可認焉本朝先輩有捨其宅爲阿閦寺爲慈恩寺者深養父之補陀落寺亦同意乎盍稱誰某之幽居某人之隱處乎嗚呼

蟬丸

蟬丸者式部卿敦實親王之雜色也善彈琵琶結庵于相坂而隱栖焉三位源博雅往訪之衝風凌雨既有年矣遂傳得流泉啄木之調也敦實最精於管絃蟬丸候侍久矣故聞知以慣熟焉且善詠歌或曰蟬丸目盲其後世瞽者弄琵琶始於此云或曰蟬丸者延喜帝第四皇子隱居于相坂故其近畔有四宮河原之名此說非也或曰此人之遁于相坂當時無知其姓名者唯以爲仙人也異人也死後世人爲瞽設名稱曰蟬丸云鴨長明偶遇粟津原尋蟬丸之遺蹤

賛曰吸清風飲輕露古作一味之凉不愛世上之暑者蟬也斯人辭桂宮之微貟幽築于逢坂一庵之高風破塵市之蔑其所奉甚輕其所樂甚多蟬丸之稱可謂雅矣可謂相當矣所彈之琵琶與關前之水交錯焉與風蟬之奏互答焉況其流泉啄木之調彼此比較乎古人云蟬蛻於塵埃之外又云蟬翼九五蟬丸有焉且夫尸解以爲蛻骨仙也亦未可知

源兼明

兼明者醍醐天皇之子第二源氏也承平二年正月叙從四位上天慶二年二月任右中將五年三月任左中將七年四月任參議九年十一月叙從三位天曆七年九月任權中納言兼近江守十年正月叙正三位應和二年八月兼左兵衛督康保四年正月任權大納言十月叙從二位天祿二年十二月任左大臣勅授帶劔天延二年二月聽輦車三年八月兼明祭龜山之神自作祭文貞元二年四月有勅爲親王叙二品也兼明元是皇子且博學多才年既高而官

最貴故關白大政大臣藤原兼通媢疾之搆其勢威之超已而巻以及此陽貴之而已兼明欝陶焉乃作菟裘賦其序曰余龜山之下聊卜幽居欲辭官休身終老於此逮草堂之漸成爲執政者枉被陷矣君昏臣諛無處于愬命矣天也後代俗士必罪吾以不遂其宿志然菅隱欲營菟裘之地而老爲公子翬所害春秋之義賛成其志以爲賢君後來君子若有知吾者無隱之焉因擬賈生鵩鳥賦作菟裘賦以自廣其詞曰赤奮若歳淸和之月陟彼西山言採其薇吟鵩賦而夕惕顧菟裘而朝發昔隱公之逢害也識在天

之覃晉今我之不肖也何遭世之顚越天其何言乎四時行百物成問之不言請對以情惟天高而地廣上無始下無極萬物云云生或消或息風雨晦冶寒暑迴薄千變萬化有何常則禍福相須憂喜不定榮枯同枝歌哭同徑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不憂不喜其唯上聖歟伯夷得仁而飢彼無奈其盜跖以壽而終是亦若爲箕子囚繫比干傷夷天之與善其信未知故柳下三黜而不悔子仲長徃而無歸况今趙高指鹿之日梁冀跋扈之時虎而冠兮匪常理之可謂梟也鏡兮寧彝倫之所資夫剱戟者嫌於柔不嫌剛而摧

折梁棟者取於直不取橈而傾危徃哲擧措無有磷緇不歠其醨雖孤漁父之誨不容何病可祖顏子之詞亦夫世有治亂時有否泰命有通塞迹有顯晦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昏蘩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敗彼尼父之一望也歎龜山之蔽魯靈均之五顧也繞沅湘而傷楚欲問明訓於先賢以鑑幽致於萬古唐風雖移猶依俙於舊漢德縱厭安諂諛於新殊恨王風之不競直道之已湮鬪蝸蛙而長歎悲屈蠖之不伸俟河清日浮雲幾春凡人在世也殆花上之露如空中之雲去留無常生滅不定聚散相紛沕

穆亂錯。何可勝云。不語靡言便是淨名翁之病。知者
黙也。寗非玄元氏之文。喪馬之老委倚伏於秋草。夢
蝶之翁任是非於春叢。冥冥之理無適無莫。如如之
義非有非空。嗟乎文王早没吾何之隨。已矣已矣命
之衰也。吾擬入龜緒之巖隈歸莵裘而去來。貞元二年丁丑
也　是年十二月任中務卿。時人稱中書大王。先是兼
明作池亭記曰。處高貴者無登臨之暇。趍名利者無
遊泛之情。幽閑嬾放之者得暇無浮榮。富有風景焉
余少携書籍。略見兼濟獨善義。如今垂老病根漸深。
世情彌淺。七不堪二不可。併在一身。自從草創此亭

尤合心事矣。亭在曲池之北。小山之西。傍山臨流結
茅開宇。亭中置筆硯一兩。而備居閑携。絃謌十數。而
當行樂。夏條爲帷。冬冰爲鏡。南嶋之五太夫作老伴
東岸之一脉泉爲知音。況乎竹霧蘋風。沙煙波月。陰
晴顯晦有不可形容者。蓋洞庭湖之一雲孫矣。每至
池水緑岸葉紅。華前春暮。月下秋歸。一吟一詠。聊以
卒歳。獨善之計。去此何求。噫人生多故。光陰不留。不
知後日復在何處。不擊缶而歌。有太耋之嗟。然茫茫
萬古有賢人君子之終身在泥塗之者。吾無古人之
德位。三品齢半百。趍朝有官。歸家有亭。一日二日閑

臥此亭。以送餘生。不復可乎。因叙大槩。書於亭之內
壁。塵積雨淋。字銷黙壞。誠謂之宜。後之觀者與我同
志。無隱焉。不知吾者不可見之。已未之歳十二月二
日記之　已未者村上天徳三年也時兼明年四十六　兼明之母者參議藤
原菅根之女也。名淑姫。奉延喜帝之巾櫛三十餘歳
曽於帝城西北。卜閑地有意建立道場。而未成。及
臨疾。誡兼明云。必遂此願。故兼明因其遺教。爲起伽
藍。號觀音寺。乃獻状。請以私稲三千束充給之。京畿
之間號觀音寺。其數繁多。故兼明恐星霜推移。名字
相錯。因改寺名爲施無畏。鑄鐘作銘。奏請以爲定額

寺。被以私稲三千束充給之。兼明曽在龜山。作三言
詩曰。塢塞上龜山。傍柴扉門。竹編墻。松有蓋。右有床
前有樹。後有望。春之色。秋之光。花漠漠。月蒼蒼。鶯百
囀。雁一行。暁之興。晩之望。雲湫湫。水茫茫。詩兩韻。琴
一張。其旨何。播飽霜。彼摘何。葵向陽。薇一篋。箏一笙
觴一筋酒。一觴臥而聽起。彷徨荷露氣。桂風香。凝王
湛。慵嵆康。任行樂。入坐忘。擯俗地。無何郷。心自得。壽
無疆。又作山亭起請曰。東棲霞觀。西雄藏山。中有茅
茨。松柱三間。排霞封霞。無扃無關。詞客禪僧。隨往隨
還。地與靈勝。天與幽閑。可以導積患。可以慰衰顏。落

花之朝明月之夜。佳辰不可抛。良夜不可徒過。把
盃莫空傾。秉筆莫空記。詩勿問幾許首。賦勿限若干
字。食取於飽。勿求滋味。酒取於憂。不要痛醉。且述乃
懷。各言爾志。秋燈許夜深。話春枕任日高。睡或坐或行。
衝黒徹明。寒炊竈下。暖暴雨榮。山雲不厭。澗水無情。
優矣遊矣。聊送吾之殘生。兼明曽作座左銘。其序曰。
東漢崔子玉作座右銘。大唐白樂天述其不盡者。作
續座右銘。本朝愚叟元謙光拾其遺云座左銘。元謙光者源兼明三字之換用也
銘云。以忠事其君。以孝事其親。信以交
朋友。慈以撫子孫。貧而莫下志。富而莫驕人。久要勿

忘舊。一言勿忘。恩死盡入。從耳不如無所聞。禍胎出
自口。須緘其於唇。利者根之府。名者實之賓。浮生雄
上露。榮華夢中春。爭奈齢空邁。可惜過良辰。不擊缶
而謌。何以慰吾身。兼明既老。病鬢髪盡白。亦欲落盡。
感居易歯落詞。作髪落詞。以安慰之。寛和二年正月。
献請被停職中務省。卿状曰。右臣者前朝之皃相也。
不堪王室之如燬。晦跡山門。十餘年。今聖上。幸賜優
容。降以殊常之奬恩。溢生涯。感流老涙而已。然黄壤
之期不遠。素飡之責更來。古所謂以朝衣掛朽株也。
臣昔列槐棘之時。思辭爵辭官。以無爲無事而送餘

生。故西山之下。聊結草庵。以爲退老之地。而本懷非
違。遺恨在彼。今日之所陳者。是昔時之宿念也。望請
殊曲天慈。被収官爵。然則上隨老子止足之路。下避
少年汗朝之譏。兼明頓首頓首謹言。兼明有傚江南
曲。體憶龜山詩二首。其一曰。憶龜山。龜山久往還。南
溪夜雨花開後。西嶺秋風葉落間。豈不憶龜山。其二
曰。憶龜山。龜山日月閑。衡山清景機關遠。要路紅塵
毀譽斑。豈不憶龜山。其餘著述不少。一條院永延元
年九月二十六日。兼明薨。年七十四。而後村上帝之
子具平爲親王。任中務卿。亦是博學屬文。是以世称

兼明爲前中書王。称具平爲後中書王。

賛曰。藤氏執國政者久矣。至忠仁公昭宣公。而勢
愈熾矣。故源信源常源融皆弘仁帝之子。而極台
階之貴。雖然尊居而已。朝憲國章皆在彼藤家。自
泰延喜之世。右大臣菅道真之左遷。以時平忌其
逼已也。兼通之於兼明。亦然。西宮左大臣高明者。
兼明之兄也。前既謫貶。按夫冷泉帝安和元年。兼
明大納言也。藤伊尹權大納言也。兼家非參議也。
圓融帝天禄元年。伊尹進爲右大臣。兼明自若。兼
家轉中納言。兼通初任參議。二年伊尹爲大政大

臣兼明進左大臣三年伊尹薨兼明居上首兼通
任内府兼家轉權大納言天延二年兼通進任太
政大臣居兼明之上貞元二年四月兼明為親王
十月兼通上表十一月薨其補任之次序如此兼
明既被伊尹超越想其憮然況於兼通自其下列
直進上之乎其不滿之辭氣可不慮也所以兼通
益妬益憚乃至此也君昏臣諂之語兼明何其太
甚乎彼親王之命或在兼通薨後則渇無此事乎
不然兼家必可施行之矣何拘兼通之存沒乎兼明
此時齡過六旬既去懸車不相遠何其營營于久

居台鉉之爲哉何其不謂菟裘之老固在斯哉雖
然見彼請被停職狀迺可歎也晦跡山門十餘年
云云西山草庵之退老本懷非違云云然則嘯棲
霞觀之風望雄藏山之雲乃在立朝之餘閑而貞
元二年以後往來台麓故作憶龜山曲也是知兼
通雖沒兼家屢置之吁夫兼明之不遂宿志悲哉
惜哉藤氏何爲忍乎

藤原高光

高光者右大臣師輔之麽子也村上帝之時爲隨身
天曆二年八月依召候御前隨仰暗誦文選三都賦
序帝感嘆之師輔喜之筆于九曆其後高光叙從四
位下任右少將既而有出俗塵之志見月對雪詠歌
述感遂隱于睿山之横川天子憫然賜倭歌高光奉
獻答歌而後去横川入多武峯肥遁終老焉世稱爲
多武峯少將

贊曰天德四年五月師輔薨明年應和元年十二
月高光遯世蓋素有此志而慟椿府之摧頽期裘

既除乃決意者耶有三歲之女子往往不忘于懷
云不理之常也雖夫伊尹兼通爲光公季者其昆
弟也皆至太政大臣兼家亦其兄也逞攝關之權
威永爲世世執柄之祖也可謂榮耀也高光亦倘
不避世則高之可躋台位下之可坐亞相黄門然
其視之如弊蹝而去之皐矣淸矣雲臺爭似釣臺
高濁富固不似淸貧吁横川之水塵纓先濯談岑
之風雲衣輕揚

野人若愚

書史會要云。日本國於宋景德三年。嘗有僧入貢。名寂照。頗得右軍筆法。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照書。稱野人若愚。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又治部卿源從英書。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能及。

贊曰。若愚未詳其誰某。偃齋先生謂。蓋是具平親王乎。按景德三年者。本朝一條帝寛弘三年也。具平薨于寛弘六年。則其時世固相値。具平既能文。其筆法亦可不俗。然則以若愚爲具平者。頗近之。

然而攷所謂國王弟而言之。具平者邑上帝之子也。一條者圓融之子。邑上之孫也。若愚或是一條之弟乎。雖然攷諸帝系。一條帝無諸弟。則指圓融之衆弟。爲國王弟乎。乃知其可爲具平之適近之。具平雖不避世。姑稱野人若愚乎。就而想之。照平親王者具平之弟也。賜源姓。叙四品。任右兵衛督。貞元二年。爲親王。永觀二年。出塵。先居三井。後在岩藏。時人稱岩藏宮。吁。安知若愚之不爲照平也哉。本朝之史乘闕如。惜矣。

藤原爲時

爲時者。中納言兼輔之孫。刑部大輔惟正之子。而紫式部之父也。頗有文才。叙正五位下。補越前守。嘗題其玉井山莊曰。玉井佳名被世稱。松楹半換碧巖稜。山雲繞谷應褰幌。澗月臨窗欲代燈。梅發寒花朝見雪。水收幽響夜知氷。池邊何物相尋到。雁作來賓鶴作朋。玉井者和泉國之地也。又以門閑無謁客爲題曰。家舊門閑只長蓬。時無謁客事條空。翟公去尉塵長息。袁氏安貧雪不通。草合閾生秋露白。苔封扉帶夕陽紅。久忘倒屣送迎禮。別作洛中泰適翁。又有住吉神祠詩曰。晴沙岸上暮江干。欝欝林蘿蔭社壇。應是神心嫌苦熱。浪聲松響夏中寒。又有覲謁之後贈太宋客姜世昌詩曰。六十客徒意態同。獨推姜氏作才雄。來儀遠動煙村外。賓禮還慙水館中。畫鼓雷奔天不雨。彩旗雲聳地生風。芬談日暮多殘緒。羨以詩篇子細通。又同韻重寄曰。言語雖殊藻思同。才名其奈昔揚雄。更催鄉淚秋夢後。寧慰羇情晩醉中。去國三年孤館月。歸程萬里片帆風。嬰兒生長母兄老。兩地何時意緒通。當時洛陽才子之論詩人者。謂左尚書中將惟成右中丞菅資忠内史慶保胤爲先鳴。爲

時亦相上下矣具平親王春日排閤設詩酒惟成等
共侍席既而或歸黄泉或爲沙門翌年春具平感之
製懐舊之篇以賜爲時爲時一讀腸斷再詠涙落敬
押高韻云一條帝御宇源國盛任越前守爲時聞之
獻狀曰苦學寒夜紅涙霑襟除月春朝蒼天在眼帝
覽之暫不進玉食垂泣于御帳當時左大臣參省中
知其如此速召國盛令獻辭狀而以爲時任越前守
國盛滂流

賛曰爲時匪眞隱也其於國盛也愛人于祿者顯
白矣然動一條帝之宸感者獨何哉蓋以紫式部

在御牀之傍歟奈何然而其有書閑之趣故遥締
幽莊于泉州亦可見矣所以採入之也彼源氏物
語悉匪式部之作太半爲時修撰之耳爲時盡成
實録而虚談寓言聊復舐添園老人之餘涎也哉
姜世昌何人乎趙家之一官士乎其來也何爲乎
不著于宋史抑或海賈江商之長乎奈何惟成隨
花山帝而薙染保胤者賀茂光榮之弟也以慶滋
爲其姓讀書屬文一旦披緇所謂或爲沙門是也
資忠者菅相之曾孫也永延年中卒具平之感可
在其時也

橘正通

正通者右大臣氏公之後少納言實利之子也少入
大學寮讀書與藤原在衡同硯席其後在衡任式部
少輔補五位藏人正通不遇僅官内少丞也因作詩
讀在衡曰吏部侍郎職侍中着緋初出紫微宮銀魚
腰底辭春浪綾鶴衣間舞曉風花月一窓交昔眼雲
泥萬里眼今窮省躬還恥相知久君是當初竹馬童
其後在衡官位荐進正通自若常有不平之心嘗陪
弟七親王風亭同賦競麗梅正開又陪弟十親王書
齋同賦梅近夜香多其序末曰正通榮路遥而頭已

斑生涯暮而蹤將隱陪于大王萬歲之風月向後未
必知云爾又陪納言殿下宴同賦紅葉高窓雨其序
末云齡亞顏駟過三代而猶潛恨同伯鸞謌五噫而
將去去留未定請垂博愛時人大咲之既而正通遂
出洛避世不知其所終或曰正通引妻子赴高麗國
國王善遇之官職頗加云

賛曰古人有二十餘年之同好而一則相公一則
麻衣者又有弟子已攀桂先生猶灌園者皆其分
之所定也何容芥蔕于胸臆乎正通之於在衡也
歆羨自恨者甚矣在衡累進登槐門至是正通之

願慕也不平也可無津涯吁何其局量褊淺乎憂之積于中憤之泄于外乃發于文字直說無隱也固雖淺量之所致亦匪無豪毅也蔑看茂視六十餘州而杳去苟無豪毅則豈能至此乎哉可謂遠逃之隱子高歩之仙禽也聞三韓之主善遇之顯陛顯階未知然否若乃彼所陪于風月向後未必知也去留未定請垂博愛此男第十親王及某納言告之台老達之至尊而授以榮官露以秩祿則正通遠逃之計可以輟矣然則其素志不必在嘉遯不必在邁征也後來對馬守親光値源平之

時而奔高麗偶射猛虎彼國主大授祿地正通之文才親光之武藝雖爲異技而其受句驪王之恩遇也相同焉正通長留於彼親光乃歸本邦此亦所不相同也

本朝遯史卷第上終

本朝遯史巻之下

讀耕子林靖撰　賛

源顯基　俊賢隆國附

顯基者權大納言俊賢之子也俊賢者左大臣源高明第三男也天延三年正月叙從五位下貞元二年十一月爲侍從寛和二年八月任左少將長德元年八月任參議三年正月叙從四位上長保三年八月任右中將十月叙從三位寛弘元年正月任權中納言五年十月叙從二位七年十二月叙正二位以造一條院行事賞也寛仁元年三月任權大納言二年十二月上表辭退時五十九歲萬壽四年六月卒顯基寛弘八年十月叙從五位下長和二年正月任侍從三年三月任左少將寛仁二年正月叙從四位下治安三年十二月補藏人頭十月爲左中將長元二年正月任參議十二月叙從三位八年十月任權中納言後一條院之寵臣也平生有避世之志其常言云人儻得無罪而見配所之月則幸矣乃所欲也讀白氏文集至古墓何代人不知姓與名化作道傍土年年春草生而感涕頻揮長元九年四月後一條院崩顯基嘆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乃遂素志先攀天台山而隱棲于洛外大原其四面皆山也構一室于中間唯有樵斧谷響之與猿鳥交加而秋草鎖門蟲聲撲枕也幽坐閑適焉一日關白藤頼通徒杜華輔終夜對語不談世俗及曉辭歸顯基披草萊迎送之臨別曰我男資綱庸賤也頼通深憐之後來善遇之云永承二年九月顯基卒其弟隆國初名宗國叙爵任侍從之後寛仁二年改名隆國歷任而長元七年七月任參議叙從三位長暦元年十二月叙從二位長久四年九月任權中納言康平四年二月辭退治暦三年二月更任權大納言朝參之暇屢赴宇治別業構茶店呼聚往還之過客使彼[illegible]之昔而談倭唐之故事既而輯成草子所謂宇治大納言物語是也關白藤頼通館在宇治故隆國往往詣候焉乘短小馬直入之告曰此是匪馬唯五脚之駄也莫以無禮訶責之頼通笑而不怪之後冷泉帝之時隆國最蒙眷遇承保元年正月辭退四年七月卒資綱歷任至中納言

賛曰俊賢年未六旬而致仕頗知止足者乎顯基早有離塵之念蓋有所見乎無罪而看配所之月可謂奇峭之語也京畿之外東僻南陬西偏北區得除授之人則爲封邑爲治所也浮謫責之人則

為貶地為配所也凡赴配所之輩非豈無乎顯基之歸閑綢繆于懷久矣有職掌者膺恩罔難棄捐若迺犯廷憲罹罪咎則匪所論也奉上之道盡所當致而後快得閑居之歡者顯基之衷蘊也不可遐得故設為斯語以期他日夫月不偏朝野不拘遠近其所照相同其所見相同而所以清賞所以感歎乃在人情之殊異也官闕之月者縉紳之士賞之郊林之月者綿帶之士賞之顯基既已玩禁闕之月想其使後一條帝之膺心明明如此吾人之精忠耿耿如此也既而燗知名利之雲埃遯方

寸地迺洩幽期于常言以墜之所云無罪之配所者果是閑居之謂也唯恨其不遵中華之良轍者不學之過習俗之弊也僭矣所謂忠臣不事二君者其義誤矣王蠋既仕田齊君又從樂毅之招則事二姓之君也故云爾非同姓嗣續兩代之謂也倘如彼之所言則咎繇之於堯舜禹也伊尹之於成湯太甲沃丁也召公之於文武成康也亦皆非義乎豈其此之謂乎果不然矣抑頼通之所言輙于彼草廬不亦可乎隆國之所以緝成草子亦不為無一興其為人亦稍快活且夫撰集抄等以俊

資為顯基之子訛矣顯基之子資綱也隆國之子隆俊隆俊之子俊實也

大瀬近宗

大瀬三郎近宗者源頼義之臣也膽勇拔衆頼義之討安倍貞任也近宗從行以抽武功多所斬屠其後近宗有遯世之志未果偶其妻發怒于小事忽號之氣不可抑遏近宗慨然遂出居宅處處彷徨乃到北越結草庵于深山麻衣蔽體他無長物朝飧夕飯皆是傍人之所憐惠也一旦諭傍人曰自此之後五日之間莫餽飲食吾有所齋戒傍人諾之逮第六日而

往見之既泊然而逝人皆怪之稱之

贊曰近宗之有勇決也何得不禁過其妻之勃怒乎惟托平生之遁志於茲以責之而已身唯麻衣可謂之苦心忍性乎遯知死期亦奇矣後來熊谷直實披剃為沙門早告其死日于直家同是武夫也宜以併擬凡武夫之有事而遯俗者自此之後世世多矣或有髠而居家者或有在寺院修沙門行者或有飄轉諸方者或有暫避世事而塵慮早起者粤若近宗及佐藤西行佐佐木高綱等脫世塵而沒齒不變

藤原周光

周光者參議藏下麻呂之後。大學頭明衡之孫。式部大輔敦基之子也。式部大輔敦光者其叔父也。文章博士茂明者其兄也。皆以學術爲家業。周光仕爲太監物。微官漸倦。志在肥遁。乃擯俗累。結幽居于伊洛之濱。以倣灌園之生計。曾屢遊山寺。吟詠遺興。有夏日遊林亭詩曰。養性自然消俗慮。逃名何必上山居。醉中取次雖飛盞。老後等閑未廢書。世路嶮難爭謝遣。生涯蹇剥欲何如。昔辭棘署思休退。今臥蓬衡忘毀譽。又有春日言志詩曰。射山多歲倦微官。詞苑今

朝懸下愚。緇素交遊追日有。煙霞壯思毎春無。又有首夏即事詩曰。衡門寂寂一幽居。緇素交遊屬夏初。師自南隣來尚昵南隣闍梨且交遊故云友厭白屋去彌疎賓友厭貧不來故云又有言志詩曰。閑適由來最所甘。松房寂處接玄談。午茶散悶功猶少。宿釀破愁醉半酣。素意久栖幽谷月。白頭將入舊山嵐。我斯倦道一居士。宦學無成適可慚。又月下言志詩有生涯七十少餘喘之句。凡其詩律頗多載在無題詩集也。厭世塵。喜閑寂之趣。往往有之。當時有釋蓮禪常嗜著述。周光共執交而相贈答焉。周光有二子。曰有亮。曰資之。

贊曰。藤氏式家之有文學也久矣。其始祖宇合。是文忠公之第三男也。當天平之最富。而才兼文武。其所由來固如此。明衡敦基敦光茂明之詩文。彰見于無題詩集本朝續文粹也。本朝文粹乃明衡所編也。周光生于紀傳之家。不失弓冶之務。可以嘉矣。太監物者從六位下也。周光之官職。此其前途而已耶。彼自稱倦微官也。固宜迍邅之耿身坎軻之生計。乃所以發起肥遁之志也。當時宸閣之上。丹陛之前。冠冕整整焉。笏梯森森焉。其德業固不及言也。試就文詞議之。雖有藤忠通等。而讀經

史窺詩賦也。不劣於周光者。蓋幾希矣乎。周光沈于下僚。年過古稀。可有顏眉馮顛之歎也。然非有閑淡之素好。則終世汨沒埋藏而止。周光歎世不淺。感生良深。既有素好。故得幽遯之樂也。所謂養性自然消俗慮。逃名何必上山居。素意久棲幽谷月。白頭將入舊山嵐。語意可喜。句調亦佳。抑本朝文學之世業也。菅氏江氏弓冶相承。今夫周光。乃父乃祖阿叔家兄。各以筆硯之能。振于當世。豈可不嘉焉乎。

佐藤西行

西行初名憲清藤原秀郷之後康清子也達弓馬之家業又讀書典有螢雪之勤且習絲竹最工倭歌曾出奧州之郷里到京師奉仕鳥羽上皇任左兵衛尉。爲北面之衛士。上皇之眷恩頗不淺往往詠歌以應制大治二年十月。上皇幸于鳥羽新造之高閣御覽壁障之冊青揭以爲題命廷臣有歌名者詠之憲清亦厠其列。奏進十首。上皇感賞以御劒賜之命能書者繕寫其所詠女院聞之又特賜御衣數襲憲清纒頭而出人皆以榮之憲清素有避世之心逡巡送年

佐藤憲康者其同族也曾携手退公且行且語憲康曰余先祖秀郷征叛夷以爲朝廷之藩護其餘慶延至于我儕而朝恩稍厚然而人間之浮榮不可久恃彼山林之下。豈無所係慕乎。憲清感泣而相約明晨同候鳥羽院也詰旦憲清往扣憲康之門門外人聚戸内群悲憲清甚訝以問之家奴曰昨夜主人俄沒其母七十歳其妻十九歳憲清大驚觸催哀念乃將遁去而自謂不奉拜宸儀而可及此者於我不安也直到鳥羽殿先陪御遊之席而後奏請達出世間之望上皇惻然不肯聽可憲清决然脱官纛爲閑人改名圓位時崇德院保延三年八月也其後改名西行。其多歳親近之家人亦相從之以西住爲之名憲清有妻有子捨之而仳去西行草舍柴扉以自悦焉直請伊勢太神宮謹奉拜之五十鈴川之水山田原之杉二見浦之浪神路山之風其宮之月其宮之花皆入襟袖結廬暫留焉既而欲赴東關芒鞋竹杖固無窘步到遠江國天龍灘寄身于武夫之乘舟舟中人多而將蕩翻呼曰彼遯士可下而退西行謂借舟之便者常事也固不係意一人突然以箠扣西行頭血淋漓西行無少恨憤優然離舟去西住見之哀泣甚

矣西行曰余出塵以來固知前程之及此不眞之禍設猶有大於此而亦何憂乎何爭乎汝宜歸郷西住不得已東西相別西行獨歩超佐夜中山渡大井河經駿州岡邉越宇都山過清見關望富士山登足柄峯。入相州見澤畔之飛鳴拂衣于武藏野玩月于奧之白河而秋風之所及偶見野中之一墓問芻蕘者曰何也。曰是中將實方之墓也西行爲催感懷乃寓于奧羽兩國長藤原秀衡之館實是秀郷之胄而西行亦其同出自也秀衡接遇最深且曰滯留以可送數歳西行不諾揮手而出又向西路群山諸寺眺矚

不厭到美濃有再遊洛陽之興時聞杜鵑兩三聲遂入京認視之向來無貴無賤其所相識所聞名之輩舊鬼新鬼殊多矣華第朱門之草深薦藏者亦不寡矣經過大内之側以覩宮之與鳥羽上皇之舊時不相同也西行感歌因卜蝸廬于北山之深奥雖饒閑適所惜之同志適隨意緒之所致逍遥登臨率情莫作倭歌衝口以發雅趣凡其常業也不必苦吟而灑落清高之格調卓出于今古也當世以爲天下之名達故至尊台臣達官廷僚及苟嗜遊六義者乃至沙門賤隷皆莫不欽愛其風采既而欲歴覧四國先奉幣

于賀茂社告以出洛之事仁安二年十月乃赴四天王寺路過江口求宿止遊女不諾西行詠歌而去直趨讃州欲奉訪崇德院遷幸之寢居也既到聞其崩逝悲涙滿襟松山者其御座之地也往從之而無層容之可俯乃恭拜灑涙墨濺爲三十一字搆草屋于州之善導寺側暫留有年而又旋洛初西行離俗之後其妻雉染爲尼托附其娘子于所識廷臣之家而後西行遊長谷寺忽聞一尼之唱唄偶口占倭詠尼聞之走而就之西行熟視之則其舊年之妻也西問今在何處尼曰住在高野之麓徹乃相語抒情叙

別而去西行偶尋其娘子之所在遣人喚之娘子喜曰我爺來矣西行之遁代也娘子僅四歳至是最長成故西行亦動喜色相看而怡笑告曰汝母安居于鼎峯之麓汝亦與依屬於人不如往從于慈親也娘子拜受其旨遂去其宅與其母共處焉治承二年九月西行與一伴侶同赴西州又過江口時維驟雨下尼苫屋棟之漏滴提一片板左拄右遮西行吟一句抒破屋勞葺之意尼倉卒之際答吟以月光可漏雨滴可遏之趣西行賞其風流乃遊藝州嚴嶋其前之海後之山左之曠野右之松原以入眼界粤拜靈社

粤繞回廊而去進歩于筑紫度拜宇佐八幡宮松風瑟瑟猿声凄凄直進到鐘御崎而歸入攝州掠昆陽野轉到南都奉拜春日社望三笠山而訪東大寺與俊惠法師晤語多是倭歌之事也俊惠問近來之新作西行以在讃州多度之庵而所詠之山里待厭世之友一篇渡難波而所詠之難波春夢蘆枯風度一篇俊惠深歎美之西行攀高野山訣弟幽居稍有日矣爾後又赴讃州偶弄筆寫懷者草于九巻號撰集抄時壽永二年春之孟在善導寺之圓屋文治二年之秋西行有事欲過奧州先入鎌倉八月之望頼朝

詣鶴岡社。有老叟一人。躊躇于華表邊。頼朝怪之。使梶原景季問之。西行答以其實。頼朝傾然。早還館延入之。談及倭歌弓馬。彼問其委曲。西行對曰。其之在俗也。雖傳弓馬之箕裘。而自脱世塵以降。悉廢置之。詠歌亦觸花月之感。僅成三十一言而已。微旨奥義不敢知也。頼朝懇問弓馬。而不措。於是西行啓告之。乃命俊兼書記之。而與西行款話通夜。翌日亭午告罷。頼朝頻援止之。而不肯從。臨歸頼朝以銀猫授畀之。西行受而不卻。既出營門。附與群遊之稚童而去。西行之在東州也。聞朝廷有倭歌撰集之事。自謂余

所詠亦可有採入。特向西都。途次逢登蓮法師。談及茲。登蓮曰。撰集甫就。足下之佳什固多取焉。西行曰。鴫起澤之一首奈何。登蓮曰。偶忘失耶。不入選也。西行曰。此猶漏脱。然則其撰集不足觀也已。遂不西歩。而自半途又東矣。西行曾表出自詠。配比爲三十六番。號御裳濯歌合。請慈鎭和尚繕書之。求藤俊成之判詞。又別製一卷三十六番。號宮川歌合。需藤定家之批語。此時定家位五品。年尚壯。無所畏屈。點批之。西行以此兩卷。自愛之。毎歷巡諸方也。莫不携隨焉。一日逢藤家隆曰。他日歌林之秀才。必在足下乎。此兩卷詠敵千金也。余有所思。肆今以附呈之。登時家隆年尚弱。位尚微。且不爲倭歌之世業。然而詞花風清。言葉露濃。乃與定家聲名相若。後京極藤良經曰。家隆者末代之人麻呂也。果如西行之所期。其識鑑之精也。後人皆感之。信之。高雄山文覺上人。恒聞西行之爲人。駁難之曰。彼既遯隱也。欲爲幽隱則宜占巖棲之境。欲爲市隱則宜得偷閑之趣。其平生東轉西飛。南翔北嚮。客裡不暇。專意于詠歌。而于官客于緇素。未與世絶交。余甚嫉之。儻或相見。則必格撃之而已。其徒弟懼之。晉語曰。西行者。方今之英產也。設

有上人之及此。則遠近之謗嘲可在此也。西行洛外緩歩。偶陟高雄。往來林下。彼徒弟看知之。甚抱危恐。欲其直歸去。既而西行告曰。我是西行也。日既晩矣。願許一宿。文覺俊聞之。喜色溢眉。揚手張拳曰。夙志得以伸矣。因啓戶而出。瞪視火選而迎入之。彼徒弟危恐愈切。文覺爲設夕食。欣欣對話。終夜不倦。翌旦進齋飯。而西行歸。文覺曰。素聞芳名。今之相値幸甚。徒弟進問曰。上人盛職言乎。文覺笑曰。汝何知哉。彼固宜毆撫我。我豈得毆撻彼乎。彼之骨相眼状。最倍所聞也。建久九年二月十五日。西行沒。享年若干。闕

國痛惜焉藤定家有哀歌其編録平日之倭歌者曰山家集又有西行家集頗有多少異同其所遊歷也所自遣也所贈答也集中備矣

賛曰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乎圓位無爵祿之責無妻孥之累外無恩讎内無憂悔一身輕矣形影相問雙脚健矣輿馬焉求一巾一衣一杖一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到或朝市或山林或江湖或席不暖或暫留或寓泊經年又有興盡空歸者所以其心不爲形役從容任運也可謂天地一閑人也一奇士也時謁廷臣而不屈其節時對女娼而不變其操時見武將而不瀆其志時逢流輩而不非其禮時値閑客而不捨其義時得異人而不厭其野時拜先皇之墓而不忘扈趣之昔時披古人之籍而尋趣向之類也飄飄乎孤雲之去來無迹也昂昂然野鶴之清唳無塵也離俗于保延三年下世于建久九年凡六十二稔之際始終如一前後同意匪確立之操持而曷爲能使然也哉曽聞西行之詠倭歌也散歩緩行以得興趣藤爲家則不然束帶端坐以逞吟思是亦山林之徒朝廷之士所以相異也

增叟 倭訓麻志天乃於紀奈

增叟者近江國之野老也不說名姓家甚貧行乞于市里其起居言笑所見所聞皆恒稱增故土人呼爲增叟俗語之增者況之字義也就此推彼以相輕重焉叟結草庵而居屢出于村間人頗憐之大和國梵侶聞叟有善行而特往問之叟笑曰吾豈敢乃強問之叟徐曰固無他樣唯是增之一字而已食乏之腹疲則謂餓鬼之苦猶可太甚又難耐寒難耐暑則謂無短衣有暍焦者猶可太甚偶得美味則謂天上之甘露人間之佳羞固猶多矣倘有見麗色聞妙音艶佳香則謂是何必爲上品最勝乎是以世上之快樂未曽貪耽也梵侶感拜而去皆是一輕一重而增之字義也

賛曰司馬德操萬事稱好似無所簡擇而人以冰鏡期之今此一叟頑然陋巷之丐人愚民也然其匿姓名亦何必顯家皆凡乎事事稱增亦不可輕侮之今夫試爲小善以自喜而不可爲既足況有大善之進於德乎試行小惡以自掩而不可爲無害況有大惡之戕於身乎狂夫之言固不可棄也叟乎叟乎唯惜不讀書

池田樵夫

淡海國池田村有樵夫。一日携兒子入深山。樵薪爲業。時値孟冬。嶺風冽冽。落葉如雨。樵夫佇立。告兒子曰。汝嘗見之乎。就而察之。與人間世無以異歟。夫春木之萌動。生意暢遂。至夏而陰森。入秋而焜黃。方今萎隨。人壽亦然。抑十餘齡者。非春之弱荑乎。二三十齡者。非夏之茂繁乎。我今六十餘齡。非秋後之喪葉乎。猶不委風而已。浮世如此。短生如此。何敢營營汨沒乎。我不還家。而可留居於茲。汝乃速歸矣。兒子曰示諭固可也。然無一庵之可容膝。無薄田之可播種。

風雨之暴。豺狼之虎吁難以忍也。某亦相從汲水拾菓以奉之而已。某雖壯歲。而夏葉之經三秋。亦不甚相遠也耶。樵夫歡然。結小廬二宇于山中。以同棲焉。人跡最稀。塵慮永忘。

賛曰。幼弱壯強艾老耆耄者。人壽之次序。春生夏養秋收冬藏者。四時之常數。淡海之州。池田之村。萌隸幾矣。採樵幾矣。厥然此一丈耳。不聞先言。且不知文字。俄然至此。奇矣哉。彼莫知苗之碩也。東耜而手禿。刈熟而肩頳。紛紛汲汲。奪人之利。以無厭死者。不足云。

武野老翁

佐藤西行東行。入武藏國。秋天茫茫。野草芊芊。四顧無碍。忽聞人聲。乃怪而認尋之。有一小庵。西壁徒立。一翁雪頂霜眉。坐于其中。西行謂是仙人也。時維中秋。乘月進步。翁相視相愕。西行問其鄉里名字。翁不答。西行曰。余久居洛陽。偶促東征之志。而及此。請聽子之出處。翁徐對曰。余是郁芳門院之一藺之士也。崩背之後。蒼然避世。時二十九齡。歷遊諸國。乃安止于茲。爾來六十星霜。今既迫期頤。西行亦素聞郁芳門院之事。故濺懷古之涙。感老翁之操。通宵談話。迨

曉相別。郁芳門院者。白河院之皇女也。

賛曰。郁芳之門猶存。而貴粧早掩。馨香不長。薫花草不久芳也。翁何不守其墓。何不居洛邊。而遙落于武之野乎。野之廣莫。千里無邊。東風遍。而雲郁郁時雨下。而草芬芳。乃武野古來之眺望也。於是翁豈亦無郁兮芳兮之感乎。抑是無人之地也。翁兀居焉。孑坐焉。麋鹿之伍。烏雀之倶而已。豈意秋露蕭索之月下。忽逢嘉遯幽尋之高士。此一事雜抄之所記粗有異同。今暫据西行物語。

葛城山男

佐藤西行赴紀州過葛城山其麓崖頭側有小庵甚狹隘而僅可寄一身就而見之関其無人歎曰曾棲之人捨而去之歟彷徨寓目有一男子年五十許形狀朴野上下峰巒時屬祁寒唯披無袖之一葛衣乃入彼庵而息偃焉西行驚怪問之男子曰某山之在世間也素無頼貧窶之身也以鄙事爲口業往來壞壞屢憎於人屢蒙恥辱偶發瞻氣欲相死者時有之惜然謂此世逆旅也豈可輕身于一朝之怒乎因度與其宅于他人而告別妻子曰宜自勤以處世遂來于此無俗慮無外患既是七寒暑依然以爲計之得也西行深感之暫坐庵前而去

贊曰俗人之應接臨利害而爭錐末論秋毫有所不合則睨之怒之罵之衝之遂起誇冤而後不得不相訴于官廳者固多矣官司之判決或明或不明惟此男子了了察察遠去之飢食渇飲伐木丁丁靜送今日而不顧明日日日獨給優然卒歲可也黠也不逢圓位則其事與姓名可同泯泯矣凡此等之類何山無焉乎

齋藤時頼

時頼者左衛門茂頼子也仕内府平重盛爲瀧口時建禮門院官女有名横笛者時頼愛之茂頼不悅時頼決然出世塵年僅十九潛居嵯峨横笛聞之往尋焉時頼覩見心情驚迷雖然強制之而不相逢於是又移第舎入高野之深處既而横笛死時頼道機彌熟茂頼亦感喜焉其後平維盛避亂來逢之事詳于演史

贊曰女惑男者常也此即扁其勉制可也以舊君之子故竭恭於維盛亦可也

平康頼

康頼仕爲判官其幽居在東山雙林寺治承年中藤成親謀滅平清盛時康頼與同焉與成經及俊寛謫徙于鬼界嶋成經者成親子也既而逢赦歸洛乃入雙林之舊莊謝人事而靜退偶者寶物集也事詳于演史

贊曰爭海之罪通天固當誅也鹿谷之會寓意于擺于鬼界之嶋傳詠于牢指不以爲西洋望鄉之冤而得東阜歸林之喜幸矣哉

鴨長明

菊大夫長明者賀茂社氏人也。工倭歌精管絃、其名籍甚。一旦望請爲社司、而無勅許。故憮然避世、結庵于洛外大原。偶任藤原雅經之示諭、建暦元年十月赴鎌倉、謁將軍實朝公、且拜賴朝廟、以詠感歌、而歸舊棲。海道記之作在是行也。翌年三月在外山之庵而撰方丈記。其當世之災變小廬之簡率、閑中之旨趣、箏琶之幽興、記中詳矣。其後後鳥羽院降命曰、倭歌所之事、宜復舊職。長明詠歌述意謝、而不受。人愈稱之。長明又著無名抄、叙詠歌之事。其餘筆記猶有之云。

贊曰、廣廈邃堂固既寛敞矣。其容膝之外皆隙地也。方丈之車亦容安有餘。彼食前之方丈可謂奢費也、身毒方丈之室、適是奇飾也。豈可一視乎。孟郊曰、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可甚貧也。長明雖不如此之窶、而車中之用最無冗剩。昔范粲不下車者三十六年。長明雖不如此之蟄踞、而以一車爲宅舍者、無以異歟。長明之隱退、誰可不謂之風流之清介乎。且夫浮家泛宅、一生涯雞犬圖書共一船、亦宜類安也耶。其倭歌之才、絲竹之妙、高于

當世。故方丈之所玩、亦不得除之。其記中之開卷所謂逝川之流非舊水之波、雖素不窺儒風而頗似有所見徃過來續之義乎。浮屠氏輪廻歸元之說、不敢信夫者乎否。且也當時之災變、洛中之勢粧、摸寫如畫。是知其爲倭語之大手筆也。或人曰、方丈記固是佳文也。海道記出而長明詞才衰矣。蓋有江淹夢筆之趣乎。然今所行之海道記、迺藤光行之作、而不爲長明之撰。長明果有海道記、則別有之矣。先考羅浮子曾辨之。其赴鎌倉詣賴朝墓、而秋霜消矣、風拂苔之一詠、何其感慨之至過哉。登時建暦元年也。長明熟視鎌倉之風物、頗知實朝之綴旒安尊大、而北條氏執權之威重、以察賴朝胤嗣之不可世襲、乃發先見之歎乎。三十一字耶、未可知也。否則經歷前世之古墳、而詠之之謂也。已奈何。

佐佐木高綱

高綱者佐佐木秀義第四子也。膽勇拔群。治承四年頼朝之勃興于豆州也、高綱聞之杖劍自江州往從之。最竭其志。石橋杉山之役、百戰奮擊、一人當千。其後軍功不少。逮征義仲而先登渡宇治河、至闔國平均。而頼朝之恩賚不如曾所告約。故高綱憤恨之。乃脫出武門、隱于高野山、而老焉。件件之事歷歷于演史。

贊曰。杉山之厄、微高綱則頼朝甚危。臥木之急、匪景時則不免。其功勞共多矣。然後景時以佞辯被親昵。高綱以剛鋭被疎濶乎。族摧亡之後、兵革之大者、奥州之役也。高綱久預造東大寺之事、而不從戎行。想其撫掌鳴弦、志馳于。孰借平泉之地也。夫東大寺之構建、頼朝諒以爲偉舉、則未必可爲委任不宜當之事耶。然在高綱、則最遺恨也。夫功之至高、勇之至奮者、頼朝娼害之。其封授高綱、偶以前言爲戲者、亦以此君或受大國巨郡、則豈能全其終乎。高綱有眼於茲。故竭所當致之忠、而邈然去之。蓋以頼朝爲鳥喙之句踐乎。乃不蒙兎死狗烹之禍也。奇矣。

下河邊行秀

下河邊六郎行秀者頼朝之臣也。建久四年頼朝狩于野州那須野也、大鹿一商奔過列卒之中。頼朝召募善射者。行秀膺其選、遽欲射之、雖謹嚴、而矢不得中之。鹿脫去。小山左衞門尉朝政射獲之。行秀大愧大悔、直從狩場出奔竄身。時人不知其所在。久之而後寓隱于熊野山者有年矣。天福元年三月、新製一船、獨乘之、發自那智浦、尋補陀落山去。憑一封書于所識者、遙寄北條泰時。泰時持之到將軍頼經座前、使周防前司親實讀之。其遯世以後之事備錄焉。陪侍之輩同聽流涕。泰時曰、是吾弓馬之舊友也。彼船者行秀乘入之後、外面皆釘錮、而無一扉。不能受日月之光、唯依燈影而已。其食味及油僅携三十月之用支云。

贊曰。射藝既精、君命最重。其不中獲之者、不幸也。伊尼儻脫朝政之劈箭、則行秀猶待他鹿乎。業已如此、頼朝固可怫然。行秀逢其掄而如此。朝政在不虞而如此。吁人之幸不幸存焉爾。夫以一鹿戕人之命者、仁人不爲也。然頼朝之慘忍、一時烈怒之所發、乃不可知。行秀胡爲畏死乎。唯無面目之

可謂見故脫然深藏蓋送餘生于熊野之雲林而壽補陀落之爲哉想失行秀奔自那須野也泰時健十餘齡既以爲弓馬之舊友是知泰時之幼敏也後來泰時之威權雖深山幽谷無不達焉故行秀及此乎抑補陀落之遊不亦惑乎不亦妄乎行秀以分必死托事於斯者乎亦可愍也昆陵唐氏曰求觀音者不必補陀求補陀者不必海然而觀音見身獨補陀爲著而其徒往往必跨海以求焉補陀之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也其徒冀一至焉而後爲快其信之篤而趨之果今儒者學于

孔氏孔氏之宮可目量而趾援也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者何其少歟云云余常有感因併書此

北條時村 資時附

時村者相模守時房第二子故稱北條次郎也時房者義時之弟而在鎌倉参決軍國之事承久二年正月時村俄出世塵改名行念其倉卒之擧人皆怪之然後遂不變遯志也其弟三郎資時亦同遁去改名眞照二人共善詠歌載在新勅撰以下撰集

贊曰時村之遁胡然哉偶爾耶有所恨耶有所懼耶徒厭世務耶蓋夫實朝既薨國柄彌在北條之指揮矣乎可熱鬼瞰其室彼警惕焉感激焉而然歟武氏之盜唐也攸緒遯擧今也時村果奈何

丹後國士

北條氏之執國權也丹後國有武人其祿封雖不甚多而家貲不乏齡高而死附一封札于長男曰俟忌過後可披閱之既而聚群弟妹以解其封所附于長男凡幾許次男幾許三男以下諸女各以其次序差減之長男曰可謂條條不紊整整有秩也然而先父有福緣有才斷故于鎌倉于京都其奉仕之務賦役之課未曾有滯濫也方今分拆此之領邑而各自勤

奉上之事則固至難也就中擇一人爲之家督其他遁世而可也我雖爲嫡男而素無才量何得幹蠱乎群弟宜相議以掄定之皆默而不能答長男曰五郎稍有智察宜以爲宗主而自餘憑其庇耕田以給也乃先去卜小庵而隱處於是諸弟亦從其言

贊曰季札置而不論其餘兄之讓弟弟之辭遜比比有焉此之五郎才惠誠是彼家之白眉乎長男之鑑察不靈乎設是始此而五郎何無一再之辭謝乎固自以爲賢乎奈何長男乃知其才分以家之完固爲之意也遂屏居優游亦可也已

藤原藤房

藤房者萬里小路宣房子而後醍醐帝親近之臣也歷仕至中納言陞從二品元弘之大變奉從于笠置逮城陷而帝脊行其在傍者藤房及其弟季房而已既而帝狩隱岐藤房謫徙于常陸而後義軍起矣平族亡矣帝重祚矣藤房歸自常州而官位復舊凡朝之儀章帝之言動藤房所預論所抗諍多矣帝不肯聽出雲國貢良駿藤房直言諫爭帝遂不從藤房感其不足與謀遯世杳然以屏蹤跡時年三十九實建武元年十月五日也帝愕然悔之遣宣房速尋覓之

而不得及爾後聲影永絕或曰妙心寺住持壽翁遁是藤房也豈其然乎蓋彼徒之謬傳矯託也

贊曰羅山子曾作藤房傳叙事備矣議辨確矣不可得復言吁君子見幾而作藤房有焉嚮使後醍醐帝委任政刑于斯人則重祚永固而豈潛幸于台嶠于芳野乎天矣哉未知之何也已建武之亂忠臣致命者不少藤房豈逆覩而臨危愛身者乎龍逢比干是平生之所期也其先見之明遯去之亦所以諫之也猶庶幾帝之驚焉而省焉而驚焉而改之

吉田兼好

兼好者兼顯子也後宇多院北面之臣也任左兵衛佐帝崩之後出塵離遯有文才善倭歌當時與頓阿淨弁慶運其名相比世稱之倭歌四天王也往往遊武藏守高師直之家又歷遊他國曾過木曾路有詠歌且暇日作倭語草子號徒然草其憤世俗觀生死感時序摸風景說人情抒私見固是倭文之尤者也

贊曰竺籍之播布于扶桑也故每事用其語者多矣四天王亦是也綱公時貞道末武者賴光之四天王也今井樋口楯根井者義仲之四天王也栗

生篠塚畑亘里者義貞之四天王也兼好亦在倭歌四天王之列今俎以四傑四才子更稱之而可也何其不辭師直之示諭而艷簡染筆乎信一生之過錯也可慨惜焉吁徒然之草乃華人筆談隨筆之類也所謂燈下獨坐讀古書友古人彼固知讀書之樂也四書五經既佔畢焉又喜老莊又愛蕭選白集而本朝之編簡多涉獵焉拔徒然草而下然羅山子往歲為之抄解號曰野槌梓行于世傳布桑域

朴翁

朴翁號遊和軒、又號昨木隱。其姓名爵里不詳。蓋南朝之人物也耶。足利直冬者、尊氏之子也。然而父子相惡。文和年中、直冬奉使于吉野皇居、乞稟可征尊氏之意。制曰、可。朴翁聞之、嘆憂曰、治亂興廢、皆無不從天理。尊氏者父也、直冬者子也。夫有孝于親、則雖及陋被微庸也。無孝、則雖有忠勞、而無重賞。其典故可以考矣。今直冬假君命、而欲戕父兄、悲矣。宸慮之許納、甚非其道。此事必不可就。後果如朴翁之言。

贊曰、朴翁蓋南朝之士也。姓名不傳、惜哉。其質推

少文而有朴之號乎。大亂之世、有智能者苟進取者、其蒙難陷禍也多矣。此人韜光晦迹、以不才自全、而有昨木之稱乎。粗繙中華之書、又披貝多之編也可以知也。吉野山之白雲、古今閑淡、當時後村上帝之皇居在焉。山亦顰眉、雲亦愁、旗鼓屢振、兵馬屢驚、固不遑寧處。然而翁無贊劦之務耶。無軍事之勞耶。值紛鬧而得一閑、可矣哉。其憂國憂君之感、亦不能無之耶。直冬者天壤之罪人、不足論也。

紀俊長

俊長者、世世居南紀、爲日前國懸宮之神職。俊長喜讀書、善詠歌。叙從三位。後小松帝有詔采其歌詞者凡百餘篇、毎有禁苑遊宴、遂召預之、爲侍從聽內昇殿。俊長不慕榮利、不好紛冗。應永十二年三月、出洛塵、退居于南紀之舍、改名宗傑。其所居有梅數百株、竹數千莖。乃以梅竹爲軒之榜。蓋効山陰之種竹、若日竹隱、擬孤山之詠梅者曰梅隱也。又貯書籍萬軸、誦讀而樂焉。往往引酒徒琴侶、宴酣而娯焉。論者謂此人朝之則以宏才奥學、擢身於雲霄之上。野之則

以優遊自得、棲情於山水之間、晏如淡如。以此自終、不亦賢哉。俊長倭歌、新後拾遺集・新續古今集各載之。

紀行文

行文者、俊長之子也。代俊長爲國懸宮之神職、不虛其名。又善倭歌、叙從三位。永享年中、會侯丹墀、賦歌三十章。人僉曰、不墜家風。天子賜寶劒一雙、寔一時之盛事也。既而行文歸南紀之舊梓、欲甘其寂寞荒寒之趣、而繼俊長之志緒也。當時群僚惜別、吟詠禪衲東沼亦贈序曰、梅亭竹閣出於琴浦暮煙之上、而中有詩書絃誦聲者、定其公之廬乎。亭茅鞋竹杖逝以

問之云云。行文倭詠。採録于新續古今集

賛日紀氏出自武内宿祢也世世傳至長谷雄其子淑光生文煥任肥後守文煥生行義任紀伊守。是紀州日前宮國造之祖也其子教經其子教弘奕葉承襲焉俊長乃其胤也既勤神職又列廷籍披覧群書翫吾邦之綺語遂税駕于幽棲不亦善乎南紀之爲佳境也梅最明朶竹逾清爽。况有牙籤之萬軸琴酒之同志乎俊長固非尋常之輩也行文亦踵其武其繼父之志歟

義德隱君

義德隱君者。姓名未詳。釋東沼有江山小隱詩云。矮軒痴兀癡詩人。忽驚山水随我前。劍峯一碧裂而出布瀑千尺鳴以懸。飛流濺沫卷雲霧。快哉兩腋習習然。云云是義德隱君之幽屋。適在疊嶂浚谷西邊。我友天英喜此畫寄書。一再督詩篇。一君胸次磊磊自有丘壑所以山容水媚爲人妍。古今仁智誰其主。想像風姿情存牽。海鶴歌殘蘭棹露。山猿夢破桂扉烟。我遊湖山望湖水。一別塵土已十年。中秋月色白非白。永夜風光玄又玄。小幅題來遂何意。孤錫乘涼問釣舩于時寶德元年中秋日也

賛日。義德之名其相協乎。過寳乎。未審隱君何人乎。蓋武人之抜老于靜處者耶。其所有所見可認可想也。江山小隱之稱亦雅暢也。抑室町幕府之時世。柳營各有仁山天山等之號。故管領重臣國牧郡長或粗詠倭歌。或對話禪侶。故随其所思而軒之扁亭之揭堂之額庵之榜往往不尠。義德亦此之類也而已

洛市隱人

隱人姓名無聞。康正年中。武衛斯波義廉偶作詩寄之南禪寺僧村庵靈彦見之。次韻寄隱人日。柴門雖設亦常關。人比壷公隱處閑。想得王堂揮翰手。只應拄笏對西山

賛日。彼何人斯。在京洛繁劇之地。而閉短短踈踈之柴門。時人以擬壷公之隱。可固然矣。未知其所爲何事乎。其所蘊何技乎。果豈碌碌之庸品乎

福可老人

福可姓河野伊豫之産東世之武夫自壯歳徧于聲色暇日與野老禪衲對談焉曾治和泉國事賦不侵境民不廢業行橐不貯一金居則吏畏之去則民思之一旦出俗塵周遊名山佳境偶隨國信使僧入大明國歷覽呉楚直赴北燕逢僧録司獨芳禪師時大明景泰年中也景泰者値本朝寳德享德也福可歸朝之後訪僧天隱于建仁寺天隱是其舊友也而後入義作州之山村破鐺煮菜楮衣芒鞋以自喜焉應仁之亂天隱僑居于因州鬼石山下福可自作州遥

寄松鶴畫軸請其序之詩之天隱諾而作之

贊曰山水之登臨人同欲之況其慕中華之風者馳情于中華之名勝乎福可之力遊也呉頭楚尾燕之面背掛在其笠檐杖底以朗胸宇以壯眼界吁可羨也其素有治民之才有廉白之操故遯俗之後康險一節也松鶴之圖豈無意乎其貞姿清標乃喜之乃期之焉耳按續稽古畧大明景泰年下有一清禪師號潔祖即左街講經制授弘慈普應之號左街是僧録司也福可所逢之僧録獨芳者蓋是乎否

意雲

意雲老人者後土御門帝之世畫棊之良手也結庵于泉南而幽居焉自號可竹又以皓隱扁其寢相國寺彦龍周興爲之說

贊曰棊局動隨幽澗竹白髮道士竹間棊竹樓宜圍棊子聲丁丁然況棊之與竹相干涉也如此意雲棊者而有可竹之稱宜矣皓隱之義周興既演之古人稱棊曰坐隱於是彌得其實者耶

板坂宗德

宗德者平姓也其爲人不爲禮俗所拘以醫術鳴于世士大夫飲其藥皆多愈矣一旦出洛卜居于江州琵琶湖畔而山色水光以自怡悦然而病家無貴無賤來候其門宗德多謝之人稱其高致相國寺禪僧周麟偶赴江州相逢之宗德需軒名乃命以湖隱爲之詩并序時永正四年之秋也

贊曰古人隱於醫多矣今聊慕之耶琵琶湖之水挹上池之流耶湖隱湖隱居既安矣身又靜矣袂常清矣塵不染矣

小倉居士

居士者小倉其姓也近江國人也名字未詳又號松齊居士其幽棲蓋在江州山上嘗寄書札于其宗族有云方今日本國非君子之可居也聞有遣唐使事附舶浮大洋可乎其宗族者武夫也一日相遇禪林周麟于有馬湯泉麟嘗與居士相識矣初怪武夫鬢髯似居士而未幾夾路共語遂同浴焉問其姓其國而心想居士。口及居士也武夫亦曰。是吾宗也因告其所寄之語麟笑曰實如居士之言既而相尋出有馬而後麟贈尺牘于居士也居士喜作詩周麟往往贈答時人又稱曰松牧居士

賛曰。父母之國不可離也然不可止居則去之從仕遠宦不在此限居士所云。實有身量而爲日域不足寄身乎。一時之戯言乎戯言亦出於思也眞率之大言乎駭衆聽以自衒也雖然乃奇偉倜儻之士也遐慕中華者其志豈淺乎當時朝廷益衰武將失勢京師擾擾四方鼎沸危邦也亂邦也所以非君子之可居也昭晰矣。吁居士蓋小倉實澄之子歟乎。九原若可作則余拍手促膝而晤言

居士稱其庵名爲識廬廬者廬山也

平兼載

兼載者關東人。其姓平氏其先出自三浦介自桓武帝至其父式部少輔盛實。二十四世兼載從壯歲精於連歌凡風花雪月江山雲烟之景皆以遺興。王侯達官爭迎以爲遨頭慈照院源義政授之宗匠後土御門帝後栢原帝御製之連歌兼載奉勅進批點者數矣以耕閑爲其軒號禪僧周麟爲之記兼載往來于京師于關東嘗結草庵于奥州岩城而居。一日赴相摸國湯本。贈尺札并倭歌于宗長宗長是宗祇之弟子而連歌爲業也

賛曰。連歌之於倭歌猶如聯句之於詩律也本朝上世以來久有之而嗜爲者不絶兼載專業之者也値其吟哦。而鍜錬安排殊無他想此是閑也播倭語之種于心地滌藻言之苗于硯田。此是耕也宗祇亦其同時之先輩也凡有一技一能者皆翔京師當時有風塵之驚故避輦下而或歸本土。或散四方者蓋夥矣。兼載幽棲于岩城亦是也。柳古今集之傳授倭歌連歌之輩以爲極至當時法印堯孝傳之堯惠而兼載受于堯惠而以授兼純是兼載之從弟也

肖柏

肖柏者具平親王之後大納言通方之胤也弱齡早出俗塵以肖柏爲名不爲儒流不爲道士未必爲佛徒不以姓氏爲高粗讀中華之書專嗜倭歌之業就種玉庵主宗祇而勤習之宗祇之倭詠之學當時之所推也祇者下野守東常緣之高弟也連歌以講磨于宗砌于心敬也肖柏親炙悉授受之上自萬葉集下至新續古今且伊勢源氏物語等及世世歌集能該究焉嘗撰伊勢物語註其稿本備後土御門帝之睿覽帝喜藏之秘府又點閱六家詠草拔其萃者若

干篇以献後栢原帝所謂六家者俊成良經西行慈鎭定家家隆也又抄出九代集中之二千餘首以諭初學所謂九代者自古今集至新勅撰也其盡心如此故善倭歌工連歌又屢遊五岳聞唐宋詩律之趣故頗解作詩其經歷洛中洛外也騎牛以金箔塗牛角見者怪之驚之笑之肖柏恬然不介意其名聲遠聞無緇無素皆誦其名年漸老築小隱于攝州池田以夢庵爲其榜又自稱牡丹花其義出於禪老南泉告陸亘之語以其尋叢林參禪話故及此其滿庭皆花四序如春座上酒一壺沈香一爐與花併成三愛且吟且醉樂以忘年建仁寺常庵龍崇依其請作三愛記一篇且系之以詩曰酒醒香消花亦塵更將底物樂昏晨枕邊一卷古今集日日結眉千載人時永正十二年十月也翌年九月肖栢自作三愛倭字記其趣曰叟年來在洛頃閒居攝陽久玩宮禁之月屢賞吉野之岑凡所踏過之國郡不少矣性賞花嗜香喜酒凡春夏秋冬之際一花一草皆無不注目無不翻袖或觀蝶夢或感時濺淚凡香以沈水爲其最且我國所傳來之蘭奢待也紅塵也中河也此等之名香固是我癖也且又梅花荷葉新枕等之薰香比並

撿訪其家其人之調方以論其深淺而夜雨之同參塵裏之偷閑在茲凡酒之品中華之液南蠻之瀝皆試嘗之本邦之諸釀如彼賀州之菊花九州之練貫固知其味薄酒濁醪亦一酌散千憂或典春衣而盡醉以避風寒往往長袖舞蹈以成少年之舊態請三愛記于常庵禪伯而既成矣今依或人之所求以演倭字云云是年肖柏七十四歲先是永正七年八月十七日夜後栢原帝夢侍後土御門帝連歌肖栢亦奉候焉乃命以發句肖栢諷倭歌一首奏曰發句宜用此意草曳之山遠月於空仁置而月影高之末之

搒帝寤覺竒之。廼諭前内大臣藤原實隆三條逍遥院是也
起肖栢于攝州召見便殿遂理前夢勅進發句肖栢
首唱曰空仁置而見世耶幾世秋月御製續之曰庭
仁不曇玉敷之露而百句速就御手酌天杯賜之時
九月十三夜也實隆筆記之禪僧周麟亦爲之記周
麟常與肖栢友善肖栢曾以入洛麟有次韻津陽夢
庵老人春日之作曰富貴功名决退藏非關桃李借
恩光恩光不隔去天咫月照驛程無短長旣又歸攝
之幽棲野服葛巾觴詠欣欣一旦避攝陽之亂徙居
泉州界大永七年四月肖栢没年八十五其年之秋

其門生描摸遺像請常庵龍崇爲之賛龍崇從其所
求題曰夢庵居士畫像賛
賛曰人各有所愛愛有差等然有不可常見者有
不可併得者肖栢之愛惟三而四時無之缺夫花
雖無過於春而固各時有之香之品也酒之味也
固隨時而足矣施心賞于三愛說三愛于一項信
風流之好事也肖栢之義柰何肖似也栢後凋之
木也蓋取意於斯耶如此而何以妖艶之牡丹花
自稱之乎牡丹之事最多何獨表出夢之一字乎
廼參禪之故也抑牛角之金箔奇奇怪怪與彼掛

班史者殊異矣

善住

善住者佐佐木秀義十一世之後也其爲人頴利讀
書講其義專精于醫書遊其門者夥矣卜居于叡山
之下湖水之濵自號善住時人以爲隱君子一日周
麟叩善住之義答云取用東湖無文禪師善住閣詩
其詩曰閣前溪水聲潺湲閣後山色青巑岏取之不
得舍不得善住道人如是觀
賛曰此人名字未詳卜居于琵琶湖想夫激醫流
於此仰醫王於此乎實是東山道之一大湖也故

採用東湖之善住其參禪徒乃時俗之習也

本朝遯史跋

鍾固有聲扣之而應焉鑑固有色迎之而發焉同志之情好各相合蓄適然相値而取應取發亦與臣異抑　本朝遯隱之曩蹟余多年干欲纂抄之遺編有芳聲古道照顏色野間氏子苞者余之髭友也一日譚及卅事余之喜氣溢于眉宇遂修一書式應彼懲慂式發此夙契云爾

讀耕林子跋

本朝遯史後序

余性僻而不喜市朝毎慕山林之樂然在世事之擾々而未能為巖棲谷飲故平日渉獵群書也見有清閑之趣淡泊之言則欣然或抄出之遇有逸居之人高尚之士則莞爾与之交游于書史之閒身雖不脱塵網心在白雲青山之中者乎因玆其所貯者傳有高士編有遯世史有歷代之隱逸箋有塵外之遐擧所以友善于千

古之人者也常想本邦隱士之名實古紀之際小說之末閒有僅存者而不見有其記傳於乎本邦者雖海外之四夷然東方君子之國也豈乏其人哉太以為恨矣一日讀耕林先生閲書之暇揭出本邦之隱士為之傳賛卷為上下始於上世終及近代名曰本朝遯史以余之所嗜好故投示之余見而喜之卷舒不措如大早之望雲霓遂手自弄筆既已終篇且余於先生義侔骨肉而交為金石故親炙有年于此矣先生之架上中華典籍牙籤既富其於本邦之遺編亦多披繙之今也遯史之作振古所未有也其文章之精巧固良史之才也本邦之隱士使先生之巨筆垂名不朽可謂幸哉如余者亦得見之則又是幸之大者也想夫後來之名士見此先生之文才者或謂之霽山之南董溪洞之班馬乎乃先生自序所謂時事齟齬不遂夙念也

林故鄉共不可忘寛閑寂寞固其所期其不忘与所期於余亦然矣志之所同於是乎看遯史命名則先生序中盡之豈可贅焉乎唯述鄙志綴陋語呫々然動其喙耳門人菊廬逸民金節漫濡禿穎謹書卷後于時萬治庚子仲秋也

寛文四甲辰年孟夏中旬

椹町通上御門町大森安右衛門板行

元政　著

扶桑隱逸傳

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京都村上勘兵衛刻本

據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
京都村上勘兵衛刻本影印

扶桑隱逸傳 幷序

沖山沙門　不可思議　撰

古之遯世者。或巖而遯焉。或隱而遯焉。顯而遯焉者。山林之士。可得而見者也。隱而遯焉者。朝市山林。無所處而不遯。不可得而見者也。可得而見者。謂之小隱。不可得而見者。謂之大隱。巢父許由之徒。是所謂小隱也。漢之子房。東方朔。黃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人傑之輩。是所謂大隱也。而復有大於此者。佛也。脫屣金輪寶位。

遯乎雪山。旋出雪山。隱乎法界宮。淨飯王是父而不得子焉。羅雲是子而不得父焉。國人是民而不得君焉。空有難見。隱顯叵測。蕩蕩乎無能名焉。方袍之士。學焉者也。而有學焉而得者。有學焉而未得者。有學焉而自欺者。自欺者如沙。未得者如金。得者如明月夜光。千萬人中。或一人而已矣。余交山林。十有餘年矣。多病踈懶。而學焉而未得也。匪趣未得也已。動輒將自欺矣。夫為方圓者。必就規矩。敦道德者。必依師友。吾則欲就規矩而依師友也。然東請南詢者。多病之所不堪也。因此且求古之人也。惟天竺震旦之事。遠而匪親。其隱而遯者。大而不切。乃令採其顯而可見者。而近求之於本朝。始不論緇素。凡有逸迹者。皆收之。蓋大法東漸之士。高者多為僧。是故素服尤少矣。而見聞之不博也。不克多得焉。共七十五人。分為三卷。名曰扶桑隱逸傳。於是乎又欲兒童輩止啼。以畫其圖。而示其趣。吾黨之小子。由是事業而不懈。寧止免自歎已耶。得其如明月夜光也歟乎。

扶桑隱逸傳上卷



役小角

小角者。役公氏。和州葛木郡茅原人。敏悟博覽羣郷佛乘。壯年棄家。入葛木山。棲止巖窟。三十餘歳。藤葛爲衣。松果爲食。又持密呪。役使鬼神。運薪水。朝散大夫韓廣足師焉。後害其能。讒以妖惑。文武帝下敕捕小角。小角騰空而去。官吏收其母。小角不得已。自來就囚。便配豆州大島。居三歳放廻。果小角厭我國。携母入唐。

贊曰。役公其神僊之流乎。何取諸隱逸耶。蓋



岩樓三十年。艸衣木食。豈非嘉遯之式乎。若
夫使令鬼神。飛騰虚空。是密呪之力也。不器
之德也。非公之本色也。昔求那跋摩。遯竺熟
來眞丹。韜晦之士。仰而欽之矣。公之遯本朝
住異域。所謂一舉萬里之風。可同日而論焉。
如其擬毋難矣哉。

伏見翁

伏見翁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從西土來。翁臥和
州菅原寺側。三年不起。又不言。人呼爲啞者。時
々矯首見東方。天平八年。行基法師迎婆羅門
僧菩提。歸於菅原寺設供。二人甚歡。乃執箸爲
拍板互舞。于時翁俄起入寺。又作舞而歌曰。時
哉。時哉。緣熟哉。三人相共舞。如故舊。蓋頃年作
唖態者。爲我此言也。時々擡頭望東者。見東大
寺營構也。其臥所。從翁之居名。臥見鄕。因以名
翁焉。

贊曰。人之不謝人事者。雖動作語言之不休
也。苟休之市朝亦山林耳。何必枕石漱流矣。
伏翁三年不起不言。波得遯之術者耶。一旦
起舞奏時哉之歌豈翁之道機已熟秋乎。



扶桑隠逸傳　上巻

民黒人

黒人者。民氏。不識其世代。亦不知何人。只称為隠士耳。有幽栖詩曰。試出叢坐處尋仙掛蘿岩谿無俗事。山路有樵童泉石行々尋風煙處同。欲知山人楽。松下有清風。独坐山中詩曰。煙霧辞塵俗。山川壮麗居。此時能莫賦風月自軽余。

贊曰。於乎隠士。姓民。名黒人。不知何世民也。無懐氏之民歟。何時人也。羲皇上之人歟。踰跡黒漫々地。只此二詩何處石壁塗抹去。歴風雨尚未泯。豈乎黒人之名也。固實之賓耶。

扶桑隠逸傳　上巻



竹溪道慈

道慈者。和州添下人。俗姓額田氏。事吳智藏稟三論學。大寶元年入唐。歷勝地尋明師。益究空宗之旨。養老元年歸。帝嘉之。拜僧綱。性甚骨鯁。與俗不諧。乃解任歸遊山野。慈在竹溪山寺。左僕射長王宴招慈。不往。以詩示志曰。緇素杳然別。金漆諒難同。納衣蔽寒體。綴鉢足飢嚨。結蘿為垂幕。枕石臥巖中。抽身離俗累。滌心守真空。策杖登峻嶺。披襟稟和風。桃花雪冷々。竹溪山沖々。驚春柳雖變。餘寒在單躬。僧既方外士。何煩入宴宮。

贊曰。政黄牛辭蔣公招宴曰。為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是全慈公之事。而詩句亦相似。但殊方而異時耳。嗚乎慈公白雪曲。世既知者稀。致黄牛所謂古今一轍期乎。



開成皇子

開成皇子者。光仁帝子。桓武之兄也。幼敏穎。而志在佛乘。帝甚鍾愛。天平神護元年正月一日。潛出宮入勝尾山。々有善仲善算。時經行山中。適見皇子。驚曰。神彩端麗。又孔稚実。渡山歌闌。何為來此。皇子告素志。二人相顧嘆嗟。延歸庵所。一日二人與皇子鼎坐。相語嗚咽涕泣。傍人聳聽。不知何事。良久二人避席。揖皇子曰。請本有五智。震法雷五趣。只此二句人聞知云。餘詳

見本傳。

贊曰。世人為微祿絆。尚不得脱身矣。況搢紳乎。何況金輪乎。契經曰。富貴學道難。皇子視萬乘如埃。豈乗願力而來也歟。



道融

道融。本姓波多氏。少遊視市。博學多才。特善屬文。嘗丁母憂。寓山寺。偶見法華經。慨然歎曰。我久貧窮。未知寶珠之在衣中。周孔糟粕。安足留意。遂脱俗出家。精進苦行。留心木叉。能讀律書。為人數演。時皇后嘉之。施以絲帛三百匹。融曰。我為菩提脩法施。因茲望報。市井之事耳。遂策杖而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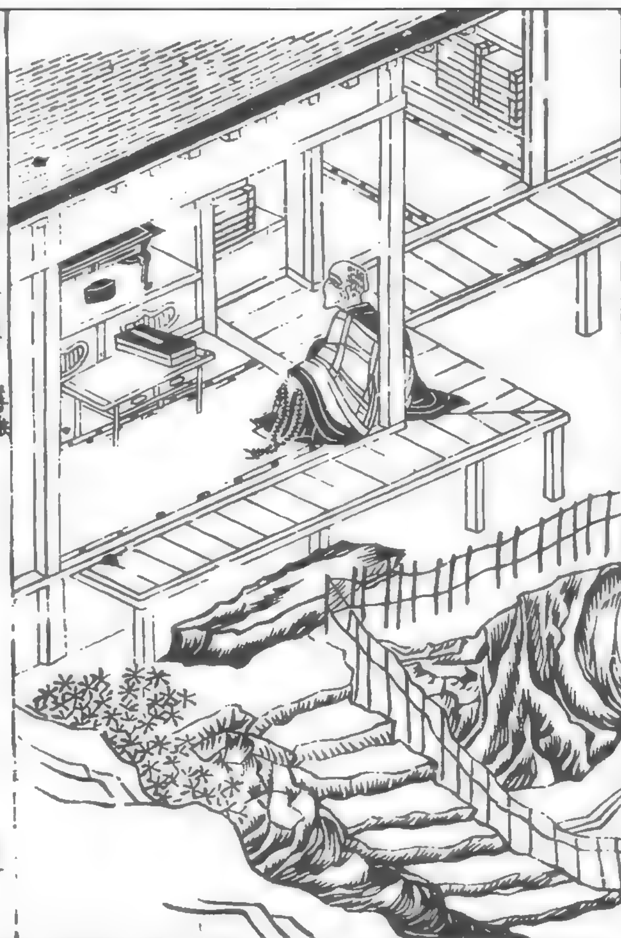
贊曰。今人讀半部書。則喝鼓沽于市矣。只怕賈之不善也。融也不受皇后之覲。遂取影跡雲巻。世脱俗者夥矣。若人胡為乎鮮矣哉。



玄賓

玄賓者。内州人。世称玄賓僧都。性厭囂塵。鋭行勤業。嘗患緇侶營僧官。潜入伯州之山。桓武帝有病。遣詔山中。乞冥助。至化難遁。乃負鉢囊而入都。上疾愈。辭歸山。大同帝詔返輦下。聞僧官勑下。潜遯去。往備中州湯川寺。弘仁帝貴其操履。部問不絶。毎年贈布衣綿。亦賜宸書曰。賓上人。晦跡煙雲。凝思練若。春向竟花而獨坐。夏蔭提樹而閑眠。持戒之光。能耀昏暗。護念之力。自濟黎庶。比来炎暑。禅居何如。朕機務之暇。不忘寤寐。地遠心近。一念即到。羅綺錦繡。想在斥逐。白布一束。聊備法資。願師領之。約文申意。又曰。賓公。形離山水。神王煙霞。春花織錦。對之閑情。秋葉散帷。見之忘歸。求於緇素。卓尔不群。此来時逼玄冬。序凝縞雪。想彼禅居。實勞遐懷。今故存問。兼附送饋。綿五十屯。布三十端。至宜領之。又敕著多郡。賓上人在世免米租。只貢鐵並勞賓之供費也。弘仁九年六月卒。年八十餘。

賛曰。僧無官職。而置官職者。以繩其濫猥不軌也。推古帝始観勒為僧正。徳積為僧都。蓋不得已乎。澆季緇侶。徳之不脩。以匿名自誇。賓公患之。凝心泉石。晦跡烟霞。上屢賜宸奎。且養其志。不敢害之。以戸封。但一郡免税。勞清齋之供。民以頼之。可謂處無用之地。而能為用者也。



善謝

善謝者。俗姓不破氏。濃州人。少學法相。該通六宗。道業日進。淡詣三學。桓武帝擢爲律師。世榮蔑焉。入梵福山。閑送餘生。

賛曰。善謝師。善謝世榮。梵福山裏寂寞焉。爲人之寵擅其名得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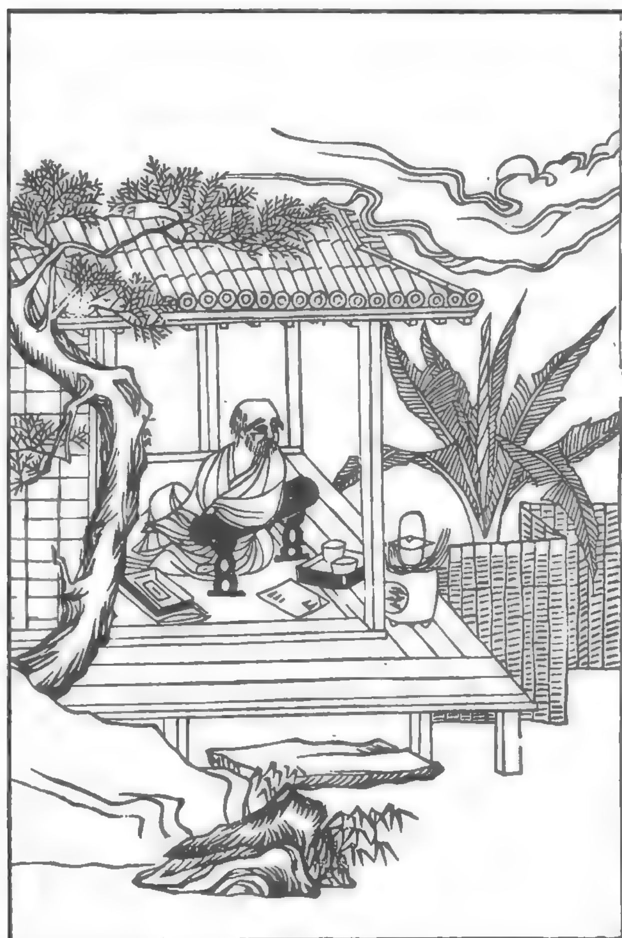


德一

德一者。唯識之翹楚也。闢常之築波寺而居。門葉尤茂。而疾沙門莊侈。弊衣麁食。恬如自怡。雖行長途。不用乘輿。駕疲牛。騎瘦馬。嘗作新號。破山家大師。相徒稱之。

賛曰。弊衣麁食。吾道之標幟而已。佛自着麁布。僧伽梨。擎鉢擁錫。徒歩乞食。是則忍土應化之儀相。而雖文殊弥勒。猶所謂内秘外現。豈可不矜式乎。噫叔世緇徒何人哉。彼欲賢

於文殊弥勒耶。今夫務為華服玉食者。視一之操履。何毋恧哉。



惟山人

惟山人者。惟良春道也。歷仕弘仁天長之間。而好隱能詩。當時呼曰惟山人。又曰惟逸人。或称良逸人。其渡山寺詩曰。上方來往路難尋。塔廟青山紙樹林。片石觀空何劫盡。孤雲對境幾年深。紗燈熙々千峯夕。月磬寥々五夜心。到此能令身世忘。塵機不得更相侵。又有雜言秋雲篇曰。青山兮閬寂懸岸兮絕壁。下臨不測之峥嶸。上挿窮高之空碧。雲雷兮吼怒。日月兮朝夕。我來散髮兮秋復春。林巒森々唯一身。朝炊黍暮烹鷄。白雲為主臥青溪。々流兮浩々。芳草兮萋々。在山中兮物無役。讀詩書兮身多癖。洞之口岩之阿。有時獨坐青山歌。坐且歌行且歌。青山寂々奈樂何。

賛曰。嵯峨天皇有和惟逸人秋日臥疾華嚴山寺精舍詩。今錄采之以擬賛詞。其詩曰。絕頂華嚴寺。雲深溪路遥。道心登靜境。眞性隔塵囂。閱臘禪庭栢。觀空法界蕉。天花流邃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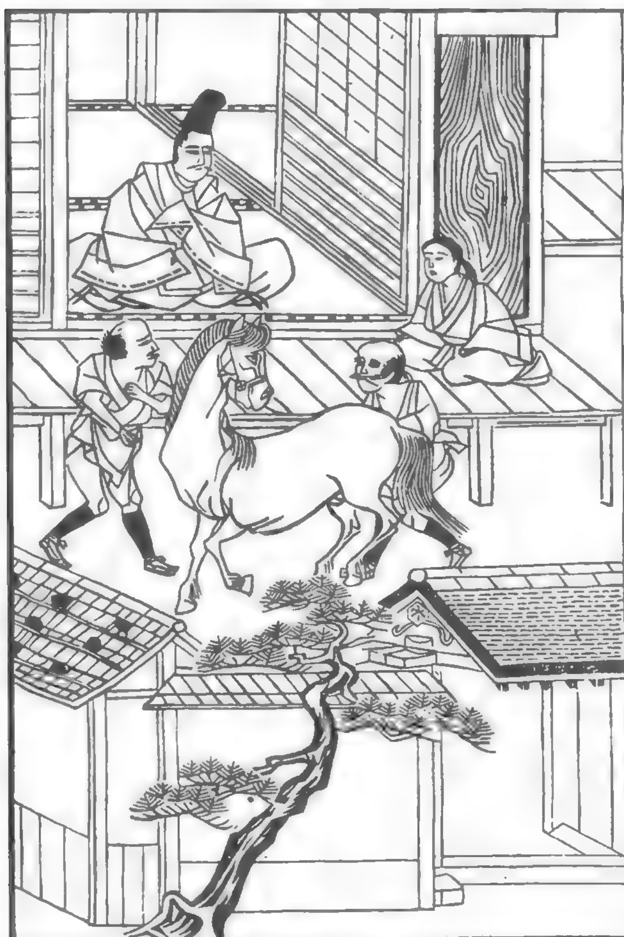
香氣度煙、齋風竹時明合。聲鐘曉動搖轉經
山月下羸病轉寞。



大中臣淵魚

淵魚者。右僕射清麻呂之孫。朝議大夫繼麻呂之三男也。弘仁六年。任神祇大副。兼掌伊勢祭主。性謹愨。諳練神事。守職三十年。承和十年。上表致仕。自臥家園。不接人事。幽閑度日。養性俟命。嘉祥三年卒。年七十七。

贊曰。淵魚淵魚。載躍載潛。釣者何求焉。



藤春津

春津者右僕射緒嗣第二子也。風姿美麗。清警寛雅。天長初擢爲親衛校尉。性寡嗜欲。不貪財利。唯馬是好。時〻觀之。里第養閑。不肯出仕。帝戲語左右曰。春津是南山之玄豹也。貞觀元年卒。年五十二

贊曰。人以有嗜欲不得心自在矣。苟無之。凡間仙。世中佛也。何必須入寥廓之際也。春津在乎貴顯之家而不慕榮利。安於靜退焉。甚

心跡也。不可得而見之矣。南山玄豹之称。豈分外也哉。若夫驥騄之好。是王濟之癖乎。抑亦支遁之愛乎。



勝尾勝如

勝如者世稱無言上人。一作證如。姓時原氏。攝州豐島人也。母藤氏。嘗憂無嗣。詣佛塔求子。經三歲未怠。果產一子。乃如也。如甫七歲。母語夫曰。我兒長成亦無慮焉。願許我爲尼。夫曰。我志亦爾。兒聞父母出家悲泣甚切。父母慰諭。未決。翌日有比丘到家。夫婦說本志。比丘曰。二人皆壯齡。而言出家。眞火中蓮也。兒則聞亦索薙髮。夫婦并兒。同日出家。仍留比丘。朝夕勤修三年。

後。比丘失所在。兒年十五。父母中夜一時而逝。如乃投郡之弥勒寺。住山五十年。學亘顯密。性耐修練。一旬二飯。一月六飡。斷語二十歳。行常不輕行。十六萬七千六百餘家。其所過之宅。必留異香。常閉室而坐。弟子猶不見面者數日。貞觀八年八月十五日。出室沐浴。乃入掩室中。夜金光耀煜。香氣馚薫。天曉弟子等開戸。手結定印。端坐而寂。年八十七。

賛曰。勝如之事。備在諸傳。不詳于茲矣。唯見其出離逃逸之跡也。太奇至於精修絶倫。吾不能措一辭焉。



一演

一演者。洛城人。本姓大中臣氏。備州刺史治知之子也。俗名正棟。少翔仕途。二兄相繼亡。因而厭世。幻抛冠纓。演居止不定。或宿市鄽。或住水邊。適至河内。一老嫗讓宅曰。此地尙賈之巷。魚塩之津。非師淡悲。誰諭愚頑耶。願居此宇。成精監焉。演乎基趾。土中得古朽佛像。支體不全。人傳爲異。漸達天聽。敕將作監。營搆。賜額曰相應寺。皇太后不豫。延演持念。病即愈。貞觀七年。

太師藤良房寢疾。百方不効。屈演加之。所患立差。上大悦。擢僧正。演抗表辭之。上不許。九年七月十二日。乘小舟浮水。奄然而化。年七十五。謚慈済。

賛曰。市鄽水邉。皆是道場。慈濟未息。適建化城。不居禁住。歸水雲郷。嗟乎演師者。有始有卒者邪。



勝尾行巡

行巡者。莫詳氏族。住勝尾寺。為第六座主。貞觀中。帝不豫。求法驗諸名匠。乃勅巡赴都。巡不赴。宣使藤金吾曰。我聞率土之濱。無不王臣。師雖在方外。豈不居王地乎。願速起謝恩。巡便卓杖於地。敷州座而坐曰。我不坐王地。金吾曰。杖下豈非王土邪。巡便騰空高丈餘。凝然而住。金吾驚異。歸奏巡尚不下。一月夜。帝聞奏渇仰重救曰。雖不入宮。願垂覆護。巡獻法衣一領。念珠一串。帝病乃愈。後帝辟住。幸勝尾寺。而巡已歸寂。徒弟称光華云。

賛曰。佛成道還國。父王迎而拜。佛便踊空。阿難將涅槃。入風奮迅三昧。令座主承華輅。亦騰虚空。蓋佛者以避父禮也。阿難者以避生死也。座主者以避王宮也。皆有以也。非徒見神通也。夫空也者。不受物。而能容物矣。座主之獻衣珠。則其所能容焉乎。



七叟

七叟者。皆不知姓字也。老翁七人。形甚憔悴。相聚嘆徒衰老。共作和歌示志。其一曰。可嘗婦禮婆。等麻良奴毛乃乎。登之等伊非弖。故等思波伊多久。於比曾之尔家流。其二曰。遠之弖流也。奈尔波乃美都尔。夜久之保乃。可良久母和禮波於比尔家流可奈。其三曰。於比良久乃。許牟等之理世婆。可登佐之弖。奈之等故多敝弖。安波左良麻志乎。其四曰。佐可左末尔。杼之毛由可奈牟。登里母安倍受。須久留與波悲也。登母尔可敝流杼。其五曰。等里杼毋流。毛乃尔之安良祢婆。等之都伎乎。安波禮安奈宇杼。須具志都留可奈。其六曰。等く米安敝受。毋倍毛等之登波。伊波禮家里。志可毛都禮奈久。須具留毋波悲可。其七曰。加賀美夜麻。伊佐多知與利弖美天由可牟。等之敝奴流美波。於比也之奴流杼。

贊曰。或曰。予既譯和語。盍譯和歌。曰。嫗魚語

安夫和歌者。神國之舊風也。宮商體韻。與彼梵音同工矣。然意旨可以通焉。言辭之妙。不可得而形容也。故以仲滿之才。思尚不能傳其聲字。假筆舌備譯語。徒通其志也已。蓋和歌之爲德也。所謂動天地。感鬼神。和夫婦。化人倫。七叟之歌。其嘆人生之不長春矣。斯託之和歌。以警世人焉耳。



猿丸大夫

猿丸大夫者。波州郷人。至今土人名波草曰猿丸郷。未詳何代人。或曰。元慶間之人也。或曰聖徳太子之孫弓削王也。世莫知其然否。予後隱乎江州曾束山中。鴨長明方丈記云。渉田上川。尋猿丸大夫之墓。是也。猿丸善和歌。古人曰。其奥山紅葉之歌。此在羽林。西對春夜之詠。相抗衡云。

贊曰。藤杜之間。有名奥山者。相傳。猿丸之咏和歌之處也。顧是猿丸之舊栖。而後人因名之耳。余故尋曾束山中。過乎田上川。行二里餘。臨于溪上。有叢居之跡。幽趣可悦。却入山中一里許。有猿丸祠。此亦大夫遊處之地。而村民奉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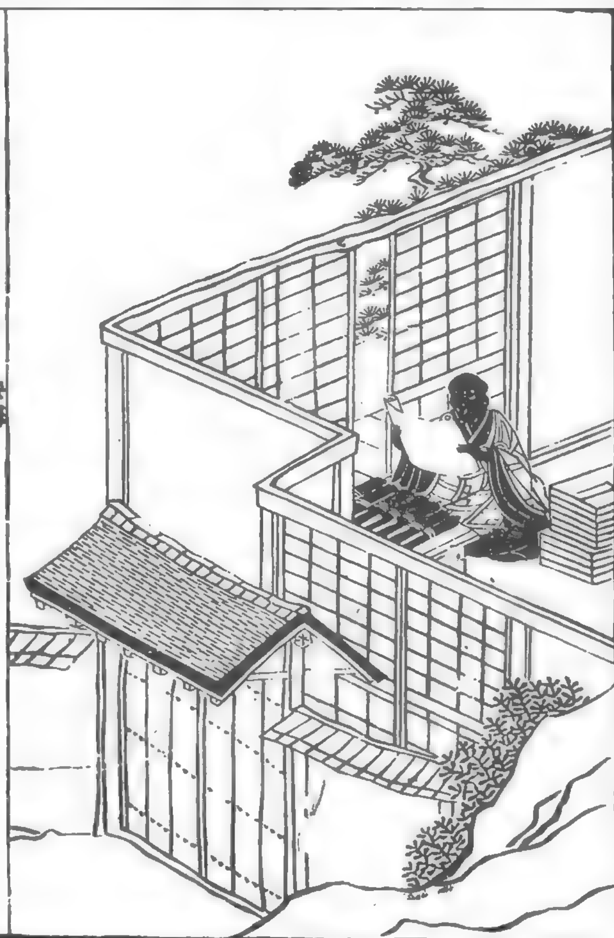


成意

成意者。不知郷土氏族。居睿山定心院。性潔白無染著。常嘗晡食。弟子白言。山上皆持斎。師何否耶。答曰。我清貧。厨饌不給。時日闕違。故嘗食耳。又直心取菩提。不繫食也。弟子杜口而退。

賛曰。昔有高僧。聞隣房僧午後挙爨。不覚涕泣。悲佛法之衰残也。古人未嘗不泥事於斯矣。既曰山上皆持斎。則見昔日北嶺之亦事蒲闍尼也。意公之直心菩提者。唯達人之謂

也。非僧儀也矣。



安勝

安勝者。未得其閭里族姓。天資聰敏。能誦法華。其聲微妙。聞者莫不随喜。又有慈行。見貧人。分衣食。遇病者。與醫藥。勝色極黒。人呼為黒色沙門。勝亦自恥。不敢交衆。一時詣長谷寺。祈求曰。我有何夙報。得此黒質。願大悲神力。明示前因。懇到三日。夜夢。有貴婦人。端正荘麗。馨香馥郁。告勝曰。汝前身為黒牛。在持経者邊。常聞法華。以経力故。轉得人身。亦能持誦。餘殃未尽。形黧



聵耳。勝癖後。猶進苦楼乎。

贊曰、憍梵波提。捐身獻牛。嗟人皆嘲。人称爲牛呞。或曰牛跡比丘焉。憍梵避人笑。恒作天上之遊矣。吁勝之事。何其類焉哉。

白箸翁

白箸翁者。不知何姓名。以其常賣白箸呼之爲號焉。翁鬢髪如雪。冠履不全。寒暑之服不易。人皆厭之。少買其箸者。而翁不以爲憂。翁持性寛仁。曾無喜慍之色。放誕慎謹。隨時不定。人有喫酒。不言多少。以酔爲期。或渉日不食。亦無飢色。或問之年。常自言七十。時市樓之下有賣卜者。年可八十。語人曰。吾當爲児時見此翁。衣服容貌與今無異。聞者恠焉。後頓斃市門之側。市人哀其久相見。乃移尸埋於東河之邊。貞観之末也。

贊曰、異人之所窟宅。非獨岩穴。亦有市鄽。于狂者爲蓋、黜于岩穴。猶或有時人見其光也。所以鎌巣父未免洗耳矣。市肆之間。行人之所往来已者之所居止也。匿跡此中。誰得而知其美焉。此異人之所以隱於市里也。近時藤杜有狂夫。不知其所来也。或言五六歳時。来此。言語不定。居止無常。冬夏只一葛。或渉

旬不食而不饑。髮垂至帶。自以稗編之。人或羨之者。便言。吾往禁中詐焉。即走出。須臾而歸。時可八十。竟不知所終。



亭子皇子

亭子皇子者。天長帝第二子也。姿儀端雅。好讀經史。綴文辭。承和帝册爲皇太子。監撫之暇。志慕佛乗。常辭儲位。事逃遁。帝不許。承和七年。天長上皇崩。九年。弘仁太上皇崩。皇子謂左右曰。元志逃佚。今是時哉。乃隠淳和院東亭子。世曰亭子皇子。嘉祥二年。薙髪名恒寂。時年二十五。有二兒。才操似父。皇子出家日同落飾。仁和元年九月二十日。浣沐浄衣。入室禪坐。翌日禪扃

不閉。第子怪之。啟戸見之。向西跏趺。近而觸之。屬體已冷。年六十。皇子善草隷。弘仁天長二皇世稱二妙。然論者言。弘仁勁筋乏肉。天長豊肉軟筋。〻〻肉均平。肥瘦適宜者。只亭子皇子也。

賛曰。皇子少事逃遁。不樂在儲位。時節相感。斯得脱屣。奇哉二子之同志乎。刹利種中。未聞若斯之事矣。昔妙荘嚴王。因二子落飾。令之二子。以父爲善知識。是亦有夙世之因邪。嗚乎不可測焉。



蝉丸

蝉丸者。不知何地人。自結艸廬於會坂関。丐食於往来人。而時々絃歌樂之。頭童而形類僧。時人称爲道人。或名爲仙。性得和歌。又善和琴。仁明帝勅良少将宗貞。就艸廬學和琴。久之得其髣髴矣。世謂蝉丸者延喜第四子也。或謂蝉丸嘗事吏部王敦實。王寛平之子也。王好管絃。於琵琶特妙。自愛流泉啄木曲。不肯傳之人。獨蝉丸聽而自得焉。後隱于會坂。有時弄之。以説者業賦。論世代可知耶。又曰。蝉丸喪明避世者非也。彼咏歌序云。在相坂関。見往来人相傳。蝉丸自離見濁。故称爲盲人而已。

賛曰。蝉翁高臥関山之頂。而将葛尾之曲。坐授帝使。可見甚確乎不起矣。於乎六絃之琴。五句之吟。時鼓時弄。自歎知音稀。我尋翁之蹤也。尚不多見。況乎翁之心哉。



喜撰

喜撰者。桓武帝之裔也。一為窺仙。欲出塵網。登醍醐山。後隠乎宇治山。而持密呪。辟穀煉丹。一日上峯。乘雲而去。喜撰知和歌。光孝帝勅作和歌式。紀貫之曰。宇治山僧喜撰。其詞花麗。而首尾停滞。如望秋月遇暁雲。詠歌不多聞。不能通彼此而知也。按喜撰之歌。所傳于世。蓋宇治山之詠而已。其樹下集。玉葉集。古今六帖等所載。則既貫之々所不論。恐非喜撰之作云。

賛曰。経有偽経。論有偽論。詩歌亦有偽作而存焉。窺僊之咏。豈多是歟。然其説不知。不可度言也。御室戸之幽邃。有窺僊之書隠。後人結廬號喜撰庵。又有窺僊嶽。相傳登此飛昇去。即當洛之東南也。



木幡山盲僧

盲僧者。不測所来。棲遲於木幡山。自亡其名。形似桑門。甚窶。人呼為僧。能鼓琵琶。有三秘調。三位源博雅。其少也常来木幡学琵琶。藝已精矣。於是乎欲傳秘調。盲僧曰。吾不知也。博雅自此夜々潛如木幡。伏乎庭叢之中矣。而盲僧曾無秘曲。已将一百夜。時方九月。夜静月清。四顧寂寥。盲僧偶把琵琶。弄彼三曲。々終。博雅徐從叢中出来。盲僧有悔色。博雅自説夜々来往。而

東過此時矣。盲僧感至誠也。叢授秘曲。後不知
所成之。

賛曰。世謂博雅共來于會坂。而得琵琶之曲。
又謂蟬丸為盲僧。蓋蟬丸似僧之形。有盲之
名。又以敲絃鳴。此以木偏盲僧誤為説也明
矣。如以北齊龍樹為西天龍樹。以忠孝江葉
為巨孝江葉。此皆卒尒傳舉而已。

扶桑隱逸傳中卷



嵯峨隱君子

隱君子者。不詳其姓字。隱棲西山。因以稱焉。嘗丞相初獻策時。是善與橘廣相同聞焉。會有一事之不通。廣相策馬。到嵯峨而問之。一日隱君子。彈琴偶歌元稹此花開後更無花之句。微之之靈託人曰。我自愛此句。故藏而來也。但後字誤矣。嘗作開盡而吟之也。或曰。延喜帝之季子。有白髮童形。號嵯峨隱君子。然是與廣相不繼世。蓋別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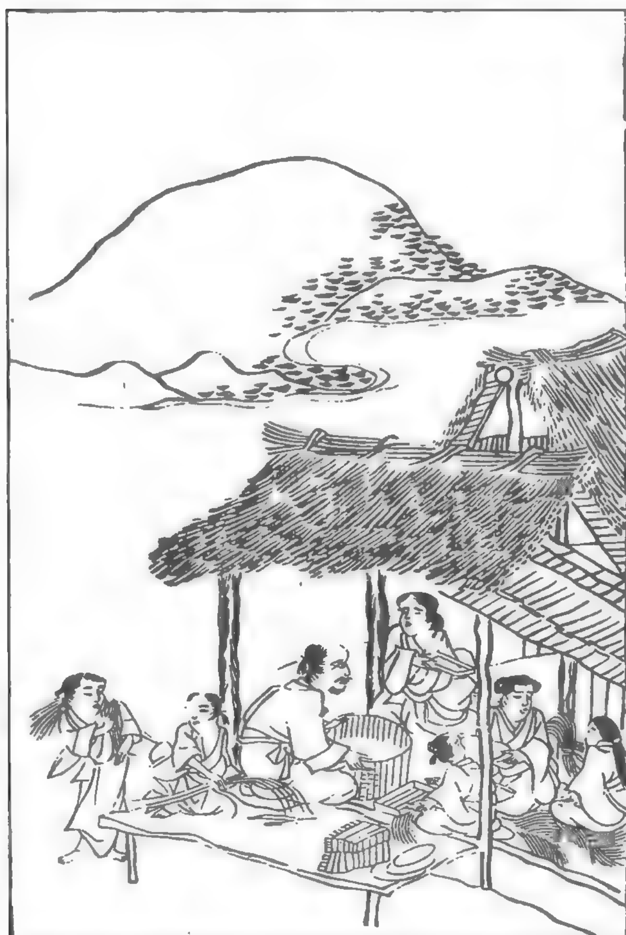
贊曰。昔太史公謂李耳曰。老子隱君子也。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今之隱君子亦以無名爲務耶。何其不傳名姓。不遺文字。徒令人擬貫追慕乎。噫聃也猶有五千言焉。有鄉里姓名焉。比今之隱君子則露矣。



南山白頭翁

白頭翁者。無姓無名。亦不測所來。行年九十八。頭白如雪。面如桃花色。素無妻子。獨縛茅屋。住南山之下。不事農商。家無儋石之儲。其所有只柏匱一竹籠一而已。菅丞相遊追于白頭翁。乃賦詩三百六十餘言。詳述翁之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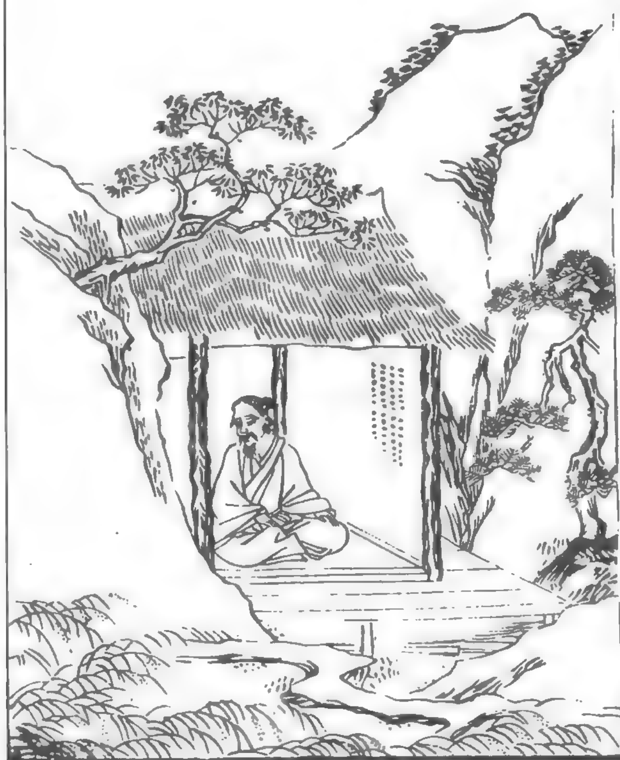
贊曰。白頭翁其知道者乎。不室家。不事生涯。齡垂期頤。色如桃花。不知道者能如此乎哉。



藺笥翁

藺笥翁者。莫知出處。宅東山。常製藺笥為業。因以名焉。翁偏脚病僂。無復所用。饑寒徹骨。有一老妻。及三男二女。家屢空。朝不謀夕。晏如也。菅丞相嘗作藺笥翁同答詩。時翁年六十。

賛曰。藺笥翁蓋安貧也已乎。餘未可知也。而見取菅公之詩。或有本者耶。吾試是焉。



南山亡名處士

亡名處士。自隱姓名。築一室於南山而居。人無識者。菅丞相有題其室詩曰。秘密郷村無姓名。年顔朽邁意分明。無妻澗戸松倚老。不我山唯泰旅生。泡影身浮修道念。煙嵐且冷讀経聲。比量心地安閑理。一室應勝我百城。

賛曰。猶龍氏曰。無名天地之始。蓋有名則有爲。是以必知其所止矣。若夫無名。則無非無是。無非無是。以天地之始也。處士遊乎天地之始者乎。



清原深養父

深養父者。清原氏。豊前介房則之子也。善和歌。能鼓琴。一夕弾琴。夜深韻高。如松風似澗水。兼輔貫之皆感嘆而詠歌焉。深養父仕為朝散大夫。任少府丞。後構精舎於北山之窮邃。所謂普陀落寺也。深養父嘗見侍時者。俄失路而悲歎。謂言。我無壽亦無憂。因作和歌示意。見于古今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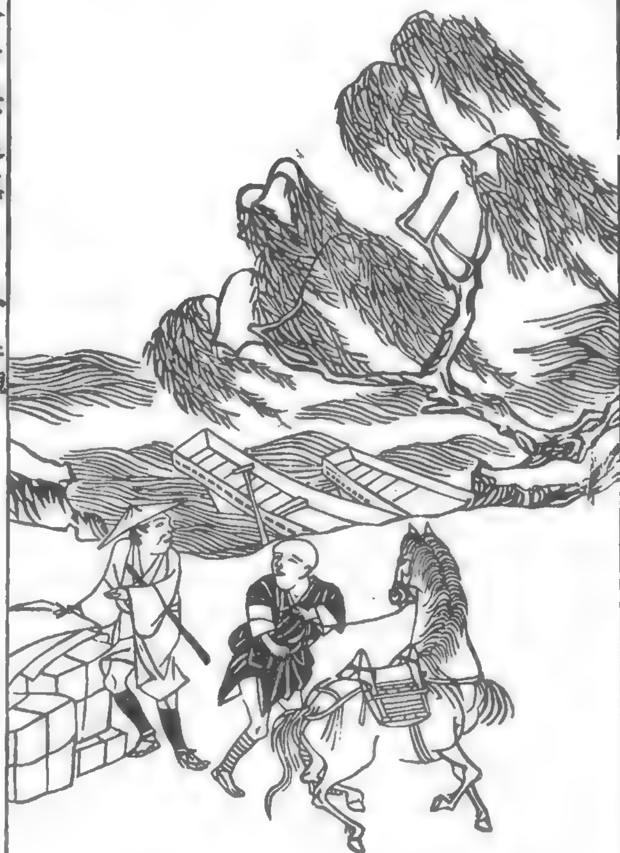
賛曰。余訪深養父舊隠。静原之邃渓。去民村半里許。抵一翠微有古楠一株。大殆十圍。森森如雲。村翁指曰。是補陀楽寺之遺址也。渓水泠泠。一鳥不鳴。幽邃孤絶。頗可寄生。因詠彼無光渓歌。有感于情焉。



空也

空也者。不言氏族。或曰。延喜帝之子也。嘗共諸弟在山中。時時獨自語。嗚呼喧哉。諸弟愈慎焉。一時俄失所在。遍覓而不得。已經數月。門人不得已。散而之四方。空也潛入市。而張薦席為居。設破盆需食。一弟子有事赴鄙。偶見空也。驚喜太甚。既而曰。師山中多喧。何以在此耶。空也曰。吾在山中。教育徒衆。心不得靜。市中無事。一盂自足。無復所乏。且眼前衆生界。種種作業。亦能勸我觀念。欲求閑靜。無過此處。弟子不知所云。掩涙而去。

賛曰。南岳天台。皆為領徒證位不進。況其餘乎。天台嘗誡遣門人曰。徒衆轉多。得法轉少。羣賢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空也之避衆。良有以也夫。



千觀

千觀。世姓橘氏。相州刺史敏貞之子。黄門侍郎公頼之孫也。父母無子。祈千手觀音。母夢得蓮華一莖。因而有娠。及生名千觀。初在三井。學顯密教。專修淨土。後逃衆住攝之避近山。而時時出淀渡口。自為馬夫。而惠行人。觀性慈順。面無嗔色。常含微笑。俗見遺像。稱笑佛云。永觀元年十二月逝。年六十六。

賛曰。余嘗讀釋書。且知千觀之事。後聞金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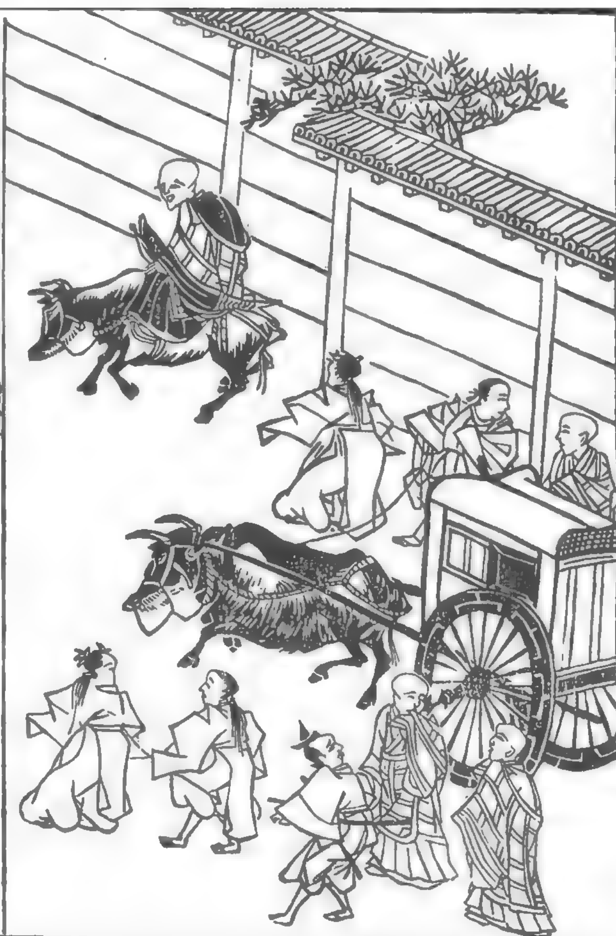


寺縁起。細見行實。唯遁逸之事。尚足述矣。況其惟遠波羅蜜乎。

覺超

覺超者。泉州人。姓巨勢氏。幼上叡山。有奇相。出舌過鼻。慈慧見之。大驚曰。聰明之相也。必為國寶。儕輩年少。嫉慧言。謂呼號國寶。以故人皆稱之。嘗修月輪觀。其胸常冷如水。皇后有產難。敕超持念。超不起。重詔侍臣藤公。公上横川宣嚴旨。且曰。師若不下山。我又不歸宮。超不得已。藤公請同駕。超不聽。徒步入宮。產誕即平。帝大悦。加僧都。超不受。速出宮。官司遂背後讀詔牒。世稱兜率僧都。

贊曰。水老鶴之儔。不知僧職之所由。營々求之。若令聞兜率之高致。必謂是何事也。



增賀

增賀者。平安城人。諫議大夫橘恒平之子也。十歳登叡山。師慈慧。性聰頴。操履潔。学綜顯密。尤邃止觀。而惡利名。絶交謁。安和上皇敕為供奉。佯狂垢汙而逃去。太皇大后欽事為師。而延宮中。便於采女中出麁語。又厭去。慈慧任僧正。入宮賀謝。羣從甚盛。賀帶乾魚為劍。乘瘦牸牛。交先驅之列。諸徒叱而去之。賀厲聲曰。僧正之前驅去我誰乎。聽者笑而伏。常自歌曰。苦哉名利人樂矣乞兒身。卒年八十七。增賀或作僧賀。

贊曰。增賀之事。編輯之中多所饒焉。亦獨僧史列之也已。其苦哉之歌。吾取諸長明發心集也。惜哉我譯語之拙乎。豈得非童壽所謂令人嘔噦也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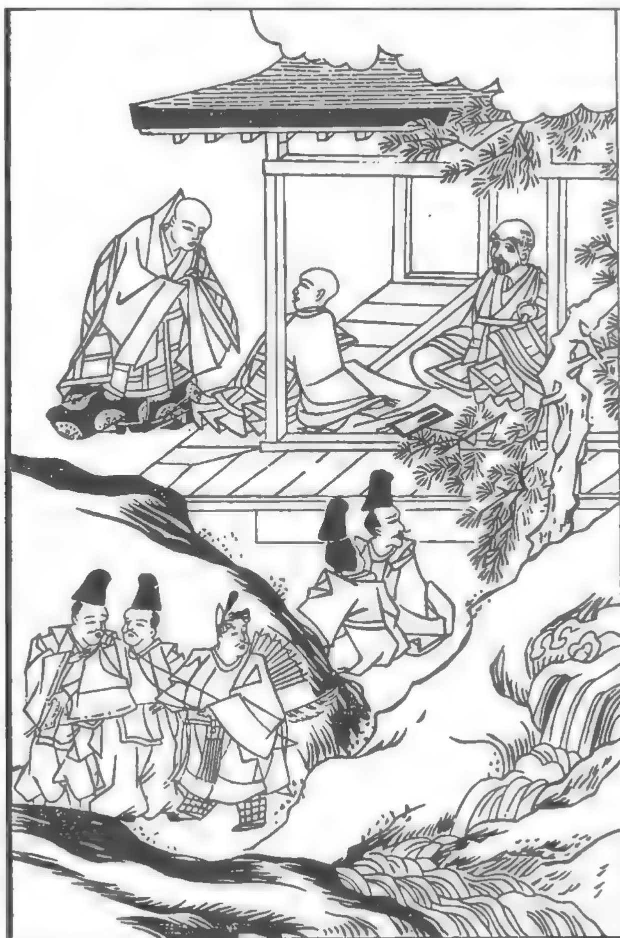


仁賀

仁賀者。和州人。住興福寺。有英才之譽。汲志厭離。不樂名聞。或称有狂病。或称通寡婦。因此遂遯去。住多武峯。師事增賀。

贊曰。摩訶止觀安忍中云。若被名利毛繩。當縮徳露玼。隱實揚狂。若尚不脫。當一擧萬里。絶域他方。仁賀當之。

扶桑隱逸傳中卷　仁賀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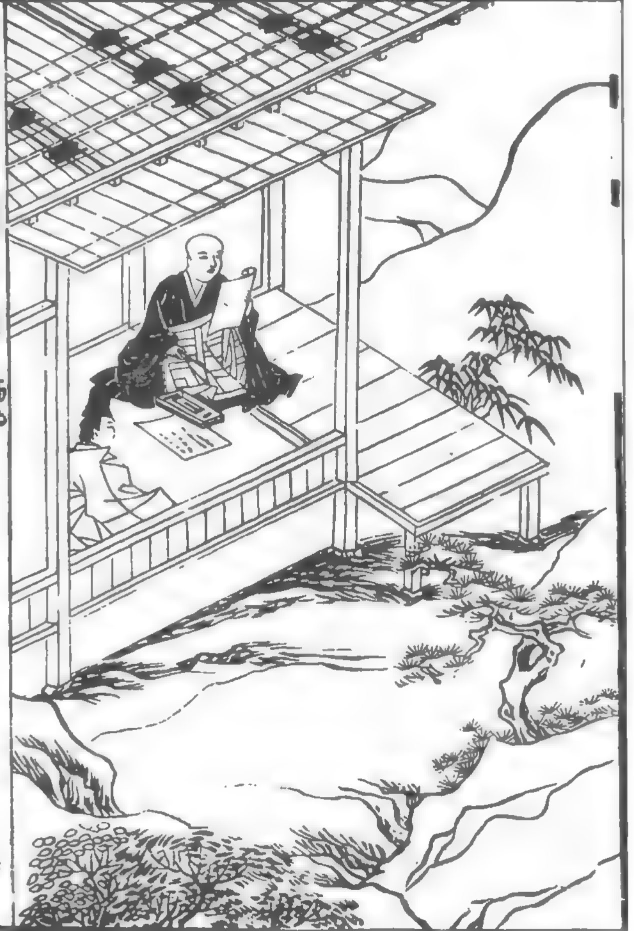
書寫性空

性空者。平安城人。大中大夫橘善根之子也。從幼至老。面有微笑姿。絶不麁言。十歳持法華。年三十六出家。尋人跡不至。鳥音不聞之深山。乃往日州霧島。結廬而居。或隔數日而食。或不食而歷旬。居四歳。移住筑前背振山。一日化人来告曰。播州有山。曰書寫。是鷲嶺之一峯也。居此者。萌菩提心。得六根淨。空至彼山。結菴西洞。茅薦爲席。紙楮爲衣。山禽野獸。無機自馴。天祿上

扶桑隱逸傳中卷　性空　廿六

皇。使華入山。堅臥不起。長保四年。寛和上皇入山。幸廬。敕延源闍梨。圖空像。下彩筆時。山川震動。畫畢又大震。上皇下地。禮空。寛弘四年寂。年八十。空之異迹。詳于本傳。

贊曰。空師種種異迹。是持誦之力也。深山絶迹。使華入山。不起。是修道之德也。天子躬像。山川震動。是持誦之所得耶。抑亦修道之所得耶。



藤高光

高光者右僕射師輔之子也。能詠和歌又勤文學。天暦帝召令讀文選。高光暗誦三都賦序。帝感之。師輔大喜。自記斯事也。高光兄弟十餘人。多據鼎鉉。高光不慕榮位。常懷出塵之志。天德四年夏。師輔薨。明年冬。一夕見月。詠歌寓感。即曉遂出家。入叡山横川。改名如覺。擧世莫不嘆惜焉。帝憫之。賜歌問之。高光奉和答。其在新古今集也。高光嘗娶亞相師氏女。生一女子。時年三歲。女子見畫屛有衣冠人。則呼爺々。觀者哀之。後去横川。住多武峯。與増賀為友。

贊曰。高光生乎高家。位如明月之將圓。而見月觀世。卓介謝緣。慕横川之水。談岑之山。智者所云外樂風煙山水内充妙慧淨禪者歟。賢也乎哉。



慶保胤

慶保胤者。賀茂忠行第二子也。才博贍文章冠絶于時。佳句多在人口。少師事菅文時。爲高弟。天暦之末。試獨中策。早飛著作郎。少年慕佛教歸心淸泰。嘗著日本往生傳一卷。寛和中。兒女冠笄。才畢。遂解塵纓。游歴四方。佛事爲務。毋過佛像經卷。必容止而過。天性慈和。愛及禽獸。雖乘肥牛壯馬。猶涕泣而哀焉。長德三年。終於東山如意輪寺。

贊曰。高臥白雲。下視人世。放游林野。安逸爲計。出塵之徒。多不知道者。何與弊焉。慶氏之慈愛恭敬。佛事爲務。是與道契矣。



野人若愚

野人若愚。未知其何人。或曰。天暦帝之子照平親王也。照平者後中書王具平之弟。賜源姓。叙四品。爲親王。於後遯世。居三井。又在岩藏。時人稱岩藏宮。按楊文公談苑曰。景德二年。有日本僧入貢。名寂照。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書末云。嗟乎。絶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啟雲不兼心懷。非便風不傳音問。人生之恨

何以過之。后題寛弘四年九月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又治部卿源從英書。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能及。若愚與寂照爲芝蘭友。人品可知。

賛曰。野人之事。雖不可考。或爲照平王。亦是塵外之士也。其臨池之妙。既被稱于異域。必非凡子也矣。



行真

行真者。相國道長之子也。本名顯長。少而學明內外。英才秀拔。道長鍾愛之甚。有但馬守高雅仕道長。勤忠出人。高雅有女。道長欲妻之顯長。顯長耻其非偶。辭而不從。道長屢強之。顯長謂曰。吾欲立身行道。反爲不孝。不如逃世脩菩提因也。自祝髮上睿山。時年十六。會多武峯增賀在山。乃就而受戒。道長驚駭。尋之入山。相視不能言。反袂涕泣而歸。行真遂隨增賀。住多武峯。

後來台嶺。說止觀等書。援有志輩。莫論貴賤親疎。人咸貴之。

賛曰。吾佛以孝爲戒。仲尼以戒爲孝。讀其戒經。與孝經。居然可知也。行真既不能以仲尼之道行孝。則央而入無爲矣。誠非學明內外。豈能至於斯也哉。



藤義懷

義懷者。相國伊尹之子也。仕寬和帝。與右中丞惟成。共爲近侍。早至黄門侍郎。寬和二年六月帝潜踰城入花山。義懷與惟成。相逐到山。則見帝已御田衣。惟成速截髻。因曉義懷出家焉。惟成隨帝。而事遊歷苦行精進。世爲與佛世之佛也。而不保晩節矣。義懷直入於横川山中。終身不復出。一春吟花伸懷。偶傳于世。人皆感歎。

○賛曰。初學之事行脚者。與退墮之始也。故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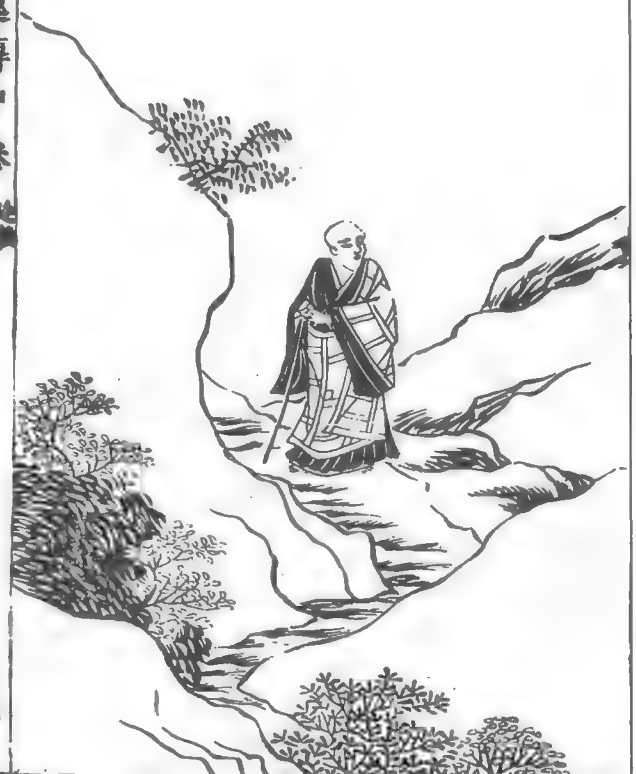


不許暫離依止矣。若其與師。當投巖谷直至于死也。學者幸鑒於此二子焉。

能因

能因者。肥後守元愷子。姓ハ橘氏。橘諸兄公之曽孫也。補文章生。徙刺肥州。人称曰肥後進士。後断髪隠。攝州古曽部。本名ハ永愷。更名能因。性甚好和歌。幾乎浮歌人之体也。一時名公皆喜与遊。偶憶春登金龍寺山路与人。落花寂々。能因不知帰。日昏鐘動。時詠和歌。人至今誦之。元暦帝親撰古今歌人取之左右。為五十雙。以能因配蝉丸。能因嘗撰玄々集。喜歌枕。又遊陸奥。作八十島記。遂終老於古曽部。将死自取多年吟稿浅埋於土中矣。

賛曰。余嘗憑金龍寺僧之需。作能因伝一巻。博捜旁索。筆削粗備矣。頃又探取冊之中。得其埋稿之事。於是自憫捜索之不至矣。昔林和靖僧佚老。皆不嘗留稿。咲蓋由名根之枯槁也。只奈浅丘者與咲者矣。能因之咲事太奇。必当取之以補彼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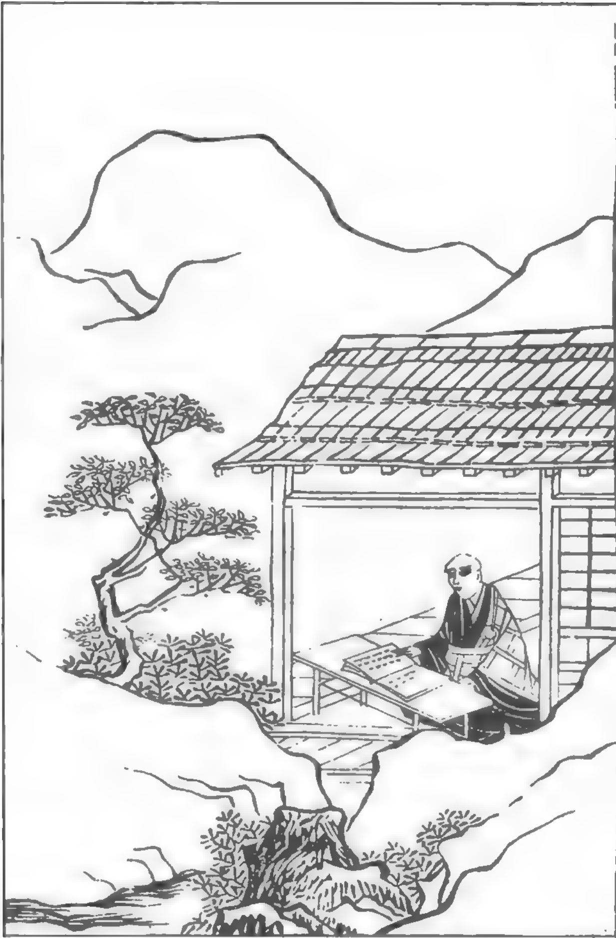


延殷

延殷者。姓ハ橘氏。但州人。少上叡山。学山家法。長保二年。寂照入宋。延殷出之赴西海。朝廷有議留殷。惜偉器也。寛仁末。厭慣鬧。居多武峯。三学該練。又入大原山。与覚尋同房。蕃門侍郎源頭基投殷落髪。乃与上横川。結茆同盧。長暦二年春慈覚智証両度争座主位。殷厭之。移住醍醐寺

賛曰。才之不足也。或好避隠矣。蓋如不獲已者焉。殷之以偉器而厭慣鬧。真是嘉遯之士

也。顕基特揮所為。亦足見晴退之美也矣。



源顕基

源顕基者。亞相俊賢之子。左僕射高明公之孫也。児稚好學。揚翔臺省。寵仁帝寵遇尤渥。而常有遁世之志。恒言曰。願無罪而見配所月。特以彈琵琶自遣。長元九年帝升遐。顕基未過卒哭而出家。法諱圓照。上横川事延殷。後入大原。四面皆山。山中構一室。而閲経論。助修練。又住醍醐山。養年患瘡。良醫乞治。答曰。我聞萬病之中。心不亂而赴寂者。唯瘡而已。我適患之。何其幸哉。

謝監念佛。安祥而寂。

贊曰。兼好言曰。不幸憂沈。而剃頭逃世者。吾不敢為。只願寂寞杜門。無待送日矣。顕基卿所謂。無罪而見配所月也宜矣。



大瀬三郎

大瀬三郎近宗者。源頼義之臣也。膽勇出羣。嘗伐安倍貞任從頼義。多斬人。已自畏罪。常攝心念佛。偶其妻發怒於細事。而瞋火之熾。不可嚮邇。近宗以為是我善知識也。便薙出家。處々遂飄。性剛毅。志念不撓。伶俜辛苦。乃到北越。於是渡入山中。縛柴為廬。弊衣蔽形。更無餘長一鉢之飡。人所惠也。一日又遺食來。乃告之曰。吾有齋戒。自今而五日。莫復來也。其人践約不到。及第六日。待旦而入。見之則面西端坐而亡。儼然如生。

賛曰。智不可曉者。女子之愚也。勇不可制者女子之瞋也。大瀬氏之有勇矣。雖敵念怒之痴人。懿哉以為善知識。速脱世坐也。其妻雖至愚。或無自然自艾。遷義悔愆乎。大瀬氏之勇近乎仁矣。



平真近

平三郎真近者。相州土肥人。幼喪父。為母撫養。性勇悍。每臨戰場。莫不先登也。年三十餘。又遭母憂。哀毀過禮。真近無復兄弟。獨知其家。見物懷人。益不耐思慕。已斷髮為僧。苦營追養。及過五旬。便捨一堂乎家園之後。而安弥陀及二聖像。極盡莊飾。所有田園。盡充法華三昧之費。而不有一物。麻衣一領。纏身而已。於是出家。莫知所逝。

賛曰。孝哉平三郎。欲報劬勞之德。捨身捨家。捨所有。猶如弃敝屩矣。古來捨宅為寺者多。未見若是之灑々落々者也。吾宅日修孝子傳。必當取之。再注筆削也耳。



東聖

東聖者。不言姓字。莫知何郷人也。以其住乎東方。號曰東聖而已。獨居山中。常捨一庵。屛絶賓侶。曾無所畜。亦無佛無經。況其餘乎。一日自知將死。便入深山。積柴自焚。作和歌題燧筒。記其闍維。數日之後。偶有入山人。始見之云。

賛曰。甚矣東聖之没蹤也。没其姓名。没其郷里。没其形影。朕没其死。於戲如東聖者。鬼神不能伺視焉。

增叟

增叟。和言麻志天能於善奈自爲姓名。在江湖之間。家甚貧。丐人爲活耳。叟凡所見聞起居恒言麻志天。因而名叟爲。和語麻志天者。况之謂也。彼以相推而作輕重耳。和州有僧。夢江州增叟。嘗生淨土。僧夢覺。乃欲其結緣。故往江州。援叟之廬。而窺其行業。則終日無爲。夜亦無作。僧怪之曰。叟無所修乎。叟曰。我是野夫。何修之有。僧愈怪焉。而説夢之事。其時叟語曰。我實有一



行。無佗。唯麻志天之一言也。若食乏飢甚。則想餓鬼之苦。遇祁寒酷暑。則想寒熱地獄。如是每逢諸苦。比校籌量。彌畏惡趣。若又得美味。則想天上甘露。見勝色。聞好聲。嗅妙香。則想樂邦淨刹之色聲香。觀其微妙之事。是以不敢執人間之樂而已。僧感歎。攬涕而起。

贊曰。淨名曰。心淨佛土淨。增叟之少欲知足也。一言便成淨土之行矣。彼貪心熾然。徒誇顯力者。何顏從而覲聖乎。



翁和尚

翁和尚者。不知姓名。加州人也。形若儈。行履如僧。常持法華。時人称謂翁和尚。性清浄無諂曲。往来村里。随縁度日。終身貧窶。即入静處。晝夜讀誦。食盡又出人里。如是数十年矣。曽不蓄一物。疾随身者。唯法華一部耳。臨終坐樹下。誦寿量品畢。起立作禮而寂。

賛曰。僧而行者易矣。如着鎧而當敵也。俗而行者難矣。如袒裼而撃賊也。是翁也過孟賁遠矣。况挾持経力乎。



獨覚樵夫

江州池田村有野夫。常以樵蘇為業。一日携兒子入深山谷。遠路嶮苦甚。乃倚樹陰而憩焉。時値孟冬。山風冽冽。木葉雨零。樵夫静觀告兒子曰。汝見葉落乎。我熟察之。乃與人生無異也。何者。春梢之節。茂木之森森。秋至色漸變而今則俟風而隕。人生亦然。夫十許歳時。譬如春梢至二三十。譬如茂木。我今過六十。髪白面皺。其死不久。則如秋後之衰葉俟風耳。何知旦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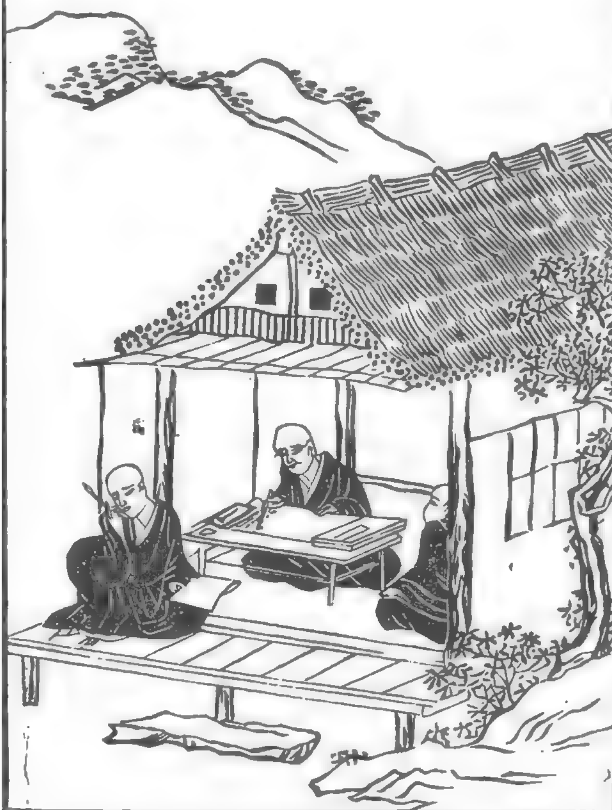
聞也。浮世如此。豈役役苦餘生乎。我不復還家。而將居此。觀落葉靜念佛。汝乃速歸矣。兒子曰。父言固然。然此處無一廬可容身。亦無生活之計。風雨飢寒之苦。豺狼之暴。總非可忍也。云何得獨住耶。其亦相從。汲水拾果。以奉晨昏而已。其雖少壯。猶如彼叟木遂成枯落。其後遠哉。況老必無常。危脆難保。甚於風葉。則吾將安歸矣。樵夫聞之。且悲且喜。乃就人跡稀處。結二小廬。而各居焉。

贊曰。生住異滅。春夏秋冬。終而復始〻而復終。一切變易。悉在其中矣。二乘見之生苦。菩薩見之起慈。凡夫見之而不知。聞而知之者。聲聞也。見而知之者。辟支也。樵夫一閑獨覺之眼。永脫生羅。呼為麟喩之客也亦宜。



禪林永觀

永觀。俗姓源氏。投東大寺。有慶學三論。兼聞諸宗。晩歸洛東禪林故居。謝絕交往。偏慕安養。性慈仁。每往獄問飢寒。又多病。氣力微弱。而脩學不弛。常言。病者善知識也。我因病苦。堅進脩。嘗以南京衆選。領東大寺務。雖司管轄。不受寺供。秘畜齋粮。以爲日飡。承保帝作法勝寺。而問觀曰。此功德幾何。觀默然良久曰。是罪好不言。其不憚威嚴如此。



贊曰。宋明帝作湘宮寺。立五層刹。曰。此是我大功徳。散騎侍郎虞愿曰。百姓賣兒貼婦。罪高浮圖。何功徳之有。本朝頼通建平等院。謂戸部尚書泰賢曰。是幾功徳。泰賢曰。只應餓鬼道業矣。觀之酬御問意。亦此之類也。若夫達磨無功徳何事也。

大原三寂

三寂者。寂念。寂然。寂超。兄弟三人。共逃世住大原山。世稱大原三寂焉。父丹波州刺吏中大夫藤為忠。乃亞相國経八代之孫也。三寂皆兼和漢之才。為世所稱。念俗名為業。著大鏡三巻。然者頼業。撰百法門。超者為経也。三人或住磨山。或居雲山。勤修之暇。以風月娯樂。其和歌見于撰集。而然之歌殊佳。論者謂寂然風體有情。而首尾舉鬣。如慕宇治山之遺風。

贊曰。佛世三迦葉。以夙因為兄弟。捨外教為佛子。今之三寂。皆才子歌人。而奇逸之士也。我雖不知其本縁。竊比於彼龜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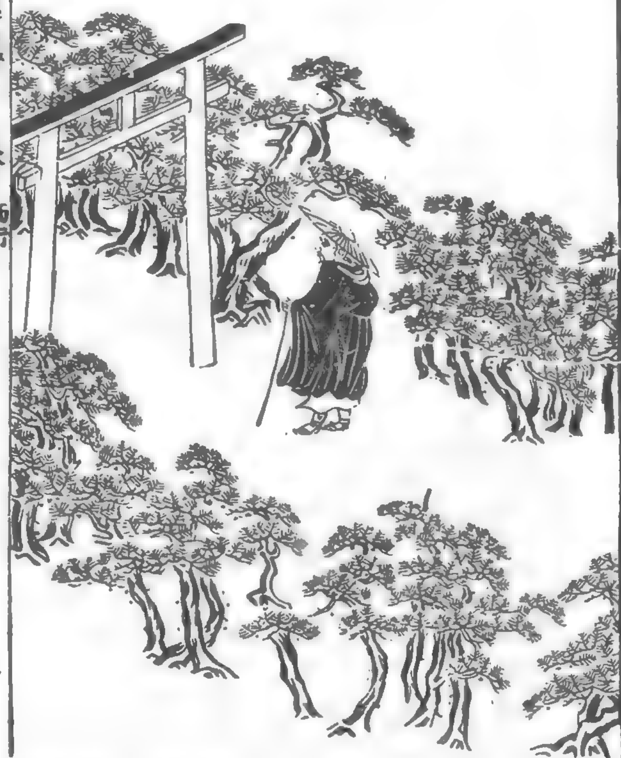


平康頼

康頼者平氏。嘗為廷尉。暇日卜幽居於漫林寺。治承中藤成親疾清盛之無帝業。而審謀滅平族。康頼亦与焉。事發謫鬼界島。康頼途中祝髮易名性照。居三年。偶逢赦而還。直入乎東山舊業。不復顧世。乃著寶物集而論萬寶之中。三寶獨勝也。嘗在島時。京有老母。康頼思慕之餘。自造一千小浮圖。刻和歌二首。述思御之意。日向故國投之。其一寧堵波隨浪達于洛陽。貴賤哀之。以為孝感所致。其和歌遂入于勅撰。康頼之子康基。亦有孝思焉。

賛曰。寶物集。今行乎世者三策耳。予所聞敷有七巻而詳悉矣。蓋刊行之本。則後人之抄略歟。

扶桑隱逸傳下卷



西行

西行者。武衛校尉康清子。藤秀郷九世孫也。俗諱憲清。少而讀書。習管絃。最精弓馬。特達和歌。嘗出奥州。仕天仁上皇。毎應制獻和歌。恩遇日渥。西行素有出樊籠之心。保延三年。終遂志。自此周遊天下。文治二年秋。偶赴奥州。路歷鎌倉。而過鶴岡。八月望。頼朝詣鶴岡祠。有一老僧立華表下。頼朝怪而使問之。西行答以實。頼朝疾還。而延西行。因談而問和歌。及弓馬之道。西行

對曰。其俗時雖承箕裘。遁世後悉癈置了。和歌者。遇花月感。僅成三十一字耳。無知其奥旨也。頼朝懇問弗措。於是西行告以弓馬之事。乃命俊兼記之。歘話盡夕。明日至午而退。頼朝頻留不止。臨歸賜以銀猫。西行拜而受之。及出營門。便與遊兒而去。高雄文覺恒聞西行為人。而嫉之謂。遁世之士當一於道。曷事咏歌。浮遊於四方乎。可憎倘哉。相見吾撃頭破而已。徒弟懼之。相語曰。西行者。天下之聞人也。設有及咲。我等

當如之何。一日西行遊高雄山。日暮矣。叩文覺之房而乞宿。文覺悦甚。以為得遂夙志也。乃張拳啟戸。而熟視。粛然斂手迎接。既而曰。久聞芳名。今日相見為幸甚。欣然共語。不覺更闌。翌日進齋而西行既歸。徒弟進曰。上人嘗盛言。文覺曰。汝等不見彼眼状乎。彼豈毆於我乎。返毆我者也。西行嘗曰。和歌者禪定之修行也。又曰。我由和歌得佛法也。常願佛涅槃日。於花下死。仍作和歌記之。果以建久九年二月十五日卒。

賛曰。嫉名之人。不受千金。欲利之士。不捨一針。西行之於銀猫也。輙受爲。即捨矣。可見其無名利之心也。文覺之強直也。一見望風爲。又可見其所養之深也。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吁。非無名利之心。豈得所養之深也哉。



心戒

心戒。俗名宗親。爲阿州刺史。壯年避世。居紀之高野。後偕重源跨海入宋。既歸厭京畿繁喧。往東奥壺碑。居處無常。寄跡風雲。天王寺有理圓尼。本建禮門院官女。戒之妹也。常懷戒之事。而不知棲止。一日有僧來。弊衣襤褸。破笠在肩。尼怪而熟視則戒也。相語悲喜交集。乃謂曰。兄年高德邵。今何歎之有。願罷行脚。居止有處。因擇地山崎。爲結小廬。一沙彌爲役。一夕與僧話。戒

曰。行李如此。猶不無事。不如抖擻林野。萬事無心也。數日之後。戒忽不見。沙彌涕泣。迹之至波州。偶見戒。〻不悦。沙彌白言。吾師何棄我去。我欲相從共頭陀。戒苦謝之。遂拂袖而去。莫知所往矣。戒平日蹲居。或問其故。答曰。三界之中。無所安處。

贊曰。曩有一僧。客來説世事。僧掩耳曰。唯今有火急事。既逼且暮矣。古人無戒之蹲居併案焉。



明遍

明遍者。藤給事通憲之季子也。才氣貫諸兄。每疾名緇之官榮而住于高野山。給事多子。皆英特也。緇林尤茂。給事死。適値忌景。一家緇素。欲修八講。諸子相議。先遍散道師。乃使人告事。遍對使者曰。我已逃世。隱約此地。雖追孝不能出也。使者復命。諸兄相語曰。遍才智被世。我等不若。故胥議爲散師。今言不能出也。豈遁世之士。忘孝思乎。重使〻者。徴請促歸。遍又曰。我非忘

孝也。只怕入諸兄之隊耳。夫遁世者。吾棄世。〻又棄吾。而衆人不知。是遁之全者也。而世棄我。〻不棄世者。丐人也。我棄世。〻不棄我者。今之諸名徳也。二者未為真遁也。諸兄咸南北二都之高徳也。我厠其間。猶薄依。慣孤鳴。已失隱約之素也。我非忘孝思也。遂不出矣。

賛曰。人各有道。當務之為急。遍之諸哥。皆官達之名緇也。遍以隱約之姿。不宜與之混雜也。夫當務之務。則雖曰反常。而於道能合矣。

昔佛自忉利下率土。争先拜之。獨須菩提坐石室而不起。佛言。須菩提先得見我也。遍之坐修追養也。吾恐親之先饗之乎。



鴨長明

鴨長明者。河合宮之氏人也。好和歌。愛絲竹。嘗覬覦為社司。而不許。因此息交。蕭然杜門。偶見簑詠歌述懷。元曆上皇采錄于勅撰焉。一朝遁世住大原山。変名蓮胤。於後上皇降命召於和歌所。長明不肯起。詠歌以見志。建曆元年。藤雅經所催。赴鎌倉。屢謁將軍實朝。會詣頼朝廟。作和歌一首。題於法華堂柱。示其感懷。明年之春。在日野外山。著方丈記。長明常作一室。縦横十



笏。高不盈七尺。鈎鎖自在。而東西南北。隨意所適移之。其具僅可載兩車也。外山有石床。俗名方丈石者也。上皇再徵幸于石床云。

贊曰。蓮胤以隱居之服。往見大樹。可疑焉。蓋實朝堪和歌也。彼以其所耽自遣乎。但如上皇之徵不起。亦可謂知其所止者也矣。

證真

證真者。台嶺之徒。居東塔花王院。宏才博識。世所推服也。常居窮素。資用不給。偶有遺乾柿一束者。真把之入洞。檢經論十許日矣。生平苦學類如此。永萬中。以三大部私記屢感瑞夢。嘗閲大藏十六遍。自謂佛壠十五遍。吾尚加之智者大師。忽現形言。汝十六遍不如我一遍。一夕夢路遇十禪師神。儀衛甚嚴。喜色靄然。真因憶母之寠。就求其福。神遷變色。如憂真悟之。乃白神言。老母不幾。願助彼菩提。於是神復欣然微笑。真自此菩提心陪加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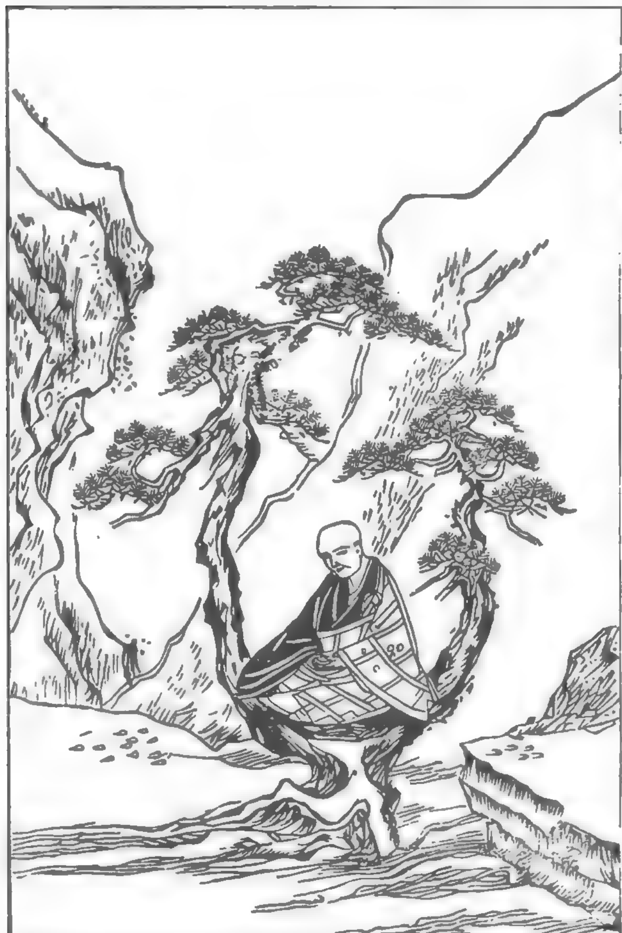
贊曰。經云。父母與補處菩薩等。故應供養。律云。凡佛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父母。真之求之也。豈為無道乎。而神尚憂之。况非禮之祷尓哉。



解脱

解脱者。尚書左丞藤貞憲之子。諱貞慶。而世同明慧以字稱焉。出家投興福寺。名聲籍甚。偶應家勝請詔。素居貧乏資。借乘僕於人。以故後干貪也。會衆先坐堂上。莊服嚴麗。解脱弊衣而至。官僚緇伍皆匿笑。解脱諷言。方今釋子不率法儀。只競浮誇。我不可與以陵爲等伍。宮請五日猶覺甚久矣也。請已不還南京。止于山州笠置窟。元曆上皇。好揚祚。遊戲射獵。暮年悔懺。營佛宇。薦鹿福。聞解脱德望。召爲落慶導師。解脱破笠瘦笻。徒歩入宮。意氣自若。君臣貴其朴素。既而登座。詞辯琬暢。因譬莊嚴。交以鹿苑事。一會無不感嗟。建曆三年二月三日逝。年五十九。

贊曰。爲厭浮誇。去入林藪。因薦鹿福。來作獅吼。如水歸壑。如雲出岫。於戲解脱之爲稱也甚素所有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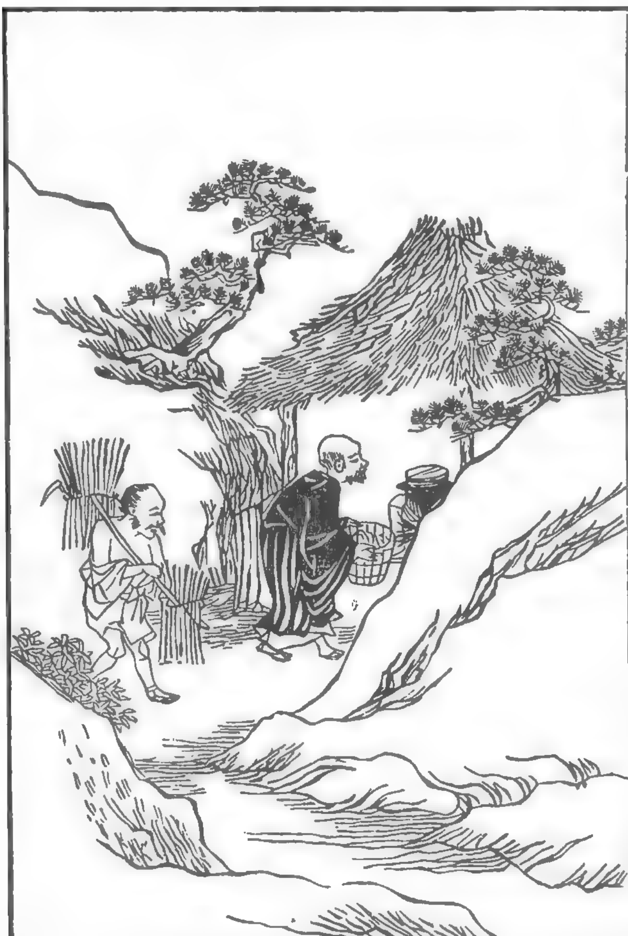


明慧

明慧姓平氏。諱高辨。幼依高尾文覺出家。聞密乘。習雜華。覺常謂人曰。身子目連。智慧神通。固然。高潔優柔。恐不過於明慧之心。操壯年居梅尾。盛唱賢首宗。平泰時遠聞德風。仰慕久矣。承久之亂。泰時在京師。時流言梅尾山中多匿敗軍之士。軍吏入山搜索。不得。卒將明慧來。泰時矍然避席。恭謝來儀。明慧曰。梅尾者不殺之地也。因是禽獸之類。亦逃于此。我本師。救鴿飼虎。戒雖弗逮。而適逃命來者。依吾可免。則袈裟之下。亦能藏之。我縱嬰難。寧忍提出乎。自今已後亦可然。若是妨政道。速賜吾死而已。泰時感泣拭涕。于後屢詣梅尾受敎。乃割大莊寄之。明慧辭謝曰。僧以法爲食。實行之處。衣食自足。若有封給。放逸之本也。聚童兒事飲燕。及蓄甲兵。莫不由此。夫如是。則雖有衣食。寧續法命乎。終不受。明慧善詠和歌。動讀佛乘。此而行爲忘年友。梅尾西谷有盤石。名定心石。有松。名繩床樹。明

慧常禪坐其上。一日春寒風烈。向曙起定。偶袖中聚雹。因感衣珠譬。作歌。乃入於新撰之中。其餘和歌。多見撰集云。

贊曰。人能高潔則優柔也。能優柔則高潔也。明慧上人。天資若斯。況戒定慧之所薰乎。使平時感泣者。則以此也。



證月

證月者。不知何許人也。東三井教法。道心堅誠。行業勇烈。忽謂言。生涯不幾。徒存何益。吾當如說修行。畢命爲期。即入松尾奧窟。唯齋七日之飡。假結艸廬。日夜勤修。人無知者。食已盡矣。山餘野蔬。乃歎煮而將爲。會樵夫見之送食。明日又歎煮之。樵夫又見而供養。自後日日如此。齋食自足。修行積年。臨終如意吉祥而逝。

贊曰。山家大師云。衣食之中無道心。道心之中有衣食。於月公驗之。



盛親

盛親者。不知何地人也。居仁和寺。才智宏贍。卓犖不羈。常好食芋魁。若在講席。高盛巨鉢。而置膝下。且食且談。若疾。或七日。或二七日。獨處幽房。多爛芋魁。擇其美者而啖之。百病皆以得愈也。不以啗於人。唯獨啖之耳。素極貧。其師死。遺錢二十萬。及坊一觀。以坊易錢十萬。而後併其三十萬。充芋魁之費。乃託之在京人。而一一次且取一萬。以買芋魁。亦無用於宅事。而其錢畢殫

矣。親美艶強力。宏材雄辯。文善筆翰。衆重之。以爲法燈。而親自不拘也。雖應齋時。亦不旁顧。偶至便喫。欲歸獨起去。凡食時不言。曉夜欲睡。白日亦眠。雖大事恬而不聞。及其寤。則重夜不寐。澄心吟行。其行蹤奇異如此。而人終無厭之者。

贊曰。這懶殘。以三百貫換芋魁焉。其黨白鶴寓如也。卓犖不羈。宏材雄辯。斷其餘而已矣。



平惟繼

惟繼。姓平氏。光祿大夫高兼之子。仕至黃門侍郎。補文章生。才富風月。尤善和歌。雖在塵中。未嘗不飫齋。而常讀誦經典。晚年遂出家矣。嘗與三井圓伊。共住僧坊。文保中。三井寺火。凡我朝不斥其爲直稱寺者。唯三井而已。故呼三井僧曰詩讃。之亦崇之。且誇耳。惟繼逢僧曰。公等尋常稱寺僧。而今寺既亡矣。自今之後。只稱僧而已。人以爲奇語。

贊曰。在愛欲之中。而如蓮花者。唯阿惟顏之人能之。惟繼一生清齋。如有髮僧。終其善終乎。清譽之諷人。亦有古意。



藤藤房

藤房者藤亞相宣房之子也。幼好讀書。博學強記。早爲黄門侍郎。建武帝命誦尚書。侍臣通者鮮矣。藤房能解肯綮。帝大悦。元弘之變。帝在笠置。寇平族環而攻之。師敗。帝潜出。藤房從之。後藤房爲上卿。會女謁行。乃稱疾而免。帝新造大内。建馬場殿。逸遊太甚。時雲州獻龍馬。帝問侍臣於吉凶。僉曰吉也。藤房獨曰。臣謹案。文帝不受千里馬。而漢家方興。穆王愛八駿。而周室始衰。臣伏以。由来尤凶也。惟天未棄君。故降咲妖災。而示戒也。幸陛下監之。帝不寤。其後藤房驟諫。帝不聽。逸遊加甚。藤房退而言曰。吁已矣哉。遂去之北山之下。帝驚詔父宣房追之。竟不得。藤房爲僧。嗣關山之法。授翁宗弼是也。年八十五卒。

賛曰。藤房進則忠於君矣。退則忠於佛矣。皆所以陶斯民也。祇知二忠之間也。存其人焉。



頓阿

頓阿者。亞相能實六世孫也。少逃世居叡山。修學惜略。後去台嶺入高野山。性能和歌。而邃其道。時有浄辨慶運静好之輩。皆以和歌相稱。世謂之四天王。一日帝上分題。各得六首。頓阿偶有事。起席。慶運竊取頓阿之題。易其自所得者。各歌已就。而頓阿方帰。即發題欲書。皆非前題。頓阿縦容而磨墨。援筆疾書。其歌六首悉佳矣。慶運曰。吾讓不亦善乎。如此而後可以見奇才

而已。藤公良基。嘗與頓阿歎歌道荒穢。乃設問答。著書一巻。名愚問賢註。時頓阿七十餘歳矣。先是自締艸庵於西行之舊隱雙林寺。庵已成日。乃詠和歌。而述追慕彼二月花下春之意。卒年八十四。

贊曰。邃和歌者。倍尚遺世。况斯人乎。



兼好

兼好者。卜部兼顯之子。大織冠之苗裔也。博覽無所不窺。能綴和語。巧作和歌。時論為少有儷體。嘗仕建治帝。為武衛次將。正中元年。帝升遐。兼好乃削髮。入修學院。後上橫川。深匿影迹。兼好居常清貧。雅與頓阿善。嘗乞米及錢於頓阿。因以折句歌見意。頓阿亦不眠。答又以歌。而少饒錢而已。其貧交可想見也。兼好與清閑寺道我為友。又每遊高師直之家。皆以和歌交。一日

師直託兼好作艷簡。兼好便書。不拘也如此。偶二月望夜。來乘月詣千本釋迦堂。潜入堂後而獨聽遺教經。有美婦人。忽然而來。傍兼好之側。膏抹如移蘭麝襲人。兼好即避席。婦人慕来。兼好即起席而去。蓋宮女之知兼好者。欲見其節操。而相試為之也。嘗論心友之難得而曰。獨坐燈下。讀書友古人。樂莫過於此焉。好讀文選白氏文集。老莊之書。又愛本朝之古文。厭囂寂寞艸。往〻示己志。初兼好有童兒。善詠和歌。且

知萬葉。古今之事。兼好出家之後。今川了俊招之令侍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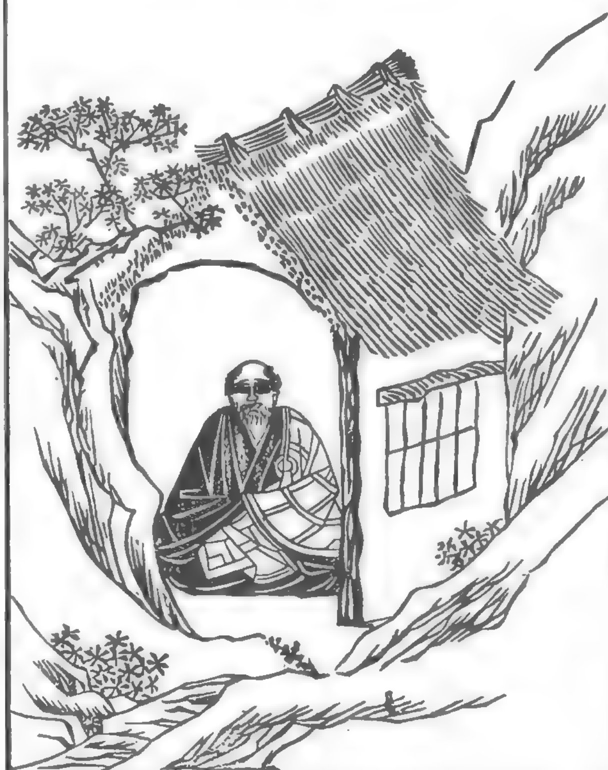
贊曰。兼好以師直為友。且筆其艷書。若物我相忘然。及遇媱女之魅惑。則秋霜烈日凜然不可侵也。可謂和而介者矣。或曰。可學焉乎。曰。柳下惠者。百世之師也。然其迹或不可學焉。與兼好之介。而學兼好之和。則其不失者幾希矣。



七百歳

七百歳者。不稱姓名。又不知何鄉人。常乘破車在四衢道。〻傍群兒。隨其所欲推之輓之。時〻語以七百歳事。而自歴試。因呼七百歳。亦名為破車。一夏在鄉之皆時。坐禪於松樹上。夏了往謁直翁侃。〻問。聞今夏樹上禪坐。是否。歳曰是。侃曰。如何是樹上禪。歳曰。上也下也。騎檻上蟻行上下。侃稍曰。這箇亦能坐禪。歳笑而出。於後祝髮入于山階山中。称波山禪師。

贊曰、三界輪轉。孰非車宅。其歷試也。曷止七百年也已。六趣顛倒。孰非巣居。其上下也。曷止壇子往還也已。破車子併之蹋破。而去入於波山。吾私見行跡。蓋有所示耶。豈非散聖之游戲于人間乎哉。



寂室

寂室者。作州人。姓藤氏。少小出家。從倹約翁。學離文字法。壯年踰海。參天目中峯。遍歷諸老。洎東歸。中峯及一時名宿。皆有贈言。同舟人見而珍愛之。乃彈散遊鳥。既回。駐錫於備作之際。殆三十年矣。晩遊江州。々太守某。欽其道行。欲寄卓錫之地。寂室觀雷溪林巒。欣賞愜懷。遂卜居焉。會有天龍詔。不就。又有建長命。寂室潜避往勢州。事寢復歸。每恐煨芋之烟出戸。而四方風靡。

參徒日繁。嘗示門人曰。汝須去溪邊林下旋縛尖頭茆廬。形影相弔。隨分修持。誤終此生。余有緊要一訣。寶秘之久。今當付汝。々每日晨興。先須引手自摩頭顱。亦以目顧身上袈裟。心念口演。吾是釋迦文佛遠裔。縱使喪身失命。誓不壞毘尼軌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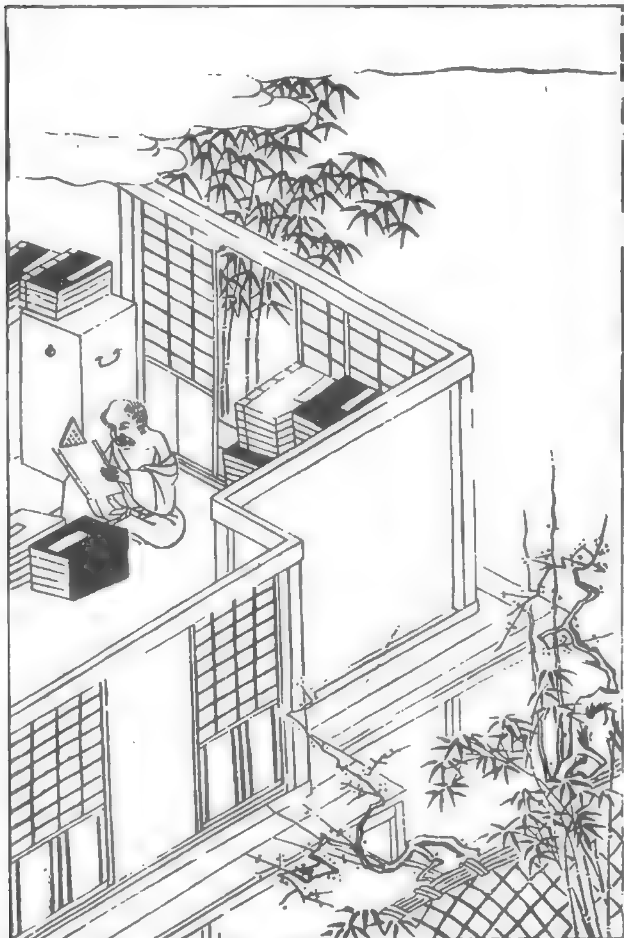
贊曰。佛言我滅後。比丘當師尸波羅。况夫溪邊林下。除毘尼軌範。又依誰也。寂室之示徒意。在于斯歟。



宗久

宗久者平吉氏。築紫人也。性好和歌。吟風弄月。遂厭世為僧。乃辭九州。萬里雲遊。六十餘州足跡殆遍。嘗寓止于大江山之下。觀應中又出丹陽。行至東奥松島。自記所遊歴。為一巻。藤公良基護之。嗟嘆之餘。為之跋尾。其詠和歌。見于新拾遺而下三代撰集。

贊曰。宗久好和歌。吟弄風月。遊遍四方。長與世絶。觀其心跡。風清月潔。經信曰。和歌者隱遁之媒。蓋提要路信夫。



紀俊長

俊長者。紀長谷雄之後也。世居紀州。爲名草宮神官。叙光祿大夫。常耽書籍。能作和歌。至德帝詔采其歌百餘章。爲遣召與宴。俊長性清高。不樂哄過。應永十二年春。本出俗塵。退遯于南紀。最名宗儀。而其所居。有梅數百株。竹數千挺。俊長吟哦其間。自称梅隱曰竹隱。又以梅竹揭其軒。積書萬卷。讀且樂焉。俊長詠歌。載于至德永享二代勅撰。

贊曰。林家梅。王家竹。清隱樂事。只斯而已足矣。况軒頭沛滿軸耶。况復和歌之承於神書。而國之好風俗耶。



紀行文

行文者。紀俊長之子也。襲父階。任承日前之神職。能繼家風。以和歌聞。永享之間。嘗進冊賦和歌三首。帝賜寶劍一口。見者莫不歆羨焉。既而返于南紀。長處家實之濱。而繼俊長之志緒。學僚皆惜別。詠歌而餞之。于時東山僧東沼送之宗。曰梅亭竹閣。出於翠涌棲烟之上。而中有詩書絃誦舉者。定其公之廬乎。予茅鞋竹杖。逝以問之。行文詠歌。見新續古今集。

賛曰。西湖處士。妻梅子鶴。蓋以高尚之事。不宜付託也。行文隱遯。承箕裘。亦能追其塵外之迹。烏虖。是父是子。固見其美乎。



福可

福可者。姓河野氏。豫州人也。自壯歲斥華色。每與禪侶對爲。嘗知泉州之事。賦不侵境。農不廢業。居則吏畏。去則民思。一旦。謝坐累。楮衣芒鞋。徧遊四方。偶隨國信使。入大明。歷覽吳楚。直趣北燕。及東歸。乃入于作州山村。一鉼一鉢。破鐺煮菜。以自喜爲。東山天隱者。可之舊識也。一日扁上題詩。送於可。其詩序有云。老人嘗遊大明國。盡諸祖遺蹟。東歸之後。其志未休。凡山水名

者。無不印足跡。以故談笑有味。胸次寧如也。其爲人也可想見焉。

賛曰。坐客謂余曰。好坐俗者徇欲。樂閒曠者徇境。高卑幾殊。所以謗於外一也。可老斥華色。而溺乎山水。彼直爲物所勝乎。余曰。吁嘶哉。夫道人之視物也。與凡庸異矣。何哉。山者吾心之靜也。水者吾心之動也。何惟山與水乎。其於雪月花也亦然。雪者吾心之潔也。月者吾心之明也。花者吾心之和也。心與境相



發。則樂莫大於此矣。容唯々。

宗祇

宗祇者。紀州人。姓飯尾氏。少好和歌。以風月爲生涯。最長連歌。素聞心敬之名。慕嚮之久。遂去南紀。來于洛陽。親炙心敬有年矣。東野州常縁能傳和歌道。常縁者。下野守益之之子。謫在関左。文明三年。宗祇出京師赴東関。就常縁問和歌。乃傳古今集。而返。宗祇常無定居。旅泊爲家。以試西究九州。東至奥州。晩年偶遊北地。止越後州二十年。又道東方。到處和歌連歌之淒景注。

宗祇喜焚香。又自愛鬚。毎以香而薰。有問之。對曰。吾非愛鬚也。愛香氣之常在焉爾。文龜二年七月。會病卒于逆旅。年八十二。宗祇稱自然齋。呼種玉菴。

贊曰。和歌之有道也。猶孔釋之有道。然而今之言和歌者。惟和歌而已。何足語道也。宗祇旅泊爲家。風月爲生涯。歌人之事。尚以加焉。夫香令人幽。和歌之道。莫善於幽。其有梅昌言之癖。豈徒風流也巳邪。



牡丹花

牡丹花者。具平親王之遠孫也。早出坐佳名以肖柏。又自稱牡丹花。人皆隨呼之。喜讀書。詠和歌。兼善連歌。從自然齋宗祇而學焉。又善遊五岳。且解作詩。其出必騎牛。乃塗牛角為金色。觀者怪笑。自若也。垂老隱于攝州池田。顏曰夢菴。長松花樹環簷。又以四時花次第栽之。故號其軒曰弄花。性好酒愛香。併花為三愛。而自作記。永正七年之秋。帝數見牡丹花。乃命藤公實隆召見便殿。親唱和。帝甚悦。既復歸于幽栖。野服葛巾。觴詠而樂。於後避攝之亂。徙居泉南。大永七年四月卒。年八十五。

贊曰。蘇眉山云。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留意於物。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肖柏之愛。其寓意者耶。故能樂也。



日充

日充者。下總州人。研究台教。志期菩提。嘗聞諸於岩邊學者海藏。充常厭衆憒鬧。一日潛遯而適尾州。託一箕寺。運水搬柴。暇則唱法華題。念寿量偈。無復他業。居之三年。偶一弟子。行化造尾州。而寓彼寺。見充駭而悲泣曰。我等失師。如嬰兒離乳。日夜怨慕。師奚為在此。充笑而不對。後止能州灌谷。暮年帰故國。垂終謂門人曰。吾依信力。得無生忍。各自努力。切莫棄暴。汝若不

信。看送葬時。可觀昇天。以是為驗。果如其言。充為人質素。慈心及物。衣服弊朽不易。人或見垢膩。請澣濯。充躬懸之。苦拾蟣虱。容以補綴。後悉放之縫中矣。異迹尚多。不遑備此。

贊曰。余曩在龍華院。一夕侍吾師。談及充公之事。吾師少而在總也。尚有一二古老。親見充師者。誠彼播之沖空。九總之上下。無見甚落變者矣。此雖出乎一時之譚。而所傳若斯。故取梗概。載于茲云。



妙肯

妙肯者。不知何許人也。僑老毋居若州小濱。清貧無所貯。亦無常家。雅善筆翰。人争求書。則日書小簡二。貿米二升。而躬自負毋。以是詣人之家。或一日二日。任意所適。曾不恙去留。毋死後日唯書一帖。人強索之不應。偶寓一寺。清素淡薄甚愜意。妙肯曰。是處可終生。居二歳而死。臨終端坐瞑目。一僧在側曰。子無辞世句乎。妙肯大闔眼叱曰。此一大事之時。遂閉目。

贊曰。秋月之生。淡乎水哉。平雲只知有母而已。末後一句。可謂禪門上一鐵也。我以是見其常厭無矣。

扶桑隱逸傳引用書目

續日本紀
元亨釋書
性靈集
經國集
三代實錄
俊頼口傳集
和歌色葉集
曉筆鈔

百因緣集
懷風藻
日本往生傳
續日本後記
禪林十因
古今集歌人傳
百人一首抄
本朝法華驗記

本朝文粹
東齋隨筆
古今和歌集
今昔物語
古今著聞集
菅家文艸
閑居友
發心集
故事談

無名抄
後撰和歌集
古今集序註
江談
皇胤紹運錄
清原氏系圖
金龍寺緣起
續本朝往生傳
榮花物語

大鏡
善隣國寶記
十訓鈔
時代不同歌合
續故事談
八雲御抄
歌仙落書
千載和歌集
東鑑

本朝遯史
撰集鈔
雲州紙
心敬私語
藤原氏系圖
寶物集
源平盛衰記
西行繪詞
井蛙抄

三五記
山家集
方丈記
新後拾遺和歌集
證眞私記
新勅撰和歌集
作者部類
藤房傳
徹書記物語

明慧傳記
一言芳談
新古今和歌集
日本先德記
沙石集
寂室艸
宗門正燈錄
野槌
愚問賢註

艸菴集　東野州聞書
卜部系図　近来風體
兼好家集　續艸菴集
落書露顕　渡山禅師傳
寂室録　寂室行状
續作者部類　年中行事歌合
都土産　黙雲集
宗祇詠艸　古今集註釋
宗祇終焉記　春夢艸

扶桑隠逸傳下巻

寛文四甲辰年十一月　原版
明治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出版御届
同　年六月　刻成

訂正者　京都府平民
毘尼薩台巖
山城國紀伊郡第二組深艸村四十四番戸瑞光寺住職

原版人并ニ出版人　京都府平民
村上勘兵衛
上京區第廿九組曇華院前之町九番戸

細川潤次郎 著

隱逸全傳

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東京刻本

據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
東京刻本影印

明治乙酉春鐫

隱逸全傳

吾園藏板

隱逸全傳序



吾園細川君以其所著隱逸全傳見示且曰子何不為我一言以弁之予曰諾既而卒業喟然嘆曰嗚呼此編也民黒人而下上錄者無慮五十有餘人奮瀟洒飄逸之懷負高世遺俗之行翩々乎相望於歷世足以起懦敦頑豈可不貴乎若夫兵衛尉憲清与萬里小路黄門後人或有貶其浼其釋教不能如古所傳紫桑孤山之流者然其皆知

天下且亂不忍降志辱身混跡於塵垢之間寧枯槁形骸飄然遠颺以沒其世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非邪及至輓近泰堂禪師与夫芭蕉道人屬世運方隆少時皆委質大藩眷遇頗

厚去就取予非有衡于慮也然而嘉遯之情急於天性一旦棄祿肆意優游而寸高氣逸行義淳備世之以師儒自居者聞之風而有慙于心衆矣故予嘗曰近世名流非与我同道而令吾

摯戀佇止不能自釋于懐者固泰堂芭蕉二翁輩過焉抑此其殊尤者其餘編中所載皆矯々軒于一世設令後之學士大夫得有一二与此相似者亦足以自施於百世必矣予既欽古賢

士行已之懿又喜細川君之闡幽眇疏沈欝游揚夫隱名斂跡深自韜晦者令好古之士想見于千載之下也欣然書以訊之因謂君曰此編也刻成幸分我一本冀得晨夕諷誦以尚友於

起居語默之間嗟我舍此復孰適歸乎哉　潯

明治甲申除日

甕谷岡松辰撰并書





自序



余往撰隱逸全傳。既成。藏於篋底有年矣。頃將梓以問於世。客曰。士之生於斯世。要欲有為也。若夫岩栖野處。韜名匿跡。上之不能有益於國。下之無以利己。此豈其志哉。蓋勢有不可已者也。夫勢之不可已。淂為非不祥乎。秦漢以來。遇革命之運者。不肯屈首於新朝。於是奉身引退。自甘於寂寞之濵者。史

不絶書。獸我邦。列聖相承。世宸極之尊。其御民。又以寬簡敦樸之政。是以士之終于隱淪者。經千載之久。僅〻不過數十人。此其所以卓越於異邦。而野無遺賢者非耶。吾

予是之。不稱𨒂好。輯不祥之為者何也。余曰。是固然。抑吾將擧恬退之流。以遏奔競之風也。夫士之欲有為於當世者。累萬而無限。而官之祿位有限。有限之不可以待無

限。固勿論也。余嘗觀今之求仕者。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未及達其意。不能無怨讟。或一旦棄官而去。高擧遠引。若將終身焉。當此時。衆亦相與翹望。以為赤松之游。五

湖之從。然而執志不牢。其終變為亂賊。以亡其身者。往〻有焉。是固非國家之福。而其爲之者。祗是以禍己。嗚呼。豈可勝嘆哉。設令今之仕者。聞我邦自有隱居沒世者。異

得内自省。無復躁急恥禍焉。余故同舉恬退之流。以遏奔競之風也。楊升菴以為春秋首隱公史記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余獨無恥於古昔退讓之士哉宕曰善。既而刻成因書所與宕言者寘於簡首。

吾園居士細川潤





隱逸全傳目錄

卷上

卷下

是編所載之人。略據年代分先後。如近代之人。維翰以下。益當以天野康景貞德如竹石川丈山僧元政桃水芭蕉北村雪山岡尾正惠紫山元昭池大雅為序次。而舊稿殊多錯置。未及訂正。而書已刊成。不復可改。因姑附記于此云。

例言

一林鷲峰本朝遯史輯隱逸遺跡頗多。但取捨不必得當而文亦不甚巧。僧元政扶桑隱逸傳措辭差勝於鷲峰。然其書多載緇徒意蓋在誇揚法教。至僧義堂續扶桑隱逸傳載緇徒益多。宛然一部釋氏傳也。若夫日本史立隱逸傳所載不過六七人。未能令讀者饜飫。且諸書皆未及載後代之人。是予之所以有撰述也。

一本朝人士可入隱逸傳者率為緇流蓋以率土王臣。非披度避世無以成肥遯之志。然非披度者皆

為隱逸之流。所謂僧者。不過種族之名。故其緇衣方袍猶仕者之披官服。而誦經念佛與商賈翻帳簿無異。今不敢濫收。而至於外形骸遺榮利者。未敢遺而不錄也。

一皇甫謐高士傳上自堯時下至曹魏不屈於王公不渝於終始者方入錄。無慮九十餘人。雖乃守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以前後出處不同皆不入錄。予則務在厲濁激貪。是以勿論其初處身如何特取於晚節。尚有超卓於一世者。莫不收錄。庶乎不負於全傳之名也。

一所謂隱逸。不欲名姓之顯於世也。苟不欲名姓之顯於世。則行之與言豈復欲為人所稱說哉。果然隱逸之流遂無由而傳也。然人之在世。不得不與人接。苟與人接則名之與迹。亦不能無由而顯於世。是隱逸之所以有傳也。若夫嵯峨隱君子。武藏老翁。葛城山男子。初不知其為何名。而跡則由菅橘二公。及僧西行。以顯於世。此其顯晦之間有不能容髮者。今則不忍以不知其為何名。併其跡而沒之。蓋亦石戸之農。江上丈人。蒲衣子。披裘公之類也。

明治十一年十一月

吾園居士細川潤識

隱逸全傳卷上

土左細川潤次郎著

民黑人

民黑人不知何許人史傳無所見獨據懷風藻載其所作詩二篇明為天智至孝謙八朝間人但不知定在何時今則無得而考所傳詩亦止於二篇而瀟洒絕俗之意自見於辭則知古昔隱逸之流而民益其姓也所謂二篇幽棲詩曰試出囂塵處追尋仙桂叢岩谿無俗事山路有樵童泉石行行異風煙處處同欲知山人樂松下有清風獨坐山中曰煙霧辭塵俗

山川壯我居此時莫能賦風月自輕余

猿丸大夫

猿丸大夫相傳為城州深艸鄉人亦不知其在何代或以為在元慶間或以為廐戶太子之孫弓削王即其人世莫知其然否益古之善于和歌者而世獨傳其深山紅葉之詠推為千載絕唱後之以和歌名家者莫不景慕而嚮往鴨長明方丈記載經田上川展猿丸之墓其地蓋在江州僧元政亦嘗尋猿丸遺蹤以為田上以東入山二十里曰曾束崖巖屹立于溪上頗有幽趣實為猿丸幽棲舊墟又行十里有祠焉益後人就猿丸平生游涉之處立祠崇祀云論者又以為古今集載深山紅葉之詠不知何人所作則其果出猿丸與否亦未可得而審也

大中臣淵魚

大中臣淵魚右大臣清麻呂之孫正五位下繼麻呂第三子弘仁六年拜神祇大副稍遷為神祇伯兼掌伊勢太神宮祭祀天長十年進從四位上性縝密練達神祇事務自初就職恪勤二十八年承和十年上疏致仕盡謝交遊高臥家園優游待終嘉祥三年三月卒年七十七

小野宮親王

親王諱惟喬文德皇長子生母靜子曰紀更衣正四位下名虎女也親王幼有俊才善於詩歌文德絕愛之欲以為嗣先是太政大臣良房女入宮是為染殿皇后生第四皇子惟仁良房因推戴正位東宮文德亦罔之拒也於是親王出居水無瀨宮數歲文德崩太子嗣是為清和文德在時親王未冠特賜爵四品以為太宰帥兄賜佩劍升殿及清和即位遷彈正尹累歷常陸上野太守尋遇疾削髮為僧既而移居小野其地在叡岳西麓因號曰小野宮親王詔賜封百

戸。以助衣鉢之資。辭頌之。又賜封上表固辭。優詔不許。寛平九年二月薨。年五十四。親王已出家為僧。高踏丘園。優游自遣。嘗游河内。至於交野。賞櫻奈疑佐院。轉抵天河。置酒高會。在原業平紀有常侍宴。皆有歌詠。當時相傳以為風流盛擧。及移居小野。業平又嘗過執謁。叢爾小築。僻在山下。時方春初。値天大雪。日暝風淒。崖巖阻絶。擧目荒寂。業平意深感傷。作和歌以獻。詞旨悽惋。使讀者哀嘆不能已已。載在伊勢物語。世傳細川幽齋毎讀伊勢物語。至業平見親王于小野。未嘗不歔欷流涕。其意蓋不特痛親王躬負

偉器。首於群龍。不幸不得志當世。獨甘寂寞。以没其世。抑業平詞藻之巧。又有足令隔世之人不覺啼哭者也。或傳親王之薨。實在貞觀十五年二月。年二十六。未知孰是。

白箸翁

貞觀末。有一老人。不知何許人。常游于市鬻箸。以易食。箸削木作之。不須絲漆。衆因號曰白箸翁。鬚眉皓白。冬夏著皂色一衣。冠履穿弊。其鬻箸。或終日不售。亦無慍意。問其年。輙曰七十。適市門有賣卜者。年可八十。語人曰。吾為兒時。嘗見翁于塗。衣服狀貌。與今所見無異。翁蓋經百餘歳也。為人和易。未嘗見慍喜之色。然有時為放誕。又從為謹勅。人無能窺其際。勤以酒。欣然引滿。醉則止。或渉日不食。略無飢色。久之病死於市門側。市人相與擧其尸。葬於市東河水東岸。

嵯峨隱君子

嵯峨隱君子。不知何名。相傳菅右丞道眞少時。將獻策。已成。其父參議是善與橘廣相讀之。有疑互不能自決者。廣相即走馬就隱君子而質焉。至大江匡房時。或問曰。所謂隱君子為誰。匡房曰。蓋嵯峨源氏清

其名者也。據當時諸皇子。多有單名者。隱君子蓋帝室之胤。而隱於嵯峨者矣。菅公父子與廣相。皆以博洽聞。猶從質疑義。則隱君子之邃於學。非當世諸公所能及也。或傳延喜皇子尤季者。皓髮而童顏。號曰嵯峨隱君子。然不與菅公父子同時。蓋別人也。

僧喜撰

僧喜撰。或曰基泉。又曰僖譔。曰窺仙。後人所傳各異。要之。世次籍貫。皆不可得而審。有以為山城乙訓郡人而橘奈良麻呂之子者。有以為紀名虎之子者。亦不知其孰是也。善和歌。隱居宇治山中。所謂宇治山

之詠。尤膾炙人口。然紀貫之古今集序論。曰喜撰作歌。措辭雖麗。不免有艱澁之態。譬如秋曉望月於殘雲朦朧之間。蓋世所傳喜撰歌至少。除宇治山一首。其餘古今六帖等集所載。不過二十三首。論者又以為。貫之特就宇治山一首立論。餘所傳非經當時觀采者。疑其係他人所作。未必盡出於喜撰。則喜撰歌。獨有宇治山一首而已。古今集序。評騭古之善於和歌者。皆擧其短處。猶梁武論晉人遺蹟。於是喜撰歌亦不免貶毀。然要為千載絶唱。非他人所能及也。世又傳。仁和中。詔令喜撰修倭歌式。或以為修倭歌式

者。亦名喜撰。然與居宇治山者自別。蓋得之矣。至今宇治山幽邃處。名御室戸。相傳以為喜撰幽棲遺墟。後人結廬。名曰喜撰菴。其側一峰曰喜撰嶽。洞曰喜撰洞。夫宇治山一首。僅僅數十言。亦足以不朽千載。辭之不可以已。一至于此哉。

蟬丸

蟬丸亦不知何許人。少事宇多皇子式部卿親王敦實。為雜色。親王精於音律。蟬丸奉侍日久。遂得傳其秘。已而出居相坂。從行旅往來者。乞丐以自給。仁明。嘗令良少將宗貞。從學和琴。久而僅得寫其髣髴。初式部親王鼓琵琶。最善於流泉啄木。號稱秘曲。蟬丸又得傳之。三位源博雅者。醍醐帝孫也。亦好音律。欲從蟬丸學。使人勸移居都下。不聽。於是博雅每夜往伏于莽。冀蟬丸彈秘曲也。如此者三年矣。値秋夜月明。蟬丸擁琵琶。嘆曰。今世無與我同志者。安得與俱賞良夜也。博雅聞之。遽起自莽告以名姓。且言狀。蟬丸欣然。喜其篤好。盡擧二曲授之。蟬丸年老。童然而禿。如披度者狀。時人因號為道人。又號為神仙。或以為蟬丸死後。世人號以蟬丸。初非以此為名也。世又傳。蟬丸失明。已從人乞丐。因鼓琵琶為酬。後世瞽者。

奏琵琶。為人佐歡。所謂陶眞者。實始於此矣。然論者又以蟬丸所作相坂歌。題曰觀行旅往來者作歌。蟬丸初非失明者也。又言。蟬丸延喜第四皇子。相坂近傍有名四宮河原者。以此也。蓋蟬丸行事之跡。舊史所載。尠得於傳聞。其實不可得而審。但其人非特以善音律顯。最工和歌。所謂相坂歌。至今人人傳誦。而其他寥乎無聞。要亦以僅僅數十言。得自施于千載者矣。

藤原高光

藤原高光。右大臣師輔第四子。少有偉才。博涉群書。

工于和歌事村上為隨身天暦二年帝在飛香舍命讀文選至三都賦序朗朗上口不謬一字帝喜其强識嘆賞久之累遷從四位下右近衛少將然高光素希志高遠常懷遺世之情天德四年師輔薨明年冬高光已除安（高光對月作和歌述志曰加玖婆加利倍我多玖美由流與能奈加珥宇羅邪末志玖母須迷流都幾加奈）遂棄官入叡山削髪為僧更名如覺帝聞之惋惜賜以倭歌高光亦獻歌皆載在新古今集初入叡山居于横川既又去入多武峰時人號曰多武峰少將正暦五年病卒高光生於台興家具昆弟伊尹兼通輩皆聯輝挽棘至於兼家躬總攝關之

重而高光亦夙受世主眷注飛騰在近然不肯以榮利自顯一旦屏跡邱壑優游以没齒抑亦高尚其事者矣初高光娶亜相師氏女有一女生三年矣自高光出家幼女見屏上畫見衣裳者輙曰爺爺哀慕不輟見者皆為流涕云

源成信　藤原重家附

源成信親王致平長子村上庶孫也生母太政大臣雅信女實為宇多皇子親王敦實孫女而攝政道長夫人女兄也是以成信幼亦為道長假子事一條至從四位上左近衛中將與左大臣顯光子左近衛少將重家友善皆美風儀嫺習朝儀擧止詳雅時人因號成信曰輝中將重家曰光少將當是時大納言齊信與權大納言公任行成兗源俊賢皆以才俊稱號曰四納言嘗在直廬與議剖決明晰吐屬如流成信與重家見之退而嘆曰在官不當如此乎吾曹罔之能及寧如亟避賢路若知不可及猶競望榮進士之所羞也於是相携入園城寺薙髮為僧重家更名舜源號一乘院二人年皆二十左右時人莫不惋惜

源顯基

源顯基權大納言俊賢第三子醍醐皇子左大臣高

明庶孫也少好學篤志典籍寬弘八年賜爵從五位下尋為侍從歴右兵衛佐遷左近衛少將進從四位下長和五年二月後一條登祚又一年為寬仁元年五月三條法皇崩太皇太后上東門院關白道長女後一條生母也比服闋入宮愀然顧謂帝曰先皇晏駕曾未及經日宮中之事不復與曩時相似也帝有愧色會顯基在直朗然嘯詠太后聞之喜曰使我有疇昔之感者獨有此而已帝乃釋然顯基又進補藏人頭轉左近衛中將經參議至從三位權中納言眷待方隆然夙懷勇退之志恒言非有遷謫之累而得

賞月於陬僻。亦云幸矣。讀白氏文集。至古墓何代人。不知姓與名。化作道傍土。年年春艸生。涕泗不自禁。長元九年。後一條崩。顯基入拜梓宮。當時事死禮最重。供燈。顯基至。適不供燈。嘆曰。人之偷薄一至于此。吾不欲與此輩立于朝。遂棄官。入叡山。祝髮為僧。更名圓照。後復移居大原。築室于亂山中。居常翻誦經論。練修不懈。久之又徙于醍醐。閑白賴通。訪顯基於幽棲。與談竟夕。言不及塵事。天明將去。顯基送之於門。臨別略無他言。止曰。我兒終豚犬耳。賴通悟。自是遇顯基子資綱頗加款懇云。資綱亦至正二位權中

納言。永承二年九月。顯基患疽。悅曰。吾聞人疾病必神亂。其能不亂者。獨有癰疽而已。於是不復請醫服藥。以至于終。

大瀨近宗

大瀨三郎。名近宗。源賴義臣也。膽勇超群。從討安倍貞任。力戰多斬獲。已而以為。是所謂犯殺生戒者。自是居常念佛。將出家為僧。適與妻有言。妻怒不肯從。近宗念是善知識。導我也。遂去。浪游四方。入北越山中。倚木為廬。麻衣蔽體。朝夕從人乞食。久之告素所從乞曰。今後五日。莫復饋食。從之。又一日往視。西向端坐而逝。

藤原為業 弟賴業為隆附

藤原為業。權中納言長良之裔。父曰為忠。為丹後守。為業事崇德。拜藏人。歷伊豆伊賀二州守。遷皇太后宮大進。好和歌。善以和言屬文。尤長于敘述。記文德至後一條十四朝事。稽世繼老翁與夏山繁樹問答為辭。名曰世繼物語。已而薙髮為僧。更名寂念。隱于大原山。弟賴業為壹岐守。為隆為長門守。亦皆為僧。賴業名寂然。為隆名寂超。凡弟三人。棲遲邱壑。諷詠自娛。當時號曰大原三寂。寂然為僧先於寂念數歲。

尤善和歌。常與僧西行唱和。與齊名云。

僧西行

僧西行。舊名憲清。又作義清。佐藤氏。鎮守府將軍秀鄉九世之孫。左衛門尉康清子也。父祖世以材武著。憲清亦善射。通于韜略。最工和歌。事鳥羽上皇。為北面兵。遷左兵衛尉。上皇愛其才。數詔使獻歌。大治二年十月。車駕幸鳥羽新宮。以壁上圖畫為題。命從臣作歌。憲清獻十首。上皇激賞。命善書者繕寫以上。賜憲清寶刀。號朝日丸者。藤原太后亦賜以御衣數襲。衆相傳榮之。然憲清少不屑榮利。曠然有飛遯之志。

上皇諭旨。欲補檢非違使。固辭不拜。嘗入朝而退。與其族左衛門尉憲康俱。行語憲康曰。吾祖鎮守君。討滅叛賊。為國立殊功。遺澤所覃。吾曹亦得忝恩榮。然徒縻廩祿。吾深有耻焉。且浮榮無常。林下之風。獨不可冀乎。意欲與憲康俱隱。約明日又與入朝。因以為別。旦過憲康。聞婦人哭于室。衆亦走趨門首。憲清怪之。入見憲康母。與其妻相對啼哭。益憲康朝來暴病而死也。憲清悵然。意益欲棄官而逃。以為上皇寵我。不可不一陛辭以為臣禮。入宮哀訴。願得奉身而退。上皇未許。頃之憲清還。自外兒女甫四歲。歡笑出迎。

攀膝嬉戲。意甚憐之。念不使我得出家者。無此過。斷恩要當自此始矣。遽起蹴兒。墜于牀。兒啼泣牽衣哀甚。不顧而去。遂入嵯峨為僧。更名圓位。後又更西行。年裁二十三矣。西行門望已高。才藝出衆。亦方受上皇眷注。廼一朝蟬蛻。略不嬰意。時人無不高其志而惜其才。西行已出家。妻亦尋為尼。入高野山。居於天野。戒律自持。所從一隷。亦披度更名西住。西行以為桑門無家。抖擻終身可也。於是策杖遠遊。遇景勝輙嘯咏自遣。既而入伊勢。居二見浦。一茅廬藉草為茵。究石為研。嗜和歌者相與為社。席上置一机。以載歌

稿。是謂文臺。西行已無長物。每會客常以扇若盛花小筐代之。頃之將遊東州。至於遠江。涉天龍河。舟載者益多。舟搖撼不已。一武人麾西行令下舟。西行以為。同載皆客也。我何獨下舟為。不聽。武人怒撻西行傷頭。流血被面。神色自若。徐下舟而去。西住怒甚。西行曰。吾出家固知有此事。或有受凌虐甚於此者。吾不憾也。業已為僧。要當忍辱。與物無忤。汝不能有得於此。不若初無披剃之為愈也。遂遣西歸。單身經相武。入奧。見藤原秀衡。秀衡與西行同宗。待之甚渥。固請留。不聽。長揖而去。更經美濃入京。居於北山。又出

游南海。欲過讚岐上謁崇德上皇。會崩。拜寢園於松山。作歌自悼。詞旨悲惋。人相傳誦之。逾年又還入京。嘗過長谷寺。口占和歌。適故妻至自高野山。方拜禱於閣上。聞之疾走而至。西行驚。因相與談笑。如宿昔歡。問兒女何在。曰在都下舊廬。西行乃使人召之。女已長。得久濶相見。悲喜交集。西行曰。汝母在高野。汝往從之可也。於是女亦為尼。與母共處。治承二年。西行游嚴島。遂航海至於筑紫。拜宇佐八幡祠。經鐘御崎而歸。留居攝州。又遊奈良。拜春日祠。訪俊惠法師於東大寺。遂陟高野山。後數歲又遊讚岐。所至弄筆

寫懷積成九卷。號撰集抄。文治二年。復入奧過於鎌倉。會賴朝將謁鶴岡祠。見一老比丘躊躇于華表下。使梶原景季問之。西行也。賴朝悅延入宮問以和歌及弓馬之說。對曰。弓馬之事。家世所傳。然出家以來。罔之或講。所藏書籍亦已焚之矣。至於和歌時時觸物而成。其微旨精義。非貪道所能知也。辭不肯言。賴朝固請。聞其家所傳弓馬之說。因與語竟夕。西行頗有解說。賴朝命侍者筆之。至旦請留。不聽。贈以銀造猫兒。拜而受之。已出門。見群兒戲于塗。舉猫兒附之。拂袂而去。其曠懷率此類。至嘉禎中。北條泰時。以海

野幸氏善於射也。令教其孫時賴射。幸氏乃舉西行所告賴朝者為教。一時將士皆稱善。遂定為射家法云。學和歌者。配二首旨趣略同功力相稱者為一聯。謂之歌合。西行嘗自撰其歌。為三十六聯。號御裳濯歌合。請慈鎮和尚繕寫。請評騭於藤原俊成。既又製一卷。號宮川歌合。又請俊成子定家評騭。居常以此自隨。久之見藤原家隆曰。君他日必為詞林之秀。請以此為證。遂舉二卷贈家隆。家隆時年少位微。且非以和歌世家者。既而聲名漸著。遂至與定家齊名。西行之精於鑑識亦如此。神護寺僧文覺不悅西行曰。沙門之業。以修道為要。西行乃周遊四方。吟詠涉日。不能與世相忘。已負釋門之教。又非隱逸之為。吾得見西行。且痛毆之。適西行出遊。抵高雄。徘徊于寺門外。文覺之徒有識西行者。恐其師毆之。勸西行令去。西行不聽。入寺請曰。我為西行。天方暝矣。願得就過一夕。將命者以告文覺。悅曰。吾必得成我志矣。啓戶而出。瞪視久之。還延就上座。為設素饌。欣然與語至旦。西行辭去。文覺之徒問曰。上人何不與前言相似也。文覺笑曰。汝曹獨不見西行面貌乎。西行且毆我。我安得毆西行。建久元年二月十六日。卒于京師。年

七十三。嘗作和歌。意謂願比仲春望夜月圓。得死於櫻花下。及卒果如歌中所言。西行於釋教兼通顯密二派。僧慈圓請教曰。欲窺密家之要。當先學和歌。否竟不得升堂入室矣。其於和歌。徃徃衝吻而發。不必苦吟求巧。而風格雋逸。超絕古今。後鳥羽上皇嘗曰。西行才思天成。非常人所學而能也。其輯錄平生和歌者。曰山家集。又有西行家集。然二書所載。頗有異同云。

麻志天叟

麻志天叟。江州野人也。家貧。晨夕行乞于市。恒言曰。

麻志天麻志天麻志天猶曰更甚云爾於是鄉人稱為麻志天叟遂逸其姓名大和一僧聞麻志天叟有善行徃訪之且請教叟笑曰吾初非有所得固請叟曰吾固無得獨知有麻志天之言而已飢則曰天下之飢人必有更甚於我者寒則曰天下之寒士必有更甚於我者苦夫天熱則曰天下固有暍死者其苦熱更甚於我則天下之至熱未足以困我也味之美色之麗聲之艶香之佳則曰天下之聲色香味固有更甚於此者是未足以為無上之樂豈復足戀哉故知麻志天之教者天下之至苦不能以困我而天下之至樂不足以誘我我已無所樂亦無所苦獨有此耳僧大悅厚為禮而去

武藏老翁

僧西行東游至武藏中秋乘月步于野平曠數十里四無村落忽聞人聲於一方至則見小庵中有一老翁鬚眉皓然西行以為是必神仙也翁亦見西行至大驚西行問其居址名字翁黙然固請翁曰貧道嘗事皇女郁芳門院皇女薨時年二十九不復欲仕遂出家為僧歷游諸州來廬于此蓋六十星霜矣郁芳門院者白河皇女也西行因與語問皇女在時事追曉辭去

葛城山男子

僧西行游於紀伊將攀葛城山山下平衍處有一茅廬大栽容膝視之閴然無人少頃有一男子至自亂峰中年五十許狀貌鄙朴時方嚴寒着一葛衣亦無袖西行問其為何人曰民少無頼又苦貧嘗憎於人又嘗辱於人忿恚欲死者數矣已而播然以為人世逆旅也吾獨不能為過客乎遂舉吾家予他人與妻子別來廬于此今則無俗累無機心既經七寒暑自以為計之得者矣西行曰善嘆賞久之

齋藤時頼

齋藤時頼少事内府平重盛已而得備員官衛所謂瀧口也建禮門院之入宮侍姫曰横笛有殊色時頼與之狎其父左衛門大夫茂頼以横笛非良家子也諷令與絶時頼情方綢繆而重違父意年十九削髮為僧隱於嵯峨女亦逃出宮微行過其室識時頼誦經聲敲門請入見時頼以為既委身奉佛豈復得背戒律固拒不肯與見女已去哀怨遂赴水而死時頼乃載其骨入于高野山煉修益苦茂頼亦喜其勇於改過也及諸平西奔重盛長子維盛從親臣數人潛

出自海島。抵高野山。見時頼。告以欲一至熊野。遍禮佛塲。而後取終。時頼乃與俱趨熊野。禮拜已畢。具一舟泛於那智海上。維盛與其臣二人。皆自沈於水。豫令一隸。還告弟資盛。以狀。維盛已死。隸亦欲投水。時頼叱曰。何得迺爾。亟還致公之言。可也。遂回舟而去。維盛與其臣。得從容就死者。時頼之力也。

平康頼

平康頼。仕為判官。治承中。新大納言成親。將謀討平清盛。康頼與焉。事露。與成親子成經及僧俊寛謫於硫黄島。康頼在途。薙髪改名性照。居三年。遇赦東歸。

入東山雙林寺舊居。盡謝交游。逍遥自適。著寶物集。以為天下萬寶。獨以三寶為最勝。初康頼在貶。思母年老。哀慕不能自釋于懷。造小浮圖一千。皆刻和歌二首。日投之海。其一隨浪漂至近嚴海上。或獲之。携入京。人皆傳誦哀之。及有撰集之詔。遂得入撰云。

佐佐木高綱

佐佐木高綱父曰秀義。其先出宇多皇子親王敦實。所謂近江源氏者也。高綱於兄弟次為第四。因以四郎行。為人驍健。有膽氣。少時依母姨。居於京東吉田。家貧。欲委質平氏。既而歎曰。我父嘗與六條判官。約為父子。吾豈得為仇家執役哉。源頼朝之舉兵於伊豆。高綱欲為致力。徒步出京。經宿至野洲河上。見農父牽馬而至。高綱曰。父何不使我得騎馬過河。不可。固請。久而後聽。高綱已得過河。因躍馬馳去。父追之。且曰。公不還我馬。吾將呼盜馬賊。高綱憂之。下馬曰。來。且還汝馬。父至。高綱扯以自近。拔刀。刺其腹者二創。適天初明。且大霧。無有知者。高綱委尸於溝。揚鞭疾馳。數日得達伊豆。入見頼朝。悦曰。卿至爾亟。吾深嘉其不忘舊誼也。及頼朝敗于石橋。走入杉山。大庭景親麾兵來追。相距百許步。頼朝在後。毎發應弦而

斃。高綱曰。將軍何遽至于此。臣請得詭冒君名姓以當敵。君不如疾行避禍。頼朝從之。高綱與加藤景廉。天野遠景等。拒追者。大呼舉頼朝名姓官銜曰。東州之以武世家者。誰非我家隸屬。何得騎馬進近前。射一人先進者。中馬。馬斃塞蹊。餘不能復進。頼朝因得乘間逃走。高綱弟義清。娶景親妹。從在追騎中。高綱曰。汝以一婦人故。背君離親。敢為仇敵。何其無耻也。義清默然。頃之。追兵又至。高綱與兄定綱等。拔刀進戰。盡擊却之。追及于頼朝。遂皆得免。木曾義仲之犯順也。頼朝方遣二弟範頼義經。入脩貢職。至於熱田。

而告急者至。頼朝更發兵六萬。屬範頼等入討諸將
且行。議曰。西軍禦師必於宇治勢多之險。乃皆擇馬
自隨。於是。頼朝有二馬。曰磨墨。曰池月。池月最駿。梶
原景時長子景季。請曰。臣請得賜池月。先衆渉水以
自致。石橋之役。頼朝因景時得免難。已而景時出降。
遂有寵焉。及景季請馬。意頗重違之。又惡其請之甚
峻。有缺於禮敬也。曰範頼嘗使人請池月。其他將士
欲此馬者甚衆。顧天下未定。義仲若與平氏合兵以
禦我。恐難遽破。吾亦將㳂陣。不可不留一以自備。賜
以磨墨。景季大悦。拜賜而去。先是。高綱在近江。聞兵

興。晨夜馳而東。景季已得賜馬。且日高綱入見頼朝
曰。卿在近江。何不待我軍至。與倶入京。還復東為對
曰。臣赴戰。恐不免致死行間。是以欲一奉謁拜辭。兄
親受節度。且臣日夕疾馳而至。馬已疲極。不得與諸
將倶西也。頼朝曰。義仲必禦我於宇治。卿能為我渉
水。先登陷陣乎。對曰。臣生長近江。略知河水深淺。願
得奉命先登。頼朝乃賜池月。高綱稽首曰。君聞臣未
及戰而死。則已。不然。知渉水先登者必臣也。將行。頼
朝曰。梶原景季亦願得此馬。卿有以識之。高綱對曰。
謹奉命矣。於是。諸將進至浮島原。景季視其馬。無有

過磨墨者。因登上高阜。頗有得色。已而高綱從數騎
追及之。未至里許。馬適追風而嘶。畠山重忠曰。池月
聲也。衆不信。曰。池月何得還在此。須臾高綱圉人牽
池月過自高阜下。景季意甚異之。問曰。誰有此馬者。
圉人對曰。佐佐木君之乘也。景季曰。佐佐木君謂三
郎乎。將四郎也。對曰。四郎君也。景季念。吾從公請此
馬。公不許。今乃以賜高綱。吾何遽不及高綱。而公之
寵之。有遠踰於我者。吾不如與高綱交刺而死。令我
公喪二良。得以釋憾也。上馬中塗而立。高綱望見。謂
其人曰。景季意欲與我決鬭。公之戒我者。益以是也。

已近。景季曰。四郎得久闊相見。聞子有良馬。是豈公
所賜乎。高綱笑曰。否。某去歳十月。罷歸在邑。適聞我
公將有事於京輦。急東下。欲一得拜辭而從軍。至則
公等已上塗矣。吾馬渉遠疲甚。無以供驅使。欲就公
廐請一。聞吾子已獲磨墨。至於池月。吾子與蒲將軍
皆請之。無能得。某又安得有請。因思曰。或獲罪責。豈
如力戰。有以奉於我公。遂與廐人謀。竊取而逃。某固
分得嚴譴。使者今至矣。吾子幸為救解之。景季以為
信。亦笑曰。吾子之惡也。果然。吾亦悔不偸馬也。遂與
倶西。皆從義經。自伊勢。經伊賀大和。趣於宇治。義仲

令根井幸親揄親忠來衞。盡撤橋板。沿水樹柵。水底施巨縄。以阻渉水。義經至河上。隔水與戰。未有能渉者。畠山重忠進曰。臣請得先渉水。言未畢。高綱與景季。相繼赴水。景季在前。高綱曰。見子馬腹帶微弛。河流極急。不可不戒。子何不束帶。景季曰諾。駐馬束帶。高綱因疾馳而過。將達岸。馬絓于維。拔刀斷之。遂得出水。已上岸。大呼自名。景季亦踵至。二人馳使鐮倉。皆報以先登第一。頼朝曰。高綱景季猶在乎。使者對曰在。頼朝黙然。未有知其孰先也。數日義經錄將士赴功優劣。告以高綱先登。頼朝喜曰。高綱真能踐言

者矣。初高綱拒追兵於石橋。頼朝見其戰最力。悅曰。他日得志於天下。與卿剖分而有之耳。及討義仲。又謂高綱曰。戰捷且如約。久之薦補左衛門尉。令為備前安藝等七州守護。以其在石橋。七與敵遇也。高綱以頼朝賞薄。不與前言相似也。不能無觖望。又數歲後白河上皇。詔更造東大寺。頼朝令高綱董役。已而頼朝自將討藤原泰衡於東奥。高綱以有職守。不得從軍。意益不樂。遂決意罷仕。入高野山。披度為僧。至建仁中。叡山僧徒。擧兵相攻伐。頼朝遣諸將士討之。高綱二兄經高盛綱與焉。高綱聞之。至自高野山。見

于都下。語及行軍方略。及戰皆如其言。高綱子重綱亦在伍中。方高綱與經高等語。重綱入謁高綱熟視久之。略不交一言。重綱退。經高等盛稱重綱強健。戰必有殊功。高綱曰否。凡戰鎧甲欲輕。械器欲小。今重綱重甲大矛。不與軀幹相稱。況欲以是戰于山谷阻隘間。恐不免隨命敵鋒也。已而重綱亦陷重圍而死。

熊谷直實

熊谷直實。以二郎行。本姓平氏。鎮守府將軍貞盛遺裔也。祖盛方。父直貞。盛方仕為北面兵。坐法誅。直貞尚幼。乳母懷之亡。至武藏。依小澤氏。迤邑熊谷山中

有老熊。猙獰害物。邑人患之。約曰。能捕殺熊者。令長我邑。直貞年十六。入山擊熊殺之。邑人悅。相與奉之號曰。私黨旗頭。因以熊谷為族。直實亦幼喪父。久下直光妻。與直實母兄弟也。是以直實與兄直正。皆育於直光家。及長。代直光入衞。儕輩以其不得以名達於官也。頗慢之。直實不悅。思有自振拔。密事中納言平知盛。直光聞之。怒其不豫請。奪之邑。久之。直實秩滿東歸。會源頼朝擧兵於伊豆。屬大庭景親擊頼朝於石橋山。已而頼朝勢益張。遂與梶原景時等出降。直實膽勇善戰。從伐佐竹秀義於金砂。先登有首功。

賴朝悅。命直光。復所奪邑。令直實得襲世爲地頭。及
賴朝遣範賴義經。討木曾義仲於京師。直實從義經。
自伊勢踰山。趨宇治。義仲令根井幸親等來禦。悉
撤橋板。水底施巨緪。列兵水次以守。義經令善於蹈
水者入水。試淺深。且斷緪。壯士進自橋梁。射以護蹈
水者。於是平山季重先進。直實與佐佐木定綱澁谷
重助。繼之。直實子直家。年十六。直實曰。汝年少。雖勇
其中尚弱。譬如果實之仁未堅成。今欲躡橋梁而進。
吾猶難之。汝安得從我。必俟衆與涉水相繼而進可
也。直家笑曰。兒豈與秋果同。且兒正十數歲。復安得

躬就安逸。而致大人於危。大人素苦風脇。臨險得無
要兒扶持乎。遂與俱進。直實射殺義仲臣藤兼助。頃
之。佐佐木高綱等。驅馬赴水。諸軍亦齊涉。盡敗走河
上軍。義仲遂戰死。一谷之役。義經又與範賴分道而
進。範賴自昆陽直趨生田。伐其東門。而義經取路丹
波。繞出一谷。薄于西門。旣又令土肥實平等趨一谷。
義經將間道出鵯越。天明下山。進自城後以劫之。直
實夜謂直家曰。前日戰于宇治河。欲先登建殊功。不
幸爲佐佐木高綱所先。已涉水又不得從源少公入
謁于上皇宮。吾深以爲憾。今復與衆俱進。何以爲功。

吾將趨一谷。力戰凌城以自顯。可乎。直家曰。然。源少
公每戰先進。不喜吾屬爲之先。從公何得有爲。兒固
意平山季重。亦欲離次建功。不如速行。於是獨從持
旗者。轉出他路。令視季重次。則亡矣。直實曰。平山亦
欲先登敗敵也。行數十步。暗中見季重。與成田正宗
留在小邱上。直實按轡潛過。自巖下五鼓馳至一谷。
大呼稱父子名姓。且曰。吾材勇蓋世。公等何不出城
與搏。城中未有以應。獨從櫓上發矢。僇之而已。季重
亦至。與俱立馬以待。城兵出戰。須臾城上樂作。鏗鏘
之聲颺于空。直實嘆曰。茲戰猶笙歌以爲娛樂。貴公

子風流都雅逈爾。吾則被堅執銳。欲與之爲仇敵。獨
無惕然傷懷乎。因泫然出涕。天明。平盛嗣藤原景清
等二十餘人。開門而出。季重乃乘間馳入城。盛嗣等
反追之。直實父子亦進戰。與季重皆怒馬馳突。城兵
無能近。久之。皆出城。直實謂季重曰。公且留。態言畢
又入戰于門中。飛箭傷馬。直實下馬步鬪。直家見之。
自知不免。益深入。亦傷于肱。直實視之。直家曰。幸爲
拔矢。直實曰。吾急不能拔矢。且創淺。舍之可也。又進
與城兵遇。季重見直實父子戰苦。復入戰。一卒持旗
者。中矢墮馬。季重怒進搏。發矢者刎之。適實平等替

衆而至。範頼亦伐破東門。義經下山。揮兵大呼入城
順風縱火。火及殿屋。宗盛奉二宮乘船先逃于海。餘
皆棄守散走。參議經盛季子敦盛欲追及于船。馳馬
入海。直實望見。呼之求與鬪。敦盛乃還。直實遂與搏
刺殺之。見腰間挿笛。以為往吹笛者。必敦盛也。意甚
哀之。為請義經。并其元與笛。以贈經盛。經盛亦贈書
為謝。是役也。直實與季重。皆先進入城。頼朝後論功。
以直實先傳城。然至於入城季重在前。遂以季重為
先登第一。直實次之。文治三年八月。有事於鶴岡。擇
便於弓馬者。馳射於場。名曰流鏑馬。令直實為射者

樹的。直實曰。射者騎馬。樹的則否。夫步之與騎。不能
無相懸。臣不能奉命也。頼朝曰。否。往者新日吉祭日。
車駕臨焉。樹的者實為瀧口本所衆。是樹的固有加
于射者也。卿勿固辭為。直實遂執不從。頼朝怒削之
邑。至建久中。直實又與直光爭地。於是梶原景時方
寵於頼朝。意頗右直光。及直實入訴。頼朝盤詰稍緊。
直實為人。口訥不能自辨。措怒曰。梶原景時庇直光。
臣無望於得直矣。擲文契於地。走出。引刀斷髮曰。吾
不復升于公廷矣。言畢即去。頼朝令數人要於路。不
及。直實既去。過自伊豆山中。遇走湯山僧專光。勸勿

引退。不從。遂入京師。為僧法然弟子。更名蓮性。自是
專心佛乘。日夕鍊修。居數歲。東歸入見頼朝。頼朝固
留之。不聽。創小刹於熊谷。名曰熊谷寺。丈室蕭然。持
律無懈。承久三年病歿。年八十四。豫知且死。使人報
直家。直家趨而往視之。則已絕矣。世傳直實已獲平
敦盛。因有披剃之志。蓋直實中歲。蒋不得志霸朝。因
以發怒。遂拂衣決起。至終身山林。然其蓄志宿昔。未
必不如世人所傳也。予嘗以公事。抵熊谷。過所謂熊
谷寺者。多藏直實遺器及親書簡牘。其臨終戒直家
一書。屬以無喪所傳法器。而第一條則戒勿忘振威

武奉國。嗚呼直實。雖遺世高蹈。無復冀於榮進。抑亦
非尚志之士乎。畫家亦有直實持丁字小挺。擊鉦念
佛聞戰鬪聲。不覺擧挺一擊鉦盡粉碎圖。蓋出後人
揑造。當時未必有此事。要亦有得於直實之志者矣。
舊史或以直實之死。為在建久二年九月四日。或以
為在承元二年九月十四日。與其傳承久之死。互有
差異。未知孰是也。

鴨長明

鴨長明。曰菊大夫。家世為賀茂氏人。氏人謂隸於神
祠者。而和言加茂與鴨通。因以鴨為族。少善和歌。妙

解音律。知名於時。應保中。賜爵從五位下。後鳥羽上皇召為和歌所寄人。詔令廷臣。今肥大枯細艷雅三體。作和歌。當時善於和歌者。皆難之。獨長明與攝政良經・僧慈圓等六人。獻歌。皆稱旨。祖季繼・父長繼。皆為加茂禰宜。長明亦願行奉職祠下。朝議不許。於是。杜門屏居。作發歌。自遣。遂薙髮為僧。居於大原山。時年五十矣。建曆元年十月。游於鎌倉。將軍源實朝。好和歌。素聞長明名。數延入宮。促膝與語。至連日夜。已而西歸。棲遲日野山。居常登山臨水。採擷自給。嘗創意作一室。廣裁丈。高不過七尺。柱梁簷廡。皆以鎖鐶

之。可隨意解放。舉以之他。又得兩車載之。室中有佛像一軀。書數軸。及箏琵琶各一而已。因作方丈記。述志。為當世所傳誦。久之。上皇欲復召入和歌所。獻歌固辭。衆益高其有守。藤原俊成。奉詔。輯千載集。長明歌入撰者止一首。衆以為長明必不能無悵恨。長明則曰。吾才識拙陋。初非以和歌世家者。屬有撰輯之詔。得掛名其間。亦云幸矣。寧復望多入撰哉。後數歲俊成復與其子定家等。奉詔撰新古今集。進歌者或至千百首。多被擯黜。獨長明獻十二首。皆入撰云。初遊鎌倉。有海道記。又著無名抄・寶玉集・發心集・文字鎖・四季物語。皆行于世。其海道・方丈二篇。尤著。但方丈詞旨高逸。妙絕古今。而海道遠不相及。或曰。今世所傳海道記。蓋後人僞撰也。初長明已為僧。更名蓮胤。然與之游者。仍曰長明。遂以是顯於世云。

北條時村 弟資時附

北條時村。相模守時房第二子。以二郎。行右京亮。義時之當國。時房以長弟。參決機務。威焰薰灼。當世無與比。已而時村一旦出家為僧。更名行念。實承久二年正月也。人莫知其何由自果於韜晦。又意其未必能保終也。然時村常優游林邱。終其身無有渝志。弟

三郎資時。亦與時村相繼披度。更名真照。二人皆善和歌。載在新勅撰等集。

隱逸全傳卷上終

土左　細川潤次郎著

萬里小路藤房

萬里小路藤房初名惟房藤原氏權大納言宣房長子幼好讀書博覽强識事後醍醐為左大辨常與侍臣講尚書侍臣無能通經獨藤房講讀稱旨帝嘉賞歷參議至中納言兼左兵衛督撿非違使别當位至正二位元弘元年八月北條高時令二階堂道蘊等將兵七千入京初至衆喧傳東軍將擁乘輿出狩致親王護良於死護良聞之夜使人馳入宮上變且

請避禍於南都藤房與弟季房及大納言師賢在直帝召與謀藤房曰事急矣不如及天未明車駕急出宮帝即為婦人裝乘車出自陽明門門者誰何藤房與季房從在後告以中宮出遊北山離宮遂得出門抵三條河上親王尊良及公卿數人追及之帝更御肩輿大膳大夫重康與藏人清藤伶人豐原兼秋等更舁而行親王以下皆微服扈衛如公卿臣屬攜婦女往拜南都梵刹者狀天明至於古津遂入東南院留一日轉至和束將保於鷲峰明日又入笠置寺寺在山上最為峻險於是詔徵兵近畿入守者數千因憑高一大殿以為行宮四面起宮城焉東軍聞車駕在笠置相繼聚于山下者七萬繞山聯營相屬數日攀巖凌城城上矢石交下殺傷甚衆東軍退罷戰圍守而已頃之陶山義高與小見山氏真候天暴雨且風將壯士五十人夜踰墻入城城中不之覺也義高等令順風縱火因登山齊譟山下軍亦鼓譟應之聲震山谷城中意東軍數萬入城驚擾無能禦須臾火及殿屋帝徒步而出循山間行風雨益至夜黑咫尺不相見公卿從者皆迷失道獨藤房與師賢及權中納言源具行扶帝行數十里天明與帝皆伏于莽待

暝復行如此者三日比至有王山飢疲無能興屬松井藏人與深須入道跡而至深須先進帝正色曰汝等獨不能仗忠貞以為子孫地乎深須受詔惶懼意欲無忤逆恐松井不肯與已同因以獲罪鎌倉也遂擁帝升腰輿入于內山藤房等就逮已而東軍奉帝還於六波羅獨藤房與少將源忠顯得入侍明年車駕出狩隱岐藤房放于常陸又一年鎌倉與六波羅相繼敗滅高時伏誅車駕至自隱岐藤房亦得還入京時天下初定將士有勞于行間者爭奉功狀日聚殿庭至數百千人帝令權中納言實世第其輕重順

序給賞而將士率多詐冐實世不能急裁決旬月銓定二十餘人而已既復以賞不與勞相直䘚之更令藤房料督藤房甄別眞僞銓授略備而內旨屢降恩賚僭濫或至嘗犯順者亦賜數邑藤房知不可諫稱病家居帝又令民部卿光經代藤房光經移牒諸大將參驗所隷將士忠否將欲奏請行賞會詔以高時邑充供御弟泰家邑賜親王護良而大佛貞直邑賜寵姬藤原氏其餘多賜親衛諸司若宮嬪歌舞雜伎之徒於是東西縣邑分給已盡無以待有功之士光經謀無所出經數日徒浩嘆而已帝又銳意政事郁

芳門左右新置決斷所受士庶訟令公卿才學優贍及通律令者約日參決久之帝以天下無復足慮者常居深宮漸有聲色之娛左右內寵怙恩用事請託公行有司所請多與內旨相左往往至數人爭一邑天下騷然復思亂至已而公卿又進奏以為內中狹隘無以容百司備朝儀非王者所以君臨萬國也帝乃詔修大內課安藝周防供費且令諸州地頭及武人素隷屬鎌倉者分其入二十之一獻助不贍更作鈔鑄錢以助其費又起離宮于二條高倉號曰馬場殿車駕屢游幸屬公卿宴飲令武士馳射于庭觀以

為娛樂適出雲守護塩谷高貞獻駿馬遍身雪白高四尺三寸腕縮蹄高筋肉相稱鬣長過膝背有四十二旋毛晨發自雲州冨田涉路七百里比入京方日沒矣已經進御帝大悅命畜於左馬寮號曰天馬帝嘗入離宮宴酣廐人牽馬而至帝欣然顧謂內大臣公賢曰天馬之出於吾邦莫之前聞今也不求而至此其應奚在卿以為如何公賢乃歷擧前世人主獲天馬者盛稱其祥曰陛下聖德廣運天馬應時而至其為祥孰大焉於是他公卿亦希旨皆稽首稱賀有頃藤房至帝又問之對曰臣聞昔者穆滿御於八駿

遊行天下而周道初衰漢文與光武屏千里之馬福祚延世宗社益隆若夫吾邦上世以來未聞有天馬之出而陛下御極方乃適至臣愚安得知其休咎何在抑天生尤物以惱人心臣恐禍且有不可得而測者臣竊見方今大亂初平瘡痍未復且將綏輯振德之不暇而群臣苟偷燕安無有以此為慮往者天討初征四方以武顯者莫不棄身徇國爭踐戎行無他以欲仰徼天寵遺榮子孫而已今則叨恩受賜者獨首於左右近倖擧天下之地無復給有功之士是以疏記功狀以希寵錫者日聚于殿庭而有司不能以

時甄錄爲之褒賞還延已久動至經時月將士皆意倦力屈稍稍罷還其鄕群臣見其如此以爲無復聚訟爭功者何其繆也方事之殷武臣有勞于國者莫過於義貞正成而尊氏長年以至於赤松則村皆與之相亞陛下已賞義貞等功皆祚土頒爵恩禮優重獨至於則村一旦授以數州守護又從褫之特賜舊所有一邑而已不知則村何負於陛下陛下乃遽有此命臣實恐武臣非獨以賞不酬勞爲恨又將有詔命反覆不可得信之譏鎌倉以來每州請置守護地頭所以防禍鎭亂也自大運一復州牧得復收政柄

其遣小吏監督號稱目代者擅行威福負應以後所獲莊園率收爲己有晉役及徒兒從在州廳者皆矯虔自肆橫行鄕曲而守護地頭不免有失職之嘆武人素隷屬鎌倉號稱家人者皆降均編户亦不能無缺望而内不自平是天下之抱恨銜恤樂禍喜亂者豈可勝計哉陛下又下詔修大内工役繁重民纔免兵革更困徵發亦所以聚怨貫禍也於今之時不幸有强臣跋扈惑志非據者群不逞之徒且相將而起以助兇逆陛下安得禦之夫德之流行初無須於此馬獨禍發旦夕告急報變非絶足不可則天之生此

馬得無非豫爲緩急之備乎伏冀思王業之不易而無務於玩物國之福也帝不悅遽罷宴還宮藤房後又驟諫帝猶無悛心每游讌或至連日夜藤房以爲吾之所以事君者盡矣於是浩然有去志車駕尋幸石清水藤房從焉已還一夕入侍從容語及比干死諫及夷齊讓國餓死等事至曉而退已出宮門盡遣還車徒獨從一隷入北山至於岩藏請僧仁戒爲戒師削髮爲僧實建武元年十月五日也事聞帝大驚命宣房召之將復有所任使宣房使人告藤房藤房賦和歌屬使者固辭不起明日宣房又至岩藏則藤

房既亡矣僧具告以藤房在寺再宿際曉辭去宣房意深悵恨哀慟不自禁遂升車而去藤房已出家明年尊氏反詔召義貞於尾張使者騎天馬疾馳半道而斃果如藤房言藤房出家時年三十九矣世傳帝後避禍芳野有村童晨芻于西郊者一老僧形容羸瘦書和歌屬童曰爲我致之大納言實世童乃抵實世進歌實世視之藤房手跡也急召童問僧狀貌衣色言帝以物色下大和紀伊河内諸關譏察久之不獲又數歲刑部卿義助至自越前語公卿於朝曰某在越令畑時能守鷹巢山之險時能欲審山谷阻隘

循溪而行數里。見倚巖為小菴。泱以松粒。數墜葉為席。石上安法華一部。少焉有僧至。自山上手攜紅桂一枝。時能草巖覗之。見僧斟溪中水。入菴將繙經誦之。時能乃進言曰。小人甚欽君遠跡巖居。自務鍊脩。願得以名姓見教。僧曰。卿為誰。時能告以名姓。僧憮然久之曰。貧道東州人耳。言畢。執經朗誦。不復言。時能還謂其僧雖衰老。非復舊容。宛然中納言君也。明曰。某亦與一條少將往視。小菴仍在。而僧已亡矣。獨石上題和歌。少將素識中納言君書。曰。真矣。乃復與少將入山遍覓。終不得見也。於是公卿聞者皆流涕。

以為筭歲月。時能之得見中納言。在中納言贈實世歌之前。顧去越將遊海西。途過行宮。因贈實世以歌也。葢藤房枝識卓越。當世廷臣無有與比。設令後醍醐内自雅飭。而委藤房於外輔。以正成義貞。未必不成恢復之功也。及其諫不聽。計不用。決意一舉。深自韜晦。杳然終於無聞。所謂遯世而不悔者。寧復得以其過於矯激貶之哉。或謂藤房已出家。以授翁宗弼為名。或謂稱佩山子。其卒年葢八十五。世又傳將航海入土州。舟覆溺死。皆不可得而審也。

吉田兼好

吉田兼好。大織冠鎌足之裔。卜部兼顯子也。博涉群書。強識過人。巧於和歌。又能以和言屬文。事後宇多為北面兵。遷左兵衛佐。正中元年。後宇多崩。兼好遂薙髮為僧。入修學院肄業。已而移居横川。夙與頓阿淨辨慶運。以和歌齊名。最與頓阿親善。嘗乞米於頓阿。寄折句歌見意。頓阿亦不能周急。答以歌餽米少許而已。武藏守高師直好和歌。兼好又與之游。師直屬兼好作書。欲以挑婦人。兼好略無難色。為屬數百言。其不拘如此。須之夜乘月出游。千本至釋迦堂寢於屏處。聽僧誦遺教經。須更有美婦人至。頗與狎。兼

好默然。亟轉身避之。婦人又從而至。兼好遂去之。他益宮嬪素識兼好者。相與謀欲有以試。而兼好初不肯與之近。其清而介如此。居常以為獨讀書燈下。尚友古之人。樂莫大焉。喜誦本朝古文。又讀文選并白氏文集。旁及老莊之書。晚著徒然艸。叙花鳥勝情。述人世變態。莫不分微探賾。以究於幽眇。而高風逸韻。自見於筆墨間。論者以比鴨長明方丈記。初兼好有侍童。善和歌。習萬葉古今二集。兼好已出家。今川了俊。請使侍左右云。

紀俊長子行文附

紀俊長。長谷雄之裔。世居紀伊。奉職日前國懸神祠。位至從三位。好讀書。善於和歌。後小松帝。詔令獻歌。前後無慮百餘首。每車駕出游禁苑。輙召侍宴。遂詔使為侍從。賜升殿進見。然常希心高遠。不肯就仕。應永十二年。解職為僧。屏居于鄉。更名宗傑。其居有梅數百株。又種竹數千竿。種梅處名曰梅軒。種竹處曰竹軒。因自號曰梅隱。又曰竹隱。藏書萬卷。日夕務於披覽。意倦則與酒徒琴侶游衍。論者以為。俊長宏才博學。夙翺翔於雲霄。已退棲遲於山水間。優游自適。以至終身。真高潔之士也。俊長歌。載在新後拾遺新

續古今等集。嗣子行文。亦繼父。奉職國懸神祠。進爵從三位。永享中。入見於殿上。賦和歌三章以獻。衆以為有乃父風。帝悅。賜以寶劍一雙。蓋異數也。既而罷歸鄉。將以繼先志。臨去。群僚皆贈詩歌。以為別。僧東沼亦有贈序。曰。梅亭竹閣。出於琴浦暮煙之上。而閣中又有詩書絃誦之聲者。非公之廬乎。予將芒鞋竹杖。往而訪之。以其盡行文平生也。頗為人所傳誦。行文歌。亦載在新續古今集。

僧福可

僧福可。河野氏。不知其初為何名。伊豫人。家世以武著。福可發歲。不肯近聲色。暇則與野人僧侶游。嘗為官。知泉州事。賦役無增。民皆樂業。比秩滿而歸。橐中不裝一金。久而民又稱其遺愛。尋為僧。常肆意山水間。遂隨入明使。踰海歷覽吳楚諸勝。北入燕都。見僧錄司獨芳禪師。蓋彼邦景泰中事也。東歸卜居美作山中。居常破鐺煮菜。楮衣芒鞋。以至終身。初與僧天隱為友。天隱題詩扇頭以贈。其序曰。老人好游。嘗翺翔禹域。遍禮諸祖遺跡。及東歸猶未能忘乎濟勝之娛。凡東西諸州名山水。者無不投跡。是以談笑有味。胸次豁如也。

東野州

東野州。名常縁。美濃人。本姓平氏。其先出于葉介常胤。常胤第六子胤賴。食邑下總香取郡東莊。因以為族。胤賴子重胤。孫胤行。自胤賴皆嗜和歌。重胤受業於藤黃門定家。胤行亦娶定家子權大納言為家女為妻。且從受古今集祕訣。既還美濃。城於郡上居之。名篠目城。胤行號素暹。生氏村。氏村生師氏。師氏四子。長泰村。蚤死。季曰益之。嗣兄承家。仕為式部少輔左衛門尉。實常縁父也。是時室町方盛。權大納言藤原雅世。與今川了俊。常光院堯仁。堯光。及僧正徽善

説等皆以善和歌名於一世益之亦以和歌世家常與雅世等游與齊名年老致仕號素明已而遇讒譎於周防居一歳以永享十三年卒常縁為素明第五子兄氏數蚤死常縁為之嗣亦承父祖業尤善於和歌初素明在職曰下野守至常縁亦以是行衆因號曰東野州自先世遷於美濃其族在千葉者亦分為加國分大須賀圓城寺原相馬數家而其宗曰胤直足利成氏之鎮于鎌倉上杉憲忠與上杉顯房為管領而憲忠宰長尾景仲用事結城成朝里見義實等為成氏圖除之發兵襲殺憲忠先是景仲亦虞禍至

密與顯房父持朝謀屬諸將素附己者以自備憲忠已死更立其弟房顯承後遂與成氏為仇敵所在搆兵東陸騷然慈照公義政以成氏逞私怨横速禍亂也令諸將討之而諸將多為成氏致力者原胤房亦勸胤直以兵屬成氏圓城寺尚任曰不如助管領胤直以為然舉兵應於持朝等胤房不悦馬加康胤與胤房戮力請兵成氏攻胤直及其子胤宣殺之妻子皆為戮胤房遂推康胤為大將盡并千葉持朝等又令胤直弟了心二子實胤自胤承胤直後保于市川慈照公謂常縁曰卿亟東討叛亂令實胤得復先業

常縁稽首奉命與濱春利東馳及至以公命募兵遂近國令大須賀等皆舉衆來屬焉常縁進伐馬加城敗走胤房諸城亦望風奔潰常縁乃奠居東莊令春利留守東金是歳康正元年也居頃之慈照公徵常縁還京更以澁川義鏡為東州探題義鏡至下令諸將勿得為成氏致力諸將不應慈照公又遣其弟政智出鎮于堀越將與持朝等四面進討成氏無幾持朝與房顯相繼喪亡成氏勢益張獨常縁擁兵與康胤及岩橋輔胤等相拒前後十餘歳會山名宗全與細川勝元搆難京師亦大亂宗全進兵攻略近畿

諸邑遂入美濃攻篠目陷之令齋藤妙椿據守常縁聞之嘆曰昔者吾祖初賜此邑相傳數世以至于我今則為人所掠奪意甚傷恨因請僧設齋為父修冥福作和歌述志春利在坐見而哀之以告其兄康慶康慶亦感嘆為人誦之遂傳至妙椿妙椿曰吾嘗與野州同學和歌今吾奪其邑令野州流寓異境豈交游之誼哉野州能以一首見寄吾且請復城邑康慶聞之以告春利春利因謂常縁曰方今四方日尋干戈唯利之視何意乃有斯人公亦作歌得以復舊邑不亦善乎常縁曰諾為賦十首以贈妙椿皆詞旨哀

婉頗有足動人者。妙椿亦答以和歌。慈照公聞之。明年徵常縁還京。令妙椿復邑。妙椿已復邑。遣使贈和歌。常縁常縁覽畢。亦口占一首以授使者。皆為人所傳誦。常縁還居美濃數歳。後土御門詔徵入京。在京二年。從學和歌者甚多。宗祇亦常縁弟子也。常縁授以古今集秘訣。所謂古今傳授。蓋始于此矣。平生與宗祇書疏往來。彙為卷曰東野州消息。又有和歌集。皆行于世。其在京。准后藤原政家。右大將藤原公數。及將軍義尚。亦皆從受業焉。常縁孫素傳有數子。長曰元胤。嗣元胤卒。長子常慶嗣。更城于篠目近邑。亦

合山居之。常慶無子。以盛數為嗣。初元胤弟盛胤生胤好。胤好二子。季為盛數。盛數已承家。更姓遠藤。徙居八幡。亦郡上一邑也。盛數嗣子慶隆。事豐太閤秀吉。坐事喪邑。遷於小原。食七千五百石。關原之役。致力東軍。以功得復封八幡。祖領二萬七千石。後屢絶世。皆養異姓為嗣。由是削地。至於胤親。移封江州三上。有一萬二千石。子孫相繼侯。皆以遠藤為族。至王室中興。國除為華族。論者以為野州非隱者也。其先世以武顯。子孫亦繼世為顯諸侯。觀野州奉命討千葉之亂。其抖勇益亦有出于等倫者矣。但夙耽心和歌。風流温雅。與當時諸將攻城略地專務利已者自異。至於作歌贈妙椿。復其城邑。蓋平生氣度瀟遠。固有足服人者。不然。妙椿之悍暴。豈遽損已以敦友誼者哉。所謂古今傳授。後人或作其繆舉。然中古之學和歌者。皆以是為一世至榮。而其原實出於野州。且當時避世遯逃者。多託於和歌。以自韜晦。而能傳和歌之教。令得相承於奕世者。野州與有力焉。然則野州雖非託跡隱逸。然其設心。豈非與隱逸之流同趣者乎。

猪苗代兼栽

猪苗代兼栽。父曰盛實。為式部少輔。其先出三浦介義明。義明曾孫經連。居猪苗代城。曰猪苗代大炊助。子孫遂以猪苗代為族。兼栽蓋亦生於坂東。但不知定在何州。舊史或作平兼載。以其舊平氏。而栽載音通也。少好聯謌。又學和歌於僧堯孝。其居名曰耕閑。僧周麟為之記。謂硯田筆耕。宜於清閑也。每出遊。遇江山景勝。諷詠遣興。王侯貴游。爭延以為上客。曰座無兼栽。不樂。嘗至京師。慈照公義政。授以宗匠之號。謂其為聯歌宗師也。後土御門後柏原二帝。皆詔令評騭御製聯歌。相傳宗祇嘗師事兼栽。或以為兼栽

實嗣宗祇業者。未知孰是也。平生好遠游。無有寧居。晩入奥。居於岩城。足利政氏好聯歌。遣使招之。遂移居北總古河。永正七年。病風殁。葬于都賀郡野渡村滿福寺。墓上植櫻。時人號曰萬栽櫻。

宗祇

宗祇紀伊人。飯尾氏。少好和歌。耽心風流韻事。最長於聯歌。聞僧心敬善於聯歌。徒歩入京。從受業焉。頃之盡得其秘。又聞東野州常縁傳和歌古訣。常縁時在坂東。宗祇又不遠千里。往從之游。得古今集秘訣而歸。其篤好如此。性又好遠遊。東西陬僻。無不容跡。

晩北游。留居越後。二年。又策杖而東。所至以和歌及聯歌名家者。從游如雲。宗祇又喜聞香。每焚香薫鬚。人問其故。曰。吾非愛鬚也。愛聞香。欲其久留在鬚髯間耳。文龜二年七月。病卒於逆旅。年八十二。宗祇別號自然齋。又號種玉菴。據弟子宗長記。其死盖在箱根山下湯本。以七月晦日。屬纊葬於駿州境上桃園山定輪寺門側。而湯本早雲寺。又有宗祇墓。盖從遊之徒。招魂而葬。以致崇敬者矣。

肖栢

肖栢。後中書王具平之裔。而大納言通方遠孫也。早歳出家。然其為學。非佛非儒。粗通内外諸典。尤嗜和歌。從宗祇學。萬葉集至新續古今集。及伊勢源氏物語等書。莫不講究。嘗註釋伊勢物語。後土御門見其稿嘆賞。命寫一本。藏于秘府。又嘗點定俊成良經西行慈鎮定家家隆六家歌。拔其尤者若干首。獻于後栢原。又就古今至新勅撰九代歌集。抄二千餘首。以便誨初學。其致力和歌如此。又工於聯歌。居常從五山僧徒游。得聞唐宋詩法。由是頗解作詩。每出游騎牛。貼其角以金箔。見者驚且笑。自若也。年老入攝津築小室于池田。長松繞簷。花卉滿庭。次第開落。四時

如春。名曰弄花軒。又曰夢菴。而以牡丹花為號。昔者南泉禪師。指庭前牡丹。謂陸亘曰。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意盖取諸此也。肖栢已篤於愛花。又嗜酒。喜聞香。自作三愛記。且請建仁寺僧常庵龍崇作記。後土御門已崩。後栢原嘗夢先皇屬群臣聯歌。命肖栢以發端第一句。肖栢口占和歌以進。曰。發端一句。用此意可也。帝已醒。猶記其歌。因命前内大臣實隆召肖栢於攝津。入見于便殿。帝告以夢中事。命進一句。肖栢亟仍夢中歌意。唱發端句。帝亦賡載歌。群臣遂相與屬而和之。頓成百句。帝欣然手酌酒以賜肖栢。頓

首謝恩復辭還池田舊隱葛巾野服觴詠自娛久之避兵變徙于和泉隱居界浦大永七年四月病卒年八十五

善住

善住佐佐木氏為人聰敏好讀書尤精醫籍從學者甚衆然不喜與人交卜居于叡山東麓地濱琵琶湖因以善住為號僧周麟問何為善住善住曰取諸東湖無文禪師善住閣之詩也詩曰閣前溪水聲潺湲閣後山色青巑岏取之不得舍不得善住道人如是觀

善輔

善輔一名善法不知何許人居於衆田口家蓄一釜號曰手取釜居常煎茶以為娛樂熾炭炊湯頃之颼颼有聲善輔欣然傾耳悅曰真松濤也馬丁轎夫有來過者延與飲茶談笑竟日食盡輙出丐于市豐太閤秀吉使茶博士利休諷善輔獻釜利休過善輔從容語及之善輔作色曰吾家貧止有一釜若復獻之何以煎茶顧吾之所以得是命者以有釜而已是累我者矣起取釜投于石上片片碎裂利休大沮遽歸具以狀聞太閤歎曰真高士矣使其獻釜吾之過也命良工取碎片為法摸造二釜與舊無異太閤留其一以一贈善輔以謝過云

維翁 附子快翁孫了翁曾孫朴翁玄孫為實為章

維翁名維實崇光七世孫式部卿親王邦輔庶子而生母安藤宗實之女也幼養於外家屬細川澄元與三好希雲搆兵相伐都下騷然宗實乃携維實避亂於丹波采邑小口村實在乘田郡千年鄉是時天下大亂所在盜賊充斥劫掠相繼於遠近獨以維實為王家之胤也賊屏跡不敢近一邑因得以免禍維實已老自號維翁其居在千年山下尤為景勝因益修

園池有八勝之目曰管雲洞曰嘯月庵曰洗耳泉曰愛蓮塘曰吟雪橋曰賞竹徑曰嗅梅塢而總而名之曰抱琴園維翁自作之記椎髻長鬚杖藜逍遙詠歌賦詩或簑笠釣魚於千年河有邑民罹疾者自負藥囊往診之為處方施以藥餌元龜元年卒年四十一維翁子曰定實母家亦藤氏因以五藤為族以滿五郎行驍勇好武父卒聚邑中少年築堡於出雲村以備寇盜及織田右府信長使明智光秀徇丹波拒戰不利棄守走於丹後數歲復還舊隱號快翁慶長十年卒快翁子定明曰新太郎幼好學入京從藤惺窩

受業親王貞清勸令就仕賜爵從六位上為右京亮非其好也無幾引疾北歸號了翁寛永十四年卒年六十一嗣子定為以新五郎行幼喪父母河合氏教督極嚴時書籍印刷未遍於天下居常謄寫以供誦讀弱冠入京受經義於左中將藤原為景又從木下長嘯學和歌已而為親王貞致家臣明曆二年賜爵從六位上為右京進遷右京亮為人敦厚有氣節巢輔親王常以身先之凡經義書法以至琴箏琵琶其餘雜技皆延名師以資勸講已亦專心學之由是為親王所敬憚累遷内匠頭進爵從五位上年五十二致仕薙髮號朴翁常從名宿問禪優游自娛還入舊

棲益修抱琴圖曰吾已了世事令後謹守父祖遺業而已素慕陶柴桑為人置淵明集日夕繙閲手寫歸去來圖請野田雲作書淵明辭於上以掲于壁間鼓琴吹笛書畫嘯咏以為娯樂如此者十八年元祿十五年卒年七十六二子長曰為實季曰為章為實號素軒承父後好學淹博尤明前世典故掛名仕籍為右兵衛尉尋與為章應水藩之聘藩輯禮儀類典擢為實為總裁食祿七百石為章號年山亦好學遂於史學食祿三百石與修大日本史為章無子或勸養異姓為嗣不聽曰命也藩命益祿亦辭曰吾無子多受祿何為所著有紫女七論記聞和歌集及年山打聞等書

岡尾正恵

岡尾正恵不知何許人幼喪父養於京師族人家為人聰敏而愿慤喜作字暇則憑几學古人法書族人愛之及且死令正恵管家家雅業賈正恵以為較錐刀之利非己所能為固辭不受族人乃不復强分黄金五十兩令得自為生族人死出居建仁寺益務記覽至佛老之書無不涉獵又從三井寺僧正尊悟學

書僑居近江風雨寒暑未嘗不登門尊悟嘉其篤志臨死悉擧所藏親王尊圓以下數家真蹟與之正恵書由是益進京師人學其書者固請還居京乃復入京其初寓建仁寺語人曰人之多累以有妻子也吾誓不復近婦人時年二十五矣及再入京年已老世念益淡終歲足不踰閾獨值父母忌辰乃出上隴而已門生故舊或有治具請為歡者辭不肯往亦未嘗有招人與飲為人作書獲金付之門生以充家中費初不計多寡也每日早起夜則初更就寢端坐涉日望之如泥塑一室蕭然机上止有筆硯而已不上公

卿之門。亦無花月游賞之娛。雖即聖經梵典。屏不肯覽。五藤為章。謂正惠曰。墳籍者。閑中之益友。先生盍繙閱以消閑。正惠曰。予無志於治國。聖經固無用。不欲升天堂。不怖墮地獄。梵典亦無用。非希志長生不死。何為於道書。不作詩歌。何為於古人之集。大抵人讀書。必多慕傚之念。苟多慕傚之念。心不得少閑。我則異於是。惷然而起。塊然而寢。經歲無營一事。如此數十年。習以為性。初無取於消閑之謀也。為章曰。如先生之言。與莊子所謂坐忘。列子所謂心死。而佛氏所謂百不可思量者。非耶。正惠哂曰。君欲品隲我。唯任意言之。吾則知晝坐夜眠。以終天年而已。君固勿須多言。遂歸讀君之書。可也。為章憮然。不能復有言而止。元祿中。正惠罹疾。初不服藥。端坐而逝。年七十六。二奴皆善書。當時以書名家者。數賞以為不可及云。

如竹

如竹。不知何名。自號曰如竹。相傳為薩州屋久島漁人子。幼削髮。入島中本佛寺為僧。及長。東游京師。寓於本能寺。奉日蓮之教。非其好也。已而西歸。適有鄉人曰玄昌者。亦僧也。博通內外諸典。專以紫陽四子

集註教授于鄉里。如竹曰。吾固知世間自有此教也。遂棄其業。從玄昌學焉。時年二十餘矣。為人質直寡言笑。其於學。不務記誦詞章。常致力于四子。已歸儒。仍不畜髮。又不娶。慶長中。遊于江戶。藤堂侯高虎厚禮聘之。如竹入見曰。臣鄙野。不知忌諱。今也得備員顧問。臣有不知則已。苟知而有言。君能納之。臣敢不竭力。否臣不能奉命也。侯曰。所以屈致先生者。以先生能盡言也。若夫左右從諛之士。寡人豈憂之。其人哉。於是。如竹常在左右。多所啓沃。嘗為侯講經已畢。因言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行道也。苟不能行道。是禽獸也。夫國君而禽獸其行。與虎狼無異。人誰不畏懼。臣等小人。或禽獸其行。要如狐狗。不過為人所賤惡耳。均之禽獸也。一則為人所賤惡。一則為人所畏懼。然而其失於為人。一也。言未畢。左右以其過矯激。皆大驚。侯亦笑曰。先生之言。無乃已甚乎。無幾。侯卒。嗣侯庸懦。不喜儒士。如竹乃致仕而去。還鄉。盡擧俸餘之金。賑親族隣里貧者。既又入琉球。琉球王亦聞其賢。迎而師事之。當時琉球之俗。多與我不同。如竹為教誘之。因而改風者甚多。然如竹不欲久留於海島。固辭而歸。又散所得金。周窮乏。多所全

活年將八十。又遊于大坂常聚徒講經寒暑不輟居數歲西歸其卒益在慶安明暦之間初如竹受業玄昌玄昌名文之號南浦大隅正興寺住持也如竹亦嘗為人言師資相傳之序以為四子集註之始入于我京師東福寺僧岐陽為之和詁實為我邦奉朱學者之祖岐陽以其書傳大明大明傳道山道山傳平田平田傳方田方田傳景蒲景蒲傳桂菴桂菴傳月渚月渚傳郢渚郢渚傳一翁一翁傳文之文之因薩本更點定號曰文之點藤惺窩將航海入明舟過自薩南泊于山川港阻風上岸寓于正龍寺數日聞僧

誦魯論見行間有和詁倒飛之設問誰點定者僧對以文之惺窩曰吾之所以遠游異域者以欲從彼邦碩儒講習朱說以授我徒也今閱此書與紫陽之意無異我事足矣從僧乞一本遂回舟東歸或以為岐陽始講四子集註以傳其徒惟正景呂二人二人傳桂菴桂菴傳月渚月渚傳一翁一翁傳文之而文之又以傳如竹其言與前所舉少異皆存薩人口碑未知孰是然薩子弟習四子句讀者至近歲猶用文之點云

天野康景

天野康景初名元景幼曰又五郎後又曰三郎兵衛參河人父景恒事東照公皇考應政公諱廣忠於岡崎東照公之幼康景亦以髫歲侍左右及公出質於駿河自西郡經吉田將舟載踰海戶田憲光等密與織田信秀通謀欲要公歸信秀令轉舟而西至於熱田舟中覺見紿皆相視失色康景曰是姦人設詐陷公子於禍也今所從一隸還報岡崎曰不亟行恐無及矣隸即脫身逃走得還至岡崎具以狀報康景時年十一衆相傳稱其奇敏及長驍勇善戰從擊一向宗僧於八面破之斬馬場小平太公悅賜偏諱更名

康景永祿八年二月新置三奉行以康景及高力清長本多重次充職清長為人慈仁愛物重次則剛決不貸獨康景慎重多智涖事無所偏倚相與協心從政四境大輯為之語曰作是夜叉高力佛多應事無方又有三郎益重次以作左衛門行是以有此言從戰于姉川有北兵佯為我裝擱至麾下者康景覺其詐擊殺之又從戰于三方原我師敗績公將收入濱松過自小郎下甲一將或從三卒騎立郎上卒皆執弓康景走進擊長槍鏦騎者斃之餘皆散走公已入城甲師從而至康景與植村莊右衛門等守門天瞑

又與大久保忠世率銃手十六人襲信玄牙營於犀崖夜黑甲人驚擾墮崖死者甚多至今崖下耕田者往往獲遺鏃若古鎧鐵片云是役也康景以功賜二百緡之田併舊所食為三百緡後又加賜千七百石戰于天方被傷仍留守瀧阪之寨天正十一年為江尻處守所謂城代也是時松平康親守石津與相人戰於韮山康景援之屢破相師公又賜米三千苞賞之戰于長湫斬首三級賜下総田三千石慶長六年賜封一万石於駿州興國寺康景因欲城其邑豫伐巨竹數万竿令卒守之已而公邑民或盜竹守者殺

之邑宰井出甚介求獲卒抵死康景曰殺盜無罪必欲致之死吾自當之耳甚介更因本多正純訴康景擅殺良民公曰康景必無此事命正純糾督正純謂康景曰我公亦欲抵死吾子為人臣寧得違公意乎康景默然久之曰子言善矣抑卒實無罪吾不忍致之死公果如此吾寧致為臣而去耳遂棄國而逸隱於豆州狩野數歲大久保侯忠隣延令居小田原近邑歲時贈遺甚厚公亦念其勲舊欲召祿之固辭不起十八年二月病歿歲七十七數子長康遠曰對馬守寛永五年賜俸千苞為幕府世臣次康武曰左兵衛次康世曰六右衛門次康由曰三右衛門餘皆為僧論者以為康景積功累勞已躬万石之封迺一旦棄國落魄猶不忍殺一不辜其執心益過於人遠矣

貞德

貞德松永氏小字勝熊平安人祖尚秀父永種尚秀松永久秀之弟也別以直江為族貞德幼有異資生七年為東福寺喝食二旬能誦法華一部衆駭其奇敏號曰文殊喝食及長學和歌於關白藤原植通右大臣藤原晴季又為内大臣藤原實條弟子皆旁習朝儀豊太閤時車駕幸于聚樂晴季修道上環衛儀

注貞德因從受其說權大納言藤原雅綱居於船橋貞德從永種入見賜以和歌題貞德因從學焉習和歌者相與為社自初就坐皆有定式貞德又得從雅綱孫雅敦受其曲折又嗜聯歌從紹巴咨詢紹巴酷愛其才及永種為其師設祭修冥福會客聯歌令貞德錄之紹巴因授以書寫法植通年老削髮號玖山清水宗我與貞德同學于玖山玖山喪貞德又從宗我游古田城勝者武田信玄遺臣也晩失明為實條所愛狎常侍燕語貞德因又得從城勝益受實條餘教又有僧安休嘗為永種弟子授貞德以聯歌舊儀

及細川幽齋屛居于吉田貞德又為之弟子得悉傳和歌及聯歌秘訣先是山崎宗鑑嗜俳歌著犬筑波集修俳歌定式然至賡成百句者式猶未備貞德乃撰淀川油查二書以補宗鑑之缺又撰一書備論定式名曰御傘慶長三年八月前攝政藤原前久准后藤原兼孝與幽齋及紹巴宗養等謀推貞德為俳歌鉅匠使得稱花咲翁花咲猶曰花發云爾嘗在三條大橋聚徒講徒然草有富商服其辨博寄以一廛名曰花開之地貞德徙居之夜夢有一小祠開之曰花開稲荷祠法親王堯然亦賜方廣寺南境宅一區庭

雜植花卉且造報恩藏祠寄趙松雪書妙經千部名曰柹園初貞德從玖山學問以和歌玖山曰世所傳聯歌亦和歌之流也然和歌專以艶逸勝至於聯歌豫置一句其賡之者以前後相勻稱為趣是以措辭不免局促竟不能與和歌相入欲告卿者多矣然非斷棄聯歌不復作令未可遽得要排除塵泥以竢水之清而已幽齋亦嘗謂貞德曰和歌之教復興卿必得顯於當世貞德曰否和歌復起貴游巨族從吾師學者衆矣弟子不復得辱教誨如今弟子固不以和歌復興為喜也林永喜與貞德親善貞德曰相刀如

本阿彌初非以鍛鐵為務然能知鐵質佳惡且得辨出刀久近和歌亦何異于此頃者屢自試雖未能知何人所作至辨其在何代因之或失也永喜乃與羅山謀舉古歌十餘首以視貞德貞德辨其孰先孰後且斷在何代無一差者嘗自稱長頭丸又稱延陀丸及逍遙軒明心居士皆其別號也家有木造蓮花常撫弄以為娛從受業者甚多北村季吟尤著於世卒時年八十三實承應二年十一月也嗣子遐年稱昌三又稱尺五堂夙肆力儒術師事藤惺窩博覽强識年十八見豊臣右府秀頼為講大學又游事加賀侯

利常禮待甚厚晚歸京築春秋館教授自給京尹板倉重宗重其賢以春秋館地狹隘特賜宅名曰講習堂數為重宗講經史及兵書明曆元年歿年六十六二子長昌易居春秋館季永三居講習館皆以儒世其家野史或傳貞德本姓入江曾祖曰盛重為攝州高槻城主盛重子曰政重政重子曰永種永種初更姓松永娶播州宇野氏生貞德而宇野氏實為松永久秀姨母夫久秀以弑逆兇賊流臭於萬世而貞德為之戚屬蚤歲希志高遠優游適已終以此名於一世子孫亦相繼因隨家聲顧其風流溫籍自有足延

餘慶者。豈可不嘉稱哉。平生深德受幽齋教誘也。著戴恩記。推奬甚至。關原之役。幽齋據于田邊以拒西軍。貞德曰。吾師在危。吾不可無以輔之。亦入城保守。遂得輔幽齋與俱濟乎艱難之間。然則貞德非特一於風流蘊籍而已。其執心勇健。亦與世之耽思文藻苟臨難遇險。遷延引退。自以遺世高蹈不復嬰意塵務為名。因以掩其怯懦者。不可同年而語焉。余之有以尚於古隱逸之流者。蓋以此也。

石川丈山

石川丈山。初名重之。已而更名凹。字大拙。丈山其號

參州碧海郡人。自東照公初興。世委質焉。祖正信。死於長湫之役。父信定。從伐田中。傷于左股。猶力戰奪城兵槍。遂死之。公以其父子棄身殉國。特召丈山。祿之。丈山幼穎悟。自二歲以後。所經皆記臆。及長。膽勇有力。公愛之。益賜祿。至五百石。屬扈從隊。元和元年。大坂兵再起。公討之。丈山從焉。將行。謂所親曰。子若聞公左右建殊功三人。知吾必居其一也。師進攻城。公令丈山自平岡南繞出天王寺口。丈山以迂塗不便。進戰。直馳至玉造口。夜深入城。至于櫻門。以馬檛敲門大呼。城兵佐佐十左衛門等出鬪。擧刀一擊。丈山躍馬避之。揮長稍進刺。佐佐殺之。獲其首。從者亦獲一級而還。功殆第一。然以違令先入城。獲罪褫祿。遂留居京師。專致力學業。以母老家貧。游事淺野侯長晟。食祿千石。因得以養母。適年母歿。居喪哀毀過禮。服闋致仕去。復入京師。棲遲于叡山西麓一乘寺村。薙髮。始以丈山為號。道衣烏巾。止每出游。使一奴荷眉尖刀以隨。命畫師作晉至唐宋以詩名家者三十六人像。撰每人所作詩一首。題其上。揭于楣間。號曰詩仙堂。蓋倣古三十六歌仙也。門曰梅關。小閣三層。劃為二。左曰小有洞。右曰嘯月。庭上雜植松竹梅

柳。有十二勝之目。居常吟詩彈琴。陶然自遣。少從清見寺僧悅心學禪。及入京。受業藤惺窩。與林羅山。堀杏庵等友善。尤長韻語。又善于楷隸。後水尾帝聞其為人。悅之。欲召入宮。固辭弗就。上和歌述意。和多羅之那勢味能泉織波能抵與計禮婆於以乃奈美曾布。可計毛波豆加新。帝益嘉其高節。命賜酒及嘉魚。京尹板倉重宗。敦厚尊賢。屢過幽棲。適所從奴。以小刀戲挑竹籬。丈山素愛竹。晨夕自執手帕拂拭。見之怒曰。吾無家累。獨以梧竹為妻子。小奴敢戕我妻子。執眉尖刀追之。奴走避于門外。重宗為頓首謝罪。久而得解。丈山晚以風流韻士自居。然少

時剛英之氣有時發作亦此類寛文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病歿年九十遺稿曰覆醤集又有北山紀聞皆行於世丈山藏書數千巻又有七絃琴相傳為陳眉公遺物丈山歿數歳靈元上皇欲觀之令齋入宮已亡四絃因勅補之更令齋還貯藏重宗以詩仙堂為名士故居命工以時修葺又令女僧相傳守之并琴書梧竹今猶存云

池大雅

大雅池氏初名勤後更名無名字貸成號九霞山樵棲遲葛原名曰大雅堂遂以大雅名于一世聰穎夙

隱逸全傳　巻下　三十一　吾園藏版

成三歳知字嘗見千呆禪師席上作擘窠大字筆力矯健禪師深異之五歳善於楷隷讀書過目成誦號曰麒麟兒就名宿學禪即有悟入又學畫土佐光芳悉得其秘是時紀藩祇南海郡山柳里恭以文學名皆善丹青大雅與之游二人謂大雅曰子作畫非不巧然未得免於工匠習氣非士大夫所尚也大雅默然久之曰吾必別鑿巖闢疆矣更以梅道人倪雲林為法畫山水專取神韻頃之技益進筆墨簡淡其曠如無天而密如無地性又好游涉常攬秀山水間以助畫趣喜遊冨岳毎登攀異路披榛莽躡巉巖窮於人跡之所不至先後作冨岳圖者百幀縱横正偏備極變態為古所未有弱歳名聲未顯又淡於財利一貧如洗於是摺扇作畫數十柄自齎鬻於濃尾間觀者恠其故立輿不肯買一柄大雅不悦還至琵琶湖立于勢多橋上悉投扇湖中曰謹獻龍王矣無幾文人高士素識大雅者轉相傳語至於遠近嘖嘖稱大雅堂其書出入元明諸家益進泝晉唐既又蕩滌舊套一歸於大令尤妙於草體飄飄有凌雲之槩而矩矱具備自是來請書畫者屨常滿戶外然不肯妄作或遇興至時一灑筆而已雖百金之贈視之蔑如也

隱逸全傳　巻下　三十二　吾園藏版

是以寸縑尺紙人猶難於獲之富商或請作墨竹大雅許諾久之未肯下筆其人屢使家僮趣之仍告以未成僮將去罵曰作一幅畫何爾使我困於趨走且與人為約遷延不果欲何為也大雅聞之遽起執其袖曰吾過吾過子言是矣請姑待之乃坐磨墨吮筆頃刻而成巫卷付僮使齎歸為人蕭散與物無忤然不肯苟屈以取合如疎放簡於禮者而質其平生未嘗有悖於理其於取與得喪略無嬰意嘗欲得石刻十三經就賈人問價曰十萬錢大雅乃節薪水之費久而得十萬錢以付賈人賈人益高其價弗肯鬻書

時方僑祇園祠。大雅已不能得書。欲納錢於祠以助費。繫之大竹枝。與一門生荷擔而至。祝人請署姓名升于榜。固辭弗聽。不得已。書玉瀾二字予之。玉瀾大雅妻也。亦能作枯木竹石。且善於蘭菊。筆墨間有一種幽婉之態。與他人所作自別。性聰慧。擧止清雅。相得歡甚。日品茗爇香。若相對撫箏。曠然有出塵之娛。冷泉藤公。聞大雅夫妻名。召與見。家中意玉瀾脂粉好女子也。及至。荊釵布裙。略無粧飾。居然一村女。擧家皆大驚。大雅夫妻。遂從公學和歌。歲時餽遺豐盛如富者然。以重師道。致崇敬也。初大雅游輿。就一禪

院。乞食。主僧不在。守者爲供食。大雅已食。留一偈而去。僧還見之。大驚。然紙尾止署池無名。莫知誰氏。獨聞其京師人也。遂追至京師。遍從人訪問。擧池無名爲辭。無有知者。將東歸。偶過祇園祠。見楣上揭蘭亭圖一幅。款曰池無名。僧悅。問之祝人。知其爲大雅。亟過葛原。請見。大雅亦大悅。鼓掌與談。半霎已畢。僧即飄然告別而去。大雅以一偈故。使人千里追尋不能已。已其邃於禪觀。亦可知也。晩歲書畫益極險怪。不可得而端倪。而中年所作。稍端嚴者。風格超妙。卓越今古。安永五年病歿。年五十四。世傳初玉瀾母。曰百

合。少在祇園祠下茶肆。適有幕府士人子德山者。流寓都下。百合得與之狎。情交甚密。常資之。令得無乏絶。已而擧玉瀾。數歲。德山宗家嗣絶。親族相與謀。遣使迎德山承後。德山以百合久德己也。曰請得與卿俱。百合辭曰。妾繆得奉枕席。叨恩厚。今復辱此命。妾豈不欣幸。抑妾花街一女子。豈得從君。有妨君前塗哉。德山又欲攜玉瀾去。百合曰。君還奉先祀。更選良廣螽斯之祥。若夫妾。則獨擁一塊肉。相倚爲命。併得無忘綢繆之情。此亦未可奉於左右也。德山乃不復强。百合遂擁小了。煢然寡居。是時大雅年猶少。常鬻

書畫以自給。百合以其非庸器也。及玉瀾長。遂以妻焉。及玉瀾與大雅居於葛原。德山已死。嗣子襲祿。嘗奉使入京。因具騶從。過于葛原。款門請見玉瀾。玉瀾曰。妾母在時。恐遺累君家。常戒勿得相通問。妾未可背母訓也。德山子悵然。終不得相見而去。蓋大雅亦生市井間。其家世初非甚顯。百合乃知之於微。終成一世名士。其戒玉瀾亦如此。夫百合不過眇乎一賤妓而已。而其設心。非夫人所能及。抑亦女流之拔於萃者矣。百合善於和歌。書亦瀟洒可愛。至今往往有傳其遺跡者云。

僧元政

元政石井氏。其先出菅原氏。京師人。父曰道種。生二子。長名元秀。季則元政。元政小字俊。後更名日政。元政其字。以字行。自號妙子。其不可思議及泰堂。皆別號也。初元秀事井伊侯直孝。務家彥根。元政幼時。亦與兄居。聰敏過人。常講學習武技。甫十三。侯又召侍左右。性淡於榮利。不欲以祿仕。願十九以病辭去。遂薙髮為僧。奉日蓮之教。入深草山。剏一梵宇。名曰瑞光寺。丈室蕭然。只蓄經卷。持律極嚴。人未嘗見其釋服。或贈以絹帛。舉以與人。緇素聞風景慕。或欲延

與為歡。雖貴冨之家。不屑就。獨於從遊之徒。諄諄開導。不遺餘力。事父母孝謹。已出家。築一室。迎養溫凊。朝夕無有少懈。萬治元年。父歿。年八十七。明年秋。元政奉母游於身延山。著身延行記一卷。寛文六年冬。母歿。年亦八十七。又經十餘日。元政亦寂。年四十六。葬于寺門側。遺命勿得起浮圖。止栽脩竹兩三竿而已。元政少耽心佛乘。嘗瞻禮日蓮像。因發三大願。其一。願得必出家。其二。願得令父母長生。已亦得竭就養。其三。願得悉閱法華三大部。至此皆如其言。然元政不獨邃於法華。博涉內外諸典。作文自出一機軸。

詩律澹宕。論者以為有中郎袁氏之風。和歌亦蕭散飄逸。當時以和歌名家者。莫能過焉。會明人陳元贇。踰海而東。元政與之歡。屢有支許之遊。後人輯其唱和詩。名曰元元唱和集。遺稿三十卷。名曰草山集。他所著釋氏廿四孝。本朝法華傳。小止觀抄。食醫要編等。亦二十餘卷。而扶桑隱逸傳尤著。每人附圖及論贊。令人易於省識。蓋以林鵞峰本朝遯史為底本。又增以緇徒云。

芭蕉

芭蕉松尾氏。初以甚七郎行。伊賀上野人。其地為藤

堂侯別都。父祖世掛名仕籍。芭蕉少時。亦以吏材登用。頗有能聲。既而罷仕。薙髮號桃青。又曰天天軒。時年三十七矣。延寶中。入於江戶。僑居深川。因名曰泊船堂。獨蓄筆硯。無復長物。會隣近人家失火。走避火。夜黑。迷失路。須臾火且及之。急轉身入海。沾濡苫蓋。以自防。因得以免。是歲天和三年也。遂去游甲斐駿河。數歲復還江戶。弟子相善。為葺一室。庭有芭蕉樹。經歲益茂。芭蕉意甚愛之。衆因號為芭蕉翁。遂以自號。為人瀟洒。才性俊逸。常耽心老莊。因應之說。又學禪佛頂禪師。學畫森川許六。而學俳歌北村季吟。最

以俳歌勝別出機軸創作一派其措辭不過世俗所謂假名十七字就中分三句往往以諺語行之專取情韻風雲景勝無不摸寫逼真或雜以禪觀意有豐腴者有跡宕者有纖細者率令人一誦輙意消於是遠近嘖嘖相傳稱說一時俊彥爭與之游居常東西轉徙無有寧居尋還鄉無幾復出游四方元祿七年十月卒於浪華年五十一從游之徒其角嵐雪輩號蕉門十哲芭蕉死後解其裝得杜律及拂子屬十餘品相與分而藏之至今或獲其一者莫不十襲以為至寶相傳江都初建城中民苦水泉不美或不中飲

饌用幕府乃令河村瑞軒鑿渠引多摩水以注于城中又課藤堂侯自豬頭引水注于北郭市街侯令芭蕉董役芭蕉鑿渠過目白自阜下更為匿空分水以畢其功阜下堰水處名關口後人就渠上設小菴號曰芭蕉菴實芭蕉當時憩休處云平生游涉所至率有俳歌後人又立石刻歌號為芭蕉塚者天下略遍

○北村雪山

北村雪山或曰北島氏父曰三立雪山亦因以為名雪山其號又號花隱號蘭隱肥後熊本人初其父以醫事加藤侯忠廣忠廣國除更事細川侯雪山生而夙成三歲從父游於長崎清人愈立德見而奇之授以文衡山筆法由是習於隸楷又嗜文及長出游諸州既又還長崎從清僧雪機學書室屋穿漏每天雨繫浴盤於梁坐而習書久之屋益頹敝不可復居夜出臥於橋下天明飢甚就酒肆飲主人索錢曰無有問居址亦曰無有問何業曰我止解作字耳主人乃令注牒簿以償債數日雪山注牒簿皆用草體人無能辨獨主人深以為異歎之不肯罷遣雪山遂占籍長崎無幾善書之名漸著而貧窶無以為生適隣邑一侯屬海商欲獲清人書以為匾令雪山作草樣雪

山初不蓄大筆抽茨屋茅打碎蘸墨書以進海商齎入清清人善書者歎賞曰方今我邦未有能加於此書者也明年海商復齎草樣具告以清人言侯悅竟以雪山所作草樣為匾云嘗南游薩為人作書獲金五兩歸塗見小舟載蜆者問其價曰五兩雪山乃探囊擲金盡放蜆於江中曰吾仁得及物矣數歲又東游江戶是時林春齋木下順菴等皆博學多藏書號曰書廚雪山與之游閣老或愛雪山才令居邸中一舍給以三十人之餼并衣服酒殽已而雪山他適久而不還杳無消息閣老令一卒守舍經三五日雪山

至被苫蓋曳竹杖手携破椀宛然乞丐也謂守舍者
曰吾欲為乞丐久矣頃試與之游夜臥千橋下晝則
行乞於市居常不堪饑寒吾不能復為乞丐也言畢
乃去更寓青山海藏寺春月遇東台櫻花盛開與細
井廣澤約雨中觀花屬天雨廣澤令門生齎行廚與
雪山飲于花間酒酣雨益至雪山冒雨磅礴連擧巨
觥曰花雨繽紛真善于澡浴也少焉遂大醉比歸數
顛仆泥中其不拘如此在海藏寺半歲復西歸細川
侯召而祿之秩四百石雪山素奉陽明王氏之説居
頃之侯戒群臣勿得脩王氏學雪山以為棄舊學以

希祿仕非學者之志也上疏曰臣少治王氏之説事
君事父皆以斯道今而棄之何以事君請得奉身而
退侯嘉其志特賜三年之祿令得任意遠遊雪山乃
命工完其宅糞除極潔而後納之有司野服飄蕭拂
袂而去歷八代復至長崎於是名聲益噪遠近來乞
書者日進然非遇會心未嘗下筆崎中富商或設酒
饌豫具紙筆延與為歡雪山已醉欣然揮灑數十百
紙立盡平居作書付酒肆酒肆輙筭其多寡估計以
換酒其書專以豪宕勝猶其為人而小楷則端麗法
度具備嘗手寫法華金剛彌陀諸經藏諸梵刹又聚
小白石寫佛經至數百千枚元祿十年病歿

僧桃水

僧桃水名雲關以桃水行銃後人或曰銃前人住持
島原禪林寺居數歲毀形出寺久之或見其在京師
四條河上與乞丐為伍一女僧素崇信桃水跡之遍
經諸州遂入京見桃水在路傍為丐兒護病女僧曰
尼跡上人久矣幸得相見願得獻衣一襲解裝進衣
桃水欣然以覆病丐而去又入近江僑居大津日捆
屨賣以代食蓬髮垢面至衣弊露肌桃水法弟有住
持於細川侯香華院者還自江戸騶從數十人見桃

水於途遂下轎握手道故良久桃水曰吾弟慎勿戀
朱門言畢拂袂而去後又入京居于陋巷日沿街募
化豪戸角倉氏欽其為人請為供食桃水不聽曰吾
不欲以口腹累人角倉曰僕家數十百指常多餘食
率不免腐壞殊為可惜師若收之釀為醯可鬻賣得
錢師已免行乞之勞僕亦得為一功德可乎蓋角倉
以桃水不肯受施捨故藉此為辭桃水以為信然曰
人捨之吾拾之何不可之有吾其為賣醯翁乎於是
卜居鷹峯為角倉氏賣醯因自稱曰醯屋道全又曰
通念以天和三年寂臨終作偈曰七十餘年快哉屎

臭骨頭堪作何用咦真歸處作麽生鷹峰月白風清

柴山元昭

柴山元昭號月海又以高游外行所謂賣茶翁也肥前蓮池人登歲出家為僧師事化霖和尚尋從化霖見黃檗獨湛禪師禪師愛其奇敏授以偈因又從學焉年二十二東游陸奥又經諸州嘗學律於湛堂和尚常東西行脚杖錫之外無復携帶已而還筑紫登攀雷山絶不火食者一夏頗有省悟猶自以為未也復還事化霖者十四年化霖寂令法弟大潮承後元昭去入京師曰從人受施捨非我志也於是煮茶賣

以代食每遇春秋勝游蔦巾野服自擔茶具隨景勝設席待客衆遂號曰賣茶翁既又入三河居于岡崎一旦取茶具投火杜門謝客寶暦十三年七月寂年八十九其題錢筒詩云隨處開茶店一鍾是一錢生涯唯箇囊亂飽任天然又云煎茶日日起松風醒覺人間仙路通要識盧同眞妙旨傾囊先入箇錢筒其設席待客處牓云茶直黃金百鎰下宄於半文錢初勿論多寡即不償直而飲亦無妨但不得減至於不償直以下

隱逸全傳卷下終

是編藁甫脱請友人岡松君盈加校定君盈欣然搖筆蠅頭細書行間略遍其所訂正不止字句於隱士事蹟多所增録又令予補入兩三家再閲之後序以見返雖曰將伯之助其勞與分任採摭同也所望閲者有以辨之

細川潤再識

彫工藤村誉

定價金[illegible]十錢

明治十八年四月十五日版權免許

著述兼出版人　東京府士族　從四位細川潤次郎

神田區駿河臺北甲賀町壹番地

蒲生君平（秀實）著

皇和表忠録

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刻本

據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刻本影印

明治紀元戊辰冬十月新鐫

蒲生君平先生著

皇和表忠録

有不爲齋藏梓

窮本集作竊

皇和表忠録序

臣子之職與宗社同休戚欲能致身歿而後已朱明有一奇忠烈烈其臣曰揚繼盛成仁取義名垂春秋雖明爲墟尚爲不朽今滿清自其國王至於士庶一口稱其烈以爲人臣報所事亟效而如斯足以爲世之龜鑑余觀表忠録有感焉嗚呼順治製其序論其德隆慶有贈爵夫好善之心古今皆一也在其百年革命之後而如此其褒稱不已而明氏亾滅其宗廟不祀社稷不血食則聞之且哀痛遺憾爲之流涕也今繼盛尚在怨望存於此豈甘心而受異代贈爵以爲名蓋其志知忠乎明不願稱于清清之贈爵余爲之爭而今是言窮知繼盛冥冥中以知己相感文化中一介孤臣藤原秀實謹撰

心好之心德蓋訛

皇和表忠錄

有不爲齋叢書甲集一

下野　蒲生秀實君平著
攝津　伊藤之幹子固校

天子之位、天之所命、聖人則天以修禮焉、故其所傳亦唯大公、是以父不得私傳於子、兄不得私及於弟、而子弟不得私受於父兄也、古者　應神帝文武彦聖、其丕烈光于一世、而明德蒙於百代、然長皇子多、獨愛其稚郎之賢、欲以傳　天位、大鷦鷯（仁德帝名鷦鷯、冠大稱之、所以崇也）、以兄尚其弟之德、且探帝之意、乃勸之以爲皇太子、私於所賢也、皇太子之賢位於所私、不安焉、所以固讓而致死者也、夫讓之與爭、以跡論之、其所懸隔、奚啻天壤、然而察其情、有由義焉、而不可不讓者矣、有好名焉、而託讓者矣、有待時焉、而且讓者矣、心好名與待時、其心必僞、故所以讓者、出於託焉、則謂之愈於父子兄弟相爭可、謂之能舍命不可、若出於待焉、則終於不爭者、蓋鮮矣、今皇太子之順父之命、而始居儲位、有不獲已也、其志不違天、大公也、是以其讓天位、由義焉、已弟之身、豈踰於兄而能快乎、守其節之心也哉、殺身致其讓、而後其心樂於南面天

下矣、豈不賢而能至於此哉、如太子、可謂至德而已矣、

應神帝既葬、皇太子居於菟道、不肯即　位、讓難波大鷦鷯曰、大兄賢而長、宜有天下、小弟豈敢臨之、先皇以我爲太子、能才之乎、乃愛而已、不堪奉天地宗廟、敢遜之、大鷦鷯復曰、　天子之位不可一日曠也、　先皇選於德爲天下預定儲貳、我雖不賢、安能棄君父之命、而從弟之願、不敢也、及三年遂相讓之、而無主于國。庶兄大山守（山守地名也、稱所居而冠大号也）、常憾於　帝之舍已而立太子也、將爲亂、額田仲彦者其同母也、故與焉、（額田地名也、亦稱所居也、史以仲爲長、大山守爲其次、然以仲稱之、蓋或假兄弟之次歟、今但假史書同母、不敢改曰弟、觀其事跡、則自以爲弟焉）欲試人心也、讓倭屯田司游宇宿禰曰、是大山守之有也、我當掌其治、不得與游宇、不能應、以告於太子、太子不欲抗使告於難波大鷦鷯、游宇見焉、曰臣職守屯田、大仲彦皇子拒而不治也、不得職、敢白、大鷦鷯訪諸倭直、果是山守之有歟、對曰非臣所知也、（蓋非不知也、以非其所職、不敢言之、主焉、）臣有弟曰吾子籠、使於韓而未歸、若倭屯田是必知之、大鷦鷯命游宇如韓、召吾子籠、乃舟於淡路、以八十水手兼日夜而適於韓、召吾子籠、至、至難波

曰、昔在纒向王城朝、（謂垂仁帝也）置於其太子、（大足彦）以倭屯田、而命之、自今凡在倭屯田、唯應御寓而所有、雖帝王子豈皆得之、今謂山守之有、非所聞也、大鷦鷯以吾子籠、喩於額田、額田服焉、○大山守、將作難於菟道、以守兵數百、夜發邑、黎明及之、大鷦鷯聞變告於太子而備之、太子伏于河、而親布衣、混舟人執楫濟、山守不知爲太子、不虞其有備而濟、中流、太子跳舟人踏焉而傾溺、山守將游著于岸、伏起而不得、遂歿焉、斂其屍、葬諸那羅山、○太子讓於大鷦鷯、既三年未定、海人貢鮮于菟道、辭不受曰、我非　天子也、

使更貢于難波、難波亦辭之不受、復貢于菟道、而海人之苞苴餒于道、取他鮮而貢、又辭之、復貢於難波、固辭之、他鮮亦敗焉、海人棄魚而哭、太子聞之曰、讓於大兄而不受、可奪其志乎、以我生之久而病天下乎、遂自殺、（大鷦鷯聞太子之歿也、乃馳如菟道則哭已三日、大鷦鷯擗而慟哭、乃解髮踞屍、三呼弟皇子薨、謂之曰、歿者有知、則　先皇謂我何、太子曰、命也、云云、似後人以文飾之、古史可以事跡成文也、不可以文成虛言也、言近虛飾、非傳信也、故今止書於自殺、不錄其下文者、擬之也）大鷦鷯大悼不獲已、而卽　位于難波宮、是爲　仁德帝、

物部連之禍、據史論之、亦自營私樹黨與、蘇我相軋、而所致、豈足道也、然幸有資人曰萬、忠於所事、

滅下恐脫而字

乃與所畜白狗同歿難、今以萬之言、始見其家不負於　王室、視家畜之幾、始知萬之至誠足以能動天地而感異類、蓋忠臣惻怛之心、不能以榮枯改其節、以歿生變其志、其意氣凜凜、使人服乎義此雖以私人賤位、志堂堂敢以　天皇之楯自立矣、嗚呼、亦天理之所以不泯滅存焉、

捕鳥部萬、爲資人于大連氏、以兵百人守其主難波宅、聞大連旣滅、騎夜逃、過其婦于茅渟縣有眞香邑、遂匿于山矣、朝議曰、萬嘗捕有逆心、遣衛士捕之、而追及茅渟、萬形憔而衣弊、帶劍持弓、獨出於山、適遇

追兵、追兵數百圍之、萬隱于篁藂、繩其竹而搖曳於數處、以疑其所入、兵指搖竹、馳左右、呼曰、萬在此、萬在彼、萬發箭、皆無不中、衆怖莫敢近、箭盡、萬弛弓腋之走山、追夾河而射、不能中、有一人、先萬馳入于水而伏焉、擬射中萬膝、萬仆、尚拔其箭、而張弓發箭、伏地而號曰、萬　天皇楯、今將見其勇、而不之追問、反窮追於此嫩、有可共語者、其來近、願言志於擒殺之際、兵競馳射萬、萬輒拂飛矢、進而所擊殺三十餘人、遂輒以其劍三斷其弓、屈其劍而投之水、且以刀自刎、萬有所畜曰白狗、及萬歿官下符于河內國司、八

段斬之、而梟于八國、厥日雷鳴大雨、白狗俯仰廻吠、
于厥側、臨其斬、乃嚙擧萬首、而收于古冢、遂餓死於
其前、國司以奏之、　朝廷乃異之、下符曰、此狗世所
希聞、可以觀於後、命萬之宗、而墓之、乃爲萬與狗築
雙冢于有眞香邑、
苟見大義所在、以身殉焉、擧一朝人、莫我知、而猶
無所悶、擧天下非我、而猶無所悔、其心曰、我安吾
義也、其志之固、如大盤石、不可拔也、不可動也、自
非至剛、孰能至斯、余於境部臣、始覩其行矣、
推古帝垂簾之朝、大臣蝦夷專、皇太子豐聰旣薨、而

八年不敢立儲也、　帝疾方大漸、屬心于太子之子
山背王、而親命之曰、朕以寡德、久忝　帝位、曆運今
終、病不可諱、顧汝爲朕心腹、其寵無比、國家大基、爾
愼言之、非惟朕世、自古所勤、觀是遺命、似非猶傳天位、然使愼言之、以
其古先勤　王業、而建此丕丕之基、則羣臣悅服於是其所以推　奉之猶可觀矣、且也天子之位、天之
所命、而其嗣之、必以太子、太子不幸先夭、則其子承重者、是禮之常、以是觀之、宸衷所在、舍山背王而
誰立乎、當是時、蝦夷擅國政、而其黨之衆、唯唯奉譽敎、因蔽天日、業已久矣、　帝垂簾而深察其姦、見百
年之後、蝦夷必專定　天位、雖有　遺命、爲之所矯、故所將傳、不敢顯之於言、而託之言外、其意微矣、夫
是是非非、是人性之所自存、苟有能致其至誠、而奉其微意、公然一宜於朝衆、則議可立定、縱蝦夷雖姦、
天資柔懦、而無斷、可畏唯在其居數世之權勢、然而公議之所在、天下必從焉、彼其姦謀亦因挫、而其可

畏卒在乎、不足畏、惜山背王弱、且以其私視　天位、區區僕僕、安於小讓、乃今姦臣逞凶惡、遂到身亦尋
見賊而因從危也、王之小讓、豈直身安、直因其性弱而濟其私欲、不知國之典刑、不患　帝之微意、託言
於佛戒而盜名於肥遁矣、以是及禍、又何足惜、其有害於大義、固已甚矣、及　帝崩、蝦夷
欲專定　天子之位、恐群臣不服、有一剛直之士、尚立於　朝、使時重
名節、畏公議、若群臣不服、全在于此、則姦臣之所忌、多哉、不多也、獨問於境部臣摩
理勢曰、　天皇崩矣、而無嗣、孰可代而立、摩理勢對
曰、山背大兄哉、已意能曉　遺命、故不畏於所忌、蝦夷心不悅、密與
阿倍臣麻呂謀、而饗臣連于家、旣食皆將去、蝦夷使
麻呂言於衆曰、　天皇崩矣、無嗣、不早圖之、懼有亂
矣、不知今奉何王耶、　天位乎昔者　天皇弗豫、顧

田村命曰、夫有天下大任、不可輕言、爾其察之、而不
可緩之、舒明帝諱田村、敏達帝之孫、而太子彥人之子也、仁柔而多病、蝦夷矯　遺命、以立之、在
於我家、易制焉、而其忌山背王不立之、在於有隆望於國矣、命山背王曰、汝從群
言、愼而無違、誣亦甚、今有如是　遺命、將焉成之、衆嘿
莫敢對、問之皆不答、一知矯　遺命而不能正之、又心顧剛直之士嚴然在　朝位、
畏首畏尾、所畏已多、進退以箝口不答、大伴鯨連進曰、旣有　遺命之
顯顯又何俟群議、麻呂曰、何謂也、連明言之、對曰、
天子何思哉、以夫有天下之大任、而不可緩、唯是言
也、　位旣定矣、田村可立、孰敢違之、蘇我先君民采雙畜犬相吠
女臣高向臣・中臣連・難波吉士皆曰、大伴連言、是也、

不從乎雷同、許勢臣佐伯連紀臣不從、曰、大兄王可
立、蘇我倉麻呂曰、如臣未能而言、有所畏不敢議、不諧而
罷、山背王在于上宮、微知有私議于蘇我氏、使先於
蝦夷曰、聞舅氏方定 天位、欲立田村、坐立以思、未
得其情、我惟欲知大臣所以圖之、是以敢問、蝦夷不
能獨應、姦而弱可見 又欲察衆意、召阿倍臣中臣連河邊
臣高向臣采女臣大伴連巨勢臣紀臣、先告以王言、
皆使不牴牾、紀與巨勢前不從至此唯唯奉其使、不知恥哉 遂使之復於王、
曰、臣何敢專定 天位、唯奉 天子之遺命、以告群
臣、皆言有 遺命、謂田村可立、群臣之言固如是、非

臣所專定、王乃使其介謂曰、遺命謂何乎、五臣二
連曰、諸臣不知也、唯大臣所言是聞、顧田村謂爾不可緩命、山背謂
爾從衆言、慎而無違、是也、而誣王、 王曰、果 遺命乎、孰主聽之、曰、不
知也、如中臣就參遺命、時中侍於山背王者、豈不知哉、 乃謂臣連曰、舅氏之
爲國勞思、乃於我非唯敢輕來一介之使、所來諭、是
使諸卿、大恩之至也、辭甚卑、至稱大恩、則心自欺也、屈於姦臣、一何弱乎、 然今
諸卿所稱舉、異乎余所聽、汝慎言之、與夫慎而無違、所異黑白 我獨聞
天子之臥病、乃馳上侍於門下矣、彌氣中臣連名 自禁內
以命召我、向閤門、采女迎於庭、引入臥、是時、女王女
孺近習之人侍乎側、皇孫田村亦在焉、因栗下女王

奏臣造於此、則 天子方顧有 遺命云云、國家大基云云
是也 近習之人無不感聽、一一自證、今余以大恩之故、而喜
懼交至、患貴位、患及禍、所以喜懼之交至也、識其有大恩、不必患、有 竊謂身主天
地 宗廟邦之大事、以我眇眇、無寧敢耐、以是時、欲
言諸大臣及朝衆、未有由焉、且嘗聞舅氏有疾、將問
之、入京師而居豐浦寺、厥日、 朝廷有 詔於余曰、
朕百年之後應嗣 皇緒者、汝乎、丞愁言於乃舅、欲
以立汝、以勗余身、自有是 詔、我亦自重、上下神祇
實所明知、吾豈有從養天下之志、亦唯言所識、幸諸
卿亦宜陳于大臣、不直欲天位、不復匿匿作此誣 王子伯瀨召中

臣連河邊臣謂之曰、吾爲父子世蘇我之自出、侍之
如高山、今如嗣 位、毋復輕言、此冀其姻甥舅之姻、而不我遐棄、殊不知
姦臣少恩、所視在利、不在親姻、 乃使人副之七卿而復於蝦夷、且曰、
唯俟報、蝦夷報之曰、前言悉之矣、無復議、臣爲天下
謀、而公定太子之位、均皆諸王、敢誰輕而誰重、旣而
王畏不自安、復使人謂之曰、前言陳之耳、不辯已甚、不日自屈、
蝦夷稱以病、不見使者、姦顧者 厥明召其使遣之、使臣
連復於王曰、磯城島朝廷以及近世、其卿相無不皆
哲、而今臣不肖、以時乏人、謬在群僚之上、是以基未
能定、然事之重臣敢私也、欲 遺詔之不誤、請其面

啓、託言於面啓、而身已稱病、手段分明也、獨恐境部臣之違已、使臣連往問、曰、孰應即 天位、試萬一、對曰、日、大臣問於我、吾既言矣、不多言、志意定如山不動、遂行、不屑狗輩也、會蘇我之族爲大臣、築其壽藏、而廬于墓側、境部同宗也、故與焉、摩理勢不耐憤憤、毀其廬、不敢役於不義之家也、而反其蘇我之田、蓋以同宗所別受、今方食於不義之田、而反之、宜可謂清哉、蝦夷忿以親親尚使人慰之、不從、遂如上宮、而匿於王子之所、泊瀨頗有氣、尚爲可恃也、蝦夷索之急、王使人說曰、摩理勢我先考之好、故今姑在我、豈敢違我舅之心、願其莫之瑕、顧摩理勢曰、汝不忘先考之好、是以今歸我、然因汝一人不從

大臣、而天下將亂、昔先考臨誡諸子、以禁惡爲善矣、吾謹受其言、常以爲戒、雖有私怨、忍而不懟、我不能違舅氏、願汝亦能改其志、從群而無逃、臣連亦諭摩理勢曰、大兄猶若是、不可違、摩理勢於是卒無所依、乃歸哭于家、十餘日、王子泊瀨暴疾薨、事可疑、聞之大歎曰、誰恃而我生、蝦夷卒將殺摩理勢、憾於奉王子之意、與物部之兵士、摩理勢與其子阿挪、坐胡床而俟于門外、從容就義、兵進而絞之、共埋諸其處、蝦夷既除境部臣而立田村、即 天位、是爲 舒明帝、十三年而崩、蝦夷立皇后財妃、即 天位、是爲 皇極帝、蝦夷專恣甚、子曰入鹿、忍而猛、得自執國政、威勝於父、父子日僭、儀擬天子、入鹿深忌山背王之有隆望于國、乃使臣連襲上宮遂滅之、無噍類、舒明帝爲蝦夷所立、以其柔易制而生、天智帝當其爲皇子也、得中臣鎌足誅蝦夷父子、討崇峻之賊馬子之後、皇朝再造、而禮樂以作也、

賛曰、天子之位、天之所命、而其嗣之、必以太子、太子不幸先薨、則其子承重者、是禮之常、蝦夷欲專定 天位、而其心恇怯顧望、尤不敢自發、雖矯遺詔委之黨與、山背王苟知夫大義所在、以謂身宜續 皇統則有其命之在天、又何憚之有、斷然制其姦、可以畏服天下焉、況時有摩理勢非常之賢佐、而今不之思、區區僕僕、擬其跡於遜讓、自謂好善、其心僞也、今摩理勢卒無所依而自斃、豈是可

忍也、若然者、果人事之不致耶、抑不知天不欲傳位於上宮子孫也乎、獨見摩理勢行行履義、視死如歸、可謂誠烈丈夫矣、悲也夫、

中備處士　荻田觀書

皇和表忠錄

附録

蒲生君臧墓表

常陸　藤田一正　撰

昔者中郎氏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養素丘園、高尚其事、一出而蹶　中宗中興之運、再造邦家、經綸鴻業、大職冠之勲、塞天地、是以藤姓之胤、世秉國鈞、實與社稷同休戚、而枝葉蔓延、殆徧于海內、其薨也、學士紹明欲傳令名於不朽、製碑文以示後世、云距今千有餘歲、其文雖不可得而見、然大人君子墓碑有文、蓋此爲始、淡海文忠公在大寶養老之際、奉詔刊修律令、其喪葬令曰、凡三位以上及別祖氏宗、

竝得營墓、凡墓皆建碑、記其官姓名之墓、當是之時、朝野尚文、亾論其名公鉅卿、廼至遐陬僻壤國造郡領之墓、亦有立石銘文者矣、其後浮屠盛行、而喪祭之禮先廢、文章與時運汚隆、而紀述德業莫或之聞、慶元以來、偃武修文、操觚之士稍衆、碑碣之撰不尠、亾論其閥閲之家、廼至文人儒士山林隱逸之流、苟有稍足稱述者、亦皆有以立石銘文者矣、嗚呼、君臧關東布衣、發憤著書、欲明我　神聖之道於　中國、徽之以西土周孔之教、終身轗軻、齎志以沒、曾無一資半級之潤其身、而尺寸之功、不克施諸當世、然其浩然之氣、託諸文章、卓卓其不朽者、可以與古人爲徒矣、其墓之有表、豈得已哉、君臧諱秀實、一名夷吾、字君平、下野人也、本福田氏之子、自改氏蒲生、蒲生淡海望族、系出藤原朝臣秀鄉、至會津參議氏鄉而大顯、先世屢遷徙野奧之間、其宗爲有土之君者、亾嗣絕祀既百數十年矣、君臧廼其庶孼苗裔云、東野之俗素强悍、君臧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慨然有經濟之志、及壯好游、足跡殆徧天下之半、然未曾登仕路、故雖身在都會乎、常有山林樸茂之氣、其平生所持論、未嘗少自貶以求售、故圓枘方鑿、俗儒笑

以爲極迂極濶、而君臧自信愈篤、恒謂其友曰、吾以編戶餘夫、不能治生商賈、又不肯仕官爲吏以干斗升之祿、讀書作爲文章、亦不能與曲學阿世之徒爲伍、朝齏暮鹽、坐取困窮、子亦知其所以然乎、吾少時嘗在家讀書、先祖母自旁語我曰、昔蒲生氏之自會津徙封宇都宮也、其庶孼有帶刀某者、食祿三千石、納邑豪福田氏女爲妾、有身、適會蒲生氏再封會津、帶刀亦隨而徙焉、時留其妾父家、旣而生男、妾父母愛之、不忍其遠別、佯告以女子、因鞠于其家、後冒母姓、遂爲編戶之氓、是於汝高祖之父也、汝讀書者善

記之、吾於是發憤立志、講究古學、欲脩曠世之墜典、
以報國恩之萬一、庶幾乎其不辱先祖矣、吾生也晩、
不逢大化大寶之世、大織淡海二公之相業、非所企
及、雖然在其位行其道、不在其位者、行其言、稽古徵
今、通達國體、王政之要、在納民於軌物、俾在上之人、
明祀典以教孝敬、四海之內、各以其職助祭、則　天
祖之所以照臨六合者、萬世無墜矣、冨諸侯以奮武
衛、安百姓以固邦本、是吾願也、昇平二百年、不値天
慶天正之亂、秀鄉氏鄉兩朝臣之將略、無復所施、雖
然居安思危、古之善教、天下雖安、所可虞者、夷狄盜

賊、正名分以定民志、禁左道以塞亂源、使吾說獲行、
則遠宴安之酖毒、驅戎狄之豺狼、不啻致一時摧陷
廓清之功、將俾斯民永無被髮左衽之患矣、斯吾志
也、志願如是、悠悠之徒、曷足與談哉、君臧又曰、仲尼
稱吾志在春秋、春秋經世之志、以道名分、周公之遺
法存焉、故爲政正名、夫子所先、戎狄是膺、周公之訓、
今世俗儒、以文亂名、俗吏以權亂法、亂法者、罪止其
身、亂名者、其言載簡冊、而流毒於後世、夫　神州天
地之正氣也、寒溫均適、寔爲　中國、和平見乎穀、而
甘美豐饒、文教所及、其養以給、精英發乎鐵、而堅剛
銳利、武威所加、其功以成、限以天地、莫有異賊內侵
之患、開闢以來、　天祖之胤、世世傳　統、　君臣上
下之分、嚴乎無紊、宇宙之間、孰能及我　神州者、故
日出處天子、日沒處天子、雖交大國、不肯苟讓、惜夫
名也、今俗儒不知名分、動虧　國體、苟忘內外之分、
而不顧其名、則愛新覺羅氏之正朔、亦可稟而奉之、
鄂羅斯國之察罕汗、亦可稱爲女帝也、可乎哉、丁卯
歲北虜擾邊、君臧時在江戸、聞之憂憤、迺著不恤緯
五篇、詣國老門下、上書獻之、不報、先是君臧嘗聞古
先　帝王之山陵、或有荒廢者、欲告之當路、以圖其

修覆、躬自歷視其地、參考古圖舊記、作山陵志、平生
精力、半在此書、書成、獻之京師及關東諸公用事者、
有司嫌其論建非處士所宜、召詰之、君臧乃引律文、
誦故事以對、當是之時、君臧慷慨自奮、欲爲天下言
世人之所難言者、雖由是獲禍而不顧也、有司惡其
不遜、將寘之重法、時有一學士、操文柄爲世所貴重
者、憫君臧而救之、曰、儒生喜論事、固不足怪、草野之
人不知忌諱、亦何足深罪、置而不問可也、因獲免、君
臧素剛腸、不能俯仰當世以取容、迺澆以酒、時或劇
飲大醉、頽然自放、而憂國之念、未嘗頃刻忘也、閒居

講學以懲忿窒慾不敢與世抗爲務迺號其所居之菴曰脩靜以自警謂修身在此而成名在此教授之暇專力著述始君臧著革弊賦役等諸論號曰今書以規當世得失至是更撰職官志欲以次編神祇姓族等志與山陵併爲九志未及悉成文化十年癸酉七月五日以疾沒于江戸僑居享年四十有六君臧壯而丁家艱服除遊歷四方故晩而娶其配多氏紅葉山伶官某之女無子君臧之沒也其交游尤親且舊者相聚而哭之曰斯人也作山陵志者其於葬祭之禮最致意焉不幸無嗣襄事之責在朋友其可不

盡心乎迺葬之江戸北郊谷中龍興山臨江寺域内以余與君臧相識最久也託以墓表文迺書以遺之使之鑱諸石曰

嗚呼君臧常以關東布衣自稱雖不免阨窮猶爲天下奇男子豈可與閭里儒鳥號稱先生者同年而語哉吾聞其臨終尚稱天地之正氣且有三寶之説云留精靈於天地之間將俟其人而授之古之所謂死而不亾者其君臧之謂邪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文政元年歳在戊寅秋八月

皇和表忠録附録

玉置萬齡 著

三名家略年譜

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京都熊谷鳩居堂鉛排本

據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
京都熊谷鳩居堂鉛排本影印

墨林清芬

明治甲申之秋日書

文峰賴復

賴復

三名家略年譜

一名墨林清芬

野呂介石先生
田能村竹田先生
頼山陽先生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延享四	寛延元	二	三	寶曆元	二
介石先生生					

介石先生姓野呂名隆字隆年稱九一郎初號班石十友窩混齋臺嶽樵者晚有矮梅居四碧齋等之號紀伊若山人醫師方紹号登山稱九右衛門第五子也常嘉第五倫之爲人且以其五子故稱第五隆娶田邊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寶曆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遊學京師從黄粱恒亭學墨竹

藩士宮所時懸女名光有子早世養長兄隆基號漁陽稱助三郎後以耕助二男隆忠號介于稱周助爲嗣仕藩

竹田先生姓田能村名孝憲字君彝稱行藏世居豊後直入郡竹田村故曰竹田莊又號竹田別有花竹幽窓主人九重仙史隨緣居士雪月書堂田舍兒補拙廬等之號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十一	十二	十三	明和元	二	三	四	五
					二十	遊京師入池無名之門學畫山水	

岡藩侍醫思永號菴碩次男也兄周輔早歿娶臼杵藩士安東某女生祖字躬耕號小花海稱太一今移住于大野郡知田村

山陽先生姓頼名襄字子成稱久太郎有山陽外史三十六峰外史山紫水明處等之號藝藩人後住京師惟寬字千秋男也娶御園氏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明和六	七	八	安永元	二	三	四	五
		玉瀾女史來訪共遊紀川					三十

生協字餘一在國承宗家又娶小石氏生復字子剛號支峰稱復二郎醇字子春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墨林清芳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六	七	八	九	天明元	二	三	四		天明五	六	七	八	寛政元	二	三	四
			娶宮所氏		生五藏					四十			到熊野遂遊大和探臺嶽之水源	五藏殤養隆忠爲嗣		
竹田先生生								五		十						
			山陽先生生										十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墨林清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享和元	二	三	文化元	二	三	四	五
始出就吏職	賜居廨内庭中有老梅樹因號矮梅居	有官命監甘蔗製造之事	五十	韮莚堂來訪贈以福州竹南紀有斯竹始于此		赴東都			再赴東都					六十 竹石來訪贈以畫山水		
			二十			有官命爲儒員	初遊長崎	六	夏東遊問六法谷文晁	巡視國内山川地理	嗣家	豐後國誌成幕府賜時服	遊兩筑及長崎入京寓阿彌陀寺	三十 在京入村瀬栲亭之門塡詞闘譜成	娶安東氏寓大阪生玉持明院	生粗
				從叔父杏坪東遊入昌平學校寓尾藤二洲塾	歸藝	二十	娶御園氏		生協			日本外史稿成		新策成小文規則成		

干支	年			
己巳	六			三十
庚午	七	上淡山觀千手院所藏黃大痴天地石壁之圖幅	竹田莊詩話成	出遊備後寓菅茶山塾
辛未	八	竹田來訪	入京遊南紀竹田莊詩話刻成	入京居新街
壬申	九			移居車屋街遊播
癸酉	十		致仕爲由學館詩文總裁夏寓大阪持明院	遊尾濃參
甲戌	十一		邂逅賴山陽於納津再寓大阪持明院	省藝
乙亥	十二			移居二條娶小石氏
丙子	十三	七十	四十 游府內百活矣成	春水先生歿奔喪
丁丑	文化十四			
戊寅	文政元		十月廿三日山陽來訪	省藝尋西游從豐筑入肥留長崎南至薩隅
己卯	二	藩主賜親筆書自是號四碧齋		四十 奉母還京游芳野
庚辰	三	著臺嶽跡歷畧記		生辰三
辛巳	四		携耜遊犬飼	
壬午	五		春遊杵築高橋草坪來學黃築記行陶寫小語稿成	移居兩替街
癸未	六		入京寓双林寺冬移居小川街	生又次郎卜居三樹坡唐宋八家文評成
甲申	七		春自京歸松本九三帆足杏雨來學隨緣沙彌語錄稿成	春邀母冬送到藝

七

干支	年			
乙酉	八	山陽雲華來訪山陽贈詩	春自日田經秋月宰府福岡至馬關寓廣江氏	辰三殤生三樹三郎省藝
丙戌	九	八十 老公賞翁壽賜時服	五十 夏入京秋游尾道及馬關十二月歸家	
丁亥	十		春經熊本再至長崎冬經肥入薩	邀母及杏坪翁游芳野樂翁侯索外史
戊子	十一	二月十一日老公賜紅裘時服三月十四日歿葬于和歌山吹上護念寺年八十二	春自薩歸秋游肥暫游日記成今才調集脫稿	日本樂府成
己丑	十二	門人所筆記介石書話成	夏東上寓攝有馬秋入京	五十 省藝邀母還京游伊勢
庚寅	天保元		春自京歸居赤瑣々錄稿成五月鐵翁逸雲來訪冬入京寓小石氏用拙居	省藝 通議成
辛卯	二		在京春西下三宮小虎從學今才調集及泡茶新書刻成	省藝
壬辰	三		夏游戶次秋經中津游馬關冬官命而作歸馬放牛二圖々成後復游馬關	春赴彥根日本政記成九月廿三日歿葬于洛東長樂寺年五十三
癸巳	天保四		春發馬關入京秋西下冬復東上師友畫錄稿成	
甲午	五		春至大阪夏西下秋又東上冬在家山中人饒舌刻成	
乙未	六		春東上五月至大阪六月獲疾於吹田村井內氏在中島藩邸八月廿九日歿葬于口繩阪淨春寺年五十九	

丙申 七	丁酉 八	戊戌 九	己亥 十
乙巳 二	丙午 三	丁未 四	戊申 嘉永
甲寅 安政	乙卯 二	丙辰 三	丁巳 四
癸亥 三	甲子 元治	乙丑 慶應	丙寅 二
壬申 五	癸酉 六	甲戌 七	乙亥 八
辛巳 十四	壬午 十五	癸未 十六	甲申 十七
庚寅 廿三	辛卯 廿四	壬辰 廿五	癸巳 廿六
己亥 三十二	庚子 三十三	辛丑 三十四	壬寅 三十五

八

庚子 十一	辛丑 十二	壬寅 十三	癸卯 十四	甲辰 弘化
己酉 二	庚戌 三	辛亥 四	壬子 五	癸丑 六
戊午 五	己未 六	庚申 萬延	辛酉 文久	壬戌 二
丁卯 三	戊辰 明治	己巳 二	庚午 三	辛未 四
丙子 九	丁丑 十	戊寅 十一	己卯 十二	庚辰 十三
乙酉 十八	丙戌 十九	丁亥 二十	戊子 二十一	己丑 廿二
甲午 廿七	乙未 廿八	丙申 廿九	丁酉 三十	戊戌 三十一
癸卯 三十六	甲辰 三十七	乙巳 三十八	丙午 三十九	丁未 四十

明治四十丁未年

介石先生歿後八十年
竹田先生歿後七十三年
山陽先生歿後七十六年

諸名家畧傳

大宰春臺 名純字德夫一號紫芝園信濃人始仕出石侯後住江戸著書有二十餘種

賴春風 名惟强字千齡安藝人享翁二男

片岡蘭石 名隱字處翁一號伯然叟江戸人善書

岡田寒泉 名恕字强卿江戸人教授昌平學又善和歌

菊池衡岳 名禎字叔成紀藩臣住江戸

鈴木芙蓉 名雍字文熙信濃人住江戸受俸阿波侯解文字能畫

菅茶山 名晉師字禮卿一號黄葉夕陽村舍備後神邊人福山侯儒臣

渡邊玄對 名瑛字延輝一號林麓草堂又松臺江戸人善畫

太田南畝 名覃字子耜一號蜀山人又杏花園遠櫻山人石楠齋江戸人

市川寛齋 名世寧字子靜一字嘉祥一號半江又西野江湖詩老上野甘樂郡人住江戸爲昌平學儒員仕富山侯

古賀精里 名樸字淳風稱彌助佐賀藩人初寓大坂來江戸有幕府命教授昌平學

川合春川 名孝衡字襄平一號鶴一樓又春草美濃人仕紀藩爲儒員

原在中 名致遠字子重一號臥遊京師人

祇園南海 名玩瑜一名正卿字伯玉一字汝珉一號鐵冠道人又觀雷亭湘雲西齋稱與一郎紀伊人仕本藩

中村佛菴 名蓮字景蓮東叡法王賜南無佛菴之號善書有硯癖藏阿波半國硯

墨林清考　十一

廣瀨臺山	名清風字穆甫作州津山藩士住江戶善畫
龜田鵬齋	名長興字穉龍初名圖南一字心卿一號善身堂主人稱文左衛門江戶人好作書
林六無齋	名友直字子平奥州仙臺人
山縣周南	名孝孺字公次稱少助長州萩儒臣
佐野隱山	名正意稱市三郎紀藩人仕西條侯後歸國隱遁於名草郡薗部村性恬澹寡欲博涉群書傍善和歌
彭城蓬洲	名眞淵字百川一號八仙堂加賀人住京師一曰伊勢人又曰尾張人
高山正之	字仲繩稱彥九郎上野新田郡細谷村人
僧雪室	名了軌字公範　光明寺江戶人善畫
山本北山	名信有字天禧一號奚疑翁又學半叟稱喜六江戶人私謚述古先生著書有二十餘部
松崎白圭	名堯臣字子允一字左吉仕篠山侯
增山雪齋	諱正賢字君選一號石顚道人稱河內守勢州長嶋藩主
望月月玄	名玄一名重供字玉蟾京師人能印籠蒔繪
雨森芳洲	名東字伯陽稱東五郎仕對馬侯京師人一曰伊勢人
稲毛屋山	名直道字聖民稱官左衛門讃州人善篆刻
葛蠹菴	名張字子琴一號御風樓通稱橋本貞元大阪人能篆刻
頼杏坪	名惟柔字千祺春水弟稱萬四郎藝州侯儒臣長經濟學

墨林清考　十二

堀南湖	名正修字身之稱正藏一號習齋藝州儒臣寓京師
黑川龜玉	名安定字子保稱觀五郎江戶人善畫
大槻盤水	名茂質字子煥稱玄澤陸奥人仕仙臺侯
伊藤東里	名弘美字延藏東涯第三子京師人
梁田蛻巖	名邦美初名邦彥字景鸞稱才右衛門武藏人仕赤石侯初學人見鶴山
長町竹石	名徽又名賦字琴翁讃岐高松人性磊落嗜書畫初學建子喬及沈南蘋後大變其格雪齋公自作竹石圖贈之自是以竹石爲號
松平樂翁	諱定信字良卿一號風月翁稱越中守奥州白川城主因稱白川侯後移封於伊勢桑名
中井董堂	名敬義字伯直一號小笠江戶人
柳澤淇園	名公美字里恭一號玉桂又竹溪稱權大夫和州郡山侯族擯元明古蹟設色尤妙也士人恐服不亦宜乎
中井甃菴	名誠之字叔貴播州人仕龍野侯後住大阪
釧雲泉	名就字仲孚一號岱就又六石磊々居士稱文平肥前嶋原人住大阪又江戶晚寓越後病歿習字清客顧通漢音
春木南湖	名鯤字子魚一號烟霞釣叟又幽石長嶋藩臣住江戶遊長崎與清客等應接專得水墨法
猪飼敬所	名彥博字文卿一字希文近江人寓京師
服部南郭	名元喬字子遷一號芙蕖又周雪觀翁稱小左衛門京師人來江戶仕柳澤侯致仕授徒又善山水
成嶋錦江	名鳳卿一名信遍字歸德一字子陽一號芙蓉道人稱道筑陸奥人仕幕府
僧抱一	名文詮字暉眞酒井侯公子入佛門稱等覺院一號雨華菴又鶯村畫尾形光琳畫風一變得妙所

柏木如亭	名昶字永日一號晩晴祉江戸人歿京師
僧游外	名元昭原姓柴山氏後改姓高號賣茶翁又月海肥前蓮池人師黄檗獨湛晩遊京師
秦星池	名其馨字子馨一號翎如齋江戸人善書
秋山玉山	名定政一名義字子羽一號青柯豈後鶴崎人住江戸
谷寫山	名文晁初名文朝又師陵字文晁一號蜨叟又畫學齋一如居士無二庵江戸人稱文五郎田安家臣所著有書畫觀甲日本名山圖會歴代畫譜本朝畫纂畫學大全等
葛西因是	名質字休文大坂人入昌平學校膳所濱田二侯厚禮延招以爲門客
山本樂所	名惟孝字元禮稱源五郎紀藩儒臣好寫富嶽
益田勤齋	名維字萬頃江戸人能篆刻

森川竹窓	名世黄字離吉稱曾吾工書及鐵筆寫墨竹
太田錦城	名元貞字公幹一字才佐加賀大聖寺人仕吉田侯後仕加賀侯
關鳳岡	名思恭字子肅江戸人善書
僧松丘	名行慧字圖水能寫紫陽花故稱紫陽花和尚紀伊若山吹上寺主善書
青木雙	名米字佐平號九々鱗京師人善陶常交文人韻士又善書稱木屋八十八故曰木米
大窪詩佛	名行字天民一號江山翁又詩聖堂江戸人
岡龍洲	名白駒字千里小字太仲播磨人住京師後仕蓮池侯
中井蕉園	名曾弘字伯毅大坂人竹山長男

蒲生修靜	名秀實字君平一字夷吾稱君藏下野人慨然有經濟志遊歴四方足跡徧天下所著有山陵志革弊賦役等若干篇
僧白隱	名慧鶴俗姓長澤氏駿州原人住松蔭寺爲華園第一坐謚神機獨妙禪師
岸南嶠	名弘美字世煥弘毅男紀伊若山人仕本藩儒官善書
菊池五山	名桐孫字無弦一號娛庵又小釣舍稱左太夫江戸人
中林竹洞	名成昌字伯明一號大原庵又東山隱士尾州人住京師善畫初師山田吉夫又從神谷天遊問畫法
德川政餘齋	諱治寶字文龜謚舜恭公紀伊從一位前亞相
松崎慊堂	名明復字泰藏又退藏一名密字明復一號經石山房肥後人仕濱松侯後致仕住江戸
木村鳳梧	名之漸字源進一號兼山近江人入東涯門東涯歿校正其書多仕紀藩儒官

神代繡江	名斐字淇膽神熊以國音相同用熊字曰熊斐長崎人譯官學畫清人沈南蘋子名斐文號繡山有畫名
佐藤一齋	名坦初名信行字大道一號愛日樓又老吾軒其塾曰百之寮曰風自寮江戸人仕幕府
松下烏石	名君嶽字神力後改姓名葛辰一字龍仲一號東海陳人江戸人入京師爲本願寺賓師入服南郭門學書廣澤後爲一家
中井柳樓	名曾縮字子友大坂人竹山二男
野際白雪	名徵字伯龜一號石湖紀伊若山人從介石學書山水際蓁音同故假脩爲蓁
建部寒葉齋	名凌岱初名涼岱字孟喬稱綾足陸奧南部人初學土佐氏晩交大雅堂作漢畫
原念齋	名善字公道江戸人
宋雪溪	名紫石字君赫一字君赤原姓楠氏師清人宋紫岩冒其姓江戸人

宮崎筠圃　名奇字子常尾州海西郡鳥地邑人住京師儒業傍善墨竹淺井圖南御園意濟山科宗庵世目曰平安四竹

長青楓　名公勳字禹功伏見人工寫竹

西郷石鷗　名元熙字子緝一號半塘又修齋紀州藩臣本姓横井故省木稱黃元熙入介石翁門寫蘭竹又善書

僧雲鴻　名大含字雲華住豊前小城正行寺學書竹洞又善書

松崎觀海　名惟時字君脩白圭男

青山雲龍　名延于字子成一號拙齋稱量助水戸藩臣所著有皇朝史略及續篇明徵錄等數書

池霞樵　名無名字貸成初名勤字公敏一號大雅堂又九霞山樵玉海三岳道者京師人稱秋平

巻菱湖　名大任字致遠越後人住江戸能書

墨林書手　十五

名越南溪　名克敏初名時中字子聰一號竹筒齋江戸人仕水戸藩擧爲國史編輯總裁

伊藤蘭嵎　名長堅字才藏號六有軒仁齋第五子仕紀藩

南宮大湫　名岳字季卿信州人仕竹腰家與紀平州情交極密偶來不出室數日相樂

賈名海屋　名苞字君茂一號海客晩號菘翁又方竹枝堂稱晋吾阿波人寓京師

市川米庵　名三亥字孔陽一號亦顚又小山林堂江戸人寛齋男受俸加州侯書畫骨董玩器多畜藏其目見所著小山林堂書畫文房圖錄及略可法等

浦上春琴　姓紀名選字伯擧一號睡菴稱喜一郎備前人住京師

中嶋棕隱　名規字景寬一號錦莊又餘霞樓稱文吉京師人住銅駝坊有著書數部

篠崎小竹　名弼字承弼一號長翁大阪人工詩書三嶋男

五十嵐稜翁　名俊明字方德一號孤峯五與倭音同故爲吳善書及經學越後新潟人

湯淺常山　名元禎字元祥稱新兵衛岡山藩臣

會澤憩齋　名安字伯民一號正志齋稱恒藏水戸藩士

三井龍湖　名親和字孺卿一號萬玉亭江戸人善書及射藝

廣瀨淡窓　名建字子基一字廉卿一號苓陽稱求馬豊後日田人

後藤竹風　名世鈞字守中讃岐人儒業

岡田半江　名肅字子羽一號寒山外史又獨松樓稱宇左衛門大阪人仕津藩米山人男

謝蕪村　名寅字長庚一字春星一號三果又夜半亭丹後人住京師一曰攝津東成郡人遊丹後與謝愛其山水以爲氏

墨林書手　十六

横井也有　名並明字伯懐一號半掃庵又暮水尾州藩臣善誹句及書

奥田三角　名士享字嘉甫一號蘭汀稱惣四郎勢州櫛田人仕津藩爲儒員學東涯門

松山天姥　名敬和字伯義江戸人初學細井九皐後宗二王爲一家

頼亭翁　名惟淸稱又十郎安藝竹原人德行有君子風工國詩所著有吾妻高角芳野三記行

小河臺山　名保壽字子昌江戸人善書

熊谷蓮心　名直恭字伯肅號鳩居堂京師人

德山氏玉瀾　名町一號葛覃居京師人祇園百合之女池大雅妻能國歌及書

高芙蓉　名孟彪字孺皮一號菡萏居甲州高梨人因爲姓後稱大嶋逸記好學博涉群書鐵筆精妙馳名海內

小石蘭齋	名龍字元瑞一號砡軒又竆環室檉園秋巖京師人
森月航	名行貞字子幹登後岡人仕紀藩學書月僊有出藍稱
井上金峨	名立元字純卿江戸人儒業晩仕東叡王府
菅井梅關	名岳奥州仙臺人遊長崎學清人江稼圃
小田百谷	名瀛字巨海一號海僊長州人住京師
清田儋叟	名後絢初名元琰字君錦一號孔雀樓稱文興伊藤龍洲季子江村北海弟平安人仕福井侯
立原杏所	名任字遠卿一字子遠一號東軒又玉琤舍香案小史稱任太郎水戸藩臣翠軒男亞雅風流而尚氣節重諾工書畫篆刻
趙陶齋	名養字仲頤一號息心居士又枸杞園長崎人善書精篆刻晩寓左海

墨林清芬 八 廿七

菊池容齋	名武保字定卿江戸人善前賢故實
新宮涼庭	名碩一號驅豎齋又鬼國先生丹後人仕福井侯住京師
谷痴齋	名文一字文一江戸人文晁男
草場佩川	名韡字棣芳肥前人住江戸
梁川星巖	名孟緯字公圖一號九峰老人又詩禪美濃人寓京師
江村北海	名綬字君錫稱傳左衛門仕青山侯播州人住京師
澁井太室	名孝德字子章武州埼玉人仕佐倉侯
野呂松廬	名隆訓字實卿稱九助介石先生兒隆道二男紀藩臣

新井白蛾	名祐登字謙吉一號古易館稱織部江戸人
祇園餘霞	名尚濂字子撰一號鐵船紀藩臣南海男工詩書又善墨梅
僧花岳	名祖門字鐵翁一號蓮舟又太素軒肥前長崎春德寺主
廣嶋松南	名長弘字子毅稱助太郎京師人
山本梅逸	名亮字明卿一號玉禪室尾張名古屋人住京師
龍草廬	名公美初名元亮字君玉一字子明一號竹隱又松菊主人與竹翁明々窓兼蘿洞稱彥二郎後改衛門伏見人仕彥根侯
浮田一蕙	名可為一號為午又為佛子畫草稱內藏之丞住京師
渡邊華山	名登初名定靜字子安一字伯登一號樂全堂又隨安居士昨非居士金巖居寓繪堂三州田原藩臣住江戸登者田原侯所賜云少治經學善畫

墨林清芬 八 十八

三熊花顛	名思孝字介堂一號海棠山城鳴瀧村人一曰加賀人住大坂工篆刻精寫櫻花
圓山仙齋	名應擧初名仙嶺字仲選一字仲均一號雲亭又圓底一嘯夏雲稱主水丹波人住京師其畫必不泥規矩直以造化為粉本別開生面一派宗匠馳名海內
韓三岳	名天壽字大年一號醉晉中川氏稱長四郎伊勢人善書及篆刻韓國餘璋王裔故以韓為姓
春木南溟	名秀熙字子緝一號暘雲漁者鯤男住江戸
澤田東江	名麟字文龍一號來禽堂又景瑞青蘿叟稱文治善經學書入高玄對門後為一家江戸人
大塩中齋	名後素字子起一號洗心洞稱平八郎大阪人幕府吏員
高久靄厓	名徵字子遠一號疎林外史又石巢如樵稱秋輔下野奈須郡小松莊杉渡戸村人住江戸
齋藤拙堂	名正謙字有終一號鐵研學人伊勢津藩臣

西依成齋　名周行初名正固字潭明一字儀平肥後玉名郡人寓京師

片山北海　名猷字孝秩一號孤雲稱忠藏越後新潟人住大坂

後藤松陰　名機字世張一號春山又春草稱俊藏美濃人住大阪

菊池海莊　名保定字子固一號溪琴又霞峰生石山人稱孫左衛門紀伊有田郡栖原村人善詩書所著有溪琴山房集海藻集等

野田笛浦　名逸字子明一字明甫稱希一丹後田邊儒臣江戸人

桑山玉洲　名嗣粲字明夫一號幽興堂又珂雪堂紀伊和歌浦人初學櫻井山興後成一家受設色法於柳里恭

安井息軒　名衡字仲平日向飫肥藩臣後住江戸

德川景山　諱齊昭字子溪諡烈公水戸贈從二位亞相

伊藤若冲　名鈞字景和一字汝鈞一號斗米庵一曰姓藤平安人工畫鷄

關南樓　名其寧字子永稱源藏江戸人善書本姓落合氏學忠恭遂爲嗣

藤森弘菴　名淳風字大雅一號天山稱恭助江戸人初仕小野侯致仕

僧葛原　名慈周字六如一號無著菴又白樓近江人有詩名住京師惠恩院所著有葛原詩話

椿椿山　名弼字篤甫一號琢華堂又四休庵羅漢靑松軒碧梧山房稱仲太幕府臣學渡邊華山

牧百峯　名輗字信吾一字信侯一號慦齋美濃人寓京師

細井平洲　名德民字世馨一號如來山人稱甚三郎尾張平洲村人什尾藩講經傍作山水所著有嚶鳴館詩文集及雜著若干篇

大槻盤溪　名淸崇字子廣稱平次奥州仙臺藩臣磐水男後住東京間畫蘭竹

顧聿菴　名元協字徐一一號松廬又春嶂藝藩儒員

僧蕉中　名竺常字大典一號梅莊近江人住相國寺塔中慈雲庵傍通經學能文章

木村巽齋　名孔恭字世肅大坂人精物產善畫嘗鑿井獲古蘆根所謂浪花堀江蘆邪自是號蒹葭堂稱壺井屋吉右衛門

穎立齋　名綱字子常享翁弟傳五郎男稱常太藝州人住京師工篆刻

細合半齋　名離後名方明字麗玉一號斗南浪華人工詩書

萩原秋巖　名翬字大飛江戸人學書菱湖門

十時梅厓　名賜字子羽伊勢人仕長嶋侯爲頖宮祭酒善書作山水及蘭竹

福田半香　名佶字吉人遠州見附人住江戸學華山善山水

伊藤東所　名善韶字忠藏京師人仁齋先生孫

中井竹山　名積善字子慶一號渫翁又雪翁甃庵男稱善太大坂人

高嵩谷　名一雄一號屠龍翁江戸人善畫

張氏紅蘭　名景婉字道華江戸人住京師星巖妻師竹洞畫風婉約

山本東籬　名惟恭字子肅紀伊人仕本藩爲督學

藤田東湖　名彪字子彪一字斌卿稱虎之助又誠之進水戸藩臣幽谷男

尾藤二洲　名肇字志尹一號約山伊豫川上人幕府召爲昌平學校教官所著有素餐錄正學指掌稱謂私言靜寄餘事等若干篇

中村水竹　名元祥字爾祥稱播磨介京師人善篆刻詩書

號	略歷
青山佩弦	名延光字伯卿一號晚翠雲龍男水戶藩臣所著有國史紀事本末續編佩弦齋雜著等數篇
廣瀨旭莊	名謙字吉甫一號梅墩豐後日田人住大坂淡窓弟
皆川淇園	名愿字伯恭一號筇齋稱文藏京師人講經傍作畫
柴野栗山	名邦彥字彥輔一號古愚軒讃岐高松人有幕府命來江戶爲昌平學校敎官
藤井竹外	名啓字士開一字強哉一號雨香攝津高槻藩臣
阿部井櫟堂	名莽字大介西京人工篆刻
小石元俊	名道字有素一號大愚又碧霞山人若州小濱藩人住大阪後移京師
僧月僊	名元瑞字祥書住伊勢山田寂照寺
上田餘齋	名秋成一號無腸居士又鶉居大阪人晚寓京師南禪寺中西福院
岩瀨半夢	名可隆初名廣隆菱川氏姓小野有林屋蕙谷琴泉米年雨山梅軒等之號京師人住紀伊和歌山學納言又一蕙後叅考漢齋成一家
擴谷宕陰	名世弘字敎侯一號九里香園江戶人仕濱松侯後爲幕府敎官
小野蘭山	名職博字以文一號朽匏京師人
墨江武禪	名道寬字子圣一號心月初學月岡雪齋後成一家大坂人
宮所雄水	名時懋字德甫稱富十郎紀州人同國田邊安藤氏儒員
森田節齋	名益字謙藏和州五條村人晚寓紀州荒見村學山陽先生門
橋本桂園	名賢字子賢一號茅海漁夫泉州左海人學岡田半江

號	略歷
中西耕石	名壽字龜年一號埜園筑後人住京師
紀梅亭	名時敏一號九老學蕪村門京師人後移住大津
岸熊野	名弘毅字剛先紀州熊野人仕本藩爲儒官善畫
日根對山	名長字小年一號錦林子初姓中原泉州日根郡人因氏住京師
篠崎三島	名應道字安道一號郁洲其先伊豫人從父住大坂善書有碧紗籠集
[illegible]井南冥	名魯字道載筑前姪濱人業醫福岡侯擢爲儒員
僧翠山	名幽眞字古岳一號琴堂紀州那賀郡富士崎村古岳庵主吟詩詠和歌彈琴自娛有空谷傳聲集
木下逸雲	名相宰字公宰一號荷香深處長崎人譯官一年來京師號如螺山人人不知爲其逸雲
中井履軒	名積德字處叔甃菴二男住大坂
藤本鐵石	名眞金一號君山又鐵寒士都門賣菜翁稱津之助本姓片山備前人住京師能詩歌精畫事
頼春水	名惟寬字伯栗一字千秋在江都有霞厓其自營者拙巢和亭等之數號稱彌太郎亭翁長男
梅田雲濱	名義質字定明一號湖南生若州小濱人住京師
大橋訥菴	名正順字周道稱順造江戶人
前田暢堂	名果字子果一號半田阿波半田人住京師初學梅逸後寫明淸諸名家意成一家
[illegible]谷醉香	名直孝字公友一號伴月又鳩居堂蓮心居士嗣好書畫能細楷
岡田米山人	名國字子彥稱彥兵衞大坂人仕津藩性和易與物不迕書畫率然天趣從肺肝出又可觀

村瀬栲亭	名之煕字君績稱嘉右衛門京師人應秋田侯徴候待以賓師後住京師所著有藝苑日抄栲亭文集等
浦上玉堂	名弼字君輔備前人岡山新田藩士春琴父能解音律彈琴又善詩及畫
土井聱牙	名恪字士恭稱幾之助伊勢津藩士
淡海槐堂	名重滌字公朔美濃人住京師
伏原石蘭	諱宣諭字子德姓清原正三位明經博士
村山荷亭	名椒字其馨一號牛收越後人寓京師善篆刻及畫
穎三樹	名醇字子春一號鴨厓稱三樹三郎
山内東海	諱豊範字容堂土州高知藩主

皇本濟才　二十三

關雪江	名思敬東京人善書
吉田松陰	名矩方字義卿一號蓬頭子二十一回猛士長州萩藩士
曾根梧莊	名立字卓爾奥州仙臺人後住京師遊長崎入鐵翁門
木戸廣寒	名孝允字松菊長州萩人本姓和田幼爲桂氏養稱桂小五郎後改木戸準一郎内閣顧問贈正二位

寛文	辛丑	
二	壬寅	
三	癸卯	
四	甲辰	
五	乙巳	
六	丙午	
七	丁未	
八	戊申	元政　四十六
九	己酉	
十	庚戌	龍溪　六十九

皇本濟才　二十四

十一	辛亥	即非　五十六
十二	壬子	丈山　九十
延寶	癸丑	隱元　八十二
二	甲寅	探幽　七十三
三	乙卯	
四	丙辰	
五	丁巳	
六	戊午	
七	己未	
八	庚申	

(二五)

年號	年	干支	
天和		辛酉	慧林 七十三
	二	壬戌	朱舜水 八十三　女雪信 四十
	三	癸亥	闇齋 六十五
貞享		甲子	木庵 七十四
	二	乙丑	
	三	丙寅	
	四	丁卯	
元祿		戊辰	獨吼 六十五
	二	己巳	獨本 七十二
	三	庚午	
墨林清亨			二十五
	四	辛未	暮山 七十三　光起 七十五
	五	壬申	南源 六十二
	六	癸酉	虛白 五十八
	七	甲戌	洞雲 七十　芭蕉 五十三　獨照 七十八
	八	乙亥	高泉 六十二　心越 五十七
	九	丙子	
	十	丁丑	
	十一	戊寅	順菴 七十八
	十二	己卯	
	十三	庚辰	

(二四)

年號	年	干支	
	十四	辛巳	
	十五	壬午	
	十六	癸未	
寶永		甲申	
	二	乙酉	仁齋 七十九　廣澄 七十五
	三	丙戌	獨湛 七十九
	四	丁亥	其角 五十六
	五	戊子	芳洲 八十八
	六	己丑	
	七	庚寅	光成 六十五
墨林清亨			二十六
正德		辛卯	
	二	壬辰	
	三	癸巳	常信 七十八
	四	甲午	益軒 八十五
	五	乙未	許六 六十
享保		丙申	光琳 五十六
	二	丁酉	古礀 六十五
	三	戊戌	
	四	己亥	
	五	庚子	

(百七十五)

年	干支	記事
六	辛丑	
七	壬寅	
八	癸卯	洞春
九	甲辰	一蝶 七十三
十	乙巳	白石 六十九　鳩巣 七十四
十一	丙午	
十二	丁未	
十三	戊申	徂徠 六十三　周信 六十九
十四	己酉	
十五	庚戌	
十六	辛亥	
十七	壬子	
十八	癸丑	
十九	甲寅	
二十	乙卯	
元文	丙辰	東涯 六十七
二	丁巳	
三	戊午	
四	己未	
五	庚申	

二十七

(百八十)

年	干支	記事
寛保	辛酉	
二	壬戌	
三	癸亥	乾山 八十一
延享	甲子	
二	乙丑	
三	丙寅	
四	丁卯	笠翁　春臺 六十八
寛延	戊辰	
二	己巳	百拙 八十三
三	庚午	
寶暦	辛未	祇南海 七十五
二	壬申	周南 六十六　隠山 九十七
三	癸酉	彭百川 五十三　白圭 七十二
四	甲戌	
五	乙亥	始興 七十三　玉蟾　月立 六十四
六	丙子	堀南湖 七十三　龜玉 三十五
七	丁丑	蛻巖 八十六
八	戊寅	柳里恭 五十三　蘐菴 六十六
九	己卯	南郭 七十七　錦江 五十三
十	庚辰	

二十八

年	干支	人物
十一	辛巳	
十二	壬午	
十三	癸未	游外 八十九　玉山 六十六
明和	甲申	
二	乙酉	鳳岡 六十九
三	丙戌	
四	丁亥	龍洲 七十六
五	戊子	白隱 八十四
六	己丑	真淵 七十二
七	庚寅	
八	辛卯	鳳梧 七十六
安永	壬辰	熊斐 八十
二	癸巳	鳥石 七十
三	甲午	宋紫石 七十八　寒葉齋 五十六　雪溪 七十八 篤圃 五十八　青楓 五十九
四	乙未	觀海 五十一　千代尼 七十四
五	丙申	大雅堂 五十四
六	丁酉	南溪 八十一
七	戊戌	蘭嶋 八十五　大湫 五十二
八	己亥	
九	庚子	

墨水書房　二十九

百廿五

年	干支	人物
天明	辛丑	俊明 八十二　常山 七十五
二	壬寅	龍湖 八十一　竹風 六十二
三	癸卯	蕪村 八十八　蕭白　也有 八十二　三角 八十一 天姥 五十八　亨翁 七十七　小河壺山 四十
四	甲辰	高芙蓉 六十三　玉瀾　金峨 五十三
五	乙巳	偕叟 六十七
六	丙午	陶齋 七十四　雪鼎 七十七　幽汀　嘉言 四十五
七	丁未	
八	戊申	江村北海 七十六　太室 六十六
寛政	己酉	夙夜
二	庚戌	榮川院 六十一
三	辛亥	餐霞 七十九
四	壬子	無齋 四十一　草廬 七十九　龍公美 七十八　白蛾 六十八
五	癸丑	正之 四十一
六	甲寅	思孝 六十五
七	乙卯	應擧 六十四　仙齋 六十三　韓天壽 六十九
八	丙辰	東江 六十五
九	丁巳	源琦 四十八　閑月 五十一　成齋 八十六 片山北海 六十八
十	戊午	
十一	己未	蘆雪 四十五　幹々女　玉洲 五十四
十二	庚申	若冲 八十五　南樓 六十八

墨水書房　三十

（百）

年	干支	人物・享年
享和	辛酉	葛原 六十五　宜長 七十二　揚谷 四十二　平洲 七十四　蕉中 八十三
二	壬戌	蒹葭堂 六十七
三	癸亥	蕉園 三十七　半齋 七十七
文化	甲子	梅厓 七十三　嵩谷 七十五　竹山 七十五　直賢　東所 七十五
二	乙丑	宋紫山 七十三　衡岳 五十九　雪齋 六十六
三	丙寅	葛陂 七十四　竹石 五十　東籬 六十二
四	丁卯	皆川 七十四　栗山 七十二　稻嶺 六十七　蘭石 六十一　旭莊
五	戊辰	養川院 五十六　千蔭 七十五　元俊 六十六
六	己巳	月僊 八十九　餘齋 七十八
七	庚午	臺菴 五十六　蘭山 八十二　武禪 七十三　雄水 八十五
墨林壽考		三十一
八	辛未	吳春 七十　雲泉 五十三　九老 七十
九	壬申	北山 六十一
十	癸酉	南岳 四十七　三嶋 七十七　臺山 六十三　履軒 八十五　修靜 四十　二洲 六十九　熊野 八十
十一	甲戌	杏堂 四十九　月航 三十一　南冥 七十一
十二	乙亥	
十三	丙子	應受 三十九　木芙蓉 六十八　春水 七十一
十四	丁丑	精里 六十八　寒泉 七十一　東里 六十一
文政	戊寅	素絢 六十一　米山人 七十五　文一 三十一　江漢 七十二　痴齋 三十二　如亭 五十七　拷亭 七十三
二	己卯	義董 四十　文鳴　玉堂 七十六
三	庚辰	市川寛齋 七十二　念齋四十七

（七十五）

年	干支	人物・享年
四	辛巳	狙仙 七十五　董堂 六十四
五	壬午	玄對 七十四　屋山 六十八
六	癸未	訥言　因是 六十一　南畝 七十五　星池 六十一
七	甲申	蕙齋　春川 七十五
八	乙酉	春風 七十九　豐國 五十七　錦城 六十一
九	丙戌	盤水 七十一
十	丁亥	雲室 七十五　茶山 八十
十一	戊子	應瑞 六十四　抱一 六十八　介石 八十二　伊川院　鵬齋 七十五
十二	己丑	樂翁 七十二
天保	庚寅	藍江 六十五　竹窓 六十七
墨林壽考		三十二
二	辛卯	耕夫 七十四
三	壬辰	山陽 五十三　月樵 六十三
四	癸巳	草坪 三十二　松丘 六十九　木米 六十七　大平 七十八　勤齋 七十
五	甲午	楠亭 八十　南礀 六十六　杏坪 七十九　佛菴 八十四
六	乙未	竹田 五十九
七	丙申	孝敬 六十八　古秀 六十八
八	丁酉	横山華山 五十四　[illegible]　在仲 八十八　詩佛 七十一　後素 四十二
九	戊戌	岸駒 九十
十	己亥	南湖 八十一　月峰 七十五　東洋 八十七
十一	庚子	應震 五十　柳樓 六十九　杏所 六十五　元旦 六十三

(五十)

十二	辛丑	徹山 六十四 樂所 七十八 渡邊華山 四十九 松盧 五十三 文晁 七十八
十三	壬寅	季鷹 九十一
十四	癸卯	孤屋 四十八 篤胤 六十八 菱湖 六十七 雲龍 六十八
弘化	甲辰	景文 六十八 儀堂 七十四 在明 六十七 松南 四十九 梅闌 六十一
二	乙巳	日華 豐彥 六十八 敬所 八十七
三	丙午	半江 六十五 稻阜 六十二 春琴 六十八 晴川院 五十一
四	丁未	蘆州 八十一
嘉永	戊申	
二	己酉	孔寅 八十五 白雪 七十七 北齋 九十 蘭齋 六十六 悠山 六十
三	庚戌	笠山 六十 雪渦 七十六

墨林清芬 三十三

四	辛亥	小竹 七十一
五	壬子	岸良 五十五
六	癸丑	竹洞 八十四 政伱齋 八十三
安政	甲寅	椿山 五十四 椋山 八十九 凉庭 六十八
二	乙卯	聿菴 五十七 東湖 五十 棕隱 七十七
三	丙辰	梅逸 七十四 淡窓 七十五
四	丁巳	石鷗 八十四
五	戊午	其一 六十三 笛浦 六十一 米菴 八十 星巖 七十
六	己未	一戀 六十八 蓮心 七十七 一齋 八十六 雲濱 四十四 三樹 三十五 吉田松蔭 三十 五山 八十四
萬延	庚申	梧門 五十二 秋圃 七十八 景山六十一

文久	辛酉	
二	壬戌	海僊 七十八 弘菴 六十三 訥菴 四十七
三	癸亥	萩翁 八十六 百峯 六十三 鐵石 四十八 憖齋 八十二 爲恭 四十二 立齋 六十一
元治	甲子	象山 五十四 國貞 七十九 半香 七十一
慶應	乙丑	介眉 五十二 拙堂 六十九 義亮 六十六
二	丙寅	逸雲 五十二 竹外 六十
三	丁卯	芳園 六十四 佩川 八十一 宕陰 五十九
明治	戊辰	淸暉 七十 節齋 五十八 荷汀 四十四
二	己巳	對山 五十七 淸亮 六十三
三	庚午	鐵翁 八十一 佩弦 六十四

墨林清芬 三十四

四	辛未	來章 七十六 在照 五十九 一鳳 七十三 蘆鳳 六十八
五	壬申	花岳 八十二 水竹 六十六 東海四十六
六	癸酉	
七	甲戌	梧莊 四十五
八	乙亥	醉香 五十九 應立 五十九
九	丙子	適處 五十八 息軒 七十八 五嶺 七十一
十	丁丑	文麟 七十 秋巖 七十五 華陽 六十五 翠山 六十四 雲潭 五十七 石蘭 五十五 松菊 四十四
十一	戊寅	容齋 九十三 盤溪 七十八 南溟 八十四 雪江 五十一 暢堂 六十二
十二	己卯	玉峰 五十八 紅蘭 七十六 槐堂 五十八
十三	庚辰	桂園 七十 贅牙 六十二

年	干支			
十四	辛巳	楳谷 七十四	梅莊 八十三	白水 八十九
十五	壬午			
十六	癸未	楪堂 七十六	岸禮 六十八	
十七	甲申	杏雨 七十五	耕石 七十八	
十八	乙酉	半夢 六十九	信天翁 六十四	
十九	丙戌	雲樵 六十三		
二十	丁亥	其翠 五十七 易安 八十二	小華 五十四	應文 五十二
廿一	戊子			
廿二	己丑	支峯 六十七	曉齋 五十九	鳳陽 六十六
廿三	庚寅			

藝林晉芳　三十五

年	干支			
廿四	辛卯	是眞 八十五	百年 六十八	
廿五	壬辰	貫魚 八十五		
廿六	癸巳	五岳 六十五	萬年 二十六	
廿七	甲午	寛齋 八十一		
廿八	乙未	楳嶺 五十二		
廿九	丙申	婁橋 六十九		
三十	丁酉	完瑛 六十四	竹堂 七十二	確堂 六十六
三十一	戊戌	關山 五十五		
三十二	己亥	水香 五十八	鵞山 八十四	
三十三	庚子			
三十四	辛丑	和亭 七十二	天江 七十七	
三十五	壬寅	晉文 五十六		
三十六	癸卯			
三十七	甲辰			
三十八	乙巳	如意 八十三	荷香 七十三	一六 七十二
三十九	丙午	米僊 五十五		
四十	丁未	直入 九十四		

藝林晉芳　三十六

一三名家事蹟不詳者省之

一諸名家姓氏名字及生地口碑傳記等有異同者就其多者採之

一諸名家歿干支有異者讀者幸勿惜報焉

一此編不能無遺漏是竢佗日可拾遺訂正

熊谷鳩居堂發刊品目

- 圓山茶會圖錄　三册帙入
- 菘翁書前後赤壁賦　貳册帙入
- 竹洞花卉鳥蟲畫譜　貳册帙入
- 山陽伊勢大和紀行詩歌帖　附略年譜　貳册帙入
- 兆殿司四百回忌追薦會展觀錄
- 菘翁印譜
- 鐵石印譜

墨本清芳　三十七

明治四十年八月五日印刷
明治四十年八月八日發行

著作兼發行者　京都市寺町姉小路上　熊谷直之

印刷者　京都市姉小路御幸町西　熊谷信吉

發行所　京都市寺町姉小路角　熊谷鳩居堂

印刷所　京都市御池通御馬場角　熊谷鳩居堂印刷部　小林捨三印行

墨本清芳　三十八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14664106
SS□=14664106